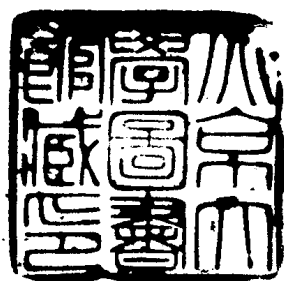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一册目次

史部·編年類

宋元通鑑一百五十七卷

（三）

〔明〕薛應旂撰

山東省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提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三起庚午至壬申凡二年

度宗三

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夏文[illegible]

庚戌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辛酉班成天曆　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　蒙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内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爲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

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爲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竒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愎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爲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

童以爲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爲常額　二月蒙古以歲饑罷脩築宮城役夫　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

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蒙古崔斌守東平聘申屠致遠爲學官致遠壽張人初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蒙古主南征駐兵小濮乞進力台薦爲經畧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是斌聘爲學官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直學士院尋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

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内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
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
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
之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六月
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
宜肄其文　秋七月復開州史鑄印給之　八月癸
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
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
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
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

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
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
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
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
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
之已徇葬矣發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
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
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
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
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

急無敢言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使
　壬子台州大水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外
諸軍救襄樊　閏月已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
四千八十石　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
五萬一千石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家
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賢
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　十二月已亥蒙
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
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
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

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
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
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
繼

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　二
月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
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蒙
古復立王禃爲高麗王趙璧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
言于蒙古主以兵衞禃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
屬末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禃庶族承化侯

爲王寬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三月發
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爲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
處　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
閣待制出爲福建安撫使　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
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
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
良臣出重慶札剌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
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术夾江東西爲陣
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
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濬補上
州文學　蒙古許衡上䟽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
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
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
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
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

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
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
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
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秋七月丁丑湖南轉
運司訪求張栻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　壬午
四川制置使朱禩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
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圮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
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八月壬辰朔
日食　九月己丑子㬎生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

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
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
鑑孫進羣經要畧　十二月蒙古從太保劉秉忠請
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
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
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
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
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
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
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
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
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
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冶流形于庶品孰
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于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
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爲之溢美孚
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十二
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
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

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
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
李鈁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
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
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爲江西提點刑獄忤賈似
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
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
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
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敘復
八年元至元九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貸
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
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
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
日待遷事未充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
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
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　辛亥子昺生　元
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癸巳謝
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
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

好丹劑壽其君鄙孰甚焉　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
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
遺以旌廉吏　元改中都爲大都　三月元賑濟南
路饑　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饑　五月己巳李庭芝
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
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
英守樊城募善泅者賫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
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荊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
積草多鉤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

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斷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术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

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术于櫃門關阿术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元敕脩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　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

容未至欽樂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達潭州醴陵人
少有志畧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參知政
事性伉直故不爲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
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畧以
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
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
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
等虛名尚在占悋常役爲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
場病民詔俱罷之　秋七月元詔自今凡詔令以蒙
古字行　八月丙戌朔日食　辛丑詔家鉉翁赴闕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
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
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遥
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紿曰平章已允帝
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
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
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
路斷絶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戊寅太陰犯御女
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十一月乙卯馬廷鸞
死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
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
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
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
拜而出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荊湖制置李庭芝
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永寧
僧齎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之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
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宋忌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寔不知賞整使

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
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嵊縣疏奏願上厲精寡
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
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
道大怒乃令致事　是月遣將昝萬壽攻成都元僉
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元
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凡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屻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未幾阿里海牙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郛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术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

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术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术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荊湖都統富霍丘人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

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牙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欵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决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爲先鋒阿术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

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
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
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三月劉整故
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
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
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
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壬
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
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

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
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　四川宣撫司
叅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鎖漢江口岸曰城荊
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置堡砦
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
上聞下荊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
子真金爲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
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
以爲太子賛善勑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

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覧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
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
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
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
真金曰善至是立爲皇太子　元以申屠致遠爲太
常太祝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孛羅問毛血之薦
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　夏四月癸巳
詔曰廼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
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閫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
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

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廸果毅一乃心力各
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
慢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
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
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
心以聽　李庭芝乞解罷詔赴闕　以汪立信爲京
湖制置使趙溍爲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溍兼
建康留守溍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　元阿
里海牙請呂文煥官職授文煥昭勇大將軍襄漢大
都督賜其將校有差　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爲請

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　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元賞襄陽有功萬戶奥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　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溍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閫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

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從與奴隷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泝戀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

旣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所天悔禍之道也往往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末亂之前靖康旣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慆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

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誅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尨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栅折樊籬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閫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日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

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　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為二各統之　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　閏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　元敕翰林院纂脩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　秋七月元阿合馬等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廪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士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騣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頂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剌帥兵築之珏聞合剌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就　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皆至大都者凡

二十二人並赦之　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　冬十月元享于太廟　十一月壬午子㬎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　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起文天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　元

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石

十年（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還朝　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之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　元阿里海牙言荊

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　己酉趙順孫罷爲福建安撫使　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並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

夏四月乙卯子昺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　五月壬寅張珏表請城馬鬉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癸未帝崩子嘉國公㬎即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閤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昰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㬎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

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姦衰敝寖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甲申封兄昰爲吉王弟昺爲信王昰母楊淑妃昺母俞脩容　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　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爲天瑞節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

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
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
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
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
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
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
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
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
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
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

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
斷壁興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
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
廢斥之　辛卯以朱祺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
江陵府　是月元伯顏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
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
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
溺死者無筭　元以博羅懽爲中書右丞　元太保
劉秉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
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

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是年扈
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
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
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
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
公謚文貞　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
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
之善者也元主從之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
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
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

羅懽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
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
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雅山狗荆南而自與阿朮帥阿
剌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鑑
刑鑑詔充史館編校文字　乙卯令州縣行義役義
役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不可
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
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
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在漢南横鐵絙鎖戰艦

寄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道人招世傑不聽阿朮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鋭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濕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

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荅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己馳馬至伏弩亂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救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

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甲子詔以明年爲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僉書院事　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壁陣　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

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　丙戌以王爚章鑑爲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　十二月癸丑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

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术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术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术即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术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

徑渡載馬後隨萬戸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术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术遂登沙洲攀岸步鬭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术獲其船千餘艘阿术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术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术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术曰

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　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時鄂州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荆湖宣撫使撒术兵

分兼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牙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术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時聞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甲子起李芾爲湖南提刑　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

居服食有司蠲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伯顏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五 乙亥一年

帝㬎一

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壬午葬度宗于永紹陵　以常楙爲吏部尚書楙以老病辭累詔不許楙入見首言霅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

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　元兵入蘄州　癸未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　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眞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爲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眞孫遣人請于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狥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閶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庚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

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
遣之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爲嚮導尋別
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
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
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
整師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
整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作善者不必
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　知安慶府范文
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謂伯顏速來欲降
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

丞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
夏椅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畏劉整不敢出師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
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
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
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
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
人入水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
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夏貴
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

年似道俛首而已　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爲端
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
上都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
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
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
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
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
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

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賈似道自
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
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
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
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求答書曰未渡江時議
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
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　以黃萬石爲
江西制置使　庚戌元兵犯池州州守王起宗遁去
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
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瞪目視

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
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
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
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
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
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
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
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
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

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
祐十年以上舍登第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
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爲北平王
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
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
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
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
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
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
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

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
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字潤
甫秉直季子也燕之永清人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
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
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
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
進出己上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搩
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
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
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

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
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
見之讙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
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
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
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
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
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
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
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

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欵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榡寓居城中亦死之

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萬里字子遠都昌人　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溍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建康都統翁福相繼迎降于元　甲子元兵犯臨江軍知軍鮑廉死之　乙丑賈似道

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討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忍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

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

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知江陰軍鄭𤪊棄城遁知無爲軍劉權知太平州孟之縉皆以城降于元　已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僉書院事倪普同僉書院事召王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　庚午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得驟

登政府及學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趙與可除名　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遁去　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

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叅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進士

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壬申朔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之議請帝遷都陳宜中欲示己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所部兵叛攻嘉會門射火箭

至大內急發兵捕之皆散走　癸酉建康都統徐旺榮迎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遷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四安鎮起趙淮爲寺丞戍

銀樹東壩召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他遽謂之死震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銜之　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　以王爚為左丞相兼樞密使丙子下詔罪己以陳宜中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爚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督之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章鑑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仍與祠祿鑑居相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侍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併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乞從過所請乃命捕翁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謫洪起畏鎮江自效已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爚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壬午追復已故吳潛向士璧官　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于西海州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　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丁亥有二星鬬于中天頃之一星隕　己丑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降于元　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僉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誘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覘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牙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

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丙申以陳合同僉書樞密院事戊戌赦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予知州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士豪立功者同賞　詔公田最爲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自今並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爲兵　夏四月乙巳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賜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

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牙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孫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壬子以高斯得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有司

議建藩屛以強王室詔以福王與芮爲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　壬戌阿朮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鸛觜敗績　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播州楊邦憲並團練使趣兵入衛　庚午阿朮乘勝

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术佯退才逐之阿术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术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自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叅知政事　五月癸酉元兵犯寧國縣知縣趙與穗出戰死之　丁丑

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　己卯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受命遂得幹所聞于朱氏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年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　以張珏爲四川制置副使　辛巳加劉師勇濠州團練使辛卯籍

潜說友吳益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虎家　丙申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己亥吳繼明復湘圻通城崇陽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爲寓治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星見雞鶩皆歸　成都安撫使

昝萬壽守嘉定元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日成都被兵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以萬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爚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用舊典求閑也乃以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爲左右

相並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㷍即日就民居以丞相
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
去遣使邀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丁卯朱禩孫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
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
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
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
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
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
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

不復能軍奔圌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
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呂
城失守張彥被執降于元　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
從皆上疏乞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
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上令李庭
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㷍復論似
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
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㷍復言于太后曰本
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
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

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
露布逐之　丁丑復詔徙賈似道于建寧府翁應龍
既誅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
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
上疏論似道僥詐貪淫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
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
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
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
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
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

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高州團練
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
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
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
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
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
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
道慚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
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
官　辛卯陳宜中去位詔能王㷍為醴泉觀使初張

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京學生劉九皐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溍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今狐鼠潛說友皆以城降

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壬辰太后乃下劉九皐等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爚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辭氣

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爚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爚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元軍圍重慶府昝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牙取湖南萬戶宋都䚟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

西　癸巳詔知廬州夏貴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　乙未以陳文龍同僉書樞密院事　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削其謚　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加夏貴兩淮宣撫大使李芾爲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　己酉拘閻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　庚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戊午加劉師勇和州防禦使趙淇除大理少卿王應麟言昔內外以寶玉獻似道淇兄弟爲甚遂罷之　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内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

府元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録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丙戌命文天祥爲都督府參賛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　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胷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　冬十月己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總統出戍兵　丁未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李芾至潭州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狥　元阿

术攻揚州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顔至灣頭遂議深入　陳合歷廖瑩中家貲坐免　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爲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顔將中軍入常州　癸亥常州告急文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黄鏞同僉書

院事癸酉贍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將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兵敗與其
妾俱被執妾死之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
官淮佯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爲男子
死則死耳毋降也阿朮怒殺之淮葵之子也元兵遂
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
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衛
壬午元將宋都觧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
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
逼撫州時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開閫州治聞兵至

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
乎鬬者乎佑曰鬬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
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
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觧
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罵萬石爲賣國
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觧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
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
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
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
後渡淮居廬州　元進取建昌黃萬石走入閩　癸

未元兵破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　甲申元伯顏
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
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
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
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杈日
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
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
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
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
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

[illegible]布得之　安節堅之子也　丘濬世史正綱曰作
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
之地邪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
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
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
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
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
于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
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
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

時也嗚呼伯顏至皐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
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之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
也豈但伯顏哉　已酉改宜興縣爲南興軍　以謝
枋得爲江西招諭使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
將皆呂師夔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
爲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
廷乃以枋得爲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
而返遂改知信州枋得經鉛山分水嶺下過辛棄疾
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

暮至丙夜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
聲始息枋得請于朝加贈棄疾少師謚忠敏　丙戌
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爲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
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已丑元
軍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
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
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
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
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
濡既遁後爲廉希賢之子所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

軍　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丁酉朔詔許
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庚子以吳堅僉書樞密院
事黃鏞兼權參知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
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
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
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
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
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
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
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

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
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癸卯以
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甲辰贈姚訔
龍圖閣待制其父希得贈太師陳炤直寶章閣馮驥
集英殿脩撰丙午追封呂文德爲和議郡王朝議以
呂文煥爲元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
兵部侍郎覬成和議　丁未元伯顏入平江先是通
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
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
乃以兵入衛　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

奏遣柳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褒然為之岳至高郵稽家莊為稽聳所殺　以文天祥僉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二牙牌書不盡今亦

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生擒之人合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立淮人三世為將

元實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元主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六　丁丑一年

帝昺二

德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朔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芾拒守三越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阿里海牙督戰益急與諸將晝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栅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参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

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
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郴
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汴穀字耕叟長沙人舉
進士居家教授至是死節諸生數百人往哭之霆字
震仲自少以志節聞　元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
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
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
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

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
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
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
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衣麻衣躡草屨東鄉而哭人
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
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
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　陳文龍黃鏞遁辛
未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日午
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闕兵皆潰知嘉興府
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

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
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
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
夜就芨舍陴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
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
之閉閤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
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字景程
汝愚曾孫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　遣監察御史
劉岊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
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

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
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
會長安鎮以輸平　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以夏士
林僉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癸未進封吉王昰為益
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
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
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
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
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
事　召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閤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臯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言㬎眇然幼冲遭家多

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㬎非敢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㬎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㬎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

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 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乙酉太后乃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翁僉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僉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 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

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擇從行 辛卯元張弘範孟祺程鵬飛齎所易宋稱臣降表至軍前 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輔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

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　元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衛北命來抗南師覘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秘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壬寅以賈餘慶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劉岊同僉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餘慶兇狡殘忍岊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謝堂納賂于北歸遁　元伯顏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所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

縣官吏軍民人等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齎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秘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徵稅秘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

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名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跡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伯顏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温州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

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欵于元元以貴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菹殺福子大源大淵誶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

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毋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

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同赴井死應鑣字巨翁江山人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

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淸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

者乞得餘糝羮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　元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畧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䚟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

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檡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已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欵閩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

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誑詐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格大澤之子也　謝太后與帝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四月元以河南兵事未息

開元路民饑並弛正月五月屠殺之禁　元郝經歸見元主錫燕大庭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賚有差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昺廣王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

保康軍承宣使　詔以趙溍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爲江西招諭使鄒𣶏副之毛統由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温州　丙申元主忽必烈廢德祐帝爲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

日元主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即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遂有降封之辱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　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　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元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

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纔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故相留夢炎降元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牙假雄飛招討使使狥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諸

元兵降　元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耶律鑄監脩國史　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劒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棄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開府南劒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术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欵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與嗣

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术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懽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术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糵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术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术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术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术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术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术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

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术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稽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自是國事日去益不能支矣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淳祐初進士才濠州人少被掠入河朔以武功顯應龍以儒生通兵出入行陣三十餘年一

正廬州人武舉進士　元郝經卒經字伯常其先澤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經少負異質博覽無不通為學務有用及使宋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為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

成死之時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元主召阿朮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　秀王與檡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檡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檡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檡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劒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都統張文

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太皇以病久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舁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二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溍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溍遂入廣州　知邕州馬塈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

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塈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塈塈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塈發弩射之攻三月塈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溍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十

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櫸與弟與慮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瑪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　北兵旣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州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欵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爲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舟泊于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

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　十二月蒲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　趙溍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　降將王世強導元人入福州知州王剛中旣降遣使徇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欵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

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爲收瘞之文龍字君賁興化人君子謂不負科名云　元東西川守將合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摽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

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元阿里海牙爲書許馬塈爲廣西大都督塈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塈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塈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塈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塈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

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齧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吾得其所乃投南流江而死壁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得遇字逢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元軍分道入兩川以合丹闊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七 起戊寅至己卯凡二年

端宗一

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將趙孟濚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　元封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吳浚既降元

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　元將李雄殺潛說友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　元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醪醴況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

切禁止從之　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
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與淮
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與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
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
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
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
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
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　元申嚴大
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六月辛酉文天

祥敗元軍于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
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
皆起兵應之　元諸王昔里吉刧北平王于阿力麻
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
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
往禦之伯顏與其衆遇于斡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
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乙巳張世傑
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
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
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

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
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
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
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渢聚兵
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渢兵先潰恒追天祥
至方石嶺及之諸將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
敵衆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
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
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
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恒遂求俘虜人識認

有曰此趙督參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渢乘
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
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
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衆臨刑劉
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
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信安豊軍人
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進士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
次廣之淺灣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
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

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畬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爲合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　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衆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并其三子以去傅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以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

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　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二月元將塔出初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　元將劉深攻帝于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　元樞密院臣言宋文天祥與其徒趙孟濚同起兵行中書發兵攻之殺孟濚天祥僅以身免元詔以其妻孥赴京師

元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是年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爲平原郡公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爲書與張珏曰君之爲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川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壩元兵從後合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illegible]等[illegible]君玉瀧西鳳[illegible]人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illegible]

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思播諸州相繼降于元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二月呂師夔以張鎭孫及其妻子赴燕鎭孫自經死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　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寖疏元主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

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元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　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于福州鎭撫瀕海諸郡　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　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　帝遷駐碙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爲叅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碙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見上大行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　五月癸未朔改是年爲祥興元年乙酉升碙洲爲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

利用因降元　六月丁巳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己未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鎭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俾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

十月始罷　己巳有大星隕于廣南聲如雷數刻乃已　庚辰升廣州爲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昺嚮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三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

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等率兵拒于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其諸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元阿合馬奏立江西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要津有害公道元主命能黜之然終不以

爲阿合馬罪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庚申月貫南斗有星隕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既墜地殷如鼓一時頃止　己巳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沖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壬申以姚良

臣爲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黄之傑等于瓊州不從率兵禦之　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于元與珞冉安國黄之傑皆死之　閏月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弘範　元開酒禁　十二月壬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

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㵯劉子俊皆集
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
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
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
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㵯自剄劉子俊自詭爲
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得走也別隊執天祥至
相遇于途各爭真僞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
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
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
悉還之㵯字鳳叔吉水人徙永豐子俊字民章廬陵

人。元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
興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雜牛
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
行貸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
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
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瘞衆如珏言夜
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
以識聞者悲之楊璉真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
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八 庚辰一年

帝昺

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元賜廉希憲鈔萬貫詔復
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
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
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
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
就沈痼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

預於己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
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
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元張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劉青
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
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
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
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
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
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

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

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令恒守厓山北　元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隙恐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　二月壬午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果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為人

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皙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

傑將赴占城上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世傑范陽人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景定元年進士宋亡元得宋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丁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陸秀夫在海上記二王事爲一書甚

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遂失傳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固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彊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撤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吾責人而不專委之於天

也　元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槁瘞之　元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通禮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秋八月元主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斂之民詔天下罷之　九月元詔太子參決朝政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初厓山之破張弘

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是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索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

何代無之天祥今日終于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廢興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者也予前代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

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

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宋太學生廬陵王炎午作生祭文以祭天祥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

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爲邪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要園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末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兩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於杲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

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慨懈而聲氣所通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

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父子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裴曠斗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

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從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横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帯噴鼻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

旂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嘗勝
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間計
則哭天祥死節事在於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十二月
中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初元宿衞皆領於四怯薛
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世
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華言分番宿衞也年勞既久
則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
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斡
耳朶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縻於此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illegible]禮部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明賜進士大中大夫陝西布政司參政前湖廣副使[illegible]陽曲王道行
明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前知常州府事蘄水朱　移校正

元紀一 起庚辰至壬午凡三年

世祖一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
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
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有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
之不須復畝增稅以擾百姓　甲子以總管張瑄千
戶羅璧收宋二王有功陞瑄沿海招討使虎符璧管
軍總管金符　戊辰詔籍阿里海牙所俘戶口放爲
民時阿里海牙下荊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
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
萬餘人悉役爲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
史大夫相威檢覈之悉放爲民既而御史中丞崔彧
亦言阿里海牙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
太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荊湖不聽
二月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
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丙申詔諭真人

析志誠等焚毀道藏僞妄經文及板　庚子浚通州
運河　都元帥張弘範死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
柔第九子也元之滅宋于崖山弘範之力居多至是
瘴癘疾甚出所賜劒甲付嗣子珪曰吾以是立功汝
佩服勿忘也語竟遂瞑年四十三　姚淶曰余讀金
史見張柔之變金張弘範之覆宋未嘗不掩卷而歎
恨渠父子之濟惡以戕宗國也夫柔宋遺民也不當
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既爲之戮力行間已而爲蒙
人所獲不能即死反爲敵用又刼金以兵金亡而又
移師攻宋其罪蓋不容於死柔死弘範繼之範也忘

其身之先爲華也不思沈勁李湛之求蓋前愆踵其
父惡而敢於傾宋範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謀
乃治兵于亳而範復成之故亳有張氏廟而範之廟
碑則元學士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與張
氏之功勳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惡寔萬世華人之所
痛恨也後之君子若忘元之爲夷則集言似未爲過
若不忍於宋之滅於夷也則集之褒頌誇美真所謂
一字一涕也尚忍終篇乎哉顧集與柔範等耳無足
深罪我　太祖皇帝嘗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
孫世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

夷之也柔範之後宜在此禁而獲免於論豈宋濂諸
人皆嘗失身於元而無以發斯義歟何當時朝議之
獨遺此也或謂柔範仕元爲元奚咎之過哉蒙恬三
世爲秦將兵恬死於忠而君子猶以事秦非之柔範
之罪浮于蒙氏其能逃天下之誅哉　三月甲辰帝
如上都　癸亥高郵等處饑賑粟九千四百石　夏
四月癸酉定杭州宣慰司官四員　乙酉以宋太常
樂付太常寺　丁亥立杭州路金玉總管府　甲午
敕軍戸貧乏者還民籍　庚子歲星犯軒轅大星寧
海益都等四郡霜真定七郡蟲皆損桑　五月高麗

國王王賰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　六月丁丑阿
答海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詔御史臺檢覈具
實以聞　壬辰召范文虎議征日本　秋七月戊申
太陰掩房距星己酉太陰犯南斗　乙丑罷江南財
賦總管府丁卯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爲一仍減汰
冗員割建康民二萬戸種秋歲輸釀米三萬石官爲
運至京師　己巳遣中使咬住歷江南名山訪求高
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閤皂山建康三
茅山皆設醮　八月丙子太陰犯心東星　戊寅占
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入貢　丁亥詔守致

仕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姚樞卒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旣從楊惟中南伐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因謝事携家輝州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刋諸經惠學者詳具宋淳祐二年二月許衡至輝盡室依樞以居始聞進學之序旣應世祖召歷官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卒謚文獻　戊戌高麗王王睶來朝且言益兵三萬以征日本　是月大都北京懷孟保定南京許州平陽旱濮州東平濟寧磁州水

九月壬子帝還大都　甲子大陰掩右執法弁犯歲星　冬十月己丑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旣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术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郞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

哈利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丙申命在官者任事一月後乃給俸或廢事者斥之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初安西王旣薨召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偕丙往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妻子囚之崆峒

山炳子仁榮訴之詔即遣使馳往脫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聞之大怒琮至親鞠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爲治喪具　以郝禎耿仁爲左丞阿合馬貪橫益肆接引二人驟升同列交爲蒙蔽掊斂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言者　召管軍千戶程鉅夫入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劄書之乃書二十餘幅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曰朕觀此人相

貌巳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脩撰鉅夫初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　以阿剌罕為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初帝屢遣使往諭日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為右丞李庭張拔都

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賰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賰行省右丞相　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曆初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領之乃以衡兼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協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謂今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太半未得其的乃用一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嘗時

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其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闚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又悉去

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祲雲氣凡係于占候者具有簡冊　廉希憲卒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自少篤好經史手不釋卷至是為平章政事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竊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辜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諡文正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　十二月

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內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己乃奏理算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叅政張澍等雜治之竟寘斌等於死斌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荊湖廣海屢建大功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

竇默卒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嘗爲金兵所俘得脫歸南走渡河遇名醫李浩

授以銅人針法繼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默以爲學自此始乃北歸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由是知名帝召見官之每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默贈太師謚文正李俊民者字用章澤州人也得河南程氏之學隱于嵩山時有隱士荊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以爲弗及也及卒賜謚莊靜先生　辛未高麗國王王賰領兵萬人水

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壬辰漳州民陳桂龍兵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近興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爇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畲洞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遂行大享之禮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孛羅以給貧民　丙辰帝如漷州　二月辛未帝如柳林　乙未皇后弘吉剌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

之后一覩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財蓄以移子
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
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
退益厚待之　丙申帝還宮遣皇太子行邊復以伯
顔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顔有文武才汝毋以常人遇
之也　三月戊戌許衡卒衡字仲平懷之河内人幼
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時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
日者家見書疏義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得王輔
嗣易説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力行往來河洛間從
姚樞得程朱書益大有得慨然以道為已任至是病

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
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
為位而哭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
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
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
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
其説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　丙午帝
如上都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冤者撾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頒中外官俸吏　辛巳通泰二州饑發

粟二萬一千六百石賑之　五月丙辰歳星犯右執
法　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
寅以粟給謙州貧民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秋七
月己亥阿剌罕卒于軍　癸卯太陰犯房距星　八
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姦吏禁
盗賊治軍旅奬忠義六事詔議舉行之　丙寅熒惑
犯諸侯第三星　庚寅以阿剌罕卒詔以左丞相阿
塔海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
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
衆推張百戸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

之率衆襲殺殆盡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　閏
月癸巳朔熒惑犯司怪南第二星　丙午帝還大都
庚戌太陰犯昴　丁巳敕中書省減執政及諸司
冗員　括江南戸口税課時京兆等路歳課自一萬
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為未實欲覈
之上察其非而止　九月甲申太陰犯軒轅大星
壬辰占城國來貢方物　冬十月己酉樞密副使張
易等言叅校道書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
偽撰詔悉焚之　壬子用和禮霍孫言於揚州隆興
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以程

鉅夫爲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十一月甲子敕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鎭邊萬戸府以控制日本高麗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　甲戌太陰犯五車次南星丁丑太陰犯鬼　壬午詔諭瓜哇國主使親入覲　丁亥太陰掩心東星　己酉賜禮部尚書留夢炎及出使馬八國俺都剌等鈔各有差　十二月甲午以桑哥剌帶爲中書右丞相　己亥罷日本行中書省　丙午太陰犯軒轅大星　癸丑敕免益都淄萊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傭直是歲保定路水平陽路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蟊害稼並免今

年租

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丑高麗國王貢紬布四百疋　二月辛卯朔帝如柳林敕脩宮城太廟司天臺　乙巳立廣東按察司　戊申帝還宮　己酉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相答吾兒擊緬初納剌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卜爲右丞也罕的斤爲參政命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之　三月壬午益都千戸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觽張九思皆宿衞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觽問果何爲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僞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卽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觽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衞士急捕之留

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卽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　程鉅夫

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二曰通南北之選三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第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　夏四月丁酉降雍吉剌帶為留守以和禮霍孫為右丞相和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故自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　戊戌陳桂龍來降初桂龍既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邊地　五月己未朔鉤考省部官阿合馬黨人七百

十四人並黜之初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樞密副使孛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阿合馬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櫝藏二人皮問之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内向狀涉不軌遂併誅其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誅之　癸未以張雄飛為參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

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戊戌以占城既服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

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將之以行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庚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八月甲寅帝還大都　九月辛酉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　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盗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　己巳

遣使括雲南金充其賦稅用金爲則　壬申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椽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按察使舉廉能者議等遷敘　冬十月辛卯復以耶律鑄爲左丞相　丙申初立詹事院　庚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爲宜從之　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

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俸祿與護持林廟　壬申以勢家爲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沿河巡禁軍犯者沒其家　十二月乙未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日燒簔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簔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

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兩目烱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一　傳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

而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來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為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開督府羅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蹶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沉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

去兩廣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頑膚敏祼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癸卯以扎散為平章政事

徵處士劉因因容城人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彧請參取蒙古人用之又言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今宜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

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釆薾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始元糧運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淸者嘗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宋時遣淸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千戸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

聽適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
台言海運爲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爲
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是年宋陳仲
微卒于安南初厓山兵敗仲微走安南至是卒其子
文孫嚮導宋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
微字致廣江西高安人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
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
百家靡不搜獵說者謂其出走外國雖若與陳宜中
同科然宜中身爲宰相當國用事顧遺棄君父死有
餘責仲微具臣直言不用國滅而遁其踪跡亦可憐
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 起癸未至乙酉凡三年

世祖二

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己未立弘吉剌氏爲皇后時帝
春秋高后頗預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
事初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爲后
遂與約曰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
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和禮霍孫言去冬中山府
奸民薛寶住爲匿名書來上妄效東方朔書欺罔朝

廷希覬官賞敕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
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
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又
阿合馬專政時衙門太冗虛費俸祿宜依劉秉忠許
衡所定併省爲便皆從之設務農司敕諸事赴省臺
訴之理決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擊鼓以聞　預備
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以阿塔海依舊
爲征東行中書省丞相　丙寅發五衛軍二萬人征
日本發鈔三千錠糴糧于察罕腦兒以給軍匠　以
程鉅夫爲翰林集賢學士同領會同館事　詔停燕

南河北山東租賦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閱視而中書不爲奏免稅糧之在民者今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停勿徵時刑部尚書崔彧亦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人不聊生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戶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徭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下廷臣議行之河北流民

渡河南就食者朝廷遣使止之按察副使程思廉曰河南河北者皆吾民也縱其渡河全活甚衆　二月庚寅太陰掩昴星夜太白犯昴　辛丑定軍選格立官吏贓罪法　壬寅太白犯昴乙巳太陰犯心　癸丑諭中書省大事奏聞小事便宜行之毋致稽緩三月乙未歲星犯鍵閉庚申太陰犯井壬戌太陰犯鬼　丙寅帝如上都　乙巳歲星犯房癸酉歲星掩房　廣州新會縣民林桂方趙良鈐等聚衆萬餘稱羅平國改元延康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　帝憤日本襲殺島中軍復命高麗王王賰及阿塔海領征東

行省左丞相率師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中丞崔彧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應辦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及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所欲伺民之氣稍蘇我之力粗備三二年復東征未晚不從　夏四月己亥太陰犯房壬寅太陰犯南斗　五月丙寅太陰掩心東星免江南稅糧三之二　甲戌罷採民間女子初有詔採民女入內有司寅緣爲害耶律鑄請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

崔彧言罷之　六月己丑增給官吏俸初詔定官吏贓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敘百貫以上者死崔彧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贍養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然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爲差增給五分差五衛軍脩築行殿外垣丙申發軍脩完大都城　辛亥詔四川行省擊溪洞蠻平之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九溪十八洞蠻獠叛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叅政曲里吉思宣慰使季忽蘭吉等鑿山開道分兵並

進諸蠻伏險以拒然衆寡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率
衆來降詔分其地郡縣之　秋七月癸丑太白犯井
丙寅開雲南驛路　癸亥太陰犯南斗乙丑太白
犯井　丁卯罷淮南淘金司以其戶還民籍　庚午
熒惑犯司怪　丁丑命按察司照刷吐蕃宣慰司文
卷　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丁未歲星犯鈎鈐　九
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少女戊午合剌帶等招降象山
縣海賊尤宗祖等九千六百餘人海道以寧　太陰
犯斗　辛未以歲登開諸路酒禁　壬申太陰犯井
癸酉熒惑犯鬼甲戌太陰犯鬼熒惑犯積尸氣太白

犯左執法　冬十月壬辰帝由古北口路還大都
丙申太陰犯昴　庚子建寧路總管黃華聚衆十萬
稱宋祥興年號破崇安浦城諸縣復攻建寧史弼等
引兵急擊之華敗走自焚餘黨悉潰　耶律鑄罷
壬寅立東阿至御河水陸驛以便遞運給甘州納硫
黃貧乏戶鈔　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命各省
印授時曆　諸王相答吾兒及右丞太卜等分道攻
緬拔江頭城令都元帥袁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諭緬
王不應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陸進軍拔之
十二月甲辰太陰掩熒惑　丙午罷雲南造賣金箔

規措所
二十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羣臣上尊號時
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
止下輕刑之詔　丁卯建都王烏蒙金齒西南夷十
二部俱降初爲緬所制欲降未能至是因緬城既拔
故皆來降　甲戌遣王積翁齎詔使日本取道慶元
航海帝以其俗尚佛命補陀僧如智同往舟人有不
願行者共謀殺積翁　丁丑雲南諸路按察司官陛
辭詔諭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成則

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
二月丁未命阿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
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　戊申詔遷宋宗室及大
臣之仕者于內地時荊湖閩廣之間兵興無寧歲有
言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捕之宿衛士阿魯渾
薩里曰江南初下民疑未附宋宗室反不聞郡縣言
而信一人浮言捕擊之恐人人自危矣帝悟召使者
還遂有是詔　三月丁巳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
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于和林北野里麻里之
地留七年至是始歸　丙寅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

亥涿州巨馬河決衝突三十餘里　壬寅忽都鐵木兒征緬之師爲賊衝潰詔發思播田楊二家軍助之　五月戊午敕中書省奏目及文册皆不許用畏吾字其宜命劄付並用蒙古書　庚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曆推背圖苗太監曆有私自及收匿者罪之　閏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于杭州　丙午以侍衛親軍萬人脩大都城　六月壬子遣使分道尋訪測驗晷景日月交食曆法　甲寅封皇子脫歡爲鎮南王駐鄂州　秋七月戊子詔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脫歡與

左丞李恒往會唆都兵進擊之復以安南道謀占城令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　八月己酉御史臺臣言無藉之軍願從軍殺掠者初假之以張渡江兵威今各持弓矢以剽刼平民若不分隸各翼恐生他變詔遣之還家　辛亥占城國王乞回唆都軍願以土産歲脩職貢　庚午帝還大都　九月甲申京師地震癸巳太白犯南斗　丙申以江南總攝楊璉真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脩天衣寺　冬十月丁卯和禮霍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　戊辰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給之　十一月庚子

太陰犯心辛丑和禮霍孫張雄飛等罷復以安童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史樞爲左丞撒的迷失廉希恕並參知政事初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榷茶運使以罪廢阿合馬死朝臣諱言利無以副上意者總制院使桑哥薦世榮才能當國召問稱旨令與中書廷辨所欲行右丞相和禮霍孫等皆以議不合罷去故安童復爲右丞相世榮爲右丞史樞等皆世榮所薦也初安童與北安王被海都拘之十年始得還有譖其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斷事官石天麟亦自海都部中還奏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

敵比安童不拒絕之所以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怒方解雄飛剛直廉慎始終一節嘗召見便殿語之曰聞卿廉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其罷政阿合馬之黨遂矯詔追奪之或有勸雄飛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尋起爲燕南河北道宣慰使卒　盧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抑

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詭
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
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
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
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彧亦極言世榮不可
相帝大怒下彧吏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
法不果行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
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令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
是和禮霍孫與留夢炎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
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

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
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禮霍孫罷事遂止　十二
月癸酉命翰林集賢學士許國禎集諸路醫學教授
增脩本草　脫歡軍次安南安南王陳日烜言其國
至占城水陸非便遣兵分道拒守境上　宋太皇太
后謝氏卒於燕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辰毀宋郊天臺桑哥言楊璉真
加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唐
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以
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遂敕毀

郊天臺亦建寺　戊子西川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
廣王以誑民謀作亂真定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
異謀不軌事覺皆磔于市　乙未盧世榮奏罷江南
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錢
穀未幾御史臺臣言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轉
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童曰江南盜賊屢起
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與行省並治杭州差
覺僻遠宜徙江州據三省之間從之　丙申以合必
赤合為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壬戌太陰犯心　立規
措所初盧世榮言天下歲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畫

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議臣
請與臺院面議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卿但言之
世榮又言自王文統後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鑄錢
并製綾券與鈔參行泉杭二州宜立市舶轉運司給
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息七民取其三各路雖設
常平倉名存實廢宜取權豪所擅鐵冶鑄器鬻之以
其息儲粟平糶則可均物價而獲厚利民間酒課太
輕宜官給鈔行古榷酤法仍禁民私酤米一石取鈔
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
羊馬宜於上都隆興諸路買幣帛易羊馬選蒙古人

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所司官吏以善賈爲之帝曰此何職世榮曰規晝錢穀耳從之又言天下能規運錢穀者爲阿合馬所用今悉以爲汚濫黜之臣欲擇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於是擢用甚衆　戊辰帝如上都復以毳吉剌帶爲中書左丞相　三月丙子立真定等路宣慰司兼都轉運司領課程事盧世榮請於真定濟南太原甘肅江西江淮湖廣等處立宣慰司兼都轉運司以治課程仍嚴立條例禁諸司不得沮撓檢察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浙西宣慰使帝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言彼自陳能歲辦鈔七十餘萬錠是以用之　夏四月庚戌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中書右丞盧世榮罪惡世榮居中書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恥視丞相左司郎中周戭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詔旨入奏令杖一百斬之朝中震懾無敢言者至是天祥上疏言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求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

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令世榮天祥皆赴上都　壬戌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盧世榮所招罪狀上奏世榮對于帝前一一欵服詔安童與諸老臣議世榮所行當罷者罷之更者更之其所用人實無罪者朕自裁決　五月丁亥中書省臣言六部官冗甚可止以六十八員爲額餘悉汰去詔擇其廉潔有幹局者存之　戊戌脫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唆都李恒戰死初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脩兵船爲迎敵計脫歡乘間縛栰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恒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趣其營交人邀于乾滿江力戰而死　六月丙辰遣馬速忽阿里齎鈔千錠往馬八國求奇寶

庚午右丞呂師夔乞假省母江州帝許之因諭安
童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
自朕決汝當盡心善治百姓無使重困致亂以為朕
羞　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
赴水死　秋七月甲戌敕秘書監脩地里志　甲申
以闊里吉思等所平大小十谿洞悉為府州縣　丁
亥廣東宣慰使月的迷失入覲言山寨降者百五十
餘所帝問戰而後降邪招之即降邪月的迷失對曰
其首拒敵者臣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塔朮
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復無至者故盜賊各據

土地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庚寅樞密院言鎮南王所統征交阯兵久戰力疲請
發蒙古軍千人漢軍新附四千人取鎮南王節制以
征交阯帝從之復以唐兀帶為荊湖行省左丞唐兀
帶請放征交阯軍還家休息詔從鎮南王處之　八
月丙辰帝還大都　九月戊辰罷禁海商罷榷酤初
民間酒聽自造米一石官取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
五萬錠立榷酤法米一石取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
罷之聽民自造敕自今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
輙上　冬十月癸丑立征東行省以阿答海為左丞

大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率諸軍征日本
　十一月己丑御史臺臣奏昔宋以無室家壯士為
鹽軍數凡五千今存者一千一百餘人性習凶暴民
患苦之宜給以行糧使屯田自贍詔議行之　癸巳
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
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期諸軍於明年
三月以次而發會于合浦　乙未盧世榮伏誅刲其
肉以食鷹獺世榮初以言利進太子意深非之曰財
非天降安能歲取盈乎桑哥素主世榮者聞太子言
默然不敢救至是誅之　丙申赦囚徒黥其面及招

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為水工以征日本　十二
月丁未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
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名德則
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
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
心焉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
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
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盡卻之中庶子伯必
以其子阿八赤入見諭之以毋讀蒙古書須習漢人
文字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略二十篇太

子覧之至漢成帝不絶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刑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孔九思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令諸子傳觀其書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懼臺臣請其章不敢聞而阿合馬之黨塔卽古阿散等請收百司吏案鉤考天下錢穀欲因以發之都事尚文曰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其謀奸矣遂語御史大夫及丞相先入言之以奪其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

載刑書而為此舉實動搖人心耳太子益憂懼不自安尋卒年四十三 以哈剌哈孫為大宗正哈剌哈孫由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時欲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剌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獄得無冤乎事遂止 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三 起丙戌至戊子凡三年

世祖三

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甲戌詔罷征日本大舉兵伐安南不果行先是立征東行省命阿塔海洪茶丘等再擊日本敕各處造海舶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期以是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于合浦有司徵斂大為姦利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言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用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

趾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蜂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殞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邪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鎭南王脫歡將之以行以安南王弟陳益稷效順來歸封為安南王約平定其國以兵納之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今約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況湖廣密邇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姦頑乘間生變何以

應之府湖廣宣慰司亦上言乞罷交趾兵以甦民勞
部從之令還軍各省居益稷於鄂州　二月己亥禁
漢人持兵器　罷籍江南學田時江浙行省理算錢
穀甚急籍所在學田輸其直於官利用監臣徹里使
江南見之謂曰學有田以供祭祀育賢才安可籍邪
遂奏罷之　三月己巳遣侍御史程鉅夫訪求江南
人才先是鉅夫爲集賢直學士言省院諸司皆用南
人惟御史臺按察司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亦宜
參用之至是遂詔鉅夫仍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
御史臺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帝素聞趙孟適葉

李名密諭鉅夫必致此二人鉅夫復薦趙孟頫及張
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或言孟頫宋宗室子
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時方立尚書省命孟頫草詔
頒天下帝覽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　丙子
帝如上都　夏四月己未遣要束木鉤考荊湖錢穀
中書擬以爲平章政事及脫脫忽察知政事帝曰要
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人
奴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恥之其以
朕意諭安童　五月己巳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
荊湖行省阿里海牙入覲言要束木在鄂豈無贓賄
之迹臣亦請鉤考之遂遣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偕行
天祥既至鄂州即劾要束木貪暴不法諸事時桑哥
與要束木連姻相倚爲奸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
遣使究問欲殺之行臺御史申屠致遠累章辯其無
罪猶繫於獄歲餘乃釋之阿里海牙亦尋卒省臣言
因阿里海牙與要束木互請鉤考今雖已死而事之
是非宜暴白帝曰此事自要束木所發宜從其言行
之既而要束木遂籍阿里海牙家貲歸之京師　六
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　秋七月庚午立淮南洪澤
芍陂兩處屯田兩淮兵革之餘荊榛蔽野宣慰使昂

吉兒言可立屯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
未幾令千人往其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
歲得米數十萬斛　壬午免左丞相夔吉剌帶平章
政事阿必失合總制院使桑哥瞻巴國師弟子也爲
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
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童郭祐楊居寬等並仍
前職夔吉剌帶等其別議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
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桑哥咸與聞焉　癸
巳詔中書省銓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
相而下各有定員仍諭安童曰中書省朕嘗親擇其

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童曰此問聖意欲倚近侍
爲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舉奏今近臣乃伺隙援
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
施行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嘗廢格
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後若此者其
勿行　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蘇湖多雨傷稼
百姓艱食浙西道提刑按察使雷膺請于朝發廩米
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議存三之一
膺曰布宣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豈可效有司
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　九月乙丑朔海

外諸番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
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鰐曰蘇
木都剌等凡十國因楊廷璧屢奉詔招之遂俱入貢
　甲申太陰犯天關　壬辰高麗國遣使獻日本俘
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執法戊戌太陰犯建星
己亥帝還大都　壬寅太白犯左執法辛亥太陰
犯東井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鄢陵扶溝
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調民夫
二十餘萬分築隄防　甲寅太白犯進賢　十一月
乙丑以張瑄朱清並爲海道運糧使　敕禽獸字孕

時無敢獵　戊辰太白犯亢己卯太陰犯井辛巳歲
星犯壘壁陣　十二月戊戌太白犯東咸丁未太陰
犯井大都饑發官米減價糶于貧民丁巳太陰犯氐
戊午諸路分置六道勸農司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太陰犯東井乙酉太陰犯房
　辛卯復詔脫歡督右丞程鵬飛參知政事樊楫等
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
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陳日烜棄城走于海
二月乙未以麥术督丁爲平章政事初麥术督丁爲
右丞以與盧世榮議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己廉潔起

佐安童治省事至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癸亥敕
春秋二仲上丙日祀堯帝祠　乙丑復置尚書省以
桑哥鐵木兒並爲平章政事阿魯渾薩里爲右丞葉
李爲左丞馬紹參知政事麥术督丁言自制國用使
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爲宜詔從之安
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乞不用桑哥別選賢者猶
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　辛未初置國子監以耶律
有尚爲祭酒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逮至元初乃
以許衡爲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纔十餘人衡旣
去教益廢而學舍未建師生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

律有尚屢以爲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員遂以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桑哥等言鉤考江南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有才藝之士　庚寅帝如上都　三月甲午行至元鈔桑哥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旣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宋宗室趙孟頫初膺薦入見詔令與議適刑部欲擬贓

祥

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十年後至元鈔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造施于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詰之曰今朝廷用至元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論罪汝以爲非欲沮

格至元鈔邪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預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寧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慚而止帝初欲大用孟頫議者難之　夏四月諸王乃顏反　五月壬寅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壬子高麗王睶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　六月庚申朔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乃顏願獻馬以給衛士壬戌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率所部六萬逼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初有告乃顏反者帝遣伯顏往覘虛實乃顏謀執之伯顏覺

夏

得脫歸時西北諸王聞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爲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

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坐鐵哥進酒塔不歹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下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以趙孟頫為兵部郎中兵部總天下諸驛時使客飲食之費幾十倍於前吏無以供給強取於民不勝其擾遂請于中書增鈔給之至元鈔法滯澁不能行詔遣尚書劉宣與孟頫馳驛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諸路官則徑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還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為譴時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孟頫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鐘初鳴時即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

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東御墻外道險孟頫馬跌墮于河桑哥聞之言於帝移築御墻稍西二丈許帝聞孟頫素貧賜鈔五十錠　秋七月癸巳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宣慰塔出合兵出瀋州亦兒撒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　癸丑日暈連環白虹貫之　八月乙丑帝還上都　九月戊申咸平懿州北京以乃顏叛民廢耕作告饑詔以海運糧五萬石賑之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丙子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

十一月壬辰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阿魯渾薩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馬紹為左丞初桑哥奉詔檢覈中書省虧欠鈔六千餘錠參知政事楊居寬微自辯以為實掌銓選錢糧非所專桑哥怒令左右掌其頰遂與佑皆引服事聞帝令丞相安童共議之曰此曹狡猾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詞由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冤之時有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者憤言尚書今日鉤考中書不遺餘力他日復為中書鉤考汝獨不死邪或以告桑哥亟捕德殺之未幾帝問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唐有此制否咸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遽言前省臣所不能

者桑哥舉能行之宜以爲丞相遂授桑哥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左丞相阿木受命西征至哈剌霍州卒追封河南王　十二月丁丑以朱清張瑄海運有勞遙授宣慰使　乙酉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交阯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烜與其子棄城走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弛遼陽漁獵之禁惟毋殺孕獸　二月壬戌毀宋故宮爲佛寺從桑哥及楊璉真加言凡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基杭州府推官申屠致遠力拒止之天大雨雪有司督民入山伐木死者四百

人行省參政董文用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宜少徐之不從　三月丁亥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戊子太陰犯畢　庚寅帝如上都故事車駕如上都樞密院臣俱從行歲留一人領院事漢人不得與焉至是以屬判官鄭制宜制宜遜辭帝曰汝豈漢人比邪制宜鄭子鼎也　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之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八赤率衆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邀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累瘡以戰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却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己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壬寅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夏四月戊午太陰犯井　徵宋江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

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年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枋得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枋得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雖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

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苫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僞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薦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降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師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夫求異才而及枋得寔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

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傳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亦多矣未聞有冒哀匿服而應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者未之有也爲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illegible]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枋得之至愚極闇必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閽闕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尚書陳宜中起復爲宰相劉黻起復爲執政饒信斗筲穿窬之徒鑽刺起復者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

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知者而知之矣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忠枋得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吾之心使孝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吾家在弋陽執事僑寓盱江相望一百餘里當徒跣以謝門墻惟服色慘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復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執事豈不聞枋得爲江南一愚直人

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其所以發露真情而不
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已也旣而留夢炎亦
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
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一
人如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
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
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
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
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
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
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
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　廣東民董賢舉浙江民
楊鎮龍柳世英循州民鍾明亮各擁衆萬餘相繼而
起皆稱大老明亮勢尤猖獗詔遣江浙行省丞相忙
兀帶行樞密院副使月的迷失發四省兵討之明亮
屢降復叛既而福建按察使王惲上疏言福建郡縣
五十餘處連山距海實邊徼要區由平宋以來官吏
殘虐故愚民往往嘯聚朝廷遣兵討之復致蹂踐甚
非一視同仁之意况福建歸附之民戶幾百萬黃華

之變十去四五今明亮之勢又烈於華其可以尋常
草竊視之宜選精兵明號令以計取之可也御史大
夫月呂魯亦言江南盜起凡四百餘處宜選將討之
帝曰月的迷失屢以捷聞忙兀帶已往卿毋以為慮
也　詔皇孫鐵木耳行邊乃顏餘黨火魯火孫及哈
丹等尚攻掠邊郡未下詔皇孫鐵木耳北撫諸軍進
討之都指揮土土哈戰敗火魯火孫札尤魯灰還至
哈剌溫山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哈丹軍盡得遼左諸
部置東路萬戶府　五月己丑河決汴梁大康通許
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其害　六月甲戌太白犯井

丁丑太陰犯歲星大霖雨蝗害稼　秋七月己亥熒
惑犯氐庚子太白犯鬼膠州連歲大水霸漷二州霖
雨害稼乙巳太陰掩畢濟南保定路唐縣野蠶成繭
絲可為帛　八月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趙晉冀三
州蝗　九月壬辰帝還大都　庚子太陰犯畢癸卯
熒惑犯南斗　南臺御史中丞劉宣自殺時江浙行
省丞相忙兀帶悍戾縱恣常虜臺臣糾劾其罪而尤
畏宣日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遺失臺臣皆懼求自
解惟宣屹不為動忙兀帶益忌之因羅織宣罪逮繫
其子于獄又令人妄言宣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

獄行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遂
自剄于舟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
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
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
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爲恨耳嗚呼天
乎實鑒此心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悼惜
之延祐中賜謚忠憲　冬十月庚申遣使鉤考諸路
錢穀初桑哥擿委六部鉤考百司倉庫財穀復以爲
不專其任遂置徵理司以主之時理筭之計行入倉
庫司錢穀者無不破産及當更代人皆棄家避之桑

哥又言湖廣錢穀已責償于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盗
者必多請以叅知政事忻都等十二人理筭江淮江
西福建四川甘肅安西六省耗失之數給兵以衞其
行詔皆從之　丙子遣瀛國公趙㬎學佛于土蕃
詔免儒戶雜徭尚書省臣請令集賢院諸司分道鉤
考江南郡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賢院以給多才藝
者從之　十一月己亥立桑哥德政碑時天下騷然
而江淮尤甚諂佞之徒方且諷請立石爲桑哥頌德
帝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桑哥使之喜也碑成樹之
省前題曰王公輔政之碑　十二月以董文用爲御
史中丞文用首舉胡祗遹王惲雷膺等十餘人爲按
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會桑哥
當國貴戚見之皆屏息避遜文用獨不附之桑哥使
人諷文用頌己功不答又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
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而徵求愈急文用曰
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内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
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
暴斂至此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
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之日摭拾臺事譖於帝
言文用戇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

有尋遷爲大司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四 起己丑至辛卯凡三年

世祖四

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丙戌地震　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開河以通運道起須城縣安山渠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渠官張禮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聞詔賜名會通河　二月丁卯帝如上都　以中書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將兵鎮和林和林統有漠北諸路置知院自伯顏始　以伯答兒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庚辰朔日食　乙未鑄渾天儀成　癸巳金齒以其民五十萬一千戶有奇來歸　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遣使其友趙孟迴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

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簒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賙以金帛辭不受又爲其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戊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以爲兵　五月丙申以忻都爲尚書左丞何榮祖參知政事張天祐爲中書參知政事　六月辛巳海都寇邊　秋七月戊寅朔海都兵至和林宣慰使怯伯及應之劉哈剌八都魯乘間脫歸初海都至

杭洧晉王甘麻剌率衆與戰失利被圍土土哈引勁
卒陷陣翼王出及帝親征至北邊謂土土哈曰昔太
祖與臣下同患難者飲班朮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
事何愧昔人　八月辛未歲星晝見　九月戊寅歲
星犯井　己卯置高麗國儒學提舉司　冬十月丙
辰禁內外百官受饋酒食受者籍其家貲之半　閏
月戊寅帝還大都　十一月壬子漳州賊陳機察等
八千人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以警衆事下樞密院
議沈文虎曰賊因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
並遣赴闕從之　十二月辛巳詔括天下馬先是令

百官市馬助邊猶不足用復括天下馬充之其品官
所乘者限數外悉令入官　紹興路總管府判官白
絜矩言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之不衰久之非便
宜悉遷于京師桑哥以聞擢絜矩爲尚書省舍人遣
詣江南發兼併戶偕宋宗室至京師既而江淮行省
言江南之民方患增課料民括馬之苦今此舉必致
人心搖動宜且止從之時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
騷動程鉅夫入朝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
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爲急而惟以
殖貨爲心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意也昔文帝以

決獄及錢穀問丞相周勃勃不能對陳平進曰陛下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理陰陽
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觀其所言
可以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鉤考錢穀
以剝割生民爲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邀利之人江
南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爲宜清尚書之政損
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事於國爲便桑哥
大怒羈留京師不遣奏請殺之凡六奏帝皆不許
帝幸大聖壽萬安寺詔天下梵寺所貯藏經集僧誦
之仍給所費歲爲例

二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太白犯牛癸丑太陰犯井
敕從臣子弟入國子學　癸酉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及江南學田錢穀　二月戊寅太陰犯畢癸未泉州
地震癸巳晉陵無錫二縣霖雨害稼並免其田租
三月壬子熒惑犯鉤鈐　夏四月癸酉朔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陝西南市屯田隕霜殺稼　六月丁酉
大司徒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兀魯帶進定宗實錄
秋七月丙寅雲南闊力白夷甸酋長几十一甸內
附　八月辛未朔日食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　九
月戊申武平地復大震地陷黑沙水湧出壓官署四

百八十間民居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驆龍虎臺遣阿剌渾蘸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桑哥但泛引經傳及五行災異之言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理算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學士趙孟頫因阿剌渾蘸里入奏于帝謂須下詔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

陷錢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遂赦天下民頗稍蘇　帝還大都　冬十月丁丑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水民流移者四十六萬餘戶帝曰此亦何待上聞當速賑之　十一月戊申太陰掩鎮星　江南行省言制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路置軍鎮戍蓋視地之輕重而爲多寡後爲忙古䚟更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安童罷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乃領宿衛　十二月己亥省溧陽路爲縣入建康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二十八年春正月壬寅太白熒惑鎮星聚奎　辛酉免江淮貧民至元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逋田租二百九十七萬六千餘石及二十六年未輸田租十三萬石　壬戌尚書省臣桑哥及阿魯渾薩里等以罪罷先是帝嘗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問趙孟頫孟頫對

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于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阿附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見意孟頫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

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時帝畋漷北徹里乘間入言之詞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命衞士批其頰血湧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辯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姦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召不忽木問之對曰桑哥擁蔽聰明紊亂朝政有言者即誣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召亂在旦夕非亟誅之恐爲陛下憂時廷臣言者益衆遂詔臺省相與辯駁之桑哥辭屈帝曰桑哥爲惡始終

四年臺臣豈不知之知而不言當得何罪御史杜思敬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遂斥罷臺臣之久任者免桑哥等官命徹里率衞士三百人籍桑哥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阿魯渾薩里以連坐亦籍其貲帝問桑哥爲政如此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嘗不言顧言不用耳時尚書省大臣多以罪罷去帝欲使趙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帝令出入宮門無禁每見必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　二月丙子罷徵理司詔下之日百姓相慶而各路鉤考猶未盡罷既而御史言鉤考錢穀自中統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桑哥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黨公取賄賂民不能堪不如罷之便詔從之仍命取昔逋負錢穀文牘聚置一室非上命而竊視者罪之　丁丑以完澤爲尚書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初桑哥欲殺楊居寬郭祐刑部尚書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

以疾免久之復起爲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帝欲用爲相謂之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之已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不忽木曰朝廷勳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嚮者籍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乃拜完澤不忽木以前職　癸未帝如上都　丙戌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

吏奸弊一切委之歲終省臺遣官考其功効　三月
己亥朔仆桑哥輔政碑初帝命翰林學士閻復撰文
復至是已改廉訪使亦坐免　夏四月乙未歲星犯
輿鬼　五月戊戌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楊
璉真加發宋諸陵及其大臣塚墓攘取金寶珠玉無
算私庇平民不輸賦者二萬三千戶田土稱是及受
美女寶物之獻藏匿未露者尤多至是坐侵盜官物
遣使逮問追治之籍其妻孥田畝臺省諸臣皆言宜
誅之以謝天下不聽命釋之給還其所籍　甲辰中
書省臣麥朮丁崔彧言桑哥當國四年中外百官鮮

有不以賄而得者昆弟故舊親族皆授要官美地惟
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
入其黨者並除名爲民從之　湖廣平章政事要束
木者桑哥妻黨也尤爲不法逮至京師籍其家貲黃
金至四千兩遂詔下桑哥獄復繫要束木還湖廣誅
之初要束木因人言湖廣初附時郡縣長吏及吏胥
富人比屋歛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中止即下令
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
民以栲掠瘦死者載道所獲不貲要束木悉掩有之
使至永州判官烏古孫澤宛曲以利害曉之卒無所

擾旣見鉤考日急天下騷動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
上計行省要束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
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辯慢我耳拘繫之欲置
于死至是因桑哥敗始得釋　辛亥徵太子賛善劉
因因前以繼母病去至是以集賢學士徵之因以疾
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
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
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
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
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

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
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
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
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
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
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不知
我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踪跡之近似者觀之
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
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賛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

行所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病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曰前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既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

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偕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畧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恆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踈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彊致之

癸丑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等並入中書

丁巳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六月辛卯太陰犯畢　秋七月戊申揚州路學正李淦上言葉李本一縣徒方受上知即以舉桑哥爲第一事致以非罪

誅戮大臣遣使四出鉤考錢穀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尚書右丞葉李妄舉桑哥之罪宜斬葉李以謝天下驛召淦詣京師置對淦至而李卒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給還行臺御史周祚妻子祚嘗劾桑哥流祚于憨答孫妻子家貲入官及是還之　丁巳桑哥伏誅　八月乙丑朔平陽地震壞民居萬八百餘區壓死百五十人　九月辛丑以咱喜魯丁爲平章政事

壬子遣使招諭瑠求瑠求在閩海之東地小而險漢唐以來不通中國海船副萬戶楊祥請以兵往伐

之既而閩人吳誌斗自言熟知海道宜先招諭之不從然後用兵未晚乃以祥充宣撫使阮鑑兵部員外郎誌斗禮部員外郎往招諭之明年祥等不至而還誌斗卒于行初誌斗嘗斥祥誕妄要功人疑爲祥所殺詔福建行省按問會赦不竟其事　冬十月壬申以雪雪的斤爲平章政事　癸巳遣禮部尚書張立道使安南徵其王入朝初脫歡等既還帝怒安南不已欲再伐之適日烜死子日燇襲位不忽木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遂以禮部尚書張立

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　十一月乙卯諭中書議增中外官吏俸　十二月己巳瀛國公母子已爲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壬申中書省臣何榮祖言江南在宋時其傜役之名七十有餘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多不給宜令江南如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乃召各省任錢穀之臣至京師雜議科取之法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五 起壬辰至甲午凡三年

世祖五

至元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免朝賀　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之無告者貢士莊田則令覈數入官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初守敬言水利十有一事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

河每十里置一牐以時蓄洩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置牐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甎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輓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時江南福建諸路連歲盜起居民多入山谷自保羣盜皆以次就平江西左丞高興言乞招諭復業詔從之　二月己巳申禁鞭背　乙亥以亦黑迷失史弼高興並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擊瓜哇初右丞孟淇使瓜哇瓜哇黥其面使還帝怒命亦黑迷

失及史弼等將兵三萬伐之時爪哇國王爲鄰境葛郎國所殺其婿土罕必闍耶迎弼求援弼等遂并取葛郎國王以歸既而土罕必闍耶復叛弼等力戰却之得還死者三千餘人有司計其俘獲貨貝直五十餘萬帝以其亡失太多及治其縱土罕必闍耶之罪弼與亦黑失没家貲三之一唯興以不與議得免　三月壬寅御史大夫月兒魯等奏比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如胡祗遹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鉅夫陳儼趙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俟召至以聞　丁未誅

桑哥黨納速剌丁等初桑哥既敗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等俱逮下獄至是御史臺言其黨比桑哥恣爲不法理筭江南錢穀極其酷虐民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塘受禍最慘無辜死者五百餘人天下之人莫不思食其肉今三人既已伏辜乞誅之以謝天下帝以忻都長於理財欲釋之不忽木力爭不可日中凡七奏卒併誅之　己酉麥朮督丁罷以鐵哥剌真並爲平章政事麥朮督丁嘗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柰何又欲效之乎事遂寢至是以久

居其任免猶與議省事鐵哥初爲司農寺達魯花赤從獵百查兒之地獵者射兎誤中名駝帝怒命誅之鐵哥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秔罪應死鐵哥曰臣鞫之其人母病盜以養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政事以病足聽肩輿上殿　庚戌帝如上都　徵集賢學士楊恭懿恭懿奉元人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曆法曆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

書薦天下名士胡祗遹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參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卒　夏四月辛卯詔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爲詩譽桑哥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脩陳孚發其姦狀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爲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詔以楊居寬郭佑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貲　六月甲子兩浙常鎮諸路水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十餘石　閏月廣西上思州土官黄聖許擁衆二萬結交阯爲援寇陷忠州江州及華陽

諸縣詔遣程鵬飛討之聖許等敗走入交阯　張立道至安南謂其王日燇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識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今禍且至矣日燇泣謝出奇寶爲賄立道却之因要其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何惟巖阮代之隨立道上表謝罪脩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燇懼卒不至　秋七月壬申建社稷于和義門内壇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爲柱飾以五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瘞坎壝垣悉倣古制別爲齋廬門廡三十三楹　八月甲辰帝還大都　戊午罷福建銀冶初福建忝知政事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煉銀歲可得萬五千兩天祐乃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百七十錠至是臺臣以聞請追其贓而罷銀冶從之　改燕南河北廉訪司還治真定　高麗女直界告饑敕高麗王於海運内量以粟賑之　遣忙兀魯迷失以

軍征八百媳婦國　九月辛酉復遣吏部尚書梁曾史院編脩陳孚使安南徵其王入朝時以張立道旣還日燇不至故持詔往徵之　冬十月癸丑右丞相完澤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入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十一月壬戌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　癸未禁所在私渡命關津譏察姦宄　十二月庚寅改封梁王甘麻剌爲晉王鎮北邊甘麻剌太子真金長子也至元初已嘗出鎮北邊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復改封晉王鎮漠北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斡耳朵猶華言宮室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癸巳中書省臣言寧國路民六百戸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銀以輸官未嘗採之于山乞罷之制曰可　諸王明里鐵木兒附海都以叛詔伯顏討之伯顏兵至阿撒忽禿嶺明里鐵木兒已據之矢下如雨伯顏先登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明里鐵木兒僅以身走伯顏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

綴俘其餘衆以歸　以張珪爲江淮行樞密副使珪
弘範子也時爲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爲樞密副使
玉昔帖木兒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他日帝曰不
然其家爲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
遂有是拜　以程鉅夫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鉅夫
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三十年春正月丙寅中書汰冗員凡省內外官府二
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邊境無事
令本軍屯耕以食　庚午捏怯烈女直二百人以漁
自給帝曰與其漁於水曷若力田其給牛價農具使

之耕　辛巳置遼陽路慶雲至合里賓二十八驛
始置社稷至元初已詔歲祀然未立壇壝至是始用
崔彧言置之　二月己丑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爲江
浙行省左丞尋以江南民怨楊璉真加不已罷之
丁酉回回孛可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
爲當留是錢以賙貧者　丁未帝如上都　三月甲
子括諸路馬時以海都入寇詔羣臣議所以爲備從
樞密李庭言復括天下馬凡得十一萬匹　夏四月
己亥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留夢炎言杭州上海
澉浦溫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

物貨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爲定制從
之仍併溫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　劉因
卒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性不苟合家雖甚貧非其
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徵爲贊善大夫尋
以疾辭再徵不起學者稱爲靜脩先生　五月癸亥
括思播等處亡宋涅手軍　丁丑中書省臣言上都
工匠二千九百九十戶歲廩官糧萬五千二百餘石
宜擇其不切于用者俾就食大都從之　六月乙[illegible]
有譖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
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

傅玉昔帖木耳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玉昔
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
木兒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
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
不授軍於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
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
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
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餞
之曰公去何以教我伯顏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
與女色耳　秋七月壬申以月赤察兒知樞密院事

月赤察兒博爾忽孫也由長怯薛授宣徽使從帝北征奏曰安童伯顏月呂魯皆嘗受命征伐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臣願躬出一戰帝曰爾以安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耻不逮耶然躬親侍衛厥功非小何必踐行伍乃快心耶桑哥之敗實月赤察兒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八月庚寅安南遣使入貢詔安置於江陵復議舉兵伐之初梁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日躋欲迎詔自旁門入曾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躋不從遣其臣陶子奇偕曾來貢曾進所與日躋辯論書帝大悅解衣

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爲後也或譏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黄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躋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于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亦里吉觧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　九月癸丑朔帝還大都　冬十月庚寅彗出紫微垣帝憂之夜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内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至四更乃罷　甲辰赦天下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鬻及強將貧民畧賣者　十一月巳卯以河南

江北行省平章伯顏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位不忽木上　十二月庚子平章政事亦黒迷失史弼高興等征交趾無功而還各杖而耻之仍沒其家貲三之一

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知樞密院事伯顏至自軍中　庚午帝大漸癸酉帝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年八十　梁寅曰元之有天下殊方絶域靡不臣服輿圖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不以漢人爲相故爲相皆國族而又不置諫官使忠路塞文學之士雖世世不乏而沉於下僚莫

究其用所賴以爲用者唯吏師而已其爲法如是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官有貪婪之實而吏多欺詐之文將永保萬邦比隆三代無乃未之思乎　乙亥葬帝起輦谷在漠北不加築爲陵諸帝皆從葬於是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彧以告彧召秘書監丞楊桓辯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剌氏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

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甲午皇孫鐵木耳即位于上都大赦時鐵木耳自軍中來奔喪及宗室諸王會于上都定策之際親王有違言者玉昔帖木兒曰宮車宴駕神器不可久虛且昔太子寶既有所歸晉王宗盟之長何俟而不言伯顏亦握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孫之意辭色俱厲諸王皆股栗趨殿下拜　丙午中書右丞相完澤及文武百官議上尊謚壬寅始爲壇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司徒兀都帶平章政事不忽木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請謚于南郊　五月戊午遣攝太尉兀都帶奉冊謚先帝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語尊稱曰薛禪皇帝是日完澤等議追尊皇考曰裕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曰皇太后改所居備太子府爲隆福宮　以玉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　罷伐安南兵釋其使歸國　六月庚辰朔日食　辛巳御史臺臣言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帝曰其與中書議行　壬辰復以帖木兒爲平章政事　辛丑賜宋使臣家鉉翁還鄉初世祖欲官鉉翁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

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尋卒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先知常州政譽翕然歷戶部侍郎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使元不屈乃獲全歸云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脩世祖實錄召趙孟頫還京師以完澤監脩國史　秋七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酉以陝西行省平章不忽木爲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不忽木爲中書平章得預顧命丞相完澤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啓沃匡朕不逮

庶無負先皇帝付托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南
守臣獻嘉禾不忽木曰汝部内所産盡如是邪曰惟
此數莖耳不忽木曰如此則既無益於民何足爲瑞
遂罷遣之　西僧作佛事請釋罪囚祈福謂之禿魯
麻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西僧請
被以帝后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
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
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令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
媿之使人語不忽木曰卿且休朕今從卿言有奴告
主者主被誅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

必大壞天下風俗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
命丞相以下多與謀議不合奏以爲陜西行省平章
政事太后詔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托
豈可出之於外邪乃復留之　八月庚辰太白晝見
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戊戌太陰犯畢
太白犯軒轅　九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
諸王百官賀丁巳太白經天　冬十月戊寅帝至大
都帝巡狩三不剌之地董文用言先帝新棄天下陛
下巡遊不以時無以慰安元元且人君猶北辰居其
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宜趣還京師帝悟遂

還　辛巳弛江西銀冶課額江西省臣言銀冶歲輸
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
不爲額　十一月丁未朔帝朝太后于隆福宮　庚
戌詔京師犯贓罪者三百人事無疑者准世祖所定
十三等例決之　辛亥中書省臣言國賦歲有常數
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
務節約常有盈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恐無以給
乞俟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　壬子詔罷湖廣江
西及江淮等處各行樞密院江南省臣以軍民不相
統一累請罷之帝以問伯顏伯顏對曰内而省院各

置爲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從之遂罷三院以其
事歸行省　丁巳以伯顏察兒參議中書省事其兄
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卿勿復
言兄平章于上弟參議于下何所嫌也　庚申太陰
犯畢　甲子詔禁作姦犯科者以湖南道宣慰使何
瑋爲中書參知政事初帝諭右丞阿里參政梁德珪
曰中書政務卿等皆懷怠心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
留滯桑哥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辦卿
等其約所屬不事事者懲之時省臣凡十一人至是
以瑋參知政事瑋曰古者三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

冗政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癸酉太白犯房詔改明年爲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樞密院伯顏卒伯顏深沉有謀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還朝未嘗言功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戊戌禁侵擾農桑者

宋元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六 起乙未至戊戌凡四年

成宗一

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没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丁酉帝如上都　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告老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論曰宋亡陳宜中爲相遁去占城不返已無復天理民彝矣顧又有留夢炎者爲宋狀元宰相俛首降元甘心臣僕每爲元主所鄙而恬然竊其豢養曾狗彘之不若宋稱節義最多乃復有此類焉所謂亂臣賊子無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　三月乙巳朔安南入貢　壬戌地震　丙寅增置蒙古學政以肅政廉訪司領之　夏四月癸卯設各路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

游於諸王駙馬之門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
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移每年增糶多
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豪强巧取乃令有司籍
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
不下二十餘萬石　閏月丙午爲皇太后建佛寺於
五臺山以工部尚書將作院使董其役以大都保定
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順德廣平十路應其
所需　是月蘭州上下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五
戊寅省臣言阿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法
大壞乃詔麥术督丁與何榮祖等釐正之　庚辰陞

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四萬五萬者爲下州五
萬至十萬爲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凡爲中州
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連州戶不及額降路爲州
丙申以伯顏之子買的爲僉書樞密院事太后言其
父盡心王室欲令代其父官帝以其年尚少故有是
命　是月饒州鎮江常州湖州平江建康常德澧州
皆水　六月壬子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鶻二十四驛
每驛給牛六頭使者食米五石鷹食羊五口　甲寅
翰林承旨董文用等進世祖實錄　是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衮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

衮曰民爲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
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　秋七月丁丑太陰犯
亢御史臺臣言盜賊竊發者衆由國家寬貸所致乞
命中書立爲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曰可　乙卯
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
歲貢二人省臺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貢不公罪
其舉者　壬寅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爲玄妙觀毀
所奉宋太祖神主　八月汴梁安西真定等路旱平
江安豐等路大水　九月甲戌帝還大都　庚辰罷
寧夏路行中書省併入甘肅行省　冬十月甲寅江

浙行省平章明理不花陳臺諫非便事臣等議自今
御史廉訪司有所按覈州縣官與本路同鞫路官與
宣慰司同鞫宣慰司與行省同鞫制曰可　十一月
甲戌太白經天　玉昔帖木兒卒　十二月丁卯禁
諸王輒召有司官吏時諸王小薛等部曲率恣橫擾
民駙馬蠻子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
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立皇后伯岳吾氏
二年春正月丙戌太白晝見安西王傳鐵赤脫鐵木
兒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面陳朕
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爲彼

有邪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　己丑御史臺臣言漢人爲同僉者嘗爲姦人摇撼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昔寶赤速古兒赤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爲之　二月己亥朔中書省臣言陛下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勳臣爲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乞甄別貧匱及赴邊者賜之其餘宜悉止從之　庚申自六盤山至黃河立屯田置軍萬人　丙寅以不忽木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爲平章政事時不忽木以與同列多

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爲平章政事　三月壬申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葡萄酒其葡萄園民恃爲業者皆還之　丙子帝如上都　夏四月平陽之絳州台州之黃巖饑杭州火並賑之　五月戊辰朔免兩都徭役辛未安西王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難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邪去歲賜鈔二十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是月河中府之猗氏霍太原之平晉獻州之交河樂壽莫州之莫亭任丘及湖南醴陵皆水濟寧蝗　六月己亥御史臺臣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狥情致令異辭者乞加等論罪從之　甲寅頒官吏受贓條格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瓦老丁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　是月大都真定保定太平常州鎮江紹

興建康澧州岳州廬州汝寧龍陽漢陽濟寧東平大名滑州德州蝗大同隆興順德太原霍海南民饑各發粟賑之　秋七月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給驛以歸　壬午括伯顏阿术阿里海牙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隱匿者令輸租　敕增江西河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爲之授特進上柱國　八月乙巳立捕盜賞格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

上䟽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刼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䟽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九月辛未聖誕節帝駐蹕安同泊受諸王百官賀　壬申太陰掩南斗　冬十月甲辰脩大都　壬子帝還大都詔職官

坐贓經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畧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十一月己巳瓦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太后所生何爲亦曰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紀月日先後差錯又別馬里思丹砲手亦思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書耶　辛未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　乙酉樞密臣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羣戍爲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十二月戊戌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降小徹里復占扼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取之地　是年天下諸處多水旱蟲螟及大風損禾

大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昔寶赤等爲叛寇所掠仰食

于官賜以農具牛種俾耕種自給　辛卯以也先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張斯立爲參知政事　二月丙申蒙陽甸酋長納款來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及置驛傳詔即其地立通西軍民府　甲申諸軍民相訟者命軍民官同聽之　己未改福建省爲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興言泉州與瑠球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詔改元大德赦天下　三月丙子帝如上都　丁亥五臺山佛寺成太后將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䟽曰古人有言曰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仍職司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
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
一言以裨益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山創建寺
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
臺尤不可者有五盛夏禾稼方茂民食所仰騎從經
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經冒風日往復數千里
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
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
天降皆出于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
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

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
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望
回轅中道端處深宫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
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
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
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比漢人
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
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
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
御史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

之帝沉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初司程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
入山谷伐木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廉訪使王忱乘
太后幸五臺因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福未及而害已
甚恐非朝廷意也太后聞之爲減其役仍賜恤死者
之家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丙申中書省御史言
阿老瓦丁及崔彧條陳臺憲諸事臣等議乞依舊例
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
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
爲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參以色目

漢人又合刺赤阿速各舉監察御史非便亦宜止於
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侍奉特
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
滿而有劾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司
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
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
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
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其餘官府悉
依舊例制曰可　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餘
人塞之　六月甲午諸王也里干遣使乘驛祀五嶽

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以湖廣行省參政崔良知廉貧特賜鹽課鈔千錠　秋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先是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戸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其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八月丁巳𧙖星出奎　九月壬午帝還大都　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八鄰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八鄰之地時爲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於金山進攻之其將帖良臺阻答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

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麾軍渡河襲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爲吏部尚書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朔黨之興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絶　十一月戊辰增太廟牲用馬　丁丑大都路總管沙的坐贓當罷帝以故臣子特減其重罪俾仍舊職崔彧言不可復任帝曰卿等與中書省臣戒之若後復然則置之死地矣　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臣言世祖撫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虞帝曰與樞密議之　閏月壬戌詔諸軍戸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　甲子福建平章高興言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戸采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是歲虞集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尋除國子助教所至以師道自任

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単弱者差稅並免三年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戸者　二月丙子帝諭中書省臣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

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右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罷中外土木之役　乙酉帝如上都詔廉訪司作成人材以備選舉詔諸郡凡民播種怠惰及有司勸課不至者命各道廉訪司治之　丙子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爲平章政事初太子真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爲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

一名梁諳都剌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因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役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三月庚寅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　壬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爲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爲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瀆同祀著爲令式　夏四月江南山東江浙兩淮燕南屬縣百五十處蝗　五月壬辰以何榮祖爲平章政事　六月庚申御史臺臣言江南在宋時行兩税法自阿里海牙下湖廣罷宋夏税用内郡例改科門攤每戸一貫二錢蓋是夏税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税與門攤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爲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攤爲夏税而併徵之每戸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是月山東河南燕南山北遼東大寧等處蝗

秋七月癸巳汴梁等處大雨河決漂歸德數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七十六所　壬寅召高麗王謜入朝高麗王昛既傳國於其子謜有言謜僭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詔謜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昛爲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　八月壬戌太陰犯箕　九月丙申帝還大都庚戌減中外冗員

冬十月甲寅朔增海漕米爲七十萬石　十一月庚寅罷雲南行御史臺置肅政廉訪司壬寅以中書右丞王慶端爲平章政事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

辛未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詔諸逃軍復業者免役三年　甲戌聽出子孫星下　辛巳命廉訪司歲舉所部廉幹者各二人定歲課三十取一　是歲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于境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獨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北馬躓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壻也非天子命而可再娶乎竟不屈死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七 起己亥至壬寅凡四年

成宗二

大德三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邪卿但當擇賢者任之耳時翰林學士閻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貴以微租受杖非所以勵廉隅江南公田租太重宜減以貸貧民多采用之　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增給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藥局擇良醫主之　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　辛卯浙西肅政廉訪使王遇犯贓罪託權幸覬免命御史臺鞫治之　癸巳以答剌罕哈剌哈孫爲中書左丞相帝問闊復日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剌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癸丑朔帝如柳林　丁巳完澤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諭之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爲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恭乃職復蹈前失

罪不汝貸　庚辰帝如上都　三月癸巳遣補陀僧
一山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
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
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
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
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
朕繼承其諸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悖好息民之
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江浙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
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
齎詔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榮祖等更定

律令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
上之且言臣所釋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
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
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四月己未太陰犯上將丙寅
塡星犯輿鬼太陰犯心　庚午申嚴江浙兩淮私鹽
之禁　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庚子
復立征東行中書省高麗王眄既復爵既而使臣自
其國還者言眄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
建都元帥闊里吉思爲平章政事共理之　六月戊
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仗往諸蕃貿易　壬申歲星

晝見　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臣言江南編民五十餘
萬悉爲楊璉真伽冒入寺籍爲佃戶宜加釐正從之
　丙申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爲鶖啄食飛者以翅
擊死詔禁捕鶖　八月己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
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
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
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是
月汴梁大都河間保隆興平灤大同宣德等路雨雹
　九月壬辰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自河
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　己亥帝還大都　冬

十月壬子冊伯岳吾氏爲皇后后名卜魯罕元貞初
立爲后至是授冊寶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
渠閘堰凡七十八所　己亥杭州火江陵路蝗並發
粟賑之　十二月丙寅詔各省戍軍輪次放還二年
供役　癸酉以阿魯渾薩里爲平章政事初帝撫軍
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
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
數召不往眞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
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眞全材也命復入中書阿
里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爲氏云　命兄子海

山鎮漠北海山帝兄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闊闊出總兵北邊怠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以吳元珪為工部尚書時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為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

工稍息

四年春正月丙申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　二月丁未朔日食　丙辰皇太后弘吉剌氏崩后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　乙亥帝如上都　三月乙未寧國太平兩路旱以糧三萬石賑之　夏四月戊午參政張顒孫及其弟珪等伏誅于隆興市顒孫初為新淦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制機死顒孫利其貲與珪謀殺其子賂郡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寃于官乃誅之其貲悉還胡氏　以不蘭奚為平章政事　五月癸未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愬京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行省兵二千人討之　六月

丁巳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葬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秋八月癸卯朔更定蔭敘格正一品子為正五從五品子為從九餘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庚申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　閏月庚子帝還大都　九月戊午太白犯斗壬戌太陰犯輿鬼建康常州江陵饑民八十四萬九千六十餘人給糧二十

三萬餘石　冬十月癸酉朔有事于太廟　十一月壬寅朔詔頒寛令　十二月庚寅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擊八百媳婦完澤用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内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成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者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剌哈孫曰山嶠小夷遼絶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勞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剌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

五年春正月庚戌給征八百媳婦軍鈔計九萬二千餘錠　壬子御史臺臣言官吏犯贓避罪逃匿者宜同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奸僞可革從之　罷征東行省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置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冗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高麗王距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闊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二月己卯以劉深哈剌帶並為中書右丞鄭祐為參知政事　丁亥立征八百媳婦萬戸府二設萬戸四員　丁酉帝如上都　三月丁卯熒惑犯塡星己巳熒惑塡星相合　夏四月壬午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　五月商州隕霜殺麥　壬戌雲南土官宋隆濟叛時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紿其衆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衆惑其言遂叛　丙寅詔雲南行省自願征八百媳

婦者二千人給貝子六十索　六月丙戌宋隆濟率苗獠紫江諸蠻四千人攻楊黄寨殺掠甚衆　壬辰宋隆濟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圍劉深于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却　秋七月戊戌朔晝晦暴風起東北雨雹兼發江湖泛溢東起通泰崇明西盡真州民被災死者不可勝計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浙西積雨泛溢大傷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河道俾復其故　八月甲戌遣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媳婦諸蠻相效不輸稅賦賊殺官

史故皆征之　庚辰詔遣官分道賑恤凡獄囚禁繫
系年疑不能決者令廉訪司具其疑狀申呈省臺詳
讞仍為定例各路被災重者免其差稅一年貧乏之
家計口賑恤尤甚者給之　庚子彗出井歷紫微
垣至天市垣凡四十六日　九月丙辰江陵常德澧
州旱並免其門攤酒醋課　乙酉彗滅海都與篤哇
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戰兀兒等五軍合擊大破
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遁去海都不得志引還旋亦
死　放稱海守倉庫軍還令其以次更代　薛超兀
兒等兵攻阿散哥也不花引還言賊降在旦夕高慶
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鞫之得薛超
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慶及察罕不花薛超兀
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冬十月丙辰朔以畿
內歲饑增明年海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壬午帝還
大都丙戌以歲饑禁釀酒弛山澤之禁聽民捕獵
十一月己亥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
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　丁未遣劉國
傑率師討宋隆濟及蛇節時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
哈剌哈孫及董士選之言乃遣劉國傑及楊賽因不
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別敕

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處分　是月減
直糶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
能自存者賑給　十二月甲戌歲星犯司怪　是歲
各路蝗水旱不一
六年春正月乙巳中書省臣言嶺東宣慰副使脫歡
察兒收捕盜賊妄有勞績近廉訪司劾其私置兵仗
擅殺土寇等事遣官鞫問實無私罪乞加獎諭命賜
衣二襲　罷朱清張瑄官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
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巨艘大舶交諸番中廪
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僕從佩金虎符為萬戶
千戶者累數十人江南僧石祖進劾其不法十事上
聞時中書省臣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官詔御
史臺詰問尋誅之帝謂臺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占
民田以致貧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臺臣言曰
富民多乞護持璽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
宜悉追收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　乙卯詔軍官
除邊遠出征其餘遇祖父母父母喪依民官例立限
奔赴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解劉深等糧盡道梗
不通遂引兵還隆濟復率眾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
傷殆盡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

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制亂反為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迴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為或諸蠻遂道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

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今為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

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含恩任威深蹈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二月丙戌罷征八百媳婦右丞劉深等官收其符印驛券　癸巳帝有疾釋京師重囚三十八人命侍御史王壽奉香江南徧祠嶽鎮海瀆審吉去歲風水為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採聽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在今宜選公廉材幹存心愛物者專撫字剛方正大深識治體者居風憲天災代有賑濟以時無勞聖慮惟是豪右之家仍據權要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此長久之

道也初壽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為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世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伯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矯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illegible]舉庶幾上悟天衷總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也　三月丁酉以旱溢為災詔赦天下大都平灤被災尤甚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傷之地已經賑恤者免一年今年內郡包銀俸鈔江淮以南夏稅諸路鄉村人戶散辦門攤課程並蠲免之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普安諸蠻因宋隆濟之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釁起兵攻掠州縣[illegible]遣也速䚟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illegible]元蠻不及來會也速䚟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夏四月戊子帝如上都　五月戊申太廟寢殿災

六月癸亥朔日食太史院失於推筭詔議其罪

甲子建文宣王廟于京師先是京師未有孔子廟而國子寓于他署至是左丞相哈剌哈孫奏始建立之

秋七月癸巳朔熒惑鎮星辰星聚井　辛酉以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忽都不丁為中書右丞　八月乙丑熒惑犯歲星壬午太白犯軒轅　九月己酉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冬十月丙子帝還大都　十一月甲午劉國傑裨將宋光率兵大敗蛇節賜衣二襲仍授以金符　辛亥詔江南寺觀凡續置民田及民以施入為名者並輸租充役　十二月辛酉御史臺臣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盡理宜轉災為福而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思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致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為力先令中書省與老臣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命中書即議行之　庚辰命中書省更定略賣良人罪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八 起癸卯至乙巳凡三年

成宗三

大德七年春正月乙卯詔凡為匿名書辭語重者誅之輕者流配首告人賞鈔有差皆籍沒其妻子充賞　命遣發朱清張瑄妻子來京師仍封籍其家貲拘收其軍器海舶等物　丁巳令樞密院選軍士習農業者十人教軍前屯田　二月壬戌詔中書省汰諸有司冗員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仍令諭樞密院除出征將帥外掌署院事者定其員數以聞　辛未以阿老瓦丁木八剌沙並為中書平章政事尚文為左丞董士珍為參知政事　壬申詔樞密院宗正府等自今每事與中書共議然後奏聞諸司不得徑奏遷調官員雖經特旨用之而於例未允者亦聽覆奏　庚辰御史杜肯構等言右丞相完澤受朱清張瑄賄賂事不報　帝語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掊刻於民何從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三月庚寅遣使宣撫循行天下分為七道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都城火命中書省與樞密院議增巡防兵　乙未中書平章伯顏梁德珪段真右丞八都馬辛左丞月古不花參政迷兒火者張斯立等受朱清張瑄賄賂治罪有差詔皆籍其家　甲辰詔定贓罪為十二章京朝官月俸外增給祿米外任官無公田者亦量給之　乙巳以征八百媳婦喪師誅劉深笞合剌帶鄭祐罷雲南征緬分省時有司會赦議釋劉深罪哈剌哈孫曰徼名首釁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戊申小闌禧岳鉉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　庚戌樞密院臣及監察御史言中丞董士選貸朱清張瑄鈔非義帝曰臺臣稱貸不必問也若言者不已後當杖之　甲寅帝如上都　夏四月庚午中書左丞相答剌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辛未流朱清張瑄子孫于遠方　庚辰蛇節降初劉國傑討宋隆濟及蛇節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

二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
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
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拗賽因不花分兵先進大
軍繼之賊兵潰乘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
壘特川蛇節降隆濟遁去丁亥誅蛇節　復以鐵哥
爲平章政事初鐵哥乞解機務詔仍以[illegible]章議中書
省事時諸王朝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鐵哥請之
凡賜予諸王禮節悉命掌行至是遂復以前官授之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字吉父其先本劉氏後
避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幼敏習及長從學

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黃榦而榦則親得
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訓
廸後學諄切無倦及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
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于彝倫也履祥
嘗謂司馬文正公作資治通鑑劉恕爲外紀以記前
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
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
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
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爲一
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

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
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
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
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
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　五月己丑開上都
大都酒禁其所隸兩都州縣及山後河東山西河南
嘗告饑者仍悉禁之　壬辰以大德五年戰功賞北
師銀二十萬兩鈔二十萬錠幣帛各五萬九千匹
辛亥奉使宣撫耶律希逸劉賡言平陽僧察力威犯
法非一有司憚其豪強不敢詰問聞臣等至潛逃京

師中書省臣言宜捕送其所令省臺宣政院遣官雜
治從之　是月般陽路隕霜　閏月戊午朔日食
壬戌詔禁犯曲阜林廟者　己巳完澤卒澤土別燕
氏至元二十八年爲右丞相華桑哥弊政請自中統
初積年逋負錢穀悉蠲免之民賴其惠號爲賢相特
朱清張瑄之賂帝釋不問人猶[illegible]之　辛巳詔僧人
與民均當差役　癸未命江浙行省右丞董士選發
所籍朱清張瑄貨財赴京師其海外未還商船至則
依例籍沒　六月己丑御史臺臣言瓜沙二州自昔
爲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

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三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實爲便從之　秋七月壬戌禁僧人以修建寺宇爲名賫諸王令旨乘傳擾民　丙寅答剌罕哈剌哈孫爲中書右丞相知樞密院事阿忽台爲左丞相　丁丑罷江南白雲宗攝所其田令依例輸租　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剌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愼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平江等十五路霖雨害

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糶米三十萬石恤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饑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殘虐不恤治中陳孚訴于巡撫使亟發廩民之殍者已十六七　八月辛卯夜地震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爲陰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爲之不寧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可徒爲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

陽不和天地不位爲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釋尋復謝病歸　九月戊午帝還大都　丙寅遣翰林直學士王約使高麗時高麗王昛既復位又能征東行省監制昛乃復厚斂濫刑國人羣怨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罔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爲汝家國地邪昛泣謝罪且請子謜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闕鞫之流安西　壬午復以木八剌沙爲平章政事　冬十月戊子

以江浙年穀不登減海運糧四十萬石　癸巳御史臺臣及諸道奉使言行省官久任多與所隸編民聯姻殊爲害政詔互遷之　庚戌翰林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　辛亥增蒙古國子生百員　十一月甲寅朔併海道運糧萬戶府爲海道都漕運萬戶府　辛酉木冰　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汙官吏萬八千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寃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庚戌彗出紫微垣僉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産其或賣妻子戍

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
力誠為非計乞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
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詔內外官七
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朝政多諮之
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致仕著為
令
八年春正月己未以災異故詔天下恤民隱省刑罰
　庚申雲南順元同知宣撫宋阿重生獲其叔隆濟
來獻特陞其官賜衣一襲　是月平陽地震不止已
脩民屋復壞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異如此

殆下民所致耶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二月
丙戌增置國子生二百員選宿衛大臣子孫充之
丙午帝如上都賜禿赤及塔剌以所籍朱清張瑄田
人六十頃　三月乙丑去歲彗星至是始滅凡七十
四日是月灤城濟陽等縣隕霜殺桑　夏四月丙戌
置千戶所戍定海以防歲至倭船　甲午詔諸王駙
馬進捕鷹鶻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肩進者
罪之　丁未以國子生分教于上都　五月癸未朔
日食　辛酉以所籍朱清張瑄江南財產隸中政院
壬申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

淤凡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況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
租戶役萬五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
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是月大風雨雹衛輝陽武諸
處河溢　六月癸未開河林酒禁　是月旱蝗疾疫
　秋七月辛酉罷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　八月太
原諸處雨雹隕霜殺禾杭州火　九月癸丑帝還大
都　庚申伯顏梁德珪並復為中書平章政事八都
馬辛復為中書右丞迷兒火者復為中書參政以江
浙行省平章御史杜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賕請
戍遠方道路相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

鞫之人列坐朝堂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
辛為三凶三凶不誅無以謝天下又況迷兒火者阿
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
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禍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
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
何通亦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冬十月庚
寅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　十一月增海漕米為百
七十萬石　十二月庚子復立益都淘金總管府
召程鉅夫為翰林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九年春正月壬申弛大都酒禁　二月癸未中書省

臣言近侍自内傳旨凡除授賞罰皆無文記懼有差
違乞自今傳旨者悉以文記付中書從之　乙未建
大壽萬寧寺中塑祕密佛形象醜怪皇后幸寺見之
惡焉以帕障其面而過尋敕毀之　辛未令御史臺
翰林集賢院六部各舉廉能識治體者三人行省行
臺宣慰司廉訪司各舉五人　三月丁未朔帝如上
都　是月般陽益都河間諸路隕霜凡殺桑二百四
十一萬七千餘本　夏四月乙酉大同地震有聲如
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
裂二所湧水盡黑漂出松柏朽木　壬辰始定郊祀

禮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循用國俗郊祀之事自
平金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剌哈孫等言祈天保民
之事有天子親祀者三曰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
尤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
時遣官攝行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
爲周禮冬至圓丘禮天夏至方澤禮地西漢元始間
始合祭天地歷東漢至宋千有餘年分祭合祭訖無
定議然時既不同禮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
當循三代之典祀天南郊而方澤之禮續議以聞又
按周作壇壝三成近代增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

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
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就陽位又古者器用
陶匏席用藁秸以祀天漢唐而後禮樂玉帛日益繁
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草創所能備舉宜取
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配天之儀省
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廟已有特
享郊止祭天爲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易之制
也不從　五月戊申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
道者遣使徵原任陝西儒學提舉蕭𣂏赴闕且曰或
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而遣歸命有司給以安

車　戊午改各道肅政廉訪司爲詳刑觀察使　六
月丙子朔以立皇太子告昊天上帝及太廟庚辰立
子德壽爲皇太子　秋七月辛亥築郊壇于麗正文
明門之南丙位設郊祀署令丞太祝奉禮等官　壬
戌以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三萬錠賜兄答剌
麻八剌妃弘吉剌氏妃所生二子曰懷寧王海山曰
愛育黎拔力八達　丁卯以叚真八都馬辛並爲中
書平章政事　八月丁丑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以尚
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丙戌商胡塔乞以珍寶來
獻議以鈔六十萬錠酧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尚文者

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酧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成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此乎　九月庚申帝還大都　冬十月乙未帝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臣曰省中政事聽右丞相答剌罕總裁自今用人非與議者悉罷之　辛丑復以詳刑觀察司爲廉訪司常州僧錄林起祐以官田二百八十頃冒爲已業施河西寺敕募民耕種輸其租于官　是月帝不豫中宮秉政詔遣愛育黎力八達與其母弘吉剌氏出居懷州　十一月庚子祀昊天上帝于南郊牲用馬一蒼犢一羊豕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　十二月庚寅太子德壽卒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九 起丙午至丁未凡二年

成宗四

大德十年春正月丙午濬吳松江等處漕河　戊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隸民戶或罹饑寒爲其徒者坐視不卹乞於秋成之時驗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惟賑其民庶幾利害稍均不加費於官府也從之　壬戌發河南民十萬築河防　閏月甲午以徹里阿散並爲平章政事晉寧地震不止二月辛亥中書省臣言近侍傳旨以文記至省者凡一百五十餘人令臣擢用其中犯法妄進者實多宜加遴選制可之　戊辰帝如上都　三月戊寅歲星犯亢　夏四月癸亥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甲子倭商有慶等抵慶元貿易以金鎧甲爲獻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備之　五月乙酉遣高麗王謜還國時高麗王昛既卒遂遣謜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謜尋更名章　秋七月大同之渾源隕霜

殺禾　八月壬寅開城路地震先是晉寧冀寧及諸
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
死五千餘人　丁巳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
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　九月己巳熒惑犯
太微垣右執法尋犯左執法　冬十月吳江大水民
饑發米萬石賑之　十一月己巳帝還大都　十二
月帝以疾不愈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　愛育黎拔
力八達至懷州所過郡縣供帳華侈悉令撤去嚴飭
扈從毋擾于民民皆感悅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朔帝大漸免朝賀癸酉崩于玉

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年四十三乙亥葬起輦谷從諸
帝陵　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
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
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
在故也　卜魯罕皇后以己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
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海山立必報
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左丞相阿忽台
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
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
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集廷臣議之太

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嗣皇帝名今
將何書御史中丞何瑋亦謂不可阿忽台變色曰制
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瑋曰死畏不義爾
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
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衆
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
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
懷州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傅李[illegible]
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illegible]
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

達乃奉其母行先遣孟趣哈剌哈孫覘之適后使問
疾哈剌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
竟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
不早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當以卜決之孟召卜
者謂曰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吉及入筮果吉孟曰
筮不違人是爲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喜振袖而起
衆翼之登騎諸臣皆步從庚寅至衛輝經比干墓顧
左右曰紂內荒于色毒痛四海比干諫紂剖其心遂
失天下令祀比干墓爲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雪田
叟有以盂粥進者近侍卻不受愛育黎拔力八達曰

漢光武嘗爲寇兵所迫食豆粥大丈夫不備嘗艱險
罔知稼穡以致驕惰命取食之賜曳綾一疋慰遣之
二月辛亥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與母弘吉剌氏
入內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黎拔力
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僞賀其生辰因以舉事
哈剌哈孫許之夜遣人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懷寧
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拔
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詰諸王禿剌定計囊加
歹力贊之乃先二日三月丙寅率衛士入內稱懷寧
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

鞫問辭服械送上都收阿忽台八都馬辛賽典赤伯
顏等誅之諸王闊闊出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
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曰王
何爲出此言也彼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
豈欲作威福以覬望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
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
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叅知政事孟損益庶務裁
抑僥倖羣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
用今鑾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任固辭弗
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夏五月乙丑懷寧王海山至

上都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勳戚合
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
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剌妃惑於日者
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
里脫脫曰我捍邊陲十年又倫次居長星命之言茫
昧難信設我即位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
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乖祖
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他日或治其
罪故爲是奸謀爾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
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按灰由中道狀兀兒由東道各

以勁卒一萬從而邐迤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
山言妃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
慮乃我深愛今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
速來何爲汝所致言殆有讒間汝歸爲我彌縫之而
趣其來先是妃以懷寧王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
迎之備道安西謀變始末及大弟監國與諸王羣臣
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輿中望見
之趣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懷寧王大感悟至是至
上都即以阿沙不花爲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
黎拔力八達即待其母來會于上都廢皇后伯岳吾

氏屑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
兒　甲申懷寧王即位詔曰昔我太祖皇帝以武功
定天下世祖皇帝以文德洽海內列聖相承丕衍無
疆之祚朕自先朝肅將天威撫軍朔方殆將十年親
御甲胄力戰却敵者屢矣方諸藩內附邊事以寧遽
聞宮車晏駕廼有宗室諸王貴戚元勳相與定策於
和林咸以朕爲世祖曾孫之嫡裕宗正派之傳以功
以賢宜膺大寶朕謙讓未遑至於再三還至上都宗
親大臣復請於朕間者姦臣乘隙謀爲不軌賴祖宗
之靈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稟命太后恭行天罰內

難既平神器不可乆虛宗祧不可乏祀合辭勸進誠
意益堅朕勉狥輿情於五月二十一日即皇帝位任
大守重若涉淵冰屬嗣服之云初其與民更始可大
赦天下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剌氏爲皇太
后加哈剌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
塔剌海爲左丞相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
章政事　六月癸巳朔立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皇
太子受金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
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
譯之皇太子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

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　以牀兀兒不蘭奚並爲
平章政事　秋七月癸亥朔封禿剌爲越王左遷右
丞相哈剌哈孫爲和林左丞相以月赤察兒爲和林
右丞相進爵淇陽王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
勇力人莫能近禿剌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剌哈
孫力爭以爲舊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疏
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之制帝不聽禿剌因譖
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亦嘗署其牘由是罷
爲和林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軍國重事哈剌哈
孫至鎮斬爲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貸降民奏出鈔

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爲食命諸部置
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
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溉田數
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
萬北邊大治　己巳置宮師府設太子太師少師太
傅少傅太保少保賓客左右諭德贊善庶子洗馬率
更令丞司經令丞中允文學通事舍人校書正字等
官　丁丑以塔剌海爲右丞相塔思不花爲左丞相
塔失海牙教化法忽魯丁別不花並平章政事　辛
巳制加孔子號曰大成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

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以都指揮使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等並為平章政事謀沙以角觝屢勝遙授平章政事沙的等授平章仍領玉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以玉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榮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職名官高者宜

遵舊制降之　八月甲午中書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廉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皆當執勿與未幾省臣復言比有應入常調者或未入仕及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如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奏聞從之　辛亥中書右丞孛羅帖木兒以國字譯

經進詔曰此孔子之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戊午以塔海為平章政事　九月甲子帝至自上都　壬申上皇考及大行皇帝尊謚皇考廟號順宗大行皇帝廟號成宗又尊太母元妃弘吉剌氏為皇后祔成廟　庚子中書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中書令事後桑哥選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書於舊省乞徙中書令位請皇太子入省一蒞之制可　乙巳禁方士日者毋游諸王駙馬之門　丙辰中書省奏常歲海漕糧百四十五萬石今

江浙歲儉不能如數請仍舊例湖廣江西各輸五十萬石並由海道達京師從之　十一月乙亥皇太子言近蒙恩以安西吉州平江為分地租稅悉以賜臣臣恐宗親昆弟引例自五戶絲外餘請輸之內帑其陝西運司歲辦鹽十萬引向給安西王以此錢斟酌與臣惟陛下裁之帝曰太子所思甚善歲以十萬錠給之不足則再賜　戊寅皇太子受玉冊領中書省樞密院　十二月壬辰朔中書省臣言舊制金虎符及金銀符典瑞院掌之給則由中書事已則復歸典瑞院今出入多不由中書下至商人結托近侍奏請

以致泛濫出而無歸臣等請罷之自後除官及奉使應給者非由中書省勿給從之　山東饑遣禮部尚書吳鼎往賑之時議發米四萬石以鈔折之鼎曰民得鈔將何從易米請即以米行　庚申詔改大德十二年爲至大元年　徵處士蕭𣂏爲太子右諭德𣂏字惟斗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不求進博極羣書及門受業者甚衆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爲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

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同時有韓擇字從善侯均字伯仁同恕字寬甫恕弟子第五居仁字士安皆奉元人以學行名振關中學者宗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 起戊申至己酉凡二年

武宗一

至大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贓官吏罪止徵贓罷職　甲子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初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蘖是耽妃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

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有是命　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民饑四十六萬戸死者甚衆詔戸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戊子皇太子請以阿沙不花復入中書脫脫復

入御史臺　己酉中書省臣言阿失鐵木兒請詣河西地采玉役人千餘需馬四十餘匹臣等以爲不急之務勞民乞罷之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囚即行决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畧明立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江浙行省海賊出沒殺虜軍民其已獲者例合結案待報會官審[illegible]無冤棄之於市自首者原罪給粟能禽其黨者加賞[illegible]曰弭盜安民事爲至重宜即議行之　西番僧在上[illegible]者強市民薪民訴于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髮捽諸地捶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合兒八剌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二月壬寅從皇太子請改詹事院使爲詹事副詹事爲少詹事院判爲丞　三月丁卯建興聖宮爲皇太后所居　復立白雲宗攝所　戊寅帝如上都封中書右丞阿沙不花爲康國公　以甘肅行省右丞脫脫木兒爲平章政事

乙卯命翰林國史院纂脩順宗成宗實錄　夏四月辛亥樞密院臣言諸王各用其印符乘驛使臣旁午驛戶困乏宜準舊制量其馬數降以璽書奏可　丙辰高麗王王璋言陛下令臣還國復設官行征東行省事高麗歲數不登百姓乏食又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不勝其困且非世祖舊制帝曰先請立者以卿言今請罷者亦以卿言其準世祖舊制速遣使往罷之　五月丁卯御史臺臣言成宗朝建國子監迄今未成皇太子請畢其功制可　六月丁酉隴西雲南地大震　戊戌加官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爲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官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己酉減太常禮儀院官二十七員爲八員　秋七月庚申流星起自勾陳南行圓若車輪微有銳經貫索滅　皇太子諭詹事曲出曰汝舊事吾其與同僚協議務遵法度凡世祖所未嘗行及典故所無者慎勿行　[illegible]皇子皇

子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中書省臣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爲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六百餘人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人方闕食若從所請爲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於漷州初改鷹坊爲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脫脫等爲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漷澤中　以答思不花爲右丞相乞台普濟爲左丞相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

諸王公主駙馬毋沮撓之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己酉大同隕霜殺禾揚州淮安蝗　九月丙辰以諸路水旱蝗江淮民採草根樹皮爲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詔凡遣使賑貸之處差稅並蠲除之諸部人馬之入都城者減十之五　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間鞏昌地震歸德暴風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籍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振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害及百姓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事有由來非爾等所致也但當[illegible]所行爾　壬戌太尉脫脫奏泉州大商進異木沉[illegible]請官[illegible]者敕江浙行省驛致之　乙亥帝還大都弛諸路酒禁　冬十月癸巳蒲縣陵縣地震　癸卯以西番僧教化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歸一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弊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

況百司之事每於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朕將加罪　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敕求珍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界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illegible]商使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兀寶合丁等進獅豹羆熊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己巳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脫爲左丞相　中書省臣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

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
農務者往與行省宣慰司親覆其地覈其可興者興
可廢者廢各具籍以聞詔從之　閏月甲寅太傅哈
剌哈孫卒哈剌哈孫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
國書重儒術世祖録勲臣後命掌宿衛號答剌罕自
是人稱為答剌罕而不名拜大宗正用法平允至元
二十三年出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時江湖間多盜
哈剌哈孫至則發卒悉擒誅之水陸之途始皆無梗
成宗之世由江浙左丞相入為中書左丞相既拜命
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為務大德七年進右丞

相言治道必先守令乃精遴選定官吏贓罪十二章
成宗歲幸上都必留守京師成宗弗豫制出中宮羣
邪黨附而獨以身匡之天下晏然至是卒謚忠獻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　以赤因帖木兒為平章
政事　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
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欵徹
及處諸部來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
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
等果欲奔欵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
敬儼為兩淮轉運使時儼為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

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
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黜貪理滯課復增羨至二
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筴欲以所增羨為歲入
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病民以為已不可遂
止　召吳澄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學者興
起久之漸失其舊澄至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
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
誘之

二年春正月庚寅越王禿剌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去
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禿剌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

是啣之及寓萬歲山禿剌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
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鞫之
辭服遂誅之　乙未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享之
始　丙申詔天下弛山澤之禁恤流移毋令見戶包
納差稅　乙巳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
中書徑令翰林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
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
事請悉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丙
午定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春秋二丁釋奠用太牢
二月甲戌弛中都酒禁　三月己丑以梁王在雲南

有風疾命諸王老的代鎮雲南　庚寅帝如上都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爲令從之　辛卯罷杭州白雲宗攝所立湖廣頭陀禪錄司　甲辰中書省臣言國家歲賦有常頃以歲儉所入曾不及半而去歲所支鈔至千萬錠糧三百萬石陛下嘗命汰其求芻粟者而宣徽院孛可孫實不能行視去歲又多三十萬石請用知錢穀者二三員於宣徽院佐而理之又中書省斷事官大德十年四十二員今皇太子位增二員諸王闊闊出剌馬甘禿剌亦各

增一員非舊制臣等以爲皇太子位所增宜存諸王者宜罷並從之　乙巳中書省臣言中書爲百司之首宜先汰冗員帝曰百司所汰卿等定議省臣去留朕自思之　夏四月山東河間汴梁揚滁等處蝗　壬午詔中都創皇城角樓中書省臣言今農事方殷蝗蝝徧野百姓艱食乞罷其役帝曰皇城若無角樓何以壯觀先畢其工餘者緩之　五月丁酉以陰陽家言自今聖誕不宜興土工敕權停新寺工役　六月癸亥選官督捕蝗從皇太子言禁諸賜田者馳驛征租擾民　乙亥中書省臣言宣政院奏免僧道田

租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奏免非制詔依舊制徵之　秋七月癸未河決歸德己亥河決汴梁之封丘　八月癸酉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保八爲右丞忙哥鐵木兒爲左丞王羆參知政事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爲之若

並命中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是此三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省臣所爲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臣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爲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保八爲右丞王羆爲參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事遽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

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敕仍改各行中書省
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
罪之　己未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
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
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
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
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
驚疑主上聞之柰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
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
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

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
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
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
然其言　丁丑永平路隕霜殺禾　是月真定保定
河間順德廣平彰德大名衛輝懷孟汴梁等處蝗
九月庚辰朔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
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
一錢隨路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
間絲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
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

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金銀私
相買賣及海舶興販金銀銅錢絲綿布帛下海者並
禁之　癸未尚書省臣言古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
方今地大民衆事益繁冗若使省臣總挈綱領庶官
各盡厥職其事豈有不治頃歲省務壅塞朝夕惟署
押文案事皆廢弛天裁民困職此之由自今以始省
部一切皆令從宜處置大事或須上請得旨即行用
成至治上順天道下安民心又言國家地廣民衆古
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
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

一編為定制並從之以大都城南建佛寺立行工部
領行工部事三人行工部尚書二人仍令尚書左丞
相脫虎脫兼領之　丙戌帝還大都　癸巳以薪價
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采
己亥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
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
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
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
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
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

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至元二十四年凡宣敕亦以尚書省掌之今臣等議乞從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從之　冬十月庚戌朔以皇太子兼尚書令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丙辰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商稅

餘皆無與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歲收糧五萬石以上者令石輸二升於官仍質一子為軍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庚辰朔增吏部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員令考功以行黜陟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算只兒威徃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乙酉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冬至祀天南郊請以太祖配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配制可　丁亥以阿散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十二月乙卯帝親饗太廟　壬戌詔封贈內外百官三品以上者許請謚凡請謚者許其家具本官平日勳勞政績德業藝能經由所在官司保勘與本家所供相同轉申吏部考覆呈都省都省準擬令太常禮儀院驗事蹟定謚若勳戚大臣奉旨賜謚者不在此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一 起庚戌至辛亥凡二年

武宗二

至大三年春正月辛卯立皇后弘吉剌氏　丙申立資國院泉貨監命以歷代銅錢與至大錢相參行用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初孟旣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毋子兄弟之懽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恐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二月己巳寧王闊闊出與禿剌子阿剌納失里謀爲不軌事覺下闊闊出獄寘阿剌納失里於漠北䜌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闊闊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辯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壬申以樂實爲尚書左丞相　三月庚寅賜諸王察八兒幣帛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爲幣帛

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須賞旣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所愧　壬辰帝如上都　夏四月丙子增國子生爲三百員　五月合肥舒城歷陽蒙城霍丘懷寧等縣蝗　六月丁未朔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奴總百司庶務並從尚書省奏行　壬申以西北諸王察八兒等來朝賜脫虎脫三寶奴珠衣封三寶奴爲楚國公以常州路爲分地　是月襄陽峽川路荊門州大水山崩壞官民廨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威州洺水肥鄉雞澤等縣旱　秋七月己亥禁權要商販挾聖旨懿旨令旨阻礙會通河民船者　八月甲寅白虹貫日是月河南等路蝗　九月丙戌帝還大都　壬辰皇太子言司徒劉夔乘驛省親江南大擾平民二年不歸詔罷之　壬寅敕諸司官濫設者毋給月俸　冬十月丁巳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偫雖廣亦不能給宜加裁減帝日比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三寶奴言省部官不肯勤恪署事敕自今晨集暮退苟或怠廢不必以聞便宜罪之其到任者或二再月辭以病者

杖罷不叙又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叅議府左右司
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則抱饑而還稽誤公
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
以爲食制可　壬申江浙省臣言曩者朱清張瑄海
漕米歲四五十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顧直均平
比歲賦歛横出漕戶困乏逃亡者有之今歲運三百
萬漕舟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等處和顧百姓騷動
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合謀但的澉
浦楊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乞以爲海道運糧都
漕萬戶府官各以己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

官例承襲寛恤漕戶增給顧直庶有成効尚書省以
聞請以馬合謀但的爲遥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
都元帥領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
毎所設達魯花赤一千戶三副千戶二百戶四制可
詔諭大司農勸課農桑　十一月辛巳加脫虎脫
爲太師錄軍國重事封義國公　戊子以朱清子虎
張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
丙申始以太祖配享南郊先是三寶奴言奉詔舉
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
祀天圜丘尊太祖皇帝配享來歲夏至祀方丘尊世

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之　己亥尚
書省以武衛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與兄鄭榮祖段
叔仁等十七人圖爲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
中外寃之　十二月戊申冀寧路地震城中都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　庚
辰帝崩于玉德殿在位五年年三十一壬午葬起輦
谷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爲故其封爵太
濫錫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皇
太子罷尚書省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羆等皆
伏誅初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

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朶兒只諫曰爲政而
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旣而
御史言脫虎脫等旣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
若孛羅忙哥鐵木兒闊里吉思烏馬兒等奸貪害政
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遂
流忙哥等于海南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百
司庶務復歸中書　壬子罷城中都皇太子以司徒
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
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召先朝諳知政務
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

天挺董士珍蕭與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
鉅夫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諫至
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
爵節財用興學校也　以令舉切時弊　乙未禁百官
役軍人營造及守護私第　丁酉以鐵木迭兒爲右
丞相以完澤李孟並平章事　庚子停各處營造
二月甲子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曰學
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
業　罷康里脫脫爲江浙行省左丞相脫脫下車進
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湖湮廢

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脫脫
曰吾陛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爲便行之
可也俄有詔禁作土功脫脫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
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
庚寅皇太子即位時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
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
御大明殿即位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事
皇太后撫朕躬孝友天至由朕得託順考遺體重
以母弟之嫡加有創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踰
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
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
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
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正位宸極朕以國恤
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
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
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
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
章政事李道復等從新整治可大赦天下敢以赦前
事相告言者罪以其罪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毋隔越
中書奏事諸上書陳言者量加旌擢其僥倖獻地土

并山場窰冶及中寶之人並禁止之諸王駙馬經過
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
民帝既即位以張珪言是親解所御衣及只孫衣二
十襲金帶一賜之　丁酉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
者悉復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
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
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己
亥寧夏地震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
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
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謝就

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初
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
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
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
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
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
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夏四月丁未
以張驢為江浙平章戒之曰以汝先朝舊人故命汝
往民為邦本無民何以為國汝其上體朕心下愛斯
民　辛酉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

雖布衣亦選用　丁卯罷行至大銀鈔銅錢詔曰我
世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
私蒙利五十年于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
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
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
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
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
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至大鈔本及至大銅錢截
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楊朵兒只曰法
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
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帝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
神化之速敢以為賀帝愀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
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
踐阼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
言非所賴也孟愧謝　五月癸酉遣兵擊八百媳婦
陝西侍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
不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第當選重臣知治體
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丙子命翰林國史
纂修先帝實錄及累朝皇后功臣列傳俾百司悉上

事蹟　六月乙巳命侍臣咨訪內外才堪佐國者悉
以名聞　甲子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武宗　己巳
帝覽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
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秋七月己亥詔
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傳旨中書自今敢有犯
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敕臺臣選更事
老成者為監察御史　是月大寧等路隕霜　閏月
甲辰帝將還大都太后以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駞人
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敕禁止之賜李孟爵秦國
公孟感帝知遇以國事為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

對上風俗大侈僭擬無章勿勸帝言人君之柄在
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為治帝在懷州深
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
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
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
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
曰道復而不名　己未詔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
學如不忽木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
子生額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
次補伴讀著為定式　丁卯完澤李孟等言方今進

用儒者老成日已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
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
激勸帝曰卿言是也詔自今勿限資格果才而賢雖
白身亦任用之　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者毋行醫
藥　八月己巳朔裁定京朝諸司員數並依至元三十
年舊額　九月己亥安南國王陳益稷入見言自世
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遙授湖廣
平章仍與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
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
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勛爵授田如故　壬子

詔改明年元為皇慶　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
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誕告天下凡非宣索
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止之　冬十月壬辰
詔收至大銀鈔　十一月辛丑罷營繕初帝諭太府
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繒之微
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鈔六百餘萬
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
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今帑藏
見貯止十一萬餘安能周給不急浮費宜悉停罷帝
納其言遂詔罷之　己未復以阿散為平章政事

十二月乙未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
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
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
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
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
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
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遣禮部尚書乃馬台等
齎詔往諭安南頒皇慶元年曆日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二 起壬子至乙卯凡四年

仁宗一

皇慶元年春正月庚子帝諭御史大夫塔思不花曰凡大臣不法卿等劾奏毋避朕自裁之　壬戌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　二月丁卯朔徙大都路學所置周宣王石鼓于

國子監　以吳澄爲司業澄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疾作不果行　己卯八百媳婦來

獻馴象二　三月丁酉朔罷諸王大臣私第營繕　夏四月癸酉帝如上都　五月丙申朔以阿散爲左丞相張驢爲平章政事　六月乙丑朔日食丁卯天雨毛己巳太陰犯天關　敕李孟博選中外學行之士任職翰林　丁亥敕罷封贈誥左右守法度勤職業勿僥倖乞加官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故有是敕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昔

人有言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俟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僥倖長奸之弊　秋七月丙午陞大司農司秩從一品帝諭司農曰農桑衣食之本汝等舉諳知農事故用之　八月己卯以吏部

尚書許師敬爲中書參知政事　庚辰帝還大都
九月丁酉增江浙海漕糧二十萬石　冬十月癸未
以察罕爲中書平章政事丁亥翰林學士承旨程鉅
夫王連赤不花等進順宗成宗武宗實錄　辛卯赦
天下賜李孟潞州田二十頃　十一月丙午諭六部
官毋踰越中書奏事　以張思明爲兩浙鹽運使歲
課羨羸僚屬請上增數思明曰羸縮不常萬一以增
爲額是我爲一己之榮遺百世之害不可　十二月
癸亥李孟罷以張珪爲中書平章政事珪淮陽王張
弘範之子前官武階至是換文階帝欲以伶人曹咬

住爲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爲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
止之　丁亥中書省臣言中書職在總挈綱維比者
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文
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程式以聞
二年春正月丁未以太府卿禿忽魯爲中書右丞相
已未罷遼陽行省儒學提舉司　二月己卯免徵
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　各寺脩佛事日用
羊九千四百四十敕遵舊制易以蔬食　辛巳詔以
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壬
午西北諸王也先不花進馬駝璞玉　帝諭左右曰

國因以寶玉獨於宮朕思此物何足爲寶唯善人乃
可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丙午
冊立皇后弘吉剌氏　丁未彗出東井禿忽魯言臣
等職專燮理去秋至春亢旱民飢艱食而又隕霜雨
沙天象示警皆由臣等不能宣上恩澤致茲災異乞
出臣等以答天譴帝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帝問弭
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陳桑林六事帝嘉勞之於
是詔鉅夫偕李孟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建言經
學當主程頤朱熹傳注文章宜革唐宋宿弊命鉅夫
草詔行之　三月以病乞歸不允請益堅特授光祿大

夫命廷臣餞於齊化門外　召郝天挺爲御史中
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
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
然不唯失前禽仍或有傷鷹之患矣帝嘉其言　丙
辰帝以亢旱既久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甘
雨大注　夏四月乙亥帝如上都　甲申詔遴選賢
士纂脩國史　乙酉御史臺言富人資緣特旨濫授
官爵微政宜徵用人半多罪廢之流內侍託爲貧乏
互奏恩賞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
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士

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制
曰可　五月辛丑以兀伯都剌爲中書平章政事召
張思明爲戶部尚書　六月己未朔京師地大震
癸亥禿忽魯等以災異乞賜放黜不允　丙寅京師
地再震　己卯河東廉訪使趙簡請選方正博洽之
士任翰林其本無學術冒濫清銜者汰黜庶講明治
道以廣聖聽從之　甲申建崇文閣于國子監詔以
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
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廷　河決陳亳睢三州開封
陳留等縣没民田廬　秋七月己丑朔歲星犯東井

辛卯太白晝見　癸巳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
甲午罷榷茶批驗所并茶由局官　八月戊午朔
太白晝見　丁卯帝還大都庚午以侍御史薛居敬
爲中書參知政事　九月癸巳以完澤知樞密院事
戊申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塚　陝西
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
踈放罪囚以爲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貰緣
以免實紊典常必欲脩政以荅天譴豈無有先於此
者哉　冬十月己卯復敕中書省臣議行科舉初世
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爲

言乃命定其條制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與
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
中選者加一等注授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
治平可力致集賢脩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
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
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
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
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
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
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

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
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脩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
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
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
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
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
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
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
知根柢者矣　甲辰詔天下以明年八月天下郡縣
興其賢者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

者親試于廷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　十二月丙子定百官致仕資格　京師以久旱民多疾疫帝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延祐元年春正月丁亥授中書右丞劉正平章政事　庚子敕各省平章爲首者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丁未詔改元延祐　庚戌中書省臣禿魯忽等以災變乞罷不允　二月甲戌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叅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

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遂拜世延叅知政事　壬午以合散爲中書右丞相與平章李孟監脩國史以揭傒斯爲國史編脩官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耳　三月己亥白暈亘天連環貫日　戊申帝如上都　己酉敕奸民宮其子爲閹宦謀避徭役者罪之　癸丑晉寧民侯喜兒兄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　閏月辛酉遣人視大都至上都驛之地有侵民田者計畝給直

汴梁中牟隴州開州等處隕霜殺桑果禾苗　夏四月甲申朔大寧路地震有聲如雷　己酉敕郡縣官勤職者加賜幣帛　立回回國子監　帝以資治通鑑載前代興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及李孟擇其切要者譯寫以進　五月丁卯賜李孟孝感縣地二十八頃　敕嶺北行省瘞陣沒遺骸　丁丑徙滄州路于長蘆鎮　戊寅京兆爲故儒臣許衡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　六月戊子敕內侍今後止授中官勿畀文階　置雲南行省儒學提舉司　秋七月庚午詔開下番市舶之禁　八月戊子帝還大都

丁未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地震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餘人　九月己巳合散自言其非世勳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木迭兒自代遂拜鐵木迭兒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合散爲左丞相　冬十月乙未敕吏人轉官止從七品在選者降等注授　敕下番商販須江浙省給牒以往歸則征稅如制私往者沒其物　庚戌監察御史言乞命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應軍官襲職者試武事而後任之制曰可　十一月癸酉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　十二月辛卯禁諸王駙馬權勢之人增

價騰踊　壬辰詔定官民車服之制帝以市民靡麗
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民車服等第惟蒙古及
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己亥敕中
書省定議孔子五十三代孫當襲封衍聖公者以名
聞　庚子遣官浚揚州淮安等處運河　復以李孟
為中書平章政事　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初履
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
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
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
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

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
江浙江西河南民田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
其間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
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
緣為姦於是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弊反有
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
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況江南之平幾四十
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
加之有司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
非國之福帝命並遵舊制

二年春正月庚午立行用庫於江陰州敕以江南行
臺贓罰鈔賑恤饑民　乙亥詔遣宣撫使巡行天下
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二月己卯朔會試
進士癸巳太白經天丙午太白經天　三月乙卯廷
試進士賜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
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七品第
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是科得張起巖又得黃溍歐
陽玄許有壬　丙辰太陰色赤如赭　庚午帝率諸
王百官奉玉冊玉寶加上皇太后尊號　詔天下蠲

逋欠稅課　丁丑以中書平章張驢為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時驢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中丞
楊朶兒只劾之故調外朶兒正色立朝帝為改容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辛巳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辛丑賜會試下第舉人七十以上從七品流官致仕
六十以上府州教授餘並授山長學正後勿援例
命李孟等類集累朝條格俟成書聞奏　乙巳帝如
上都　五月乙丑秦州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雷雹
北山南移至夕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
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

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實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甲戌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是月江西湖廣饑　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是夜太陰犯平道戊戌河決鄭州辛丑以濟寧益都亢旱汰省宿衛士芻粟　秋七月畿内大雨水　贛州民蔡五九兵起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爲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𣈑匝馬丁在江西酷虐尤甚新豐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虛張頃畝流毒居民怨入骨髓故贛民蔡五九等遂率衆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稱王建號詔遣張驢討之

八月己丑帝還大都　壬寅詔浙江行省印農桑輯要萬部頒降有司遵守勸課　以趙世延爲御史中丞時世延自叅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爲鐵木迭兒所忌用太后旨出爲雲南右丞陛辭帝令仍爲中丞　九月壬戌蔡五九衆潰伏誅餘黨悉平敕郵軍士討捕功并官其死事者子孫　冬十月丙子朔客星見太微垣　庚辰以郭貫爲中書叅知政事貫初爲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廉訪使滅里吉歹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浙西廉訪使至是叅知政事

十一月丙午客星變爲彗犯紫微垣歷軫至壁十五宿辛未以星變赦天下時合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庶上下交脩天變可弭也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甲戌立武宗子和世㻋爲周王出鎮雲南初武宗既立帝爲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㻋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已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異日能

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請立皇子碩德八剌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譖和世㻋於兩宮遂封爲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驢在江浙復以括田追民有至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　十二月庚寅增置平江路行用庫　癸巳旌表汀州寧化民賴祿孫孝行蔡五九之亂也祿孫負其毋挈

其妻隨衆入南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勿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咽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三 起丙辰至庚申凡五年

仁宗二

延祐三年春正月丙午改直沽爲海津鎮　二月丁丑調海口屯儲漢軍千人隷臨清運糧萬戶府以供轉漕　三月甲寅敕蕭拜住及陝西四川省臣各一員護送周王和世球之雲南置周王常侍府　癸亥帝如上都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爲太師至是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壬申禁方春畋獵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爲然遂減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從劉秉忠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成宗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至是卒年八十二
夏四月癸酉河南流民羣聚渡江所過擾害命行臺

廉訪司以見貯贓鈔賑之　壬午敕衛輝昌平守臣脩殷比干唐狄仁傑祠歲時致祭　五月庚申以伯鐵木兒蕭拜住並爲平章政事　庚午置甘肅儒學提舉司　六月乙亥制封孟子父激爲邾國公母仉氏爲邾國宣獻夫人　丁丑敕凡鞫囚非強盜毋加酷刑　己卯詔諭百司各勤其職毋隳廢大政

秋七月辛酉賜普慶寺田百七十頃　丙寅復以燕鐵木兒知樞密院事　八月己卯帝還大都　九月庚戌改縉山縣爲龍慶州帝生是縣特命改焉

己未冀寧晉寧路地震　冬十月辛未以高昉爲中

書參知政事　以趙孟頫爲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又嘗稱子昂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絕倫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間之者謂國史不宜令孟頫預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復厚賜之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　壬

午河南路地震　十一月周王和世㻋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尚家奴及武宗舊臣釐日沙不丁哈八兒禿等皆來會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左右讒搆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不然事變叵測遂與數騎馳去先是阿思罕爲太師鐵木兒奪其位出之爲陝西行省丞相及教化等至即與平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襲殺阿思罕教化于河中和世㻋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

阿台等聞和世㻋至咸率衆來附和世㻋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斡羅斡察山春則命從者耕于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　十二月丁亥立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仍兼中書令樞密使拜張思明爲中書參知政事時浮屠妙總統有寵敕中書官其第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召見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故寧違旨獲戾不忍隳祖宗成憲使四方得窺陛下淺深也帝心然其言而業已許之曰卿可姑與之後勿爲例乃爲萬億庫提舉不與散官

四年春正月庚子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宜加賑恤朕默思之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唯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閏月丙戌以立皇太子詔天下給鰥寡孤獨鈔減免各路租稅有差　二月甲辰詔郡縣各社復置義倉　乙丑陞蒙古國子監秩正三品　三月辛卯帝如上都　夏四月不雨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

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劉賡等譯大學衍義以進帝覽之謂羣臣曰大學衍義議論甚嘉其令翰林學士譯以國語　五月壬午以赤因鐵木兒阿卜海牙並為中書平章政事　六月戊申鐵木迭兒罷以合散為右丞相鐵木迭兒之再入相恃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朶兒只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朶兒只廉得鐵木迭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

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迭兒懼逃匿太后宮朶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朶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朶兒只為集賢學士　己酉以兀伯都剌復為中書平章政事　秋七月乙亥李孟罷以王毅為中書平章政事　己丑成紀縣山崩土石潰徙壞田稼廬舍壓死居民　以張思明為工部尚書思明先為

中書參政近臣疾其持法峭直日搆讒間故出為工部尚書帝問左右曰張士瞻居工部得無怏怏乎對曰勤政如初帝嘉歎之命授宣政院副使　帝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八月丙申帝還大都帝在御已久猶居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祖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當加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

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覬覦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庚申合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　九月丙寅合散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

勳臣合散西域人不厭人望遂懇辭制以宣徽使伯答沙爲右丞相合散仍左丞相　壬辰嶺北地震三日　冬十月己酉監察御史言官吏丁憂起復人情驚惑請禁止以絕僥倖制可之　十一月壬辰諭諸宿衞入直各居其次大臣許從二人他官一人門者譏其出入　十二月己酉盧溝橋澤畔店瑠璃河並置巡檢司

五年春正月甲戌懿州地震　丁亥會試進士　湖廣平章買住加魯國公大司農　二月癸巳朔日食和寧路地震泰州泰安縣山崩　辛亥敕杭州守臣春秋祭淮安忠武王伯顏祠　戊午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密共五萬斤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貝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三月戊午御試進士及第出身五十人有差　癸未給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　夏四月甲寅以千奴史弼並爲中書平章政事　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詰之曰朕任卿未專邪曰非曰

近臣有撓政者邪曰無有也然則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任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哈散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即日復拜思明中書參知政事　戊午帝如上都　五月壬申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冒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于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近聞命禮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勳業昭著者存留一二餘並革去從之　己卯德慶路[illegible]山崩　六月乙巳衛者趙子玉等伏誅[illegible]高麗千王言於

王府司馬曹貺不台等曰阿木哥名應圖讖於是潛謀備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至大都俟時而發行次利澤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秋七月壬申御史中丞趙簡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選耆儒敷陳道義令李銓侍東宮說書未諳經史請別求碩學分進講讀實宗社無疆之福制從之　戊子鞏昌路寧遠山崩加封楚三閭大夫屈原爲忠節清烈公　八月戊子帝還大都　九月癸亥大司農買住等進司農丞苗好謙所撰栽桑圖說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此圖甚善命刊印千帙散之民間丁卯以亦

列赤爲中書平章政事　己卯以江浙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　癸丑雩都民以有司徵括田新租聚衆作亂敕免徵　十一月丙子集賢大學士曲出言唐陸淳著春秋纂例辯疑微旨三書有益後學請鋟梓以廣其傳從之　癸未敕增江西茶運司茶課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增課之法歲以二十五萬錠爲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掊取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六年春正月甲戌監察御史孛术魯翀等言皇太子位正東宮既立詹事院以總家政宜擇年德老成道義崇重者爲師保賓贊俾盡心輔導以廣緝熙之學制可之　戊寅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位爲安邪朕惟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疆宇兢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　二月丁亥朔日食

乙巳敕諸司不由中書奏官輒署事者悉罷之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封儀同三司　三月辛酉以禿禿合爲御史大夫諭之曰御史大夫職任至重以卿勳舊之裔故特授汝當思乃祖乃父忠勤王室仍以古名臣爲法否則將墜汝家聲負朕委任之意矣　夏四月壬辰中書省臣言雲南土官病故子姪兄弟襲之無則妻承夫職遠方蠻夷頑獷難制必任土人可以集事今或闕員宜從本俗權職以行從之　庚子帝如上都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賁緣起爲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論

其不法數十事并内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
四十餘人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五月辛酉太陰犯
靈臺丁卯太陰犯房丙子太陰犯壘壁陣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
諸路大水　秋七月丙辰來安路總管岑世興叛據
唐興州賜璽書招諭之　丁卯詔諭江西官吏豪民
毋沮撓茶課　甲戌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
寺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帝聞之怒敕按問全寧
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　是月帝憶張珪
生日賜上尊御衣　八月庚子帝還大都　是月伏

羌縣山崩　閏月甲子浚會通河　癸酉敕諸司有
受命不之官及避繁劇託故去職者奪其宣敕　九
月癸巳以作佛事釋大辟四七人流以下四六人
戊戌增海漕十萬石　癸卯御史臺臣言比者官以
倖求罪以賂免乞凡内外官非勳舊有資望者不許
驟陞諸犯贓罪已款伏及當鞫而幸免者悉付元問
官以竟其罪其貪污受刑奪職不敘者夤緣近侍出
入内庭覬倖名爵宜斥逐之帝皆納其言　冬十月
乙卯中書省臣言白雲宗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
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名爵已奉旨追

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覈問帝
曰朕知沈明仁姦惡其嚴鞫之　戊午授皇太子玉
冊　十一月庚子帝諭臺臣曰有國家者以民為本
比聞百姓疾苦銜寃者衆其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審
察以聞　趙孟頫乞致仕南歸帝遣使賜衣幣促之
還朝以疾辭不起　十二月壬戌命皇太子參決國
政帝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
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
年羣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
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

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
帝乃止　追封宋儒周惇頤為道國公以虞集為翰
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帝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
唯虞伯生未顯擢耳集尋以憂歸　癸酉夜風雪甚寒
帝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
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邪敕上都冬夏設食
于路以食饑者
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帝齋居損膳輟朝賀　辛
卯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
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已辭伏乃遣其徒沈

崇勝潜赴京師行賕求援請逮赴江浙并治其罪從之　丁亥帝不豫辛丑帝崩年三十六在位十年癸卯葬起輦谷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田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伯答沙罷　甲辰太后以其倖臣鐵木迭兒為右丞相　二月壬午以黑驢為中書平章政事　甲子鐵木迭兒請捕逮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赴京　中書叅議乞失監坐鬻官刑部以

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猶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　丙寅以趙世榮為中書平章政事　丁卯詔籍江南冒為白雲僧者為民沈明仁以不法坐罪　丁丑鐵木迭兒以李孟初不附己譖搆于上奪其所受秦國公封爵及前後制命仍仆其先墓碑　戊寅鐵木迭兒以前中書平章蕭拜住及御史中丞朶兒只嘗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烈門御史大夫禿禿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朶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罪朶兒只唾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傳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並籍其家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後欲奪朶兒只妻劉氏與人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柰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徽政院使失烈門

以太后命請更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以土田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太子問曰所賜謂誰對曰左丞相阿散所得為多太子曰予常諭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船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豈輔弼之道邪遂出完者不花為湖南宣慰使　三月庚寅太子即位於大明殿詔赦天下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后

壬辰鐵木迭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敕

羣臣超授散官者朝會毋越班次　壬寅左遷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爲集賢侍講學士鐵木迭兒欲因其不就陰中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御史臺臣請降詔諭百司以肅臺綱帝曰卿等但守職盡言善則朕當服行否亦不汝罪也　甲辰詔中外毋沮議鐵木迭兒　敕能醫卜工匠任子其藝精絕者擇用之　夏四月己未命平章政事王毅等徵理在京諸倉庫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

作矣　庚申以拜住爲中書平章政事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爲宿衛長帝在東宮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太常禮儀院使擢拜中書平章　丙寅和世㻋生子名妥懽帖木爾　戊辰帝如上都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利誘朕也其還之　五月庚辰殺上都留守賀伯顏鐵木迭兒怨伯顏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爲不敬殺之籍其家　己丑中書省臣請禁擅奏除拜帝

曰然恐朕遺忘或乘間奏請濫賜名爵汝等當復以聞　左丞相阿散罷出爲嶺北行省平章政事　以拜住爲左丞相乃剌忽塔失海牙並中書平章政事　乙未羣臣上大行皇帝謚廟號仁宗國語曰普顏篤皇帝　戊戌有告黑驢禿禿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要束木妻亦烈失八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事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爲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辛丑以鐵木兒脫爲中書平章政事　壬寅監察御史請罷僧道工伶濫爵及建寺豢獸之費　丙午奪僧道

官敕　丁未以賀伯顏失烈門阿散家貲田宅賜鐵木迭兒等　六月丁巳以康里脫脫爲御史大夫　辛酉詔免僧人雜役　秋七月丙申乃剌忽罷　己亥太陰犯昴　庚子以廉詢爲中書平章政事　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爲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以世延劾其姦誣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并究省臺諸臣不允帝幸京亭從容謂近侍曰頃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于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

納左右咸稱萬歲　冬十月戊午帝還大都詔太常院臣曰朕將以四時躬祀太室宜與羣臣集議其禮此追遠報本之道毋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其悉遵典禮　庚申敕譯佛書　十一月丙子朔帝御齋宮丁丑恭謝太廟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欷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爲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旦復見至有感泣者　甲申敕翰林國史院纂脩仁宗實錄　丁酉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帝以科舉之外恐有遺賢詔

曰比歲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跡丘園無從可致各處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不求聞達者所在官司具姓名牒報本道廉訪司覆奏察聞以備錄用又屢詔求言於下使得進言於上雖指斥時政並無譴責往往采擇其言任用其人列諸庶位以圖治功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啓迪後人者亦斟酌錄用著爲常式云　十二月乙巳朔詔曰朕祇遹貽謀獲承丕緒念付託之惟重顧繼述之敢忘爰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丙子被服袞冕恭謝于太廟既大禮之告成宜普天之均慶屬茲踰歲用易紀元于以導天地之至和于以法春秋之謹始可以明年爲至治元年赦天下租賦二分開燕南山東河冶之禁聽民采取命官家屬流落遐遠者有司資給遣之其子女典鬻與人者聽還其家監察御史廉訪司歲舉可任守令者二人七品以上官有能書長策可以濟世安民者實封上之士有隱居行義明治體不求聞達者有司具狀以聞　乙卯翰林學士忽都魯兒譯進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帝曰脩身治國無踰此書　河南饑帝問其故羣臣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心乃職委任失人致陰

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丁卯鐵木迭兒拜住言比者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直進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朕前可也如細民輒訴訟者則禁之　己巳以江南浙西道廉訪使薛處敬爲中書叅知政事　辛未拜住進鹵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三千三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爲三千五百人　癸酉帝聞賀伯顏母老憫之以所籍京兆田還其家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四 起辛酉至癸亥凡三年

英宗一

至治元年春正月丙戌帝服袞冕享太廟詔羣臣曰一歲惟四祀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歲必親祀以終朕身廷臣或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行之　丁亥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鼇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

省事遂具疏因拜住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宮掖之嚴遂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搆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遂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二疋

甲辰水金火土四星聚奎　帝遣使就趙孟頫家俾書孝經賜上尊及衣二襲　二月丁巳敕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干地　三月庚辰廷試進士六十四人賜宋本及第第一人是科得李好文　辛巳帝如上都帝以察罕腦兒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　壬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二國取佛經　己丑大同路麒麟生　辛丑以鐵失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夏四月戊辰命宦者孛羅台為太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難與大祭遂罷之　五月壬午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時鐵木迭兒懷私因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

危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徙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辛酉趙弘祚等以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己巳以只兒哈郎為中書平章政事溫河溢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戶時大雨水滹沱河及巨馬河俱溢　秋七月辛巳盩厔縣僧圓明作亂遣樞密判官章台督兵捕之　丙申禁服色踰制　庚子修上都城　郃陽道士劉士先以妖術謀亂復命章台捕之　八月壬戌帝駐蹕興和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

爲重民以食穡爲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
穫何計乎寒　九月丁酉帝還大都　冬十月辛丑
朔妖僧圓明等伏誅　十一月辛巳命御史大夫鐵
失領左右阿速衞　十二月辛丑立皇后亦啓烈氏
庚戌太陰犯昴　乙丑作壽安山寺佛像置中瑞
司鎔之冶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
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二年春正月丁丑太陰犯昴　親祀太廟始陳鹵簿
賜導駕耆老幣帛　戊寅敕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
者　二月癸卯以欽察爲中書平章政事乙卯以買

閭爲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辛未禁捕天鵝違者籍
其家　丙子以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春旱秋霖免
其民租之半　丁酉帝如柳林駙馬許訥之子速怯
訴曰臣父謀叛臣毋私從人帝曰人子事親有隱無
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　夏四月戊戌朔
帝如上都　五月甲申帝如五臺山　閏月戊戌封
諸葛忠武侯爲威烈忠武顯靈仁濟王壬子作紫微
樞殿　六月癸酉申禁日者妄談天象　趙孟頫卒
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居湖州宋
亡家居力學爲程鉅夫搜訪遂仕于元楊載稱其才

爲吉書所掩人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
濟之學　秋七月甲子廬州六安縣大雨水暴至平
地深數尺是月帝次應州至渾源州　八月甲戌帝
次奉聖州戊寅命畫蠶麥圖於鹿頂殿壁曰以時觀
之可知民事　庚寅鐵木迭兒卒鐵木迭兒自復相
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
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爲乃任拜住
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疎外因稱疾不出及
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于北陽將復涖省事
入朝至內帝問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卒于

家　九月丙辰太皇太后弘吉剌氏崩初仁宗議立
太子太后見武宗長子周王和世㻋有英氣而帝稍
柔懦幼小以周王立必不利于己遂擁立帝及帝即
位太后入賀見帝有毅然之色太后退而悔曰不擬
養此兒遂鬱鬱成疾而崩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
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
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癸亥京師地
震　冬十月己丑以拜住爲右丞相鐵木迭兒死遂
不置左相獨任以政帝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
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

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未盡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時帝召張珪見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歸遣近臣設醴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尋

起珪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既復爲丞相以私怨殺平章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留守賀伯顏大小之臣不能自保會地震風烈勑廷臣集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寃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義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己亥詔天下凡差役造作先科商賈末技富實之家以優農力御史李端言近者京師地震日月薄蝕皆臣下失職所致帝自責曰是朕思慮不及致然因勑羣臣亦當脩飭以謹

天戒　戊申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世祖以來所定制度宜著爲令使吏不得爲姦治獄者有所遵守並從之是月平江路水損官民田四萬九千六百三十頃免其租　十二月丁卯復以張珪爲中書平章政事　辛卯西僧請釋囚祈福帝曰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福之有宣徽院臣言世祖時見吉剌歲輸尚食羊二千成宗時增爲三千今請增五千帝不許曰天下之民皆朕所有如有不足朕當濟之若加重賦百姓必致困窮國亦何益命遵世祖舊制　元明善

卒明善字復初大名人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晩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郵舍中爲席出橐中肴酌酒同飲乃舉酒

爲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廷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搆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隙已開矣請公再賜一巵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别眞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删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乃驩好如初集每見明經之士亦以明善之言告之

三年春正月壬寅起吳元珪王約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時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超用賢俊上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澄爲學士王約年老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時虞集居憂江南拜住不知乃言於上遣使

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乃求之吳中集方省墓使至拜命趨行　罷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义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辛酉出趙世延于獄世延拘囚再歲其弟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爲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二月丙寅翰林國史院進仁宗實錄　癸酉帝畋于柳林顧謂拜住曰近者地道失寧風雨不時豈朕纂承大寶行事有闕歟對曰地震自古有之陛下自責固宜良由臣等失職不能燮理帝曰朕在位三載於兆姓萬物豈無乖戾之事卿等宜與百官議有便民利物者朕即行之頒行大元通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　命鐵失振舉臺綱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爲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

以懲後　丁亥敕寫金字藏經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廻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爲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三月壬辰朔帝如上都　辛亥以圓明王道明之亂禁僧度牒簿錄　丙辰敕醫卜匠官居喪不得去職七十不聽致仕子孫無廕叙能紹其業量材錄用　夏四月己卯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五月戊戌太白經天庚子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七百株　壬寅詔中外開言路　戊申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鐵木迭兒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戊午奉元行宮正殿災上都利用監庫火帝諭羣臣曰世皇始建宮室于今安焉至朕而燬寔朕不能圖治之故也欽察衛兵戍邊有卒累功請賞以官帝曰名爵豈賞人之物命與鈔三千貫　六月乙酉諸王怯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　秋七月己酉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科江淮糧稅免之　冀寧與和大同三路隕霜　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産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大赦無以禳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直

犯禁幄手弑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　從葬諸帝陵帝性剛明嘗以地震避殿徹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邪拜住進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也孫鐵木兒者裕宗之孫晉王甘麻剌長子也

襲封晉王仍鎮北邊初王府內史倒剌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鐵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邸為倒剌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鐵失密遣斡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木兒失禿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告倒剌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囚斡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逆謀告變未至帝遇弑於是諸王按悌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九月癸

巳晉王遂即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剌沙為中書平章政事鐵失知樞密院事　冬十月癸亥脩佛事於大明殿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　甲子遣使至大都以即位告天地宗廟社稷誅逆賊也先鐵木兒完者鎖南禿滿等於行在所以旭邁傑為中書右丞相紐澤為御史大夫遣入京師收鐵失及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

活之邪　丙戌以兀伯都剌為中書平章政事　十一月辛丑帝至大都　十二月己未御史臺經歷朶兒只班御史撒兒塔罕兀都蠻郭也先忽都並坐黨鐵失免官江南行臺御史許有壬上章言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朶兒只蕭拜住賀伯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熙寬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而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受禍尤慘天下咸知其冤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庚申追尊考晉王甘剌麻為皇帝廟號顯宗母弘吉剌氏為皇后　庚午盗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

貴金神主時参知政事馬刺兼領大常禮儀使當遷
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祀不謹當待罪
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壬申作仁宗
主仍督有司捕盜　乙亥監察御史趙成慶等言鐵
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
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鎖南親與逆謀乂逭天憲乞
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秃秃吟速敦皆鐵失之
黨不宜寛宥遂並伏誅　癸未流諸王月魯鐵木兒
于雲南按梯不花于海南曲呂不花于奴兒干孛羅
兀魯思不花于海島並坐與鐵失等逆謀　丙戌旭
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願効死力
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奬諭令臣等議宗戚
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
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王千戶封買奴爲泰寧王
丁亥議討逆功以倒刺沙爲左丞相馬某沙紐澤鎖
秃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　詔改明年
元爲泰定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五起甲子至丁卯凡四年

泰定帝

泰定元年春正月乙未以乃蠻台爲中書平章政事
虞集至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　辛丑諸王大臣
請立太子已酉召圖帖睦爾于瓊州阿木哥于大同
二月壬申請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英宗國語稱
曰格堅皇帝　甲戌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
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平章
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
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王結等爲講官以帝範資治
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先是至治末詔
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
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
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之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
七廟廟各爲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
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
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
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　國學舊法每歲

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
以推擇德行爲務中書左司員外郎許有壬折之曰
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
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猾不能
識一丁矣議久不決　三月丁亥朔以虞集爲禮部
考試官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
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
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
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
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

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　戊戌廷試進士八
十四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丙午立八不罕氏爲皇
后子阿速吉八爲皇太子　夏四月甲子帝如上都
以講官多高年命虞集與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
　庚辰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幷詔大都守臣集
議以聞張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
極論當世得失與左右司員外郎宋文瓚詣上都奏
之其畧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
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蓋林甫國忠妬
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惡蒙蔽保祿養禍幾致亡國雖

賴郭子儀諸人竭力克復自是藩鎮縱橫而紀綱亦
不復振矣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深陰謀叢出
專政十年誅竄善類始以贓敗詔削[illegible][illegible]全其才
未幾仁宗晏駕乃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
與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爲姦誣殺蕭楊等以快
私怨敵上抑下威福已出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
失之徒名爲義子實其腹心搆成弑逆其子鎖南親
與逆謀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
給還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宜仍
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按梯

不花孛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等與鐵失逆謀其
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位冠宗室
居鎮遼東因家有變報復讐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
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盜竊主權聞者切齒今不
之罪乃復厚賜放還仍守爵土臣恐國之紀綱從此
不振況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
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以累朝待
遇之隆俱致高列不思補報專務奸欺矯制令鷹師
強收鄭國寶妻古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
婦嚙冤三年不雨以此論之即非細務宜以即烈不

花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
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
是豈時貴與中貴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
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指作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
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
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
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
年又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
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
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僧舉餘

悉減罷游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
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
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
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鐵木迭
兒專恣鐵失搆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
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
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
吏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
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
以後冗員宜悉裁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

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圈槽之制所賜勳戚及官者
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與貧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
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跡不加
以賞賜請皆著為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五月丁亥監察御史董鵬等上言平章乃蠻台宣
徽院使帖木兒不花詹事禿滿答兒黨附逆徒身虧
臣節太常守廟不謹遜王擅殺宗親不花即里矯制
亂法皆蒙宥免甚為失刑乞定其罪以銷天變不允
　己丑帝諭倒剌沙曰朕即位以來無一人能執成
法為朕言者知而不言則不忠且陷人於罪繼自今

凡有所知宜悉以聞使朕明知法度斷不敢自縱非
獨朕身天下一切政務能守法以行則衆皆又安反
是則天下罹其憂苦又曰凡事防之於小則易救之
於大則難爾其以朕言明告于衆俾知所慎　壬辰
御史臺臣禿忽魯紐澤以御史言災異屢見宰相宜
避位以應天變可否仰自聖裁顧惟臣等為陛下耳
目有徇私違法者不能糾察慢官失守宜先退避以
授賢能帝曰御史所言其失在朕卿等何必遽爾禿
忽魯又言臣已老病恐誤大事乞先退於是中書省
臣兀伯都剌張珪楊廷玉皆抗疏乞罷丞相旭邁傑

倒刺沙言比者灾異陛下以憂天下為心反躬自責謹遵祖宗聖訓脩德慎行敕臣等為左右相才下識昏當國大任無所贊襄以致灾祲罪在臣等所當退黜諸臣何罪帝曰卿若皆辭避而去國家大事朕孰與圖之宜各相諭以勉乃職　六月庚申張珪自大都至以守臣集議事言逆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請裁擇之不允　秋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一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八月丁丑帝還大都　九月乙巳昭憲皇后忌日飯僧萬萬人　冬十月庚申命左右相日直禁中有事則赴中書　丙寅太白入斗　丁丑封周王和世㻋弟圖帖睦爾為懷王徙雲南王王禪為梁王　甲辰作歇山鹿頂樓于上都　十一月庚申同州地震有聲如雷　癸亥鹽官州海水溢壞隄障侵城郭遣使祀海神壘石為塘　丙寅詔翰林國史院脩英宗顯宗實錄命吳澄總其事是歲各路水旱蝗

二年春正月丙戌禁后妃諸王駙馬毋通星術之士非司天官不得妄言禍福　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

僧富諸寺觀田土非須賜者仍與民均役　辛丑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　庚戌詔諭宰臣曰向者卓兒罕察苦魯及山後皆地震內郡大小民饑朕自即位以來惟太祖開創之艱世祖混一之盛期與人民共享安樂常懷祗懼灾沴之至莫測其由豈朕思慮有所不及而事或僭差天故以此示儆卿等其與諸司集議便民之事其思自死罪始議定以聞朕將肆赦以詔天下　閏月壬子朔詔赦天下　壬申罷永興銀場聽民採鍊以十分之二輸官　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仍加兼知渠堰事　己卯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請頒族葬制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二月甲申祭先農　丙戌頒道經于天下名山宮觀　庚子姚煒以河水屢決請立行都水監于汴梁倣古法備捍仍命瀕河州縣正官皆兼知河防事從之　三月乙丑帝如上都　夏五月丙子旭邁傑等以國用不足請減廄馬汰衛士及節諸王濫賜從之　六月丙申中書參政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乞今軍民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丁酉息州民趙丑廝郭菩薩
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御史臺及河南
行省官雜鞫之　秋七月甲寅紐澤許思敬編類帝
訓成請於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觀覽命譯其書以
進　八月癸巳歲星犯天罇　九月戊申朔分天下
為十八道遣使宣撫詔曰朕祗承洪業夙夜惟寅凡
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屢屢詔中外百司宣布
德澤蠲賦詳刑賑恤貧民思與黎元共享有生之樂
尚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惠澤未洽承宣者失
於撫綏司憲者怠於糾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憫焉今

遣奉使宣撫分行諸道按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
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從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
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其有政績尤異暨
晦跡丘園才堪輔治者具以名聞　癸丑帝還大都
　丁丑禮部員外郎元永貞言鐵失弒逆皆由鐵木
迭兒始禍請明其罪仍錄付史館以為人臣之戒
冬十月癸未以倒剌沙為御史大夫翰林學士吳澄
致仕先是澄廟議不行已有去志會脩英宗實錄命
總其事居數月實錄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
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

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
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
勞之宜有所襃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
及鈔五千貫賜之　乙未皇后亦憐真八剌受佛戒
于帝師　戊申周王和世㻋遣使以豹來獻　丙辰
郭菩薩等伏誅杖流其黨　丙寅倒剌沙復為中書
左丞相　十二月戊寅以塔失鐵木兒為中書右丞
相　乙酉帝復受佛戒于帝師　丁酉右丞趙簡請
行區田法於內地以宋董煟所編救荒活民書頒州
縣

三年春正月壬子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罷都
水庸田司於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封諸王寬徹
不花為威順王鎮湖廣買奴為宣靖王鎮益都　二
月庚子以察乃為中書平章政事　甲辰帝如上都
　三月乙巳朔帝以不雨自責命審決重囚遣使分
祀五嶽四瀆各山川及京城寺觀　丙寅翰林承旨
阿憐帖木兒許思敬譯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
畿內河北山東諸路饑初張珪歸省保定帝思見之
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矣少賓客不
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

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糶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租之半　夏四月丙戌鎮安路總管岑修廣爲弟修仁所攻來告命湖廣行省辦治之　戊戌太白犯昴　壬寅熒惑犯壘壁陣　米洞蠻田先什用等結十二洞蠻寇長陽縣湖廣行省遣九姓長官彭忽都不花招之田先什用等五洞降餘發兵討之　脩夏津武河堤三十三所役丁夫七千五百人　以虞集爲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集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海運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

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方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

所歸議定于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　徵逸士瞻思至見帝于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剌沙柄國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　五月甲戌禁西僧馳驛擾民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凉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

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六月戊戌中書省臣言比郡縣旱蝗由臣等不能調燮故災異降戒今當恐懼修省力行善政亦冀陛下敬愼脩德憫恤生民帝嘉納之　秋七月甲辰帝還大都　河決陽武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八月甲戌亢伯都剌許師敬並以災變饑歉乞解政柄不允　九月戊辰中書省臣言今國用不繼陛下當法世祖之勤儉以爲永圖臣等在職苟有濫承恩

賞者必當回奏帝嘉納之　冬十月壬午賜大天源
延聖寺田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
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
搆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
福元仁宗之承華普慶租推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
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
當共惜之臣恐茲復籍爲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
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然不能用也　十一
月癸卯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囚有乖
政典請罷之上命自今當釋者敕宗正府審覆　十

二月庚寅赦天下時倒刺沙當國與平章兀伯都刺
以私意欲因赦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
英廟至今爲憲臺奪官者左司都事宋本言今天儆
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形諸王言必貽笑天
下憲司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
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復有邪佞
贓穢者將治之邪躍不問邪衆聞本言相視嘆息既
而詔赦本遂稱疾不出　四年春正月乙巳御史臺
臣請親祀郊廟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
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

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
是御史臺臣復以爲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
臣攝之　庚申皇子允丹藏卜受佛戒于智泉寺
二月戊子進封衍聖公孔思晦階嘉議大夫　三
月辛丑皇子允丹藏卜出鎮北邊　丙午廷試進士
壬戌帝如上都　夏四月辛未盜入太廟竊武宗
金主及祭器以典守宗廟不嚴罷太常禮儀院官太
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
宜貯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
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

爲集禮而乃令各省及各郡縣置局纂脩宜其久不
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白長院者選僚屬
數人仍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
卷名曰太常集禮　壬申作武宗主　癸巳高州徭
寇雷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立祠敕賜額曰
旌義　五月洛陽縣蝗羣烏食之既數日再集羣烏
又食之　六月辛未命翰林院譯資治通鑑以進
秋七月己亥建橫渠書院於郿縣祀宋儒張載　旱
蝗民饑　八月癸酉奉元路治中單嶋言令民採捕
珍禽異獸不便請罷之敕應獵者其捕以進　是月

滹沱河水溢通澧縣山崩硐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敕國子監仍舊制歲貢生員業成者六人　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沒其直　甲子御史言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以職官贓汙者處之以示懲戒　閏月己巳太白經天帝還大都壬申以災變赦天下　甲戌命祀天地享太廟致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　冬十月己亥御史德住請擇東宮官　乙巳晝有流星　丁巳以趙世延爲中書右丞以傳巖起爲吏部尚書御史韓鏞言尚書三品巖由吏累官四品於法不得陞制可之　十一月癸酉太白犯壘壁陳乙亥熒惑犯天江陽曲縣地震　十二月乙卯張珪卒珪字公端弘範之子嘗進吳澄以備顧問此其官業之大者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六戊辰一年

泰定帝二

致和元年九月文宗圖帖睦爾天曆元年春正月甲戌繪蠶麥圖

乙亥詔諭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笞之　御史鄒惟亨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勳戚大臣而近以戶部尚書爲亞獻人旣疏遠禮難嚴肅請仍舊制以省臺樞密宿衛重臣爲之　丁丑頒農桑舊制十四條于天下仍詔勵有司以察勤惰

二月庚申詔天下改元致和免流民復業差稅三年疑獄被繫三歲不決者咸釋之　三月庚午雲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與其兄世興相攻籍其民三萬三千戶來附歲輸布三千疋請立宣撫司以總之不允置州一以世興知州事置縣二聽世忠舉人用之仍諭其兄弟共處　倒剌沙言災異未弭由官吏以罪黜罷者怨誹所致請量才敘用從之　乙卯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甲申遣戶部尚書李家奴往鹽官祀海神仍集議脩海岸命造浮屠二百一十六以厭海溢　戊子帝如上都命僉書樞密

院事燕帖木兒留守大都　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　己丑以趙世延知經筵事趙簡同知經筵事曹元用吳秉道虞集段輔馬祖常並兼經筵官
夏四月己亥塔失鐵木兒倒剌沙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居親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壬寅李家奴以作石囤捍海議聞　甲寅封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爲文惠昭靈公　五月丙寅唐西普寧縣僧陳慶安作亂建國改元　戊子以塔失鐵木兒爲平章政事
六月彰德大雨雹南寧開元永平諸路水江陵路旱河南安德屯蝗食桑　秋七月辛酉朔寧夏地震

庚午帝崩于上都年三十六葬起輦谷稱爲泰定帝倒剌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懼　王褘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惑於憸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仍使武宗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弑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乘間入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次爲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弑晉邸與聞乎故其殁不舉請謚升祔之典明其爲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烏可信哉　時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守京師以帝出晉邸入繼與諸王滿禿等恒懷異圖且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世㻋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　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孛倫赤等十七人兵皆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乃手縛平章政事兀伯都剌伯顏察兒分命勇士執中書左丞朵朵參政王士熙參議脫脫吳秉道侍御史鐵木哥丘世傑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下獄燕帖木兒與西

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共守內庭推前湖廣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詹事塔失海牙爲中書平章速速爲左丞王不憐吉台爲樞副使與中書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調兵守禦關要徵諸衛兵屯京師下郡縣造兵器出府庫犒軍士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是時周王和世㻋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遣前河南參政明里董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密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伯顏令簡兵以備扈從且令塔失帖木兒矯爲南使言懷王已次近郊使民毋驚疑　己亥

明里董阿至汴梁與伯顏合謀執行省臣皆下之獄又收爾政廉訪司萬戸府及郡縣印　癸卯伯顏殺其察平章曲烈及右丞別鐵木兒是日明里董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遣使召鎭南威順高昌諸王來會執湖廣行省左丞馬合謀送京師以別薛代之河南行省出府庫金銀鈔錠分給官吏將士又命有司造乘輿供張儀仗等物平章伯顏勒兵以俟叅政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俱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是夜脫孛臺擕手刃殺伯顏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孛臺而奪

其所部軍器馬疋　丁未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戊申燕帖木兒又令乃馬台矯爲使者北來言周王亦整兵南至矣懷王命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遣孛羅等將兵守潼關　已酉諸滿禿阿馬刺台宗正扎魯忽赤闊闊出平章買閭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謀附燕帖木兒事覺倒刺沙殺之　庚戌懷王至汴梁伯顏等扈從北行以前翰林學士阿不海牙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辛亥以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　壬子脫脫木兒帥其軍自上都來歸即命守古北口癸丑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攻大都留丞相倒刺沙居守乙卯脫脫木兒及上都諸王失刺平章乃馬台詹事欽察戰于宜興斬欽察于陣禽乃馬台送京師戮之失刺敗走　丙辰燕帖木兒奉法駕郊迎丁巳懷王入京師居大內　戊午以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爲中書平章政事曹立爲右丞伯顏爲御史大夫趙世延爲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補化知樞密院事　己未上都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鐵木兒太尉不花平章政事買閭御史大夫紐澤等兵次榆林隆鎭衛指揮果漢謀附上都坐棄

市籍其家　九月庚申朔燕鐵木兒督師居庸關遣撒敦以兵襲上都兵于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還隆鎭衛指揮斡都蠻以兵襲上都諸王滅里鐵木兒脫木赤于陀羅臺執之歸于京師時倒刺沙在上都立泰定皇帝子阿速吉八爲帝年方九歲改元天順

壬戌大都遣使祭五嶽四瀆命速速宣諭中外曰昔在世祖以及列聖臨御咸命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凡錢穀銓選刑罰興造罔不司之自今除樞密院御史臺其餘諸司及左右近侍敢有隔越中書奏請政務者以違制論監察御史其糾言之賜上都

將士來歸者鈔各有差　召燕帖木兒赴闕　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自遼東以兵入遷民鎮　丁卯燕帖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以兄周王和世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　戊辰大都募勇士從軍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真定及河南等路括民馬徵鄧陵縣河西軍赴闕命襄陽鄧州萬戶以兵守武關命海道萬戶來年運米三百一十萬石造金符八十　己巳鑄御寶成立行樞密院于汴梁以也速

合知院事行視太行諸關以捐壘等分給守關軍士　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引兵入𡺸州　庚午大都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遣軍民守歸峽諸隘　辛未懷王常服謁太廟殺兀伯都剌流朶朶王士熙伯顏察兒脫歡等于遠州並籍其家　壬申懷王即位于大都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洪惟我太祖皇帝混一海宇爰立定制以一統緒宗親各受分地勿敢妄生覬覦此不易之成規萬世所共守者也世祖之後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傳宗王貴戚咸遵祖訓至於晉邸

具有盟書願守藩服而與賊臣鐵失也先帖木兒等潛通陰謀冒干寶位使英宗不幸罹於大故朕兄弟播越南北備歷艱險臨御之事豈獲與聞朕以叔父之故順承惟謹于今六年災異迭見權臣倒剌沙兀伯都剌等專權自用踈遠勳舊廢棄忠良變亂祖宗法度空府庫以私其黨類大行上賓利於立幼顯握國柄用成其奸宗王大臣以宗社之重統緒之正協謀推戴屬於眇躬朕以菲德宜俟大兄固讓再三宗戚將相百僚耆老以為神器不可以久虛天下不可以無主周王遼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誠懇迫

切朕姑從其請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已於致和元年九月十三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其以致和元年為天曆元年可大赦天下自九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除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印造偽鈔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於戲朕豈有意於天下哉重念祖宗開創之艱恐隳大業是以勉狥輿情尚賴爾中外文武臣僚協心相予輯寧億兆以成治功咨爾多方體予至意　癸酉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以太平路為食邑　乙亥上都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將士皆潰燕帖

木兒軍次三河　丙子王禪游兵至大口燕帖木兒還軍次榆河帝出齊化門視師　丁丑燕帖木兒來見曰乘輿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請以身任之即日還宮命司天監禜星是夕紅光燭天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誕生于濠梁之鍾離鄉　戊寅燕帖木兒與王禪前軍戰于榆河敗之追奔紅橋北其樞密副使阿赦帖木兒指揮使忽都帖木兒以兵會王禪復來戰又敗之大都師據紅橋　庚辰詔諭御史臺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凡有刺舉並著其實無則勿妄以言　加封漢將軍關羽爲顯靈義勇武安英濟

王遣使祀其廟　辛巳燕帖木兒與上都軍大戰于白浮之野燕帖木兒手刃七人于陣敗之　壬午大霧王禪等遁崑山州獲上都頒詔使者及遼東徵兵使者以聞詔殺之王禪收集散亡復來戰燕帖木兒列陣白浮之西敵不敢犯至夜撒敦脫脫木兒前後夾攻敗走之追及于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賜燕帖木兒諭旨曰丞相每臨陣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燕帖木兒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敢後者論以軍法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　甲申慶雲見

乙酉上都兵入古北口將士皆潰其知樞密院竹溫台以兵掠石槽燕帖木兒先遣撒敦倍道趣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自將大軍繼其後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平章蒙古塔失帖木兒等送闕下殺之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夜遣撒敦出古北口逐之脫脫木兒與遼東戰薊州南殺獲無算　丁亥遼東軍抵京城燕帖木兒引兵拒之令京城召募丁壯乘城守禦　戊子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關將士皆潰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先帖木兒起兵從大慶關渡河擒河中府官殺之萬戶徹里帖

木兒軍潰而遁河南廉訪副使萬家閭言徹里帖木兒身爲大將紀律不嚴望風奔潰宜加重罰以示勸懲不報河東聞也先帖木兒軍至官吏皆棄城走也先帖木兒悉以其黨代之　冬十月己丑朔燕帖木兒引兵至通州擊遼東軍敗之遣脫脫木將兵四千西援紫荆關　癸巳上都諸王忽剌台將兵進逼南城燕帖木兒及湯瞿王太平國王朶羅台等戰于檀子山之棗林殺太平死者蔽野餘皆宵遁　乙未燕帖木兒等帥軍循北山而西趣良鄉時諸將與忽剌台阿剌帖木兒等戰于盧溝橋聲言燕帖木兒大軍

至敵兵皆逆使者須即位詔于𠯋肅至陜西行省臺臣塗毁詔書械使者送上都　丙申中書省臣言上都諸王大臣不思祖宗成憲惑於倒剌沙之言輒以兵犯京畿賴陛下洪福王禪遂致潰亡生擒諸王孛羅帖木兒及諸用事臣蒙古答失等既已明正典刑宜傳首四方以示衆從之　戊戌諸將追阿剌帖木兒等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　己亥禿滿迭兒軍復入古北口撒帖木兒引兵禦之大戰于檀州南敗之禿滿迭兒走遼東　辛丑齊王月魯帖木兒蒙古元帥不花等以兵圍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

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遼王脫脫為齊王月魯帖木兒所殺遂收上都諸王符印阿剌吉八不知所終　丘濬曰泰定帝乃裕宗之嫡孫𠯋麻剌之長子於屬為宗子非不當立也英宗為鐵失所弑諸王迎立之初不與其謀武宗二子次雖當立然既為英宗所據則非其所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速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遣兵攻之以致于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之死地者圖帖睦爾也律以春秋書趙盾之法非弑而何　丙午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貲又沒其妻子

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制可　丁未陜西兵至鞏縣黑石渡遂據虎牢大都師皆潰儲仗悉為所獲河南行省來告急戒有司脩城壁嚴守備　己酉陜西軍入武關萬戶楊克忠等兵潰　庚戌帝御興聖殿諸王大臣奉上皇帝寶　倒剌沙等從至京師下之獄分遣使者檄行省內郡罷兵以安百姓　癸丑御史臺臣言近者北邊奪紫荆關官軍潰走掠保定之民本路官與故平章張珪子景武五人率其民擊官軍死也先捏不俟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珪五子珪父祖三世為國勳臣設使珪子有罪

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矣又以其女歸也先捏誠非國家待遇勳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命中書革正之　甲寅元帥也速答兒執湘寧王八剌失里送京師初八剌失里及趙王馬扎罕諸王忽剌台承上都之命各起所部兵南侵冀寧還次馬邑至是被執其所俘男女千人悉還其家　丁巳毀顯宗室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成宗祔右穆第三室武宗祔左昭第三室仁宗祔左昭第四室英宗祔右穆第四室　戊午盜殺太尉不花初不花秉國家多事率衆剽掠居庸以北皆為所掠至是盜入其家殺之有詔

諭盜罪死刑部議以爲不花不道衆所聞知幸遇盜殺而有司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中書以聞帝嘉其議　十一月辛酉也先捏兵至武安也先鐵木兒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署官吏　甲子陜西兵進逼汴梁聞朝廷傳檄罷兵乃解去　庚午監察御史張士弘等言朝廷政務賞罰爲先功罪既明天下斯定國家近年自鐵木迭兒竊位擅權假刑賞以遂其私綱紀始紊迨至泰定爵賞益濫比以兵興用人甚急然而賞罰不可不嚴夫功之高下過之輕重皆係天下之公論願命有司務合公論

明示黜陟功罪既明賞罰攸當則朝廷肅清紀綱振舉而天下治矣帝嘉納之　辛未鐵木哥兵入襄陽官吏皆遁走知縣谷廷珪主簿張德死之　甲戌遷泰定后雍吉剌氏于安東州　丁丑荊王也速也不干遣使傳檄至襄陽鐵木哥引兵走　庚辰遣使奉迎周王和世㻋于漠北　癸未倒剌沙伏誅磔其尸于市王禪亦賜死馬某沙紐澤撒的迷失也先鐵木兒等皆棄市　丙戌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稱鎮西王殺其省平章寬徹等稱兵燒絕棧道　十二月甲寅復遣治書侍御史撒廸等奉迎周王于漠北

諸王皆勸周王南還京師周王遂發北邊諸王察阿台元帥朶列捏等咸帥師扈行舊臣孛羅尚家奴哈八兒禿皆從至金山嶺北命孛羅如京師　戊午詔百官用人願丁父母憂者聽如舊制　加謚唐司空顏真卿正烈文忠公令有司歲時致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七己巳一年

明宗一

天曆二年春正月己未朔立都督府以總左右欽察及龍翊衛　庚申遣前翰林學士承旨不答失里北還周王行在所仍命太府太監沙剌班奉金幣以往　辛酉撒撒禿遣使來言周王啓行之期　癸亥燕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太平王如故　乙丑復遣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迎周王　己巳中書省臣言近籍

沒欽察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今臣寮有罪致籍沒者其妻有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爲官口從之　壬午周王所遣孛羅至京師賞以金幣居宅仍遣内侍禿教化如周王行在所　乙酉撒廸等見周王於行幄致命辭勸進　贈緱山處士杜瑛爲翰林院學士謚文獻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搜訪諸書盡讀之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州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

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主上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世祖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中統初詔徵爲懷孟等路提舉學校官不就遺執政書其畧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為歷元獨邵子以為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
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
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
論開物開物則日開於巳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
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
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
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云　丙戌周
王和世㻋即帝位于和寧之北遣撒廸還京師命之
曰朕弟曩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
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等至京

師當以朕意諭之舊臣及兩宮之民聞北使至皆歡
呼鼓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詔起
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
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
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
米十三緡鈔稍昏即不用詣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
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
印識其背又剡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
記詣庫驗數易與新鈔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

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啖母者為之大慟出私錢
濟之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
二月辛卯帝御大明殿立其妃弘吉剌氏為皇后
癸巳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里　辛
丑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　辛
亥帝謂廷臣曰撒廸還言大兄巳即皇帝位凡二月
二十一日以前除官者速與制敕後凡銓選其詣大
兄行在以聞　三月辛酉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于
行在所復命有司奉金千五百兩銀七千五百兩幣
帛各四百疋金腰帶二十詣行在所以備賜與於是

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於行在
所　夏四月癸巳燕帖木兒見于行在所行在嘉其
功拜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
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
家大事所繫者中書省臣樞密院御史臺而已宜擇
居之行在然其言以宗武舊人哈八兒秃為中書平
章政事伯帖木兒知樞密院事孛羅為御史大夫
甲午立行樞密院命昭武王知院事火沙賽帖木兒
買奴同知院事是日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諭臺臣
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然方寸一有係累

即能壞名敗德卿等居風紀之司亦嘗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塔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右手也樞密則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其勢然也朕有缺失卿等亦以聞朕不爾責也　乙未特命李羅等傳旨宣諭諸司曰世祖皇帝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司庶府共治天下大小職掌已有定制世祖命廷臣集律令章程以爲萬世法成宗以來列聖相

承罔不恪遵成憲朕今居太祖世祖所居之位凡省院臺百司庶政詢謀僉同標譯所奏以告于朕軍務機密樞密院當即以聞毋以夙夜爲間而稽留之其他事務果有所言必先中書院臺其下百司及瞽御之臣毋得隔越陳請宜宣諭諸司咸俾聞知儻違朕意必罰無赦　癸卯行在罷懷王帝號立爲皇太子仍立詹事院罷儲慶司以徹里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時旱蝗民饑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毋慮百萬戶食人肉事覺者五十一人　五月丁巳朔行在次朶里伯真之地　己未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

都帖木兒覲于行在　庚申行在次斡耳罕木東上申次探禿兒海乙亥次禿忽剌赦大都省臣鑄皇太子寶時求太子故寶不知所在近侍伯不花言寶藏于上都行在遣人至上都索之無所得乃命更鑄之　丁丑皇太子發京師北迎行在戊寅皇太子次于大口市馬二百八十匹載乘輿服御送行在所己卯行在次禿忽剌庚辰皇太子次香水園壬午行在次不魯通甲申行在次忽剌火失溫　六月丁亥朔行在次坤都也不剌遣近侍別不花至京師庚寅行在次撒里陝西行省告饑遣使還都與諸老臣議賑救

之丁酉行在次兀納八大都　宰相鐵木兒補化以旱乞避位皇太子諭之曰皇帝遠居沙漠未能即至京師是以勉攝大位今亢陽爲災皆予闕失所致汝其勉脩厥職可以上答天變仍命領赦馳奏于行在行在曰脩德應天乃君臣當爲之事鐵木兒補化所言良是天明可畏朕未嘗斯須忘于懷也皇太子來會當與共圖可以澤民利物者行之　庚戌皇太子次于上都之六十里辛亥行在次哈兒哈納禿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御史孔思廸言於皇太子曰人倫之中夫

[illegible]兒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皇太子從之　秋七月丙辰朔日食癸亥太白經天　八月乙酉朔行在次于王忽察都丙戌皇太子入見是日行在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于行殿　庚寅行在暴崩皇太子入臨哭盡哀燕鐵木兒以行在皇后之

命奉皇帝寶授于皇太子　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奉上璽綬明宗從官有不爲之禮者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兒聞哭聲即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本史乃言皇太子入哭盡哀燕帖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于太子其說不合豈當時忌諱有不敢明言者歟　癸巳皇太子至上都己亥皇太子復即位于上都大赦天下

以伯顏爲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延並爲平章政事朵兒並爲右丞阿榮趙世安並叅知政事塔失鐵木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既並爲御史大夫　九月丁巳帝還大都改潛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曰乾寧潭州曰大臨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命阿榮趙延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蓋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民時毀民居以創佛寺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祖興于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今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慰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

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脩繕之役豈其禮哉書奏爲免臺臣監役　以虞集爲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繇

封域旣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正截然有
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因進
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
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
張養浩卒養浩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勵學業由臺省
掾爲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有奪虎者爲民害前尹
莫詰竟寘諸法武宗時拜監察御史上疏萬餘言當
國者不能容改授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仁宗延
祐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
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國奚勞謝爲歷陝西侍御史

入爲中書右司郎中改禮部尚書至是爲御史中丞
補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饑
無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慟哭遂得疾卒年六十關
中民哀之如失父母贈功臣號平章政事上柱國追
封濱國公謚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
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戊
辰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
唐宋會要爲經世大典　乙亥史惟良上疏言今天
下郡邑被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帑藏空虛生
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濫

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
如此則天災可弭禎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
弊爾深治亂之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　癸未建
顏子廟于曲阜所居陋巷　冬十月甲午中書省臣
言舊制朝官以三十月爲一考外任則三年爲滿比
年朝官率不久於其職或數月卽改遷於典制不類
且治績無從考驗請如舊制爲宜　丙申上大行皇
帝尊謚廟號明宗國語曰護都篤皇帝　命江西湖
廣分漕米四十萬石以紓江浙民力　戊申徵故中
書省臣朶朶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因

在獄三年疑不能決者釋之民間拖欠官錢無可追
徵者盡行蠲免　十一月湖廣徭賊寇邊凡二百八
十餘處　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爲帝師帝師
至上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
不爲動惟國子祭酒孛朮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
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
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栗然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八起庚午至壬申凡三年

文宗一

至順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脩經
世大典事　二月壬午籍張珪子五人家貲　丁亥
命江南陜西河南等處富民輸粟補官以眾多寡定
為品級有差　庚寅以脩經世大典久無成功專命
奎章閣阿鄰帖木兒等譯國言所紀典章為漢語纂
脩則趙世延虞集而燕鐵木兒如國史例監脩　閏

月辛卯朔奎章閣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撒廸虞集
辭職詔諭之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
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耿躬夙夜憂懼自惟
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
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
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等其推
所學以稱朕意其勿復辭　己亥監察御史言中書
平章朵兒只貪汚著聞紊亂銓選罷之　乙巳封明
宗皇子亦璘質班為鄜王　丁未以伯顏知樞密院
事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
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治
出於一今燕帖木兒為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左
丞相其勿復置　以阿不海牙為中書平章政事召
滕思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帝問曰卿有所
著述否思進所著帝王心法帝稱善詔預脩經世大
典以論議不合求去　庚戌命市故瀛國公趙㬎田
為龍翔集慶寺永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
吾建寺為子孫黎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
也　三月戊午廷試進士九十七人賜及第出身有
差是科得歸暘　封皇子阿剌忒納答為燕王　命

彰德路歲祭羑里周文王祠　雲南諸王禿堅及萬
戶伯忽阿禾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自稱
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阿禾等為平章等官立城柵
焚倉庫以拒命詔以乞住為雲南平章政事帖木兒
不花為雲南左丞及中尚卿小云失從阿剌忒納失
里由八番進討之　己巳議明宗升祔序于英宗之
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例　壬申祔明宗神主于太
廟　丁丑賜燕鐵木兒功勳之碑　夏四月壬午朔
命西僧作佛事于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
皇后弘吉剌氏與宦者拜住謀殺明宗皇后八不

沙　是月天下錢　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百官上尊號改元至順　甲子申命燕鐵木兒爲中書右丞相　戊辰帝如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安懽帖睦爾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阿憐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召虞集使書詔播告中外　辛未以亦列赤爲中書平章政事　六月辛巳朔燕鐵木兒言嚮有旨惟許臣及伯顏兼領三職今趙世延以平章政事兼翰林學士承旨奎章閣大學士世延引疾以辭帝曰朕重老成人其令世延仍視事中書果病無預銓選可也　庚子闊徹伯脫脫木兒及通政使只兒哈郎等以燕帖木兒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也的迷失脫迷以變告按問並棄市籍其家　雲南宣慰使土官祿余初以討禿堅之功授行省參知政事乃謀叛附于禿堅羅羅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帖木兒不花被害詔諸王雲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湖廣省臣脫歡並討之　秋七月己巳中書省臣言近歲祭廟虛空其費有五曰賞賜曰作佛事曰創置衙門曰濫月支請曰續增衛士鷹坊請加沙汰從之

授進士逯魯曾爲翰林院編修時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　丁丑鐵木迭兒子鎖住觀音奴將野里海牙坐怨望造符籙祭北斗呪詛事覺詔中書鞫之事連前刑部尚書烏馬兒前御史大夫孛羅上都留守馬兒等俱伏誅　閏月癸未監察御史葛明誠言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年踰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燕帖木兒言世延向自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行樞密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戰陣而逃死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　戊申詔加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爲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程頤洛國公　羅羅斯土官撒加伯及阿柄土官阿剌里州土官阿答以兵八千撤毀棧道遣把事曹通潛結西番欲據大渡河進寇建昌四川行省調碉門安撫司軍人七百成都等處諸屯兵千人令萬戶周戡統領

百抵羅羅斯界以控扼西番及諸蠻部又遣萬戶㕘
定遠以軍五千同卯部知州馬伯所部蠻兵會剿戲
等從便進討　是月江南大水江浙湖廣尤甚沒民
田五萬一百八十頃民饑者四十餘萬戶　八月辛
亥雲南躍里帖木兒以兵犯建昌攻羅羅斯把事曾
通斬之　己未帝還大都　壬申詔興舉蒙古字學
九月庚辰大寧地震　丙戌廣源賊閉覆寇龍州
羅回洞龍州萬戶府移文詰安南國其國回言本國
自歸順入朝恪共臣職彼疆我界盡歸一統豈以羅
回元隷本國遂起爭端此蓋邊吏生釁假閉覆為名

爾本府宜自加窮治湖廣行省備其言以聞命龍州
萬戶府申嚴邊防　辛卯監察御史朶羅台王文君
言嶺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武宗特太師月赤察
兒為右丞相太傅答剌罕為左丞相俾安邊境朝廷
遂無北顧之憂今天子臨御及命哈八兒禿為平章
政事其人無正大之譽有鄙俚之稱錢穀甲兵之事
懵無所知豈能昭宣皇猷贊襄國政且以月赤察兒
輩居於前而以斯人繼其後賢不肖固不待辯而明
理宜黜罷制曰可　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袞冕
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蓋自世祖至是

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乙亥賜伯夷
叔齊廟額曰聖清每歲春秋祀以少牢　十一月辛
巳御史臺言陝西行省左丞怯列坐受人僮奴一人
及鸚鵡請論如律詔曰位至宰執食國厚祿猶受人
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贓失於太苛其
從重者議罪今後凡饋禽鳥者勿以贓論著為令
辛丑徵河南行省民間糧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
代輸　十二月己酉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
列七十二子下　辛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為太
子監察御史言昔裕宗由燕邸而正儲位世祖擇耆

舊老臣如王顒姚燧蕭𣂏等為之師保賓客今皇太
子仁孝聰睿出自天成誠宜慎選德望老成學行純
正者俾之輔導於左右以宏養正之功實宗社生民
之福也帝嘉納其言　范梈卒梈字亨父一字德機
清江人家貧早孤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雖癯然
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無苟賤意居則
固窮守節竭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就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
即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為
翰林編脩秩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

僻不憚風波瘴癘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遷江西
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天曆二年授湖南嶺
北道經歷至是卒年五十九其所為詩文多傳於世
四任作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蔬食水飲泊如
也吳澄誌其墓以為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
子蓋非虛美云

二年春正月辛卯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卒　二月戊
申立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
正三品府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
總管則僧為之　壬子以伯撒里為中書平章政事

庚午創建五福太一宮于京城乾隅　三月丙戌
雨土霾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
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實與之合此受
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
議咸以謂唐開元間太子賓客薛讓進武后鼎銘云
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
司馬光言其采偶然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之諂而
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
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于今四年薄
海內外罔不歸心固無待於旁引曲說以為符命從
其所言恐啟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浙西水旱諸路饑民八十五萬餘戶　夏四月庚戌
真定武陟地震逾月不止　乙卯阿剌忒納失里及
各省兵十餘萬進擒伯忽阿禾斬之烏蒙東川諸夷
皆款服遂復中慶路遣使獻捷言叛者或誅或降雖
已略定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其不反側乞分兵鎮
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　五月乙未纂修經世大典
成　丙申帝如上都　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
崇仁人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弱冠用力
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

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
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
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
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
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
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
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
不復出元有天下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起澄至京
師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所著書置于
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為翰林學士

泰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叙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靜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秋七月戊戌封伯顏

爲浚寧王　八月甲辰朔日食　辛亥帝還大都江浙水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怯烈擊走之祿余既竄伏尋出收召餘黨列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那海往招之遇害既而蒙古都元帥怯烈潛師擊破賊砦殺五百餘人禿堅之弟必剌都古彖失舉家赴海死獲禿堅弟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　十一月朔日食　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剌海爲子賜居第貲產　十二月癸丑河北道廉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于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外者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中書省議行

三年春正月壬午加封孔子妻鄆國夫人幵官氏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二月祿余言于四川行省

乞降詔中書樞密院雜議之　邛州有二井宋名金鳳茅池天曆初地震鹽水湧溢州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于官詔四川鹽運司主之　三月癸巳皇子古剌答納更名燕帖古思　夏四月戊申大寧路地震　五月甲戌撒廸請備錄皇上登極以來固讓大位往復奏答其餘訓敕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効忠之蹟命朶來續爲蒙古脫卜赤顏一書置之奎章閣從之　戊寅京師地震有聲　庚寅帝如上都　壬辰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

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加封制可　丁酉白虹並日出長竟天　追封顔子父顔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　六月己亥朔錄用豪杰王士熙脫歡等　乙丑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

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敢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秋七月庚寅給鈔萬錠命燕鐵木兒分賜累朝宮分嬪御之貧乏者　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蘇天爵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慮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御史至嘗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為之[illegible]息[illegible]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illegible]多平反　八月乙巳天鼓鳴于東北己酉隴西地震　帝崩于上都廟號文宗國語稱曰札牙篤皇帝　九月地震　冬十月庚子鄜王懿璘質班即位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始崩時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鄜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

皇后取進止　辛丑以撒廸為平章政事　十一月戊寅尊皇后為皇太后　壬辰鄜王薨廟號寧宗

王褘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弒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妥懽帖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

靜江郡王懿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
吾子尚幼妥懽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
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闊里吉思往迎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十九 起癸酉至丙子凡四年

順帝一

元統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爲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　六月己巳妥懽帖睦爾即帝位于上都初帝自廣西迎至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適太史亦言其立則天下亂用是議未能決遷延者數月至是燕帖木兒死皇太后乃與大臣定議立之且約後當傳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　辛未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

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是月大霖
雨京畿水平地丈餘涇河溢關中水災黃河大溢河
南水災兩淮旱民大饑　秋七月霖雨己亥太陰犯
房宿　八月壬申鞏昌徽州山崩立燕帖木兒女伯
牙吾氏為皇后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初
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璲集固不
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預
焉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
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
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懌曰此

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會
疾作兩目喪明竟不至　九月甲午太陰犯墳星乙
未太陰犯天江庚申秦州山崩　冬十月丙寅鳳州
山崩　戊辰改元元統　十一月丙申鞏昌成紀縣
地裂山崩　辛亥江西湖廣江浙河南復立榷茶運
司封伯顏為秦王　秦州山崩地裂　十二月壬申
遣省臺官分理天下四罪狀明者處決冤者辨之疑
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辛卯阿里海牙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以御史大夫

脫別台為中書平章政事　二月己未朔詔內外興
舉學校　三月己丑朔詔科舉取士國子學積分學
校官選有德行學問之人以充是科進士得張禎
辛卯以陰陽家言罷造作四年是月山東霖雨水湧
湖廣旱浙西水旱疾疫饑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
月戊午朔日食丁丑太白經天　壬午帝嘉許衡輔
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為章佩監提點
乙酉中書省臣言佛事布施費用太廣以世祖時
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二百三錠四十兩繒帛六
萬一千六百餘疋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

從之　是月帝時巡上都　河南旱自是月不雨至
于八月　休寧處士陳櫟卒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
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即涉獵經史七歲
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
憤致力於聖賢之學以朱熹氏為宗延祐初詔科舉
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赴
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所居堂曰定宇
學者稱為定宇先生至是卒年八十三揭傒斯誌其
墓乃與吳澄並稱曰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
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其道遠而章尊而明櫟居

萬山間與木石俱而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是可謂豪傑之士矣世以爲知言其同郡胡一桂學者稱爲雙湖先生胡炳文學者稱爲雲峯先生皆一遵朱子之學云　五月辛卯以唐其勢代撒敦爲中書左丞相撒敦仍商議中書省事　贈故中書平章政事王泰亨謚清憲舊令三品以上官立朝有大節及有大功勳于王室者得賜功臣號及謚時寖冗濫失實惟泰亨在中書時安南請佛書乞以九經賜之使高麗不受禮遺爲尚書貧不能自給故特賜是謚　贈

漳州萬戶府知事闞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廟號雙節初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弔眼作亂攻漳州文興帥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紿賊曰俟葬吾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負尸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六月乙亥唐其勢辭左丞相不拜復命撒敦爲左丞相　辛巳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　是月彰德雨白毛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秋七月己酉夜有流星大如酒盃其色赤約長五丈餘光明燭地起自天津沒于離

宮之南是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八月辛未赦天下　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陷爲池方百里人死者甚衆　九月辛卯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卯上皇太后尊號赦天下免今年田租之半　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逯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明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昔燕王慕容垂即位追

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之母爲帝嚳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嚳皇上爲大元天子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癸未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　十一月戊子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番爲皇后營利　十二月甲戌詔整治學校禁私剏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

至元元年春正月癸巳命察勸農官勤惰　二月乙卯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王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庚子御史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取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夏四月己卯詔翰林國史院纂脩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列傳禁犯御名　五月戊子帝如上都遣使者詣曲阜孔子廟致祭　壬辰命嚴謚法以絕冒濫　甲辰伯顏請以右丞相讓唐

其勢詔不允命唐其勢為左丞相　六月庚辰伯顏奏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氏幽于別所初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句容郡王答鄰答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晃火帖木兒帝數召答鄰答里不至郯王撒撒禿發其謀唐其勢伏兵東郊率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伏誅晃火帖木兒自殺　秋七月壬午伯顏弒皇后伯牙吾氏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剌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舍　壬寅專命伯顏為中書右丞相罷左丞相不置　乙巳罷燕帖木兒唐其勢舉用之人　戊申誅答里及剌剌等于市詔曰曩者文宗皇帝以燕鐵木兒嘗有勞伐父子兄弟顯列朝廷而輒造事釁出朕遠方文皇尋悟其妄有旨傳次于予燕鐵木兒貪利幼弱復立朕弟懿璘質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顏追奉遺詔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鐵木兒猶懷兩端遷延數月天隕厥

躬伯顏等同辭翊戴乃正宸極後撒敦答里唐其勢相襲用事交通宗王晃火帖木兒圖危社稷阿察赤亦嘗與謀賴伯顏等以次掩捕明正其罪元兇搆難貽我太皇后震驚朕用兢惕永惟皇太后後其所生之子一以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畀予兄弟迹其定策兩朝功德隆盛近古罕比雖嘗奉上尊號揆之朕心猶為未盡已命大臣特議加禮伯顏為武宗捍禦北邊翼戴文皇茲又克清大憝明飭國憲爰賜答剌罕之號至于子孫世世永賴可赦天下　八月己卯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於太后母子

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且今制封贈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葢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　監察御史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嬸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怒欲殺言者衆懼泰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决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九月庚辰帝駐扼胡嶺　庚子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内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從之　帝還大都

冬十月丁巳流晃火帖木兒答里唐其勢子孫于邊地　丁卯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奏徹里帖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惟陳允文以不署名留　十一月庚辰赦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衣糧　詔罷科舉初徹里帖木兒爲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能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爲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不報而思誠出爲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璽參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

臺臣言徹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觖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贓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贓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爾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爲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

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溥化誚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者矣有壬以爲大恥移疾不出　辛丑太史上言星文屢示儆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下詔改元詔畧曰惟世祖皇帝在位長久天人協和諸福咸至祖述之意良切朕懷今特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

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好文錄囚河東有李拜拜者殺人而行兇之狀不明
凡十四年不決好文曰豈有不決之獄如是其久乎
立出之王傳撒都剌以足蹋人而死衆皆曰殺人非
刃當杖之好文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況因有所求
而殺之其情爲尤重乃置之死河東爲之震肅　十
二月乙丑上太皇太后尊號　戊寅蒙古國子監成
是月太白晝經天歲星晝見　閏月丁亥日赤
如赭凡二日河決封丘　壬寅徙徹里帖木兒于安
南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爲已女冒

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
已遂流之　是年張楨爲高郵縣尹門無私謁守城
千戶狗兒妻崔氏爲其小婦所譖虐死其鬼憑七歲
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
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鞫之皆伏辜人稱神明
二年春正月壬戌太陰犯右執法甲子太陰犯角宿
乙丑宿松縣地震山裂丁卯太陰犯房宿　是月置
都水庸田使司于平江　二月甲申太白經天　戊
子詔以世祖所賜上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初積翁
齎詔諭日本死於王事嘗受賜後收入官故復賜之

丁酉追尊生母邁來廸爲皇后　三月戊申以阿
里海牙家藏書畫賜伯顏　是春每日出如赭　夏
四月丁亥禁服麒麟鸞鳳白兎靈芝雙角五爪龍八
龍九龍萬壽福壽字赭黃等服　庚寅以帖木兒不
華爲中書平章政事撒廸爲御史大夫　戊戌帝如
上都　五月丙午朔黃河復于故道　乙卯南陽鄧
州大霖雨自是日至于六月　甲申滄河白河大溢
水爲災　丙辰丁巳太白晝見壬申泰州山崩　是
月婺州不雨至于六月　六月辛卯禮部侍郎忽里
台請復科擧取士之制不聽　秋七月庚午赦賜上

都孔子廟碑載累朝尊崇之意　是月黃州蝗督民
捕之人日五斗　八月甲戌朔日食高郵大雨雹
詔各邊遠官死而不能歸葬者有司給糧食舟車護
送還鄉無親屬者官爲瘞之　庚子詔強盜皆死盜
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
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
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爲令　九月戊辰
帝還大都　冬十月己亥詔每日右丞相伯顏太保
定住中書平章政事孛羅阿吉剌聚議于內廷平章
政事塔失海牙右丞鞏卜班參知政事納麟許有壬

聚議于中書 十一月丁巳遣河南行省平章玥璐普華於西番爲僧 十二月江州諸縣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免富人雜徭以爲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 起丁丑至庚辰凡四年

順帝二

至元三年春正月癸卯廣州增城縣民朱光卿反其黨石昆山鍾大明率衆從之僞稱大金國改元赤符命指揮狗札里及江西左丞沙的討之 戊午帝獵于柳林凡三十五日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賜以金帛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異心求之哉履祥字吉甫號仁山謚文安所著有考證及尚書表註通鑑前編

行于世　二月壬申朔日食　棒胡反于汝寧信陽州棒胡本陳州人名閏兒以燒香惑衆妄造妖言作亂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命河南左丞慶童帥兵討之　甲申定服色器皿輿馬之制　己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僞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　辛卯發鈔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戸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庚子中書參政納麟等請立採珠提舉司先是嘗立提舉司泰定間以其煩擾罷去至是納麟請復立之且以採珠戸四萬賜伯顏　三月戊午立弘吉剌氏爲皇后后

名伯顏忽都武宗皇后之姪孛羅帖木兒之女也　是月天雨線　夏四月壬申遣使降香于龍虎三茅閤皂諸山　癸酉禁漢人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　甲戌有星孛于王良至七月壬寅沒于貫索　己卯帝如上都　辛卯合州大足縣民韓法師反自稱南朝趙王　丁酉謚唐杜甫爲文貞　己亥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造軍器拜戴甲爲定光佛與朱光卿相結爲亂　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郡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禁漢人南人不得習學蒙古色目文字　五月辛

丑民間訛言朝廷拘刷童男童女一時嫁娶殆盡　戊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係漢人漢人有官于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　甲寅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党兀班寇蔓延至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兒爲院使督兵往討之　丁卯彗星見於東北大如天船星色白約長尺餘彗指西南至八月庚午始滅　六月戊子加封尹子庚桑子徐甲列子莊子各爲真君　是月太白屢經天屢晝見屢犯太微垣　秋七月庚戌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

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羣飛啄食之　是月狗札里沙的擒朱光卿尋追擒石昆山鍾大明　八月壬午京師地大震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皆溢沒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牆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御牀凡六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九月己酉文宗新主玉册及一切神御之物皆成詔依典禮祭告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謙字益之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仕未顯而歿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

以自課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後作書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爲學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八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内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章凡數十上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爲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殁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　十一月太白復經天　十二月以馬扎兒台爲太保分樞密院鎭北邊馬扎兒台伯顏弟也時議進爵爲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從

四年春正月丙申以地震赦天下詔内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無侍丁者附近銓注以便侍養　詔脩曲阜孔子廟　二月丁卯罷河南江西浙江湖廣四川等處行樞密院　庚午帝獵于柳林　夏四月辛未京師天雨紅沙晝晦　以探馬赤只兒瓦歹爲中書平章政事　己卯帝如上都　河南執棒胡京師誅之　癸巳帝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象龜卵之形　五月命佛家閭爲考功郎中喬林爲員外郎魏宗道爲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功過　六月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衆圍州城守將搠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别不花發閩浙江西廣東四省兵討之不克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龍巖尉黄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縣尹袁州人周子旺亦舉兵稱周王改年建號尋敗死　秋七月己酉奉聖州地大震丙辰鞏昌府山崩　八月癸亥朔日食丙子京師地震日二三次至乙酉方止　帝還大都　閏月屢日赤如赭　冬十一月丁卯立紹熙府軍民宣撫都總使司本府元領六州二十縣一百五十二鎭國初以其地荒而廢之至是居民二十餘萬故立府治之　十二月戊戌立邪牙等處都元帥府并總管府先是世祖以其處雲南極邊就立其酋長爲帥至是來貢故立官府　是歲太白屢經天

五年春正月癸亥禁濫予僧人名爵　二月庚寅信州雨土　夏四月乙未加封孝女曹娥爲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　帝如上都　六月汴州大水平地深三丈沒民廬入百家溺死者八千餘人　秋七月甲申常州宜興山水出勢高一丈壞民廬舍　是月太白屢經天　八月丁亥帝還大都　九月太白屢經天　冬十月壬辰禁倡優盛服男子裹青巾婦女服紫衣不許戴笠乘馬　甲午詔命伯顏爲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龍虎金符　十一月戊辰杞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爲詔使至河南行

省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廉訪使完者不花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暘俾北守黃河口暘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暘得免暘同里有吳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時人爲之語曰歸暘出角吳炳無光暘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爲之賜以上尊

癸酉瑞州路新昌州雨木冰至明年二月始解

孛朮魯翀卒翀字子翬家于鄧州之順陽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居國學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唯耶律有尚及翀而已　伯顏構陷郯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遣之帝爲之不平

六年春正月甲戌奉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於石佛寺　二月己亥黜中書大丞相伯顏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

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脩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爲屏蔽導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熏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

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
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爲帝腹心乃
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論辨益
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
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
脫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論
之際左右爲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
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
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
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

出入蝻坳皆爲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
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
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
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柳林脫脫
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
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
五門聽命夜二皷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
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
出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歹賫赴
柳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倨城上宣言有

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
乞陛辭不許道出眞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
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曾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
君伯顏俛首有慚色　以馬扎兒台爲太師右丞相
塔失海牙爲太傅知樞密院事塔馬赤爲太保御史
大夫汪家奴爲中書平章政事脫脫知樞密院　壬
寅詔脫脫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輒入
內府　巳酉彗星見凡三十二日　是月京畿大水
三月丁丑以治書侍御史帖睦爾爲奎章閣大學
士翰林直學士揭傒斯爲奎章閣供奉學士　四月

丙午詔封馬扎兒台爲忠王賜號答剌罕固辭不受
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廉讓從之　五月丙子帝如上
都　六月丙申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吉剌
氏于東安州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麗詔曰昔武宗
升遐太后惑於憸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
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翊戴于
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
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爲皇
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
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

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搆邪言嫁禍于八不沙皇后
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慊則殺也
里牙以杜口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嬸不答失里怙
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孺稚之弟懿璘質班
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
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
其命太常徹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太
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
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
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

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
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理人
情有所不忍方明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有知識
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皇
弟燕帖古思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
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免有彼此之論臣請
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宗
族陛下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匹夫匹婦無不得
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中國
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

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報未幾
太后崩于東安州燕帖古思遇害于中道　秋七月
甲寅詔封微子爲仁靖公箕子爲仁獻公比干加封
爲仁顯忠烈公　戊午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寧蝗旱
相仍須罪己詔于天下　戊寅命翰林奎章閣刪脩
大元通制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癸丑加封漢張
飛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　丙寅詔今後有罪
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冬十月壬寅馬扎兒台辭
右丞相仍爲太師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鐵木兒不
花爲中書左丞相　十一月辛未以孔克堅襲封衍

聖公　十二月詔復行科舉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
承旨巙巙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科
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復詔行之國子監積分生員
三年一次依科舉例入會試中者取一十八名　罷
文宗增置官屬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
藝文監增置官屬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巙巙曰
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
房乃不能容耶帝然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
爲崇文監餘悉罷之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一 起辛巳至丙戌凡六年

順帝三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元至正時脫脫爲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馬札兒台之長子也幼岐嶷異常及就學請于其師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敗而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郯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

馬禁滅鹽額蠲負逋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　二月太白晝見　三月奎章閣學士巎巎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人名畫巎巎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能爲君則他非所尚也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夏四月戊寅彰德有黑氣自西北起晝晦如夜　帝如上都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宜存敬畏之心也失刺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鞶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

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庚寅以鐵木兒塔識爲平章政事　五月己未罷河西務行用庫　閏月丁丑改封徽州土神汪華爲昭忠廣仁武烈靈顯王　六月崇明通泰等州海潮湧溢溺死一千六百餘人　秋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己丑冀寧

路嘉禾生異畝同穎　壬寅許有壬進講明仁殿帝
悅賜酒宣文閣中仍賜貂裘金織文幣　冬十月戊
午月食旣　十一月道州路民何仁甫等兵起　十
二月道州民蔣丙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等州縣峒
猺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抄掠山東燕南寇盜
亦縱横至三百餘處　是歲大饑
二年春正月丙戌脫脫用人言於都城外開河置牐
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役夫萬餘
人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
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

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
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
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
不能保其未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
不可行費用不貲卒以無功　是月大同饑人相食
　二月壬寅頒農桑輯要　三月戊寅親試進士七
十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陳祖仁　夏四月
帝如上都　五月甲申太白經天丁亥東平雨雹如
馬首　六月戊申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
備軍需・壬子濟南山崩水湧　秋七月庚午惠州

羅浮山崩己亥慶遠路莫八聚衆攻陷南丹左右兩
江等處　佛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
四寸身純黑後二蹄皆白　八月庚子朔日食　九
月辛未帝還大都　是月歸德府黃河為患　冬十
月己亥朔日食　十二月己酉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丙子中書左丞許有壬辭職　二月甲
辰太陰犯井宿塡星犯牛宿熒惑犯羅堰　丁未遼
陽為捕海東青煩擾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是
月汴梁新鄭地震秦州成紀寧遠伏羌等縣山崩水
湧人多溺死　三月壬申御史成遵言可用終場下

第舉人充學正山長國學生會試不中者與終場舉
人同　戊寅詔作新風憲在內官有不法者御史劾
之在外官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歲以八月終出
巡次年四月中還司　是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初世
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
通修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
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
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丞相問修史
以何為本揭傒斯日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
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

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
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
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
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
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或欲
如晉書例以宋爲世紀而遼金爲載紀或又謂遼立
國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爲不可
待制王理者祖脩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
爲北史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一
時士論非不知宋爲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

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爲史　夏四月丙
申朔日食　是月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文帝如
上都　五月河決白茅口　六月壬子命經筵官月
進講者三　中書戶部以國用不足請撙節浮費
秋七月戊辰脩大都城　是月興國路大旱河南自
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扶溝尉氏洧州榮陽汜
水河陰凡七縣皆大水　八月甲午朔晉寧臨汾獻
嘉禾一莖有八穗者　山東有賊焚掠兗州　帝還
大都　九月甲子湖廣行省平章鞏卜班擒道州賀
州猺賊首唐大二蔣仁五至京師誅之其蔣丙自號

順天王攻破連桂二州　冬十月戊戌帝將祀南郊
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
常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爲帝時陛下爲之臣
春秋時魯閔公弟也僖公兄也閔公先爲君宗廟之
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　十二月丁未
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　徵遺逸
脫因伯顏張瑾杜本本辭不至本清江人在武宗時
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
不起至是右丞相脫脫薦之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
院編脩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

而致書於脫脫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
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
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時有金華張樞
亦屢徵不起既又徵隱士完者圖執禮哈郎董立李
孝光詔以完者圖執禮哈郎爲翰林待制立脩撰孝
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
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
識者韙之
四年春正月辛巳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
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

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發丁夫萬五千八百脩築之是月河又決汴梁　二月以賀惟一爲平章政事　閏月命脫脫兼領宣政事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三月癸丑以納麟爲中書平章政事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甲辰脫脫罷以阿魯圖爲中書右丞相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爲鄭王阿魯圖既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儈子邪若選儈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爲其爲治知體如此　是月大霖雨黃河溢平地水二丈決白茅堤金堤曹濮濟兗皆被災　六月己巳賜脫脫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秋七月戊子朔溫州颶風大作地震海溢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丁亥朔日食　冬十月乙酉議脩黃河淮河堤堰　十一月丁亥朔令民入粟補官以備賑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賣與奸濫之人

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乃可從之府又有議贓吏役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遼史成仍督早成金宋二史揭傒斯留宿史館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七日卒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進士傒斯少貧刻苦讀書父子自爲師友貫通百氏大德間客游湘漢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廣憲使咸器重之延祐初鉅夫與摯列薦于朝授翰林編脩文宗時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皆進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筵揭侯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在帝之初拜翰林直學士及開經筵陞侍講學士是年春致仕南還追至漷南復留京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賞賚甚厚復求去不許命脫脫及執政諭留之傒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一日議事請兼行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至是卒給驛護喪歸江南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　十二月癸亥漢陽

地震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　三月辛卯親試進士七十
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卒巙巙字子山康里氏幼
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脩身之要得之許衡及
父兄家傳長襲爵衛率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為
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辯法家佛士弗能過
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側身脩行庶天意可回久
之出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帝欲置之中書召還至
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為斂帝聞賜銀五錠巙巙善

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以蘇天
爵為京畿宣撫使天爵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
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
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
歸　秋七月以鞏卜班為平章政事　丁亥河決濟
陰漂官民廬舍殆盡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壬午
朔日食　冬十月乙卯遣使巡行天下詔曰朕自踐
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之
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覬安黎庶一
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
民瘼滋甚豈承宣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所未至歟
若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
疾苦疏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吏賢否明加黜陟
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就便處決民
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時諸道奉使者皆
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
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利弊彈劾奸
回二人風采振于一時定定以國人僅免天爵竟忤
時相去時事可知矣　辛未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
阿魯圖進之帝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朕當取以為

法惡者取以為戒然豈止激勸為君者為臣者亦當
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為勉　十一月甲
午至正條格成頒行天下　十二月丁巳詔定薦舉
守令法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日食辛未興國雨雹大者如馬
首山東地震司天監奏天狗星墜地血食人間五千
日始於楚徧及齊趙終於吳其光不及兩廣其後天
下之亂事事皆應　以賀惟一為御史大夫故事臺
端非國姓不授詔特賜姓改名曰太平　三月辛未
盜扼李開務之閘河刼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

世皇開會通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刼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　戊申京畿盜起范陽縣請增設縣尉及廵警兵從之　山東盜起詔中書參知政事鎖南班至東平鎮遏　夏四月丁卯帝如上都　五月陝西饑行酒禁　丁亥盜竊太廟神主　丁酉以黃河決立河南山東都水監象州盜起　六月己酉汀州連城縣民羅天麟及陳積萬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不花等合兵進討　雲南夷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　秋七月丙申以朶爾直班為中書右丞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朶爾直班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朶爾直班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省臣無與焉帝悅陞右丞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丙子邵武地震有聲如鼓至夜復鳴　冬十月日色如血　思靖猺寇武岡詔湖廣省臣及湖南宣慰完者帖木兒討之　閏月乙亥猺賊吳天保陷黔陽癸未汀州賊徒羅德用殺首賊羅天麟陳積萬以首級送官餘黨悉平　十二月壬寅山東河南盜起　是歲河

決尚書李絅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邪佞以崇陽抑陰不聽　資州處士黃澤卒澤字楚望生有異質自少以明經學道為志好為苦思久之如有所見作顏淵仰高鑽堅論大德中江西行省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山長既久又為山長于洪州東湖書院受學者益衆秩滿即歸閉門授徒不復言仕嘗以為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傅會近世儒者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真既乃盡悟失傳之旨自言每於幽閒寂寞顛沛流離疾病無聊之際得之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視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六經傳注之失未決之疑凡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渙然冰釋作十翼舉要三傳義例異經罪言吳澄嘗觀其書以為平生所見明經士未有能及之者謂人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真其人乎然澤雅自慎重未嘗輕與人言李泂使過九江請北面為弟子受一經且將經紀其家澤謝之曰

以君之才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泂歎息而去或問澤自問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吾道興廢上關天運豈區區人力所致卒年八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二 起丁亥至庚寅凡四年

順帝四

至正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大寒而風朝官仆者數人　壬子以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尋罷　以蓋苗爲參知政事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獨以爲狹力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衞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䘏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即欲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丞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　戊午望月夜出無光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有聲如雷河南山東盜蔓延濟寧滕邳徐州等處　庚辰以鎖南班爲中書右丞道童爲中書參政　丙戌以宦者伯帖木兒爲司徒猺賊吳天保寇沅州　三月

戊午詔編六條政類　夏四月庚寅復以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鐵木兒塔識爲左丞相帝嘗問帖木兒塔識爲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河東大旱民多饑死　帝如上都　五月庚戌猺賊吳天保陷武岡路詔遣湖廣行省右丞沙班統軍討之　乙丑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以調燮失宜災異迭見罷詔以太保就第　是月臨淄地震　六月詔免太師馬札兒台官安置于西寧時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馬札兒台故有是詔其子脫脫力請與父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眞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柰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尋卒　復以太平爲平章政事　彰德路大饑民相食　秋七月甲寅召隱士張樞爲翰林脩撰不至　以朱公遷爲金華郡學正初公遷以遺逸徵至京師授翰林直學士每勸帝親賢遠奸抑豪強省冗費脩德卹民庶天意可回民志可定不然恐國家之憂近在旦夕帝嘉納之當國者惡其切直不能容公遷亦

知世之不可有爲力辭不許章七上乃出爲金華郡學正公遷於經傳子史百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之道以正心誠意爲學眞知實踐爲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傳極其精緻而又善於訓廸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皆樂從隨其材質之分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常數百人翰林侍講學士黃溍最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敬愛公遷字克升鄱陽人其父梧崗翁聞同郡吳中行得聞朱子門人黃榦之學於廣信饒魯往學焉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臣公遷之學得之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二十卷四書約說四篇四書通旨六卷行世　九月戊申帝還大都　甲寅詔舉材能學業之人以備侍衛　丁巳鐵木兒塔識卒以朶兒只爲中書左丞相　丁卯猺寇吳天保犯寶慶殺沙班于軍中　冬十月丙戌亦憐只答兒反　戊戌西蕃盜起凡二百餘所　十一月甲辰沿江盜起剽掠無懲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鎭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鎭其地今戍將非人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

進討及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
遠近宜亟選智勇以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
五省州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撥山東地十六萬
二千餘頃賜大承天護聖寺以爲永業　十二月庚
午以朶兒只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先是朶兒只
爲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叅襲國王眛於
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至是
遂拜太平左丞相朶兒只右丞相時順江酋長樂孫
求内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省臣將許
之右司都事歸暘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

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
而事外夷所謂獲虚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
抗辯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暘曰其酋長可授宣撫
勿責其貢賦使者賜以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時
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丞相索皮服予之仍
覈在官所藏皮服之數將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
廣濟天下爲心皮服能幾何而欲給之邪莫若錄饑
寒者賑之耳丞相悟而止　丙子以連年水旱民多
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爲守令許民間利害
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鏞爲饒州路總管饒俗尚

鬼鏞至凡境内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
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爲五經師朔望幅巾
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
於學　以韓嘉納爲平章政事
八年春正月辛未詔翰林國史院纂脩后妃功臣列
傳以學士張起巖楊宗瑞黃溍爲總裁官左丞太平
右丞相呂思誠共領其事　二月癸酉納麟加太尉
致仕　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爲太監魯循河
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爲圖上二策其一議脩築北堤
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

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
　三月丁酉詔以東帛旌郡縣守令之廉能者　遼
東鎖火奴反詐稱大金子孫　壬寅土番盜起有司
請不拘資級委官討之　福建盜起地遠難於討捕
詔汀漳二州立分元帥府轄之　癸卯親試進士七
十有八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乙亥帝視國
子學賜衍聖公銀印陞秩從二品定弟子員出身及
省親奔喪等制　詔守令選立社長專一勸課農桑
　己卯海寧州沐陽縣等處盜起　帝如上都　五
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庚子廣西山崩水湧灕江

溢平地水深二丈餘屋宇人畜漂沒　永嘉大風海舟吹上平陸二三十里死者千數　已未虞集卒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父汲僑居臨川之崇仁集生三歲即知讀書稍長從吳澄游授受具有源委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有宋慶曆乾淳風烈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爲邵庵先生　六月山東大水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乙卯遣賜祭曲阜孔子廟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己未

太陰犯靈臺　冬十月丁亥吳天保寇道州　十一月辛亥吳天保率衆六萬掠全州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讎敵遂入海爲亂刼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元兵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兄弟以官將治朶兒只班之罪樞密參議歸暘曰將之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今國珍遣[illegible]納降決不當從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illegible]而來非真降

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時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國珍不肯赴勢益猖獗　監察御史張楨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郯王一十二口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宜急誅竄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貶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閫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　御史李泌上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爲妃庶

幾三辰奠位災異可息不聽　以太不花忽都不花並爲中書平章政事丞相太平薦太不花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相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以是薄之　是歲詔賜高年帛設分元帥府於沂州備山東寇陞徐州爲總管府以邳宿滕嶧四州隸之立司天臺于上都

九年春正月癸卯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專治河患　三月丁酉塡河泛溢黃河北潰陳州麒麟生　夏四月丁丑以欽察台爲中書平章政事　帝如上都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長四尺許

容貌異常皤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
尚云　五月丙辰定守令督攝之法路督攝府府督
攝州州督攝縣　是月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
蜀江大溢浸漢陽城民大饑　六月丙子刻小玉印
以至正珍秘爲文凡秘書監所掌書畫皆識之　秋
七月庚寅御史斡勒海壽劾奏殿中侍御史哈麻及
其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帝
不省章三上詔奪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出海壽爲
陝西廉訪副使嘉訥罷爲宣政院使尋出爲浙省平
章政事　壬辰詔命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習學漢人

文書以翰林學士李好文兼諭德歸暘爲贊善好文
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
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
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
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奧則不足以
啓廸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
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
之學而寖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
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
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允其辭好文言欲求二帝三
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
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
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倣真德秀大學衍義
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
閏月辛酉以脫脫爲中書右丞相初馬扎兒台卒
太平請令脫脫歸葬左右以爲難太平爲之固請脫
脫得還及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己也因汝
中栢譏間成隙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叅政孔思立等
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者悉誣以罪黜去太平旣
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
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

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
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歉矣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
史自適　八月甲辰以栢顏爲中書平章政事　帝
還大都　九月甲子凡建言中外利害者詔委官選
其可行之事以聞　冬十月丁酉命皇子愛猷識里達
臘入端本堂肄業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
幸皇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
坐詔以李好文所進經訓要義付端本堂令太子習
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慧

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爲書名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戒者爲書名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

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天裂天漢之旁　脫忽思皇后以斡勒海壽之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奪海壽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幷誣韓嘉訥贓罪杖流于奴兒干以死　十二月丁未徭賊吳天保陷辰州是歲詔汰冗官均俸祿賜致仕官及高年帛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從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糴二日優卹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日船戶困於壩夫海糧壞於壩戶六日疏濬運河七日臨清運糧萬戶府當隷漕司八日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

十年春正月丙辰朔以搠思監爲平章政事　壬戌立四川容美洞軍民總管府壬申太陰犯熒惑甲戌隕石棣州色黑中微有金星先有聲自西北來至州北二十里乃隕　二月丙戌詔加天妃父種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　二月辛丑太陰犯平道甲辰太陰犯鍵閉　三月己卯熒惑犯太微垣是月奉化州山石裂有禽鳥草木山川人物之形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詔曰朕纂承洪業撫臨萬邦夙夜厲精靡遑暇逸比緣倚注失當治理乖方是用圖任一相俾

賛萬機爰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統正百官允釐庶績曾未朞月百度具舉中外協望朕甚嘉焉尚慮軍國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　帝如上都　六月壬子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三日復還　秋七月辛未太白晝見丁丑太白復晝見　八月壬寅帝還大都　九月辛酉祭三皇如祭孔子禮　壬午丞相脫脫以吏部選格條目繁多莫適據依銓選者得以高下之請編類爲成書從之　以成遵爲工部尚書　冬十月乙未脫脫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郎中武祺以

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從之至是與吏部尚書偰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楮幣鈔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衆皆唯唯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慮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交鈔若出亦為偽者矣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偰哲篤忿曰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曰行不得行不得脫脫見思誠之言直狐疑未決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在廟廟上大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準至元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與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

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者皆不行國用由是大乏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是月三星隕于耀州化為石如斧形削之有屑擊之有聲　十二月壬午朔修大都城　己酉方國珍攻温州　京師麗正門樓上忽有人妄言災禍鞫問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所往

是冬温燠霹靂暴雨時行衢饒處等州雨黑黍內白如粉草木皆萌芽吐花大雪而雷電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三 起辛卯至壬辰凡二年

順帝五

至正十一年 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 春正月庚申命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討方國珍 丁卯蘭陽縣有紅星大如斗自東南墜西北其聲如雷 清寧殿火焚寶玩萬計由宦官熏鼠故也 齊化門東一婦人忽生髭鬚長一尺餘 二月庚寅太陰犯鬼宿乙未太陰犯太微丁酉太陰犯亢宿 命遊皇城中書省臣諫止之不聽 立湖南元帥府分府于寶慶路 三月庚戌立山東元帥府于登州 丙辰親策進士八十三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不至 丁卯太陰犯東咸戊辰太陰犯天江 遣使賑湖南北被寇人民 夏四月壬午開黃河故道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

徧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歲饑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賈魯之言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為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賈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楊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金帶銀幣詔賜脫脫世襲答剌罕之號以淮安路為其食邑命立河平碑其諸都水監有司官皆以功遷賞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潁之兵起 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乙巳彰德路雨雹形如斧傷人畜 冀晉地震半月乃止懷

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圮民居屋壓死者甚衆　帝
如上都　五月已酉朔日食辛亥潁州妖人劉福通
蕭縣李二羅田徐貞一名壽輝麻城鄒普勝等兵起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
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欒城人自其祖父以白
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
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
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山童
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乃刑白馬黑
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

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
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
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皐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
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
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
住攻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
舉兵亦以紅巾爲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六月
方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江浙行省左丞
孛羅帖木兒往擊之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
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

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弗之知　秋七月遣
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方國珍國珍兄弟
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泰不華欲命壯士
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過泰不華寄以事白之達
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事乃止檄泰
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
官有差　八月帝還大都　九月劉福通兵勢日盛
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知樞密院
事及衛王寬徹哥總率諸衛軍十餘萬討之復上蔡
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信州

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黍菽衢州雨黍
民多取而食之　徐壽輝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自
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太師攻陷饒州執魏
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脅使從已命以官二人不
屈壽輝並殺之　十一月癸丑有星孛于西方見于
婁胃昴畢之間　以朶爾直班爲平章政事朶爾直
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爲重前西臺御史張桓伏節
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
令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爲叛逆豈足以服
人心其言多忤脫脫意脫脫倚任汝中柏伯帖木

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
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月丙子朔太白晝
見是月太白經天
十二年春正月戊申竹山縣賊陷襄陽路總管柴肅
死之是日荊門州亦陷　壬子中書省臣言河南陝
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賊正當春首耕作之
時恐農民不能安於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委通曉
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勸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
依時播種務要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
水患供給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

之仍令總兵官禁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
廢弛從之　丙辰徐壽輝兵陷漢陽丁巳陷興國府
己未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等棄城走辛酉徐壽
輝兵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戰不勝死之　丙寅以河
復故道大赦天下　辛未徐壽輝兵攻沔陽推官俞
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　二月乙酉徐
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孛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間風
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
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
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

令以長木數千月鐵錐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
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
焚溺無筭時東際淮甸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遁
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
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
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城已破賊兵入矣
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
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州民聞之哭
聲震天具棺葬之將冕居潁亦死于賊　丙戌徐壽
輝兵陷南康岳州房州　辛丑褒贈伏節死義二十

七人贈李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壬寅以納
麟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月魯不花為中書平章政
事兼知經筵　是月定遠郭子興見汝潁兵起列郡
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
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
民指稱為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恟恟不安四境逼迫
訛言日甚　三月癸丑中書省臣請行納粟補官之
令凡各處士庶果能為國宣力自備糧米供給軍儲
者照依定擬地方授官依例陞轉　甲子徐壽輝兵
破袁瑞饒信徽等州　戊辰詔省臺官兼用南人自

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始復舊制凡
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中書省臣言張理獻言
饒州德興三處膽水浸鐵可以成銅宜即其地各立
銅冶場就以張理爲場官從之　台州路達魯花赤
泰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時朝廷方征徐州
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刼其黨入海
泰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留不遣其戚黨
陳仲達往來議降泰不華具舟張受降旗乘潮下澄
江觸沙不行乖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
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會擊之

賊羣至欲抱持入其船泰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賊
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事聞
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是月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
尤甚會州公宇墻崩中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
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
州　閏月甲戌朔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入濠州城
同郭子興以自保　乙酉徐壽輝破吉安路鄉民羅
明遠起義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

汴梁收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
兵還平章蠻子代還總其兵也先帖木兒還京師仍
命爲御史大夫　夏四月癸卯朔日食旣　甲寅以
搠思監爲中書平章政事　甲子翰林學士歐陽玄
致仕給全俸終其身　元主如上都　詔天下完城
郭築隄防　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劾也先帖木
兒喪師辱國乞明正其罪脫脫庇之詔不允中臺御
史周伯琦阿附脫脫劾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西臺
御史大夫朶爾直班爲湖廣平章出文等爲各郡判
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既受命關中人涕泣

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言于脫
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
者希指數侵辱之不爲動脫脫又遣國子助教完者
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
之勛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爾直班素感
風疾竟卒于黃州　五月庚辰御史徹徹帖木兒等
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宜徙瀛國公
子趙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
月大名路旱蝗饑民七十餘萬口　紅巾周伯顏陷
道州　秋七月徐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諸州

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叅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鎗而死時董摶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設使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

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次第平摶霄亦受代去徽饒賊復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乃假摶霄為叅知政事俾復提兵討之摶霄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溪是為入杭要路既分兵守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及昱嶺關賊將潘大濟二千人降又有犯千秋關者摶霄還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

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摶霄乃先以兵守多溪多溪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為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搗賊巢遂乘勝復安吉賊帥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有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摶霄引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豁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八月癸卯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也忒迷失擊走之　甲辰以同知樞密哈麻為中書添設右丞　丁巳脫脫

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密邇麻和謨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一日離乞留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以答剌罕太傳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　九月乙酉脫脫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其城元主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趣還朝　元主還大都　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時闕以浙東廉訪僉

事居毋憂于家値兵擾河南陷郡縣乃起爲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湟增埤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戮之凜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

隕石數里　十一月乙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敗死之星吉初爲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爲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淸水灣又大破之賊乂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栅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

爲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絶星吉河西人捌思吉之子也　以蘇天爵爲江浙行省參政總兵于饒信天爵克復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天爵字伯脩眞定人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輯國朝名臣事畧十五卷文類七十卷時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寄晩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稱

爲滋溪先生　十二月癸未脫脫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帝曰此事有利於國家其議行之是歲海運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種植之事
時汝潁兵勢大振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潁州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信陽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授察罕帖木兒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時徐州旣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

遂命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
魯魯死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
本以窮蹙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己下之事皆禀命
遂爲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是年江淮蘆荻
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紀暈成天下太平
四字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四起癸巳至乙未凡三年

順帝六

至正十三年春正月庚午以中書添設右丞哈麻實
授中書平章政事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爲
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在主前營護得免別
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禿滿迭兒等十人結爲
兄弟及脫脫復相譖太平陜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
禿滿迭兒爲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
德哈麻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平章　辛未以脫脫先
言京畿近水地利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
丞烏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
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州東及遷民鎮凡係官
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
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　庚辰中
書省臣言近立分司農師宜於江浙淮東等處召募
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一千人爲農師教民
播種宜降空名添設職事敕牒一十二道遣使賫往
其地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正八品

三百人者從七品即書填職名給之就令管領所募
農夫俱至田所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　二月丁未
祭先農　甲寅中書省臣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
祀右丞相脫脫從之詔仍立脫脫平徐勳德碑　三
月己卯命脫脫領大司農師　丁亥命脫脫以太師
開府提調太史院回回司天監　己丑以各衙門係
官田地并宗仁等衛屯田地土並付司農分司播種
命江浙行省江南行臺御史招諭方國珍　夏四
月庚子以禮部所轄掌薪司并地土給付司農分司
己酉詔取勘徐州汝寧南陽鄧州等處荒田并戶

絕籍沒入官者立司牧署掌司農分司耕牛　元主
如上都　五月己巳命東安州武清大興三縣正官
添給河防職名從都水監官巡視渾河隄岸或有損
壞即脩理之　辛未江西浙江行省各引兵取道同
復饒州蘄黃等賊聞風皆奔潰　泰州白駒場亭民
張士誠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行省遣
知府李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
士誠尋殺叅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
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
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

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
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李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
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
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捶碎其膝而咼
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
云　六月丁酉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命右
丞相脫脫兼詹事　甲辰以立皇太子詔天下大赦
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　秋七月丁
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潮日三至　壬申湖廣行省叅
政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　八月元主還大都資政

院使脫火赤以兵復江州　九月乙丑朔日食　太
白再經天　是秋大旱溪澗皆涸　冬十月庚戌以
方國珍兄弟爲各路治中不受先是遣江浙左丞帖
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
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
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
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
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温沙等率兵
伐之　十一月丁亥江西右丞火你赤以兵平富州
臨江遂引兵復瑞州　是月立義兵千戶水軍千戶

所于江西事平願還爲民者聽　十二月庚戌京城
天無雲而雷鳴少頃有火見于東南懷慶路及河南
府西北有聲如擊鼓者數四已而雷聲震地　江浙
行省平章政事卜顔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
軍討徐壽輝于蘄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
初徐壽輝將王善旣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
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
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
釋之使舁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
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

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于
帥府礫之事聞濬贈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尹　哈
麻進西番僧于元主僧教元主行房中運氣之術號
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眞善祕密法元主皆習之詔
以西番僧爲司徒伽璘眞爲大元國師各娶良家女
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元主曰陛下尊居萬乘
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
祕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主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
子惟淫戲是樂元主諸弟八郎者與哈麻妹壻禿魯
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元主前

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皆即兀該猶
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
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旣長深疾二僧等所爲欲去
之未能也　大同疫人死者大半　大都無雲而雷
　郭子興引兵入滁州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
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
晝三日方解丁丑元主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
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剌
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

自給之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時
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癸亥朔日食　己巳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
第出身有差　中書定擬義兵立功者權任軍職事
平授以民職從之　是春大雨凡八十餘日羣龍皆
穴地變化而出者無數識者知爲天發殺機也　夏
四月江西湖廣大饑民以疫癘死者甚衆　元主如
上都命造過街塔于盧溝橋　五月立南陽鄧州等
處毛胡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兵免其差役令討
賊自効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胡蘆故以名之

六月辛卯張士誠寇揚州達識帖睦邇兵敗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秋七月潞州襄垣縣大風拔木偃禾汾州孝義縣地震　八月元主還大都

九月辛酉命右丞相脫脫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　冬十月戊戌詔答失八都魯及泰不花等會軍討安豐　十一月丙寅赦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啓皇太子　丁卯脫脫領大兵至高郵辛未與張士誠戰于高郵城外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是月皇太子脩佛事釋京師死罪以下囚　十二月辛卯絳州北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二　六　何

方有紅氣如火蔽天　丙申以定住為左丞相哈麻鎖南班並為平章政事　丁酉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深啣之至是喉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為自隨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材鄙器玷汚清臺綱紀之政不脩貪淫之心益著章三上詔以脫脫老師費財已踰三月坐視寇盜恬不為意削去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以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闊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闊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輩

宋元通鑑卷一百五十二　七　何

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是月詔威順王寬徹普化還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命奪其王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仍守舊鎮　大都大饑加以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

製龍舟於內苑元主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

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代所未有元主既怠於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為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襖綬帶鞋襪皆星文霞彩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祕密戒者得入餘不得與

十五年（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黑厮為中書平章政事許有壬為集賢大學士　辛未大斡耳朶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丁丑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推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以下皆為之憚懾乃入奏元主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閏月壬寅以各衛軍人屯田京畿每人日支鈔二兩五錢仍給牛種農器命司農司督其勤惰　丙辰太白經天　上都路饑詔嚴酒禁　二月己未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撾殺之遂自為丞相　丙子以達識帖睦邇為中書平章政事　三月癸巳徐壽輝兵破襄陽　辛丑寘脫脫于雲南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剌章

肅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家產　夏四月壬戌中書省臣言江南因盜賊阻隔所在闕官宜遣人與各省及行臺官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三品以下通行遷調五品以下先行照會之任江浙行省三年一次遷調福建等處缺官亦依前例從之　辛未以中書參議成遵兼經筵官　癸酉以定住為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桑哥失里為平章政事雪雪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于哈麻雪雪兄弟矣　元主如上都詔翰林待制烏馬兒集賢待制孫撝招安高郵張士誠仍賫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孛羅不花

及淮南行省等官商議給付之　五月壬辰復襄陽路詔削太不華官爵泰不華以軍事乏糧之故遂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八都魯總領其軍　庚戌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　六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時元主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我　太祖自壬辰春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

足平也　秋七月元遣諸王失里門四川左丞沙剌班等各率兵守欒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為招畀之策耳不聽　八月庚申元命南陽等處義兵萬戶府召募毛胡蘆兵萬人進攻南陽　戊辰元以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將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邇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是月元主還

大都　九月癸未元以紐的該爲中書平章政事
冬十月丁巳元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　甲子命
兵工二部尚書撒八兒王安童以金銀牌面給淮東
宣慰使司等處義兵官員命哈麻領大司農司元主
謂右丞相定住等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闕
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必繁
文卿等其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　十一月壬辰元
主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爲亞
獻右丞相定住爲終獻　元答失八都魯擊宋進次
許州與劉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爲其所敗將士皆奔

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剌不花引兵來援大
破福通兵復駐汴梁　十二月乙亥元以天下兵起
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是月答失八都魯大敗劉福
通等于太康遂圍亳州宋小明王遁安豐　元哈麻
矯詔殺右丞相脫脫初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
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
此巽辭拒絕惠啣之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
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　史
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羣小急復私
仇君子病焉　元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
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
間武淸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
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詔濬大內河道以宦官
埜先帖木兒董其役埜先帖木兒言自十一年以來
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元主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
答失蠻董之是歲荆州大水薊州雨血湖廣雨黑雪
陝西有一山西飛十五里山之舊基積爲深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五 起丙申至丁酉凡二年

順帝七

至正十六年春正月戊子元主親享太廟 庚戌元左丞相哈麻罷先是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爲恥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太子爲帝則已必先誅即以聞于元主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元主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爲老耶因罷哈麻且謀併其弟 辛亥御史大夫雪雪亦罷以搠思監爲御史大夫復以定住爲右丞相

蘄州地震倪文俊建都于漢陽迎徐壽輝據之

二月癸酉禿魯帖木兒辭職不允搠思監劾哈麻及其弟雪雪等罪惡元主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懿璘質班同乳姑緩其罰令之出征自效 丙辰定住及桑哥失里等復奏哈麻兄弟罪惡遂詔貶哈麻惠州安置雪雪肇州安置尋杖殺之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尚封識未啓時中外皆謂元主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且有易主之謀寔坐不軌之罪也 是月張士誠陷平江路據之改爲隆平府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烏馬兒孫撝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詬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

三月庚寅我 太祖帥師取集慶路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死于兵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丙申倪文俊陷常德路 丁酉元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江浙行省左丞兼知院事節制諸軍許以便宜行事是日我 太祖兵取鎮江路 戊申方國珍復降于元命爲海道漕運萬戶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相盪 夏四月辛亥元以搠思監爲中書左丞相丙辰元以普化爲御史大夫

元主如上都　五月丙申倪文俊陷澧州路　六月甲寅元江浙行省叅政楊完者以兵守嘉興路禦張士誠　乙丑我　大明兵取廣德路　是月彰德李實如黄瓜先是童謡云李生黄瓜民皆無家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邇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邇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叅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邇遁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戸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

睦邇乃還　八月庚午倪文俊陷衡州路元元帥甄崇福戰死　甲戌彗星見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始滅　元主還大都　九月庚辰汝頴李武崔德等兵破潼關叅政述律杰戰死

戊戌李武等破陜州虢州察罕帖木兒襲敗之於安邑　冬十月丁未大名路有星如火從東南流芒尾如曳彗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光瑩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命藏于庫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絕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為賊所臠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廵云

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摶霄建議以淮安為南

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計莫若於黄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廵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十一月丁亥流星大如酒盃色青白尾跡約長五

尺餘光明燭地起自東北東南行沒于近淵有聲如
雷　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元詔沿海州縣爲賊
所殘掠者免田租三年賜高年者帛　陝西行臺御
史李尚絅上關中形勢急論凡十有二事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辛卯元命山東分省團
結義兵每州縣添設官員操練以專守禦　二月癸
丑元下詔赦天下　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
州甲戌倪文俊陷陝州李武崔德等破商州攻武關
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時元豫王阿
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

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素畏之宜遣
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己論久不決思誠曰
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帖木兒曰
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
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
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
元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
四川左丞　三月庚辰毛貴陷萊州　壬午我　大
明兵克常州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
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禽之由是士誠氣

沮乃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
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我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
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
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甲午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買奴遁丁酉毛貴陷濱
州自是山東郡邑皆陷元遂以董搏霄爲山東宣慰
使從不蘭奚擊之旣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
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
趙計以衞京師不報御史張楨上疏陳十禍以輕大
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

本之禍以不愼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
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
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
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脩實德以
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
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
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
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之宜將帥
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
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

娶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貸財罄盡而百計遊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

畏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四月丙午元監察御史五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儻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衞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況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

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元主嘉納之　乙卯毛貴陷莒州　丙辰元立便民六庫于京師倒易昏鈔　元主如上都　是月我　太祖取寧國等路初徐達常遇春率兵攻寧國攻之久不下　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　五月乙亥元命知樞密院事李蘭奚進兵討山東戊寅元平章政事亦老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　丙申元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詔天下免民今歲稅糧之半　六月丙辰

元監察御史脫脫穆爾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應爲害尤大爲今之計中書當遴選能將就泰不花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　庚申　大明兵取江陰州　癸酉溫州路樂清江中龍鬬颶風大作所至有火光如毬水沒數千家死者萬餘人　是月劉福通攻汴梁其兵分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秋七月己卯元帖理帖木兒奏續集

風憲宏綱　庚辰我　大明兵取徽州路　是月元大都晝霧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　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　乙丑元以伯嘉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佘闕爲淮南行省左丞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爲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識帖睦邇僅署成案而已　大明兵取揚州張士誠侵嘉興屢爲楊完者所

敗乃以書請降于元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邇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時士德已爲　大明所擒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元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太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曾等遂不爲公論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

九月元命紐的該加太尉總諸軍守禦東昌初田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是復率衆寇東昌紐的該擊却之　許有壬卒有壬字可用湯陰人仕至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善筆劄工辭章則其餘事也　天完將陳友

諒沔陽漁人子也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見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及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文俊遂併其軍自稱平章　閏月癸卯有飛星如盂青色光燭地尾約長尺餘起自王良没於勾陳　冬十月宋將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旣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元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分兵入守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張左右翼掩擊之不信等大潰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是月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　十一月辛丑元山東宣慰使董摶

胥建言請令江淮等處分布連珠營寨於隘口屯駐守禦宜廣屯田以足軍食從之　十二月庚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庚子元大尉答失八都魯卒于軍中時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事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答理麻失理戰没諸軍大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

踵敵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孛羅帖木兒爲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路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　戊戌元歐陽玄卒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後徙瀏陽歷官湖廣行省右丞翰林學士承旨以文學名于時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至是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尋卒　是歲河南大饑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六 起戊戌至己亥凡二年

順帝八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丙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并軍

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戸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戸盧廷玉葛延齡丘晉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戸黃寅孫安慶推

官貴秃倫歹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
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　宋濂曰
闕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
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
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
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
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
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庚戌　大明兵取婺源
州　乙丑大風起自西北元益都土門萬歲碑仆而
碎　丙寅田豐陷東平路　二月己巳朔元議團結

西山寨大小十一處以為保障命中書左右丞總行
提調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編立牌甲分守要害
互相策應　壬申毛貴陷清滄州遂據長蘆鎮　癸酉毛
貴陷濟南路董摶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
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
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
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詔往援益都摶霄即出濟
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
南行樞密院判官未幾復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摶
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

陷貴遂入據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
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摶霄方駐于南皮縣之
魏家莊適有使者奉詔拜摶霄為河南行省右丞甫
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
如何摶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捽摶
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之摶
霄字孟起磁州人早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
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
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壬午宋田豐復陷濟寧
丙戌元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即棄城走還京

師拜中書左丞相戊子田豐陷東昌路　三月己亥
朔日色如血　庚子毛貴陷般陽路　辛丑大同路
夜聞空中有聲初黑氣蔽四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
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有兵戈
之聲　庚戌毛貴攻薊州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
之　乙卯毛貴攻漷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
死遂畧柳林逼畿甸京師大恐元廷臣或勸其主北
巡以避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
以為不可遷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
剌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　是月

大明兵取建德路　夏四月甲申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時元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餉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普化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城陷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爲追者所殺　五月戊戌朔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運糧萬戶　庚子劉福通攻汴梁　壬寅太白犯填星　元汴梁守將竹貞出走福通等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　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兵攻邵武路　庚戌陳友諒陷吉安路　癸丑元御史七十等劾右丞相泰

不花初泰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邪時亦起泰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泰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泰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內湯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元主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元主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泰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泰不花即上言

軍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己也遂諷御史七十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乙卯詔削奪泰不花官爵蓋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悟良哈台代之泰不花聞詔夜馳詣故部將劉哈剌不花求救哈剌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首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泰不花以來哈剌不花還縛泰不花父子送元京未至皆殺之于路　元命悟良哈台節制河北諸軍河南行省平章周全節制河南諸軍時河南寇蔓延河北伯顏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

十萬家至磁與寇遇寇知伯顏名士生刼之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寇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於其腹中覆墻而揜之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伯顏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稍長受業宋進士黃坦坦命以顏爲氏弱冠即以斯文爲己任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辭歸四方來學者甚衆爲學務真知力踐必期措諸實用至是遇害有司上其事謚文節　是月天雨白毛山東地

裂　六月戊辰朔日食元拜察罕帖木兒陜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　庚辰宋將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關保等分兵屯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卻之　乙酉元命左丞相太平督諸軍守禦京城便宜行事　秋七月丁酉朔元周全據懷慶路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洛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盤子城周全來戰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周全遂盡驅

懷慶民渡河入汴梁　己未劉福通遣周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

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　辛巳元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於毛貴　九月丁酉朔元褒封唐劉蕡為文節昌平侯　乙丑陳友諒陷贛州路　冬十月壬申我　大明兵取蘭溪州　壬午元丞相搠思監罷以紐的該為左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元主方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彛等復劾之不已元主終不聽　是月有兩日相擊黑光摩盪

十一月癸卯陳友諒陷汀州路丁未田豐陷順德路

十二月乙丑朔日食既而雨雪東方有赤虹貫于中天　癸未宋關先生破頭潘等陷元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略往遼陽遂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叅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

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

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疏奏元主嘉納之　甲申我　太祖取婺州時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　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由宣歙歷徽州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諸曾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

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

大功可成矣　是歲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元京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白經天　處州青田山中竹生米可食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我　大明兵取諸暨州　陳友諒兵陷信州路　二月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鎮大同以爲京師捍蔽復置大都督兵農司於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孛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元泰不花潰散之兵數萬鈔掠山西察罕帖木兒遣陳秉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略衢州復遣兵陷襄陽路　壬戌元詔定科舉流寓人民名額蒙古色目南人各十五名漢人二十名　我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

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爾而遣之國珍旣又以金玉飾馬韉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郤之　夏四月甲子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讐敵　元主以天下多故卻天壽節朝賀語羣臣曰方今宜敬天地法祖宗以自修省朕初度之日羣臣毋賀庚午右丞相太平暨文武百官奏曰天壽節朝賀乃臣子報本實合禮典令謙讓不受固陛下盛德然今軍旅征進君臣名分正宜舉行不允壬

申皇太子復率羣臣上奏曰朝賀祝壽是祖宗以來舊行典故今不行有乖於禮元主曰今盜賊未息萬姓荼毒正朕恐懼脩省敬天之時奈何受賀以自樂乙亥御史大夫帖里帖木兒復奏曰天壽朝賀之禮蓋出臣子之誠伏望陛下曲狥所請若朝賀之後內庭燕集特賜除免亦古者人君減膳之意仍乞宣示中書使內外知聖天子憂勤惕厲至於如此元主曰為朕缺於脩省以致萬姓塗炭今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
五月壬寅元察罕帖木兒請今歲八月鄉試河南舉人及避兵儒士不拘籍貫依河南省元定額數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　是月大蝗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饑京師銀一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第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我邪我

頭可斷足不可移[illegible]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括靴底捕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出兵破賊奉國遂穴地椓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秋七月壬辰朔元出搠思監為遼陽行省左丞相便宜行事　八

月戊寅元察罕帖木兒復汴梁先是帖木兒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奪汴外城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元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　九月我　大明兵取衢州
是月晦日天甫明西南方天裂紅光燭地移時始復
冬十一月庚申朔元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弔橋　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大都杜鵑啼　十一月癸卯我　大明兵取處州路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戊申陳友諒兵陷杉關　時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元京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張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

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十二月蜂蝶競出　元奇皇后與太子嘗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父左右令御史劾父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元主之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太子以成遵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為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七起庚子至癸卯凡四年

順帝九

至正二十年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春正月壬子元以危素爲參知政事乙卯元會試舉人知貢舉李好文等奏舊例各處鄉試舉人三年一次取三百名會試取一百名今歲所取鄉試比前數少止有八十八名會試三分內取一分合取三十名乞於三十名外添取五名爲宜元主從之　丙辰五色雲見移時　元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既卧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　二月戊午朔元左丞相太平罷時成遵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遂以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三月戊子朔田豐陷保定路　彗見東方

甲午元廷試進士三十五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子元以搠思監爲右丞相時元主益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夏四月庚申元命大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其軍爲豐所殺　癸酉有雲龍之祥我　大明成祖文皇帝誕生　五月丁亥朔日食雨雹　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節既而復還江州　閏月乙亥流星大如桃　六月己丑元詔察罕帖木兒與孛羅帖木兒部將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是月我　大明兵取信州路　秋七月乙亥元詔孛羅帖木兒總領達達漢兒軍馬爲總兵官仍便宜行事　八月戊子元詔命孛羅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石嶺關以南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故有是詔　九月元孛羅帖木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元主遣使諭令講和遂各退守石嶺關南北　冬十月甲申朔芔露降于國子監大成殿前栢木　己亥元主

命以冀寧畀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以爲用兵數年惟藉晉冀以給其軍而致盛強苟奉命與之則彼得以足其兵食乃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州等處再遣部將八不沙以兵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怒殺之尋駐兵霍州攻孛羅帖木兒元主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孛羅帖木兒遂罷兵還察罕帖木兒尋亦還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　初詔遣參知政事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等三人往解孛羅察罕

二家之兵三人既各受命不肯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志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懦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腦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十一月甲寅朔黃河清凡三日　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

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千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者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太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元主遣使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元吳當卒當字伯尚澄之孫也以父文蔭歷官翰林直學士江西行省參政陳友諒陷江西諸郡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卧牀不食以死自誓乃舁牀載之舟

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以終其身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元詔赦天下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俱鳴民所持槍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二月元八撒剌不花以廉訪使久居廣東專恣自用詔以完者篤代之八撒剌不花怒其代已即誣以罪殺之　三月元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孛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于鹿臺察罕嚮之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　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僭
嘉定等路元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六月丙申元察
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　秋七月己巳忻州西北有
赤氣蔽天如血　八月乙酉我　太祖帥師伐漢拔
江州陳友諒走武昌先是友諒據江州爲都引兵犯
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
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
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
已爾等其屬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
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

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
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
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
遣使詣軍中請降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
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衆來見寧州陳文龍及吉安
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爲洪都府　元
察罕帖木兒克山東初察罕既定河南乃以兵鎮關
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
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諜知
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田豊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

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覃懷
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
田豊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豊及王士誠
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
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
章丘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
乃下之　九月戊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初
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其主令以太平爲留守
貴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
先忽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

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爲己功　壬戌明玉珍破東
川郡縣是月我　大明兵取建昌饒州二路　冬十
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
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十一月戊
辰黃河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凡七
日元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　是歲元京師大饑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甲寅元詔
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平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
命　庚申我　大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諸
路皆陳友諒所據　丁卯元申諭李思齊張良弼等

各以兵自効以也先不花爲中書右丞　二月乙酉彗星見于危宿光芒長丈餘色青白丁酉彗星犯離宮西垣至二月終光芒二丈餘　三月戊申彗星不見是形惟有白氣形曲竟天西指掃大角壬子彗星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始滅　甲寅四川明玉珍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元陝西行省參政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夏四月丙子朔長星復見于虛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四十餘日乃滅　五月乙巳朔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擊敗之餘衆航海還

據泉州福建行省參政陳有定復汀州路　辛未明玉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初玉珍聞陳友諒弑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王分兵克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諸路　六月辛巳彗出紫微垣東南指西南行戊子彗星光芒掃上宰　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紿請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元主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以爲子也　晏璧曰當元氏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攄忠效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

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論曰氣起危宿貫于太微太史占爲大水而元主獨以爲山東必失良將既而察罕果爲王士誠所刺然則元主豈蠢然無知者哉特以君人之道既失而運祚將終雖習于天文無益也

秋七月丙辰熒惑見西方須臾成白氣如長蛇光燭有文横亘中天移時乃滅　八月己亥擴廓帖木兒言孛羅帖木兒張良弼據延安掠黃河上下欲東渡以奪晉寧乞賜詔諭　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火星埠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

冬十月甲戌孛羅帖木兒南侵擴廓帖木兒所守

之地遂據真定路　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自擴廓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遂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十二月元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剛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厲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宮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置爲諸宮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廣寧故事分道進取先是薊國公脫火赤上言乞罷三宮造作帝爲減軍匠之半還隸宿衛而造作如故故士瞻疏首及之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横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讒

遂廢伯顏帖木兒其昆弟塔思帖木兒時在京師遂立爲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爲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是歲黄河自河東清者千餘里元主聞之不樂曰黄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羣臣曰皇太子生子是陛下聖孫即其應也元主笑而頷之

二十三年（夏明玉珍天統元年吳張士誠元年是歲并漢宋凡四國）春正月壬[illegible]朔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二月擴廓帖木兒自益都領兵還河南　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三月辛丑朔彗見東方經月乃滅　丙午元大赦天下　丁未元廷試進士六十二人賜及第出身有差　壬戌大同路夜有赤氣亘天中侵北斗是春關先生餘黨復自高麗還攻上都孛羅帖木兒擊降之　夏四月孛羅帖木兒李思齊互相交兵　五月己巳朔張

士誠運糧十三萬石至元京瓜生遣使貢方物于元　六月戊申元孛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時陝西行省右丞荅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爲擴廓所有陰結孛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竹貞遂降　甲寅元詔授江南下第及後期舉人爲路府州儒學教授　丁巳絳州有白虹二道衝斗牛間庚申平陽路有白氣三道一貫北極一貫北斗一貫天漢至夜分乃滅　秋七月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乃作大艦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攻洪都其氣甚盛我　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我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月諸軍挾戰至晡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

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我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既而我　太祖復進兵圍之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先是士誠雖請降于元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邇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元主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邇徒擁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邇恐逆其意爲所害乃爲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遂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　元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予東南海運遂止於是歲　冬十月丙申朔山東赤氣千里　元孛羅帖木

兒自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元主雖屢詔解之而釁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擒其將烏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　十一月元殺太傅太平初帝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帝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太子惡之命御史大夫普化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捌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殺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蒙古姓氏更名太平平生好訪問人

才不問南北必記錄于冊多進用之　十二月元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皆逃時宦者朴不花與宣政使桑驢內侍太子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他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疏太子曰御史糾劾桑驢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令殿下未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詰責使姦臣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

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子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又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桑驢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

皆奸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至若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即辭職御史至吏卒皆辭開於是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桑

驩皆辭退元主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
于元主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
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
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
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
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効力天下可
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
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
奏元主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
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出祖仁于甘肅老的

沙遂與禿堅帖木兒逃于孛羅帖木兒軍中

宋元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八 起甲辰至丙午凡三年

順帝十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時李
善長徐達等以　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
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
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
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爲
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

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
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
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
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
先務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
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
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
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
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

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令踰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者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

勝急追彼必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諭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

輕儒者　三月我　太祖定官制　元削孛羅帖木兒官爵初搠思監狥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忽都謀為不軌收其黨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禿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禿堅不花匿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解其兵權孛羅拒命不受　夏四月甲午

朔元詔命擴廓帖木兒討孛羅孛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為非出主上之意遂令禿堅帖木兒與兵向闕壬寅禿堅兵入居庸關知院也速詹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乙巳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國師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搠思監朴不花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總兵事庚戌禿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元主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加孛羅以太保仍守禦大同

禿堅爲中書平章政事　五月辛亥元太子奔至路
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
兵分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三萬守禦
京師中道以貊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
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
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　六月癸卯三
星晝見白氣横突其中甲辰河南府有大星夜見南
方光如晝丁未大星隕及旦黑氣晦瞑如夜　甲寅
元白鎖住以兵至京師請太子西行是月保德州黃
龍見井中　秋七月孛羅前鋒兵入居庸關太子親

率兵禦于清河軍士皆無鬬志太子馳還都城白鎖
住引兵入平則門丁亥白鎖住扈從太子出順承門
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奏起前山南道廉訪僉事
張楨爲贊善又除翰林學士楨不起擴廓帖木兒傳
太子旨賜以上尊且訪時事楨復書曰今燕趙齊魯
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
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
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
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
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

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
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
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惓惓爲言
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
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
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
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
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
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
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

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
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
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
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
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
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戊子孛羅兵駐健
德門外與禿堅老的沙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
罪皆泣元主亦泣乃賜宴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
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

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
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遂以孛羅為左丞
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
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
元主詔諭孛羅擴廓俱罷兵[illegible][illegible]視同心膂自今各棄
宿忿弼成大勳　元御史臺言辨明成遵趙中皆誣
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敕是月[illegible]　大明兵取廬州
路　八月壬辰朔日食　壬寅元以孛羅帖木兒為
右丞相監脩國史節制天下軍馬　乙卯張士誠遂
元達識帖睦邇以其弟士信為江浙左丞相時右丞
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帛數
媒孽達識帖睦邇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
是士信使面數達識帖睦邇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
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
爵元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
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
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
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
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睦

邇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禁
酒進飲之而死　元孛羅帖木兒專國請誅狎臣禿
魯波迪生兒禡羅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
糧禁止西番僧人作佛事　九月我　大明兵取中
興及歸峽澧衡等路　冬十月元詔太子還京師命
也速老的沙分道總兵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我　大明兵取寶慶路守將
唐隆道遁走陳友諒守將熊天瑞以贛州韶州南雄
降于　大明　壬午元孛羅及賈彬等辨明哈麻雪
雪之罪　二月辛丑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庚申
元太子下令于擴廓帖木兒軍中曰孛羅襲據京師
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顯罰少保中書平章
擴廓帖木兒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
平章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戮力尅期恢復
孛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
　夏四月庚寅孛羅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
太子乃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
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
良鄉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為孛羅悖逆中外同憤
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

大振孛羅忠之遺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美女於孛羅至百日始還宮　五月甲子大都雨氂長尺許或言于元主曰龍絲也命拾而祀之

乙亥我　大明兵破安陸府守將任亮迎戰被執

己卯我　大明兵破襄陽路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爲中書平章政事封邠國公　秋七月乙酉元孛羅帖木兒伏誅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

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元主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殺之至是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禿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八兒思之地丙戌元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徃冀寧召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　八月丁亥朔京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貊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丁未元皇后弘吉剌氏崩

九月擴廓帖木兒扈從太子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爲太師中書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爲太尉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以方國珍爲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慶元　冬十月丁未元樞密副使觀音奴擒老的誅之

閏月辛未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特伯撒里以累朝舊臣擴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太子累請親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代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

悉聽便宜行事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等于朝廷　是月我　大明兵取泰州時泰州通州高郵淮安徐州宿州泗州濠州安豐諸郡皆張士誠所據　十二月乙卯元立奇氏爲皇后改奇氏爲肅良哈氏　是月禿帖木兒伏誅

二十六年春正月元命燕南河南山東陝西河東等處舉人會試者增其額數進士及第以下遞升官一級　二月黃河北徙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居民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民皆被害　是月元擴廓帖木兒還河南分立省部以自

隨尋居懷慶又居彰德調度各處軍馬初李思齊與
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
思齊不能平而陝西張良弼遂不應命孔興脫烈伯
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隙遂成
　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
橫貫東南　甲午擴廓帖木兒遣關保虎林赤以兵
西攻張良弼于鹿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
良弼合　乙未元廷試進士七十二人賜及第出身
有差　元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曰用賢二曰申
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八衛屯田五曰禁止奏

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曰重惜名爵元
主嘉納之　是月我　大明兵取高郵府　夏主明
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始
十歲改元開熙毋彭氏同聽政　夏四月我　大明
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潁諸州　五月我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王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秋七
月辛巳朔日食　甲申元以李思齊為太尉　丙申擴
廓帖木兒遣朱珍盧旺屯兵河中遣關保虎林赤合
兵渡河會竹貞商暠且約李思齊以攻張良弼良弼
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
詔和解之　八月戊寅元以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平
章政事　九月甲申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
篤剌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賓等持詔諭李思齊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

一年至是始還　丙戌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
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　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　冬十月甲子元擴廓
帖木兒遣貊高完哲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　十
一月甲申我　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擊
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
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求援達等
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
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騏遂舉城
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

下之　十二月我　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
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
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有司立
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
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
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
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
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
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既而新殿成制皆素朴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

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
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
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
者　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
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況遠取文石能不厲
民乎言者大慚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
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
十四人　宋主韓林兒卒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元紀二十九　丁巳一作戊申上

順帝十一

至正二十七年[illegible]正月乙未汾州夜聞天
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鬭者　庚子我　大
明兵取沅州路　是
月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推李
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　二月庚申元以買
住為雲國公七十為平章政事月魯不花為御史大

夫　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
庚子元都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　是
月我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司每歲
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
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
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
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
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
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
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化所以盛隆也玆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俊秀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夏五月癸未福建行省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元都　乙酉元以完者帖木兒爲中書右丞相辭以老病不許　辛丑元擴廓帖木兒定擬其所屬官員二千六百一十

人從之　是月山東地震雨白毛　六月丙午朔日食晝晦　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光燄爍宮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　秋七月丁酉絳州星隕光耀如晝龍見于臨朐龍山大石起立　八月丙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兵馬其畧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玆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汴洛克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猷識理達臘討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搆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況全齊密邇輦轂儻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以西與侯伯顏達世進

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中書省左丞相本省駐札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烈伯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主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啣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搆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遂以是詔

命太子　九月辛巳我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遂執張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丁酉我　大明兵取通州丁亥我　大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　大明兵取台州路將台溫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　冬十月壬子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衛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為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己巳我　大明兵取溫州

是月我　太祖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

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

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
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
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
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
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
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
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
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
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

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
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
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復命胡廷瑞率
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
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我　太祖
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
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
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
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叅知政事楊憲傅
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

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
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
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叅究凡
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可以為
久遠之法又謂臺憲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紀綱法
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憲臺爾等
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
得其安況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甯成郅都
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
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

一月壬午我　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　大明兵取
慶元路戊子我　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　大明兵取
益都路　是月　大明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
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　十二月癸卯朔
日食　丁未我　大明兵取般陽路戊申我　大明
兵取濟寧路己酉我　大明兵取萊州遂取濟南及
東平路丁巳我　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延
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　庚午我　大
明兵由海道取福州　是月方國珍歸于　大明國
珍初降約云杭州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克杭州

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爲叛服計又比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掎角　太祖累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且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詣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圖籍降于　大明　元方疑擴廓帖木

兒有不臣之心尊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御史陳祖仁乃與翰林學士王時待制黃哻編脩王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幾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而撫軍諸營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令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

戊申年春正月壬申朔元太子命關保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擴廓帖木兒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擊陳祖仁又上書曰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況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

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掎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挈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衞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懋遷貽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　乙亥我

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于建康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辛巳元詔諭擴廓帖木兒曰比者也速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憫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憸言不體朕心隳其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昔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悉還汝衞輝彰德順德皆爲王城卿無以貊高爲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已命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　庚寅彗星見于昴畢之間　是月　大明兵取建寧延平二路陳友定被執　三月壬寅朔元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命禿魯李思齊等討之　癸丑我　大明兵取東昌路　丙辰元擴廓帖木兒自澤州退守

晉寧關保守澤潞二州與貊高軍合　己未我　大明兵取寶慶路　甲子汀州路總管陳谷珍以城降于　大明　丙寅我　大明兵取棣州　是月興泉漳潮四路皆降于　大明　大明兵至河南元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　三月庚寅彗星見于西北　壬辰元翰林學士王時太常院使陳祖仁上章乞撫諭擴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難　是月我　大明兵西取河南入潼關南取永州惠州二路　元張翥卒翥字仲舉晉寧人少受業于李存存學傳于陸九淵氏翥從之游得其指歸歷官祭酒善誘掖後進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學者皆師尊之

夏四月辛丑朔我　大明兵取英德州廣州又取嵩陝汝等州　五月庚午朔我　大明兵取道州　六月癸丑我　大明兵取全郴梧藤潯諸州及貴象鬱林等郡靜江廣西諸路皆降于　大明　秋七月癸酉元都紅氣滿空如火照人乙亥元都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　是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　大明　閏月　大明兵取衞輝彰德廣平三路左江右江諸路皆降于　大明　丁巳元詔擴廓帖木兒復封河南王仍中書左丞相統領見部軍馬由中道直抵

彰德衛輝太保中書右丞相也速統率大軍由東道
水陸並進少保陝西行省左丞禿魯統率關陝諸軍
東出潼關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齊統率軍
馬南出七盤金商克復汴洛四道進兵相為掎角毋
分彼此秦國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瑣住等軍東西
布列乘機掃殄太尉遼陽左丞也先不花郡王知院
厚孫等軍捍禦海口藩屏畿輔太子愛猷識里達臘
悉總天下兵馬具如前詔　壬戌白虹貫日　甲子
元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是日我　大明兵
至通州元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　乙

丑白虹貫日元始罷內府興造命淮王帖木兒不花
監國慶童為中書左丞同守京城　丙寅元主御清
寧殿集三宮后妃太子太子妃同議避兵北行左丞
相失列門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以為
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
下陛下當以死守柰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出城拒
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建德門北奔
陳祖仁為亂軍所害　八月庚午我　大明兵入元
都元亡帖木兒不花慶童丁敬可郭允中死之洪武
二年元主駐于應昌洪武三年四月丙戌元主殂于

應昌年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使觀音奴
奉梓宮北葬　五月癸卯我　大明兵襲應昌府元
太子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寶玉皆被獲元太子愛
猷識理達臘從數騎遁去我　太祖以元主知順天
命諡曰順帝加其孫八剌為崇禮侯元十有四主凡
一百六十二年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己卯滅宋混一
至順帝至正丁未國亡實計八十九年　王禕曰自
古國家其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
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
權綱之既弛智慮之益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

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
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很顧之豪
蝟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太祖皇
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illegible]拔燕不
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元資治通鑑一百五十七卷內府藏本

明薛應旂撰應旂有四書人物考已著錄是編續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嘗譏其孤陋寡聞如王偁李燾楊仲良徐夢莘劉時舉彭百川李心傳葉紹翁陳均徐自明諸家之書多未寓目并遼金二史亦削而不書惟道學宗派特詳爾今核其書大抵以商輅等通鑑綱目續編爲藍本而稍摭他書附益之於宋元二史未嘗參考其表志故於元豐之吏官制至元之定賦法一切制度語多闕畧於本紀列傳亦未條貫凡一人兩傳一事互見者異同詳畧無所考證往往文繁而事複如永寧公主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詔以金飾肩輿爲藝祖所戒旣載於開寶五年矣復見於開寶八年而訛爲永康公主丁謂誣譖寇準王曾疑其太重丁謂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旣載於天禧四年矣復見於乾興元年越州升爲府旣載於建炎四年矣復見於紹興元年甚至眞德秀兼宮教勸濟王孝敬以俟天命語一篇之中前後兩見其餘重沓竄易之誤不可枚舉所紀元事尤爲疎漏惟所載道學諸人頗能採摭諸家文集多出於正史之外然雜列制誥贈言寄札祭文鋪敘連篇有同家牒律以史法於例殊乖至於引用說部以補正史之闕者又不辨虛實徒求新異如載吳曦之誅云初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載雜襲曦方垂鞭四覩時盛秋天宇澄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己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異謀由是決云云其事雖見岳珂桯史小說家無稽之語可入諸編年之史乎雖多亦奚以爲此之謂矣

甲子會紀五卷

〔明〕薛應旂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玄津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甲子會紀五卷》提要

甲子會紀卷之一

皇明賜進士中憲大夫前浙江提學副使武進薛應旂編輯

薛應旂曰余嘗觀昔人三皇二靈九頭循蜚因提禪通諸紀豈不亦燦然備哉然言涉渾沌玄遠難稽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余與汝奚足以知之是故司馬子長作史記蘇子由述古史自黃羲而上不道曰仲尼不道也余不敏少嘗汎濫史籍苦於記憶迨歸老山中穨然無事感甲子之易邁慨六

十而無聞閒中取邵子皇極經世書覽以永日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乃知黃帝堯舜值巳會之末而禹則當午會之初也黃帝始造甲子其年次可考遂直以黃帝八年甲子起以迄于今上下四千三百年間一覽可知而人事推遷稍稍附其大畧嗣是于萬斯年亦可知矣庶幾乎爲彰往察來之一助云

甲子 黃帝八年 上德王 初蚩尤作亂帝治五兵征之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又與炎

帝子孫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　帝以雲紀官立六相立占天之官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歷隸首作數伶倫造律榮猨作十二鍾大容作咸池之樂帝作冕旒正衣裳文命官作器用作舟車作合宮作貨幣作內經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蠶　畫野分州經土設井

乙丑九　丙寅十　丁卯十一　戊辰十二　己巳十三　庚午十四　辛未十五　壬申十六　癸酉十七　甲戌十八　乙亥十九　丙子二十　丁丑二十一　戊寅二十二　己卯二十三　庚辰二十四　辛巳二十五　壬午二十六　癸未二十七　甲申二十八　乙酉二十九　丙戌三十　丁亥三十一　戊子三十二　己丑三十三　庚寅三十四　辛卯三十五　壬辰三十六　癸巳三十七　甲午三十八　乙

未三十九　丙申四十　丁酉四十一　戊戌四十二　己亥四十三　庚子四十四　辛丑四十五　壬寅四十六　癸卯四十七　甲辰四十八　乙巳四十九　丙午五十　丁未五十一　戊申五十二　己酉五十三　庚戌五十四　辛亥五十五　壬子五十六　癸丑五十七　甲寅五十八　乙卯五十九　丙辰六十　丁巳六十一　戊午六十二　己未六十三　庚申六十四　辛酉六十五　壬戌六十六　癸亥六十七

右甲子一　黃帝八年起至六十七年

甲子黃帝六十八　乙丑六十九　丙寅七十　丁卯七十一　戊辰七十二　己巳七十三　庚午七十四　辛未七十五　壬申七十六　癸酉七十七　甲戌七十八　乙亥七十九　丙子八十　丁丑八十一　戊寅八十二　己卯八十三　庚辰八十四　辛巳八十五　壬午八十六　癸未八十七　甲申八十八　乙酉八十九　丙戌九十　丁亥九十一　戊子九十二　己丑九十三　庚寅九十四　辛卯九十五　壬辰九十六　癸巳九十七　甲午九十八　乙未九十九　丙申一百　丁酉一百一　戊戌一百二　己亥一百三　庚子一百四　辛丑一百五　壬寅一百六　癸卯一百七　甲辰一百八　乙巳一百九　丙午一百十　帝採首山之銅鑄三鼎于荊山之陽八月既望鼎成　軒轅崩　丁未少昊

以金德王　都曲阜　以鳥紀官　作大淵之樂　戊申二　己酉三　庚戌四　辛亥五　壬子六　癸丑七　甲寅八　乙卯九　丙辰十　丁巳十一　戊午十二　己未十三　庚申十四　辛酉十五　壬戌十六　癸亥十七

右甲子二　黃帝四十三年　少昊一十七年

甲子少昊十八　乙丑十九　丙寅二十　丁卯二十一　戊辰二十二　己巳二十三　庚午二十四　辛未二十五　壬申二十六　癸酉二十七　甲戌二十八　乙亥二十九　丙子三十　丁丑三十一　戊寅三十二　己卯三十三　庚辰三十四　辛巳三十五　壬午三十六

六癸未三十六甲申三十八乙酉三十九丙戌四十丁亥四十一戊子四十二己丑四十三庚寅四十四辛卯四十五壬辰四十六癸巳四十七甲午四十八乙未四十九丙申五十丁酉五十一戊戌五十二己亥五十三庚子五十四辛丑五十五壬寅五十六癸卯五十七甲辰五十八乙巳五十九丙午六十丁未六十一戊申六十二己酉六十三庚戌六十四辛亥六十五壬子六十六癸丑六十七甲寅六十八乙卯六十九丙辰七十丁巳七十一戊午七十二己未七十三庚申七十四辛酉七十五壬戌七十六癸亥七十七

右甲子三少昊十八年起至七十七年

甲子少昊七十八乙丑七十九丙寅八十丁卯八十一戊辰八十二己巳八十三庚午八十四少昊崩年百歲辛未顓頊一以水德王都于帝丘命五官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以斗杓建寅之月爲歷元作承雲之樂先是帝王皆以天瑞爲官師之名至顓頊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壬申二癸酉三甲戌四乙亥五丙子六丁丑七戊寅八己卯九庚辰十辛巳十一壬午十二癸未十三甲申十四乙酉十五丙戌十六丁亥十七戊子十八己丑十九庚寅二十辛卯二十一壬辰二十二癸巳二十三甲午二十四乙未

二十五丙申二十六丁酉二十七戊戌二十八己亥二十九庚子三十辛丑三十一壬寅三十二癸卯三十三甲辰三十乙巳三十五丙午三十六丁未三十七戊申三十八己酉三十九庚戌四十辛亥四十一壬子四十二癸丑四十三甲寅四十四乙卯四十五丙辰四十六丁巳四十七戊午四十八己未四十九庚申五十辛酉五十一壬戌五十二癸亥五十三

右甲子四少昊七年顓頊五十三年

甲子顓頊五十四乙丑五十五丙寅五十六丁卯五十七戊辰五十八己巳五十九庚午六十辛未六十一壬申六十二癸酉六十三甲戌六十四乙亥六十五丙子六十六丁丑六十七戊寅六十八己卯六十九庚辰七十辛巳七十一壬午七十二癸未七十三甲申七十四乙酉七十五丙戌七十六丁亥七十七戊子七十八顓頊崩年九十八己丑高辛一以木德王都于亳命咸黑典樂爲聲歌命曰九招庚寅二辛卯三壬辰四癸巳五甲午六乙未七丙申八丁酉九戊戌十己亥十一庚子十二辛丑十三壬寅十四癸卯十五甲辰十六乙巳十七丙午十八丁未十九戊申二十己酉二十一庚戌二十

二辛亥二十三壬子二十四癸丑二十五甲寅二十六乙卯二十七丙辰二十八丁巳二十九戊午三十己未三十一庚申三十二辛酉三十三壬戌三十四癸亥三十五

右甲子五顓頊二十五年高辛三十五年

甲子高辛三十六乙丑三十七丙寅三十八丁卯三十九戊辰四十己巳四十一庚午四十二辛未四十三壬申四十四癸酉四十五甲戌四十六乙亥四十七丙子四十八丁丑四十九戊寅五十己卯五十一庚辰五十二辛巳五十三壬午五十四癸未五十五甲申五十六乙酉五十七丙戌五十八丁亥五十九戊子六十己丑六十一庚寅六十二辛卯六十三壬辰六十四癸巳六十五甲午六十六乙未六十七丙申六十八丁酉六十九戊戌七十高辛崩年百五歲子摯立荒淫無度諸侯廢之尊堯為天子自此至癸卯皆摯在位仍以高辛紀年己亥七十一庚子七十二辛丑七十三壬寅七十四癸卯七十五甲辰唐堯元載以火德王都平陽乃命羲和敘天地而別其分主乙巳二定閏法丙午三丁未四戊申五己酉六庚戌七麒麟遊藪澤辛亥八壬子九癸丑十甲寅十一乙卯十二巡狩丙辰十三丁巳十四戊午十五己未十六庚申十七辛酉十八壬戌十九

癸亥二十

右甲子六高辛四十年堯二十年

甲子堯二十一乙丑二十二丙寅二十三丁卯二十四戊辰二十五己巳二十六庚午二十七辛未二十八壬申二十九癸酉三十甲戌三十一乙亥三十二丙子三十三丁丑三十四戊寅三十五己卯三十六庚辰三十七辛巳三十八壬午三十九癸未四十甲申四十一虞舜生于諸馮乙酉四十二丙戌四十三丁亥四十四戊子四十五己丑四十六庚寅四十七辛卯四十八壬辰四十九癸巳五十帝遊於康衢甲午五十一乙未五十二丙申五十三丁酉五十四戊戌五十五己亥五十六庚子五十七辛丑五十八壬寅五十九癸卯六十甲辰六十一四嶽舉鯀俾乂洪水洛乙巳六十二丙午六十三丁未六十四戊申六十五己酉六十六庚戌六十七辛亥六十八壬子六十九鯀績用弗成癸丑七十舉舜登庸甲寅七十一乙卯七十二納舜于大麓使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為司徒丙辰七十三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攝位丁巳七十四此舜攝位之明年巡狩戊午七十五己未七十竄三苗于三危庚申七十七辛酉七十八壬戌七十九癸亥八十禹治水成功

右甲子七堯二十一年起至八十年
甲子堯八十一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乙丑八十二丙寅八十
三丁卯八十四戊辰八十五己巳八十六庚午八十七辛
未八十八壬申八十九癸酉九十甲戌九十一乙亥九十二
丙子九十三丁丑九十四戊寅九十五己卯九十六庚辰
九十七辛巳九十八壬午九十九癸未一百堯乃殂落帝甲申
舜一攝位服喪己酉二舜避于南河之南天下歸舜丙戌三舜踐天子位攺
元月正元日格于文祖都蒲坂號有虞氏
咨二十有二人禹臯陶相與陳謨巡狩四
嶽八伯丁亥四戊子五考績己丑六庚寅七簫韶樂成辛

甲子會紀卷一　八　張邦

卯八巡狩壬辰九賡之歌作大癸巳十甲午十一考黜陟幽三
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乙未十二丙申十三丁酉十四戊戌十五己
亥十六帝作歌庚子十七帝戴歌辛丑十八叙惟歌九壬寅十九
癸卯二十甲辰二十一乙巳二十二丙午二十三丁未二十
四戊申二十五己酉二十六庚戌二十七辛亥二十八壬
子二十九癸丑三十甲寅三十一乙卯三十二丙辰三十三
丁巳三十四帝命禹總師禹受命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戊午三十
五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命禹叙洪範九疇己未三十六
庚申三十七禹征有苗咨辛酉三十八壬戌三十九癸亥四十

右甲子八堯二十年舜四十年
甲子舜四十一乙丑四十二丙寅四十三丁卯四十四戊辰四十
五己巳四十六庚午四十七辛未四十八壬申四十九
癸酉五十舜陟方乃死甲戌禹一乙亥二禹避于陽城天下咸歸禹丙
子三春正月禹即位攺元都安邑徙居陽翟會諸侯于塗山丁丑四皐陶卒
薦益于天禹九十有四矣是年戊寅五考功己卯六庚辰七巡狩
辛巳八壬午九癸未十東巡至會稽戮防風氏是年崩于會稽子啓踐
位甲申啓一伐有扈大戰于甘乙酉二丙戌三丁亥四戊
子五己丑六庚寅七辛卯八壬辰九啓崩子太康踐位

甲子會紀卷一　九　李

癸巳太康一是歲攺元甲午二乙未三丙申四丁酉五
戊戌六己亥七庚子八辛丑九壬寅十癸卯十一
甲辰十二乙巳十三丙午十四丁未十五戊申十六己酉十七
庚戌十八辛亥十九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拒于河五弟御母以從
遂都陽夏壬子二十癸丑二十一甲寅二十二乙卯二十三丙
辰二十四丁巳二十五戊午二十六己未二十七庚申二十
八辛酉二十九太康崩于陽夏弟仲康立壬戌仲康一攺元是歲肇位四
海命胤侯掌六師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羲和廢職胤侯承王命徂征羲和癸亥二
右甲子九舜十年禹十年啓九年太康二十九年仲康二年

甲子仲康三羿滅伯封乙丑四丙寅五丁卯六戊辰七
己巳八庚午九辛未十壬申十一癸酉十二甲戌十三
仲康崩子相踐位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乙亥相一徙都商丘征畎夷丙
子二征黃夷丁丑三戊寅四己卯五庚辰六辛巳
七于夷畎夷來賓壬午八寒浞殺羿因羿室生澆及豷癸未九甲申
十乙酉十一丙戌十二丁亥十三戊子十四己丑十五庚寅
十六辛卯十七壬辰十八癸巳十九甲午二十乙未二十一丙申
二十二丁酉二十三戊戌二十四己亥二十五庚子二十六
辛丑二十七寒浞使其子澆弒王于帝丘滅斟灌斟鄩二國后緡歸于有仍靡奔有鬲

氏壬寅一浞篡癸卯二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甲辰三乙巳
四丙午五丁未六戊申七己酉八庚戌九辛亥
十壬子十一癸丑十二甲寅十三乙卯十四丙辰十五丁巳十六
戊午十七己未十八庚申十九辛酉二十壬戌二十一癸亥
二十二
右甲子十仲康一十一年浞篡二十二年相二十七年
甲子浞篡二十三少康自有仍奔虞乙丑二十四丙寅二十五丁
卯二十六戊辰二十七己巳二十八庚午二十九辛未三十
壬申三十一癸酉三十二甲戌三十三乙亥三十四丙子

三十五丁丑三十六戊寅三十七己卯三十八庚辰三十九
三十辛巳四十壬午少康一靡自有鬲氏收二斟之衆滅寒浞立少康王滅澆于過
使季杼滅豷于戈復禹之績方夷來貢癸未二甲申三乙酉四丙
戌五丁亥六戊子七己丑八庚寅九辛卯十壬
辰十一癸巳十二甲午十三乙未十四丙申十五丁酉十六戊
戌十七己亥十八庚子十九辛丑二十壬寅二十一癸卯二十
二少康崩子季杼踐位少子無余封於越甲辰杼一乙巳二丙午三
丁未四戊申五征東海伐三壽獲九尾狐己酉六庚戌七辛
亥八壬子九癸丑十甲寅十一乙卯十二丙辰十三丁

巳十四戊午十五己未十六庚申十七杼崩子槐踐位辛酉槐一
壬戌二癸亥三東九夷來御
右甲子十一年浞篡一十八年少康二十二年杼一十七年槐三年
甲子槐四乙丑五丙寅六丁卯七戊辰八己巳九
庚午十辛未十一壬申十二癸酉十三甲戌十四乙亥十五
丙子十六丁丑十七戊寅十八己卯十九庚辰二十辛巳二十
一壬午二十二癸未二十三甲申二十四乙酉二十五丙
戌二十六槐崩子芒踐位丁亥芒一以玄圭賓于河乃東狩于海戊子二
己丑三庚寅四辛卯五壬辰六癸巳七甲午八

乙未九丙申十丁酉十一戊戌十二己亥十三庚子十四
辛丑十五壬寅十六癸卯十七甲辰十八芒崩子泄踐位乙巳
泄一
加爵命
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來御始
東漢書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背
叛及相卽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子泄
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
間丙午二丁未三戊申四己酉五庚戌六辛亥
七壬子八癸丑九甲寅十乙卯十一丙辰十二丁巳
十三戊午十四己未十五庚申十六王崩子不降踐位辛酉一不降
壬戌二癸亥三

右甲子十二 槐二十三年 芒一十八年 泄一十六年 不降三年

甲子不降四乙丑五丙寅六伐九苑丁卯七戊辰八
己巳九庚午十辛未十一壬申十二癸酉十三甲戌十四
乙亥十五丙子十六丁丑十七戊寅十八己卯十九庚辰二十
辛巳二十一壬午二十二癸未二十三甲申二十四乙酉
二十五丙戌二十六丁亥二十七戊子二十八己丑二十九
庚寅三十辛卯三十一壬辰三十二癸巳三十三甲午三十
四乙未三十五丙申三十六丁酉三十七戊戌三十八
己亥三十九庚子四十辛丑四十一壬寅四十二癸卯四十
三甲辰四十四乙巳四十五丙午四十六丁未四十七戊

申四十八己酉四十九庚戌五十辛亥五十一壬子五十二
癸丑五十三甲寅五十四乙卯五十五丙辰五十六丁巳
五十七戊午五十八己未五十九王崩弟扃立庚申扃一辛酉
二壬戌三癸亥四

右甲子十三 不降五十六年 扃四年

甲子扃五乙丑六丙寅七丁卯八戊辰九己巳十
庚午十一辛未十二壬申十三癸酉十四甲戌十五乙亥十六
丙子十七丁丑十八戊寅十九己卯二十庚辰二十一王崩子廑
踐位辛巳廑一壬午二癸未三甲申四乙酉五丙戌

六丁亥七戊子八己丑九庚寅十辛卯十一壬辰
十二癸巳十三甲午十四乙未十五丙申十六丁酉十七戊戌
十八己亥十九庚子二十辛丑二十一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壬寅
孔甲一癸卯二甲辰三九月采牛首山鐵以鑄劍有龍二劉累豢之乙
巳四丙午五丁未六戊申七己酉八庚戌九辛
亥十壬子十一癸丑十二甲寅十三乙卯十四丙辰十五丁
巳十六戊午十七己未十八庚申十九辛酉二十壬戌二十一
癸亥二十二

右甲子十四 扃一十七年 廑二十一年 孔甲二十二年

甲子孔甲十三二乙丑四二十丙寅五二十丁卯六二十戊
辰二十七生子履後爲成湯商主癸巳八二十庚午九二十辛未
三十壬申三十一崩子皋踐位王皋癸酉一甲戌二乙亥三丙
子四丁丑五戊寅六己卯七庚辰八辛巳九壬
午十癸未十一子發踐位王崩甲申發一諸夷賓于王門入舞乙
酉二丙戌三丁亥四戊子五己丑六庚寅七辛
卯八壬辰九癸巳十甲午十一乙未十二丙申十三丁
酉十四戊戌十五己亥十六庚子十七辛丑十八壬寅十九王崩
子癸踐位是爲桀癸卯桀一甲辰二乙巳三丙午四丁未

五戊申六己酉七庚戌八辛亥九壬子十癸丑
十一甲寅十二乙卯十三丙辰十四丁巳十五戊午十六己未
十七庚申十八辛酉十九壬戌二十癸亥二十一
右甲子十五孔甲九年皋一十一年發一十九年桀二十一年
甲子桀二十二公劉遷于豳乙丑二十三丙寅二十四丁卯二十
五戊辰二十六己巳二十七庚午二十八辛未二十九壬
申三十癸酉三十一甲戌三十二乙亥三十三伐桀山有施氏進妹
喜丙子三十四丁丑三十五商主癸履子履嗣居亳是爲成湯戊寅
三十六商湯征葛己卯三十七薦伊尹于夏商湯庚辰三十八辛巳

三十九壬午四十伊尹醜夏復歸于亳癸未四十一甲申四十二
四十因湯于夏臺乙酉四十二丙戌四十三丁亥四十四戊子四十
六己丑四十七庚寅四十八辛卯四十九壬辰五十癸巳
五十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太史令終古諫不聽出奔商甲午五十二夏亡乙
未湯一伐桀放之于南巢大旱丙申二大旱丁酉三大旱夏桀死于亭山
戊戌四大旱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己亥五大旱庚子六大旱辛
丑七大旱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雨壬寅八癸卯九甲辰十乙
巳十一丙午十二丁未十三王崩嫡孫太甲踐位按湯爲天子十三年而崩太
子太丁未立而卒立太丁之子太甲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

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太甲差長故立之此考據之言也史記謬誤而趙岐蔡沉則又因
史記之言也戊申太甲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
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于王王徂桐宮居憂己酉二王在桐宮
庚戌三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辛亥四壬子五癸
丑六甲寅七乙卯八丙辰九丁巳十戊午十一己
未十二庚申十三辛酉十四壬戌十五癸亥十六
右甲子十六桀三十一年湯一十三年太甲一十六年
甲子太甲十七乙丑十八丙寅十九丁卯二十戊辰二十一己
巳二十二庚午二十三辛未二十四壬申二十五癸酉二十

六甲戌二十七乙亥二十八丙子二十九丁丑三十戊寅
三十一己卯三十二庚辰三十三太甲崩廟號太宗子沃丁踐位辛巳
沃丁一壬午二癸未三甲申四乙酉五丙戌六丁
亥七戊子八伊尹卒葬于亳咎單訓伊尹事己丑九庚寅十辛
卯十一壬辰十二癸巳十三甲午十四乙未十五丙申十六丁
酉十七戊戌十八己亥十九庚子二十辛丑二十一壬寅二十
二癸卯二十三甲辰二十四乙巳二十五丙午二十六丁
未二十七戊申二十八己酉二十九沃丁崩立弟太庚按兄終弟及自太
庚始謂爲殷禮非也庚戌太庚一辛亥二壬子三癸丑四甲
寅五乙卯六丙辰七丁巳八戊午九己未十庚
申十一辛酉十二壬戌十三癸亥十四
・右甲子十七年太甲一十七年沃丁二十九太庚一十四年
甲子太庚十五乙丑十六丙寅十七丁卯十八戊辰十九己巳
二十庚午二十一辛未二十三癸酉二十四甲戌二十五太庚
崩子小甲踐位乙亥小甲一丙子二丁丑三戊寅四己卯
五庚辰六辛巳七壬午八癸未九甲申十乙酉
十一丙戌十二丁亥十三戊子十四己丑十五庚寅十六辛卯
十七太庚崩弟雍巳立壬辰雍巳一癸巳二甲午三商道衰諸侯不

朝乙未四丙申五丁酉六戊戌七己亥八庚子
九辛丑十壬寅十一癸卯十二雍巳崩弟太戊立甲辰太戊一
用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大修成湯之政乙巳二丙午三諸侯畢朝
丁未四戊申五己酉六庚戌七辛亥八壬子九
癸丑十甲寅十一乙卯十二丙辰十三丁巳十四戊午十五
己未十六庚申十七辛酉十八壬戌十九癸亥二十
右甲子十八太庚一十一年小甲十七年雍巳一十二年太戊二十年
甲子太戊二十一初柏翳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其玄孫曰孟戲中衍帝大戊卜之使御
吉遂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乙丑二十二丙寅
二十三丁卯二十四戊辰二十五己巳二十六庚午二十七
辛未二十八壬申二十九癸酉三十甲戌三十一乙亥三十
二丙子三十三丁丑三十四戊寅三十五己卯三十六庚
辰三十七辛巳三十八壬午三十九癸未四十甲申四十一
乙酉四十二丙戌四十三丁亥四十四戊子四十五己丑
四十六庚寅四十七辛卯四十八壬辰四十九癸巳五十甲
午五十一乙未五十二丙申五十三丁酉五十四戊戌五十
五己亥五十六庚子五十七辛丑五十八壬寅五十九癸
卯六十甲辰六十一乙巳六十二丙午六十三丁未六十四

戊申六十五 己酉六十六 庚戌六十七 辛亥六十八 壬子
六十九 癸丑七十 甲寅七十一 乙卯七十二 丙辰七十三 丁
巳七十四 戊午七十五 太戊崩廟號中宗子仲丁踐位 己未仲丁一 遷于囂
庚申二 辛酉三 壬戌四 癸亥五

右甲子十九 太戊五十五年 仲丁五年

甲子仲丁六 藍夷作寇自是或叛或服三百餘年 乙丑七 丙寅八 丁
卯九 戊辰十 己巳十一 庚午十二 辛未十三 仲丁崩國內亂弟
外壬立 壬申外壬一 癸酉二 甲戌三 乙亥四 丙子五
丁丑六 戊寅七 己卯八 庚辰九 辛巳十 壬午十一

癸未十二 甲申十三 乙酉十四 丙戌十五 外壬崩國復亂弟河亶甲立
丁亥河亶甲一 徙居相 戊子二 己丑三 庚寅四 辛卯五
壬辰六 癸巳七 甲午八 乙未九 河亶甲崩子祖乙踐位徙居耿
丙申祖乙一 巫賢爲相殷復興 丁酉二 戊戌三 己亥四 庚
子五 辛丑六 壬寅七 癸卯八 甲辰九 圮于耿徙居邢 乙
巳十 丙午十一 丁未十二 戊申十三 己酉十四 庚戌十五 辛
亥十六 壬子十七 癸丑十八 甲寅十九 祖乙崩子祖辛踐位 乙卯祖辛一
丙辰二 丁巳三 戊午四 己未五 庚申六 辛
酉七 壬戌八 癸亥九

右甲子二十 仲丁八年外壬十五年河亶甲九年祖乙十九年祖辛九年

甲子祖辛十 乙丑十一 丙寅十二 丁卯十三 戊辰十四 己巳
十五 庚午十六 祖辛崩弟沃甲立 辛未沃甲一 壬申二 癸酉三
甲戌四 乙亥五 丙子六 丁丑七 戊寅八 己卯九
庚辰十 辛巳十一 壬午十二 癸未十三 甲申十四 乙酉十五
丙戌十六 丁亥十七 戊子十八 己丑十九 庚寅二十 辛卯二十
一 壬辰二十二 癸巳二十三 甲午二十四 乙未二十五 沃甲崩
國亂兄祖辛之子祖丁立 丙申祖丁一 丁酉二 戊戌三 己亥四
庚子五 辛丑六 壬寅七 癸卯八 甲辰九 乙巳十

丙午十一 丁未十二 戊申十三 己酉十四 庚戌十五 辛亥十六
壬子十七 癸丑十八 甲寅十九 乙卯二十 丙辰二十一 丁巳
二十二 戊午二十三 己未二十四 庚申二十五 辛酉二十六
壬戌二十七 癸亥二十八

右甲子二十一 祖辛七年沃甲二十五年祖丁二十八年

甲子祖丁二十九 乙丑三十 丙寅三十一 丁卯三十二 祖丁崩國
亂沃甲之子南庚立 戊辰南庚一 己巳二 庚午三 辛未四 壬
申五 癸酉六 甲戌七 乙亥八 丙子九 丁丑十 戊
寅十一 己卯十二 庚辰十三 辛巳十四 壬午十五 癸未十六 甲

申七十乙酉八十丙戌九十丁亥十二戊子一二十己丑十二
庚寅三二十辛卯四二十壬辰二十五南庚崩國亂祖丁之子陽
甲立癸巳陽甲一殷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
是諸侯莫朝甲午二乙未三丙申四丁酉五戊戌六
己亥七陽甲崩弟盤庚立庚子盤庚一後歸于亳改號曰殷殷復興辛丑
二壬寅三癸卯四甲辰五乙巳六丙午七丁未
八戊申九己酉十庚戌一十辛亥二十壬子三十癸丑
四十甲寅五十乙卯六十丙辰七十丁巳八十戊午九十己未
二十庚申一二十辛酉二二十壬戌三二十癸亥四二十

右甲子二十二祖丁四年陽甲七年南庚二十五年盤庚二十四年
甲子盤庚二十五乙丑二十六丙寅二十七丁卯二十八盤庚崩
弟小辛立戊辰殷復衰小辛一己巳二庚午三辛未四壬申
五癸酉六甲戌七乙亥八丙子九丁丑十戊寅
一十己卯二十庚辰三十辛巳四十壬午五十癸未六十甲申
七十乙酉八十丙戌九十丁亥十二戊子二十一小辛崩弟小乙立
己丑小乙一庚寅二辛卯三壬辰四癸巳五甲午
六乙未七丙申八丁酉九戊戌十己亥一十庚子
二十辛丑三十壬寅四十癸卯五十甲辰六十乙巳七十丙午

八十丁未九十戊申十二己酉一二十庚戌二二十辛亥十二
三壬子四二十癸丑五二十甲寅二十六亶父遷于岐改號周
乙卯七二十丙辰二十八小乙崩子武丁踐位丁巳武丁一王宅憂甘
盤為相以夢求傅說得之於傅巖戊午二己未三王免喪弗言羣臣咸諫王
立傅說為相庚申四辛酉五壬戌六癸亥七
右甲子二十三盤庚四年小乙二十八年小辛二十一年武丁七年
甲子武丁八乙丑九丙寅十丁卯一十戊辰二十己巳
三十庚午四十辛未五十壬申六十癸酉七十甲戌八十乙亥
九十丙子十二丁丑一二十戊寅二二十己卯三二十庚辰

四二十辛巳五二十壬午六二十癸未七二十甲申八二十
乙酉九二十丙戌十三丁亥一三十戊子三十二伐鬼方己丑
三三十庚寅四三十辛卯五三十壬辰六三十癸巳七三十
甲午八三十乙未九三十丙申十四丁酉一四十戊戌四十
二己亥三四十庚子四四十辛丑五四十壬寅六四十癸
卯七四十甲辰八四十乙巳九四十丙午十五丁未一五十
戊申二五十己酉三五十庚戌四五十辛亥五五十壬子
六五十癸丑七五十甲寅八五十乙卯五十九武丁崩廟號高宗子
祖庚立丙辰祖庚一丁巳二戊午三祀高宗歌玄鳥殷武之詩己

未四　庚申五　辛酉六　壬戌七　祖庚崩弟祖甲立　癸亥祖甲
一　殷道復衰
右甲子二十四　武丁五十三年　祖庚七年　祖甲一年
甲子祖甲二　乙丑三　丙寅四　丁卯五　戊辰六　己巳
七　庚午八　辛未九　壬申十　癸酉十一　甲戌十二　乙亥
十三　丙子十四　丁丑十五　戊寅十六　己卯十七　庚辰十八　辛巳
十九　壬午二十　癸未二十一　甲申二十二　乙酉二十三　丙戌二十
四　丁亥二十五　戊子二十六　己丑二十七　庚寅二十八　辛卯二十
九　周古公亶父卒王季立　壬辰三十　癸巳三十一　周文王生
此據皇極經世書說通鑑又謂生於庚辰　甲午三十二　乙未三十三　祖甲崩子
廩辛立　丙申廩辛一　丁酉二　戊戌三　己亥四　庚子五
辛丑六　廩辛崩弟庚丁立　壬寅庚丁一　癸卯二　甲辰三　乙
巳四　丙午五　丁未六　戊申七　己酉八　庚戌九　辛
亥十　壬子十一　癸丑十二　甲寅十三　乙卯十四　丙辰十五　丁
巳十六　戊午十七　己未十八　庚申十九　辛酉二十　壬戌二十
一　庚丁崩子武乙立　癸亥武乙一　復去亳徙都河北
右甲子二十五　祖甲三十三年　廩辛六年　庚丁二十一年　武乙一年
甲子武乙二　乙丑三　丙寅四　武乙無道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子太

丁立　丁卯太丁一　戊辰二　周歷伐燕京之戎　己巳三　太丁崩子帝乙
立殷道益衰　庚午帝乙一　周季歷伐余無之戎帝乙命為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
翳徒之戎皆克之帝乙賜之圭瓚秬鬯為侯伯　辛未二　壬申三　癸酉四
甲戌五　乙亥六　丙子七　周季歷卒　丁丑八　戊寅九　己
卯十　季歷子昌即諸侯位後為文王　庚辰十一　辛巳十二　壬午十三　癸
未十四　甲申十五　乙酉十六　丙戌十七　丁亥十八　戊子十九　己
丑二十　庚寅二十一　辛卯二十二　壬辰二十三　周西伯生子發　癸
巳二十四　命西伯昌距昆夷備玁狁　甲午二十五　乙未二十六　丙申
二十七　丁酉二十八　戊戌二十九　己亥三十　庚子三十一　辛
丑三十二　壬寅三十三　癸卯三十四　甲辰三十五　乙巳三十
六　丙午三十七　帝乙崩子受辛立是為紂　丁未紂一　戊申二　己酉
三　庚戌四　辛亥五　壬子六　癸丑七　甲寅八　伐有蘇獲
妲己嬖之　乙卯九　丙辰十　丁巳十一　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于羑里
戊午十二　己未十三　釋西伯　庚申十四　虞芮質成于周　辛酉十五
西伯伐犬戎得呂尚　壬戌十六　西伯伐密須遂都於程　癸亥十七　西伯伐耆
右甲子二十六　武乙三年　太丁三年　帝乙三十七年　紂十七年
甲子紂十八　西伯伐邘　乙丑十九　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　丙寅二十
西伯昌卒子發立　丁卯二十一　戊辰二十二　己巳二十三　庚午

二十四 辛未五 二十 壬申六 二十 癸酉二十七 西伯發生元子誦
甲戌八 二十 乙亥九 二十 丙子十三 丁丑三十一 西伯發東觀兵
于盟津 戊寅四 三十一 紂殺比干箕子微子去之 己卯 周武王一 呂尚相武
王伐商師逾盟津陳兵于商郊敗之于牧野誅
紂立其子武庚為後還歸在豐踐天子位南面
朝諸侯大誥天下 庚辰二 命管叔蔡叔霍叔
以子月為歲首 守邶鄘衛之三邑謂之
三監 辛巳三 壬午四 癸未五 甲申六 乙酉七 周武王崩
元子誦立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二公
分治陝洛受顧命率天下諸侯夾輔王室 丙戌
成王一 二 三監及淮夷 丁亥二 周 戊子三 三
叛周公東征大誥天下 公居東 三監
平殺武庚命微子啟于宋以祀商後封康叔于
衛以保商民命箕子于高麗辟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東征 己丑四 庚寅五 往
淮夷淮夷平遂踐奄肅慎來賀
營成周命 辛卯六 壬辰七 成周既成周公分
召公相宅 政成周東郊以王命誥
多士 癸巳八 命蔡叔子蔡仲之蔡 甲午九 封弟叔虞于唐 乙未十 丙
申十一 周公沒命君陳分政成周東郊 丁酉十二 戊戌十三 己亥
十四 庚子十五 辛丑十六 壬寅十七 癸卯十八 甲辰十九 乙巳
二十 丙午二十一 丁未二十二 戊申二十三 己酉二十四 庚
戌二十五 辛亥二十六 壬子二十七 癸丑二十八 甲寅二十
九 乙卯三十 丙辰三十一 丁巳三十二 戊午三十三 己未
三十四 庚申三十五 辛酉三十六 壬戌三十七 成王崩召公畢

公受顧命輔元子釗踐位是為康王 癸亥 康王一 命畢公代君陳分政成周東郊
右甲子二十七 紂十五年 成王三十七年 周武王七年 康王一年
甲子 康王二 乙丑三 丙寅四 丁卯五 戊辰六 己巳
七 庚午八 辛未九 壬申十 癸酉十一 甲戌十二 六月壬
申命畢公保釐東郊 乙亥十三 丙子十四 丁丑十五 戊寅十六 魯公伯
禽卒子考公立 己卯十七 庚辰十八 辛巳十九 壬午二十 魯考公卒子
煬公立 癸未二十一 甲申二十二 乙酉二十三 丙戌二十四
丁亥二十五 戊子二十六 康王崩子瑕立是為昭王 魯煬公卒子幽公立史
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 己丑 昭王一 庚寅二 子滿生
辛卯三 壬辰四 癸巳五 甲午六 乙未七 丙申八
丁酉九 戊戌十 己亥十一 庚子十二 辛丑十三 壬寅十四
魯侯弟濆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昭王不能討周綱陵夷自此始 癸卯十五 甲
辰十六 乙巳十七 丙午十八 丁未十九 戊申二十 己酉二十一 庚
戌二十二 釋迦生 辛亥二十三 壬子二十四 癸丑二十五 甲
寅二十六 乙卯二十七 丙辰二十八 丁巳二十九 戊午三十
己未三十一 庚申三十二 辛酉三十三 壬戌三十四 癸亥
三十五

右甲子二十八康王二十五年昭王三十五年
甲子昭王三十六乙丑三十七丙寅三十八丁卯三十九戊辰四十己巳四十一庚午四十二辛未四十三壬申四十四癸酉四十五甲戌四十六乙亥四十七丙子四十八丁丑四十九戊寅五十己卯五十一昭王南巡濟漢舟人以膠舟進中流溺而不返子滿立是為穆王庚辰穆王一辛巳二壬午三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癸未四甲申五乙酉六丙戌七丁亥八戊子九己丑十庚寅十一辛卯十二壬辰十三王西征于青鳥之山癸巳十四甲午十五乙未十六丙申十七王西征征徐戎

皇王大紀卷十　表十六　張邦

丁酉十八戊戌十九己亥二十庚子二十一辛丑二十二壬寅二十三癸卯二十四甲辰二十五征犬戎乙巳二十六丙午二十七丁未二十八戊申二十九己酉三十庚戌三十一辛亥三十二壬子三十三癸丑三十四甲寅三十五乙卯三十六丙辰三十七丁巳三十八戊午三十九己未四十庚申四十一辛酉四十二壬戌四十三癸亥四十四

右甲子二十九昭王十六年穆王四十四年
甲子穆王四十五乙丑四十六丙寅四十七丁卯四十八戊辰四十九己巳五十作呂刑庚午五十一辛未五十二壬申五十三癸酉五十四甲戌五十五穆王崩子翳扈立是謂共王乙亥共王一丙子二丁丑三王遊于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戊寅四己卯五庚辰六辛巳七壬午八癸未九甲申十乙酉十一丙戌十二共王崩子囏立是為懿王丁亥懿王一徙都槐里戊子二己丑三庚寅四辛卯五壬辰六癸巳七甲午八乙未九丙申十丁酉十一戊戌十二己亥十三庚子十四辛丑十五壬寅十六癸卯十七甲辰十八乙巳十九丙午二十丁未二十一戊申二十二己酉二十三庚戌二十四辛亥二十五懿王崩弟辟方立是為孝王壬子

皇王大紀卷十　表十七　李

孝王一癸丑二甲寅三乙卯四丙辰五丁巳六戊午七己未八庚申九辛酉十壬戌十一癸亥十二

右甲子三十穆王十一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二年
甲子孝王十三封非子為附庸邑之秦乙丑十四丙寅十五孝王崩王之世大雹江漢冰牛馬死至是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丁卯夷王一始下堂而見諸侯以其立己也又其時王室寖衰永為例矣戊辰二己巳三庚午四辛未五壬申六癸酉七甲戌八楚子熊渠伐庸揚粵至于鄂乙亥九丙子十丁丑十一戊寅十二己卯十三庚辰十四辛巳十五壬午十六夷王崩子胡立是為厲王癸未厲王一楚熊渠

畏其伐去其王號　甲申二　乙酉三　丙戌四　丁亥五　戊子
六　己丑七　庚寅八　辛卯九　壬辰十　癸巳十一　甲午
十二　衛貞伯卒子頃侯立　乙未十三　丙申十四　曹孝伯卒子喜立是爲夷伯
丁酉十五　蔡厲侯卒子武侯立　燕惠侯立自召伯至此九世　蔡仲至此五世　戊戌
十六　己亥十七　庚子十八　辛丑十九　胡公自立是爲獻公　齊公子山弒　壬
寅二十立　晉厲侯卒子靖侯立　宋厲公卒子釐公立　癸卯二十一　麻卒子秦侯　秦
嗣　甲辰二十二　乙巳二十三　丙午二十四　卒子幽公立　陳慎公　衛
頃侯卒子僖侯立　丁未二十五　戊申二十六　己酉二十七　庚戌
二十八　齊獻公卒子武公立　辛亥二十九　壬子三十　癸丑三十一　王好利

以榮夷公爲卿　秦侯卒子公伯立　楚熊延卒子熊勇立　甲寅三十二　乙卯
三十三　丙辰三十四　衛巫使監謗者　殺諫臣以其爲謗已得　秦伯卒子仲立　丁
巳五　三十　戊午六　三十　己未三十七　王出居于彘召公周公　國人叛襲王
行政是爲共和太子靖匿于召公虎之家　庚申三十八　晉靖侯卒子僖侯立　共和行政
辛酉三十九　釐侯司徒一　晉　壬戌四十　癸亥四十一　蔡武侯卒子夷侯立
楚熊勇卒弟熊嚴立
右甲子三十一　孝王三年　夷王十六年
厲王四十一年
甲子　厲王四十二　楚熊嚴一　王在彘　蔡夷侯一　乙丑四十三　丙寅四十
四　曹夷伯卒弟幽伯立　丁卯四十五　幽伯彊一　曹　戊辰四十六　己巳

四十七　公卒子釐公立　陳幽　庚午四十八　釐公孝一　陳　辛未四十九　壬
申五十　惠公一　宋　癸酉二五十一　伯立太子靖是爲宣王　厲王崩於彘周召
楚熊嚴卒子熊霜立　甲戌　宣王一　戎　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　以尹吉甫爲將北伐玁狁至
于太原　以方叔爲將南征荊蠻命
楚熊霜一　乙亥二　召虎征淮夷自將以伐淮徐燕
一　釐侯　丙子三　曹戴伯鮮一　魯武公敖　丁丑四　公無忌一　齊厲　戊寅
五　晉僖侯　六　大旱賦雲漢之詩秦仲
卒子獻侯立　己卯　戎伐西戎戎死之王命其子莊伐
戎破之　晉獻侯籍一　庚辰七　秦莊公　辛巳
楚熊霜卒弟熊徇立　一　楚熊徇一
八　壬午九　癸未十　甲申十一　乙酉十二　王不籍千
畝　魯武公來
朝以長子括次子戲見王王以戲爲魯太子武公
卒戲立是爲懿公　齊胡公子攻殺厲公齊人

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　丙戌十三　一　齊文公赤一　魯懿公戲　丁亥四十　戊
子十五　子和嗣是爲武公一　衛釐侯卒少　己丑十六　子穆侯立徙都絳　晉獻侯卒
庚寅十七　穆侯弗生　晉　辛卯十八　卒子釐侯立　蔡夷侯　壬辰十九　蔡釐
侯所事一　癸巳二十　甲午二十一　伯御弒其君懿公而自立　魯懿公兄括之子
乙未二十二　諫王　王早卧晏起后姜氏脫簪珥　王封弟友于鄭是爲桓公一　丙
申二十三　伐條生太子仇　晉侯　丁酉二十四　公卒子成公立　齊文　戊戌十二
五　公說一　齊成　己亥二十六　千畝生子成師　晉戰于　庚子二十七　宋惠公
卒子哀公立　辛丑立二十八　楚熊徇卒子熊鄂立　宋哀公卒子戴公　壬寅
二十九　宋戴公立一　楚熊鄂一　癸卯三十　化爲人　馬　甲辰一三十　乙

己三十二春王伐魯誅伯御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羊化爲狐陳釐公卒子武公立
曹戴伯卒子惠伯立丙午三十三陳武公靈一曹惠公伯雉一丁未三十四
齊成公卒子莊公立戊申三十五齊莊公一己酉三十六庚戌三十七
燕釐侯卒子頃侯立楚熊鄂卒子若敖立辛亥三十八楚若敖一燕頃侯一壬子
三十九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癸丑四十料民于太原甲寅四十一乙
卯四十二丙辰四十三殺杜伯晉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丁巳
四十四晉殤叔一戊午四十五己未四十六宣王崩太子宮湦立是爲幽王
庚申幽王一晉太子仇襲殺殤叔而立是爲文侯陳武公卒子夷公立辛酉二三
川大震晉文侯一陳夷公說一壬戌三王嬖褒姒涇渭洛竭岐山崩癸亥
四陳夷公卒弟平公立秦莊公卒子襄公立
右甲子三十二厲王十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四年
甲子幽王五秦襄公一陳平公燮一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
太子號石父爲卿乙丑六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丙寅七丁卯八以
鄭伯友爲司徒戊辰九己巳十庚午十一申侯與犬戎入寇弑王于驪
山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平戎與鄭子掘突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辛
未平王一鄭武公掘突一王東遷洛邑始命秦列爲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爲公
錫命晉侯鄭伯東取鄶號十邑國之壬申二魯孝公卒子惠公立秦立西時祠白帝
癸酉三魯惠公弗湟一甲戌四燕頃侯卒子哀侯立乙亥五燕哀侯一

秦襄公伐戎至岐卒子嗣是爲文公宋戴公卒子武公立丙子六秦文公一宋
武公司空一燕哀侯卒丁丑七燕鄭侯一戊寅八楚若敖卒子熊坎立己
卯九秦東徙居汧渭之間蔡僖侯卒庚辰十蔡共侯典一辛巳十一
曹惠伯卒蔡共侯卒壬午十二蔡戴侯一曹穆公一癸未十三衛武公卒子
揚嗣是爲莊公楚霄敖卒子蚡冒立甲申十四楚蚡冒一衛莊公一乙酉十五
秦作鄜時曹桓公終生一丙戌十六陳平公卒子文公立丁亥十七陳文
公圉一戊子十八秦初有史以紀事己丑十九庚寅二十辛卯二十
一秦大敗戎師收岐西之地自岐以東歸于王蔡戴侯卒子宣侯立壬辰二十二
蔡宣侯一癸巳二十三宋武公卒甲午二十四秦祠陳寶宋宣公力一乙
未二十五晉文侯卒子伯嗣是爲昭侯秦初有三族之罪丙申二十六晉昭侯
一晉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陳文公卒丁酉二十七陳桓公一鄭武公卒子寤生嗣
是爲莊公戊戌二十八鄭莊公一鄭封其弟叔段于京己亥二十九庚子
三十衛公子州吁好兵辛丑三十一楚子蚡冒卒弟熊通弑太子而自立是爲楚武
王壬寅三十二晉大夫潘父弑其君昭侯入曲沃桓叔不克國人誅潘父而立君之
弟平是爲孝侯癸卯三十三晉孝侯一甲辰三十四乙巳三十五丙
午三十六衛莊公卒子完嗣是爲桓公丁未三十七衛桓公一戊申三十
八衛州吁出奔己酉三十九庚戌四十齊莊公卒子禄甫嗣是爲僖公
晉曲沃成師卒子鱓代是爲曲沃莊伯辛亥四十一齊僖公禄甫一壬子四十

二　宋宣公卒舍其子與夷而立弟和　四
是爲穆公　燕鄭侯卒子嗣是爲穆侯　癸丑十
三　宋穆公　甲寅　四十四　鄭叔段命
燕穆侯一　西鄙北鄙貳於巳　乙卯十四
五　丙辰　四十七　晉曲沃鱓入翼弒
六　四十　丁巳　其君孝侯國人逐之立其君
之子郄是　四十八　晉鄂侯一　魯惠公
爲鄂侯　戊午　卒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爲隱公
己未　四十九　魯隱公一　魯齊晉宋陳蔡鄭
衛曹楚秦燕凡十二國春秋始此　王使
宰咺錫魯惠公仲子之賵　祭伯如魯　鄭
伯克段于鄢　鄭伯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　庚
申　五十　人伐衛　鄭
五十一　辛酉　二月己巳日有食
之　平王崩孫林立是爲桓
王　夏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禾　武氏子求賻於魯　宋穆公疾讓位兄
之子與夷　宋殤公與夷一　衛
子馮奔鄭　壬戌　桓王一　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石碏

告哀于陳陳使人執州吁殺之于濮　二
衛人逆公子晉于邢立之是爲宣公　癸亥　衛宣
公一　晉曲沃莊伯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
侯奔隨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
于翼哀侯鄂
侯之子也

右甲子三十三　幽王七年　平王五十一年
桓王二年

甲子　桓王三　晉哀侯光一　京師饑　鄭伯
始朝王王不禮焉周桓公曰善鄭以勸來
者猶懼不至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乙丑　四　王使凡
晉翼侯自隨入于鄂　伯聘于魯　戎
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立
是爲武公　秦文公卒太子早卒立太子之子
是爲　五　秦寧公一　晉武公一　王命虢
寧公　丙寅　公忌父爲卿士　鄭伯歸祊田于魯
以天子不　六　蔡桓侯封人一　王使南
復遯狩也　丁卯　季聘于魯　三月魯大雨雹

鄭伯爲左卿士以王命伐宋告于魯　七
與齊會于防　秦自汧渭徙居平陽　戊辰
鄭齊魯會於中丘魯翬帥師會齊　王
鄭伐宋魯敗宋師于菅取郜取防　己巳　八
爲邗之田於鄭與鄭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　取郎劉
州陘隤懷之田　魯公子翬請殺桓公將求太
宰隱公不許翬懼反譖　九
隱公於桓公而弒之　庚午　鄭伯以璧如魯求
易許田桓公　鄭伯　魯桓公一　宋
會于垂盟于越　辛未　十　宋莊公馮一
公怒督遂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　督殺孔父而娶其妻　殤
鄭皆有賂督遂相宋公　夏魯取郜鼎於宋　齊魯陳
傳伯諫　壬申　十一　晉小子侯一　晉曲沃武
不聽　公伐翼弒哀侯晉人立其子　謂之
小子侯　魯公子翬如齊逆女　十二　王使
齊侯送女會魯桓公于讙　癸酉　宰渠伯糾聘
于　十三　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　陳桓
魯　甲戌　公卒文公子佗殺世子免而代之　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蔡衛陳從王伐　十四
鄭戰于繻葛王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乙亥　陳厲
公躍一　蔡人殺陳佗而立桓公弟躍　楚武
王侵隨季梁請隨侯修政楚不敢伐　戎伐齊
鄭太子忽救之敗戎師齊侯以女妻之忽
不從　楚伐隨俾請王之號於王王不許　丙子
十五　鄭齊衛伐盟向王遷其民于郟　晉曲
沃武公弒小子侯王使虢仲伐之立哀侯之弟
緡　丁丑　十六　晉侯緡一　王使家父聘于魯
秦寧公卒三父廢太子而立少子出公
楚熊通伐隨東開地至濮上遂僭
稱王　祭公如魯遂逆王后于紀　戊寅　十七　秦出公
一　己卯　十八　曹莊公射姑一　鄭莊
庚辰　十九　公卒世子忽繼宋執鄭祭仲立
突是爲厲公忽奔衛　二十　鄭厲公突
衛宣公殺其二子伋壽　辛巳　一　衛宣公卒子
朔　二十一　衛惠公　癸未　二十二　秦三
立　壬午　朔一　陳莊公林一　父弒出公復立

故世子是　甲申　武公二十三　齊襄公諸兒一　秦
爲武公　武公一　燕桓公一　王使家
父如魯求車　鄭祭仲殺雍糾而逐厲公迎忽
反政是爲昭公　鄭伯突入于櫟宋魯衛伐鄭
將納厲公弗克　秦伐彭戲氏至于華　乙酉　莊王
山　桓王崩太子佗嗣位是爲莊王
一衛黔牟一　鄭昭公一　衛左公子洩右
公子職逐惠公立伋之弟黔牟惠公出奔齊
丙戌　二　十月朔日食日官失之　蔡桓侯卒
無子蔡人召桓侯弟季于陳　鄭高渠彌
弒其君昭公立其弟子亹　蔡哀侯獻
秦武公討三父夷三族　丁亥　舞　三　鄭子亹
一　周公黑肩謀弒王欲立王子克不克而死
王子克奔燕　齊襄公殺魯桓公于濼魯人立
其子同是爲莊公　齊襄師于首止殺鄭子亹
及高渠彌祭仲立昭公弟子嬰亦子亹之弟也
戊子　四　魯莊公同一　鄭子嬰一　周王姬下
嫁于齊單伯送王姬使魯主之魯築王姬

之館于外王使榮叔追錫魯桓公命　五
王姬歸于齊　陳莊公卒弟杵曰立　己丑　陳宣
公杵曰一　庚寅　六　宋閔公捷一　燕
齊王姬卒　紀季以酅入于齊　辛卯　七　莊公一
王召隨侯責其尊楚　楚武伐隨卒於師　入
子熊貲嗣始都郢　紀侯大去其國　壬辰　楚
文王貲一　齊會宋　癸巳　九　王使子突救衛
魯陳蔡伐衛入惠公　衛惠公朔復入衛殺
二公傳黔　甲午　十　星隕如　乙未　十一　齊公
牟奔周　雨秦滅小虢　孫無知以葵
丘之戍卒連稱管至父入弒襄　丙申　十二　齊
公代立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　桓公一
齊人殺無知公子小白入是謂桓公糾後入不
克齊伐魯殺糾其傳召忽死之管仲請囚又相
桓　丁酉　魯用曹劌謀敗齊師于長勺
公　十三　楚敗蔡師于莘執蔡侯獻舞自是江漢
之國皆　戊戌　十四　宋大水　己亥　十五　莊王
服于楚　魯使臧文仲吊　崩太子胡齊

立是謂釐王　宋南宮長萬弒其君閔公及其
大夫仇牧太宰華督宋人立公子御說是謂桓
公萬奔陳　庚子　釐王一　宋桓公一　齊桓始霸
宋人醢之　與宋陳蔡邾會于北杏齊滅遂
與魯盟　辛丑　二　齊會陳曹及王人　壬寅　三　鄭
于柯　單伯伐宋　楚師入蔡　厲公二
齊桓公會宋陳衛之君盟于鄄　晉曲　癸卯　四
沃武公滅翼以重寶入周得請爲諸侯　晉
武公并晉自立二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秦
武公卒葬雍以人殉弟德公立　楚伐鄧滅之
甲辰　五　秦德公一　釐王崩太子閬立是謂
惠王　晉武公卒子獻公詭諸繼　楚文
王卒子囏繼是謂　惠王一　晉獻公一　楚杜
杜敖　秦徙居雍　乙巳　敖一　三月朔日有食
之　丙午　二　秦宣公一　蔿國邊伯石速詹父
子禽祝跪五大夫奉王子頹作亂頹出
奔溫蘇子奉子頹奔衛衛燕　丁未　三　蔡穆侯
寇周立頹惠王出居鄭之櫟　肸一　鄭伯

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王及鄭伯　戊申　四　虢
入于鄔遂入成周取寶器而還　公鄭伯
同伐王城殺王子頹　己酉　五　鄭文公捷一
及五大夫而納王　秦作密時敗晉師于
河曲　陳人殺其太子禦寇公子完奔齊　晉
伐驪得姬　楚杜敖弟熊惲弒杜敖而自立是
爲成　庚戌　六　楚成王一　楚修好于諸侯　辛
王　使人獻王王賜胙曰鎮爾南方
亥　七　曹僖公赤一　戎侵曹曹世子　壬子　入
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赤莊公子也　六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晉獻公　癸丑　九　衛懿
患桓莊之族偪盡殺羣公子　公赤一
晉士蔿城絳自翼徙都之以隄防故晉　甲寅　十
之遺孽也　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惠
王錫齊桓公命爲伯　晉　乙卯　十一　晉侯驪姬
代虢責其納羣公子也　子奚齊生使太子
申生居曲沃重耳　丙辰　十　丁巳　十三　齊伐山
居蒲夷吾居屈　二　戎以救燕俾修

貢于王　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爲令尹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秦宣公卒弟成公立
戊午 十四 成公一　秦　己未 十五 魯莊公疾叔牙請立慶父季友請立太子般
乃酖殺叔牙公卒慶父使賊弑子般齊人立莊
公之庶子開是爲閔公慶父叔牙季友皆桓公
子 十六 魯閔公一 曹昭公一 晉侯作
也 庚申 二軍以滅耿滅魏滅霍封趙夙於耿封
畢萬於魏諸侯擅封始此 辛酉 十七 衛戴公 魯慶父弑閔公季友立閔公之兄申
而誅慶父夫人哀姜與於亂故出奔邾齊人取
而殺之　狄滅衛殺懿公齊宋收其遺民立戴
公以廬於漕卒齊人 壬戌 十八 魯僖公一 秦
立其弟燬是爲文公 穆公一 衛文公一
齊桓公以諸侯救邢邢 癸亥 十九 齊城楚丘
遷于夷儀諸侯城之 以居衛 虞晉伐虢
滅下陽

右甲子三十四 桓王二十一年莊王十五年 釐王五年惠王十九年
甲子 惠王二十 燕襄公一 乙丑 二十一 齊宋魯陳衛鄭許曹侵蔡蔡潰遂伐楚次
于陘許穆侯卒于師 丙寅 二十二 晉侯殺其
楚屈完來盟于召陵 世子申生公子重耳
奔蒲夷吾奔屈 王欲廢太子鄭而立寵子帶
齊桓公以諸侯會太子于首止 九月戊申朔
日有食之 是年秦始得志
于諸侯百里奚蹇叔爲之輔 丁卯 二十三 楚子圍許許男
面縛請服于楚 戊辰 二十四 己巳 二十五 惠王崩太子鄭嗣位是謂襄王畏大
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庚午 襄王一 齊桓會諸侯于葵丘 晉獻公卒里克丕
鄭欲納文公乃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
之荀息死之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秦齊
納夷吾 辛未 二 晉惠公夷吾一 宋襄公茲父一 晉殺其大夫里克 壬申 三 叔

帶以戎伐京師秦晉來救 癸酉 四 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子帶
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 甲戌 五 晉饑秦輸之粟 陳穆公款一 乙亥 六 秦
饑晉閉之糴而又伐之 丙子 七 日有食之 蔡莊公甲午一 齊管仲卒 五月 晉
及秦戰于韓原獲晉侯秦穆姬以死請
命秦伯釋晉侯晉侯夷吾自秦歸于晉 王 丁丑
入 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 戊寅 九 齊
都 王以戎冠告齊齊徵諸侯戍周 桓公卒
五公子爭立易牙立 己卯 十 齊孝公昭一
無虧世子昭奔宋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
殺無虧宋敗齊師于甗 庚辰 十一 宋襄公執
立公子昭是爲孝公 滕子嬰齊盟諸侯
于曹邾人執鄫子用之 秦滅梁初 辛巳 二十
梁伯好土功民疲而不堪秦遂取之 壬
午 十三 楚子會宋公于盂執 癸未 十四 秦
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釋之 晉遷陸渾

之戎于伊川王子帶自齊復歸京師宋伐鄭楚
伐宋以救鄭宋襄公不用子魚之謀敗于泓公
傷股 甲申 十五 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晉惠公
卒子圉嗣是爲懷公懷公殺狐突 晉公
子重耳先自狄之衛之齊之曹之鄭之宋 乙酉
之楚遂之秦惟秦楚禮之曹衛鄭皆無禮 秦伯
納重耳於晉殺懷公于高梁呂郤作亂秦伯誅
十六 晉文公重耳一 宋成公王臣一
之 王使狄伐鄭因以其女隗氏爲后后通于
子帶王廢狄后頹叔桃子奉帶以狄入寇王出
適于鄭之氾 晉趙衰與狐偃
帶居於溫 丙戌 十七 之師滅王叔帶于溫而納王 秦晉
于成周王享晉文公于鄭益之 丁亥 十八
以河內之地陽樊溫原欑茅 成公鄭 衛
齊人侵魯魯公子遂如楚乞師魯以楚師伐 戊
齊取穀七人爲七大夫於楚臧文仲預焉
子 十九 齊孝公卒弟潘殺世子而自立是爲昭公 己丑 二十 公一 齊昭 晉齊

宋秦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侯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策命晉爲伯諸侯朝于王所 晉文召王以諸侯見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 庚寅二十一 陳共公朔一 王子虎會諸侯大夫盟于翟泉 辛卯二十二 王使宰周公聘于魯魯公子遂入聘遂如晉 壬辰二十三 晉文作五軍初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公作三軍至是五軍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癸巳二十四 晉文公卒 甲午二十五 晉襄公驩一 鄭穆公蘭一 晉敗秦師于崤獲其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秦穆公悔過作秦誓 乙未二十六 魯文公興一 二月癸亥日食 晉歸秦三帥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惲代立是爲穆王 丙申二十七 楚穆王一 秦伐晉敗于彭衙 秦穆公猶用孟明增脩國政 丁酉二十八 王子虎卒 秦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戊戌二十九 秦伐西戎破國十二王使召公過賜秦伯金鼓 楚滅江 己亥三十 晉趙衰卒子盾繼 楚滅六滅蓼 庚子三十一 晉襄公卒 趙盾以世子夷皋年少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穆嬴日抱夷皋以啼于朝趙盾患之遂變初心 秦穆公卒世子罃繼是謂康公 楚穆公殉百七十人三良預焉 晉趙盾爲政舍二軍 辛丑三十二 秦康公晉靈公夷皋一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趙盾背先蔑士會而立夷皋以禦秦師敗之於令狐先蔑士會奔秦 宋成公卒弟禦殺世子代立國人殺禦立襄公子杵臼是爲昭公 齊率諸侯會趙盾于扈以君在抱未可預會也 壬寅三十三 宋昭公一 王崩子壬臣立是爲頃王 宋襄夫人作亂殺大司馬公子卬 癸卯 頃王一 毛伯如魯求金 二月葬襄王 甲辰二 曹文公壽一 楚伐鄭侵陳 楚殺子西 乙巳三

丙午四 晉秦戰于河曲 丁未五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民苟利矣孤必與焉遂遷于繹 戊申六 楚莊王旅一 陳靈公平國一 孛星入北斗周史曰十年齊君晉君死王崩子班立是爲匡王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而自立是爲懿公 己酉 匡王一 齊懿公一 六月辛丑朔日食 齊侯侵魯晉盟諸侯於扈將爲魯討齊既乃取賂而還 齊侯復侵魯遂伐曹討其朝魯也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有禮 庚戌二 蔡文侯申一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 宋襄夫人助之施遂殺昭公而立鮑是爲文公 辛亥三 宋文公一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曰何故弒君既又立文公而還 壬子四 齊懿公刖邴歜之足納閻職之妻 二人弒懿公齊人立桓公子元 魯文公元妃出姜生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倭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殺視及惡而立倭是爲宣公魯

公室由是遂微 莒太子僕弒莒公而奔魯 癸丑五 魯宣公齊惠公秦共公一 齊取魯濟西田 鄭公子歸生伐宋宋敗獲華元以元殺羊享士而羊斟不與故爲所敗 甲寅六 晉靈公欲殺趙盾盾力鬬出亡而使趙穿弒靈公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 故春秋書曰趙盾弒其君誅首惡也 乙卯 定王一 匡王崩弟瑜立是爲定王 晉成公一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觀兵於周郊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 丙辰二 鄭靈公夷一 鄭公子歸生以黿故弒其君靈公弟堅立是爲襄公 楚令尹鬬椒作亂殺司馬蔿賈楚子討而殺之 丁巳三 鄭襄公一 老聃生 戊午四 秦桓公一 己未五 河徙 黃 庚申六 燕宣公一 楚伐陳滅舒蓼 七月甲子日食既 辛酉七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陳靈公通

於夏姬洩冶諫公殺之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壬戌
八晉景公獳衛穆公遬一四月丙辰日食陳靈公飲酒于夏氏夏姬之子徵舒射而殺之
癸亥九齊頃公無野陳成公午一楚人殺夏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爲成公
右甲子三十五惠王六年襄王三十三年頃王六年匡王六年定王九年
甲子定王十楚莊王入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舍之晉荀林父救鄭士會不欲戰先
穀曰不可遂與楚戰于邲晉師大敗荀桓子歸請死晉景公用士貞子之言使復其位晉屠
岸賈殺趙朔于下宮乙丑十一晉殺先穀丙寅十二宋殺楚行人申舟楚子
圍宋丁卯十三曹宣公廬一宋人告急於晉晉人不救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鄭人
執楊獻諸楚楚楊紿楚卒致君命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雖然城下之盟不敢從也子反退三十里宋及楚平魯初稅畝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戊辰十四晉士會爲政盜奔於秦周宣王宮榭火己巳十五六月癸卯日食
晉士會請老郤克爲政庚午十六蔡景侯固一魯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與宣公謀而聘於晉未返宣公卒魯逐東門氏歸父奔齊辛未十七魯成公黑肱一楚
共王審一王師敗績于茅戎魯作丘甲壬申十八晉郤克大敗齊師於鞌魯衛及諸
侯竊與楚盟於蜀癸酉十九宋共公瑕一衛定公臧一晉以諸侯伐鄭晉作六
軍齊侯朝於晉甲戌二十魯成公朝于晉宣公不禮成公欲求成於楚季文子曰
晉未可以貳乃止乙亥二十一鄭悼公費一燕昭公一梁山崩定王崩子夷立
是爲簡王晉與諸侯會蟲牢丙子簡王一吳壽夢一壽夢稱王吳始大晉遷新田

丁丑二鄭成公睔一吳始通於中國以申公巫臣啓之也初楚申公巫臣竊夏姬以奔
晉晉以爲邢大夫楚子反子重殺巫臣之族巫臣爲晉通使於吳教之射御戰陣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入州來蠻夷服於楚者吳盡取之其始止欲敝楚其終則晉亦敝焉戊寅三晉
殺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韓厥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不可使無後也乃立武己
卯四楚公子成如晉脩好庚辰五齊靈公環一晉景公卒程嬰攻屠岸賈於公
宮滅其族辛巳六晉厲公州蒲一壬午七癸未八晉以諸侯朝王遂從
劉康公成肅公伐秦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世子而自立甲申九曹
成公負芻一乙酉十秦景公衛獻公衍一晉侯執曹成公歸于京師諸侯立子臧
辭奔宋晉伯宗好直諫三郤譖而殺之丙戌十一宋平公成一六月丙寅朔日食

鄭叛晉從楚晉侯伐鄭楚子救鄭范文子不欲戰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弗聽遂敗楚師
于鄢陵王釋曹成公歸于曹丁亥十二晉厲公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殺郤錡
郤犨郤至而立胥童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執厲公戊子十三燕武公一晉欒書中
行偃弒厲公逆襄公曾孫周於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晉復霸己丑十四魯襄公午一
晉悼公周一簡王崩太子泄心立是爲靈王庚寅靈王一辛卯二鄭僖公髡
頑一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以爲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壬辰三楚
伐陳聞成公喪而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曰陳必亡晉魏絳始和諸戎癸巳四陳哀
公溺一甲午五莒人滅鄫齊侯滅萊乙未六丙申七鄭簡公喜
一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不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自今晉

楚之師至矣　晉悼公會諸侯之大夫　丁酉入
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復文襄之業　秦
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囊曰晉君明臣忠不
可敵也　晉伐鄭楚亦伐鄭鄭兩盟晉楚　晉
用魏絳之言省用息　九　晉率諸侯會吳
民三駕而楚不能爭　戊戌　壽夢于祖以滅偪陽
又會諸侯之師　十　魯作三軍季孟叔三
伐鄭又伐秦　己亥　分公室各有其一　晉率
諸侯之師伐鄭會于蕭魚鄭自是服於楚　晉賞
魏絳以金石之樂食采安邑　秦敗晉師于櫟
十一　吳壽夢卒長子諸樊立稱壽夢　辛
庚子　以四子季札賢欲立札札棄室而耕
十二　吳諸樊一　楚共王疾自　壬寅　十三
丑　請謚爲靈若厲及卒子囊謚之共　楚康
王昭一　二月乙未朔日食　衛獻公不禮孫
林父寗殖　二子作亂獻公奔齊二子立公孫剽
十四　衛殤公剽　甲辰　十五　晉平公彪
癸卯　一　八月丁巳日食　一　晉會諸侯盟

于溴梁執莒子邾子　乙巳　十六　丙午　十七　晉以
歸又伐楚至方城　諸侯之師伐
齊圍臨淄　丁未　十八　曹武公勝一　燕文公
齊靈奔莒　一　齊廢世子光以公子牙爲
世子崔杼復廢牙立光爲世子靈公卒光繼是
爲莊公崔杼當國　鄭簡公誅大夫子孔以子
產當　十九　齊莊公光一　晉會十二國
國　戊申　之君盟于澶淵　衛寗殖卒遺命其
子喜納獻公以掩其恥　二十　晉范匄逐
十月丙辰朔日食　己酉　欒盈　晉平公盟諸
侯于商任以錮欒氏欒盈奔楚　九　二十
月庚戌朔日食　十月庚辰朔日食　庚戌　一
晉盟諸侯於沙隨以錮欒氏　楚殺令　辛亥
尹子南　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於魯　十二
二　二月癸酉朔日食　晉欒盈入于　壬子　十二
曲沃范宣子殺欒盈滅其族　穀洛鬬
三　七月甲子朔日食　二十四　燕懿公
既　八月癸巳朔日食　癸丑　一　齊崔杼弒其

君莊公立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崔杼爲右相
慶封爲左相吳伐楚諸樊爲楚射死弟餘祭立
封季札　甲寅　二十五　齊景公一　吳餘祭一
于延陵　衛亂寗喜　孫林父爭權林父不勝
奔晉寗喜弒其君剽晉執寗喜衛獻公衎　乙卯
復歸于衛　齊慶封誅崔杼之族專國政
二十六　衛獻公後一　晉用趙武爲正卿是
爲文子與韓起魏絳同執國命會諸侯之大夫
于宋從宋向戌之請且弭兵也　衛誅甯喜
齊慶封殺崔杼族其家　十一月乙亥朔日食
二十七　靈王崩太子晉早卒次子貴即
丙辰　位是爲景王　燕懿公卒子欵立是爲衛
公　楚康王卒子　丁巳　景王一　楚郟敖燕簡
麋立是爲郟敖　公一　晉平公合諸侯
之大夫以城杞平公杞出也　楚用叔閻爲令
尹　吳餘祭遇弒弟夷昧立季札聘于上國
鄭公孫黑將攻伯有　衛襄公吳夷末
禪諶曰禍未歇也　戊午　一二　蔡世子般弒景

公自立是爲靈公　三　蔡靈公二　魯仲
鄭子產爲政　己未　由生　魯襄公卒世子
又卒國人立齊歸之子禂　四　魯昭公一
是爲昭公季武子專政　庚申　楚令尹子圍弒
郟敖而自立是爲靈王公　五　楚靈王一
子比奔晉薳罷爲令尹　辛酉　蔡漆雕開生
晉韓宣子使魯　鄭子　壬戌　六　魯鄭朝晉
晳將作亂子產殺之　齊景公使晏嬰請
繼室于晉晏嬰語叔向知公室之將衰北燕簡公
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諸大夫合比公出
奔齊燕人　七　有若生　楚會十二國
立悼公　癸亥　諸侯執徐子又會七國諸侯伐
吳之朱方以誅齊
慶封吳拔楚三邑
右甲子三十六　定王十二年　簡王十四年
靈王十七年　景王七年
景王八　楚會諸侯伐吳　乙丑　九　秦哀
甲子　秦景公卒子哀公立　公一　燕

悼公始稱元年　齊景公伐北燕將以納簡公
不克而卒　楚東伐吳吳敗楚師于乾谿　鄭鑄
刑書　丙寅公十　楚起章華臺　衛襄公卒子元立是爲靈公　丁卯十一　衛靈公
一　陳哀公疾弟招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哀公縊留奔鄭　楚公子棄疾以偃師之子吳
伐陳滅陳遂　戊辰夷十二　楚人遷許于夷　晉與周爭閻田　己巳十三　魯以孔
子爲委吏　孔子生伯魚　晉平公卒子夷立是
爲昭公　宋平公卒子佐立是爲元公　齊陳
氏鮑氏逐欒氏高氏于魯分其室　庚午十四　公一　晉昭公一　宋元
遂滅蔡　辛未十五　天下不吉投龜詬天　魯朝晉　楚伐徐靈王卜得
楚誘殺蔡靈侯　鄭簡公卒子
寧立是爲定公　壬申十六　晉會諸侯于平丘魯不得與執季　蔡平侯陳惠公鄭定公一
孫意如歸　楚公子比自晉歸弑其君于乾谿
公子棄疾自蔡入殺比代立是爲平王釋陳蔡
二君歸國　燕悼公卒　癸酉十七　楚平王燕
共公立　吳滅楚州來　共公一　楚復陳
太子之子吳于陳是爲惠公復蔡景侯少子廬
于蔡是爲平侯　曹武公卒子須立是爲平公
甲戌十八　曹平公一　晉伐鮮虞　楚費無忌爲太子建逆婦于秦　吳餘眛卒季札
逃國人立餘眛子僚　乙亥十九　吳王僚一　楚誘戎蠻子殺之　晉昭公卒子去疾立
是爲頃公　魯子復回如晉還曰晉　丙子二十　君幼弱六卿強而奢傲能無卑乎　晉頃
公一　晉滅六渾　丁丑二十一　周鑄大錢之戎　吳伐楚　宋衛陳鄭災　楚遷許
于白羽　曹平公卒子午立是　戊寅二十二　爲悼公　燕共公卒平公立　曹悼公一
楚費無極專政放太子建于城父　己卯二十三　生　魯冉繼冉求　齊景公與晏嬰入
魯問禮　宋有華氏之難　華亥華定向寧奔陳
楚世子建自城父奔宋　伍員奔吳　蔡平侯

卒子朱立　庚辰二十四　蔡悼公一　蔡平侯弟東國逐朱自立是爲悼公　齊高柴生
宋華亥華定向寧入宋南里叛　辛巳二十五　景王崩太子壽先卒國人立王子猛是爲
悼王七月王子朝弑之簒位晉人逐王子朝立王子丐是爲敬王　衛端木賜生　壬午
敬王一　尹氏召氏入王子朝敬王出居狄泉
老子西昇崑崙　蔡悼侯卒于楚弟申立是爲
昭侯　癸未二　蔡昭侯一　楚城郢　吳公子光伐楚拔巢　甲申三　孔子自魯適齊
諸侯之大夫會于黃父以謀王室魯有三桓之
難昭公奔齊遜于陽州　宋元公卒子頭曼立
是爲景公　乙酉四　宋景公一　晉趙鞅入王成周　王子朝奔楚　楚平王卒子彰立是爲
昭王　丙戌五　楚昭王一　曹悼公卒子野立是爲聲公　吳諸樊子光使專諸刺僚而
自立　丁亥六　曹聲公吳王闔閭一　魯顏回生　楚大夫伯嚭奔吳吳相伍員　魯昭公
如晉　鄭定公卒子蠆立是爲獻公　戊子七　鄭獻公一　魯昭公歸于鄆齊人畀之復
入晉次于乾侯　周王殺召伯及尹固　己丑八　吳滅徐以侵楚　晉頃公卒子午立是
爲定公　庚寅九　晉定公一　吳伐楚　辛卯十　諸侯之大夫城成周　吳伐楚
又伐越　孔子自齊反魯　曹平公弟通弑聲
公自立是爲隱公　魯昭公卒于乾侯三桓廢
世子立公弟宋是爲定公　壬辰十一　魯定公曹隱公一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楚
令尹子常敗吳師于豫章　癸巳十二　豫章遂圍巢克之　吳敗楚師于　甲午三十
衛卜商生　蔡昭侯唐成公朝楚令尹囊瓦
欲其裘馬弗與三年止之昭侯歸請晉伐楚　乙
未十四　吳言偃生　晉會諸侯伐楚大敗囊
瓦於柏舉　吳入郢楚昭王奔隨伍胥鞭平
王尸申包胥乞秦師　陳惠公卒子柳立是爲
懷公　曹聲公之弟路弑隱公自立是爲靖公

丙申 十五 陳懷公曹靖公一 殺王子朝于
楚 魯曾參生 秦救楚敗吳師昭王入
郢 魯陽虎囚季桓子 十六 周儋翩以
燕平公卒簡公立 丁酉 子朝之徒作亂王
出居姑蕕 楚去郢 十七 晉師入敬王
復都鄀 鄭滅許 戊戌 于成周 齊取鄆為
陽虎 己亥 十八 魯宓不齊生 魯有陽虎之
邑 難攻三桓不克取寶玉大弓走陽關
曹靖公卒子伯陽立 陳懷公卒 十九
于吳國人立其子越是為閔公 庚子 公山弗
狃召孔子欲往不果 魯閔損生 鄭獻公卒
子勝立是為聲公 秦哀公卒太子夷公早死
孫嗣是為惠公 辛丑 二十 秦惠公鄭聲公一 魯以孔
子為司寇從定公會齊景公于夾
谷時晏 二十一 鄭子產卒 二十二 魯仲由
嬰在會 壬寅 癸卯 為季氏宰將墮三
都叔孫氏墮郈公山弗狃以費人襲 甲辰 二十
魯弗克奔齊遂墮費孟氏不肯墮成 三

齊人歸女樂于魯孔子適衛 乙巳 二十四 越
越王允常卒子句踐立 句踐一 孔
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反衛 越敗吳于檇 丙午
李吳王卒子夫差立 衛世子蒯聵奔宋
二十五 吳夫差一 孔子去衛過曹適 丁未
宋及鄭至陳 魯定公卒子蔣立是為哀公
二十六 魯哀公一 吳敗越于夫椒句踐棲
于會稽請為臣妾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退曰
二十年之外 戊申 二十七 孔子復過宋 吳
吳其為沼乎 放越歸國 衛靈公卒蒯聵
之子輒立是為出公 二十八 衛出公燕
燕簡公卒獻公立 己酉 獻公一 孔子在陳
秦惠公卒 二十九 秦悼公一 孔子如
子悼公立 庚戌 蔡 盜殺蔡昭侯國人立其子
朔是為 蔡成侯一
成侯 辛亥 三十 齊景公卒少子荼立 壬子 三十一
孔子自蔡如葉自楚反蔡復至陳 齊孺子 吳
荼一 魯伐邾 宋伐曹 楚昭王卒國人立
伐陳

其子章是為惠王 齊田乞弒少 癸丑 三十二 齊
子荼迎立公子陽生是為悼公 悼公 楚惠
王一 吳會魯于鄫 三十三 宋滅曹 吳伐魯
以伐齊徵魯伯牢 甲寅 及萊門盟于城下而還
楚令尹子西召平王世子 三十四 宋伐鄭
建之子勝於吳號白公 乙卯 楚伐陳 吳伐齊
城邢溝 三十五 孔子自陳復至衛 齊
通江淮 丙辰 鮑子弒其君悼公立其子壬是為
簡公齊田乞卒子常立是 三十六 齊簡
為成子 吳殺其大夫伍員 丁巳 公一 魯子貢使
齊及吳越晉 齊伐魯吳救魯敗齊師 戊午 三
于艾陵歸賜子胥死 孔子自衛反魯 十
七 魯孔鯉卒顏回卒 楚白公勝復奔吳子
西復召之吳會魯衛之君于橐皐移兵攻晉
己未 三十八 晉定公及諸侯會吳夫差于黃
池 越伐吳入其郛執其世子友而還
庚申 三十九 魯西狩獲麟 齊田常弒簡公
立公弟驁是為平公 楚白公勝殺令尹

子西逐其君代 辛酉 四十 齊平公衛莊公一
立惠王出奔 衛世子蒯聵自戚入是為
莊公輒出奔魯 楚葉公以兵入 四十一
誅白公而迎章復位 楚滅陳而縣之 壬戌 仲由死
于衛 孔 四十二 晉 晉
子卒于魯 癸亥 越 執伐衛逐莊公國人立公孫
班師 齊人執班師更立公
子起 越敗吳師于笠澤
右甲子三十七 景王十七年 悼王一年
敬王四十二年
甲子 敬王四十三 衛侯起一 衛石圃逐其
子 君起出公輒自齊復衛起奔齊 衛出公後一 秦悼公
卒子厲共公立 乙丑 敬王四十四 秦共公
是為共公 敬王崩太子仁即位是為元王 元王一 越伐
齊田常卒子盤繼事 吳 吳會 丙寅 吳 晉趙簡
晉之師伐楚 越伐吳 晉
子卒子無卹代是為襄子 晉出公
晉定公卒子錯立是為出公 丁卯 二 越敗吳

原缺第四十八、四十九葉

考王十五年
威烈王八年
甲子威烈王九 秦初以君主妻 乙丑十 丙寅
河伯魏城少梁將以樂秦
十一 衛敬公之孫頹弑懷公自立是爲愼公
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是爲簡公
丁卯十二 秦簡公衛愼公 戊辰十三 齊伐
一 魏伐秦 韓伐鄭 晉魏伐中山
己巳十四 越朱 庚午十五 辛未十六 齊田莊
句卒子翳立 子卒子和立是
爲後齊太公 魯元公 壬申十七 魯繆公一
卒子顯立是爲繆公 韓武子卒子虔代
是爲景侯 趙獻子卒子 癸酉十八 韓伐鄭
籍代是爲烈侯 魏伐秦 取雍丘 魏滅
中山 楚簡王卒 甲戌十九 楚聲王一 乙亥
子當立是爲聲王 鄭伐韓取負黍
二丙子二十一 齊宣公卒 丁丑二十二 齊
十 子貸立是爲康公 康公一 宋

昭公卒子購由 戊寅二十三 宋悼公一 初
立是爲悼公 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
爲諸侯 燕閔 己卯二十四 燕僖公一 威
公卒子僖公立 烈王崩子安王驕立 盜
殺楚聲王子類 庚辰 安王一 楚悼王二
立是爲悼王 一 秦攻魏陽孤 辛巳 魏
韓趙伐楚至桑丘 鄭圍韓陽翟 韓景侯卒
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卒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卒子惠公立 魏文侯以卜 三
子夏段干木爲師西門豹吳起爲將 壬午 秦惠
公韓烈侯趙武侯一 王四 楚圍鄭 鄭
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 癸未 人殺其相駟子
陽 甲申 五 日食 韓 乙酉 六 鄭駟子陽之
盜殺相俠累 黨弑繻公而立其
弟乙是爲康公 宋 丙戌七 宋休公 入
悼公卒子休公田立 鄭康公一 丁亥 齊
伐魯取最韓救魯 九 魏伐鄭 晉烈
鄭負黍復歸韓 戊子 公卒子孝公頎立 己

丑十 晉 庚寅十一 秦靈公子師隰生子渠
孝公一 梁後爲孝公 秦伐韓宜陽取
六邑 初田常生盤盤生白白生 辛卯十二
和是歲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 秦晉戰
于武城 齊伐魏取襄 壬辰十三 秦侵晉
陽 魯敗齊師于平陸 齊田和求爲諸侯
魏文侯爲之請 癸巳十四 秦 甲午十五 秦
于王王許之 出子生 伐蜀取南
鄭 魏吳起奔楚楚相起起明法審令大臣多
怨之 秦惠公卒子出子立是爲出公 趙武
侯卒子敬侯章立 乙未十六 秦出公魏武
韓烈侯卒子文侯立 侯韓文侯趙敬侯齊
田和一 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是時秦晉
齊楚燕趙魏韓齊凡九大國趙公子朝作亂出
奔魏與魏襲 十七 秦庶長改逆獻公于
邯鄲不克 丙申 河西而立之殺出公及其母
沉之淵是時秦數有亂益衰弱三晉侵奪
其河西地 齊太公田和卒子桓公午立 丁酉

十八 秦獻公齊桓公 十九 魏敗
一 趙破齊師于廩丘 戊戌 趙師于兎臺 己亥
二十 二十一 楚悼王卒貴戚大臣攻
日食既 庚子 吳起殺之太子臧立是爲肅王誅
殺起者夷 二十二 楚肅王一 齊伐燕
七十餘家 辛丑 取桑丘 魏韓趙伐齊至桑丘
壬寅二十三 齊康公死于海上姜齊遂絕田
氏并齊而有之是歲田齊桓公亦卒子威
王因 二十四 齊威王一 晉 二十
齊立 癸卯 孝公卒子靖公俱酒立 甲辰 五
晉靖公二 魯穆公卒子共公 二十六
奮立 韓文侯卒子哀侯立 乙巳 魯共公韓
哀侯一 安王崩子烈王喜立 魏韓 周
趙共廢晉靖公爲家人而分其地晉亡 丙午 烈
王一 日食 韓滅鄭因徙都之 宋休
公卒子辟公立 趙敬侯卒子成侯種立 丁未
二 宋辟公 戊申 三 燕敗齊師於林狐 魯
趙成侯一 伐齊入陽關魏伐齊至博陵

燕傳公卒子桓公立四燕桓公衛聲
衛愼公卒子聲公訓立己酉公一趙伐衛取
都鄙七十三魏五魏伐楚取魯陽
敗趙師于北藺庚戌韓嚴遂弑哀侯國人立
其子懿侯魏武侯卒不立太子子罃與
中緩爭立國內亂罃殺緩而立是爲惠王辛
亥六韓懿侯魏惠王一、齊威王朝周烹阿
封卽墨楚肅王卒無子立其弟良夫是爲
宣王宋辟公七楚宣王宋剔成一
卒子剔成立壬子日食、烈王崩弟扁立是
爲顯癸丑一顯王甲寅二韓趙魏韓
王分周爲二乙卯三會于宅陽
秦敗魏師韓丙辰四伐宋魏丁巳五秦獻公敗
師于洛陽三晉之師于石
門天子賜戊午六己未七、秦獻公卒子孝公
以黼黻渠梁立是時六國強大
皆擯斥秦孝公發憤修政欲興穆公之業燕
桓公卒子文公立衛聲公卒子成侯速立

庚申八秦孝公燕文公衛成侯一秦辛酉
孝公下令招賓客衛公孫鞅入秦秦衛鞅變法
九東周惠公卒子傑壬戌十韓懿侯卒子昭侯
立周致文武胙于秦韓昭侯一
立癸亥十一秦敗韓師于西山
右甲子三十九年威烈王十六年安王二十六
年烈王七年顯王十一年
甲子十二顯王乙丑十三丙寅十四魯共公卒子康公毛立丁卯十五
魯康公一少梁秦戊辰十六、魏龐涓刖孫臏
敗魏師取其兩足齊使者至魏載臏
之齊齊威王遂以十七衛鞅伐魏大良
爲師齊始稱王以己巳造庚午八十
韓昭侯以申不害爲相內修辛未十九、秦徙
政教外應諸侯韓由是與都咸陽并小
鄉邑聚以爲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
田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皆衛鞅之謀也

趙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爭壬申二十肅侯一趙癸
立緤敗奔韓太子肅侯語立
酉二十一、秦商鞅甲戌二十二乙亥二十三
更爲賦稅法行之衛更貶號
曰侯服屬三晉魯康丙子二十四丁丑二十
公卒子景公偃立魯景公一五
諸侯會戊寅二十六、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
于京師秦秦孝公卒諸侯朝王齊威王
卒子辟疆立己卯二十七庚辰二十八
是爲宣王齊宣王一臏殺魏龐涓
勇太子申成侯鄭忌辛巳二十九秦衛鞅虜魏公子卬魏獻地
陷田忌田忌奔楚徙都大梁秦封商鞅
于秦七百里因去安邑
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楚宣王卒子威王商
立壬午三十楚威王一、秦孝公卒子
癸未三十一秦惠文王駟立殺商鞅車
裂以甲申三十二秦惠文王一韓申不
狗害卒、洛陽人蘇秦入秦不用乙

酉三十三宋太丘社丙戌三十四秦伐韓
亡、鄒孟子至魏拔宜陽、蘇秦至
趙封武丁亥三十五韓作高門戊子三十六
安君楚滅越魏稱王蘇秦爲
從約長相六國齊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知
成侯賣田忌召而復之韓高門成昭侯卒子
宣惠王立燕文公卒子易己丑三十七王齊
王立衛成侯卒子平侯立宣王燕易王
韓宣惠王衛平侯一、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
與共伐趙趙肅侯讓蘇秦蘇秦去趙而從約解
齊王伐燕取十庚寅三十辛卯三十九魏入
城已而復歸之八少梁河西地于
秦壬辰四十楚威王卒子懷王槐立宋
公第偃逐君剔成而自立是爲元王癸
巳四十一楚懷王宋元王甲午四十二秦縣義渠乙
一秦相張儀楚滅蜀
未四十三宋滅滕伐薛取淮趙肅侯卒子
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丙

申 四十四 秦初稱王 趙武靈王一 衛平侯卒子嗣君立 張儀連衡 丁酉 四十
五 秦稱元年、蘇秦僞得罪於燕
奔齊宣王以爲客卿意欲敝齊爲燕 戊戌 四十六
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 四十七、秦張儀
獨不肯令人謂已曰君 己亥 免相相魏欲令魏
先事秦秦 四十八、顯王崩子愼靚王定
陰厚張儀 庚子 立 燕易王卒子噲立、齊薛
公田嬰卒子 辛丑 一 愼靚王 燕王噲
文封孟嘗君 衛敗號爲君 壬寅 孟子 二
去魏適齊 魏惠 癸卯 三 魏襄王一 楚相
王卒子襄王赫立 子之宋初稱王一 楚趙
魏韓燕同伐秦秦人出 甲辰 四 、秦敗韓師斬
兵五國之師皆敗走 首八萬級諸侯振
恐、齊殺蘇秦、張儀復相 乙巳 一 五 魯平公
秦 魯景公卒子平公叔立 秦滅蜀
燕讓國 六、愼靚王崩子赧王
子之 丙午 延立 稱西周始此 丁未 一 赧王
秦敗韓師于岸門太子倉質于秦齊使匡章伐
燕殺燕王噲及子之 齊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戊申 二 湣王一 齊 燕人立太子平是爲昭
己酉 三 王昭王築宮師事郭隗 韓
宣惠王卒子 燕昭王韓襄王一
襄王倉立 庚戌 四 秦惠王卒子武王蕩立 辛亥
五 秦武王一 秦初置丞相 癸丑 秦七
張儀復相魏卒 壬子 六 以樗里疾爲之
使甘茂 甲寅 八 趙 秦
伐宜陽 武王好以力戲力士舉鼎絶脈而
卒弟稷立是爲昭 乙卯 九 秦昭 彗
襄王宣太后稱制 襄王一 丙辰 十 星見
秦宣太后任魏冉 丁巳 一十 戊午 十二 彗星見 己未 三十
爲政威震秦國
庚申 十四 日食 辛酉 十五 以趙人、秦樗里疾卒 樓緩爲丞相 壬戌 十六 楚屈
原投汨羅 秦執楚懷王楚人立太子横是爲
頃襄王、秦以齊田文爲丞相 趙武靈王厤

其太子章而傳少 癸亥 十七 楚頃襄王趙惠
子何自號主父 文王一、田文自秦逃
歸于齊與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秦
割三城以和 趙封弟勝爲平原君
右甲子四十 顯王三十七年 赧王十七年 愼靚王六年
甲子 赧王十八 楚懷王自秦走趙不納秦
追及之以歸 魯平公卒子緡公賈立 乙
丑 十九 魯湣公一 楚懷王卒于秦 魏襄
王卒子昭王立 韓襄王卒子釐王咎立
丙寅 二十 魏昭王韓釐王一 趙主父封
齊共滅中山歸行賞大赦酺五日趙故太
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弑主父于沙丘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魯平公卒子文公賈
立 丁卯 二十一 魯文公一 戊辰 二十二、秦
秦敗魏師于解 白起敗韓魏
拔五城斬首 己巳 二十三 秦魏冉謝病
二十四萬 免以客卿燭壽爲丞相 庚午
二十四 秦燭壽免魏 辛未 二十五、東周君
冉復爲丞相封穰侯 如秦 魏入河東
韓入武遂于秦 齊有 壬申 二十六、秦白起
田甲之難免孟嘗君相 伐魏取六十一城
癸酉 二十七、秦稱西帝立 甲戌 二十
齊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八 乙亥 十二
九 齊湣王伐 丙子 三十 齊湣王滅宋而驕
宋王偃滅之 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
二周爲天子 丁丑 三十一、燕樂毅將秦魏韓
諸侯皆惡之 趙之兵伐齊齊緡王出走楚使
淖齒 戊寅 三十二 齊人立王子法章于莒城
殺之 是爲襄王一、趙使藺相如獻璧于
秦 衛嗣君 己卯 三十三 庚辰 三十四 楚
卒子懷君立 衛懷君一 欲伐周王使
東周武公諭止之 辛巳 三十五、秦白起
秦穰侯復爲丞相 敗趙軍斬首二萬 壬午
三十六、秦趙會于澠池藺相如請秦王擊缶
薛公田文卒齊魏滅之、燕昭王卒子惠王立

以騎劫代樂毅將毅三十七燕惠王二
奔趙田單乃復齊癸未秦白起破楚楚徙都
陳三十八魏昭王三十九魏安
甲申卒子安釐王立乙酉釐王一、魏封
公子無忌爲信陵君四十、秦魏冉伐魏
楚復取江南十五邑丙戌韓救之秦敗韓兵斬
首四萬魏納四十一、秦伐魏拔四城
八城于秦丁亥魯文公卒子頃公立
四十二魯頃公一四十三韓
戊子韓釐王卒子桓惠王立己丑惠王一、楚
以黃歇侍太子完爲質于庚寅四十四燕武
秦燕惠王卒子武成王立成王一、趙田
部吏趙奢收稅殺平原君家不出稅者辛卯四
九人平原君以爲賢薦於王使治國賦十
五、范雎自魏四十四十四十
入秦以爲客卿壬辰六癸巳七甲午八
秦悼太子質四十九、秦以范雎爲丞相
於魏而卒乙未封應侯趙惠文王卒子孝

成王五十趙孝成王一秦昭襄王廢
丹立丙申其母宣太后穰侯出之陶齊襄王
卒子五十一齊王建一秦白五
建立丁酉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戊戌十
二楚頃襄王卒太子完自秦五十三
逃歸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己亥秦白起伐
韓拔野王上黨守五十五十五、秦
馮亭以其地降趙庚子四辛丑白起破趙兵
殺趙括坑卒五十六秦攻趙拔武安皮
長平四十萬壬寅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言地
以和秦誘執趙五十七、魏遣新垣衍
平原君既而歸之癸卯說趙帝秦、魯仲連不肯
止之魏公子無忌救趙五十八燕孝王
燕惠王卒子孝王立甲辰一、秦殺白起五
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呂不韋入秦乙巳十
魏公子破秦軍魯仲連辭封隱去
九赧王入秦盡東周君一秦昭襄王
獻其地歸而卒丙午五十二楚考烈王入燕

孝王三魏安釐王二十二趙孝成王十一韓桓
惠王十八齊王建十九七國燕蔡澤入秦范
雎免相楚遷魯君于莒荀況爲蘭陵二
令周九鼎入秦燕孝王卒子喜立丁未燕
王喜一韓朝秦三秦王郊四
魏聽命于秦戊申見上帝于雍己酉魏人
殺衛君而立五秦昭襄王卒太子柱立
其弟元君庚戌是爲孝文王三日而卒韓王
衰經吊秦子楚秦莊襄王一二
立是爲莊襄王辛亥燕伐齊拔聊城壬子秦滅
東周君以呂不韋爲相三日食秦伐
封文信侯楚滅魯癸丑趙定太原取三十
七城、楚黃四秦莊襄王卒子秦政
歇徙封於吳甲寅子政立嬴氏亡矣乙卯
秦用鄭國鑿二趙孝成王卒子偃立
涇水爲渠丙辰是爲悼襄王廉頗奔魏丁
三秦大饑四秦蝗疫令民納粟
巳魏公子無忌卒戊午拜爵魏安釐王卒子

增立是爲己未五秦伐魏取庚申六楚趙魏
景閔王二十城置東郡韓衛合從
以伐秦至函辛酉七秦伐壬戌八秦封嫪
谷皆敗走魏取汲毒爲長信侯
韓桓惠王九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
卒子安立癸亥秦嫪毒作亂伏誅遷大后于雍
茅焦諫、楚考烈王卒李
園殺春申君太子悍立
右甲子四十一周赧王四十二年東周君七年秦莊襄二年秦政九年
甲子秦政十楚幽王一、秦十一徙呂
呂不韋免相李斯諫逐客乙丑不韋于蜀
趙悼襄王卒十二趙幽繆王一十
庶子遷立丙寅呂不韋飲酖死丁卯三
趙以李牧爲將敗秦十四、韓請爲秦藩
兵封李牧爲武安君戊辰臣韓非作說難上書
于秦王李斯十五王大興師伐趙遇李
嫉之令自殺己巳牧而還、燕太子丹自秦逃

歸
庚午十六韓魏獻地代地震
辛未十七秦內史勝滅韓置潁川郡衛元君卒子角立
壬申十八趙嬖臣郭開受秦金譖李牧欲反捕而殺之
癸酉十九秦王翦滅趙虜趙王遷趙公子嘉奔代楚幽王卒弟郝立是為哀王在位三月庶兄負芻弒立
甲戌二十、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不克
乙亥二十一秦拔薊燕王斬太子丹首以獻秦以李信代王翦翦謝病歸
丙子二十二秦王賁伐魏王假降殺之滅魏李信為楚所敗奔還
丁丑二十三、秦復用王翦伐楚楚師敗走
戊寅二十四秦滅楚置楚郡
己卯二十五、秦滅燕滅代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庚辰二十六、秦滅齊王初并天下更號曰始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除謚法以十月為歲首初齊鄒衍論著終始五

德之運至是齊人奏之以為周得火德秦為水德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徙豪富於咸陽一法度衡石丈尺製受命璽行半兩錢
辛巳二十七西巡北地隴西至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作甘泉前殿
壬午、二十八東巡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集魯儒生議封禪遣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仙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由武關歸
癸未二十九、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狙擊誤中副車
甲申三十
乙酉三十一令民自具田畝實數
丙戌三十二東巡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隄防北趨遣蒙恬伐匈奴
丁亥三十三開南粵地置桂林南海象郡置閩中郡彗星見、收匈奴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自臨洮至遼東萬里運芻粟輸河北
戊子、三十四焚書
己丑三十五、坑儒、作前殿阿房出長子扶蘇監蒙恬軍于

上郡
庚寅三十六
辛卯三十七、始皇東巡崩于沙丘宦者趙高丞相李斯矯詔殺太子扶蘇立少子胡亥殺蒙恬蒙毅葬始皇于驪山以宮人殉大赦
壬辰二世皇帝元年趙高勸殺諸公子公主發閭左戍漁陽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為楚王廣為假王楚將武臣自立為趙王、沛人劉邦起兵自立為沛公楚人項梁起兵於吳齊田儋自立為齊王趙將韓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為魏王秦廢衛君角為庶人
癸巳二李良弒武臣張耳陳餘立趙王歇楚莊賈弒陳勝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南海尉趙佗自立為南越王、項梁殺景駒立楚懷王孫心張良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韓王齊王儋為秦兵所殺齊人立田假儋弟田榮逐假立儋子田市楚立魏豹為魏王秦趙高計殺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劫左丞相李斯・楚懷王遣沛公伐秦
甲午三宦者趙高

弒胡亥立子嬰降皇帝稱王、子嬰誅趙高夷三族沛公入關秦王子嬰奉璽以降秦亡漢蕭何收秦圖籍沛公約法三章除秦苛法沛公會項籍于鴻門、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大掠
乙未漢高祖一、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為西楚霸王立沛公為漢王漢以蕭何為丞相以韓信為大將以周苛為御史大夫置縣鄉三老冬十月項籍弒義帝
丙申二春三月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夏四月漢伐楚不勝父太公母呂后為楚所獲楚殺韓王成漢立子盈為太子立宗廟社稷于關中令祠官祀天地四方冬十月晦日食十一月晦日食
丁酉三夏四月項籍圍漢王于滎陽王走入關將軍紀信死之秋七月星孛于大角
戊戌四秋八月漢初為筭賦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楚漢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漢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漢以周昌為

御史大夫 己亥五 漢王即皇帝位定都長安大赦斬丁公以徇 立無諸爲閩越王 漢兵追項羽至烏江自刎 張良謝病 召田横不至自殺 燕王臧荼反 帝自將征執之 庚子六 分封宗室爲王 封雍齒爲什方侯 定元功位次以蕭何爲第一 尊太公爲太上皇 徵魯諸生起朝儀 博士叔孫通采古禮雜秦儀上之 命蕭何次律令 僞遊雲夢執韓信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討韓王信被圍平城 辛丑七 二月帝自櫟陽徙都長安 置宗正官 詔獄疑獄治 未央宮 拜叔孫通爲太常 立皇子如意爲代王 壬寅八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操兵乘馬 從齊楚大族實關中 冬始與匈奴結和親 癸卯九 夏六月晦日食 以蕭何爲相國 甲辰十 夏五月太上皇崩 令諸侯王國皆立廟 以周昌爲趙相 趙堯爲御史大夫 乙巳十一 呂后殺韓信 立子恒爲代王 詔郡國求遺賢 殺梁王彭越 遣陸賈封趙佗爲南粤王 歸奏新語 復沛民 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 四皓因太子見帝 丙午十二 下相國何獄既而釋之 夏四月漢高帝崩年五十三 五月葬長陵 太子盈即位年十七是爲孝惠皇帝 令郡國立高廟 丁未惠帝一 冬十二月太后殺趙王如意 斷戚夫人手足 戊申二 春正月始城長安 兩龍見蘭陵井中 隴西地震 己酉三 夏旱 蕭何卒以曹參爲相 立帝甥張氏爲皇后 庚戌四 春正月舉孝弟力田 帝冠 除挾書律 立原廟 宜陽雨血 辛亥五 冬雷桃李華棗實 夏大旱 秋曹參卒 九月長安城成 壬子六 冬十月以王陵陳平爲相 夏張良卒 以周勃爲太尉 癸丑七 春正月日食 夏五月日食既 秋八月惠帝崩 呂后取他人子養爲帝子至是即位 呂后稱制 使呂台呂産將南北軍 甲

原缺

甲子會紀卷之二

明武進薛應旂編輯

甲子文帝三 冬十月晦日食 十一月晦又食 周勃免以灌嬰爲丞相 淮南王長來朝 殺辟陽侯審食其 以張釋之爲廷尉 乙丑四 冬十月灌嬰卒以張蒼爲丞相令定律歷 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下周勃獄既而赦之 作顧成廟 丙寅五 春二月地震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冬十月桃李華 丁卯六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老上單于立復請和親 戊辰七 夏四月赦 六月未央宮東闕災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 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賈誼諫弗聽 長星出東方 己巳八 庚午九 冬太后弟薄昭令自殺 辛未十 春殺使者 大旱 壬申十一 周勃卒 以賈誼言徙淮陽王武爲梁王 匈奴寇狄道 以鼂錯言募民徙塞下 令宮人出嫁 癸酉十二 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與卒塞之 春三月用鼂錯言入粟於邊拜爵免罪 遣謁者賜三老孝弟廉吏帛 甲戌十三 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夏除秘祝 除肉刑 賈誼卒 乙亥十四 冬匈奴入寇蕭關北地回中至雍甘泉 遣兵擊之出塞 用馮唐言復以魏尚爲雲中守 丙子十五 春黃龍見成紀 夏四月始郊祀黃帝 秋作渭陽五帝廟 用新垣平言詔更以明年爲元年 丁丑十六 戊寅十七 稱後元年 治汾陰廟 冬十月新垣平伏誅 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己卯十八 夏與匈奴和親 秋八月張蒼免 以申屠嘉爲丞相 庚辰十九 春二月上行幸代 辛巳二十 夏四月晦日食 五月上行幸雍 壬午二十一 春正月上行幸隴西 三月行幸雍 秋七月行幸代 癸未二十二 冬匈奴寇上郡雲中 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夏

大旱蝗詔弛　甲申二十三　夏六月文帝崩
利省費以賑民　遺詔短喪葬霸陵太子啓
即　景帝元年冬十月令郡國立太宗廟
位　乙酉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夏赦　復
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丙戌二　冬十二月
減笞法以張歐為廷尉　有星孛于西南
夏四月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
卒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
出東北　秋衡山雨雹　熒惑逆行守北　丁亥
辰　月出北辰間　歲星逆行天廷中
三　冬十月梁王武來朝春正月赦　長星出
西方　洛陽東宮災　是月晦日食　七國反
殺鼂　四　冬十月晦日食　夏　五
錯　戊子　四月以皇子榮為皇太子　己丑　公主
嫁匈奴　六　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七
單于　庚寅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辛卯　冬
十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　是月晦日食　春
丞相陶青免　以周亞夫為丞相　夏立夫人
王氏為皇后　以膠　八　改稱中元年　夏
東王為皇太子　壬辰　四月赦　地震　衡
山　九　春三月太子榮自殺　夏四
雨雹　癸巳　月有星孛于西北　秋九月晦日
食　梁王武使人殺　甲午　十　冬十一月罷諸
袁盎　罷御史大夫　侯御史大夫官　夏
四月地震旱　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　乙未
是月晦日食丞相周亞夫免劉舍為相
十一　夏蝗　十二　六月赦　大水　秋
冬十一月日食　丙申　八月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
詔讞疑　十三　冬十月梁王武來朝　改
獄地震　丁酉　奉常曰太常　廷尉曰大理　典客曰
大行令　春二月郊五時　三月雨雪　夏四
月梁孝王卒　分梁地王其子五人　更減笞法
定箠令　秋　十四　改稱後元年　春三月
七月晦日食　戊戌　地震凡二十二日壞上墉城
垣　丞相劉舍免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　己亥
為御史大夫下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

十五　春正月地一　庚子　十六　冬十月日月
日三動　秋大旱　皆赤　十二月雷日
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　春正月
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景帝崩太子徹即位
年十六是為武帝建元一　自是始有年號
世宗孝武帝　辛丑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
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者皆
罷之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　夏六月丞相
衛綰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
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壬寅　二　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　趙綰王臧
下吏自殺竇嬰田蚡免申公歸以石建
為郎中令石慶為內史　春二月朔日食　三
月以許昌為丞相以衛青為太中大夫　四月
有星　三　始微行起上林苑　河水溢于
如日　癸卯　平原　大饑人相食　閩越擊東甌
發兵救之徙其　四　夏有風如血　旱　乙巳
衆于江淮間　甲辰　秋九月星孛東北
五　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六　春遼東
置五經博士　夏五月大蝗　丙午　高廟災　夏
四月高園便殿火　五月竇太后崩　秋八月
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許昌免田蚡為相　以
汲黯為主　七　改稱元光元年　冬十一月
爵都尉　丁未　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夏四
月赦　五月詔舉賢良文　戊申　八　冬十月帝
學親策之　秋七月日食　如雍祠五時
始親祀竈遣方士求神僊　立太一　九
祠　夏六月王恢以罪下吏自殺　己酉　春河
徙頓丘　夏決濮陽瓠子　十　冬十二月晦殺
子通淮泗汎郡十六　庚戌　竇嬰　春三月田蚡
卒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　冬十月
月以薛澤為丞相　地震赦　辛亥　河間獻王來
朝獻雅樂對詔策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
置一都尉　發卒治鴈門阻險　廢皇后陳氏
以衛夫人為后弟青為將軍　張湯　十二
趙禹定律令　以公孫弘為博士　壬子　冬初

筭商車　春穿渭　癸丑十三改稱元朔元年二
渠　夏大旱蝗　冬定二千石不舉孝廉
罪　皇子據生　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爲皇后
赦　秋匈奴入寇以李廣爲右北平太守　東
夷薉君降置蒼海郡以　甲寅十四　冬賜淮
主父偃嚴安徐樂爲郞中　南几杖　春詔
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衛青擊走
匈奴取河南地爲朔方郡　三月晦日食　徙
郡國豪傑於茂陵　燕齊　乙卯十五　冬以公
王有罪自殺族誅主父偃　孫弘爲御史大
夫春罷蒼海郡以張騫爲　丙辰十六　冬上
太中大夫以張湯爲廷尉　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寇代　丁巳十七　冬十一月丞相薛
郡定襄上郡　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
平津侯　春大旱　衛青擊匈奴還以青爲　戊
大將軍夏置博士弟子自是多文學之士
午十八　夏詔民　己未十九改號元狩元年
得買爵贖罪　冬十月祠五畤獲一角

獸故以天瑞紀元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
自殺　以子據爲皇太子　五月晦日食　張
騫通　庚申二十　春三月公孫弘卒以李蔡爲
西域　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以霍去病爲
驃騎將軍　秋匈奴渾邪　辛酉二十一　春星
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孛東方　秋山
東大水徙貧民於關西朔方隴西北地上　壬
郡戍卒之半作昆明池　得神馬於渥洼
戌二十二　冬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
官筭緡錢舟車以卜式爲郞中　春星孛
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李廣自殺　霍去　癸
病封狼居胥山　誅方士文成將軍少翁
亥二十三　李蔡盜宗廟園地自殺以莊青翟
爲丞相　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徙姦猾吏
民於邊　帝如
甘泉祠神君

右甲子四十三　文帝二十一年景帝十六年
武帝二十三年

甲子武帝二十四是爲元狩六年　冬遣使治
郡國緡錢殺右內史義縱　夏四月立子
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初作
誥策　秋霍去病卒　殺大農令顏異　乙丑
二十五改號元　丙寅二十六　冬十一月張湯
鼎元年夏赦　與御史中丞李文有隙陰
使所厚吏魯謁居告文奸事下湯論殺之事覺
湯遂自殺丞相莊青翟亦下獄自殺　春起柏
梁臺作承露盤　以趙周爲丞相　夏大水人
餓死　置均輸　禁郡國鑄錢　西域始通　置酒泉
武威　丁卯二十七　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夏
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關東饑人、柏
食　戊辰二十八　冬十一月立后土祠於汾陰
上親祠之　始巡郡國　封周後姬嘉
爲子南君　春　以方士樂大爲五利將軍封樂
通侯尚公主　夏六月汾陰得大鼎　以兒寬
爲左內史以方　己巳二十九　冬十月帝祠五
士公孫卿爲郎　時立泰一及五帝祠壇於

甘泉　十一月朔冬至親郊見　夏四月赦晦
日食　秋遣將路博德擊南越　賜卜式爵關
內侯　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皆奪爵丞相
趙周下獄自殺　以石慶爲丞相　樂大坐誣
罔腰　庚午三十　冬路博德等平南越置南海
斬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
儋耳九郡　帝如緱氏觀大人跡　平西南夷
置牂柯越嶲沈黎文山武都五郡遂匈奴置張
掖敦煌郡　以卜式爲御　辛未三十一改號元
史大夫　帝自制封禪儀　封元年　冬十
月帝出長城登單于臺　上以卜式不習文章
貶秩爲太子太傅以兒寬爲御史大夫　春正
月上如緱氏祭中嶽東巡海上求神僊　夏四
月封太山後東北至碣石　五月至甘泉　賜
桑弘羊爵左庶長　秋　壬申三十二　冬十月
星孛東井又孛三台　上祠五畤還祠太
一以拜德星　春如東萊　夏還臨塞決河築
宣防宮　至長安立越祠祀天神百鬼而用雞

卜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上令作蜚廉桂觀通天莖臺　秋濟南公玉帶獻明堂圖上作明堂於汶上　伐朝鮮　擊眞置益州郡以杜周爲廷尉　癸酉　三十三　冬擊樓蘭車師　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朝鮮人殺王以降置樂浪臨屯玄菟眞番郡　甲戌　三十四　冬十月上祠五畤遂出蕭關　春三月還祠后土　夏大旱　匈奴寇邊遣郭昌將兵屯朔方　乙亥　三十五　冬上南巡江漢祀舜于九疑射蛟獲之　春大將軍衛青卒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州及朔方交阯凡十三部　詔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　丙子　三十六　冬上行幸回中　春作首山宮　遣郭昌擊昆明　秋大旱　以宗室女爲公主嫁烏孫　丁丑　三十七　改號太初元年　冬十月上如太山　十一月甲子朔冬至祀明堂　益遣方士入海　栢梁臺災　十二月禪高里　望祀蓬萊　春還作建章宮　夏五月造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　築受降城　秋遣李廣利伐宛　中尉王溫舒有罪自殺夷三族　戊寅　三十八　春正月丞相石慶卒以公孫賀爲相泣辭不聽　李廣利攻郁城不克　趙破奴沒于匈奴　己卯　三十九　春上東巡海上　築塞外城障匈奴大入盡破壞之　睢陽侯張昌有罪國除初高祖封侯百四十有三人至是存者四人　庚辰　四十　春李廣利破宛封海西侯　秋起明光宮　辛巳　四十一　改號天漢元年　春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雨白氂　夏大旱　發讁戍屯五原　壬午　四十二　夏李陵征匈奴力屈而降　癸未　四十三　春初榷酒酤　上東巡還祠常山　甲申　四十四　春李廣利等伐匈奴不利　夷李陵族　夏立子髆爲昌邑王　令死罪入贖　乙酉　四十五　改號太始元年　春徙豪傑于茂陵　丙戌　四十六　秋旱　穿白渠　丁亥　四十七　春正月上東巡琅邪

浮海而還　皇子弗陵生　以江充爲水衡都尉　戊子　四十八　春上東巡　夏還宮　冬十月晦日食　己丑　四十九　改號征和元年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　巫蠱始起　庚寅　五十　春丞相公孫賀因朱安世告訐下獄死夷其族　以劉屈氂爲左丞相　秋太子據殺治巫蠱使者江充發兵反詔丞相討之太子自殺　辛卯　五十一　夏丞相劉屈氂與李廣利謀立昌邑王爲太子事覺屈氂腰斬于市廣利降匈奴族誅其家　田千秋訟太子據冤上感悟拜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壬辰　五十二　春正月帝如東萊浮海求神僊　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鸞　二月上耕于鉅定還至太山罷方士候神人者　夏六月還宮　下罷田輪臺之詔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　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癸巳　五十三　改號後元元年　春祠泰畤　秋殺鉤弋夫人趙氏

甲午　五十四　春二月立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武帝崩　太子弗陵即位年八歲姊鄂邑長公主共養省中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　三月葬武帝茂陵　夏赦　秋追尊鉤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　乙未　昭帝始元元年　秋七月太雨至于十月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誅　以雋不疑爲京兆尹　九月金日磾卒　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申　二　春封大將軍霍光爲博陸侯　丁酉　三　遣使祠鳳皇于東海　十一月朔日食　戊戌　四　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　己亥　五　春男子成方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庚子　六　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蘇武還自匈奴　秋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辛丑　七　改號元鳳元年　春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秋七月晦日食既　八

月蓋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伏誅
冬以韓延壽爲諫議大夫張安世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
壬寅八　癸卯九　春太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　少府徐仁自殺
腰斬廷尉王平
甲辰十　春正月上冠　丞相田千秋卒以王訢爲丞相　夏五月孝文廟火
乙巳十一　丞相王訢卒
丙午十二　以楊敞爲丞相
丁未十三　改號元平元年　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　夏四月昭帝崩霍光迎昌邑王賀入六月即位淫戲無度霍光與張安世田延年謀奏太后廢昌邑國除殺昌邑從官二百餘人　秋七月霍光以丙吉言迎戾太子之孫史皇孫之子病已即位年十七是爲中宗孝宣皇帝
戊申　宣帝本始元年　以楊敞卒蔡義爲丞相　霍光張安世等封邑以定策功增　鳳皇集膠東　召黃霸爲廷尉
己酉二　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　夏尊孝武廟爲世宗

夏侯勝黃霸下獄霸從勝受書
庚戌三　春霍光妻顯使女醫淳于衍毒弑皇后許氏　夏丞相蔡義卒以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以趙廣漢爲京兆
辛亥四　春立大將軍霍光女爲皇后　夏地震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　以夏侯勝爲諫大夫黃霸爲揚州刺史　鳳皇集北海
壬子五　改號地節元年　春星孛西方　以于定國爲廷尉
癸丑六　春霍光卒子禹爲右將軍　夏以張安世爲大司馬　鳳皇集魯　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甲寅七　春膠東相王成僞增戶口賜爵關內侯　夏立子奭爲皇太子　丞相韋賢致仕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踈廣爲太子太傅踈受爲少傅蕭望之爲謁者　秋九月地震　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統率諸軍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　冬廷尉史路溫舒請寬刑置廷尉平
乙卯八　春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夏雨[illegible]殺人　詔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秋霍禹山雲謀反族誅霍后廢　以北海太守朱邑爲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爲水衡都尉
丙辰九　改號元康元年　夏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殺京北尹趙廣漢　以諫大夫蕭望之爲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　以東海太守尹翁歸爲右扶風　馮奉世矯制砂涉車
丁巳十　春立倢伃王氏爲后　帝更名詢　蕭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馮翊
戊午十一　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　錄阿保舊恩封丙吉史曾許舜張賀子彭祖爲列侯　踈廣踈受請老　以潁川太守黃霸爲京兆尹坐法貶秩復守潁川
己未十二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貧賜黃金百觔　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凡三百十六人　大司馬張安世卒　以韋玄成爲河南太守
庚申十三　改號神爵元年　春上修武帝郊祀故事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　上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不聽謝病歸　夏六月星孛東方　秋趙充國屯田湟中以張敞爲京兆尹
辛酉十四　春鳳凰甘露降集京師　秋蓋寬上書下吏自剄闕下　以宦官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
壬戌十五　春丞相魏相卒以丙吉爲相　秋以蕭望之爲御史大夫　益小吏俸　以韓延壽爲左馮翊
癸亥十六　夏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　冬鳳凰集杜陵　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右甲子四十四　武帝三十一年昭帝十三年宣帝十六年

甲子　宣帝十七改號五鳳元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　殺左馮翊韓延壽
乙丑十八　秋左遷蕭望之爲太子太傅　免光祿勳楊惲爲庶人
丙寅十九　春丞相丙吉卒以

黃霸爲相置西河北地　丁卯二十　春初置常
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平倉　夏四月朔
日食　殺故　戊辰二十一改號甘露元年　春
平通侯楊惲　京兆尹張敞爲楊惲黨友貶
秋爲冀州刺史　以韋玄成爲淮陽　己巳二十
中尉　夏四月黃龍見　太宗廟火　二
夏營平侯趙充國卒　庚午二十三　春匈奴呼
匈奴款塞請朝　韓邪單于來朝　畫
功臣於麒麟閣　鳳皇集新蔡　丞相黃霸卒
以于定國爲相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皇孫驁生　烏　辛未二十　壬申二十五改號黃
孫公主來歸　四　龍元年　春三
月星孛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上寢疾以史高
爲大司馬蕭望之爲前將軍周堪爲光祿大夫
受遺詔輔政　冬十二月孝宣崩太　元帝
子奭即位年二十七是爲孝元皇帝　癸酉　初元
元年　春以宣帝宮人王政君爲倢伃尋
立爲后　秋以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勸節儉　甲戌

二　春蕭望之周堪劉更生下獄　夏立子驁
爲皇太子驁王政君所生　冬蕭望之自殺
以宦者石顯　三　春罷珠厓郡　夏以周
爲中書令　乙亥　堪爲光祿勳張猛爲光祿大
夫　丙子　四　正月上如甘泉郊泰　五　春
時三月如河東祀后土　丁丑　上如雍
祠五時　夏星孛于參　以貢禹爲御史
大夫罷鹽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　戊寅
六　改號永光元年　春郊泰時　詔舉質樸敦
厚遜讓有行者　三月雨雪隕霜殺桑　秋大
饑　丞相于定國御史薛廣德罷　城門校尉
諸葛豐上書告周堪張猛上不直豐免爲庶人
徙左遷堪猛　待　己卯七　春二月赦　以韋
詔賈捐之棄市　玄成爲丞相　三月朔
日食　夏六月赦　以匡衡爲　庚辰八　冬十
光祿大夫　天雨草　雞生角　一月地震
雨水　復鹽鐵官置　九　夏六月晦日食
博士弟子員千人　辛巳　詔美周堪張猛徵拜

堪爲光祿大夫猛爲太中大夫堪卒猛因　壬午
石顯誣譖自殺　冬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十　冬以匡衡爲　十一改號建昭元年
太子少傅　河決　癸未　上幸虎圈熊逸馮倢伃
直前當之　甲申十二　夏立子興爲信都王
左右殺熊　秋殺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
陳咸櫟里令　十三　夏丞相韋玄成卒以
朱雲皆下獄　乙酉　匡衡爲相　冬陳湯甘延壽
矯制發兵斬　丙戌十四　春　丁亥十五　夏六
郅支單于　地震山崩　月晦日食
戊子十六改號竟寧元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
來朝　以河南太守召信臣爲少府　夏
封甘延壽陳湯爲侯　五月元帝崩六月太子
驁即位年二十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
己丑　孝成帝建始元年　春正月石顯免歸道
死　星孛營室　封王氏五侯　夏四月
黃霧四塞　秋八月有兩月　二　春正月
相承　冬匡衡請作南北郊　庚寅　始親祀南郊

三月始祀后土於北郊　三　秋大雨民訛
立皇后許氏　夏大旱　辛卯　言大水至　冬十
二月朔日食夜地震越巂山　壬辰　四　春罷中
崩　匡衡坐多取封邑免官　書宦官初置
尚書員五人以王商爲丞相　夏四月雨雹召
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谷永杜欽默諫
且阿王鳳　秋桃李實　五　改號河平元
河決　以王尊爲京兆尹　癸巳　年　春以王延
世爲河隄使者　隄成　夏四月晦日食　甲午　六
詔百官陳過失　詔議減死刑省律令　春
匈奴遣使來獻　沛郡鐵官冶鐵飛　夏　乙未七
楚國雨雹大如斧　悉封諸舅爲列侯　春
二月犍爲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晦
日食　遣陳農求遺書　劉向奏洪範五行傳
河復決　復命　八　春匈奴單于來朝　三
王延世塞之　丙申　月朔日食　夏丞相王商忤
王鳳詔收印綬以憂卒　以張禹爲丞　九改
相　山陽火生石中　詔明年改元　丁酉　號陽

朔元年　春二月晦日食　冬京兆尹王章劾王鳳章下獄死　薛宣爲郡所至有聲至是入爲左馮翊

戊戌十　夏以王音爲御史大夫　秋關東大水

己亥十一　秋大司馬王鳳卒薦弟王音繼之

庚子十二　夏四月雨雪　以王駿爲京兆尹先是京兆尹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京師稱曰先有趙張後有三王

辛丑十三　改號鴻嘉元年　上始爲微行常假稱爲富平侯張放家人　三月張禹罷以薛宣爲丞相

壬寅十四　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癸卯十五　夏大旱　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　冬上微行悅歌舞者趙飛燕有女弟姿性尤美俱召爲倢伃貴傾後宮譖廢皇后許氏班倢伃亦求處長信宮

甲辰十六　河水溢　秋

乙巳十七　改號永始元年　上欲立趙倢伃爲后先封其父趙臨爲成陽侯諫大夫劉輔切諫收縛掖庭秘獄　五月封太后弟曼之子莽爲新都侯　六月立趙倢伃爲后女弟絕幸爲昭儀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九月黑龍見東萊　是月晦日食

丙午十八　春王音卒以王商爲大司馬　二月星隕如雨　是月晦日食　上以太后命左遷張放爲北地都尉　冬薛宣免以翟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王商惡陳湯奏免湯爲庶人徙燉煌

丁未十九　春正月晦日食　冬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戊申二十　夏大旱　秋七月晦日食　有司奏梁王立罪寢不治　以何武爲京兆尹

己酉二十一　改號元延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秋七月星孛于東井　冬十二月王商卒以其弟根爲大司馬　朱雲折檻　徵張放入侍中尋後出之

庚戌二十二

辛亥二十三　春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壬子二十四　春隕石于關東二　大司農谷永免

癸丑二十五　改號綏和元年　春立定陶共王康之子欣爲皇太子以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皇後　夏建三公官以王根爲大司馬以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爲三公　冬王根病免以王莽爲大司馬　廢后許氏自殺　罷刺史置州牧

甲寅二十六　春二月熒惑守心賜丞相翟方進自殺以當天變　三月孝成崩以孔光爲丞相拜命於大行前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是爲哀帝年二十太后王氏臨朝稱制　六月罷樂府官詔劉歆典領五經歆奏七略敘諸子分爲九流　師丹請如董仲舒議限田詔從之尋寢　秋以師丹爲大司馬　冬策免大司空何武以師丹爲大司空　馬生角

乙卯　孝哀帝建平元年　春正月隕石于北地　以傅太后從弟傅喜爲大司馬　秋隕石于虞城　師丹免以朱博爲大司空

丙辰二　春星孛牽牛　免孔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受策殿中有大聲如鐘　夏從夏賀良議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賀良伏誅　秋朱博自殺以平當爲丞相尋卒

丁巳三　以王嘉爲丞相

戊午四　春大旱　關東訛言行西王母籌　尚書僕射鄭崇以諫董賢下獄死　賜董賢爵關內侯尋封爲高安侯　諫大夫鮑宣上書剴切上以其名儒優容之

己未五　改號元壽元年　上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孔光劾嘉下獄死以孔光爲丞相董賢爲大司馬

庚申六　夏四月晦日食　以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　六月孝哀崩太后與王莽議迎元帝庶孫中山王箕子爲嗣九月即位年九歲太后稱制　董賢自殺王莽爲大司馬秉政

辛酉　孝平帝元始元年　春封王莽爲安漢公　夏五月朔日食始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孔光等稱莽功德比周公

壬戌二　帝更名衍　黄支國獻犀牛　黄龍游江中　大司農孫寶免、龔勝邴漢罷歸　梅福隱去　九月晦日食　匈奴

遣女入侍太后　癸亥三、聘王莽女爲后　王莽殺其子宇及吳章并何武鮑宣王商等凡數百人　逢萌挂冠客遼東

右甲子四十五　宣帝九年元帝一十六年成帝二十六年哀帝六年平帝三年

甲子　平帝元始四、加王莽宰衡位諸侯王上　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乙丑五　夏五月加王莽九錫、冬十二月王莽置毒椒酒中上飲之疾莽請命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　孝平崩以平晏爲大司徒　丙寅　漢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年二歲、夏五月王莽稱假皇帝　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丁卯二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王莽作大誥示反位孺子　戊辰三　改號初始元年　秋九月王莽母死不成服　冬十二月王莽篡位改國號曰新　改正朔以十二月爲正月　己巳　新莽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廢漢孺子爲定安公　夏徐鄉侯劉快討莽不克死之　庚午二　春莽廢漢侯王爲民　起八風臺　辛未三　迎龔勝爲祭酒勝不食而卒　壬申四　癸酉五　十一月彗星出　甲戌六　改號天鳳元年　二月晦日食　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七月大風雨雹　乙亥七　民訛言黃龍死　丙子八　二月地震雪深一丈　夏長平岸崩壅涇水　秋七月晦日食　丁丑九　秋鑄威斗　戊寅十　綠林兵起　揚雄殁　己卯十一　關東饑旱　庚辰二十　改號地皇元年　秋七月大風毀王路堂　九月大雨六十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兵誅莽不克而死　郅惲明天文歷數說莽就臣位莽怒下之獄冬赦　辛巳十二　春王莽

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秋隕霜殺菽　關東大饑蝗　毀漢高廟　南郡秦豐兵起　壬午十四　春關東人相食　夏蝗飛蔽天　秋荊州平林兵起　漢宗室劉縯劉秀起兵舂陵　癸未　漢淮陽王更始元年　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立劉玄爲帝改元更始　封劉永爲梁王　秋九月漢兵入長安誅王莽　冬十二月王郎稱帝邯鄲　甲申二　春二月劉玄遷都長安　劉秀平王郎　劉玄立劉秀爲蕭王　以寇恂守河內　公孫述稱蜀王　秦豐稱楚王　乙酉　漢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夏六月蕭王秀即皇帝位年三十是爲世祖　廢更始帝爲淮陽王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陷長安　淮陽王降于赤眉殺之　公孫述稱帝成都改元龍興　劉永稱帝睢陽　隗囂稱兵隴右　竇融據河西　盧芳稱兵安定匈奴立芳爲漢帝　丙戌二　漁陽太守彭寵反　以伏湛爲大司徒　馮異破赤眉長安平　丁亥三　得傳國璽　以劉盆子爲趙王郎中賜樊崇等田宅　彭寵稱燕王　李憲稱帝淮南　戊子四　以侯霸爲尚書令　己丑五　彭寵奴子密斬寵來降封不義侯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　詔以融爲涼州牧　秦豐降斬之　平張步　初起太學　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　黨光不屈以王良爲諫議大夫　庚寅六　馮異擊破盧芳安定平　隗囂降蜀　辛卯七　公孫述立隗囂爲朔寧王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壬辰八　潁川盜起　大水　癸巳九　隗囂死子純立　甲午十　馮異卒于軍　隗純誅　乙未十一　自將伐蜀　公孫述使盜剌殺岑彭　以郭伋爲并州牧　丙申十二　吳漢拔成都誅公孫述　寇恂卒　丁酉十三　侯霸卒以韓歆爲大司徒以竇融爲大司空　戊戌十四　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己亥十五　韓歆以直言死　以歐陽

歙爲大司徒歙尋以受賕下獄死以戴涉爲大司徒**庚子**十六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
盧芳降立以爲代王**辛丑**十七春二月晦日食冬十月廢郭后立貴人陰氏爲后
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阯**壬寅**十八馬援破徵側徵貳盧芳復奔匈奴罷州牧
置刺史**癸卯**十九馬援平交阯廢皇太子疆爲東海王以東海王陽爲皇太子
攺名莊賜洛陽疆項令董宣錢三十萬**甲辰**二十戴涉以故入人罪下獄死竇融坐
免大司馬吳漢卒以蔡茂爲大司徒朱浮爲大司空**乙巳**二十一**丙午**二十
二大司空朱浮免以杜林代之以弘農太守劉昆爲光祿勳**丁未**二十三蔡茂卒以
王况爲大司徒杜林卒以張純爲大司空**戊申**二十四遣馬援征武陵蠻**己**
酉二十五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庚戌**二十六詔增百官俸**辛亥**二十
七詔三公去大名攺司馬曰太尉王况卒以馮勤爲司徒趙熹爲太尉**壬子**二十八
詔郡縣收捕諸王賓客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癸丑**二十九二月朔日
食**甲寅**三十春二月東巡狩閏月星孛紫宮夏大水**乙卯**三十一夏五月
大水晦日食蝗**丙辰**三十二攺號中元元年封泰山馮勤卒以李訢爲司
徒張純卒以馮魴爲司空起明堂靈臺宣布圖讖于天下**丁巳**三十三春二月光
武崩太子莊即位年三十是爲顯宗孝明帝夏以鄧禹爲太傅**戊午**明帝永平元年
夏鄧禹卒**己未**二春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冬十月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
爲五更**庚申**三春趙熹李訢免虞延爲太尉郭丹爲司徒立貴人馬氏爲后子炟
爲太子、圖畫功臣於雲臺夏大起北宮時天旱鍾離意上疏諫止**辛酉**四郭丹

馮魴免以范遷爲司徒伏恭爲司空梁松下獄死賓客多坐罪唯鄭衆不染**壬戌**五竇
融卒**癸亥**六春二月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右甲子四十六平帝二年孺子嬰二年新莽十五年淮陽王二年光武三
十三年明帝六年

甲子明帝永平七以九江太守宋均爲尚書令**乙丑**八春范遷卒以虞延爲
司徒、冬佛法及攝摩騰入中國**丙寅**九大有年匈奴遣子入學**丁卯**十
戊辰十一**己巳**十二伏恭罷以牟融爲司空**庚午**十三冬十月晦日食
辛未十四虞延自殺以邢穆爲司徒**壬申**十五、上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
子宅御講堂命太子說經**癸酉**十六邢穆下獄死以王敏爲司徒**甲戌**十七王敏孛
卒鮑昱爲司徒**乙亥**十八夏六月星孛太微秋八月顯宗崩太子炟即位年十八是
爲肅宗孝章帝冬十月以趙熹爲太傅牟融爲太尉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
丙子孝章帝建初元年春詔廩贍饑民秋詔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丁丑**二夏
大旱**戊寅**三、立貴人竇氏爲皇后**己卯**四、立宋貴人子慶爲皇太子、詔諸儒
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牟融卒以鮑昱爲太尉桓虞爲司徒**庚辰**五太傅熹卒班
超平西域**辛巳**六鮑昱卒以鄧彪爲太尉以廉范爲蜀郡太守**壬午**七廢太
子慶爲清河王、立梁貴人子肇爲皇太子竇后養爲己子**癸未**八、以班超爲西域
將兵長史**甲申**九八月攺號元和元年詔議貢擧法詔禁治獄慘酷者鄧彪罷
以鄭弘爲太尉以故臨淮太守朱暉爲尚書僕射以孔僖爲蘭臺令史賜毛義鄭均穀

各千斛詔除　十　命編訢李梵等造四
妖惡禁錮者　乙酉　分曆　詔戒俗吏矯飾者
上東巡至東郡引張酺及其門生並會庭中賞
賜沾洽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終身時人
號爲白衣尚書　丙戌　十一　鄭弘免宋由爲太
至魯祀孔子　尉　第五倫罷以袁安爲
司空　詔曹　丁亥　十二　改號章和元年　桓虞
褒定漢禮　免以袁安爲司徒任隗爲司
空　八月　戊子　十三、春正月章帝崩太子肇以
晦日食　即位年十歲竇太后稱制
鄧彪爲太傅、國舅竇憲殺都鄉　己丑　孝和帝
侯暢太后使憲擊匈奴以贖罪　永元元
年、竇憲勤功燕然進大將軍封武陽侯　庚寅　元
位三公上　七月會稽山崩　九月大水
二　春二月日食　秋　辛卯　三　帝冠　樂恢
匈奴求朝竇憲襲破之　上疏請抑國舅竇
憲脅恢飲藥死　以　壬辰　四　春三月袁安卒
班超爲西域都尉　以丁鴻爲司徒　六

月朔日食　地震旱蝗、竇憲謀逆伏誅　班
固以附憲下獄死以女弟昭踵成漢史　宋由
以黨憲自殺以尹睦爲太尉　五　春鄧彪
任隗卒以劉方爲大司空　癸巳　卒　冬尹睦
卒以張酺　六　丁鴻卒以劉方爲司徒張
爲太尉　甲午　奮爲司空　以陳寵爲廷尉
乙未　七　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　丙申　八、春
月易陽地裂　九月地震　立貴人
陰氏爲后　丁酉　九　春隴西地震　夏旱蝗
夏蝗　秋閏八月竇太后崩　劉方策免
自殺以呂蓋爲司徒　十　韓稜卒以巢
張奮罷以韓稜爲司空　戊戌　堪爲司空　以劉
愷爲　己亥　十　庚子　十二　秋七月朔日食　辛丑
郎　一　張酺免以張禹爲太尉
十三　呂蓋致仕　壬寅　十四　夏六月陰后以
以魯恭爲司徒　妬廢死　立貴人鄧氏爲
皇后　徵班超還京　巢堪罷以徐　十五
防爲司空　封宦者鄭衆爲鄛鄉侯　癸卯　夏四

月晦日食、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晝夜傳送
死者不可勝數唐羌上書因詔自今勿受遠國
珍　甲辰　十六　魯恭免張酺爲司徒尋　乙巳　十
羞　卒以徐防爲司徒陳寵爲司空　七
改號元興元年　冬十二月孝和崩長子勝　丙
有痼疾立少子隆始生百餘日鄧后稱制
午、孝殤帝延平元年　春正月以張禹爲太傅
徐防爲太尉梁鮪爲司徒　夏四月陳寵卒
以尹勤爲司空、秋八月孝殤崩清河王慶子
祐入即位年十三、鄧太后稱制　詔撿敕鄧氏
賓客　罷魚龍曼延戲　丁未　孝安皇帝永初元
詔舉隱逸選博士　年　春梁鮪卒以
魯恭爲司徒　秋策免徐防尹勤以張禹爲太
尉周章爲司空　周章謀廢立事覺自殺以張
敏爲　戊申　二　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而雨
司空　冬徵鄧騭爲大將軍騭辟弘農楊震
累遷荊州刺　三　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
使東萊太守　己酉　食　魯恭罷以夏勤爲司徒

令吏民入錢穀拜　庚戌　四　以虞詡　辛亥　五
官　十二月地震　爲朝歌長　春正
月朔日食地震張　六　張敏罷以劉愷
禹免以李修爲太尉　壬子　爲司空　詔建武元
功二十八　癸丑　七　春二月地震　夏　甲寅　八
將皆紹封　四月晦日食　秋蝗　改
號元初元年　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餘里
三月日食　夏旱蝗　六月河東地陷　秋李
修罷以司馬苞爲太尉　乙卯　九　夏四月立貴
冬十月朔日食　地震　人閻氏爲后　五
月旱蝗　六月司馬苞卒以馬英爲太尉　秋
九月晦日食　冬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
之　十一月地震　十二月夏勤罷以劉
愷爲司徒袁敞爲司空前中郎將鄧弘卒　丙辰
十　春地震　三月日食　夏四月旱　十
冬初聽大臣行三年喪從劉愷之請也　丁巳　一
春二月朔日食　武庫災　夏四月策免司空
袁敞自殺以李郃爲司空　夏雨雹　秋雨水

地
震
戊午
十二春旱　夏永昌蜀郡夷叛殺掠
千里無人　秋八月日食　冬地震
己未
十三春地震　夏大風雨雹　旱　冬
十二月日食既　地震　豫章芝草生
庚申
十四改號永寧元年　夏四月立子保為
皇太子　秋七月朔日食　劉愷免以楊
震為司徒　李郃免以
陳褒為司空　冬地震
辛酉
十五改號建光元
年　春三月鄧太
后崩　尚書陳忠薦時稱有道之士杜根成翊
世之徒上皆納用之　鄧隲家屬七人皆自殺
徵薛包為侍中不拜　馬英卒以劉愷為太尉
衛尉馮石能取悅當世　上幸其第留飲十日
冬地
震
壬戌
十六改號延光元年　夏四月雨雹
大者如斗　陳褒免以劉授為司空
秋七月九月地震　汝南太守王龔引進
袁閎黃憲陳蕃等黨錮之禍權輿于此
癸亥
十七　夏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　冬劉愷罷
以楊震為太尉劉熹為司徒陳忠薦汝南周燓
張

南陽馮良聘至近縣
稱病而還　地震
右甲子四十七
明帝十二年章帝十三年和
帝十七年殤帝一年安帝一
十七
年
甲子
安帝十八　春三月上還自東巡未入宮
收楊震印綬　震飲酖卒以馮石為太尉
秋以耿寶為大將軍以其奏震恚望也　九月
廢太子保為濟陰王年方十歲來歷等力諫　陳
忠與諸尚書劾歷免官　是
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雹
乙丑
十九　春二
月南巡　三
月朔日食上自宛至葉崩于乘輿閻后與閻顯
迎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子懿　冬十月懿崩閻顯
秘不發喪謀立他子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
保即位年方十一以馮石為太傅劉熹為太尉
李郃為司徒　誅閻顯等遷閻后於離宮封孫
程等十九人為列侯來歷等皆拔用劉綬以阿

附惡逆策免以陶敦為司空　楊震門生虞放
陳翼詣闕訟震詔以禮祠以中牢　司徒掾周
舉諷李郃宜勸上
奉閻太后如舊
丙寅
孝順帝永建元年　春
正月上朝閻太后於東
宮后意乃安閻太后崩　馮石劉熹以阿黨免
李郃罷以桓焉為太傅朱寵為太尉朱倀為司
徒　下虞詡獄尋赦以為尚書僕射
左雄為尚書　陶敦免以張皓為司空
丁卯
二
夏六
月追尊所生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秋七月朔
日食　朱寵朱倀免以劉光為太尉許敬為司
徒　聘處士南陽樊英廣漢楊厚
江夏黃瓊黨錮之禍濫觴于此
戊辰
三　春
正月地
震　夏旱　秋茂陵災　鮮卑寇漁陽
冬桓焉來歷免　召孫程等還京師
己巳
四
春
正月帝冠　桂陽太守文礱獻大珠還之　劉光
免以龐參為太尉　張皓免以王龔為司空
許敬免以劉
崎為司徒
庚午
五　夏旱蝗　定遠侯
班始棄市　始超之子也
辛未
六　以沈景為河
間相　繕起太學
壬申
七改號陽嘉元年　春
立貴人梁氏為后　旱
冬立孝廉
限年法
癸酉
八　上聞郎顗精於陰陽之學
召為郎中不就　封乳母宋娥
為山陽君　夏四月地震京師地坼　詔敦樸
士對策　王龔龐參免以孔扶為司空　施延為
太
尉
甲戌
九　劉崎孔扶免以黃
尚為司徒王卓為司空
乙亥
十　初聽
中官以養
子襲爵　施延免
復前太尉龐參
丙子
十一改號永和元年
龐參免以前司空王龔
為太
尉
丁丑
十二　王卓卒以郭虔為司空　夏
地震　宋娥構姦誣罔收印綬　冬
十月上如長安　四徵處
士法真不至　地震
戊寅
十三　春地震山
崩　夏地震　秋
黃尚免以劉壽為司
徒　十二月日食
己卯
十四　春地
震　秋旱
庚辰
十
五
春地震　夏五月晦日食
[illegible]龔免以桓焉為太尉
辛巳
十六　春星孛
營室　安定上

討掾皇甫規願出擊戎羌不用　郭虔免以趙
戒爲司空　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
弟不疑爲河南尹　壬午　十七改號漢安元年
九月晦日食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
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張綱埋輪以
李固爲將作大匠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桓
焉劉壽免以趙峻爲　癸未　十八　黃瓊爲
太尉胡廣爲司徒　增孝廉爲四科　甲申
十九改號建康元年　夏四月立子炳爲太子
年二歲　秋八月孝順崩太子即位梁太后稱
制以趙峻爲太傅李固爲太尉　詔策賢
良方正皇甫規對策斥梁冀規沉廢于家　乙酉
孝冲帝永嘉元年　春正月孝冲崩梁太后徵
章帝曾孫清河王蒜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梁
冀利纘幼白后立之年八　丙戌　孝質帝本初元
歲罷蒜歸國梁太后稱制　年　帝曰梁冀
爲跋扈將軍　夏六月冀進毒弒上中常侍曹
騰恐朝議立蒜夜說梁冀迎章帝曾孫蠡吾侯

志立之年十五歲梁太后仍稱制　梁冀說太
后策免李固以胡廣爲太尉趙戒爲司徒袁湯
爲司　丁亥　孝桓帝建和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空　夏地震　胡廣罷以杜喬爲太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
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　八月立太后女弟
梁氏爲皇后　九月地震策免杜喬以趙戒爲
太尉袁湯爲司徒前太尉胡廣爲司空、冬劉
文謀立清河王蒜事覺蒜貶自殺　戊子　二
梁冀誣李固杜喬與文通下獄死　帝冠　春
從梁太后幸梁冀第　己丑　三　夏四月日食
夏北宮災　秋大水　秋八月星孛大市大
九月地再震山崩　冬趙戒免以袁湯爲
太尉張歆爲司徒　荀淑卒子八人時謂八龍
四改號和平元年、春梁太后　辛卯　五改
庚寅　崩、封梁冀妻孫氏爲襄城君　號元
嘉元年　春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羽林
奪劍、夏四月上微行至梁胤第是日晝昏

大旱人相食　冬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詔加
梁冀殊禮　張歆胡廣罷以吳雄爲司徒黃瓊
爲司　壬辰　六　春正月地震　秋七月日食
空　冬十月地震　黃瓊免以趙戒爲司
空　七改號永興元年　秋七月蝗河溢民
癸巳　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劾貪除惰尋徵
下獄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乃赦之　冬
袁湯吳雄趙戒免以胡廣爲太尉黃瓊爲司徒
房植爲　八　春地震　夏蝗　封乳母馬
司空　甲午　惠子爲列侯　秋九月朔日食
胡廣免以黃瓊爲太尉尹頌　乙未　九改號永壽
爲司徒　冬泰山琅琊盜起　元年　春饑
人相食　夏大水巴益山崩　十　韓韶荀
房植免以韓縯爲司空　丙申　淑鍾皓陳寔
以德政稱人謂之潁　丁酉　十一　春閏正月晦
川四長　冬地震　日食　蝗　冬尹頌
罷以韓縯爲司　戊戌　十二改號延熹元年　夏
徒孫朗爲司空　五月晦日食太史令陳授

謂變由梁冀冀考授死于獄　秋黃瓊免
以胡廣爲太尉　冬以張奐爲北中郎將　陳
龜請誅梁冀　己亥　十三、皇后梁氏崩上與中
龜不食而卒　常侍單超密謀誅梁冀宗親
皆棄市胡廣韓縯孫朗皆坐阿附免爲庶人詔
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等皆爲縣侯　以黃瓊
爲太尉祝恬爲司徒盛允爲司空　黃瓊辟范
滂　尚書令陳蕃薦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
徵之皆不至　立　庚子　十四　單超死賜天子
貴人鄧氏爲后　葬具　祝恬卒以盛允
爲司徒虞　辛丑　十五　春南宮嘉德殿火　大
放爲司空　疫　武庫火　盛允黃瓊免以
种暠爲司徒劉矩爲太尉　夏星孛于心　雨
雹　地震岱山裂　虞放免以黃瓊爲司空
秋減百官俸貸關內侯以下官　黃瓊免以劉
寵爲司空　冬諸羌復反皇甫規擊破降之
壬寅　十六　春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　夏長
沙零陵賊起地震　冬武陵蠻反馮緄討

平之　劉矩免以楊秉爲太尉　下皇甫規獄太學生張鳳等乞赦之　癸卯　十七　种暠卒以許栩爲司徒　武陵蠻復反馮緄坐免　劉寵免以周景爲司空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不聽發疽卒　甲辰　十八　春黃瓊卒　四方遠近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　夏雨雹　冬上南巡　乙巳　十九　春正月晦日食　廢鄧后幽殺之立貴人竇氏爲后　楊秉卒以陳蕃爲太尉　秋地震　周景免以劉茂爲司空　丙午　二十　春正月朔日食　夏河清　許栩免以胡廣爲司徒　周福房植二家賓客互相譏揣一時名流更相褒重於是殺成瑨劉瓆　捕李膺杜密等二百餘人下獄　策免太尉陳蕃　以周景爲太尉　劉茂免以宣酆爲司空　以后父竇武爲校尉武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　丁未　二十一改號永康元年　夏五月地裂日食　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冬羌寇三輔　張奐遣董卓擊破之拜卓

爲郎中　十二月孝桓崩竇太后竇武迎章帝曾孫解亭侯萇之子宏年十二　戊申　春正月宏即位是爲孝靈帝建寧元年　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宣酆免以王暢爲司空周景卒以劉矩爲太尉　夏五月朔日食　六月大水　八月王暢免以劉寵爲司空　秋九月陳蕃竇武謀誅宦官曹節王甫等不克俱被殺遷竇太后於南宮　以胡廣爲太傅　劉寵爲司徒許栩爲司空　冬十月日食　劉矩免以聞人襲爲太尉　己酉　二　夏有青蛇見於御坐　聞人襲許栩免以劉寵爲太尉許訓爲司徒劉囂爲司空　囂素附中官故致公輔　冬十月殺黨錮李膺等百餘人　是月晦日食　庚戌　三　春三月晦日食　辛亥　四　春正月帝冠赦天下惟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朔日食大疫　聞人襲許訓免以李咸爲太尉橋玄爲司徒來豔爲司空　秋七月來豔橋玄免以宗俱爲司

空許栩爲司徒立貴人宋氏爲后　壬子　五改號熹平元年　胡廣卒　竇太后崩于南宮　會稽妖賊許生稱帝　許栩罷以袁隗爲司徒　癸丑　六　春宗俱卒　以楊賜爲司空　李咸免以段熲爲太尉　秋楊賜免以宦官唐衡弟唐珍爲司空　冬段熲免以陳耽爲太尉　甲寅　七　冬吳孫堅討許生斬之　唐珍罷以許訓爲司空　乙卯　八　春命蔡邕書五經刻石于太學門外　丙辰　九　殺永昌太守曹鸞禁黨人五屬　陳耽罷以許訓爲太尉劉逸爲司空　許訓罷以劉寬爲太尉袁隗罷以楊賜爲司徒　丁巳　十　市賈小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劉逸免以陳球爲司空　劉寬陳球楊賜免以孟彧爲太尉陳耽爲司空袁滂爲司徒　戊午　十一改號光和元年　二月朔日食地震　置鴻都門學　孟彧罷以宦官弟張顥爲太尉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陳耽免

以來豔爲司空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似龍長十餘丈　七月青虹見玉堂後殿　秋張顥罷以陳球爲太尉　來豔卒以袁逢爲司空　王甫譖廢宋后幽死　初開西邸賣官　陳球免以橋玄爲太尉　詔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　己未　十二　袁滂橋玄袁逢免以劉郃爲司徒段熲爲太尉張濟爲司空　司隸校尉陽球杖殺王甫　劉郃陳球劉納陽球謀誅曹節等事泄皆下獄死　橋玄罷段熲爲太尉有罪自殺以劉寬爲太尉楊賜爲司徒洛陽女生兒兩頭四臂　庚申　十三　夏江夏反　秋地震　冬星孛狼弧　立貴人何氏爲后　作畢圭靈昆苑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琁以排囊盛石灰法破之　辛酉　十四　夏雨雹　秋九月日食　劉寬楊賜免以許彧爲太尉陳耽爲司徒　作列肆於後宮　曹節死趙忠代大長秋　壬戌　十五　春疫　夏旱　陳耽免以袁隗爲司徒　秋

星孛太微　起四百尺觀　冬許馘罷以癸亥
楊賜爲太尉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之
十六　夏旱　秋河溢山
崩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

右甲子四十八　安帝二年順帝十九年冲帝
一年質帝一年桓帝二十一

年靈帝
十六年

甲子　孝靈十七改號中平元年　春張角等賊
起以黄巾爲號上召羣臣會議皇甫嵩呂
強請解黨禁上懼而從之　殺呂強何顒張鈞
楊賜以對策切直免以鄧盛爲太尉張濟免
以張温爲司空　騎都尉曹操與皇甫嵩朱儁
合兵討黄巾破之　操父嵩本夏侯氏爲宦官曹
騰養子因冒其姓　以后兄何進爲大將軍
豫州刺史王允破黄巾得宦官張讓交通書上
之上不能罪讓以事　乙丑　十八　袁隗免以崔
中允下獄會赦還之　烈爲司徒烈寔之從

兄冀州之名士也因傅毋入錢五百萬得之由
是聲譽頓衰　夏大雨雹　鄧盛免以張延爲
太尉　以討張角功封宦官張讓等十二人爲
列侯　以張温爲車騎將軍楊賜代爲司空賜
卒以許相爲司空　董卓將兵討羌胡統屬於
張温温召之不至孫堅語温斬之温不忍上造
萬金堂　丙寅　十九　張延罷遣使楊節拜張温
爲私藏　爲太尉　三公在外自温始張延爲
宦官所譖　張温免以崔烈爲太尉
下獄死　丁卯　二十　許相爲司徒丁宮爲司空孫堅
爲長沙太守封烏程侯　崔烈免以曹嵩
爲太尉　是歲賣官至關内侯　陳寔卒　戊辰
二十一　青徐黄巾復起　劉焉爲益州牧劉
虞爲幽州牧州牧始此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
恭王五世孫也是歲曹嵩罷以樊陵爲太尉陵
罷以馬日磾爲太尉許相罷以丁宮爲司徒劉
弘爲　己巳　二十二　夏四月朔日食　馬日磾
司空　免以劉虞爲太尉上有疾以董太后

所養王美人所生子協年九歲屬宦官蹇碩立
爲太子上崩何后立其所生子辨年十四歲
以協爲渤海王改元光熹后兄何進殺蹇碩收
太后兄董重重自殺太后暴崩徙協爲陳留王
秋七月何進召董卓袁紹等兵誅宦官事洩宦
官張讓段珪等殺進劫帝太后及陳留王出走
盧植兵追及之讓珪投河死以帝還宮改元昭
寧袁紹捕諸宦者悉誅之凡二千餘人　九月
董卓自太原入廢帝爲弘農王立協是爲獻帝
改元永漢遷何太后於永安宮酖殺之董卓以
劉虞爲大司馬自爲太尉欲安人心收名流復
黨人爵位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皆至獨申屠
蟠不至劉弘免以楊彪爲司空黄琬爲司徒
冬十一月董卓自爲相國賛拜不名以黄琬爲
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以袁紹爲渤海
太守紹以曹操爲驍騎校尉操間行歸陳留起
兵　庚午　孝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董卓弑廢
帝弘農王辨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

紹爲盟主濟北相鮑信獨謂曹操曰能撥亂反
正者君也君殆天之所啓乎　三月董卓燒洛
陽宮廟發諸陵劫帝遷長安卓留屯畢圭苑以
王允爲司徒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卓曹操首
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　辛未　二　春正
内　制除和安順桓四帝廟號　月帝居長
安關東諸將奉劉虞爲帝虞拒之、董卓自爲
太師位諸侯王上、孫堅兵入洛陽董卓敗西
走長安堅修陵廟得傳國璽、袁紹逐韓馥自
爲冀州牧表曹操爲東郡太守　九月蚩尤旗
見、冬十月宗室劉備起爲平原相、袁術使
孫堅擊劉表表射死孫堅孫堅既死子策代
長沙有人死　壬申　三、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
二月復生　董卓夷三族詔允錄尚書事
以布爲奮威將軍封温侯共秉政蔡邕聞卓死
驚歎王允執之下獄死　卓將李傕郭汜舉兵
犯闕殺王允尸之於市呂布逃歸袁紹　荊州
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荊州牧、曹操追

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　四　正月朔日
卒三十餘萬號青州兵　癸酉　食　六月大雨
雹華山崩裂　十月地震星孛天市　五
劉虞討公孫瓚不克爲其所殺　甲戌　正月
帝冠　劉備爲豫州刺史　郭汜樊稠並自開
府　六月地震晦日食　九月劉焉卒以其子
璋爲益州牧　劉備兼領徐州　袁　六
術表孫策爲懷義校尉策據有江南　乙亥　正月
曹操敗呂布於定陶　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
汜劫帝入其營遷于北塢　立貴人伏氏爲后
遣皇甫酈和傕汜傕不從命　六月將軍張濟
迎帝東歸　八月帝如華陰　十二月帝至弘
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濟等與董承楊奉戰帝
露次曹陽白波帥李樂請帝渡河幸其營河內
太守張楊遣使負米貢餉袁術表孫策　丙子　七
行殄寇將軍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　敗
號建安元年　秋七月帝還洛陽　曹操入朝
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遷帝于許自爲大

將軍立漢宗廟社稷于許　孫策取會稽　曹
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募民屯
田許下以劉　丁丑　八　袁術僭號于壽春　袁
備爲豫州牧　紹自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
并四州　以孫策爲　九　誅李傕夷三族
會稽太守討袁術　戊寅　曹操擊呂布殺之
以劉備爲左將軍　以孫　十　袁術敗死
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己卯　董承稱受帝密
詔與劉　備謀誅曹操操尋殺承等　及　十一
其三族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庚辰　曹操
攻劉備獲其妻子并禽關羽劉備奔投袁紹
曹操攻袁紹于白馬渡關羽刺紹將顏良紹兵
大敗羽復奔歸劉備　孫策卒弟權代　二十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惑衆　辛巳
春三月朔日食　曹操攻　十二　袁紹卒
劉備備奔荊州依劉表　壬午　子尚繼以袁譚
爲將軍是年越　十四　袁譚與其弟尚
巂有男化爲女　癸未　相攻譚求救於曹操　甲

申　十五　曹操攻破　乙酉　十六　曹操破青州
鄴自領冀州牧　斬袁譚尚走烏桓
以荀悅　十七　春正月星孛北　丁亥　十八
爲侍中　丙戌　斗　仲長統爲尚書郎　曹操
破烏桓袁尚走遼東死　冬十月星　十九
孛鶉尾　劉備訪諸葛亮于隆中　戊子　罷三
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曹操擊劉表表尋卒其
子琮降　曹操殺孔融及其族　劉備奔江陵
操進軍追之備走夏口　曹操東下孫權遣
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大破之　己
丑　二十　孫權表　二十一　曹操作銅雀
劉備領荊州牧　庚寅　十二　孫權將周瑜
卒魯肅代　辛卯　二十　曹操以子丕爲丞相
領其衆　副　十二　劉璋迎劉備入蜀討張魯
留諸葛亮關　壬辰　二十三　六月晦日食　孫
材守荊州　權徙治建業　曹操擊孫權
操侍中荀　二十四　曹操自立爲魏公加
彧自殺　癸巳　九錫　曹操始建魏宗廟社稷

立尚書侍中六卿　甲午　二十五　曹操進位諸
操納三女爲貴人　侯王上　劉備攻成都
劉璋出降遷于公安劉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
亮爲軍師　伏后懼曹操密書與父完圖之事
泄操令郗慮華歆入宮收后璽綬下　乙未　二十
暴室幽死所生二皇子俱酖殺之　六
曹操立其女爲皇后　劉備孫權分　丙申　二十
荊州曹操取漢中張魯自蜀奔降操　七
曹操自稱魏王　以鍾繇爲相國　夏五月朔
日食　曹操因匈奴來朝留于鄴分五部散居
汾晉間　尋又徙武都氐于扶　丁酉　二十八　孫
風天水　五胡亂華基于此　權降于曹操
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以其子　戊戌　二十
丕爲王太子　以華歆爲御史大夫　九
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　己亥　三十　曹操殺丞
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相主簿楊修　劉
備將趙雲敗曹操兵于斜谷劉備取漢中立爲
漢中王　關羽攻樊城取襄陽執于禁殺龐德

襄陽刺史胡修太守傅方皆降于羽孫權使呂蒙襲江陵曹操以兵救樊城關羽敗走爲潘璋所殺曹操以孫權爲荊州牧　庚子　三十一　春正月曹操死子丕自立爲丞相冀州牧三月改延康元年冬十月曹丕逼帝禪位遂篡立國號魏廢帝協爲山陽公徙都洛陽改號黃初元年是爲文帝上操號爲高祖武皇帝　辛丑　魏黃初二　夏四月漢中王即帝位改元章武元年是爲昭烈　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孫權遣使降魏封爲吳王孫權徙治武昌　秋八月昭烈自將伐吳　漢張飛爲下所殺　壬寅　魏黃初三漢章武二吳孫權建號黃武元年自此三國鼎立　魏除貢士限年法　癸卯　夏四月漢昭烈殂子禪即位是爲後主建興元年諸葛亮輔政　甲辰　夏魏立太學　乙巳　漢諸葛亮南征討雍闓禽孟獲南中平　吳顧雍爲丞相　丙午　夏五月魏主丕卒子叡即位是爲明帝　徵處管寧不至

丁未　魏明帝建號太和元年　魏大營宮室　漢諸葛亮出師漢中圖中原　戊申　漢諸葛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　魏以公孫淵爲遼東太守　己酉　夏四月吳王孫權始稱皇帝改元黃龍吳遷都建業　漢遣陳震及吳主盟約中分天下　魏置律博士　吳遣將士浮海求夷州亶州　庚戌　魏假司馬懿黃鉞攻蜀　辛亥　漢諸葛亮伐魏圍祁山斬魏將張郃　壬子　吳野蠶成繭野稻成禾改元嘉禾　癸丑　春正月魏有青龍見井中改元青龍　公孫淵稱臣於吳吳遣使拜爲燕王淵斬吳使獻首于魏魏以公孫淵爲樂浪公　甲寅　廢故漢主山陽公卒魏諡爲孝獻帝　漢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分兵屯田　八月漢丞相亮卒于軍　乙卯　漢以蔣琬爲尚書令　蔣琬爲大將軍費禕爲尚書令　魏張掖湧石負圖　魏主無嗣養宗室二子芳詢秘之　丙辰

春吳鑄大錢一當五百　冬魏司空陳羣卒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　丁巳　春正月魏黃龍見改元景初以建丑月爲歲首改三月爲夏四月　公孫淵稱燕王立百官方丘分南北郊　魏高堂隆卒　戊午　漢改元延熙　吳改元赤烏鑄當千大錢　魏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　魏斬公孫淵　己未　正月魏主叡卒子芳立年入歲後以建寅月爲歲首司馬懿曹爽輔政　冬十二月魏復以建子之月爲正　庚申　魏主芳改元正始　辛酉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故漢處士管寧卒于魏　壬戌　漢姜維自漢中徙屯涪　吳立子和爲太子　癸亥　魏主冠　漢以費禕爲大將軍　吳騶虞見

右甲子四十九　漢靈帝六年獻帝三十一年三國二十三年

甲子　吳以陸遜爲相　乙丑　吳殺太子太傅吾粲　陸遜卒　漢蔣琬董允卒　吳　丙寅　魏曹爽專政何晏秉機司馬懿稱病　吳以步騭爲丞相　漢姜維費禕並錄尚書事　吳分荊州爲二部　丁卯　魏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戊辰　魏以徐邈爲司空不受　漢費禕出屯漢中　己巳　魏改元嘉平　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魏司馬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　魏夏侯霸奔漢　庚午　吳廢太子和立子亮　魏大破吳師於江陵　辛未　吳改元太元　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于鄴　魏司馬懿卒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　吳以諸葛恪總統國事　壬申　魏司馬師自爲大將軍　吳以故太子和爲南陽王　夏四月吳主孫權卒子亮立改元建興　癸酉　漢大將軍費禕爲盜所殺　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爲丞相　吳殺南陽王和和妾何氏撫其子皓　甲戌　吳改元五鳳　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張緝遂廢其后張氏

魏司馬師廢其主曹芳遷之河內迎高貴鄉公曹髦立之年十四改元正元

乙亥 魏毌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司馬師卒其弟昭自爲大將軍

丙子 魏改元甘露 吳改元太平 魏司馬昭服袞冕赤舄 吳孫峻卒以其從弟綝輔政

丁丑 魏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

戊寅 漢改元景耀 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立亮弟休改元永安以綝爲相 吳封兄子皓爲烏程侯 魏司馬昭殺諸葛誕其麾下皆死不降 魏司馬昭自加九錫復辭 吳誅孫綝

己卯 春黃龍二見魏寧陵井中 魏主曹髦作潛龍詩以自諷 漢以董厥爲尚書諸葛瞻爲僕射

庚辰 魏主髦將自討司馬昭王沈王業泄其謀昭使賈充成濟弑主髦于南闕下 司馬昭以弑逆罪歸成濟誅之 魏司馬昭迎常道鄉公曹奐立之是爲元帝改元景元

辛巳 鮮卑索頭貢質于魏 元魏之先基于此

壬午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吳立太子𩅦

癸未 漢改元炎興立故丞相諸葛亮廟于沔陽 魏司馬昭受九錫始稱晉國公專制 魏遣鄧艾鍾會伐蜀鄧會兵自陰平魚貫入蜀劉禪出降 是年漢亡

甲申 吳主休卒王興張布廢太子𩅦而立故太子和之子烏程侯皓改元元興 皓既立好酒色興布悔之皓聞執興布殺之 魏鍾會構鄧艾罪司馬昭命衛瓘以檻車徵艾 鍾會以蜀兵欲反俱被殺 魏司馬昭自進爵晉王用天子服器改元咸熙 魏封漢主劉禪爲安樂公 魏司馬昭以子炎爲副相國尋立爲晉世子

乙酉 秋八月魏司馬昭卒其子炎嗣爲晉王 冬十二月魏司馬炎篡位國號晉是爲世祖武皇帝改元太始元年廢魏主奐爲陳留王除魏宗室禁錮是年魏亡 有大人長三丈餘見于襄武 晉以傅玄皇甫謐爲諫官

丙戌 晉武帝太始二 吳改元寶鼎 東夷倭人貢方物于晉 晉并圜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吳還都建業

丁亥 晉立子衷爲太子 晉徵犍爲李密不至上陳情表 吳作昭明宮 晉禁星氣讖緯之學

戊子 晉太保王祥死 秋七月衆星西流隕如雨

己丑 晉置鮮卑降者于雍京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吳改元建衡

庚寅 吳以陸抗都督諸軍

辛卯 晉以賈充都督秦涼充患之計納女爲太子妃復留舊任 安樂公劉禪卒 吳平交阯

壬辰 晉以王濬爲益州刺史以賈充爲司空 吳改元鳳凰

癸巳 晉以鄧艾孫鄧朗爲郎中 吳殺其侍中韋昭

甲午 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以嵇康子紹爲秘書丞 故魏主曹芳卒 吳陸抗卒

乙未 晉改元咸寧 吳改元天冊 晉大疫

丙申 吳改元天璽 晉羊祜請伐吳 晉立楊駿女爲后

丁酉 吳改元天紀 晉大水

戊戌 夏四月蚩尤旗見東井 晉羊祜卒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 晉初立國子學置祭酒

己亥 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 晉汲郡人發魏安釐王冢得竹簡書 晉王濬王渾大舉兵分道伐吳 肅慎貢楛矢石砮于晉

庚子 春晉諸將至建業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 三月吳主孫皓出降晉徙皓于洛陽封歸命侯吳亡 夏四月晉改元太康郭欽請徙內郡雜胡于邊地不聽 按自漢初平元年庚午天下分爲三國至是庚子凡九十一年乃復爲一

辛丑 晉武帝太康二 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楊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

壬寅 三 以張華都督幽州 賈充死 薛瑩卒

癸卯 四 春三月朔日食 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 五 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乙巳 六 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

丙午 七 春正月朔日食

丁未 八 春正月朔日食 太廟殿陷

戊申 九 春正月朔日食 夏六月朔日食 旱 秋八月星隕如雨 地震

己

酉十　以劉淵爲　庚戌　改元太熙夏四月晉武
匈奴北部都尉　崩太子衷即位年二十
三是爲惠帝改號永熙元年　立賈氏爲
后子遹爲太子　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　辛亥
一　春正月惠帝改永平元年　三月又改元
康元年　賈后專政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幽
于金墉城　賈后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及楚王瑋　以賈模張華裴頠裴楷爲侍中並
管機　壬子二　賈后絕楊　癸丑三　夏六月弘
要　太后膳餓死　農雨雹深三尺
甲寅四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乙卯五　夏四
大饑山崩地震陷水漏　月彗星見
西方　六月東海雨雹荊揚兗豫青徐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寶器　索頭分其國爲
三　丙辰六　以張華爲司空　秦雍氐羌齊萬
部　年僭號遣將軍周處討之　以拙淑爲
益州刺史　安　丁巳七　將軍周處及齊萬年
豐有女化爲男　戰敗死之以王戎爲司徒

戊午八　秋九月荊豫徐揚冀大水畧陽天水
流民就食漢川李特至劒閣歎劉禪庸才
己未九　江統論徙戎不聽　以裴頠爲尚書
賈后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代太子
乃詐爲太子反書廢太子遹爲庶人太子妃父
王衍自表離昏妃慟哭而歸殺太子母謝淑媛
庚申十　改號永康元年　春三月尉氏雨血妖
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折　賈后令
醫程據和毒藥矯制使黃門孫慮賜太子遹死
遹不服以藥杵椎殺之　夏四月趙王倫廢賈
后爲庶人殺之收賈謐趙粲賈午張華裴頠等
斬之夷三族　趙王倫立遹次子臨淮王臧爲
皇太孫倫自爲相國加九錫專政　淮南王允
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孫秀討殺潘岳石崇
立尚書郎羊玄之之女羊　辛酉十一　春正月
氏爲后　趙廞反于蜀　趙王倫簒位改
元建始遷帝金墉城尊爲太上皇殺太孫臧立
世子荂爲皇太子孫秀爲侍中專政　春閏三

月朔日食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
無常　夏四月齊王冏檄成都王穎河間王顒
長沙王乂新野公歆諸鎮兵討倫羣臣殺孫秀
倫懼迎帝復位改元永寧倫賜死荂誅立適少
子尚爲皇太孫冏加九錫專政穎讓歸鎮　壬戌
鄴　流人李特殺趙廞據廣漢進攻成都
十二　夏四月彗星晝見　太孫尚卒立武帝
孫清河王覃爲皇太子齊王冏驕恣參軍張翰
托思蓴鱸引去河間王顒檄長沙王乂誅冏
之改元太安乂遂專政　魏主曹奐卒　流人
李特稱　癸亥　十三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犯
兵廣越　闕其將張方大掠京師冬十月長
沙王乂奉帝討穎破之穎殺其都督陸機弟清
河內史陸雲　羅尚破李特斬之子雄代攻陷
郫城　閏十二月李雄
攻走羅尚遂入城都
右甲子五十　三國二十年魏吳晉合二年晉
吳合十五年晉武帝一十年惠

帝一十
三年
甲子　惠帝十四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送金墉
城　密令張方炙殺之改元永安成都王穎
入京師自爲丞相加九錫尋還鎮鄴　春二月
穎廢羊后及太子覃河間王顒表穎爲皇太弟
顒自爲大宰雍州牧　秋七月東海王越與右
衛將軍陳聆復羊后太子奉帝討穎師敗侍中
嵇紹死之帝頰中三矢墮草中亡六璽穎迎入
業改元建武　八月張方入洛陽復廢羊后及
太子安北將軍王浚與越弟東嬴公騰以烏桓
兵攻鄴穎敗走奉帝還洛陽　冬十一月張方
逼帝遷長安復稱永安年號立羊后　十二月
河間王顒廢穎表豫章王熾爲皇太弟改元永
興以越爲太傅王衍王戎與政　是年劉淵自
稱漢王改元元熙　李雄自稱成都王改元建
興　乙丑十五　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東海
王越傳檄起兵討張方　成都王穎據

洛陽　是年羯奴石勒與牧帥　丙寅十六　春
汲桑爲盜以石爲姓勒爲名　正月河間
王顒誘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夏四月東
海王越奉帝還洛陽　六月復羊后改元光熙
越爲太傅　秋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穎送鄴
范陽王虓幽之僞詔賜死　冬十一月惠帝食
餅中毒崩或曰越弑之　太弟熾即位是爲懷帝
立梁后尊羊后爲惠后　十二月南陽王模殺
顒　以劉琨爲并州刺史　有人兼男　晉
女體　是年李雄僭號于蜀國稱成　丁卯　懷
帝永嘉元年　正月立故太子覃弟銓爲太子
以王衍爲司徒　以琅邪王睿鎮建業督以王
導爲謀主收名士賀循顧榮王彌及其黨劉
靈降漢　慕容廆自稱鮮卑單于居棘城是爲
前燕　是年鶩出　戊辰二　東漢王越殺故太
地中有星如日　子覃　是年劉淵僭號
於蒲子　己巳三　山簡都督荊湘　王衍爲太
漢　尉　漢徙都平陽改元河瑞　庚

四　春漢寇徐豫兖冀諸郡　夏王浚擊漢
午　劉靈殺之　秋漢陷河內　漢劉淵卒是爲
高祖子和繼欲除弟聰聰遂殺和即位改元光
興　漢以石勒爲大將軍勒以張賓爲謀主
氐酋蒲洪自稱畧陽公符秦基于此　流民王
如寇南陽以附漢　冬漢寇洛陽　劉琨表拓
跋猗盧爲單于封代公遣使　辛未五　春太傅
徵天下兵入援卒無至者　越空國討劉
聰死于項時王衍爲元帥石勒敗晉師　衍勸勒
稱帝冀以自免勒謂其破壞天下殺之　夏六
月劉聰兵陷洛陽執帝還平陽封平阿公　殺太
子銓發晉陵墓焚宮廟劉曜虜羊后納之　裴妃
爲人所掠賣　荀藩奉秦王業趨許昌　劉曜
寇長安索琳等擊敗劉聰秦王業入雍　琅邪王
睿逆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代之　壬申六　漢
是年漢改元嘉平　成改元玉衡　劉聰封
晉帝爲會稽郡公　雍州刺史賈疋破劉曜兵
承秦王業入長安尊爲太子　石勒據襄國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後秦基于　癸酉　春正
此　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王澄　月漢
劉聰使晉懷帝青衣行酒晉臣庾珉王儁慟哭
聰怒殺珉儁懷帝遇害　夏四月太子業即位
于長安是爲愍帝號建興元年　左丞相睿以
祖逖爲豫州刺史　王敦表陶侃爲荊州刺史
甲戌二　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出
西方東行有流星隕于平陽化爲肉蒲子
縣馬生人　漢劉聰妻產蛇獸　二月張軌爲
京州牧　夏五月軌卒子寔嗣是爲前京　漢
劉聰以子　乙亥三　漢改建元　春二月以琅
粲爲相國　邪王睿爲丞相南陽王保爲相
國劉琨爲司空並都督軍事　夏六月加王敦
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徙陶侃爲廣州刺史
晉封代公猗盧進爵爲王　涼張寔得璽
獻于晉　盜發漢杜覇二陵大有金帛　丙子
四　漢改元麟嘉　冬十月漢劉曜陷長安晉
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遷帝于平陽封

懷安侯　漢劉聰內史女化爲男有豕著冠升
劉聰座犬豕交于聰宮門代王猗盧爲長子六
修所弑六修爲普根所滅　丁丑　春正月虹霓彌
國人立猗盧弟之子鬱律　天三日並照
三月丞相睿稱王于建康是爲東晉元帝號建
武元年　冬十二月漢劉聰以愍帝爲車騎將
軍執戟前導又使行酒洗爵執蓋尚書辛賓抱
帝大哭聰殺之愍帝被害　以王導爲揚州刺
史劉琨　戊寅二　春三月晉王睿即皇帝位改
爲太尉　元太興立子紹爲太子以王敦爲
荊州刺史專征伐王導爲大將軍輔政　夏五
月劉琨爲段匹磾所殺　秋七月漢劉聰卒子
粲立改元漢昌八月漢司空靳準殺粲并劉氏
男女皆斬發聰墓斬屍焚其廟自稱大將軍漢
天王　劉曜自長安入至赤壁稱帝改元光初
遣石勒　救平陽誅靳準以石勒爲趙公加九錫
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　己卯三　南陽王保自
是年雨血于平陽　稱晉王改元建康

劉曜徙都長安立晉惠后羊氏爲后子熙爲太
子改國號前趙　石勒遣使獻捷于曜曜斬其
使勒怒稱王于襄國國號後趙稱元年加張賓
大執法輔政石虎爲驃騎將軍禁胡人不得陵
侮華族　庚辰四　王敦有異志以譙王丞爲湘州
刺史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　前趙
劉曜立太學　涼張寔爲帳
下所殺弟茂立改元永元　辛巳五　豫州刺
史祖逖卒弟約代　代王鬱律爲猗㐌妻惟氏所殺立其子賀
傉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之
得免　終南山崩　壬午六　春正月改元永昌　王敦
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
知必有禍大將軍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焉知
非福也　王敦自武昌舉兵反據石頭欲易太
子溫嶠沮之乃殺戴淵周顗不剋而去　夏四
月王敦兵陷長沙譙王丞被執而死　冬閏十
一月晉主憂憤而殂太子紹立是爲明帝王導
受遺詔輔政　漢劉曜封楊難敵爲武都王

癸未　晉明帝太寧元年　王敦移屯姑孰自領
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　立庾氏爲后以
其兄庾亮爲中書監　前趙封姚弋仲
爲平襄公　涼張茂降于前趙封涼王　甲申二　夏
六月加王導大都督統諸軍討王敦敦與錢鳳
復謀逆殺郭璞　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其
軍敦因病死　成李雄立兄子班爲　乙酉三
太子　涼張茂卒子駿嗣改元太元　以陶
侃都督荊襄等州軍事　秋閏七月晉主殂太
子衍即位是爲成帝年五歲庾太后稱制司徒
王導中書令庾亮尚書　晉成帝咸和元年
令卞壺受遺詔輔政　丙戌　以溫嶠都督江州
軍事　庾亮殺南頓王宗　後　丁亥二　庾亮
趙始定九流立秀孝試經之制　徵蘇峻爲
太司農辭不受與祖約舉兵反　詔
庾亮督諸軍討峻　桓彝起兵赴難　戊子三　蘇峻
兵犯闕　卞壺及二子眕盱赴敵死羊曼周導
陶侃子瞻俱戰死庾亮奔潯陽峻入臺城掠後

宮金帛自爲錄尚書事以王導有德望猶以本
官居右祖約爲太尉峻分兵陷宣城執桓彝殺
之　三月庾太后以憂卒　夏四月蘇峻遷晉
主於石頭　秋九月溫嶠陶侃討峻誅之峻弟
逸代領其衆祖約奔趙　石勒攻破洛陽執劉
曜殺之曜子熙奔上邽　是年石勒改元太和
己丑四　蘇逸挾石頭使任讓將兵入宮執右
將軍劉超侍中鍾雅帝抱持而泣讓奪而
殺之　二月建威長史滕含大破賊兵蘇逸韓
晃伏誅　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
吾侍中右衛者乃殺之　以陶侃爲太尉都督
司空溫嶠爲驃騎將軍庾亮爲豫州刺史溫
嶠尋卒　後趙石虎攻上邽殺　庚寅五　春二
劉熙盡滅劉氏之族前趙亡　月石勒稱
趙天王以石虎爲太尉封中山王改元建平自
是後趙止稱趙　趙石勒以祖約不忠於晉誅
之夷其族祖逖有胡奴王安爲趙將軍竊
逖庶子道重匿之　趙以張駿爲涼州牧　辛卯
六　春三月日食　冬十一月熒惑　壬辰七
守昴　趙石勒舉賢才興學校　涼州
牧張駿立次子　遼東公慕容廆卒子
重華爲世子　癸巳八　皝嗣　秋七月熒惑入昴
趙石勒卒子弘立石虎自爲　甲午九　陶侃卒
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　以庾亮都督
江荊等州軍事　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嗣
成李雄卒兄子班嗣庶兄李越弒之立班弟期
越專政　秋七月熒惑犯昴　趙　乙未十改元
石虎弒其主弘自稱居攝天王　咸康
春正月帝冠　三月幸王導第　夏四月趙石
虎南遊及江而還京師戒嚴六日　趙石虎遷
都于鄴改元建武　石虎始聽　丙申十一　春
民爲僧　成李期改元玉恆　正月彗星
見奎婁　二月犯昴　詔求　丁酉十二　國子
周漢後　立杜預孫女爲后　祭酒袁瓌太
常馮懷請興太學從之　趙石虎稱天王　慕
容皝爲燕王稱藩于趙　楊初殺楊毅自稱仇

池公附　戊戌十三　光祿勳顏含致仕　成李
于趙　雄弟壽弒期自立更國號曰漢改
元漢興　代王翳槐卒　己亥十四　夏四月
弟什翼犍立改元建國　犯歲星在昴　王
導　庚子十五　春正月星孛太微　辛丑十六
卒　庾亮卒　代始都雲中　春二月
朔日食　封慕　十七　春正月朔日食
容皝爲燕王　壬寅　夏六月晉主殂　子尚在
襁褓弟琅琊王岳即位是爲康帝　立褚裒
女爲后　封幼子丕爲琅琊王奕爲東海王　癸
晉康帝建元元年　二　春正月太白入
卯　漢李壽卒子勢立　甲辰　昴　熒惑守房心右
虎殺其中書監王波以應之　秋九月晉主殂
子聃立是爲穆帝尊褚后爲太后臨朝稱制
是年漢李勢　乙巳　晉穆帝永和元年　以桓溫
改元太和　都督荊梁等州軍事　張駿
自稱京王　趙石虎以　二　以殷浩爲揚
姚弋仲爲冠軍大將軍　丙午　州刺史　夏四月
朔日食　桓溫帥兵伐李勢　京張駿卒　丁
子重華嗣改元永樂　漢李勢改元嘉寧
未三　桓溫入蜀李勢降封歸義侯徙于建康
是年李氏亡始稱成後改漢五世四十七年
范賁稱帝成都　以張重華爲京州刺史西平
公　楊初稱藩于晉以爲雍州刺史仇池公
趙石虎築　四　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趙
華林園　戊申　太子宣殺其弟韜伏誅立少子
世爲太子　以世母劉昭儀爲后劉　五　京
曜之女也　燕慕容皝卒子儁繼　己酉　張重華
自稱京王　趙石虎稱帝改元太寧　梁犢等
作亂姚弋仲平之封西平公　以蒲洪爲雍州
刺史畧陽公　夏四月石虎卒子世立劉后臨
朝稱制石遵自關右入廢世爲譙王劉后爲太
妃尋弒之而自立以石閔都督中外諸軍事
冬十月月犯昴　十一月石閔弒遵立石鑒改
元青龍石閔復幽石鑒殺胡羯二十萬人　鮮
卑慕容儁稱帝遼東國號燕改元燕元是爲前

燕　秦雍流民　庚戌六　春閏正月孛星見于
推蒲洪爲主　元　以殷浩督揚豫青徐
兗五州軍事蒲洪據長安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是爲前秦　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斬秋
遣使請命于晉石閔弒石鑒并殺石虎三十八
孫盡滅石氏篡其位廢姓冉國號魏改元永興
石鑒弟石祗稱帝于襄國改元永寧以姚弋仲
爲右丞相　魏冉閔徵晉故散騎常侍辛謐謐
不食　七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太白犯
而卒　辛亥　昴　苻健自稱秦天王大單于國號
大秦改元皇始　石祗將劉顯殺石祗代立是
年後趙亡七世三十三年　姚弋仲遣使降于
晉以爲車　八　春正月朔日食　秦苻健
騎將軍　壬子　稱帝于長安改元皇始　魏冉
閔殺劉顯遷其民于鄴　晉殷浩北伐王羲之
以書止之不聽浩使謝尚激怒張遇叛降于秦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歸晉屯譙城　夏四
月燕慕容恪執魏冉閔殺之冉魏僅三載而亡
六月謝尚得傳國璽于鄴獻于晉　殷浩率謝
尚攻張遇敗績退屯壽春　秋九月殷浩復謀
再舉王羲之又遺書止之不從乃罷遣太學生
徒進屯泗口　冬十一月燕慕容儁自和龍徙
居中山詐稱得　九　夏五月以京張重華
璽改元元璽　癸丑　爲京州牧　秋七月姚襄
屯歷陽屯田訓兵浩忌其盛潛遣兵襲之不克
冬十月浩北伐襄邀敗之浩走譙城　冬十一
月京張重華卒子曜靈立　京長　十　春
史趙長等廢曜靈立其叔父祚　甲寅　正月張
祚自稱京王　殷浩連年北伐所爲乖謬師徒
屢敗免爲庶人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　姚襄
叛晉降于燕江西流民叛降　姚襄　十一
秦東海王苻雄卒子堅襲爵　乙卯　夏秦立
子生爲太子　姚襄據許昌　六月秦主健卒
太子生立改元壽光　秋熒惑入東井　苻生殺
其后梁氏太傅毛貴梁楞梁安以應之　晉王
義之辭官歸　京人弒張祚立曜靈弟玄靚改

元太始復丙辰十二桓温為大都督討姚襄
奉晉正朔　破之襄走據襄陵温入洛脩諸
陵　燕慕容儁悉有丁巳晉主冠十三改元升平春
齊地　十月朔日食　燕以乙逸
為光祿大夫　二月太白入東井　夏四月符
堅斬姚襄　六月夜三月並出亭入太微　月符
堅弑其君生自立為天王以王猛為尚　戊午四十
書左丞燕慕容儁徙都鄴作銅雀臺
夏五月星十五　秦改元甘露　秦以王
孛于天船　己未猛為京兆尹　晉諸葛攸伐燕
敗績許潁　十六　春燕主慕容儁卒子暐
諸郡皆没　庚申　立是為幽帝改元建熙　秋八
月朔日食　晉桓温以謝安為征　辛酉　十七
西司馬　既　佛池公楊駿卒子世嗣　夏五
月晉主聃子丕立是為哀帝　壬戌　晉哀帝隆
秦衆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四科　和元年
秦王堅臨太學　晉桓温請　二改元興寧
遷都洛陽以孫綽言不行　癸亥　夏五月加桓
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　秋八月星孛角
元　涼張駿子天錫弑其君張玄靚而自立改
元太清遣司
馬奉晉命

右甲子五十一　惠帝三年懷帝六年愍帝四
年元帝六年明帝三年成帝
十七年康帝二年穆
帝十七年哀帝二年

甲子　晉哀帝三　晉主餌丹有疾太后攝政
晉以王述為尚書令　秦以張天錫為西
平公　晉詔徵桓温不至城赭圻　燕　乙丑　春四
徙宗廟百官于鄴　燕陷河南諸城
三月晉主殂弟奕立是為海西公　燕慕　丙寅
容暐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秦改元建元
帝奕太和元年　秦寇荊州掠萬餘　丁卯　二
戶而還　燕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　燕太
宰慕容恪卒　春三月朔日食　晉桓
洛薦慕容垂　戊辰　三　温自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燕王暐以慕容中為大司馬以慕容垂　己巳　四
不用　晉以佛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　己
四月晉桓温帥師伐燕秦符堅遣兵救之　又
九月温及燕戰于枋頭不利而還　燕慕容垂
避其主暐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秦符堅遣
王猛等伐燕取洛陽　晉桓温徙鎮廣陵孫盛
作晉春秋温　庚午　五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
怒盛不為改　月秦符堅入鄴執燕主慕容
暐是年前燕亡四世六十三年　秦符　辛未　冬十
堅遷慕容暐及鮮卑四萬戶于長安
一月桓温以郗超之謀入朝廢晉主奕為東海
王迎立會稽王昱是為簡文帝改元咸安元年
桓温自為丞相鎮姑孰專制又降奕為海西公
害其三子及母　涼天錫稱藩于秦　先是熒
惑守太微至是又逆行入太微　代將長孫斤
謀弑代王什翼健健子寔格之傷脇死寔妻賀
氏遺腹　壬申　二　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
生子珪　之士　夏四月桓温遷海西公于
吳縣　六月秦以王猛為丞相符融為冀州牧
秋七月晉主殂子昌明立是為孝武帝　三吳
大旱　癸酉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　春二月大司
饑　馬桓温入朝百官拜于道側王坦之
倒執手版謝安從容就席　秋七月桓温卒以
其弟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冲稱温遺命立
温少子玄為嗣襲封南郡公　褚太后復臨朝
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王坦之為中
書令　冬秦陷晉梁益　甲戌　二　春二月以王
彗星見長十餘丈　坦之都督徐兗等
州軍事謝安總中　三　夏五月王坦之卒
書　三月彗星見　乙亥　桓冲讓謝安領揚州刺
史　秋七月秦王猛卒遺疏勸勿圖　四改
晉冬秦置聽訟觀禁老莊圖讖之學　丙子　元太
元　春正月晉主冠褚太后歸政　人謝安為
中書監錄尚書事　涼天錫降于秦是年前涼
亡八世七十八年　冬十一月朔日食　秦符
堅擊代什翼健敗之什翼健為其寔君所弑符

堅誅寔君分代爲二部河以東屬劉庫仁河以西屬劉衛辰珪依庫仁　丁丑 五 秦高麗新羅西南夷皆朝貢于秦　秦自王猛卒後法制日頽靡　晉以朱序鎭襄陽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王彪之卒　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溫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至是恐父哀思令門生出其素所與溫書計示之愔果大怒不復哭　秦將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戊寅 六 秦兵陷南陽　秦遣兵分道入寇　秦主堅宴羣臣以極醉爲限趙整作酒歌堅書以爲戒　秦主堅郤大宛獻馬　己卯 七 秦陷襄陽執朱序歸以爲度支尚書　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十二月朔日食　庚辰 八 秦作敎武堂　辛巳 九 春正月晉立佛精舍於內殿　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于秦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擊破之獲其將閭振吳仲　壬午 十 秦徙鄴銅駝馬飛廉翁仲

于長安　秦以符融爲征南大將軍謀伐晉也　冬十月秦主符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謀伐晉惟慕容垂以爲可伐其諸權翼符融　所幸張夫人幼子符詵皆以爲不宜堅不聽　秦大熟　癸未 十一 秋八月秦符堅大舉伐晉　晉謝石謝玄大破其兵于淝水殺其將符融堅中矢走　朱序張天錫歸晉　晉加謝石尚書令謝玄前將軍固辭不受　秦將乞伏國仁據隴右叛　秦丁零翟斌起兵反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師衆攻鄴　甲申 十二 慕容垂破秦兵稱王中山改元燕元是爲後燕以翟斌爲河南王尋殺之　慕容泓聞慕容垂攻鄴起兵華陰稱王改元燕興是爲西燕進攻長安索慕容暐符堅殺暐以姚萇爲司馬討泓秦兵爲泓所敗　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改元白雀是爲後秦　燕將弒慕容泓而立其弟沖　燕慕容文在劉庫仁所作亂殺庫仁　其弟頭眷代領其衆　燕慕容垂攻符丕于鄴　晉謝玄遣劉

牢之將兵救丕又饋之粟牢之敗還　乙酉 十三 春慕容沖稱帝阿房改元更始是爲西燕居平陽攻破長安符堅奔五將山　秋七月姚萇破五將山執秦王符堅以歸　八月晉謝安卒　後秦王姚萇幽秦符堅于別室縊之　秦符堅之長庶子符丕稱帝于晉陽改元太安是爲前秦　呂光祿殺梁州刺史梁熙自立據姑臧是爲後涼　乞伏國仁據金城自稱單于改元建義是爲西秦　劉庫仁子劉顯弒頭眷而自立　拓跋什翼珪奔賀蘭部　燕以慕容農爲幽州牧守龍城　丙戌 十四 拓跋什翼珪立爲代王建元登國尋改稱魏是爲後魏徙都盛樂北朝基于此　慕容垂稱帝於中山是爲後燕　後秦姚萇稱帝于長安　西燕將韓延弒慕容沖立段隨改元昌平慕容恒慕容永誅隨立宜都王子顗改元建明恒弟韜弒之恒又立沖之子瑤改元建平永又弒之立慕容泓之子忠改元建武忠又被弒乃立慕容永爲

河東王改元中興稱帝于長子　枹罕諸氐立符登爲雍河二州牧請命于秦主丕封南安王　前秦符丕爲慕容所敗走晉東垣晉將馮該殺之　符登稱帝于南安改元太初　丁零翟斌子翟遼據黎陽　前涼張天錫子張大豫稱涼州牧改元鳳凰據陽塢　海西公晉帝奕卒于吳　丁亥 十五 春以朱序爲青兗刺史鎭淮陰　謝玄爲會稽內史　夏後燕慕容垂子柔及孫盛會自長子逃歸　晉詔徵會稽處士戴逵不至　秋魏主什翼珪以後燕師擊破劉顯顯奔西燕　涼呂光殺張大豫　晉主立子德宗爲太子　後燕以魏主珪爲西單于不受　戊子 十六 康樂公謝玄卒　翟遼稱魏天王改元建光　西秦乞伏國仁卒弟乾歸嗣號河南王徙都金城改元太初　己丑 十七 涼呂光自稱三河王改元麟嘉　晉以范甯爲豫章太守　庚寅 十八 春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秋七月星孛太微歷北斗

入紫　辛卯十九　魏主什翼珪殺劉衛辰其少
微　子勃勃奔薛干部　翟遼卒子釗代
立改元　壬辰二十　夏五月朔日食燕主垂破
定鼎　翟釗奔西燕　冬晉以殷仲堪
都督荊益　癸巳二十一　秦丞相竇衝叛自稱
寧州軍事　秦王改元元光　後秦姚萇卒
子興嗣　師擊秦符　後秦姚興
登　西燕殺翟釗　甲午二十二　擊符登殺之登子崇
奔立于湟中尋敗死是歲前秦亡六世四十五
年　後秦姚興改元皇初是後姚氏止稱秦
燕主慕容垂圍長子殺西燕主
慕容永是歲西燕亡凡十年　乙未二十三　春三月朔
日食　秋七　丙申二十四　秦閏三月後燕主
月長星見　慕容垂卒子寶立改元永康
弒其繼母段氏以子策為太子　涼呂光自稱
天王改元龍飛以禿髮烏孤為益州牧不受
魏主珪改元皇始大舉擊燕　秋九月晉主醉
寢暑殿貴人張氏以被蒙弒之子德宗立是為

安帝　丁酉　晉安帝隆安元年　春正月晉主冠以
王珣為尚書令王國寶為左僕射　涼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改元太初是為南涼居
樂都　晉王恭舉兵反會晉主誅王國寶王緒
晉主從之　後燕慕容寶庶長子會作亂慕容
詠之稱帝中山慕容麟襲殺詳代立魏主珪
克中山慕容麟奔鄴　涼將沮渠蒙遜叛據臨
松據金山　涼段業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
衆歸之是為北　戊戌二　慕容德徙居滑臺稱
涼改元神璽　燕王　殺慕容麟是為南燕
後燕尚書蘭汗弒其主寶自立改元青龍慕容
盛平之稱帝改元建平　晉王恭殷仲堪桓玄
楊佺期舉兵反玄陷江州　晉加會稽王道子
黃鉞討王恭　桓玄大破王師于白石　王恭
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誅之　以劉牢之都督
青兗七州軍事桓玄楊佺期殷仲堪為刺史仲
堪等罷兵還鎮　魏主珪遷都平城稱帝改元
天興始建宗廟社稷制作禮樂定律考象命朝

野[illegible]江帽　晉琅琊人孫泰學術於杜子恭
[illegible]於武帝謂其知養生之方累官至新
安太守聚衆積貨識者皆憂其為亂以會稽王
道子之子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
內史謝輶發其謀言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
其兄子恩逃入海愚民以泰蟬蛻不死爭以資
給　己亥三　魏主拓跋珪置五經博士大索書
恩　籍　南涼禿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西
平　秦姚興去帝稱王改元弘始　姚興陷晉
洛陽　妖賊孫恩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　晉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後涼呂
子紹嗣庶子纂殺之自立改元咸寧　北
段業稱王改元天璽　庚子四　春二月星孛
年僧法顯入西域　于奎　三月彗星
于紫微　後燕慕容盛改號為庶人天王
晉桓玄表求都督荊江八州軍事　西秦王乾
歸遷都苑川　南涼利鹿孤改元建和　夏五
月孫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至會稽太守謝

琰敗死　夏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地震　冬
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于餘姚雅之敗走山
陰死者十七八詔劉牢之率衆擊恩牢之屯上
虞使劉裕戍句章　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以
子暠好文學有令名推之為主改元庚子是為
涼居敦煌　冬十二月星孛于天市　魏董謐
獻仙經其主珪置仙人博士煮煉百藥　是
歲南燕王慕容德稱帝于廣固改元建平更名
備德　辛丑五　孫恩寇海鹽劉裕討破之又寇丹徒
至建業北陷廣陵劉裕又破恩於郁洲
桓玄表其兄偉鎮下口　後涼呂超弒其主纂
立其口　隆改元神鼎　南涼利鹿孤擊呂隆徙
其民一千戶　北涼沮渠蒙遜弒段業自稱張
掖公　元永安是為武宣王亦號北涼　後燕
段璣　亂弒其君慕容盛其母丁氏廢太子定
而立　文慕容熙改元光始　是歲姚興稱西
秦　六　晉改元元興　詔狀桓玄罪以元
王壬　顯為征討大都督討之桓玄遂反劉牢

之附于玄玄兵入京自爲太尉總百揆殺元顯
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孫恩寇臨海
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
恩赴海死從死者百數謂之水仙餘衆復推恩
妹夫盧循爲主桓玄以循爲永嘉太守　桓玄
殺會稽王道子　南涼禿髮利鹿孤卒弟傉檀
立始稱涼王徙居樂都　後燕慕容熙弑
其太后丁氏是歲柔然據漠北稱可汗　癸卯
七　桓玄自爲相國加九錫封楚王　夏四月
朔日食　冬十一月桓玄簒位更號楚改元永始
始廢晉主爲平固王遷于潯陽　益州刺史毛
起兵討桓玄　魏拓跋珪初制冠服　後燕
容熙作　八　春晉主居潯陽　劉裕何
龍騰苑　甲辰　無忌劉毅孟昶等起兵討桓玄
玄挾晉主入江陵　寧州都護馮遷誅玄晉主復
位于江陵　南涼禿髮傉檀去年號罷尚書官
稱藩于後秦　後燕慕容熙作逍遙宮　後涼
呂隆降于後秦　後秦姚興是歲後涼亡三世十九年

魏拓跋珪改元天賜　是歲晉民　九改元
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　乙巳　義熙
後秦主姚興命胡僧鳩摩羅什翻譯佛書　晉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桓振蜀人不樂遠征衆
璩立參軍譙縱爲主稱成都王　晉主還建
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
盧循爲廣州刺史　劉裕遣使求和於後
秦姚興得南鄉等十二郡　南燕王慕容備德
卒子超立　十　南燕主慕容超猜虐其臣
改元太上　丙午　封孚面方之桀紂超優容之
晉以孔安國爲尚書左僕射　丁未　十一　劉裕
西秦乞伏乾歸如後秦　殺殷仲文桓
沖孫亂族　後秦將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居統萬改元龍昇是爲夏世祖　秋七月朔日
食　後燕高雲弑其主慕容熙自立爲天王改
元建始是爲北燕是歲後燕亡四世二十四年
南燕慕容超稱藩于秦　後　十二　劉裕
秦以乞伏乾歸爲主客尚書　戊申　自爲揚州刺

史錄尚書事　南涼禿髮　己酉　十三　春正月
傉檀復稱王改元嘉平　後秦姚興遣使
冊拜譙縱爲蜀王　二月月犯昴　劉裕伐南
燕慕容超　西秦乞伏乾歸自後秦逃歸復稱
王改元更始　北燕高雲爲寵臣離班桃仁所
弑馮跋殺班仁自立號天王改元太平亦稱北
燕居龍城　秋九月月犯昴　閏十月月又犯
昴　魏拓跋珪子紹弑珪庶子嗣誅紹自立是
爲魏明元帝　十四　劉裕克南燕斬王公
改元永興　庚戌　以下三千人執慕容超送建
康斬之是歲南燕亡二世十三年　盧循等復
逼建康　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
死之　劉裕自爲太尉中　十五　劉藩
書監加黃鉞復辭官受鉞　辛亥　帥孟懷玉等
追盧循至嶺表克始興斬徐道覆　秋七月五
虹見於東方　劉裕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交
州刺史杜慧　十六　西秦乞伏公府弑其
度誅盧循　壬子　主乾歸走保大夏世子伏乞

熾磐討平之自立爲河南王遷都枹罕改元永
康是爲西秦文昭王　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
督劉毅北京遷姑臧　十七　劉裕殺豫州
循河西王改元玄始　癸丑　刺史諸葛長民　劉
遣朱齡石等平蜀譙縱走死　十八　劉
勃築統萬城改元鳳翔　甲寅　裕廢譙王
爲庶人　南涼嗢契汗乙弗部叛傉檀帥
師討之留太子虎臺守樂都西秦乞伏熾磐襲
樂都徙虎臺及其民萬餘戶于枹罕傉檀遂投
熾磐待以賓禮後復酖之并殺虎臺是歲南涼
亡三世十八年　魏主嗣改元神瑞　柔然步
鹿眞逐其可汗斛律而自立大檀殺而代之
僧法顯自　十九　夏五月彗星二見　霍
西域還　乙卯　山崩出銅鐘六枚　劉裕攻司
馬休之于荊州休之奔投姚興　秋七月晦日
食　熒惑在匏瓜中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
是年河西饑胡推白亞　二十　劉裕自加
栗斯爲單于改元建平　丙辰　都督二十二州軍

事　後秦姚興卒子泓立改元永和　魏改元
泰常　劉裕自知中外大都督督諸軍伐姚泓
將軍擅道濟克泰洛陽　劉裕自加相國揚州
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氐楊盛攻秦拔
祁山上　丁巳二十一　春正月朔日食　西京
卸諸郡　公李暠卒子歆嗣改元嘉興　劉
裕遣使假道于魏拓跋嗣遣兵屯河北裕兵
大破之裕入洛陽　秋八月劉裕遣王鎭惡等
伐秦克長安姚泓子佛念年十一勸泓引決泓
不應佛念自投宮牆而死泓出降執歸建康斬
之是歲後秦亡三世三十四年　九月劉裕至
自進爵爲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冬十月
東還留子劉義眞在長安都督雍
秦州軍事夏赫連勃勃遣兵向長安　戊午十二
二　春正月王鎭惡沈田子師師拒夏兵田子
矯殺鎭惡長史王修討田子誅之　夏六月劉
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冬十月劉義眞
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　西京李歆遣使告

襲位于晉命爲鎭西大將軍　十一月夏赫連
勃勃陷長安劉義眞逃歸勃勃稱帝于長安改
元昌武　彗星出天市入太微進掃紫微　十
二月劉裕弑晉主于東堂立琅邪王德文是爲
帝　北京王蒙遜稱　晉恭帝元熙元年
晉命爲京州刺史　己未　夏主勃勃徵隱士
思慈其過禮殺之　夏主勃勃自長安還
統萬改元貞興　劉裕殺晉宗室之有才望者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裕使沐謙刺之謙不忍
殺轉屯柏谷塢　劉裕自加殊禮進太妃爲太
后世子　庚申二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　六月
爲太子　劉裕纂晉國號宋是爲武帝改永
初元年　廢晉主德文爲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改晉封爵封拜功臣子弟有差　秋八月宋
立子義符爲皇太子　西秦乞伏熾磐改元建
弘　北京沮渠蒙遜誘西京出戰殺李歆歆弟
恂奔入敦煌稱刺史改元永建　是歲晉亡東
晉十一主凡一百四年前後兩晉共一百五十

六　辛酉　永初二　春二月宋主裕祀南郊大赦
年　秋九月宋主劉裕弑故晉主德文於秣
陵前琅邪郎中令張偉死之北京沮渠蒙遜
屠敦煌殺李恂是歲西京亡凡二十二年　壬
戌三　夏五月宋主劉裕殂子義符即位年十
七是爲少帝遣詔毋后不許臨朝　魏主拓
跋嗣遣兵攻宋崔浩諫不聽　魏立子燾爲太
子監國　宋封楊盛爲武都王　冬星孛營室
癸亥　宋少帝景平一　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
不受　魏築長城　冬十一月魏主嗣卒
子燾立是爲世祖大武帝明年改元始光　嵩
追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張道陵
入師崔浩深信之言
於魏主立天師道場

右甲子五十二　晉哀帝二年帝奕五年簡文
帝二年孝武帝二十四年安
帝二十二年恭帝一年
宋武帝三年少帝一年

甲子　宋文帝元嘉元年　夏赫連勃勃十八
魏太武拓跋燾始光一　西秦乞伏熾磐
十三　北京沮渠蒙遜二十四　北燕馮跋太
平十六　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眞爲庶人
二月朔日食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
二義符爲營陽王尋弑之殺前廬陵王義眞
爲文帝　宋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
軍事徐羨之爲司徒　夏世子璝殺其弟倫倫
兄昌殺璝夏主立昌爲太子　乙丑二　春正月
吐谷渾向柴卒弟慕璝立　宋主始親聽
政　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　夏六月武都王
楊盛卒子玄嗣　秋八月夏主勃勃殂子昌立
改元　丙寅三　宋誅徐羨之傅亮以王弘爲
承光　司徒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
巢等州軍事　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
海誅之　宋主與僧惠琳議朝政人謂黑衣宰
相　魏立太學祀孔子以顏回配　宋以　丁卯
謝靈運爲秘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

四　魏主擊夏取統萬　夏六月朔日食
晉前彭澤令陶潛卒　魏封楊玄爲南秦王　戊
五　天竺國遣使入貢　魏執夏主昌歸以
辰　妹妻之賜爵會稽公　夏赫連定稱帝平涼
復取長安改元勝光　魏改元神𪸩　六
西秦乞伏暮末立改元永弘　己巳　宋以
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　江夏王義恭都
督荊襄等州軍事　宋立子劭爲太子　宋遣
使如魏　南秦楊玄卒弟楊難當廢其子保宗
而自立　崔浩勸魏主北伐　魏主伐柔然紇
升蓋可汗大檀敗走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
七　夏五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朔日食
庚午　宋以楊難當爲武都王　宋鑄
九　四銖錢　林邑入貢　宋人取河南
魏人擊敗宋兵　北燕馮跋卒弟弘殺太子翼
自立　魏人擊夏　魏取宋金墉虎牢　宋遣
檀道濟伐魏　魏人　八　宋檀道濟敗魏
克夏平涼復取長安　辛未　師于壽張　夏伐西

秦俘乞伏暮末殺之是歲西秦亡四世十七年
魏克宋滑臺　魏以崔浩爲司徒定律令　夏
伐北涼　吐谷渾王慕璝襲敗之執赫連定以歸
是歲夏亡三世二十五年　北燕改元太典
北涼改元義和入貢　九　魏改元延和
魏求昏于宋　壬申　宋以王弘爲太保檀
司空弘尋卒　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
魏殺之　宋益州人趙廣等作亂推程道
養爲蜀王　十　北涼主蒙遜沮渠卒子牧
改元泰始　癸酉　犍嗣　改元永和　宋裴方明討
趙廣等平之　宋謝靈運放逸獲罪　十一
[illegible]廣州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　甲戌　魏及
柔然和親　宋復取漢中　北燕馮弘稱藩于
魏　北涼牧犍遣使奉表于宋　魏人伐燕
十二　魏改元太延　春正月朔日食
乙亥　北燕馮弘稱藩于宋　北涼有神投書于
敦煌東門　西域九國遣使入　十三　宋主
貢于魏　宋大水設酒禁　丙子　疾以疑忌殺

司空檀道濟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
降于魏　魏伐北燕馮弘奔高麗是歲北燕亡
高馮二姓共三十一年　宋造水運渾
儀　吐谷渾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丁丑　四十
魏詔史民得告守令罪　北涼遣子入侍于
魏又遣使如宋　西域十六國朝貢于魏　戊
十五　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爲隴西王　高
寅　麗殺故燕主馮弘　宋立玄史文儒四學以
雷次宗爲給　十六　衡陽王義季都督荊
事中不受　己卯　襄春月出畋彼苦田父諷之
[illegible]不告　宋太子劭冠東宮置兵與羽林
楊保宗爲武都王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
魏主伐涼牧犍降其弟沮渠無諱出奔敦
煌　是歲北涼亡三世四十三年　晉世五胡紛
擾中原之地分爲十六曰趙後趙涼後涼南涼
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
夏是也劉宋初猶有五國至是盡入于魏矣唯
赫連沮渠最後亡者也自是宋魏有南北朝之

稱　十七　夏四月日食　魏以寇謙之神
庚辰　書改元太平真君　宋領軍劉湛有罪
誅出司徒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　宋
何尚之請出范曄宋主以始誅劉湛不允　辛巳
十八　宋賜扶令育死以　十九　春正月
上表請召還義康也　壬午　魏主從寇謙之
靜輪宮　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　魏
救之不克　秋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爲河西王
冬十二月宋脩孔子廟　二十　夏四月　魏
魏以李寶爲敦煌公　癸未　殺武都王楊保宗
秋七月宋立楊保宗　二十一　春宋主耕
弟楊文德爲武都王　甲申　籍田　以江夏王義
恭爲太尉　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嗣
魏罷舊俗所祀胡神　柔然敕連可汗卒子吐
賀真立爲處羅可汗　二十二　春正月
敦煌公李寶入朝于魏　乙酉　朔宋行何承天所
撰元嘉新曆　宋以武陵王駿爲雍州刺史
魏詔以經義決疑獄　夏六月朔日食　鄭善

降魏西域復通　宋散騎侍郎孔熙先與太子詹事范曄謀立彭城王義康事覺伏誅廢義康爲庶人

丙戌二十三　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於泥像中得玉璽二　宋築北隄立玄武湖

丁亥二十四　魏殺沮渠牧犍　宋鑄大錢

戊子二十五　宋以武陵王駿爲徐州刺史　魏平西域

己丑二十六　魏伐柔然大獲　宋雍州蠻反

庚寅二十七　宋沈慶之平雍州蠻　宋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　魏崔浩謀國□不諱魏主殺之夷其族　高允獲宥　宋人大舉侵魏　魏主自將　魏人敗宋師進逼壽陽　魏主引兵南次瓜步　宋人大戒嚴　□江之　魏及宋平

辛卯二十八　宋主殺其弟義康　夏五月彗星入太微　魏改元正平　宋魏復通好

壬辰二十九　春二月魏宦者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安南王余　改元承平　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　赦　冬十月魏宦者宗愛又弑其君余　郎中劉尼尚書源賀立太武孫濬　誅宗愛　改元興安　魏復聽民爲沙門　是年庫莫奚國獻一角馬於魏狀如麟

癸巳三十、春二月宋主義隆爲其太子劉劭所弒　宋武陵王駿舉兵討劭　宋人立駿　是爲武帝　劭及弟濬伏誅　秋七月朔日食、宋主駿潛殺其□王鑠　魏行玄始曆

甲午　宋世祖孝武帝孝建元年、宋鑄孝建四銖錢　以年號爲錢文始此　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　質與義宣尋敗伏誅、宋立子業爲太子　魏改元興光

乙未二　宋主弟渾戲號楚王廢爲庶人殺之　熒惑入南斗　魏改元太安

丙申三　魏主立子弘爲太子賜其母李貴人死　宋顏延之卒　竣之父也　宋以江夏王義恭爲太宰

丁酉四　改元大明　宋以顏竣爲東揚州刺史　魏侵宋入兗州

戊戌五　魏增置候官以伺察百官過失　魏以高允爲中書令　宋沙

門曇標謀反伏誅　宋中書戴法興用事　顧覬之獨不往　著定命論

己亥六　宋廣陵王誕反伏誅　誣殺揚州刺史顏竣　宋徙郊壇於牛頭山　造五路

庚子七　魏改元和平　宋內史周朗以言事切直被殺　是年柔然拔沮渠氏

辛丑八　宋制民歲輸布戶四尺

壬寅九　宋策孝秀　顧法對策直諫　宋主投之於地　宋復百官祿

癸卯十　宋大修宮室

甲辰十一・夏閏五月宋主駿卒　子業立　是爲廢帝　改元永光　又改景和　宋罷孝建以制度

乙巳　宋主子業暴虐好殺　宋人弑之　立湘東王彧　是爲明帝　太始元年　魏主濬殂　子弘立　是爲獻文帝

丙午　明帝二　魏獻文改元天安　宋孝武母路太后延宋主置酒進毒　帝知之　即以其巵爲壽　太后死　宋主以嬖人李道兒子昱爲太子　宋主殺兄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丁未三　魏改元皇興　宋以將軍蕭道成鎮淮陰　魏作大佛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青州四城

戊申四　春宋東徐兗州降魏　魏拔宋歷城　秋七月宋以蕭道成爲兗州刺史　冬朔日食

己酉五　魏取宋青冀地　置僧祇佛圖戶　魏立子宏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褘　宋□□田流自稱東海王

庚戌六　宋徵兗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　道成不欲內遷　尋復本任　宋立總明觀

辛亥七　宋主以子幼　殺其弟休佑休仁休若三人　又殺都督吳喜　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　魏主弘傳位於子宏　自稱太上皇帝　宏是爲孝文帝　改元延興　宋主以故第造湘宮寺　虞愿有言　驅出之

壬子八　改元泰豫・夏四月宋主彧殂　號太宗　子昱立　年十歲　是爲蒼梧王

癸丑　宋蒼梧王元徽元年　魏以孔子裔孫乘爲崇聖大夫　武都王楊僧嗣卒　弟文度嗣　降魏

甲寅

二　宋主微行自以李道兒之子稱李將
軍　魏罷門房之誅　冬十一月宋主冠　乙卯
三　魏初　丙辰四　魏改元承明　魏太后馮
禁宰牛馬　氏弒其主弘宋加蕭道成左僕
射　丁巳　秋七月宋主偷狗醉還蕭道成使楊玉
夫等弒之蕭道成立弱帝子安成王準
年十一是爲順帝改昇明元年　魏改元太和
宋蕭道成自爲司空錄尚書事　蕭道成封其
同事者楊玉夫等二十五人官爵　宋沈攸之
舉兵討蕭道成　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
[illegible][illegible]易文度以其　二　宋沈攸之軍潰走
爲武都王　戊午　死蕭道成自爲太尉都
六州諸軍事　己未　春二月宋司空褚淵
蕭道成自進封齊公　求爲齊官　夏四月
蕭道成逼禪位國號齊改建元元年廢宋主準
爲汝陰王弒之滅宋宗室即以褚淵爲司空
宋裴顗數蕭道成罪道成殺之　蕭道成以宋
大臣褚淵王儉等有佐命功進其爵　蕭道成

弒宋主準滅其族　庚申二　齊以楊難當孫辛
契丹入附于魏　楊後起爲武都王
三　魏沙門法秀作亂　壬戌四　春三月齊
酉伏誅　齊遣使如魏　主蕭道成殂年
五十六子賾立是爲武帝　褚淵死其　癸亥　齊
[illegible]恥父失節不仕　齊罷國子學　武
元年　冬十月熒惑逆行入太
微　二月朔日食　魏禁同姓爲昏
右甲子五十三　宋文帝三十年孝武十一年
明帝八年蒼梧王四年順帝
二年齊高祖四
年武帝一年
甲子　齊武帝永明二　乙丑三　齊復立國學
魏始班祿　齊開學士館　魏詔
均　四　魏主始服袞冕　魏　丁卯五
田　丙寅　制民間置隣長里長黨長　高允卒　魏
魏出宮人　六　魏詔犯死刑而親　己巳　七
罷末作　戊辰　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魏

主祀南郊　庚午八　魏馮太后　魏定
始備大駕　死素服終制　辛未九　廟祧之制
壬申十　齊沈約撰宋書　魏修堯舜禹文王
周公之祀又親祀孔子　魏養老於明堂
癸酉十一　秋七月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是
爲鬱林王　魏營洛都以王肅爲輔國將
軍　甲戌　齊鬱林王隆昌元年　秋七月齊蕭鸞
弒其君昭業立君弟昭文改元延興
冬十月鸞弒昭文篡其位是爲明帝改
建武元年　乙亥二　魏
遷都　魏南巡祭比干墓求遺書
子三　魏改姓元氏幷改其　丁丑四　魏主
羣臣族類俱冐中國之姓
伐齊　戊寅五　改元永泰　齊主蕭鸞殺
魏大倉口　其河東王鉉等十人　魏省
宮掖費用以給軍餉　齊以蕭衍爲雍州刺
史　秋七月蕭鸞卒子寶卷立是爲東昏侯　己
卯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　魏主卒于穀塘原子
恪立是爲宣帝　齊主寶卷聽嬖倖讒殺大

臣蕭坦　庚辰二　魏主恪景明元年　辛巳　春三
之等　齊大興工作嬖潘妃　月蕭
衍立南康王寶融于江陵是爲和帝改中興元
年廢寶卷爲涪陵王　冬十二月蕭衍兵圍建
康齊人弒廢主寶卷蕭衍入建康追廢爲東昏
齊蕭衍自爲大司馬入居殿中　魏王肅
卒二月蕭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加九錫
進爵爲王　夏四月蕭衍稱帝國號梁
改天監元年廢齊主寶融爲巴陵王遣鄭伯禽
弒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不食而死是
歲齊亡七主凡二十四年　梁封拜齊臣與謀
有功者夏侯詳等爲公侯沈約范雲等爲僕射
等官　梁徵謝朏何胤何點不至　梁　癸未二
立子統爲太子統五歲能徧誦五經　魏
發兵伐梁　梁以謝朏爲司徒朏逃竄餘年一
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爲司徒仍以角巾白輿自
重衆大　甲申三　魏改元正始　乙酉四　梁務
失望　魏築九城備邊　立孔子廟

梁大丙戌五春三月朔日食魏丁亥六
有年求直言魏罷鹽池之禁梁行
三象入建業梁以徐勉爲吏部七魏改
尚書東西夷四十國脩貢于魏戊子元永平
梁置州望八魏專尚釋九梁行
郡宗鄉豪己丑氏大興佛寺庚寅祖冲之所
造大明曆梁主視學十是歲梁之境
魏宮人胡充華生子詡辛卯內有州二十三郡
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壬辰十一
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魏朝亦然魏改
元延昌魏主立其子詡爲太子初元魏故事
太子輒先殺其母至是始不殺太子之
梁脩癸巳十二梁沈甲午十三梁築
禮成約以憂懼卒淮堰魏楊
津爲華十四春正月魏主恪殂子詡立
州刺史乙未年六歲是爲孝明帝魏主詡尊
其生母胡充華爲太妃廢其嫡母高太后爲尼
尋尊胡氏爲太后臨朝稱制以其妹爲女侍中

魏胡太后進其父胡國珍爲安定丙申十五
公參大務冬大寒淮泗皆冰魏孝明
帝熙平元年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梁淮堰成
長九里軍壘列其上秋九月堰壞聲聞三百里
者十萬餘口魏十六梁罷宗廟犧牲
、后大興佛寺丁酉薦以蔬果梁禁文錦
八戊戌十七魏改元神龜魏胡太
[illegible]后弒故太后高氏魏遣使西
域求己亥十八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
佛書停年資格魏胡太后遊嵩高庚子
十九改元普通魏改元正光春正月丙
子日食魏侍中元乂殺清河王懌幽胡太后
于北二十梁置孤獨園二十一
宮辛丑魏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壬寅夏五月
朔日食既梁西豐二十二魏元乂專
侯正德奔魏逃歸癸卯利牧守令長皆貪污
人皆思亂魏沃野鎮民破六韓二十三
拔陵反改元眞王梁鑄鐵錢甲辰魏冠盜群

起六鎮皆反梁乙巳二十四魏改元孝昌
以朱异掌機政魏復胡太后誅元乂
魏杜洛周反於上谷高丙午二十五魏五原
歡等從之北齊起于此降戶及勅勒等皆
反魏豫徵丁未二十六春三月梁主捨身
六年租調於同泰寺羣臣贖還改元大
還魏蕭寶寅叛戊申二十七魏潘嬪生女
魏舉兵稱齊帝胡太后許言王子大赦
魏胡太后酖殺魏主詡欲立潘嬪所生女既又
迎臨洮王子釗立之年三歲改元武泰稱制魏
大[illegible][illegible]爾朱榮以高歡爲前鋒自太原舉兵入
王子攸是爲莊帝改元建義執胡太后
[illegible]主釗沉于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又改元
永安爾朱榮稱太原王還洛陽專制爾朱榮
女先爲故魏主詡嬪魏主子攸復立爲后魏
河間邢杲反改元天統魏葛榮殺杜洛周幷
其衆爾朱榮以侯景爲前驅擒斬之時宇文泰
在葛榮部下爾朱榮愛其才留爲統軍宇文周

兆于此魏胡琛將万俟醜己酉二十八改元
奴稱帝于平鎮改元神獸中大通魏北
海王顥攻拔榮城稱帝改元建武魏主子攸出
走河內顥入洛陽爾朱榮自晉陽入逐顥走死
迎子攸復位爾朱榮自爲天柱大將軍庚戌[illegible]
再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贖回
三月魏獲万俟醜奴誅之改元更興
秋[illegible]長星見魏主子攸誘爾朱榮入朝誅之
其黨爾朱兆等徙魏主子攸于河東弒之立長
廣王曄于長子改元建明梁復以元悅爲魏王
辛亥三十春二月爾朱世隆廢其君曄爲東海
王立廣陵王恭于洛陽是爲節閔帝改元
普泰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高歡立魏元朗
于信都改元中興自爲丞相梁昭明太子統
卒以次子壬子三十一夏四月高歡入洛陽
綱爲太子廢魏主恭幽于崇訓寺又自爲
詔策命元朗禪位立平陽王修是爲西魏孝武
歡自爲丞相改元太昌又改永熙封朗爲安定

王尋弑之併弑瑯恭　魏高歡以其女爲
魏主后　梁封西豐侯正德爲臨賀王　癸丑
三十二　魏高　甲寅　三十三　夏四月朔日食
歡殺爾朱兆　熒惑入南斗　魏高歡舉
兵反魏主脩奔長安依宇文泰是爲西魏高歡
入洛陽立清河王亶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靖帝
年十一遷都于鄴改元天平魏主脩與宇
文泰飲酒進毒弑之　是歲魏分東西　乙卯
三十四改元大同　梁鄱陽妖賊鮮于琛反內
史陸襄討平之　西魏宇文泰立南陽王寶炬
之爲帝　魏文帝改大統元年宇文泰自爲安定
綽爲行臺左丞　東魏高歡自爲相國
加殊　三十五　梁處士陶弘景卒
復辭不受　丙辰　東魏高歡以其子高澄爲尚
書令輔政　高歡弑　三十六　梁修兵干
其主之父清河王亶　丁巳　高歡侵西
魏宇文泰敗之　三十七　東魏改元
魏秦州降于西魏　東　戊午　元象　正月朔日

食　西魏宇文泰廢魏主后　己未
爲尼　梁得佛舍利大赦
魏置紙筆于　庚申　三十九夏
陽武門以求言　五月朔日食
綽所上六條令百　四十
旨　東魏大稔　壬戌
司馬王僧辯討
先討平之　西魏
侯景爲河　十二　東
南大行臺　魏宇文泰東　高歡薨
東魏以侯
景爲司空
右甲子五十四齊武帝十年明帝五年
侯二年和帝一年梁武帝
十二
年

甲子會紀卷之二

甲子會紀卷之三

明武進薛應旂編輯

甲子　梁武帝四十三　東魏高歡以其子澄爲
大將軍　西魏命尚書蘇綽定新制　梁
李賁自　四十四　東魏作晉陽宮　西魏
稱越帝　乙丑　作大誥示羣臣以文體　梁賀琛
上書論事　梁　四十五改元中大同　梁主
主詰責之　丙寅　講佛書於同泰寺浮圖災
東魏遷石經于鄴　丁卯　四十六改元太清　春
西魏蘇綽卒　正月朔日食　東魏侯
景以河南降西魏　尋叛附于梁梁封河南王梁
主三捨身同泰寺　東魏高歡死子高澄自爲
都督高澄入鄴幽其主善見于宮中　戊辰　四十
侯景敗東魏慕容紹宗兵於渦陽　七
春正月東魏慕容紹宗擊敗侯景景據壽春梁
以景爲南豫州牧　二月東魏用高澄說計求
成于梁朱异等勸梁主許之侯景於是始爲反
計　夏五月兩月夜見　冬十一月梁臨賀王

蕭正德引侯景兵圍臺　四十八　春三月
城　蕭正德稱帝改元正平　己巳　侯景陷臺城廢蕭
正德爲大司馬尋殺之　夏五月梁主餓死淨
居寺年八十六太子綱立是爲簡文帝侯景專
制　熒惑守心　冬十二月始與太守陳霸先
起兵討侯景　東魏高澄爲膳奴蘭京所殺弟
高洋　庚午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夏五月東魏
繼事　高洋篡位國號齊是爲北齊文宣帝
都鄴改元天保　廢東魏主善見爲中山王是歲
東魏亡凡十七年　侯景自稱漢王娶梁主女
溧陽公主請梁主飲于樂遊苑　梁主聞絲竹悽
然泣下　西魏立蕭詧爲梁王　西魏初作府
兵　梁李遷仕反高涼太　辛未　二　春三月西
守馮寶妻冼氏討敗之　魏主寶炬子欽
立是爲廢帝　齊以梁湘東王蕭繹爲梁相國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立昭明太
子之子歡之子豫章王棟改天正元年景自爲
大丞相使人醉綱以酒土囊壓殺之冬十月侯

景廢棟爲淮陰王篡位國號漢改元太始
十二月齊主高洋以酖酒弑東魏故主善見 壬
湘東王蕭繹與陳霸先等誅侯景傳首江陵
申 繹即位江陵是爲元帝承聖元年 盜竊梁
傳國璽歸之於齊 梁主蕭繹殺豫章王棟
梁武靈王蕭紀稱帝成都改元天正 東魏故
孝靜后高氏適齊楊愔愔舊 二 梁武靈
仕東魏 是年兩日俱見 癸酉 王蕭紀敗死
甲戌 三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尋弑之立齊王
廓復姓拓跋氏是爲恭帝元年 魏伐梁
入江陵執梁主蕭繹殺之 魏取襄陽徙梁王
蕭詧稱帝于江陵是爲後梁宣帝梁王僧辯陳
霸先奉蕭繹子方智立于潯陽是爲 梁景
敬帝 齊納貞陽侯蕭淵明于梁 乙亥 帝方
智紹泰元年 後梁宣帝蕭詧天定元年 魏
恭帝二 齊天保六凡四國 夏五月梁王僧辯
奉蕭淵明歸建康立之改元天成降方智爲太
子 秋八月齊命道士皆剃髮爲沙門 九月

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 丙子 梁改元太平
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梁陳霸先自
爲長城公 梁蕭淵明卒 魏宇文泰卒 丁丑
子覺繼自爲周公 齊大冶宮室築長城
梁陳霸先篡位國號陳是爲武帝都建康改永
定元年廢其主方智爲江陰王是歲梁亡四主
凡五十六年 魏宇文護立宇文覺爲天王國
號周是爲北周孝愍帝都長安廢魏主廓爲宋
公弑之護尋又弑其君覺立寧都公毓是爲北
周明帝是歲西魏亡四主二十三年魏自道武
稱帝至是一百六十八年自此陳 春二月
周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戊寅 梁王琳
以永嘉王莊稱帝改元天啓 夏四月陳主霸
先弑其故主江陰王方智 五月陳主捨身於
大莊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即位是
嚴寺 己卯 爲文帝 秋八月北周宇文毓始稱
皇帝改元武成 北齊殺魏宗室二十五家盡
[illegible]元氏之族 冬十月北齊主高洋殂子殷立

庚辰 陳文帝改元天嘉 北齊主殷改元乾明
北齊高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而自立是
爲孝昭帝改元皇建 北周宇文 北周武
護弑其君毓立毓弟邕是爲武帝 辛巳 帝邕改
元保定 北齊主高演弑其故主殷演 後
墜馬死弟湛立是爲武成帝改元大寧 壬午 梁
主蕭詧卒子巋立是爲明帝改元 春三月
天保 北齊言河水清改元河清 癸未 朔日食
北周養老 甲申 春二月朔日食 北周礿令百
于太學 官執笏 夏六月白虹貫日
秋八月朔日食 北周封 乙酉 夏四月彗星見
李昞爲唐公唐基于此 齊主湛自稱太
上皇傳位於其子緯是爲後主 丙戌 春正月朔
改元天統 秋七月朔日食 日食 陳
主蒨卒子伯宗立是爲臨海 丁亥 陳臨海王改
王 齊始用士人爲縣令 元光大 春
正月朔日食 冬 陳主庶兄安成王陳頊
十一月朔日食 戊子 自爲太傅專制加殊禮

夏六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朔日食 陳陳頊
廢其主爲臨海王殺始興王伯茂 北周隋公
楊忠卒子 己丑 春正月陳陳頊篡位 庚寅 齊後
堅繼事 是爲宣帝改元大建 主改
元武平 齊以梁永嘉王蕭 辛卯 齊主緯幽其
莊爲梁王許其興復莊尋卒 母胡太后于
北宮僧曇 壬辰 春三月朔日食 周改元建德
獻伏誅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誅之
九月朔 癸巳 春北周獲白鹿 秋北周納
日食 隋公楊堅女爲太子贊妃 甲午
春二月朔日食 夏四月彗星見 乙未 春二月
周廢佛道教周更鑄五行大布錢 朔日食
夏四月星孛于大角 陳焚文錦 丙申 夏六月
於雲龍門 冬十二月朔日食 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北周主伐齊齊主高緯
大赦走晉陽遂奔鄴 晉陽人立齊安德王高延
宗改元德昌又改元 齊主緯傳位幼子恒
隆化周主援而執之 丁酉 走鄴周入鄴追獲之

封温公尋賜死夷其族是歲北齊亡六主二十八年 梁主朝周于鄴 北周毀壯麗宮室焚九尾狐 省宮嬪 自此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戊戌 春三月北周始制幞頭 夏六月周主邕殂太子贇即位是爲宣帝改元宣政 閏月周立楊氏爲后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己亥 春二月周治洛陽宮復佛像作乞寒胡戲 周主贇自稱天元皇帝傳位於太子闡是爲靜帝改元大象 周徙石經還洛陽

庚子 夏五月周天元殂楊堅自爲大丞相總朝政 冬十二月楊堅進爵隋王加九錫以高熲爲司馬

辛丑 春二月周楊堅纂位稱帝國號隋改元開皇元年廢周主闡爲介國公盡滅宇文氏之族 是歲周亡五主二十五年 隋主堅都長安謀併江南以賀若弼鎮廣陵韓擒虎守廬江 隋徵蘇威爲太子少保 隋定服色始服黃

壬寅 春正月陳主頊卒次子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即位是爲後主 秋七月陳京口至荊州江水如血 八月夜有聲如風水相擊

癸卯 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甲辰 春正月朔日食 隋頒張賓劉暉等所造甲子元曆 梁主入朝于隋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乙巳 春正月朔日食 隋頒牛弘所修五禮 隋初置義倉 梁主巋卒子琮立 陳殺人傳絆 隋築長城

丙午 後梁主琮廣運元年 隋頒曆于突厥

丁未 陳臨平湖開 陳主自賣千佛寺爲奴厭之改元禎明 秋九月隋滅梁以蕭琮爲莒公是歲後梁亡三主三十三年通前梁四主共八十九年 西域大食國人始至中國回回始此

戊申 陳東冶鐵飛 隋下詔伐陳

己酉 隋文帝開皇九年韓擒虎賀若弼滅陳執其主叔寶獻俘京師 斬張麗華誅施文慶等五人以謝三吳 是歲陳亡五主五十三年 蘇威作五教使民誦之

庚戌 十 江南亂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儈皆起兵反遣楊素討平之以定嶺表功封馮寶妻沈氏爲譙國夫人

辛亥 十一 春二月晦日食

壬子 十二 秋七月晦日食 冬韓擒虎卒 以楊素高熲專掌朝政賀若弼除名

癸丑 十三 春二月作仁壽宮於岐州之北丁夫死者萬數其後唐太宗修以避暑更名九成宮 禁藏讖緯 秋七月晦日食 詔議明堂制度尚書牛弘等議久不決罷之

甲寅 十四 夏四月行新樂萬寶常聞之泣下曰淫厲而哀不久矣 六月給公卿以下職田 冬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脩其宗祀官給器物 王劭上皇隋靈感志

乙卯 十五 春收天下兵器 夏焚相州所貢綾文布於朝堂

丙辰 十六 以光華公主妻吐谷渾 制工商不得仕進 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 十七 以安義公主妻突厥可汗

戊午 十八 禁畜猫鬼 自長安至仁壽宮置行宮十二所

己未 十九 獨孤后譖免高熲

庚申 二十 晉王楊廣結獨孤后楊素譖廢太子勇爲庶人立廣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辛酉 二十一 春正月改元仁壽 二月朔日食 夏六月大雷風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 廢太學及州縣學尋改國子爲太學

壬戌 二十二 獨孤后卒 廢蜀王秀爲庶人 大理卿梁毘論楊素專權始禍下獄 帝亦始忌素

癸亥 二十三 龍門王通獻太平十二策不報

右甲子五十五年 梁武六年 簡文二年 元帝三年 敬帝二年 陳武帝三年 文帝七年 廢帝二年 宣帝十二年 陳後主九年 不論 隋文帝二十三年

甲子 隋文二十四 夏六月有星入月 長人見于鴈門 秋七月隋主疾太子楊廣居殿中逼烝父侍陳夫人不從隋主覺恚怒呼柳述元巖召前太子勇楊素矯詔召廣令右庶子

張衡侍疾俄而隋主崩咸謂衡弒之廣先烝陳夫人而後發喪即位矯詔賜勇死　冬十一月陳叔寶卒　乙丑　隋煬帝楊廣大業元年　立晉王昭爲太子　以洛陽爲東京　命楊素營洛陽宮室　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數萬艘築西苑周二百里月夜從宮女數千騎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八月如江都　是年熒惑入太微　丙寅　二　太子昭卒封昭子倓爲燕王侗爲越王侑爲代王　始置進士科　楊素卒徵天下散樂　丁卯　三　春正月長星竟天二月彗星見　北巡次榆林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　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殺高頴宇文弢賀若弼　至金河幸啓民可汗帳宴御史大夫張衡宅三日殺故太子勇之子儼兄弟六人　戊辰　四　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　倭國入貢　如五原巡長城　營汾陽宮　徵天下鷹師　秋九月彗

星見　己巳　五　巡河右　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　庚午　六　春正月有盜數十人素冠練衣焚香持花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衛亂平之　都下連坐千餘家　諸蕃來朝陳百戲以示　三月如江都　以王世充領宮監　穿京口至餘杭河入百餘里　辛未　七　自將擊高麗　山東河南大水底柱崩堰河逆流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壬申　八　大發天下兵百餘萬擊遼全軍覆沒　山東大旱　殺張衡妾告衡怨望　癸酉　九　楊素子楊玄感起兵圍洛陽　劉元進起兵餘杭　唐公李淵爲弘化留守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甲戌　十　離石汲郡兵起　太史令庾質以直諫被殺　乙亥　十一　以讖殺李渾夷其族　孔雀集朝堂羣臣稱賀　以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令江都更造龍舟　李子通起兵東海　朱粲起兵城父　丙子　十二　作毘陵宮　大業殿災　夏五月朔日食

納言蘇威以言盜賊除名　如江都　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翟讓李密兵起　林士弘建號于江南稱楚　以李淵爲太原留守　竇建德取饒陽　羅藝起兵涿郡　丁丑　十三　竇建德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翟讓李密據興洛倉　讓推密稱魏公　劉武周起兵馬邑取汾陽宮　梁師都起兵朔方建號稱梁薛舉起兵隴西稱秦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稱臣於突厥請兵　李軌起兵河西稱涼王　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使鉅鹿道士魏徵爲啓謝密　密召徵掌記室　李密取黎陽倉泰山道士徐洪客以書勸密直向江都號令天下密招之不出　李淵入關羣盜悉降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　李淵立代王侑自爲大丞相河池太守蕭瑀以郡降唐　戊寅　春三月宇文化及弒隋主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夏五月王世充等立隋越王侗於洛陽改元皇泰　唐王李淵即帝位改元武德立子建成爲太子　世

民爲秦王廢隋主侑爲酅國公　秋八月宇文化及酖殺秦王浩稱帝國號許改元天壽　是年李密與隋戰兵敗降唐封邢國公　後叛盛彥師討斬之　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　後梁宣帝曾孫蕭銑稱帝江陵建元鳴鳳　竇建德定都樂壽稱夏王建元五鳳　李軌降唐封涼王復叛稱帝建元安樂　朱粲稱帝山南國號楚建元昌達高開道據漁陽稱燕王建元始興徐世勣降唐賜姓李　羅藝降唐爲幽州總管薛舉卒子仁杲繼唐王李世民平之　大乘高曇晟建元法輪　己卯　夏四月王世充篡位國號鄭改元開明廢隋主侗尋弒之諡爲恭帝隋遂亡　竇建德執宇文化及于聊城斬之收傳國璽爲隋主發哀闕王世充弒侗始建天子旌旗　秋八月楊侑卒　是年沈法興稱帝毘陵國號梁建元延康　李子通稱帝江都國號吳建元明政　唐安興貴執李軌殺之河西平杜伏威降唐爲和州總管　徐圓朗降唐爲兗

州總管　王世充將秦叔寶程知節降唐　朱
粲降唐封楚王後殺唐使奔洛陽　李世勣父
爲竇建德所執奔降建德虜王世充將劉黑闥
獻建德　唐主淵以宿隙殺劉文靜靜有妾無
寵使其　庚辰　秦王世民擊破宋金剛尉遲敬德
兄上變　降　高開道降以爲蔚州總管賜
姓李　突厥立楊道政爲隋王居定襄　辛巳　秦
李子通滅沈法興　李世勣復歸唐　王
世民圍王世充于洛陽竇建德將兵救之世民
擒斬建德世充降赦之　初行開元通寶錢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徐圓朗應之
唐主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館
延文學之士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番進講　遣
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以歸殺之　杜
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高開　壬午　秦王世民討
道叛稱燕王爲其下所殺　徐圓朗杜伏
威入朝　李子通叛唐伏誅　洗　武德太
氏子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　癸未　劉黑闥

敗走諸葛德威擒斬之　徐圓朗走　武德
死　王摩沙自稱元帥改元進通　甲申　七
初定口分　乙酉　八　詔許突厥　丙戌　九　春正
世業法　吐谷渾互市　月詔祖孝
孫定雅樂　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
復經天秦王世民弑太子建成殺齊王元吉并
其子十人世民立爲太子決軍國事　以王珪
魏徵爲諫議大夫　高祖自稱太上皇　秋八
月世民即位　唐太宗貞觀元年　制諫官
是爲太宗　丁亥　隨宰相入閣議事　分天下
爲十道　春閏三月朔日食　秋九月朔日　戊
食　以蕭瑀爲左僕射長孫無忌爲右僕射
二　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
子　師　春三月朔日食　梁師都爲其下所殺
詔舉堪爲　巳丑　三　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左右
縣令者　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
中郎將常何薦馬周　四　春正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食　庚寅　李靖破突厥於陰山

林邑入貢　四夷君長請帝爲天可汗　五
許之　杜如晦卒　秋七月朔日食　辛卯　以
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入萬　六　春正月朔
口　殺大理寺丞張蘊古　壬辰　日食　省內外
官定制爲七　癸巳　七　縱囚來歸詔赦之　甲午
百三十員　頒新定五經于天下
入　遣黜陟使分行天下　夏五月朔日食
李靖爲特進三二日至中書平章政事　吐蕃
遣使　九　夏五月太上皇　十　長
入貢　乙未　崩　李靖破吐谷渾　丙申　皇后崩　孫
禁上書告訐者　黜治書侍御　丁酉　十一　春
史權萬紀　定十道府兵之制　三月朔日
食　南平公主嫁王珪子敬直行婦禮　戊戌　二十
秋七月穀洛溢　冬以武氏爲才人
頒氏族志　十三　王珪卒　夏五月
閏二月朔日食　春　己亥　魏徵論十漸　秋八月
朔日　庚子　十四　增築學舍增廣生員
食　命孔穎達會諸儒撰五經正義　辛丑

十五　以文成　壬寅　十六　以岑文　癸卯　十七
公主嫁吐蕃　本專知機密　魏徵
卒　上爲製碑圖功臣於凌煙閣　太子承乾謀
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太子以魏王泰爲東
萊郡王　以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爲
東宮官　夏六月朔日食　誅侯君集　踣魏
徵　甲辰　十八　廢太　乙巳　十九　親征高麗
碑　子承乾卒　師還殺侍中劉洎
遣使祀魏徵復立所　二十　春三月詔皇
踣碑　祭戰亡士卒　丙午　太子聽政　閏三月
朔日　丁未　二十一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食　從祀孔子　上欲復征高麗發江南
造大　戊申　二十二　以讖殺李君羨　房玄齡
船　卒　遺表諫伐高麗　秋八月朔日食
巳酉　二十三　李靖卒　夏五月太宗崩太子
治即位是爲高宗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
詔輔政　徵李世勣爲開府儀同三　高宗
司　秋八月地震　冬十一月地震　庚戌　永徽

元年 詔曰引刺史入閤問民罪獻
疾苦 夏四月地震 六月地震 辛亥二 鷹隼犬馬
者 三 以褚遂良爲吏部 四 房
焚觽 壬子 尚書 立子忠爲太子 癸丑 玄齡子
遺愛及高陽公主謀立荆王元景事覺俱伏誅
并殺吳王恪 秋八月隕石有聲如雷 以褚
遂良爲 五 以才人武氏爲昭儀 上在
右僕射 甲寅 萬年宮夜大水漂溺三千餘人
乙卯 六 武昭儀自殺其女以誣后 李義府
表請立武氏爲后褚遂良韓瑗來濟爭之
貶遂良潭州都督 李勣許敬宗勸立武氏
廢王后立武氏爲后命百官四夷內外命婦朝
武氏 以李義府參知 七改元顯慶 廢
政事武氏弑故后王氏 丙辰 太子忠立武氏子
弘爲太子年四歲 贈武 八 以李義府
后父武士彠爵周國公 丁巳 兼中書令許敬
宗爲侍中杜正 九 尉遲敬德 十
倫爲中書令 戊午 卒 褚遂良卒 己未 許敬
宗誣長孫無忌謀反黔州安置并誣褚遂良于
志寧柳奭韓瑗詔追削遂良官爵貶志寧榮州
刺史無忌自 十一 夏六月朔日食 辛酉
殺奭瑗棄市 庚申 秋令武后決百司奏事
十二 改元龍朔 上與 改侍中
武后幸李勣許圍師第 壬戌 十三 爲左相中書令
爲右相以許 十四 以李義府爲
圍師爲左相 癸亥 右相贓敗流嶲州
右甲子五十六 隋文一年煬帝十二年恭帝
一年唐高祖九年太宗二十
三年高宗
十四年
甲子 高宗十五改元麟德 武 十六 行
后誣故太子忠謀逆賜死 乙丑 麟德曆
以姜恪同三品 春閏三月朔日食 以陸
敦信爲右相 上東巡幸壽張民張公藝家 丙
十七改元乾封 封禪太山 尊老聃爲太
寅 上玄元皇帝 李義府死 劉仁軌爲右相

李勣伐 丁卯 十八 秋八 戊辰 十九改元總章
高麗 月朔日食 夏四月彗星見
千五車 李勣等平高麗分爲州縣立安東都
護府 以姜恪嚴立本爲左右相 京師山東
江淮 二十 徙高麗人於江淮山南京西
旱饑 己巳 諸州 夏六月朔日食 秋九月大
風海溢李勣死 二十一改元咸亨 春
以身言書判取人 庚午 二月東南有聲如雷
夏六月朔日食 旱 二十二 冬十
饑武后請避位不許 辛未 一月朔日食 壬申
二十三 許敬宗死 二十四 詔劉
冬十一月朔日食 癸酉 仁軌改修國史 甲戌
二十五 春三月朔日食 封武氏兄子承嗣
爲周國公 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改元
上 二十六 武后殺太子弘諡以孝敬皇
元 乙亥 帝 立子賢爲太子 冬十月彗星見
角 二十七改元儀鳳 遣使如違方注擬
亢 丙子 秋七月彗星見東井 以狄仁傑爲侍
御 丁丑 二十八 以高藏爲朝鮮王扶餘
史 隆爲帶方王遣歸故地安輯餘衆 戊寅
二十九 春正月百官 己卯 三十改 庚辰 三十
四夷朝 武后於光順門 元調露 一改
元永隆 武后廢太子賢以英王 辛巳 三十二
哲爲太子 冬十一月朔日食 秋八月
河南河北大水 九月彗星見天 三十三
市 改元開耀 冬十月朔日食 壬午 改元永
淳 立孫重照爲皇太孫 夏四月朔日食 癸
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李善感諫營宮室
未 三十四改元弘道 冬十二月丁巳高宗崩
太子哲立是爲中宗後更名顯武后臨朝稱
制 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 甲申 唐中宗嗣聖
炎爲中書令劉景先爲侍中 元年 立妃
韋氏爲后 春二月武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
王旦爲帝改元文明 即睿宗 秋九月武后改
元光宅 殺故太子賢 改服色官名 立武氏七
廟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李敬業起兵討

武后不克尋陂殺乙酉武后二年改元垂拱遷帝顯于房州春三月武后以所發僧懷義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請官之不報丙戌三武后置銅匭受密奏以告密人索元禮按制獄不用酷吏周興來丁亥四雌俊臣以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雞變雄號州楊初成嬌制募人迎帝顯于房州戊子五武后殺之武后流李孝逸于儋州武后加號聖母神皇作天堂以僧懷義爲威衛大將軍封梁國公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武后己丑六改元永昌武后自遂大殺唐宗室名曌十一月爲載初元年始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庚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寅七改元天授春二月武后策貢士殿試自此始僧法明僞作大雲經言武氏當代唐秋九月武后改國號曰周稱皇辛卯八流酷帝以豫皇旦爲太子易姓武吏周興于

何嶺南爲仇家所殺以狄仁傑壬辰九夏四同平章事夏四月朔日食月朔日食改元如意秋九月改元長壽貶狄仁傑魏元忠爲縣令武氏殺其子婦劉氏命宰相譔時政記癸巳十以婁師德同平章事酷月送史館以吏誣皇嗣有異謀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以明其不反武曌自號甲午十一金輪聖神皇帝秋九月朔日食改元延載以僧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武曌加越古之號尋又加慈氏鑄天樞高一百五尺用銅鐵二百萬觔刻武后功德立於乙未十二端門之外僧懷義燒明堂置不問改元證聖又改元天冊萬歲二月朔日食武后陰使人殺其所發僧懷義武后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武后從丙申十三改元萬歲登孫武攸緒棄官隱嵩山封又改元萬歲通天起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婁師德同平章事以姚元崇爲夏官侍郎以徐有功爲殿

中侍御史變丁酉十四改元神功鑄九州張昌宗張易之鼎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衛士十餘萬人自玄武門曳入置通大宮酷吏來俊臣伏誅狄仁傑同平章事置員外官數戊戌十五改元聖曆春三月武后用狄仁干傑言召帝顯還東都皇嗣旦請避位於其兄復以帝顯爲太子改姓武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使蘇味道姚元崇魏元忠同平章己亥十六帝顯在東宮二月武后疾事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后命武后厚賞之武后命帝顯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婁師德卒初師德薦狄仁傑于武后仁傑不知意頗輕之以狄仁傑爲內史武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觀舍利仁傑叩庚子十七改元久視諫武后中道而還夏五月朔日食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改控鶴監爲奉宸府張易之主之武后春秋頗高猶選少年侯

祥等爲內供奉六月狄仁傑辛丑十八改元卒冬十月復以建寅爲正月太足又改長安武邑人蘇安恒疏請禪位東宮后召見賜食慰諭之三月雨雪蘇味道率百官賀瑞冬十一月武后復崔壬寅十九始設武舉癸玄暐爲天官侍郎秋九月朔日食卯二十春三月朔日食秋九月朔日食既武后以張易之譖貶同平章事魏元忠爲高要尉流鳳閣舍甲辰二十一楊再思以諂媚人張說于嶺南得爲內史左補闕戴令言以譏再思貶長社令姚元之乙巳唐中宗神薦張柬之崔玄暐同平章事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張昌宗伏誅中宗復位大赦改元神龍遷武氏于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錄反正功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爲內史敬暉桓彥範爲納言李[illegible]進官賜爵有差革去周號復唐制度

流貶尚宰相韋玄慶房融崔神慶于嶺南以
楊再思同三品　出姚元之爲亳州刺史復
韋后贈父韋玄貞爲上洛王　帝偕韋后視朝
縱胡僧慧範出入宮禁桓彥範諫不聽　以武
三思爲司空帝微行幸其第計賜敬暉等五人
王爵而罷其政事以宋璟爲黃門侍郎　徵武
攸爲太子賓客固辭還山　丙午　二　制太平安
秋九月武后卒年八十二　樂公　上各開府
置官屬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品階武
三思貶敬暉等爲遠州司馬使周利用稱御史
至嶺外推鞫柬之玄暐已死彥範縛曳竹槎之
上肉盡至骨後杖殺之暉冎而殺之恕已服野
葛汁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　丁未　三　改元景
殺之　立衛王重俊爲太子　龍　秋七
月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發羽林兵誅武三思武
崇訓兵潰而死　殺蘇安恒　冬十二月朔日
食　彗星出西方　戊申　四　春宮中言皇后衣笥
遣使往江淮贖生　有五色雲起上令布之

天下迦葉志忠上桑條韋歌編之樂府　三月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夏四月　置修
文館學士以李嶠等二十人爲之命女官上官
氏第其文　秋七月星孛胃昴　安樂長寧公
主上官倢伃皆以斜封墨敕除官　徵武攸緒
入朝不受寵錫而去　安樂公主再適其夫之
弟武　己酉　五　觀宮女拔河戲開宮市　秋七
延秀　月星孛紫宮　冬十一月祀南郊皇
后亞　庚戌　春正月上觀燈於市里　同韋后微行
獻　縱宮女數千人出遊　五月宴近臣
癸酒祝欽明作八風舞　夏六月韋后安樂公
主合謀於餅中進毒弒中宗立溫王重茂改元
唐隆宗楚客勸韋后如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
領南北軍相王旦子臨淄王隆基起兵誅韋
后安樂公主宗楚客武延秀等盡滅韋氏之族
尊父旦爲帝是爲睿宗改元景雲廢重茂復爲
溫王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秋八月汴州刺
史鄭愔與譙王重福舉兵欲誅韋氏改元中元

敗死愔族誅　罷斜封官數千人以姚元之
爲中書令　以公主爲女道士以薛訥爲幽
州節度使節　辛亥　景雲二　命太子隆基監國
度使始此　置十道按察使按察使始此
壬子　改元太極　春正月合祭天地于南郊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秋八月傳
位于太子隆基自立爲太上皇太子隆基
即位是爲明皇改元先天　九月朔日食　癸丑
玄宗明皇開元元年　春正月詔衛士二十五
入軍五十而免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　六月
以郭元振同三品　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
死以宦者高力士知內侍省事　冬十月講
武驪山流郭元振於新州斬給事中唐紹以
姚元之同三品張說使御史趙彥昭彈之十
二月姚元之復名崇說上出張說爲相州刺史
左拾遺劉彤議鹽鐵　劉幽求罷以盧懷愼同
平章　甲寅　二　春正月　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事　置左右教坊　二月朔太史奏日食

不應姚崇表賀　三月毀武后天樞　秋七月
溫王重茂卒於房州謚曰殤帝作興慶宮
八月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玄降鑒方建
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　冬十二
月以趙麗妃子　乙卯　三　初置翰林　丙辰　四
嗣謙爲皇太子　院及侍讀官　春召
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夏六　丁巳　五　張九齡請
月太上皇崩　姚崇薦宋璟　行郊祀詔訪
逸　戊午　六　春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
書　受夏敎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
爲道　己未　七　五月　庚申　八　春正月宋璟蘇
士　朔日食　頲罷以源乾曜張嘉
貞同平章事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　辛酉
爲坐像始詔孔門弟子從祀　遲穀謚
九　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九月朔日食　姚
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　命僧一行造新曆梁
令瓚造黃　壬戌　十　夏五月伊汝水溢　六月
道遊儀　博州河決　始增制九廟　秋

安南亂遣宦者楊思勗討平之 募兵
充宿衛從張說之議也府兵之制始廢 癸亥 十一
春正月北巡以并州爲太原府置北都 夏五
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士修書侍講 以張說
爲中書令 改政
事堂爲中書門下

右甲子五十七 高宗二十年中宗二十六年武后不論睿宗二年玄宗十

二年

甲子 開元十二 以宦者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 廢后王氏 冬閏十二月朔日食
乙丑 十三 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張說薦張九齡可備顧問 東封泰山 王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 大有年
丙寅 十四 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張說罷 河南北大水 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丁卯 十五 作十王宅百孫院
戊辰 十六 行開元大衍曆 以蕭嵩同平章事
己巳 十七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以蕭嵩兼中書令
庚午 十八 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冬十月朔日食
辛未 十九 王毛仲有罪賜死 裴光庭奏用循資格 夏六月彗星見 洺水溢 置太公廟如孔廟制
壬申 二十 春二月朔日食 秋八月朔日食 開元禮成
癸酉 二十一 裴光庭卒 以韓休同平章事 制選有才行者臨時擢用 七月朔日食 冬宋璟致仕 蕭嵩韓休罷 起復張九齡及裴耀卿同平章事
甲戌 十二 二 春秦州地震壓死四千餘人 李林甫以結宦官媚武惠妃得同三品 是日大風拔木 恒山方士張果自言唐堯時爲侍中上迎爲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歸山 冬十二月朔日食 置病坊
乙亥 二十三 冬閏月朔日食 冊楊玄琰女爲壽王妃
丙子 二十四 皇太子更名瑛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契丹敗 張九齡論以死帝赦之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東都地震 張九齡罷
丁丑 二十五 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置玄學博士 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廢太子瑛爲庶人 御史周子諒劾牛仙客廷杖流竄道死 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 宋璟卒
戊寅 二十六 以牛仙客爲侍中 以王璵爲祠祭使始用楮爲錢以祭 立忠王璵爲太子改名亨 秋九月朔日食 冊南詔爲雲南王
己卯 二十七 追諡孔子爲文宣王第子爲公侯伯
庚辰 二十八 張九齡卒 春三月朔日食
辛巳 二十九 洛水溢 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
壬午 三十 改元天寶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 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牛仙客卒 以李適之爲左相
癸未 三十一 安祿山入朝 尊老聃爲先天大皇帝 皐陶爲德明皇帝 廣運潭成 加韋堅左散騎常侍
甲申 三十二 改年爲載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始祀九宮貴神
乙酉 三十三 以子壽王瑁妃楊太真爲貴妃 上自言聞空中神語
丙戌 三十四 李林甫引用吉溫羅希奭 李適之罷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丁亥 三十五 李林甫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 王琚李適之自殺 除絞斬條 李林甫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試之表賀野無遺賢 安祿山出入禁中 制僧尼令祠部給牒 冬十月偕貴妃如驪山浴溫泉每歲十月俱幸 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戊子 三十六 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賜安祿山鐵券 以貴妃從兄楊釗判度支事 其諸姊爲國夫人
己丑 三十七 帥羣臣觀左藏 賜楊釗金紫 加祖宗及諸后號謚
庚寅 三十八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秋八月五星聚箕尾 賜楊釗名國忠 冬十月得妙寶真符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激南詔反

辛卯 三十九 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鮮于仲通擊南詔大敗死者六萬人楊國忠
掩其敗復募兵擊之 安祿山擊契丹大敗 楊國忠遷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 四十 改吏
兵刑部爲文武憲部 李林甫死以楊國忠爲右相 癸巳 四十一 追削李林甫官爵剖
其棺子孫流嶺南黨與坐貶者五十餘人 甲午 四十二 加安祿山左僕射 以楊國忠
爲司空是日雨土 李宓擊南詔全軍敗沒楊國忠以捷聞 韋見素同平章事 乙未
四十三 安祿山反 陷河南諸郡 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殺高僊芝封常清 以哥舒翰
爲副元帥 平原太守顏眞卿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 丙申 安祿山自稱大燕皇
帝改元聖武 以許遠爲雎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 以李光弼爲河東
節度使尋又以爲河北節度使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
敗之復河北十餘郡 子儀等請引兵取范陽不從 楊國忠逼哥舒翰出關與賊戰大敗于靈
寶翰降賊 賊遂入關 明皇出奔蜀次于馬嵬諸將誅楊國忠及楊太眞 發馬嵬留皇太子
亨討賊 皇太子至平凉 安祿山遣孫孝哲陷京師殺妃主皇孫數十人 陳希烈張垍等
降賊 秋七月甲子太子亨自立于靈武改元至德是爲肅宗遙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
平章事 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至靈武以爲叅謀長史 郭子儀將兵至靈武
李光弼引兵赴太原 八月己亥帝自成都遣使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 永王璘反 丁
酉 至德二 春正月帝居彭原 安祿山子慶緒殺祿山 帝聽張良娣李輔國譖殺其子
建寧王倓 李成式討永王璘璘敗死 微苗晉卿爲左相 上皇遣使祭張九齡 以郭子
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 制以官爵賞功 賊攻睢陽張巡遣南霽雲告急賀蘭進明援兵不

救 秋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敗安慶緒退保相州 收復兩京請上皇還京師 賊陷雎陽張
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等皆死之 李泌歸衡山 帝始入京師上皇還自成都 加郭子儀
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臣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
然蔣淸麗堅等官其子孫 定陷賊官六等罪陳希烈等伏誅 史思明降 戊戌 三 改元乾
元復以載爲年 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卿立張氏爲后 立子俶爲太子更名豫 命郭
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 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 遣宦官察軍
中所欲立者裨將李懷玉殺玄志子推裨將侯希逸從之節度由軍士廢立此始 己亥
四 史思明復反自稱燕王 春二月月食既三月九節度兵潰于相州 史思明殺安慶緒
稱大燕應天皇帝改元順天 魚朝恩譖郭子儀召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

帥 李光弼大敗史思明於河陽 庚子 五 改元上元 以李光弼爲太尉 以郭子儀
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夏四月彗星見于婁胃閏月彗又見于西方 追諡太公望爲武成王
以苗晉卿爲行侍中 以劉晏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李輔國矯制遷上皇於西內流高力
士於巫州 陳玄禮致仕 辛丑 六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史思明子朝義殺思
明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以宦官李輔國爲兵部尚書 九月置道場于三殿飾宮
人爲神帝 命大臣膜拜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 敗劉晏以元載爲度支鹽鐵等使
壬寅 七 賜郭子儀爵汾陽王 以元載同平章事 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楚州獻寶王
羣臣表賀 改元寶應 建巳月太上皇玄宗崩年七十八 上有疾 以太子豫監國 復以寅月
爲歲首 以巳月爲四月 是月肅宗崩 李輔國逼張后下殿弒之 太子豫即位 是爲代宗 以李輔

國爲司空號尚父而不名尋進爵博陸王　爵
李光弼臨淮郡王　帝遣盜殺李輔國以賊降
將張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
臣　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召李泌　癸卯
代宗廣德元年　以劉晏同平章事兼度支等
使　宦官程元振殺平章事來瑱　史朝義賊
將田承嗣以莫州降　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斬
史朝義上用僕固懷恩言以賊將薛嵩田承
嗣李懷仙爲河北諸鎮節度使　唐失河北自此
始　楊綰請罷明經進士科察舉孝廉　徵僕
固懷恩入朝不至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盡
取河西隴右地程元振不以聞涇州刺史高暉
降吐蕃爲鄕道　冬十月吐蕃深入帝走陝州
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郭子儀兵至
吐蕃兵潰子儀復京師放承宏於華州高暉伏
誅　太常博士柳伉請誅程元振流元振道死
十二月　帝還京師仍以魚朝恩　二　立雍
總禁兵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甲辰　王适爲太

子　改魏博爲天雄軍　僕固懷恩反以劉晏
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以楊綰言罷孝弟力田
及童子科稅青苗錢　三改元永泰　命文
給百官俸李光弼卒　乙巳　武十三人於集賢殿
待制　旱斗米千錢　以李抱貞爲澤潞節度
使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
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已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
仁王經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道死虜
圍涇陽郭子儀與回紇盟吐蕃夜遁　漢州刺
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始制樞密使
以宦官　丙午　四改元大曆元載請論事者先白
參掌　宰相顏眞卿疏論之貶眞卿爲峽
州別駕以宦官魚朝恩判國子　丁未　五　杜鴻
監事　冬十二月彗星見瓠瓜　漸薦崔旰
爲西川節度使賜名寧　六　上幸章敬寺
魚朝恩作章敬寺　戊申　度僧尼千人　春
三月朔日食　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建書院
於殿側以議大事欲以爲相固辭　秋八月吐

蕃寇靈武李晟屠之遂還　幽州　己酉　七　郭
將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代之　子儀徙
鎮邠州杜鴻漸　八　用元載計誅魚朝恩
病削髮而卒　庚戌　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
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九　河北旱　帝
五月又見於北方　辛亥　欲收元載以李
栖筠爲御史大夫　壬子　十　盧龍將士殺其節
韓滉判度支　度使朱希彩以朱泚代
之　癸丑　十一　昭義節度薛嵩卒子平讓叔父崿
爲留後奉父喪逃歸鄕里　永平節度
令狐彰卒封府庫以請命將士欲立其子建
誓死不從舉宗西歸　晉州男子郇模獻三十字
召見　賊將田承嗣爲安史父子立四聖祠上
諷令毀之加平章事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
瑊拒却之　元載　十二　以永樂公主妻
奏請城原州不從　甲寅　賊將田承嗣之子田華
胡僧不空死贈司空賜　十三　田承嗣反
爵肅國公　朱泚入朝　乙卯　詔諸鎮兵討之李

正已按兵不進　十四　田承嗣請　十
冬十月朔日食　丙辰　入朝詔赦其罪　丁巳　五
誅元載籍其家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
事　秋七月楊綰卒　以顏眞卿爲刑部尚書
九月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　久雨度
支韓滉誣奏河中有瑞鹽諫官蔣鎭附之　戊午
十六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猫鼠同乳　十
宰相常衮帥百官賀崔祐甫不從　己未　七
田承嗣死從子悅自爲留後　淮西將李希烈
逐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尋爲節度
使　夏五月代宗崩太子适即位是爲德宗郭
子儀攝冢宰　常衮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
郭子儀等表其非罪貶衮爲潮州刺史復以祐
甫同平章事　淄青節度使李正已獻錢三十
萬緡詔以賜將士　上以東宮侍讀張涉爲翰林侍
讀學士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崔祐甫薦楊
炎張涉薦喬琳並同平章事時有李泌顏眞卿
則不之及　沈旣濟上選舉議　冬十一月喬

琳罷上出足跡張泚　十二月立宣王誦爲太
子　詔如舊制財賦皆歸左藏　是月晦日食
庚申 德宗建中元年　始作兩稅法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　貶劉晏爲忠州刺史楊
炎誣殺之　以陸贄爲翰林學士　以朱泚爲
涇原節度使　以術士桑道茂言築奉天城
辛酉 二　成德節度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田悅舉兵
寇邢洺　郭子儀卒　盧杞譖罷楊炎以張鎰
同平章事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　平
盧節度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救
田悅　盧杞誣殺楊炎　盧杞引裴延齡爲集
賢直學士　上以藩鎮阻兵漕運路絕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
壬戌 三　馬燧等大破田
悅等于洹水　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李惟岳
朱滔王武俊反　發兵救田悅　詔李懷光討之
召朱泚入朝留居京師　盧杞惡張鎰忠直出
爲鳳翔節度使　引關播同平章事　戒不得言事

陳少遊重斂求寵上以爲同平章事　朱滔田
悅王武俊李納皆稱王　李希烈稱天下都元
帥
癸亥 四　春正月關播以李元平善談兵目爲將相之器薦知汝州　李希烈陷汝州
縛元平而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
元平遂降希烈委身事之　盧杞惡顏真卿遣
宣慰李希烈至則朱滔等四人遣使勸希烈稱
大號逼脅真卿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
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何不以一劍相與
快公心事耶希烈謝之　秋八月李希烈寇襄
陽詔發涇原兵救之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
因賜予不給欲取瓊林大盈二庫金帛遂作亂
宦官白志貞所募禁兵皆有名無實召之無一
人至者德宗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
貴妃以傳國璽繫衣中奔奉天　涇原節度姚
令言迎朱泚入宮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
克被害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附于朱
泚　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

李忠臣爲侍中源休同平章事張光晟蔣鎮俱
受僞官立弟朱滔爲皇太弟源休勸泚殺唐宗
室七十七人樊系代泚撰冊文成仰藥而死泚
衆兵圍奉天　十一月李晟兵入援與渾瑊兵
敗朱泚奉天圍解　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兵入
援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姦佞盧杞恐其發己
姦不許入見言于上令其徑取長安懷光頓兵
不進上表暴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杞等遠州
司馬　關播罷　李希烈陷汴滑州
陳少遊叛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

右甲子五十八 玄宗三十二年肅宗七年 代宗十七年德宗四年

甲子 德宗五改元興元　春正月下罪己詔大赦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李希
烈僭稱楚帝改元武成以李元平爲宰相　蕭
復以直言出爲江淮安撫使　李懷光反與朱
泚連兵德宗奔梁州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田
悅尋以緒爲節度使　姜公輔以諫造塔罷爲

左庶子　朱泚更號漢改元天皇　涇原將田
希鑒殺其節度使馮河清附于朱泚　夏六月
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
降　秋七月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李懷
光殺之　車駕還長安　徵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八月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　以李勉同平章
事　冬閏十月李晟誅田希鑒　十一月加韓
滉同平章事初人言滉聚兵修城陰畜異志上
以問李泌泌曰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
其子皐爲郎不敢歸省且上章以百口保滉上
即令皐歸省是歲天下旱蝗關中斗米千錢滉
即發米百萬石至京師貢無虛月朝廷賴之
乙丑 六改元貞元　以盧杞爲澧州別駕尋死　馬燧渾瑊平河中李懷光縊死初懷光子
璀爲監察御史告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宜早
爲備德宗問其何策自免曰臣父敗唯有死而
已至是璀自殺　陝虢兵亂殺其節度使詔以
李泌爲都防禦轉運使　以韋皐爲西川節度

使召張延賞入相李晟表陳其過以延賞爲左僕射**丙寅**七李泌開集津至三門運道以避底柱之險淮西將陳僊奇因李希烈有疾使醫毒殺之以蔡州降以僊奇爲淮西節度使僊奇將吳少誠復殺僊奇以吳少誠爲留後令李晟與張延賞釋怨**丁卯**八以張延賞同平章事以淮西戍兵自鄜州叛歸過陝李泌邀擊斬之以柳渾同平章事韓滉卒以宦官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用張延賞言以李晟爲太尉罷其兵柄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以李泌同平章事李泌議復府兵請募戍卒屯田京西張延賞死郜國大長公主其女爲太子妃因欲廢太子以李泌切諫而止妖僧李軟奴作亂伏誅以李泌密奏無連及者冬十一月京師東都河中地震是歲太陰上畋于新店復民趙光奇家**戊辰**九夏四月吐蕃寇涇邠寧慶鄜州李泌薦

處士陽城徵爲諫議大夫吐蕃寇西川韋皐遣兵擊破之回紇改回鶻以咸安公主歸之**己巳**十同平章事鄴侯李泌卒以竇參同平章事**庚午**十一吐蕃陷西安**辛未**十二吐蕃寇靈州回鶻擊敗之遣使來獻俘**壬申**十三竇參族子竇申招權受賂恐陸贄進用陰與諫議大夫吳通玄作謗書以傾贄上察知之貶參柳州別駕通玄賜死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平盧節度使李納卒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姜公輔請爲道士貶吉州別駕**癸酉**十四從張滂之請初稅茶常州刺史李巽奏竇參交結藩鎭賜參死竇申杖殺賈躭盧邁與趙憬陸贄並相詔迭秉筆以處政事李晟卒**甲戌**十五陸贄論裴延齡罷爲太子賓客**乙卯**十六裴延齡譖陸贄貶爲忠州別駕諫議大夫陽城以論裴延

齡左遷司業**丙子**十七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皐並加同平章事以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裴延齡死**丁丑**十八以宦官爲宮市使**戊寅**十九以鄭餘慶同平章事初置神策統軍吳少誠反貶陽城爲道州刺史**己卯**二十以李錡爲浙西觀察使韓弘爲宣武節度使渾瑊卒**庚辰**二十一宦官竇文場薦韓全義爲蔡州招討使統諸道兵討吳少誠吳少誠襲韓全義於五樓全義大敗貶鄭餘慶以齊抗同平章事赦吳少誠復其官爵竇文場掩韓全義之敗**辛巳**二十二韋皐大破吐蕃賜皐爵南康王浙西崔善貞上封事詔送李錡錡殺之**壬午**二十三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癸未**二十四以杜佑同平章事監察御史韓愈請寬賦貶山陽令**甲申**二十五旱關內饑京兆尹李實奏歲旱不害王伾王叔

文以書碁侍太子**乙酉**春正月德宗崩太子誦即位是爲順宗永貞元年王叔文王伾用事韋執誼爲相秋七月立子純爲太子監國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八月順宗不豫自號太上皇傳位於太子純是爲憲宗韋皐卒始令史官撰日曆**丙戌**憲宗元和元年春正月順宗崩劉闢以西川叛高崇文討平之以宦官劉光琦知樞密院以宦官吐突承璀爲左神策中尉**丁亥**二杜黃裳通餽謝罷爲河中節度使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鎭海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送京師斬之籍其家財代浙西本年租賦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戊子**三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指陳政事之失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唐末黨禍起于此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爲陰山兵馬使此五季[illegible]之始以裴垍同平章事**己丑**四立子寧爲太子因李

絳言毀安國寺碑樓 成德王士眞卒子承宗自爲留後遣宦者吐突承璀率兵討之 蔡州吳少誠卒其將吳少陽殺少誠子稱留後 **庚寅** 五 貶監察御史元稹爲江陵士曹 吐突承璀失利詔雪王承宗罪復其官爵 **辛卯** 六 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省內外官八百餘員諸司流外七百餘員 以李絳同平章事 大稔斗米二錢 **壬辰** 七 太子寧卒立遂王恒爲太子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以兵馬使田興爲節度使後賜名弘正 **癸巳** 八 徵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出宮人二百車 用李吉甫策徙受降城于天德軍 **甲午** 九 李絳盧坦爭之不從 尚書 以吐突承璀爲神策中尉 蔡州吳少陽卒 **乙未** 十 吳元濟子元濟繼事 李吉甫卒 反發兵討之 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連州刺史 田弘正助討淮西 盜殺武元衡擊裴度傷首

以裴度同平章事 以韓弘爲淮 **丙申** 十一 西諸軍都統 吐蕃請互市從之 討王承宗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以皇甫鎛判度支 以王涯同平章事以柳公綽爲京兆尹以李愬爲唐鄧 **丁酉** 十二 春正月彗星見于畢 以節度使 裴度充淮西招討使 冬十月李愬擒吳元濟械送京師 賜李愬爵涼國公 裴度爵晉國公入知政事 以崔羣同平章事 **戊戌** 十三 李師道王承宗俱納款獻地 脩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賜六軍 辟仗使印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夷簡以方用兵求出鎭爲淮西節度使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 以 **己亥** 十四 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 求長生藥 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 韓愈表諫 貶潮州刺史 平盧將李悟殺李師道 淄青畫平 分爲三道 以劉悟爲義成節度使 皇甫鎛黨擠裴度 出度爲河東節度使 皇甫鎛引令狐楚同平章事

田弘正入朝 **庚子** 十五 春正月憲宗餌金丹暴兼侍中還鎭 崩或謂宦者陳弘志弑之閏月太子恒即位是爲穆宗 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以蕭俛段文昌崔植同平章事 方士柳泌伏誅 以柳公權爲翰林學士 王 **辛丑** 穆宗承宗卒 詔以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 長慶元年 以杜元穎王播同平章事 盧龍節度劉總殺其父兄數見父兄爲祟棄官爲僧 以張弘靖代爲節度使 段文昌言錢徽知貢舉不公貶徽等外任 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 盧龍軍亂囚張弘靖 推朱滔孫朱克融爲留後 尋以克融爲節度使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田弘正起田布爲節度使討之 學士元稹與樞密魏弘簡結交求進沮抑裴度上表言之以弘簡爲弓箭庫使 元 **壬寅** 二 以元稹同平章事稹爲工部侍郎 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元稹罷李逢吉同平 **癸卯** 三 以牛僧孺章事 立景王湛爲皇太子 同平章事 韓

愈爲京兆尹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誅舞文吏 李逢吉惡裴度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復以韓愈爲吏部侍 **甲辰** 四 春正月穆宗郎 李紳爲戶部侍郎 餌金丹有疾崩太子湛即位是爲敬宗 李逢吉譖李紳出紳爲端州司馬 以左拾遺劉栖楚爲起居舍人 以疾辭 李逢吉引用李虞劉栖等時號入闕十六子 太白經天 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復加裴度同平 **乙巳** 敬宗寶曆元年 牛僧孺章事 韓愈卒 求出爲武昌節度使 浙江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造龍船二十艘 李逢吉惡僕射李絳 **丙午** 二 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出之東都 幽州軍亂殺節度朱克融而以其子代之 其將李載義又殺之 滅其族 尋以載義爲節度使 冬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敬宗 立絳王悟 樞密王守澄等誅克明殺悟迎穆宗第二子江王昂立是爲文宗 以裴度攝冢

事韋處厚 丁未 文宗太和元年 以宦者王守
同平章事 澄為神策中尉 裴度等請用
高瑀為忠武節度使以革債帥之弊 鹽鐵
使王播獻銀器千綾絹十萬得同平章事 戊
二 親策舉人劉蕡對策極言宦寺之禍 黜
申之 秋七月彗星見于右攝提 王庭湊反
發兵討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路隋同平章事 己酉三 命宦官毋得衣紗錦綾羅
禁獻 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興元軍
奇巧 庚戌四 亂楊叔元激殺節度使李絳 柳公綽
為河東節度使 裴度辭位出為節度使溫造
為節度使討興元之亂誅亂軍八百人其楊叔
元首謀殺李絳因畏北司貸 五 吐蕃將
之 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辛亥 悉怛謀舉維
州來降李德裕受之牛僧孺 六 立子永
議不當受送歸吐蕃殺之 壬子 為太子
僧孺罷為淮 七 以李德裕王涯同平章 牛
南節度使 癸丑 事王涯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李德裕請罷詩賦取士 甲寅八 春二月朔日
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食 夏六月旱
秋九月彗星見太微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以李訓為翰林學士 罷李德裕為山南西道
節度使德裕乞留李宗 九 京師地震
閔不可改鎮海節度使 乙卯 以賈餗為相貶李
德裕袁州刺史李宗閔明州刺史以李固言同
平章事 鄭注為翰林學士 始正宦者陳弘
志弒逆罪誅之 陰遣人誅王守澄 加裴度
中書令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冬十一
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殺宦官不克宦官仇
士良殺訓注及王涯賈餗等十一族自是天下
皆決於宦官 以鄭 丙辰 十 改元開成 春正
覃李石同平章事 月朔日食 二月京
師地震 以李固言同 丁巳 十一 春三月彗
平章事 秋七月雨土 星見于張長八丈
餘 以陳夷行同平章 戊午 十二 以盜射傷李
事 國子監石經成 石 以楊嗣復李

珏同平章事 太子永暴卒 彗
星見于軫 詔裴度入知政事 己未 十三 春正月
彗星見于羽林又見于卷舌 裴度卒 崔鄲
同平章事 立敬宗少子成美為太子 文宗
自比周 十四 春正月文宗有疾楊嗣復
赧漢獻 庚申 李珏欲奉太子監國仇士良以太
子之立功不在已矯詔廢成美為陳王立宣宗
弟穎王瀍為皇太弟文宗崩仇士良說瀍弒成
美而自立是為武宗仇士良為開府儀同三司
左衛上將軍 二月彗星見于室 李德裕
復相 冬十一 武宗會昌元年 仇士良
月彗星見東方 辛酉 譖貶楊嗣復李珏 遠州刺
史 武宗受法籙於方士趙歸真拾遺王哲諫
坐貶 秋七月彗星見羽林加仇士良觀軍容
使 壬戌 二 李紳李讓夷同平章事 以白居
易從弟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幸涇陽校
獵高少逸鄭朗切諫擢少 三 劉沔大破
逸給事中朗諫議大夫 癸亥 回鶻迎太和公

主歸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昭義節度劉從
諫死其子稹自為留後 崔鉉同平章事 築
望仙觀於禁中 仇士良致仕
教其黨勿使人主讀書近儒
右甲子五十九 德宗二十一年順宗一年憲宗十五年穆宗四年敬宗二
年文宗十四年武宗三年
甲子 武宗四 以王起同平章事充山西道節度
使相臣除使相始此以趙歸真為道門教
授先生 削宦官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以杜
悰同平章事 加李德裕太尉衛國公 李德
裕奏貶牛僧孺為循州 乙丑五 李回鄭肅同
司馬 流李宗閔于封州 平章事 用趙歸
真言毀天下佛寺以道者劉玄靜為崇 六
玄館學士 武宗服丹藥有疾更名炎 丙寅
三月武宗疾甚宦官馬元贄立憲宗子光王怡
為皇太叔更名忱武宗崩忱即位是為宣宗

原缺第三十葉

事　六　徐商　七　楊收爲楊　八
乙酉同平章事丙戌玄价所惡罷相丁亥懷
州民逐刺史劉仁規戊子九　春正月彗星見
于琮同平章事　要附　桂州戍卒叛
不代龐勛等及還陷宿己丑十　同昌公主適
徐滁和等州江淮旱蝗拾遺韋保衡　罷
賜殺觀察使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陝州觀
察使崔蕘不恤民民作亂逐之秋八月彗星
見于大陵劉瞻爲相以朱邪赤心爲大同
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南詔陷嘉黎雅州
流楊收於驩十一南詔攻成都　韋保
州尋賜死庚寅衡同平章事　同昌公主卒
殺醫官二十餘人王鐸同平章辛卯十二劉鄴同
事以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韋保衡譖
平章壬辰十三趙隱同平章事
事　貶于琮爲韶州刺史琮妻廣德公主
借行　韋保衡出左丞癸巳十四迎佛骨入
李璋爲宣歙觀察使　禁中　秋七月懿

宗崩宦者劉行深立上幼子儼更名儇是爲僖
宗　關東河南大水　貶韋保衡尋賜死　蕭
倣同平甲午唐僖宗乾符元年　賜路巖死巖
章事　作相容奏凡賜死者剔取結喉以
進驗其必死至是亦羅其禍　趙隱罷相出爲
浙江節度使　鄭畋盧攜爲相　濮州人王仙
芝聚衆于乙未二以宦者田令孜爲中尉委
長垣作亂之政事　浙西鎮遏使王郢等
有戰功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遂攻陷蘇
常轉掠兩浙福建　李蔚爲相　王仙芝陷濮
曹州寃句人黃巢聚衆應之　秋七月大蝗丙
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宰相以下皆賀
三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申王仙芝陷汝鄧淮南諸州　以王仙芝爲神
策押牙其黨黃巢大怒不容仙丁酉四　王仙
芝受官二賊遂分其衆而去　芝陷鄂州
黃巢陷鄆沂等州　王鐸戊戌五大同軍亂
爲相　夏四月朔日食　殺防禦使段文

楚推李國昌于李克用爲留後　招討使曾元
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誅之　黃巢自稱衝天
大將軍建元王霸署官屬陷沂濮掠宋汴尋陷
虔吉饒信等州　王仙芝餘黨陷洪州　以李
國昌爲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豆盧瑑崔
沆爲相時相常以衆賂錢自號行施丐者　黃
巢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王
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都將董昌討之臨
安人錢鏐以驍勇　六夏四月朔日食
事昌爲兵馬使己亥秋九月黃巢陷廣州潭
州遣江陵招討都統王鐸走守將劉漢庚子七
宏作亂　冬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鬭　敗
元廣明　左拾遺侯昌業上疏諫游戲　及內侍
專權上怒賜死　黃巢北渡江又渡淮　沙陀
李國昌及其子克用亡走達靼　黃巢陷東都
入潼關陷華州西攻長安僖宗出走興元漢陰
令李康獻糗糧日晏始得食黃巢入都城大掠
殺官吏殺唐宗室及宰相豆盧瑑等稱帝國號

齊改元辛丑八　僖宗入成都改元中和　蕭
金統　遘王鐸韋昭度爲相　樂朋龜乃
當此亂離之際拜求田令孜擢爲翰林學士
加高駢東面都統討黃巢不出兵　以鄭畋爲
京城四面諸營都統　沙陀李友金說監軍陳
景思請赦李克用召以爲帥　鄭畋傳檄天下
合兵討賊　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既見
官軍掠金帛妓妾行次不整仍還禁之殺都統
程宗楚司馬唐弘夫繼兵屠戮流血成川諸軍
皆退巢復據長安　僖宗日夕與宦官同處議
事左拾遺孟昭圖跪諫田令孜矯詔貶昭圖嘉
州司戶遣人沉之於蟆頤津　秋八月星交流
如織或大如杯桃壽州屠者王緒作亂陷光州
緒以固始人王潮爲軍正　董昌爲杭州刺史
壬寅九　首相王鐸以高駢無心討賊自請爲
諸道行營都統　以鄭畋爲相軍事一以
咨之　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邛州牙
官阡能作亂蜀中羣盜應之官軍與戰不利執

村氏之治田績麻者以爲俘 江西高安人鍾傳據撫州 尋又據洪州 朝廷遂以傳爲江西觀察使 鍾傳既去撫州 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 遣其弟仔倡據信州 賊將朱溫以華州降 以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 賜名全忠 李克用趣河中 用爲鴈門節度使 闕中大饑

癸卯 十 以淮南押牙楊行愍爲廬州刺史 夏五月李克用破黃巢 收復長安 秋七月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以劉謙爲封州刺史 鄭畋罷 裴澈爲相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 李克用取潞州 朱全忠據亳州

甲辰 十一 李克用追擊黃巢 至汴 大破之 巢將尚讓以衆降 巢收餘衆奔兗州 朱全忠請李克用入汴城飲 醉 謀害克用 走免 上表乞討朱全忠 詔諭解之 尚讓追黃巢至瑕丘 巢甥林言斬巢及兄弟妻子首 遇沙陀軍 奪之 併斬言以獻 進李克用爵隴西郡王 以王徽爲京兆尹 繕治宮室 以陳巖爲福建觀察使 樂從訓殺

中書令王鐸

乙巳 十二 改元光啓 黃巢雖平 秦宗權復熾 僖宗將還長安 畏其爲患 詔招撫之 淮南叛將張環據荆南 郭禹據歸州 王緒陷汀漳二州 三月車駕至京師 秦宗權陷東都 僭稱帝 右補闕常濬上疏言宜稍振典刑 以田令孜言貶死 田令孜取河東鹽池 節度使王重榮拒命 令孜遣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 重榮求救于李克用 克用師逼京城 欲誅令孜 帝出奔鳳翔 秦宗權責賦稅于王緒 緒不能給 渡江轉掠至汀漳 爲將士所擒 奉王潮爲將軍 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逐之 迎潮爲州將

丙午 十三 李克用王重榮表請還宮 誅田令孜 令孜劫車駕如寶雞 朱玫李昌符恥爲令孜用 合追乘輿 上如太散關 詔王重榮應接糧料 重榮以不誅令孜 不奉詔 夏四月 朱玫以肅宗玄孫襄王熅入京師 權監軍國事 以鄭昌圖爲相 蕭遘爲太保 玫自加侍中 冬十月立熅爲帝 改元

建貞 田令孜自爲西川監軍 薦楊復恭爲中尉 詔楊守亮李克用王重榮討朱玫 玫將王行瑜斬玫 襄王熅奔河中 王重榮殺之 王潮陷泉州 董昌取越州 博野宋文通以討黃巢功 賜名李茂貞 爲神策都將

丁未 十四 春正月以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 李茂貞爲武定節度使 李昌符爲鳳翔節度使 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董昌爲浙東觀察使 錢鏐爲杭州刺史 二月流田令孜於端州 不行 三月誅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車駕至鳳翔 鎮海軍亂 節度使周寶奔常州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據之 淮南都將畢師鐸討妖黨呂用之 執高駢幽之道院 宣州觀察使秦彥殺之 并殺其子弟甥姪 同坎瘞之 楊行密攻克揚州 斬呂用之 行密即行愍改名也

戊申 十五 秦宗權將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春二月車駕至長安 改元文德 三月朔日食既 僖宗有疾 宦者楊復恭等立

壽王傑爲皇太弟 更名敏 僖宗崩 敏立 是爲昭宗 秦宗權將申叢執宗權來獻 誅之

己酉 昭宗龍紀元年 更名曄 劉崇望同平章事 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 田令孜求其方不與 殺巨容 滅其族 宦官楊復恭肩輿上太極殿

庚戌 二 改元大順 李克用拔邢州 攻雲州 以楊行密爲寧國軍節度使 詔削奪李克用官爵 以張濬爲招討使討之 濬等兵潰遁還 朱全忠遣兵圍澤州 李克用養子存孝與戰 破之 復取潞州 李匡威攻蔚州 李克用養子嗣源擊走之 王建克邛州 取蜀州 朱全忠兼宣義節度使 尋加中書令

辛亥 三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 復李克用官爵 夏四月彗星出三台 入太微 長十丈餘 宦者楊復恭又走興元 與楊守亮舉兵拒命

壬子 四 改元景福 以錢鏐爲武勝軍防禦使 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冬十一月彗孛牛斗

癸丑 五 李

茂貞請鎭與元鳳翔用爲山南西道節度不受
命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柳玭爲瀘州刺史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夏四月彗星入太
微以錢鏐爲鎭海節度使　李茂貞恃功驕
横上怒以覃王嗣周爲招討使命杜讓能專掌
其事李茂貞王行瑜合兵驅官軍逃潰茂
貞犯京師表罪太尉杜讓能貶讓能尋殺之以
茂貞爲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潮陷福州
以爲福建觀察使　六改元乾寧　鄭綮同
以王行瑜爲太師　甲寅　平章事自求致仕　李
茂貞克閬州執楊復恭送闕　乙卯　七董昌稱帝
下斬之以劉隱爲封州刺史　越州建元天
冊　王摶同平章事　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
貞華州韓建舉兵犯闕欲行廢立　李克用兵
至殺宰相韋昭度李谿而還　李克用克邠州
王行瑜走死進李克用爵晉王　克用請乘勝取
李茂貞韓建上惑於貴近不從　李克用請以
劉仁恭爲盧龍節度使　以崔胤同平章事

丙辰八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爲留後
李茂貞復犯闕上出走韓建迎上入華州
茂貞入長安焚燒俱盡　錢鏐平董昌　丁巳九
詔以爲鎭海鎭東節度使　王摶復相　立
德王裕爲太子　韓建與宦者劉季述圍通王
滋等宅諸王披髮升屋呼叫上不能救建盡殺
之　劉仁恭敗李克用于安塞　右拾遺張道
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　貶施州司戶　閩
王潮卒弟　戊午十改元光化　秋八月車駕還
審知代　京師　錢鏐克蘇州　以王審
知爲威武節度使　詔徵常州刺
史王柷過陝節度使王珙殺之　己未十一　馬殷陷
郴連州盡　庚申十二　崔胤遺朱全忠書使論
據湖南　王摶胤得復相貶摶尋殺之
冬十一月宦官劉季述王仲先幅密王彥範薛
齊偓等脅宰相百官署狀廢昭宗幽于少陽院
矯制立　辛酉　十三改元天復　春正月朔神策
太子裕　使孫德昭等伏兵斬王仲先迎昭

宗復位誅劉季述等黜太子爲德王[illegible]
姓名李繼昭周承誨姓名李繼誨董彥弼姓
李俱爲使相　進朱全忠爵東平王本[illegible]岐
王　冬十一月宦官韓全誨等聞朱全[illegible]兵至
與李繼誨李彥弼以李茂貞兵劫昭宗[illegible]鳳翔
昭宗與后妃諸王慟哭上馬而行　崔胤促朱全
忠兵至　十四　以揚行密爲行營都統　賜
破華州　壬戌　爵吳王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
橋　崔胤執板歌以奉酒　進錢鏐爵越王　以
蘇檢爲相　韋貽範復相　韓偓不肯草麻　朱
全忠兵圍鳳翔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
宮耳　昭宗窘甚命李茂貞與朱全忠和以解圍
李繼昭出　癸亥十五　李茂貞請斬宦者韓全
降于全忠　誨等十六人以首示全忠始解
圍　昭宗幸全忠營還京師復以崔胤爲相誅宦
官七百餘人以胤判六軍十二衛事賜朱全忠
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　貶韓偓
爲濮州司馬昭宗與之泣別　進王建將爲蜀

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與其弟
匡明委輸上供不絕諸道多不至矣
右甲子六十　武宗三年宣宗十三年懿宗十四年僖宗十五年昭宗十五年
甲子　哀帝天祐元年　春正月昭宗遣間使以
密詔告難于四方　朱全忠遣人殺崔
胤逼昭宗遷都洛陽毀長安宮室廬舍取材浮
渭而下京師爲墟　日中北斗見　夏六月李
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
中　秋八月朱全忠使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
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入宮弒昭宗于椒殿弒
宮人裴貞一昭儀李漸榮以身蔽主殺之矯稱
貞一漸榮弒逆立昭宗少子祝是爲哀帝時年
十三全忠聞之佯驚哭殺友恭叔琮以滅口
是年更封錢　乙丑二　春二月朱全忠使蔣玄
鏐爲吳王　暉邀昭宗子德王裕等九人
飲于九曲池悉縊殺之　柳璨以優人張廷範
有寵於朱全忠欲用爲太常卿裴樞持之不從

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相以張蔚楊涉爲相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六月朱全忠用柳璨李振言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于白馬驛投之黃河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圖陽爲失儀尋放還山 冬十一月楊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以朱全忠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遂弑何太后全忠黨蔣玄暉柳璨張廷範爲王殷趙殷衡所譖并殺之璨臨刑自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丙寅 三 王茂章奔杭州錢鏐以爲鎮東節度 羅紹威以朱全忠兵殺其牙軍八千家 劉仁恭始文民面爲軍

丁卯 四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殺楊渥所親信者十餘人 三月唐遣宰相張文蔚楊涉等齎玉冊傳國璽詣大梁 四月至梁朱全忠更名晃披衮冕即位是爲梁太祖廢唐主爲濟陰王建號開平元年 梁以汴州爲東都洛陽爲西都長安爲大安府 淮南楊渥西川王建檄興復唐室卒無應者王建乃稱帝于蜀與晉李克用淮南楊渥俱尚稱唐年號 王審知爲閩王 李茂貞爲岐王 劉隱據嶺南 梁封錢鏐爲吳越王以馬殷爲楚王以高季昌爲荊南節度使 契丹阿保機附于梁 梁主晃封其兄全昱爲廣王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二子皆封王初全昱謂晃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日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晃不懌至是乃復受封 盧龍劉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梁以守光爲節度使守光兄昌義節度使守文起兵討之守文恐梁襲其後遣使降梁 是年唐亡二十主共二百九十年中包武后

戊辰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 梁朱晃開平二年 蜀王建武成元年 吳越錢鏐天寶元年 晉李克用卒子存勗嗣 梁朱晃弒唐故主濟陰王于曹州諡曰哀帝 淮南張顥徐溫

弑楊渥溫復攻顥殺之淮南將吏立楊渥第隆演爲節度使 淮南遣兵攻吳越圍蘇州 冬十月華原賊帥溫韜發唐諸陵 晉李存勗遣兵擊劉守文敗之

己巳 梁遷都洛陽 淮南兵圍蘇州水關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鱉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入城通號令與援兵相應遂擊淮南兵破之 劉守光執其兄守文尋殺之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淮南將周本敗於蘇州徐溫因嚴可求薦本復欲用本以取江西本曰蘇州之役主將權輕今必見用願無置副貳許之果盡取江西地 蜀行胡秀林所獻永昌曆

庚午 吳越築捍海塘廣杭州城 淮南楊隆演稱吳王

辛未 梁改元乾化 蜀改元永平 嶺南劉隱卒弟巖嗣 劉守光稱帝于燕 劉守光謀攻易定幽州參軍馮道以爲未可繫獄得免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爲掌書記

壬申 梁主晃以子婦入侍寵愛假子友文妻王氏欲傳位友文次子友珪妻張氏知之以告友珪友珪夜入內命僕夫馮廷諤刺晃腹刀出於背以敗氈裹之瘞于寢殿遂即位改元鳳曆以敬翔爲相

癸酉 春二月梁均王友貞討友珪友珪自殺友貞即位大梁更名瑱 荊南節度高季昌受梁封爵爲渤海王 晉王克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蜀立宗衍爲太子

甲戌 晉王誅劉守光械仁恭祭其先王墓斬之

乙亥 梁主瑱改元貞明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梁以朱友敬作亂誅之自是踈忌宗室

丙子 蜀改元通正 梁以吳越王錢鏐爲諸道兵馬元帥 契丹阿保機稱帝改元神冊始用中國人韓延徽爲相

丁丑 蜀改元天漢 嶺南劉巖稱越帝于廣州尋改稱漢建元乾亨 梁以吳越王錢鏐爲天下兵馬元帥

戊寅 夏六月蜀主王建卒子宗衍立改元光天 吳朱瑾殺徐知訓而自殺 吳徐溫以養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

使輔政知誥以宋齊丘爲謀主 晉伐梁 **己卯** 蜀王衍改元乾德 淮南楊隆演稱吳王改元武義 吳越擊吳戰于狼山破之 吳越攻吳常州徐温率諸將拒之戰于無錫破之 **庚辰** 梁朱友謙以河中降晉 吳徐温遣使歸無錫之俘於吳越 吳越王錢鏐亦遣使請和于吳自是吳與吳越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吳王隆演卒弟溥嗣 吳團結民兵 **辛巳** 梁改元龍德 吳楊溥改元順義 魏州僧得傳國寶獻于晉晉王命有司造法物欲稱帝唐宦者監軍使張承業哭諫成疾 **壬午** 晉王大敗契丹于新城 唐宦者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于晉 **癸未** 春三月梁以錢鏐爲吳越王始建國儀衛名稱多知天子之制惟不改元 夏四月晉王存勗稱帝于魏州國號唐是爲後唐莊宗改元同光以豆盧革盧程爲相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以鎮州爲眞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使五十州 唐立廟于晉陽追祀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 梁將康延孝奔唐 梁攻鄆州唐主救之梁師敗績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是歲梁亡二主十七年 唐主責梁宰相鄭珏等十一人世受唐恩而仕梁敗之 唐主詔數敬翔李振等佐朱温傾唐祚罪誅之夷其族 唐追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 荆南高季昌更名繼興入朝于唐 唐還都洛陽 **甲申** 吳越建元寶大 唐以李茂貞爲秦王尋卒 唐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 漢劉巖更名陟 **乙酉** 蜀改元咸康 漢主陟又因白龍見更名龔改元白龍遣使知唐覘强弱 閩王審知卒子延翰立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蜀主王衍降唐是歲蜀亡二世三十五年 **丙戌** 吳越改元寶貞 唐劉后以宦者馬彥珪等譖密遣繼岌殺郭崇韜于蜀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唐鄴都兵亂

命養子李嗣源討之衆欲立嗣源嗣源兵入大梁 唐殺故蜀主王衍夷其族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即位改元天成是爲明宗殺劉后及諸王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唐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契丹阿保機死子德光立改元天顯 閩王延翰自稱閩王尋爲王延稟所弒而立其弟延鈞 **丁亥** 春正月唐明宗更名亶 唐以馮道崔協爲相 二月唐以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 唐誅郭從謙夷其族 唐以馬殷爲楚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吳丞相徐温卒 吳王楊溥稱帝改元乾貞 唐授相者周玄豹以光祿卿之銜致仕 有年 **戊子** 南漢改元大有 唐以王延鈞爲閩王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荆南高季興卒子從誨嗣 唐賜温韜段凝死 **己丑** 吳改元大和 唐主以其子從璨戲登御榻殺之 唐以趙鳳爲相 有年 唐削錢鏐官爵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庚寅** 唐改元長興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唐遣石敬瑭討董璋孟知祥敬瑭攻劍州不克 楚馬殷卒子希聲代 唐遣安重誨征蜀 **辛卯** 吳以宋齊丘爲右僕射致仕 唐主以讒殺安重誨及其二子 吳以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徒輔政 唐以宋齊丘同平章事 徐知誥作禮賢院 **壬辰** 唐初刻九經板書有刻本始此 吳越錢鏐卒子元瓘嗣 唐賜荆南高從誨爵渤海王 董璋爲其下所殺孟知祥遂取東川 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以下官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 唐大理少卿康澄疏論國家有深可畏者六謂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眞直言廢闕 楚馬希聲卒子希範立 唐以永寧公主妻石敬瑭以爲河東節度使 石敬瑭以部將劉知遠爲押衙 **癸巳** 閩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唐以孟知祥爲蜀王 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

主都金陵知誥乃営宮殿城郭於金陵 唐主有疾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薨卒子從厚立

甲午 唐主從厚改元應順 唐以荊南高從誨爲南平王 蜀孟知祥稱帝改元明德 唐康義誠自請爲招討使 唐潞王李從珂石敬瑭反于鳳翔兵至長安官軍潰散至陝康義誠等皆迎降唐主從厚以五十騎出奔至衛州遇石敬瑭敬瑭盡殺唐主從騎潞王李從珂入洛陽宰相馮道等上牋勸進從珂篡位改元清泰廢從厚而弑之 唐族誅康義誠 唐復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蜀孟知祥死子昶嗣

乙未 吳改元天祚 閩李倣弑其主璘立福王繼鵬更名昶倣專政繼鵬殺之 唐以馮道爲司空

丙申 閩王昶改元通文 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敬瑭求救於契丹請事以父禮契丹德光自將兵救之唐兵大敗契丹冊石敬瑭爲帝國稱晉是爲晉高祖改元天福敬瑭割幽薊十六州以賂契丹 石敬瑭至河陽唐主從珂自焚死敬瑭入洛陽是歲唐亡四主三姓十四年 晉以馮道爲相

丁酉 春正月朔日食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桑維翰兼樞密使 晉遷都汴州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 吳徐知誥稱帝國號唐是爲南唐改元昇元廢其主楊溥稱讓皇是歲吳亡四世四十六年

戊戌 春正月朔日食 蜀孟昶改元廣政 夏五月南唐主徐知誥還故主楊溥于潤州 晉上尊號於契丹歲輸金帛三十萬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密令其子延照請以幽州内附晉主不許契丹遣使如南唐宋齊丘勸南唐主厚賂之使至淮北潛遣人殺之冀圖閒晉 故吳主楊溥卒于南唐

己亥 南唐徐知誥復姓李氏更名昇 晉加劉知遠同平章事 晉廢樞密院 南唐遷故吳楊氏之族于泰州 閩主曦殺其主昶而自立改元永隆稱藩于晉 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晉主嘗訪軍謀道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唯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

庚子 楚王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州 晉以學士李澣輕薄罷設翰林學士

辛丑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請伐契丹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疏止之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晉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晉主石敬瑭如鄴都諭安重榮 吳越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晉劉知遠遣郭威招吐谷渾白承福等徙内地 晉安從進安重榮反 閩王曦稱帝 漢主龑又取飛龍在天之義自造龑字改名龑尋卒子玢嗣改元光天

壬寅 晉師入鎮州誅安重榮函首送契丹 南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齊丘不復朝謁乃復以宋齊丘鎮洪州 晉主石敬瑭殂子重貴立是爲出帝仍稱天福 漢博羅縣吏張遇賢年少無他方畧有神降於民家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時循州盗賊羣起相舉奉遇賢以稟進退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稱爲中天入國王改元永樂

癸卯 南唐主李昇卒子璟立改元保大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改元天德 漢劉晟弑其主玢而篡其位改元乾和 晉以年饑遣使括民穀 晉主重貴立其叔母馮氏爲后 南唐遣兵擒張遇賢誅于金陵市 南唐以宋齊丘爲青陽公遣歸九華

甲辰 晉改元開運 契丹入寇 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 閩朱文進弑其主曦而代之既而爲其下所誅 晉籍鄉兵分道括財 晉以馮道罷相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復置樞院 以維翰兼之 復置翰林學士 契丹復大舉入寇

乙巳 殷王延政改國號曰閩 閩李仁達作亂以僧卓巖明稱帝仁達尋殺巖明稱藩于南唐 南唐兵援建州閩王延政出降是歲閩亡六世五十四年

丙午 契丹入寇晉將王清戰死大將杜重

威李守貞不救與裨將張彥澤謀以兵降敵彥澤爲契丹先驅入大梁殺宰相桑維翰幽晉主于開封府 丁未 春正月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百姓臠食其肉廢晉主石重貴爲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是歲晉亡二主十二年 契丹改服中國衣冠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 二月契丹行朝賀禮大赦 以恒州爲中京 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 契丹立後唐明宗子李從益爲許王改汴州爲宣武軍留其相蕭翰守之 契丹主德光回至殺胡林死國人剖腹實鹽數斗北漢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 夏六月劉知遠入大梁改國號曰漢是爲北漢高祖改元仍稱天福 吳越王錢弘佐卒弟弘倧嗣其臣胡思進廢之而立其弟弘俶 楚王馬希範卒弟希廣嗣 遼太祖子突欲之子兀欲自立于恒州改元天祿 戊申 春正月北漢主劉知遠更名暠尋卒子承祐嗣位是

爲隱帝改元乾祐 北漢誅杜重威 北漢遣王景崇等經畧關中尋叛降于蜀 北漢以馮道爲太師 北漢李守貞反 北漢以郭威爲樞密使尋以爲西面招慰安撫使 北漢軍校趙思綰據長安城作亂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卒子保融嗣 北漢用蘇逢吉陶穀譖殺李崧族其家 己酉 契丹遷故晉主重貴於建州 夏四月太白晝見 北漢民有仰視者爲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 北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北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藩鎮從之 庚戌 北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 北漢主劉承祐惡臣下專政殺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史弘肇三司使王章又遣使殺郭威郭威舉兵反承祐被弒于趙村郭威入汴馮道迎高祖劉知遠弟劉崇之子贇立之郭威擁兵還廢贇爲湘陰公郭威監國 北漢以范質爲樞密副使 南漢劉晟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 楚馬希蕚弒其主希廣自立 辛亥

春正月郭威簒位國號周是爲周太祖改元廣順尋弒湘陰公以王峻范質爲相 北漢劉知遠弟劉崇稱帝于晉陽仍稱乾祐年號劉崇遣其子承鈞將兵伐郭威不克 契丹遣使冊北漢劉崇爲帝更名旻 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契丹燕王述軋弒兀欲自立諸部奉述律攻殺述軋立述律爲帝是爲遼穆宗改元應曆 楚徐威廢馬希蕚立馬希崇爲留後降于南唐遷其族于金陵是歲馬楚亡六世五十六年 壬子 周修大梁城發開封府民夫五萬旬日而罷 南唐主好文學韓熙載之徒皆至美官 南唐設科舉因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罷之 癸丑 契丹主德光以晉傳國寶北還周更以玉作二寶 南唐從徐鉉言復置科舉 周主以妻兄柴守禮子郭榮爲開封府尹封晉王 周九經板成是時蜀人毋昭裔亦出私財百萬營學館刻印九經由是蜀中文學亦盛 甲寅 春正月周主郭威卒晉王榮即位是爲世

宗改元顯德 王溥爲相 馮道卒道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 周築河隄自揚劉至于博州百二十里役徒六萬三十日而成 北漢主劉旻卒子承鈞嗣 是歲湖南大饑周行逢開倉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自奉甚薄或譏之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乙卯 周制給漕運斗耗 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入貢于周 丙辰 周世宗自將伐南唐斬其將劉彥貞 周世宗攻南唐壽州命趙匡胤擊南唐兵於塗山之渦口斬其都監何廷錫奪戰艦五十餘艘 周世宗命趙匡胤克南唐滁州擒其將皇甫暉姚鳳 周世宗遣韓令坤襲南唐揚州戒其毋得殘民及守護李氏陵寢 南唐主璟遣鍾謨李德明奉表于周二人素稱辨口見世宗不敢言 吳越錢弘俶遣吳程督兵襲南唐常州執圜練使劉仁澤仁澤見錢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弘俶怒抉

其口至耳 南唐主璟使尹延範如泰州遷故
吳主楊氏之族于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盡殺
其男子六十人還報璟怒腰斬之 南唐遣司
空孫晟奉表于周既至世宗使至壽春城下招
諭劉仁贍仁贍戎服在城上孫晟謂之曰君不
可開門納寇 世宗聞之怒晟曰晟爲唐宰相豈
可教節度使外叛耶世宗暫釋尋以不屈殺之
南唐將柴克玄救常州敗吳越兵遂引兵攻壽
州未至卒 周世宗召華
山隱士陳摶至復遣還山 丁巳 周造祭器祭玉 命國子博士聶
崇義討論制度爲圖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
周命張湜作刑統 周以王朴爲樞密使竇儼
爲中書舍人儼請討論禮儀考正鍾律
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北漢改元天會 戊午
南唐改元中興 周鑿淮鸛水引戰船入江
南唐主盡獻江北地于周更名景去帝號奉周
正朔 南漢劉晟卒子鋹嗣改元大寶 南漢
仕者自宮以進 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 南
唐放其太傅宋
齊丘于九華山 己未 春正月周世宗命王朴作 律準定大樂 南唐宋齊
丘自縊而死 周導汴水入蔡水以通陳潁之
漕 王朴卒世宗臨喪慟哭 周世宗自將伐
契丹有疾乃還 河決原武周發近縣民夫塞
之 周世宗立其子宗訓爲梁王年方七歲以
魏仁浦爲相趙匡胤爲殿都點檢 庚申 春正月
周世宗卒子宗訓立是爲恭帝 癸卯兩
日重出 周點檢趙匡胤帥師禦契丹次于陳
橋尋還朝篡位稱帝是爲宋太祖建隆元年廢
幼主宗訓爲鄭王 侍衛副都指揮韓通死之是
歲周亡二主十年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
官爵 宋以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宋主尊其
母杜氏爲太后 宋以周故相范質王溥魏仁
浦爲相始廢宰臣坐論之禮 周昭義節度使李
筠會北漢伐宋不克死之 荊南高保融卒弟
保勗嗣 宋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 周
淮南節度李重進舉兵拒宋宋主將兵克之重

進自焚死 宋始賜進士第
宋以周故臣竇儀爲翰林學士 辛酉 南唐主璟 徙都洪州
宋杜太后召趙普入受遺命遂卒 宋主於杯
酒間罷石守信等典禁兵南唐主璟卒子煜立
于金陵 占城國遣使朝宋 壬戌 宋廣東京城
女眞沙州俱入貢于宋 宋初定百官
輪對制 荊南高保勗卒兄子繼沖嗣 癸亥 宋
宋趙匡胤遷其故主宗訓于房州 改
元乾德 初以文臣知州事 宋行王處訥所製
應天曆 高繼沖以荊南降宋是歲荊南平高
氏據有五
十七年

右甲子六十一 唐哀帝三年梁太祖十六年
後唐莊宗三年明宗八年潞
王二年晉高祖十一年後漢高祖四年
周太祖三年世宗六年宋太祖四年

甲子 宋太祖五 范質王溥魏仁浦罷 以趙
普同平章事 用翰林承旨陶穀言初置
參知政事 以薛居正呂餘慶爲之 乙丑 六 初
置權貨務 遣王全斌伐蜀 置諸道
轉運使 回鶻于闐入貢 蜀主孟昶降以爲
秦國公尋卒是年後蜀亡二世四十一年 王
全斌等欲取雲南以圖進宋祖以斧畫大渡
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滇南遂不通中國 丙
寅 七 求遺書 以孔宜爲曲阜
主簿奉孔子祀 韃靼入貢 丁卯 入 征 蜀將王
全斌等黷貨殺降貶官 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
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 春三月五星聚奎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河溢 戊辰 九改元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叡嗣 開寶
王后崩立宋氏爲后 陶穀子邴登第因詔自
令舉人凡食祿之家悉令覆試 北漢主劉均
卒子繼恩立郭無爲弒之而立其弟繼 己巳 十
元改元廣運 雷德驤以言趙普貶官 自
將擊北漢圍太原 始令民典賣田宅者輸錢
卯契 燕王彥超等于後苑罷其節鎮 契丹

遼世宗爲其下所弑文子明十一賜舉
扆立是爲景宗改元保寧庚午人屢試不第
者出身遣潘十二潘美克廣州南漢
美等伐南漢辛未主劉鋹降是歲南漢亡五
世六十七年初置市舶司于廣州十
南唐改國號爲江南河決諸州大水壬申三
江南主李煜不用盧絳又鴆殺林仁肇始放進
士榜大雨河決出宮人始禁道士不得娶
妻癸酉十四周故主郭宗訓卒初御殿
試貢士行開寶通禮封交州丁璉
爲交阯郡王趙普免春二月朔
封弟光義爲晉王甲戌十五日食遣曹彬伐
江南始修日曆十六春二月曹彬大
三佛齊來貢乙亥敗江南兵于秦淮進圍
金陵夏四月吳越錢俶遣沈虎子之諫取江
南常州彗星見東方冬十月江南主李煜
使學士徐鉉至宋乞緩師不許十一月曹彬
克金陵江南主李煜降門下侍郎陳喬勤政殿
學士鍾蒨死之是歲南春正月曹彬還汴
唐亡三世三十九年丙子獻俘賜李煜爵違
命侯二月以曹彬爲樞密使吳越王俶朝
宋宋主遣還封一黃袱賜之密觀以子德芳
爲貴州團練使曹翰屠江州冬十月宋太
祖崩弟晉王光義立是爲太宗改太平興國元
年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封
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盧多遜同平章事
楚昭輔爲樞密使進封劉鋹衛國公李煜隴
西郡公封高麗王伷爲高麗國王詔羣臣
論列者即二春二月太宗更名炅有司
時引對丁丑試貢士張齊賢不在前列賜呂
蒙正等一榜俱進士及第賜江州白鹿洞九經
容州務貢珠罷節鎮領支郡冬十一月朔日
食三立崇文院陳洪進獻漳泉二州
既戊寅吳越錢俶以其地歸宋是歲吳越降五
世八十四年定難節度使李克叡卒子繼筠
嗣以孔宜襲封文宣公制贓吏會赦不敍

己卯四以潘美爲北路招討使伐北漢以石
熙載僉書樞密院事新渾儀成自將伐
北漢契丹遣兵救之宋諸軍圍太原北漢主
李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是歲北漢亡前二
主四年後四主二十八年共三十二年北漢劉
繼文奔契丹太宗遂伐契丹戰于高梁河敗績
以楊業爲代州刺史皇子德昭自殺封齊
王廷美爲秦王遼改元乾亨定難節度李繼
筠卒弟五衛公劉鋹卒是歲宋始混一中
繼捧嗣庚辰國定難李繼捧從弟李繼遷叛
六皇子德芳卒秋九月朔日食方
辛巳拾遺田錫爲盧多遜所羅以趙普爲司
徒兼七春三月朔日食趙普廉察顧
侍中壬午多遜交通秦王太宗怒貶秦王廷美
爲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流盧多遜于崖州次相
沈倫亦罷夏州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
州其弟繼遷叛走西夏之禍始此契丹耶
律明扆死子隆緒立高麗王伷卒弟治立癸
未八春二月朔日食始分進士爲三甲
趙普罷宋琪李昉爲相李穆呂蒙正李至
參政張齊賢王沔僉書樞密院呂文仲爲翰林
侍讀王著爲侍書契丹前改稱遼隆緒嗣位
復國號曰大契九改元雍熙求遺書
丹改元統和甲申廷美以憂卒于房州召華
山隱士陳摶入朝放還乙酉李繼遷襲據
賜京師大酺三日十銀州夏四月江
南饑宴群臣十後苑賞花釣魚廢長子楚
王元佐爲庶人王侁擊走李繼遷銀麟夏州
蕃內附冬十二月朔十一遣曹彬田
日食大雨雪江水冰丙戌重進潘美等伐契
丹取涿蔚等州與契丹戰于岐溝敗績張
齊賢敗契丹于代州契丹以女歸李繼遷丁
十二將大發兵十三改元端拱趙
亥討契丹遣使發兵戊子普爲太保呂蒙正同
平章事王沔參知政事張宏楊守一爲樞密
作秘閣以李至兼秘書監趙普請命李繼捧

原缺第五十葉

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十四契丹陷
錢俶卒契丹初制貢舉己丑易州遷其民于
燕以國子監爲國子學秋七月彗星出庚
東井尹繼倫大敗契丹于徐河大旱
寅十五改元淳化詔歲貸江州義民陳兢粟
趙普致仕詔致仕官給半俸契丹封李
繼遷爲辛卯十六春旱蝗閏二月朔日食
夏王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
姓名趙保吉王沔陳恕呂蒙正罷相李昉
張齊賢爲相賈黃中李沆參政張遜溫仲舒寇
準知樞密院趙保忠叛降契丹女眞請
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劉繼元卒壬
辰十七春二月趙普卒召終南隱十
士种放不至詔舉人糊名考校癸巳八
分天下爲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江
南西浙東浙西廣南共十道京東爲左計京西
爲右計封黎桓爲交阯郡王張齊賢呂端
參政呂蒙正復相向敏中知樞密院錢若水
張

爲翰林學士陳恕爲三司總計使青神民
王小波作亂以彭山縣令齊元振貪刻其腹以
錢實甲午十九王小波死其黨李順據成都
之僭號大蜀遣宦官王繼恩平之張
詠知益州寇準參政二十改元至道春
知政事行大明曆乙未正月觀燈乾元樓見
京師繁盛呂蒙正以城外饑寒言之夏四月
呂蒙正罷呂端爲相趙鎔知樞密院開寶
宋后崩不成服貶翰林學士王禹偁丙申十二
知滁州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
以太祖孫德昭長子惟吉爲閬州丁酉十二
觀察使寇準免秦晉諸州地震
二春三月太宗崩太子恒即位戊戌眞宗咸
錢若水請罷孔世延襲封平元年
春正月彗見營室詔求直言遣使除諸路逋負李
夏五月朔日食冬十月朔日食張齊賢
沆爲相向敏中參政己亥二春旱求直言給
契丹耶律休哥死夏六月曹彬卒

復相以占城稻種給于民中國始有早禾
眞宗自言聖祖降于延恩殿王旦等稱賀詔天
下加聖祖尊號羣臣上帝尊號立德妃劉氏
爲后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賜杭州隱
士林逋粟帛十六獻天十七
契丹改元開太癸丑書于朝元殿甲寅眞宗如
亳州謁老子于太清宮以太祖舊藩宋州歸
德軍改爲應天府稱南京張齊賢卒王欽
若馬知節以奏事相爭與陳堯叟俱罷王旦
薦寇準爲樞密使冬十二月朔司天監奏日
食不應羣乙卯十八寇準罷王欽若陳堯
臣表賀叟爲樞密張詠卒賜信州
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生王欽若爲奏丙辰九十
立授籙院及上清觀自是世有崇奉
丁謂陳堯叟免陳彭丁巳二十改元天禧王
年王曾張知白參政曾不受會靈觀使尋
王旦罷尋卒遺令自悔戊午二十一京
罷
王欽若爲相李迪參政師民訛言妖

至馬知節罷曹利用爲樞密
彗星出北斗立子受益爲太子更名禎張
知白罷契丹節度使以幕己未二十二王
僚張儉獻其主用爲政事令欽若坐與道
士譙文易出入罷相寇準以奏天書復相
丁謂參政以天書再見大會道釋於天安殿
凡萬三千二十三春二月眞宗有疾不
八十六人庚申視朝三月景靈宮使向敏中
卒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寇準欲請太
子監國事泄罷爲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李迪
丁謂爲相馮拯爲樞密內侍周懷政謀傳位
太子殺謂而復相準謂知之以聞誅周懷政貶
準知相州復貶道州司馬任中正王
曾參政錢惟演爲樞密馮拯爲相辛酉十二
四秋七月朔日食以宦壬戌二十五改元
者劉崇超監三館祕閣圖籍乾興春二
月眞宗崩太子禎即位年十三是爲仁宗尊劉
后爲皇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丁謂誣寇準李

迪為朋黨貶準為雷州司戶參軍迪衡州團練
副使　王曾為相呂夷簡魯宗道參政　丁謂
以女道士劉德妙妖誕貶崖　仁宗天聖元
州司戶　以天書殉葬真宗　癸亥年　馮拯罷
王欽若為相
寇準卒于雷州

右甲子六十二年　太祖十二年太宗二十二年　真宗二十五年仁宗一年

甲子　仁宗二　夏五月朔司天監王
奏日食不應中書奉表稱賀　乙丑　三　欽若卒
張知白為相張　丙寅　四　夏六月大水　丁卯　五
旻為樞密使　冬十月朔日食　春
正月朔上率　戊辰　六　春三月朔日食　己
羣臣朝太后　張知白卒張士遜為相　巳
七　魯宗道卒張士遜罷　呂夷簡為相夏竦
薛奎參政陳堯佐為樞密．安置曹利用于房州
自殺　復制舉諸科　王清昭應宮災王曾罷
秘閣校理范仲淹言上不宜與百官同列北面
而朝太后疏請太后還政出通判河中　是
年交州李公蘊卒以其子德政為交阯郡王　庚
午　八　賜信州道士張乾曜　九　翰林學
澄素先生　初制武舉　辛未　士宋綬請令
羣臣從帝前殿取旨忤太后意罷知應天　是
年契丹主卒子宗真立其生母蕭耨斤治國事
遷其主母齊天　壬申　十　改元明道　張士遜為
后蕭氏于臨潢　相　仁宗生母李宸妃卒
呂夷簡請成禮　晏殊參政　楊崇勳為樞密
秋八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滕宗諒劉越請
太后還政不報　是年契丹改元宗興蕭耨斤
厭契丹主懷嫡母齊天后蕭氏鞠育之恩遣人
至臨潢弒之　夏王趙德　癸酉　十一　春二月彗
明卒子元昊嗣　改元顯道　星見東北劉太
后服天子衣冕以見太廟　三月劉太后崩仁
宗始親政　呂夷簡[illegible]姝俱罷李迪為相
呂夷簡復相　廢皇后郭氏貶　甲戌　十二　改元
御史中丞孔道輔司諫范仲淹　景祐　始

崇政殿說書．王曙為相昇卒王曾為
立曹彬孫女曹氏為后　是年契丹宗真幽其
母蕭耨斤于慶州　西夏趙元昊攻　乙亥　十二
寇環慶　趙元昊進毒弒母衛慕氏　作通
英延義二閣　仁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李迪罷王曾為相　命李照重定雅樂　故后
郭氏暴卒竄內侍　十四　范仲淹上百官
閻文應于嶺南　丙子　圖作時弊四論為呂夷
簡擠排落職出知饒州余靖尹洙踈救歐
陽修以書責司諫高若訥皆貶官蔡襄作四賢
一不肖詩都人傳寫契丹買歸張之　詔　丁丑
戒羣臣越職言事．是年契丹初試進士
十五　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王隨陳堯佐
為相韓億程琳石中立參政盛度王曙為樞密
丁謂　戊寅　十六　改元寶元　用蘇舜欽言詔復
死　日御前殿　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
立免　張士遜章得象為相　范仲淹既徙潤
州讒者恐復用遽以事誣乃復遷之嶺南中外
多薦仲淹　詔戒百官朋黨　王曾卒　范雍
為鄜延環慶安撫使　是年趙元昊稱帝于夏
州改元天授禮法　十七　募民入粟實邊
延祚更名曩霄　己卯　詔省浮費　削趙元昊
賜姓官爵　王鬷知樞密宋庠參　十八　改
政　夏人寇保安軍狄青擊敗之　庚辰　元康定
春正月朔日食富弼請罷正旦賀燕宰相張士
遜等不可既而聞契丹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沒貶范雍知安州
除越職言事之禁　命韓琦安撫陝西琦薦范
仲淹知永興軍　王鬷陳執中張觀免張士遜
致仕　呂夷簡為相　元昊陷塞門諸砦以
范仲淹兼知延州　元昊寇三州韓琦使任福
攻其白豹城克之　鄜州將种世衡城清澗
宋綬　十九　改元慶曆　元昊寇渭州任福
卒　辛巳　與戰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州
范仲淹坐與夏元昊通書宋庠請斬仲淹杜衍
申救貶知耀州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

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使張
方平言王沿朱㦤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
壬午二十 契丹遣使蕭特末求關南地遣富
爲國子弼報之增歲幣與契丹平 徵處士孫復
監直講 癸未二十一 晏殊爲相 賈昌朝參政
夏竦樞密使歐陽脩王素蔡襄知
諫院余靖右正言范仲淹參政富弼樞密副使
元昊上書請和 始置武學 呂夷簡罷 冬
五星皆 二十二 春正月復御經筵 詔
在東方 甲申 天下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 歐
陽修進朋黨論 晏殊罷杜衍爲相 范仲淹
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 詔戒文人肆
言行怪者 呂夷簡卒 种世衡卒 冊 乙酉
元昊爲夏國王 是年契丹初修國史
二十三 王拱辰張方平陳執中諷御史魚周
詢劉元瑜諫官錢明逸劾罷杜衍范仲淹富弼
賈昌朝爲相宋庠參政罷韓琦知揚州
罷歐陽修知滁州章得象罷陳執中爲相 丙戌

二十四 春三月朔日食 丁亥二十五 春二
吳育爲副樞 丁度參政 月大旱詔求直
言 賈昌朝吳育免 夏竦爲相尋改樞使 戊
文彥博參政 貝州卒王則反 李迪卒
子二十六 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王
則誅之 彥博入相 衛士夜入禁中作亂
夏五月無雲而震者五 夏竦免 河北京東大
水 以美人張氏爲貴妃 元昊卒子諒祚嗣
己丑二十七 改元皇祐 春正月朔日食 二
月彗星見 知青州富弼賑饑加禮部侍
郎不受 陳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
以足疾罷 宋庠爲相 從文彥博龐籍議汰諸
路兵 廣源州 庚寅二十八 命近臣同三司
蠻儂智高反 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
部外戚毋得任二府 辛卯二十九 唐介劾文
詔胡瑗定雅樂 彥博賂宮掖 貶英州
別駕文彥博免 龐籍爲相 三十 資政
夏竦卒謚文正改謚文莊 壬辰 殿學士汝南

范仲淹卒 公嘗以中庸授張載以春秋左傳
授狄青 儂智高僭號大南國稱仁惠皇帝改
元啓曆 以狄青爲荊湖宣撫討儂智高 癸巳
以范祥制置解鹽 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三十一 狄青夜度崑崙關大破儂智高
走大理 廣南平 以狄青爲樞使 陝西轉運
使李參始行青苗法於 慶 甲午 三十二 改元
州 陳執中梁適爲相 至和 契丹使
者稱王德用爲黑王相公 復以爲樞使 乙未
夏五月客星見于昴 劉沆爲相 十三
二 改封文宣公爲衍聖公 趙抃爲殿中侍
御史 文彥博富弼爲相 富弼用李仲昌議
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歐陽修三疏諫止不聽
是年交南李德政卒子日尊嗣契丹宗眞卒子
洪基立是爲遼 丙申 三十四改元嘉祐 御史
道宗改元清寧 吳中復請召還唐介 文彥
博請如中復奏召介復知諫院 夏四月河決
六塔水死者數千萬人流殿中丞李仲昌于英

州 范鎮屢請建儲罷知諫院 秋七月彗出
紫微垣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爲樞使 包
拯知開 丁酉三十五 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
封府 貢舉 狄青卒 夏四月幽州地
大震壞城郭壓死者數萬人 契丹 戊戌三十
來聘 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 六
文彥博罷韓琦爲相 己亥三十七 除犒防大
包拯爲御史中丞 臣僚約衲兩制不許
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至是並
除之 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召河南處
士邵雍 三十八 夏五月召王安石爲三
不至 庚子 司度支判官安石上萬言書 歐
陽脩宋祁上新唐書 三十九 包拯爲
是年契丹新置國子監 辛丑 樞副 司馬光知
諫院王安石知制誥 曾 四十 包拯卒
公亮爲相 歐陽脩參政 壬寅 立宗實爲皇子
賜名曙 召福州處士 四十一 春三月
陳烈爲國子直講不至 癸卯 仁宗崩皇子曙即

位是爲英宗皆太后撤 甲辰 英宗治平元年
同聽政 富弼爲樞使 太后還政 內侍
任守忠以離間竄蘄州 詔日開經 二
筵 復武舉 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乙巳 罷三
司使蔡襄知杭州 行周琮等所造明天歷 詔
議崇奉濮王典禮 富弼罷文彦博爲樞使
京師 三 翰林學士范鎮罷知陳州 春
大水 丙午 三月彗星見西方 秋九月朔日食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冬十一月英宗疾 立
子項爲太子 是歲契丹復號其國曰遼 丁
未 四 春正月英宗崩太子項即位是爲神宗
歐陽修以蔣之奇彭思永所誣力求退出知
亳州 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尋爲御史中丞以
王安石知江寧府安石在英宗時屢召不赴至
是即起視事尋爲翰林學士 韓琦罷相尋詔
經略陝西 西夏諒祚卒子秉常立 杜鵑鳴
于洛 神宗熙寧元年 春正月朔日食
陽 戊申 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唐介參政以
張

周琮等所造明天歷占驗有差復行崇天歷
封 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 始鬻僧道度
牒 錄唐魏 己酉 二 富弼爲相 尋罷 王安
徵狄仁傑後 石參政 創制置三司條例
司議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
馬方田之法 唐介卒 遣程顥等察農田水利
賦役于天下 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 罷條
例司檢詳文字 蘇轍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
陳升之爲相 張載爲 三 韓琦請罷青苗
崇文院校書尋辭歸 庚戌 法 王安石稱疾詔
諭起之 司馬光辭樞副 始以策試進士罷
去詩賦 出史館 蘇軾通判杭州 馮京參政
韓絳 王安石爲相 王珪 辛亥 四 更定科舉法
參政 契丹立 賢良科 專以經義論策試
士 王雱爲崇政殿說書 歐陽修素以風節
自持既連被汚衊遂乞致仕 立太學生三舍
五 富弼致仕 詔宗室非祖免親者
法 壬子 許應衆 王安石求去位不許 詔求

歐陽脩所撰五代史 歐陽脩卒 六 置經
是年交南李日尊死子乾德嗣 癸丑 義局 文彦
博罷 知南康軍周敦 上 王安石免 韓
頤卒 衍策武舉士 甲寅 絳爲相 呂惠卿參
政 沈括作渾儀浮漏成 是年契 八
丹生女眞部烏延古卒子劾里鉢嗣 乙卯 王安
石復相 沈括上使契丹圖 王安石上詩書
周禮三經新義 詔頒于學官 韓琦卒 呂惠
卿免 冬十月 丙辰 九 王安石免 吳充 王珪
彗星見于軫 爲相 馮京知樞密 是年交
阯李乾德降 南 丁巳 十 河南處士邵雍卒
詔段思廉入貢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戊午 十一改元元豐 呂公 己未 十二 召狀
著薛向同知樞密使 滿知縣 程顥
判武學 李定何正臣劾其迂闊僻異罷之 蔡
確參政 蘇軾徙知湖州上表以謝中丞李定
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蘇軾自熙寧
以來文章怨謗詔李定與張璪何正臣舒亶等

雜治之媒蘖鍛鍊多牽引名士欲置之死曹太
后聞之謂上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
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爲忌者中傷帝
亦憐之王珪復舉軾詠檜詩以爲不臣上曰何
預朕事舒亶又言王詵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
襄劉摯皆可誅也上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
使弟轍及詵皆坐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
十二人俱罰銅軾既貶謫親朋皆絕與交惟解
F洗 十三 章惇參政 秋 十四 張璪參
如故 庚申 十一月彗見太微垣 辛酉 政 築河隄白
大名至於瀛州 吳居厚 壬戌 十五 丙文中
以言利得爲都轉運使 丞舒亶界幼多
私見者側目至是有罪免 遠近稱快 制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尚書左右僕射參知政事
爲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舊參爲中書
舍人呂公著曰舉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
章以是不得大用 從給事中徐禧議城永樂
夏主秉常遣兵來寇士卒役夫死者二十餘萬

人神宗臨　癸亥十六　富弼卒
朝大慟　文彥博致仕
右甲子六十三　仁宗四十年英宗
四年神宗十六年
神宗十七　夏秉常大舉入寇　始以孟
甲子　軻配享孔子及荀況揚雄韓愈從祀　以司
馬光上資治通鑑　王　乙丑　十八　春三月神
安石以所居為僧寺　宗崩太子煦即位
年十歲是為哲宗高太后臨朝　司馬光自洛
入臨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蔡確韓
縝為尚書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　司馬光為
門下侍郎　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呂公著
為尚書左丞　丙寅　哲宗元祐元年　司馬光復
罷保甲等法　相召河南處士程　頤為崇政
殿說書　王安石卒　呂公著為相　李清臣
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　范純仁同知樞密　詔
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一月赴經筵班宰
相上　韓維為門下侍郎　司馬光卒　以常
州團練副使蘇軾為中書舍人尋遷翰林學士
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尚書右丞　是
年王覿孫覺蘇轍王巖叟劉摯朱光庭呂陶上
官均等俱為諫官御史時蔡確章惇呂惠卿呂
嘉問韓縝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以先
後罷斥而言者猶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
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呂公著亦曰治道去太
去甚宜使自新乃詔止言者勿復彈劾惠卿等
稍安　夏主趙秉　丁卯　二　呂公著當國禁科
常死子乾順嗣　舉不得以老莊申韓書
命題不得用王氏經義字說　程頤蘇軾劉摯
等自分黨相攻擊　復制科　時暨正熙豐之
政李清臣以為不可　遂罷知河陽府　劉摯于
存為尚書左右丞　安燾知樞密　韓維程頤
罷洛黨右司諫賈　戊辰　三宰相呂公著以三
易劾蜀黨罷知陳州　公平章軍國事詔建
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　常
安民賜呂公著書　呂大防范純仁為相　己

巳　四　呂公著卒　范祖禹以婦翁呂公著
當國不事進取從司馬光修通鑑王安石左
重之至是始除右諫議大夫與左諫議劉安世
諫求乳媼　蔡確以賦詩得罪再貶新州卒
劉安世論范純仁黨　庚午　五　春夏人來歸永
蔡確純仁自求罷政　樂之俘詔以米脂葭
蘆浮圖安疆四砦畀之　文彥博致仕　召鄧
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梁燾劉安世朱光庭
梁燾作　辛未　六　以劉摯為尚書右僕射摯性
薦士錄　峭直竟為所讒奇中遂與呂大防
有隙時鄭雍楊畏二人方附大防遂傾摯尋罷
摯知鄆州　以蘇轍為尚書右丞司諫楊康國
劾其與王安石無異不報　翰林學士承旨蘇
軾罷軾初以趙挺之王覿攻之出知杭州既徙
湖州復為衆所論再貶黃州量移常州召還尋
還學士復為賈易趙君錫所劾出知潁州尋改
揚州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　壬申　七　以
密　韓忠彥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程頤直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蘇轍論罷之　六　禮聘立
孟氏為后　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　召蘇軾
為兵部尚書兼侍讀尋又遷禮部兼端明侍讀
二學士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劾其與弟轍相為
表裏以紊朝政於是罷敦逸慶基為判官軾亦
罷知定州　是年生女真部劾里鉢卒弟頗剌
淑　癸酉　八　楊畏附呂大防劾罷蘇頌楊畏附蘇
嗣　轍欲相之因疏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
進用章惇安燾呂惠卿不報　呂大防欲引楊
畏為諫議大夫蘇轍助之范純仁以為不可已
而竟遷畏禮部侍郎　九月高太后崩哲宗始
親政　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
不報　楊畏上疏請紹述神宗　復　甲戌　九　改
章惇呂惠卿官　貶劉安世知成德軍　元紹
聖　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
丞　呂大防罷　李清臣發策試進士有紹復
熙豐之意畢漸迎合擢首選蘇轍范祖禹范純
仁罷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黃履為御史中

丞　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蘇軾知英州
御史虞策論軾罪輕再貶惠州安置　曾布張
商英蔡京林希蔡卞陸師閔安惇呂惠卿皆進
用安置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于遠州　是
年生女眞部頗剌　十許將蔡卞爲尚書左
淑嗣卒弟盈哥嗣　乙亥　右丞　御史常安民論
蔡京張商英周秩章　十一　竄范祖禹賀
惇等貶監滁州酒稅　丙子　州劉安世英州　廢
孟后居瑤華宮　冬十月雷大雨雹　龔原　丁
爲國子司業原請以王氏字說經義刊布
十二　流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
丑于嶺南大防道卒梁燾卒于化州劉摯卒于
新州　貶韓維等三十人官蘇軾自惠州徙昌
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
高州　夏五月文彥博卒　六月朔日食　戊寅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編管程頤于涪州
十三改元元符　咸陽民得古玉印獻之蔡京
以爲秦璽　再竄范祖禹劉安世祖禹卒于化

州　十四　河決內黃　立劉妃爲皇后
地震　己卯　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曾誕作玉
山主人對客問　十五　春正月哲宗崩
詔諸州行三舍法　庚辰　皇弟端王佶即位是爲
徽宗向太后臨朝　韓忠彥曾布爲相　復孟
后爲元祐皇后　復范純仁等官　徙蘇軾等于
內郡軾自昌化移廉　徙永更三赦復提舉玉局
觀未幾卒于常州　韓忠彥請追復文彥博王
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從之　陳瓘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貶恕均州
安置　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徽宗建
尋致仕　放章惇罷蔡京蔡卞　辛巳　中靖國
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范純仁卒
向太后崩　罷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
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　鄧洵武獻愛莫
助之圖用爲給事中兼侍講　是年遼耶律洪基
卒孫延禧立改元乾統是爲　二改元崇寧
天祚帝游佃暴虐中外離心　壬午　春正月河東

震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韓
忠彥與曾布不協諫官吳材王能甫附布論忠
彥罷相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禁其
子弟不得官京師　曾布免蔡京爲相　立元
祐黨人碑于端禮門　復廢　三　安置任
元祐皇后　以蔡卞知樞密　癸未　伯雨等十二
人于遠州　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詔
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庭堅秦觀文集　除
直秘閣程頤名言官范致虛等希蔡京旨乞下
河南盡逐學徒　令州縣立元祐黨人碑石　工
安民不　四　蔡京長子攸爲秘書郎　命方
忍刻　甲申　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以王安
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罷科舉　乙酉　五　始令
法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州縣學以
諸儒從祀孔子　蔡卞罷　以趙挺之爲尚書右
僕射與蔡京爭權尋罷　以朱勔領花石綱
章惇死　始置　六　春正月彗出西方長
諸路提舉學官　丙戌　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

碑　復謫者仕籍　蔡京有罪免　復以趙挺之
爲尚書右僕射革蔡京弊政　策進士蔡嶷以
阿附得　七　改元大觀　蔡京復相　以
首選　丁亥　蔡京子蔡[illegible]爲龍圖閣學士　蔡
京以蔡嶷爲給事中　[illegible]頤卒　太廟齋郎
方軫跡論蔡京流軫于[illegible]南　是年黃河清　戊
八　宦者童貫復洮州　加　九　右正言
子　司空　始以孔伋從祀　己丑　陳禾以論童
貫被謫　以孟翊言宋將中微流于遠方　蔡京
有罪免尋以太師致仕留京師以何執中[illegible]
事蔡京遂　庚寅　十　夏五月彗出奎婁　[illegible]
代爲相　弼等論蔡京罪降京太子少保
出居杭州　以張　辛卯　十一改元政和遣鄭允
商英爲次相尋罷　中童貫使遼　編管陳
瓘于台州瓘平生論[illegible]最爲所忌恨
何執中起遷人石悈　[illegible]欲置瓘以必死悈
至執瓘矜之瓘終不屈　[illegible]馬植改名
李良嗣因童貫入朝獻[illegible]東賜姓趙　壬辰　二十

召蔡京爲太師宴于內苑太淸樓賜第京師癸
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夏六月白虹貫日
巳十三以何執中爲少師　賜號方士王老志
洞微先生王仔昔通妙先生冬十一月祀圜
丘蔡攸奏天神降　詔求道教儒經于天下
是年金生女眞部烏雅束卒弟阿骨打立自稱
都勃甲午十四以童貫爲陝西經畧使遼
極烈女眞阿骨打起兵叛遼遼遣將伐之
爲所乙未十五立子桓爲太子以童貫領
敗六路邊事　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
作明堂命蔡京爲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是年女眞阿骨打稱帝國號金更名旻改元收
國遼主代金丙申十六　賜方士林靈素號
金取遼黃龍府通眞達靈先生　立道士
學　幸蔡京第丁酉十七　道籙院冊徽宗
上玉帝地祇徽號爲教主道君皇帝　廣
州觀察使黃璘誘大理入貢封其主段和譽爲
大理國王　王仔昔爲林靈素所忌下獄死
冬十二月有星如月南行童貫領樞密事戊
賜坐是年金主旻始即皇帝位改元天輔戌
十八改元重和　以王黼爲尚書左丞　遣馬
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以童貫爲太保　秋
九月拔己亥十九改元宣和　詔更寺院爲宮
庭大火　觀僧爲德士　幸蔡京第命坐傳
觴如家人禮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以張
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右丞　召楊時爲秘書
郎庚子二十　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死　趙
良嗣使金約攻遼　蔡京與子攸權勢
相軋帝亦厭京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睦州民
方臘以誅朱勔爲名作亂自稱聖公建元永樂
辛丑二十一　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
河朔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
王淵裨將韓世忠擒方臘　臘之亂凡破六州五
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裸而縊于林
中者相望百餘里時童貫統兵以平臘功　壬
加太師封楚國公　是年黑眚見禁中　寅

二十二　蔡攸爲少保尋爲少傅與童貫王黼
率兵會金攻遼　陳瓘了翁卒　朝散郎宋昭
上書請誅童貫王黼黼除昭名編管海州　都
統制种師道濼河鈐轄趙隆皆極言不可助金
攻遼童貫不聽　金克遼中京遼主耶律延禧
聽其樞使蕭奉先之譖乃殺子敖盧斡　延禧走
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金主女眞阿骨打入
燕京遼人爭降燕留守李處溫立耶律淳爲帝
遂廢延禧爲湘陰王淳卒其妻蕭　癸卯二十三
氏稱太后主國事　誅李處溫　金以宋
夾攻克遼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　以
楊時爲邇英殿說書　王黼等竭天下之財北
征僅得七空城詔以收復燕雲功進王黼鄭居
中蔡攸童貫位惟鄭居中自陳無功辭不拜
禁元祐學術毀司馬光等文集　金以遼平州
爲南京以張轂留守轂以平州歸宋宋殺張轂
函首以畀金　徽宗幸王黼第觀芝飲醉　以
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宣撫使　金阿骨打卒
弟吳乞買立更名晟改元天會是爲太宗　遼
主延禧殺淳妻蕭氏金襲延禧于青塚延禧走
雲內尋奔夏其臣蕭特烈立其子雅里甲辰二
雅里死特烈復立术烈尋爲亂兵所殺十
四夏稱藩于金　金人來索趙良嗣所許糧二
十萬石不與金人由是大怒閏三月京師河東
陝西地震詔郎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
遷戶部侍郎　蔡京復相目已昏眊事悉決於
季子絛　河北山東盜起　都城有女子生髭
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遼延禧復東渡
河耶律大石自金來歸延禧再謀出兵收復燕
雲大石諫當待時不可輕動延禧不從與金人
戰敗走乙巳二十五　勒蔡京致仕　封宦者
山陰　童貫爲廣陽郡王　劉安世器之
卒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　秋九月有
狐升御榻坐　都城賣菜夫迷罔至宣德門釋
擔戟手向門詈云太祖神宗使我來道宜速改
也邏卒捕下獄盡之　冬十月金人分道入寇

十一月郊徽宗幾下墳窃報虜犯界左右秘之
傳察使金不屈死之　种師道致仕居南山豹
林谷起爲兩河制置使　童貫自太原逃歸金
人陷朔代圍太原　金斡离不入檀薊州郭藥
師叛降金金人盡陷燕山州縣始罷花石綱
及內外製造局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秘
諫以內侍梁方平師衛士守黎陽　召姚古
种師中將兵入援　冬十二月徽宗傳位于太
子桓即位是爲欽宗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
皇帝　有鵶鳴于郊宮端誠殿　以李綱爲兵
部侍郎　遣使李鄴如金告內禪鄴至慶源府
斡离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無備不如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
王黼童貫六人　是年遼延禧至應州金將婁
室獲之以歸遼亡九世二百十年　遼耶律
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改元延慶是爲西遼　丙
午欽宗靖康元年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
人遂渡河太上皇奔鎮江　金兵犯京師屯

年駝岡以就芻豆宰相白時中李邦彥請帝出
奔襄鄧李綱諫沮　李綱欲戰罷李綱以謝金
人　太學生陳東請復用李綱以綱爲京城防
禦使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离不引兵北
去京師解嚴李邦彥免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以楊時爲國子祭酒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
心爲先　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　太
上皇還至京師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
靖處士遣還　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冬十一月金兵復至京師郭京誑言以六甲法
能擒金將令其出禦敗走京城遂陷欽宗至金
營請降割兩河地與之宰相何㮚等以和議成
歸都堂歡會飲酒　立子諶爲太子　貶王黼
蔡京童貫趙良嗣蔡攸朱勔遣人誅之　欽宗
至自金營遣使割兩河地　是年天狗星隕其
聲如雷彗出紫微垣長數丈拂帝座文昌大臣
獻諛以爲　丁未高宗建炎元年　詔兩河民降
夷狄將衰　金民不從　河東割地使劉韐

自經于金營　春二月金劫徽欽易服及后妃
太子宗戚至其營廢徽欽爲庶人李若水死之
元祐孟太后以幽廢別宮獲免　三月金立宋
相張邦昌爲帝號大楚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
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張思正殺郭京
五月康王構即帝位于南京遙尊靖康爲淵聖
皇帝李綱黃潛善爲相汪伯彥知樞密院　更號
元祐孟太后曰隆祐　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太學生陳東撫州布衣歐陽澈上書留李綱乞
罷汪黃輩高宗怒斬之于市　冬十月高宗如
揚州　盜趙萬陷常州執守臣何家縱兵大掠
張邦昌歸朝以爲太保封同安郡王李綱言其
僭僞之罪安置潭州又以禁中通李氏陳氏
事賜死　是年宋遣王倫使金金斡离丕卒　戊
申二以黃潛善汪伯彥爲相　金以濟南知府劉
豫反宋降金　金以徽宗爲昏德公欽宗爲
重昏侯徙居韓州　己酉三春正月金粘沒陷
金始撰國史　徐州入淮泗陷天長高

宗奔鎮江遂如杭州　金人焚揚州　黃潛善汪
伯彥免朱勝非爲相　以呂頤浩僉樞密院
扈從將苗傅劉正彥以功賞不明作亂殺僉樞
汪淵內侍康履等劫高宗傳位皇子旉年三歲
改元明受請孟太后臨朝尊高宗爲睿聖仁孝
皇帝徙居顯寧寺　夏四月張浚呂頤浩兵入
高宗復位苗劉走韓世忠劉光世捕獲斬之
六月金兀术大舉入寇崔縱使金死之　秋七月
太子旉卒　遣洪皓使金金人拘之　廣政教
授林勳上本政書　升杭州爲臨安府　冬十
月金兀术分兵南下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
黃入江西高宗遂如越州兀术渡江入建康高
宗奔明州　十二月兀术陷臨安高宗航于海
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　是年江淮統制岳飛
敗金人　四　春正月　金人陷明州屠其民
于廣德　庚戌高宗走溫州　鼎州人鍾相嘗以
左道惑衆因結納忠義以捍賊爲名自稱楚王
改元天載孔彥舟平之其黨楊太復聚衆于龍

陽　金兀朮還臨安以輜重不可遵陸取道秀
州北還　高宗還越州　金徙徽欽于五國城
金立劉豫爲齊帝世脩子禮都大名府
秦檜從二帝至金是年十月南還　辛亥五　改
元紹興　以秦檜參知政事尋爲相　隆祐孟
太后崩　作太宋中興玉寶　陞越州爲紹興
府　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　張浚以吳
玠譖言下前威武將軍曲端于恭州獄有武臣
康隨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恨之浚以隨
提點刑獄遂置端于死關中士夫莫不痛惜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豫居汴
改元阜昌中原盡屬于豫　壬子六　高宗如臨安　育太
祖後德芳五世孫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頒黄庭堅所書戒石銘刻于州縣　秦檜免
秋八月彗星見
王倫還自金　癸丑七　楊太僭號大聖天王　復名么立鍾相少子爲太
子臣事之　岳飛平江廣羣盜　復
置博學宏詞科及元祐十科取士法　甲寅八　吳玠
吳璘敗金兀朮于仙人關　岳飛兼荊南置使
復襄陽等六郡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趙鼎爲相兼知樞密　高
宗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乙卯九　春正月朔日食　二月高宗
如臨安　徽宗崩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在虜
八年　楊時卒年八十三　行統元曆常州布
衣陳得一所造　岳飛破楊么湖湘平　徵和
靖處士尹焞于涪州　是年金主吳乞買卒兄之
孫亶立是爲熙宗號
稱天會　金伐蒙古　丙辰十　左司諫陳公輔請禁程氏學詔從之
是年西遼耶律大石
死妻蕭氏稱制　丁巳十一　秦檜爲樞密使　高宗如建康
岳飛乞終喪還廬山尋詔入朝還鎮　尹焞爲崇
政殿說書　金廢劉豫爲蜀王　金初用大明
曆　戊午十二　定都臨安　胡安國進春秋傳　秦檜復相　秋七月彗見　趙鼎罷
金以張通古詔諭江南許歸河南陝西地　學
士曾開編脩胡銓等極論和議之非罷貶　是

年金改元天眷始頒官制
以經義詞賦爲兩科取士　己未十三　遣使詣河南脩奉陵寢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除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
之地　金蒲盧虎撻懶謀反伏誅　王倫如金金
人執之　蒙古襲
敗金人于海嶺　庚申十四　李綱卒　金兀朮撒离喝復陷河南陝
西州郡　吳璘敗金人于扶風撒离喝走鳳翔
劉錡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岳飛敗金人
于京西遣使詔班師安置
趙鼎于潮州　臨安火　辛酉十五　下岳飛于大理獄死之
和議成奉表稱臣于
金是年金改元皇統　壬戌十六　夏四月金遣使以衮冕冊帝　金
人歸徽宗及二后之喪　韋太后至自金　秦
檜進封秦魏兩國公辭不拜　尹焞卒　策進
士以秦檜養子熺爲弟一檜改爲次　是年
西遼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是爲仁宗　癸
亥十七　春正月作太學以岳飛宅爲之行人洪皓張邵朱弁自金還　高宗書六經刻石
于太學　金人來聘　是年

右甲子六十四　神宗二年哲宗十五年徽宗二十五年欽宗一年高宗十七年

甲子會紀卷之三

甲子會紀卷之四

明武進薛應旂編輯

甲子 高宗十八 樂平水鬬 秦檜諷言官李文會論万俟卨 祕禁野史 從趙鼎于吉陽軍 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金以王倫爲轉運使倫不屈死之 乙丑 十九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 高宗幸秦檜第 張浚欲論時事以母計氏年高未決 計氏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激之上疏放于連州 丙寅 二十 劉豫死 金遣使如西遼 西遼殺之 丁卯 二十一 安置洪皓于英州 趙鼎卒于吉陽軍 金及蒙古和 戊辰 二十二 竄胡銓于海南 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 兀术死 己巳 二十三 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是爲海陵王改元天德 庚午 二十四 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 金完顏亮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及諸宗室五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 辛未 二十五 韓世忠卒 金置國子監 金大營宮室于燕 壬申 二十六 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 癸酉 二十七 金遷都于燕改元貞元 甲戌 二十八 春正月地震 夏五月朔日食 張俊卒俊屢立戰功人以其附秦檜薄之 禁百官避輪對 乙亥 二十九 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 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歿 丙子 三十 沈該万俟卨爲相湯思退知樞密 欽宗崩于金 秋七月彗星見井 是年金改元正隆 丁丑 三十一 万俟卨卒 湯思退爲相 戊寅 三十二 金營汴宮 己卯 三十三 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遣王綸使金覘之綸還入對言和好無他 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庚辰 三十四 以太祖七世孫秀王之子瑗爲子更名瑋封建王 湯思退論免 辛巳 三十五 春正月朔日食 陳康伯朱倬爲相 金遣使來求漢淮之地始聞欽宗之喪金大括馬于諸路金主亮遷都于汴大舉入寇至瓜洲虞允文敗之於采石亮趨揚州金兵亂弒其主亮焚之北還立其孫烏祿改元大定是爲世宗 高宗如建康 壬午 三十六 春正月朔日食 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 金主雍遣使來聘 高宗還臨安 虞允文與吳璘經畧中原 遣洪邁使金 立建王瑋爲太子更名眘 朱倬罷相 詔吳璘班師 夏六月高宗傳位太子自稱太上皇太子即位是爲孝宗 癸未 孝宗隆興元年 史浩爲相尋罷張浚爲樞密都督江淮軍馬 張浚遣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顯忠復靈壁宿州宏淵復虹縣尋潰于符離 以朱熹爲武學博士 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相兼樞使仍都督江淮軍馬 甲申 二 張浚卒 詔輔臣於申未間入對便殿 金兵復渡淮入滁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湯思退竄永州陳康伯復相兼樞使尋卒 乙酉 三 改元乾道 魏杞使金正敵國禮而還 洪适爲右相兼樞使尋罷 丙戌 四 汰冗兵 葉顒魏杞爲相兼樞使 陳俊卿諫鞠戲遊獵用爲副樞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金命國人習進士業 丁亥 五 蜀帥吳璘卒 葉顒魏杞免 戊子 六 行乾道歷 起復蔣芾爲相 孝宗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辭之 以陳俊卿爲相兼樞使 大閱于茅灘 己丑 七 措置兩淮屯田 以陳俊卿虞允文爲相兼樞使 庚寅 八 吏部尚書汪應辰以販水銀之謗罷去 陳俊卿罷 遣起居郎范成大如金求陵寢地 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 張栻上疏言之 辛卯 九 上太上皇尊號 立子惇爲太子 以戚屬張說僉書樞密張栻諫罷之 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金禁羣臣相餽獻 金葬宋欽宗於鞏洛之原 壬辰 十 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 侍講張栻罷復以張說僉書樞密

羅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貞濟　金除金銀
坑冶之稅　朱熹以司馬光通鑑作綱目癸巳
十一　梁克家與張說不合罷去以十二
曾懷爲右丞相　金所以策試國子甲午改元
淳熙　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乙未十三安
使　張說免　安南始稱國　輔臣于王
津園　孝宗謂葉衡等曰近來士大夫以趨事赴
功者爲很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將激成東
漢黨錮之風深害治體不可不戒　御筆宜書
諸紳　高麗叛將以四十餘城降金　金不受丙
申十四　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　丁酉十五
罷蠻爵　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　廣名
文敗金人于釆石　戊戌十六　御史謝廓然請
高麗致貢于金　禁有司毋以程顥王安
石之說取士　以趙　己亥十七　夏旱詔求直
雄爲右丞相兼樞使　言知南康軍朱熹上
疏其畧在人君正　庚子十八　呂祖謙作大
心術以立紀綱　事記　張栻胡銓作辛

甲子會紀卷四　三　何

丑十九　呂祖謙卒　王淮爲右相以朱熹壬
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行其社倉法於諸路
寅二十　以王淮梁
克家爲左右丞相　癸卯二十一　夏六月御
史陳賈請禁道學
甲辰二十二　以周
必大爲樞密使　乙巳二十三　禁
胡服蕃樂　丙午二十
四　宴講官于祕書省　詔唐德宗與陸贄論事
皆使中人傳旨豈不誤事　賜處士郭雍號頤
正先生　是年八月　丁未二十五　周必大爲右
日月五星聚于軫　相　高宗崩年八十二
是年大理寺奏獄空　戊申二十六　以朱熹
金禁國人學南人衣飾　爲兵部郎官以足
疾乞祠　兵部侍郎林栗知泉州　王淮罷淮爲相盡
心事上唯以劾朱熹故論者譏之　以朱熹爲
崇政殿說書熹辭不　己酉二十七　周必大留
至　金建女眞太學　正爲左右丞相必大
尋罷　孝宗傳位太子惇是爲光宗孝宗稱壽
皇居重華宮　朱熹爲大學章句　金主完顏雍

原缺第四葉

爲右丞相　秋七月造戰
艦　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右甲子六十五　高宗十九年孝宗二十七年
光宗五年寧宗六年
甲子　寧宗十　春正月韓侂胄議恢復　三月
臨安大火　追封岳飛爲鄂王　詔丞相
兼國　乙丑十一　改元開禧　春三月太白晝見
川使　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未宜川兵啓釁
請誅韓侂胄編管岳于建寧　以蘇師旦爲安遠
節度使　韓侂胄遣使如金以審虛實　金命
僕散揆會兵　丙寅十二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
于汴以備宋　下詔伐金　以太祖
九世孫希瞿子均爲孝宗孫沂王柄後賜名貴
和　張巖知樞密李壁參政　伐金師敗韓侂
胄安置蘇師旦于韶州　金僕散揆分兵入寇
陷安豐圍和州　四川副宣撫吳曦反獻階成
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蒙古斤泥溫鐵木
眞起于斡難河稱成吉思可汗是爲元太祖

甲子會紀卷四　五　何

丁卯十三　吳曦自稱蜀王轉運使安丙討平
之方信孺使金還傳言虜欲增幣割地及
縛送首謀之人韓侂胄怒貶信孺官復遣王柟
如金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與楊后密
計誅韓侂胄于玉津園　治韓侂胄黨陳自
強誅蘇師旦流郭倪貶李壁等官　立子㬙爲
皇太子更名𢡟　以　戊辰十四改元嘉定毛
錢象祖爲右丞相　自知廷對首論用兵
奪其恩例　王柟至金議世爲伯姪增歲幣三
十萬犒軍銀三百萬仍獻韓侂胄首以贖淮南
地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獻于金　復秦檜爵謚
臨安大火　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象祖
尋罷　金主璟卒叔父與　勝　己巳十五　樓鑰
立更名永濟是爲衛紹王　參知政事
金主永濟改元大安　蒙古入靈州夏　庚午十六
主李安全降　畏吾兒國降于蒙古
夏六月朔日食　蒙　辛未十七　春三月臨安
古侵掠金西北境　大火　金使人求和

原缺第六葉

還金改癸未二十九蒙古木華黎死臨絕
元元光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
業干戈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
汝等勉之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金完顏珣卒子守緒立夏甲申三十秋閏
主李遵頊傳位於其子德旺八月寧宗崩
丞相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更名昀是
爲理宗廢太子竑爲濟王出居湖州召傅伯
成楊簡俱辭不至以真德秀乙酉理宗寶慶
爲直學士以魏了翁爲起居郎元年湖
州人潘壬與李全密謀立濟王竑爲帝至期全
兵不至所部皆太湖漁人竑告于朝討平之史
彌遠詐言竑有疾遣余天錫召醫視之逼竑自
縊李全以制帥許國不免庭衆又端坐受拜
遂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加史彌遠太師封
魏國公評事胡夢昱上言濟王不當廢竄于
象州而卒御史梁成大莫澤右正言李知孝
共爲史彌遠鷹犬凡忤彌遠者三人必相繼劾

之貶魏了翁居靖州罷真德秀祠祿丙戌二
是年蒙古伐夏取甘肅西涼靈州鹽川贈
陸九齡等官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建昭
勳崇德閣趙普至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
于其上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丁亥三贈朱
夏主德旺以憂卒弟子睍立熹太師信
國公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責歲幣于
金蒙古鐵木眞滅夏是歲夏亡自元昊至是
一百九十五年蒙古鐵木眞戊子四攺元紹
死于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定以叅
知政事薛極知樞密己丑五蒙古窩濶台立
鄭清之僉書樞密是爲元太宗蒙古
以史天澤等爲庚寅六以鄭清之叅知
萬戶分守中原政事立皇后謝氏辛卯
七秋九月臨安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
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蒙
古以耶律楚材爲中書壬辰八以史嵩之爲
令事無巨細一以委之京湖安撫使知襄

陽閏九月彗見于角蒙古遣使來議伐金
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遣孟珙帥師會之
金汴京大疫金括粟民間蒙癸巳九金
古攻汴金主出走河北復圍汴人來乞
糧不許薛極免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
清之爲右丞相又封彌遠爲會稽郡王尋卒
梁成大莫澤李知孝論免甲午十攺元端平
金主奔歸德尋遷蔡州春正月金主守
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
守緒及其臣完顏忽斜烈死之承麟爲亂兵所
殺金亡計九世共一百十八年陳蔡西北地
屬蒙古以賈貴妃弟似道爲籍田令遣宋
楊祖詣河南省謁八陵夏四月史嵩之以孟
珙所獲金哀宗遺骨併執張天綱等獻俘于太
廟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綱
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
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理宗召天綱問曰汝
眞不畏死邪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

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初有司令天綱供狀
欲其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耳但書故
主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全子才會兵趨汴
蒙古兵至洛陽趙葵等棄汴歸召眞德秀魏
了翁爲學士眞德秀進大學衍義蒙古使
王檝來言何爲敗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十一以眞德秀爲叅政尋卒鄭清之
喬行簡爲左右丞相召崔與之爲叅政
不至以魏了翁同僉樞密督十二魏
江淮京湖軍馬安南入貢丙申了翁罷
下詔罪己鄭清之罷召崔與之爲右丞相
不至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封陳日煚爲安南王
襄陽將王旻等以城降蒙古蒙古初括中原
民戶定賦稅蒙古召儒士編集經史蒙古
入成都大殺掠城中積尸計一百四十萬城外
無筭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等分道拒之
丁酉十三攺元嘉熙魏了翁卒夏五月臨
安大火蒙古給官府符印定驛令蒙

古投儒十拾諸路戊戌十四孟珙復郢州荆門蒙古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己亥十五以喬行簡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史嵩之為左右丞相崔與之卒年八十二謚清獻以陳損為國子司業損史彌遠之甥嘗指斥彌遠因力請外至是召還庚子十六春正月彗見營室臨安大饑喬行簡罷李宗勉卒辛丑十七改元淳祐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廟黜王安石從祀求遺書蒙古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壬寅十八蒙古後寇蜀孟珙分兵禦之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樞棄官遷于蘇門蒙古擢通州屠其民癸卯十九蒙古耶律楚材卒余玠用冉璡冉璞謀畫城釣魚山徙台州治之蜀始可守甲辰二十留夢炎及第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詔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極論尋令終喪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兼樞使範尋卒乙巳二十一以游佀為右丞相丙午二十二春正月朔日食孟珙卒以賈似道為京湖制置使學士李部等抗疏勒史嵩之致仕蒙古寇江淮之境是年秋七月蒙古太宗長子貴由立是為定宗丁未二十三以鄭清之為右丞相兼樞使蒙古侵高麗拔其城十有四戊申二十四蒙古主貴由卒后海迷失稱制己酉二十五鄭清之趙葵為左右丞相嚴中外上書之禁庚戌二十六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趙葵罷論者謂其不由科目葵力辭之辛亥二十七鄭清之卒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蒙古太宗弟拖雷之子蒙哥殺海迷失而自立是為憲宗追尊其父拖雷為睿宗以弟忽必烈總治漠南開府金蓮州以西域僧那摩為國師壬子二十八臨安火三日蒙古以中國地分封宗屬癸丑二十九改元寶祐詔以與芮子禥為皇

子蒙古滅大理甲寅三十詔籍余玠家財賈似道同知樞密余晦為王惟忠所輕誣奏惟忠潛通北國勘官陳大方假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訴于天帝未幾大方亦死蒙古以姚樞為京兆勸農使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乙卯三十一春正月迅雷三月雨土詔不許傳播遷事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右司諫丁大全正言陳大方御史胡大昌人號為三不吠犬蒙古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西南夷盡降蒙古丙辰三十二加賈似道參知政事賜文天祥進士及第一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上書編管遠州人稱六君子丁巳三十三賈似道知樞密院蒙古兵入交趾屠其城回鶻入貢於蒙古戊午三十四丁大全參知政事尋為右丞相蒙古入西域降乞石迷諸國己未三十五改元開慶秋八月蒙古忽必烈渡淮九月渡江圍鄂州吳潛為左丞相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使似道至蒙古營許稱臣割地奉幣以和適蒙哥卒于合州城下計至忽必烈解圍去丁大全有罪免庚申三十六改元景定春二月蒙古師至鄂州引還作浮橋於新生磯賈似道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其殿卒百七十人上表報捷召還加少師封衛國公兼太子太師三月朔日食白氣如匹練亘天吳潛罷夏四月蒙古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統是為元世祖立中書省定官制頒祿於官吏以西僧八思巴為國師六月宋立忠王禥為太子蒙古以王文統為中書平章事張文謙為左丞秋七月蒙古遣翰林學士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忠勇軍新館匿不以聞是年熒惑入南斗五十餘日辛酉三十七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瀘川安撫劉整叛降蒙古其參謀官許彪孫不肯草表合門仰藥死以江

爲里同僉樞密罷　寘吳潛于循州　蒙古
聽儒士被俘者贖爲民　蒙古以史天澤爲中
書右丞相　蒙古以姚樞竇默許衡爲太子師
傅保皆辭不拜　蒙古以王恂爲太子贊善
壬戌三十八　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蒙古江
淮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爲齊郡
王復其父全官爵　安南陳光昺貢象封安南
王　賈似道遣人毒殺吳潛　蒙古殺王文統
誅以其子蕘通好于李璮之故寘文統忌賢
害能之報　蒙古以阿术爲征南都元帥　癸
亥三十九　臨安知府劉良貴浙西運使吳勢
卿獻買公田之策賈似道力主行之首以巳
田萬畝爲公田倡委官分路買田爭以多買爲
功廖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　蒙古以姚樞爲
中書左丞廉希憲爲中書平
章政事　蒙古始建太廟

右甲子六十六　寧宗二十一年　理宗三十九年

甲子理宗四十　增公官田于平江諸路　彗
星出柳光燭天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
道求去勉留之　臨安學生葉李蕭規上書詆
賈似道專權誤國黥配遠州　冬十月理宗崩
太子禥即位是爲度宗　是　度宗咸淳元
年蒙古入都于燕改元至元　乙丑年　春正月
朔日食　加賈似道魏　丙寅二　江萬里罷
國公　江萬里參政　留夢炎同知樞密
丁卯三　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孔子升
顓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從祀　程
元鳳爲右丞相尋罷以葉夢鼎爲右丞相　留
夢炎爲樞使　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蒙古許
衡謝病還懷孟西域人進萬年曆于蒙古叛將
劉整上攻宋方畧于蒙古請先事襄陽遂城白
河戊辰四　留夢炎罷　奪謝方己巳五　以
口　叔官爵　蒙古圍襄陽　李庭芝
爲兩淮制置大使　葉夢鼎乞致仕單車宵遁
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　蒙古益兵圍

襄陽　蒙庚午六　以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
古行新字　使督兵援襄樊　詔賈似道十
日一朝入朝不拜　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
襄樊　賈似道使臺臣張志立劾罷學士文天
祥　蒙古廉希憲罷　蒙古以阿合馬平章政
事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辛
未七　春二月大饑　賈似道罷士籍　范文虎
帥師救襄陽至鹿門而遁　蒙古許衡論阿
合馬專權罔上不報因請謝病請解機務　不許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秋
八月朔日食　蒙古弛四川茶　壬申八　李庭
鹽之禁　蒙古改國號曰元　芝使統制
張順張貴救襄陽敗死　寘皮龍榮于衡州道
卒　秋九月祀明堂禮成　幸景靈宮將還大雨
似道期度宗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請乘
逍遙輦還宮似道大怒即日去位詔罷顯祖出
貴嬪爲尼似道乃還　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
辭相位知饒州入辭有三不知之說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爲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召
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賈似道加太學餐錢
寬科場　癸酉九　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
恩例　襄陽久困援絕呂文煥降于
元　賈似道建機速房于中書　汪立信爲京
湖制置使趙溍多獻寶玉于賈似道爲沿江制
置使兼建康留守　元主立其子眞金爲太子
元許衡乞罷許之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甲戌十　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即起復
入朝　秋七月度宗崩子㬎即位年四歲
謝太后臨朝稱制封兄昰爲吉王弟昺爲信王
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
願上下交脩以迓續天命乃酣歌深宮嘯傲湖
山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尋
中以危法斥之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陸秀
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王爚章鑑爲左右丞
相　元伯顏大舉入寇　呂文煥劉整爲元分
道入寇元伯顏潛兵入漢畧沙洋陷新郢守將

邊居誼死之　鄂州降元　伯顏　乙亥　恭帝㬎德
引兵東下　陳奕以黃州降元　祐元年
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劉整死　范文虎以安
慶降元　賈似道出師次丁蕪湖　汪立信爲
沿江招討使賈似道以荔于黃州　遣　伯顏請和
伯顏不許　張晏然降元上書乞有宋祚　元
陷池州　池守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及妻雍
氏死之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池州下流之
丁家洲　賈似道奔揚州　江淮諸路盡沒于元
元陷饒州知州唐震　故相江萬里死之　行宮
留守趙溍棄建康而遁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
兵勤王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元虞人
獲鴈于汴得郝經帛書　郝經還至燕卒　賈似
道罷　右丞相章鑑遁　沿江招討使汪立信扼
吭而卒于軍　元伯顏入建康　有二星鬪于
中天一星隕　王爚平章軍國重事　陳宜中留
夢炎爲左右丞相　夢炎遁去　安置賈似道循
州行至漳州爲監押使鄭虎臣所殺　元伯顏

陷常州屠其民止存七人知州姚訔通判陳炤
都統王安節死之　劉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
江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兵帥麻士龍戰死虞
橋　尹玉戰死五牧　召文天祥入衛以謝枋得
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　丙子　二　進封吉王昰
以文天祥僉書樞密院　爲益王判福州信
王昺爲廣王判泉州　召留夢炎不至以爲江
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元伯顏至皐亭山太
皇太后遣使奉璽迎之　陳宜中夜遁以文天
祥爲右丞相與左丞吳堅至元軍議天祥被執
北去　春二月日中有黑子二星大如鷄卵
閏千中天一星隕　浙江潮三日不至　三月
元伯顏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符印以帝㬎及
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蒙古發帝㬎
爲瀛國公　夏五月益王昰泛海從溫州至福
州即位是爲端宗年九歲遙尊帝㬎爲孝恭懿
聖皇帝尊度宗淑妃楊氏爲皇太后聽政進封
廣王爲衛王　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陳

文龍劉黼參政　張世傑樞副　陸秀夫直學士
文天祥自鎮江脫走浮海自溫州至　以爲右丞
相　陳宜中與陸秀夫議論不合諷言者劾罷之
元兵逼端宗航海至惠州甲子門　元制分江
南人爲十等　元陷衢州宋宣撫故相留夢炎
降　元命太子贊善王恂及郭守敬造新曆
元以姚樞爲翰　丁丑　端宗景炎元年　春二月
林學士承旨　彗星見東北　冬十一月
元兵襲淺灣　宋主遷舟于秀山　十二月復還
井澳遇颶風　宋主有疾　陳宜中去占城不返
元封道士張宗演爲嗣漢天師演道靈應沖和
眞人領江南道教　道士爲眞人始此　以西僧
楊璉眞加總攝江南釋教　戊寅　端宗浮
思州田景賢播州楊邦憲降　海至化州之
硇洲　夏四月端宗崩于硇洲年十一歲　衛
王昺即位年八歲是爲帝昺　六月至崖山
端宗始建行宮升廣州爲祥興府　加文天祥
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冬十一月文天

祥被元將張弘範執于五坡嶺　元以許衡領太
史院事　封泉州女神林氏爲天妃　封伯夷
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義仁惠公　冬十二
月黃河清八十餘里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是
年西僧楊璉眞　帝昺祥興元年　春二月
加發宋諸陵　己卯　戊寅朔元將張弘範襲厓
山　張世傑力戰兵潰　陸秀夫負帝昺赴海死之
張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死之宋亡
宋自太祖至欽宗九主一百六十八年南渡後
亦九主一百五十二年共三百二十年　文天祥
至燕不屈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都北平
元人囚之　庚辰　都元帥張弘範卒　遣使都實
窮河源　許衡致仕　姚樞卒　廉希憲卒
大發兵擊日本　行郭守敬等所造授時曆　辛
巳　十八　許衡卒　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
島還者僅三人　括江南戶口稅　焚道書
惟道德經爲老　壬午　十九　擊占城不克引還
子所著留之　俱藍國遣使貢寶及黑猿

一遣使括雲南金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二
人 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
學校 冬十二月殺宋少保信國公文天祥
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始用宋季
海盜朱清張瑄通海運 授以 二十 立弘吉
金符千戶立萬戶府掌之 癸未 剌氏爲后初
弘吉剌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遂與約生女世
以爲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諸后多其族焉
春二月庚寅太陰掩昴丁酉太白犯昴壬寅復
犯 廣州民林桂方等起兵討平之復發兵擊
日本 詔益兵擊占城 詔四川行省擊九溪
十八洞蠻來降分其地爲郡縣之 建寧黃華兵
起稱宋祥興年號命史弼等討平之 象山縣
民尤宗等亦聚衆萬餘招降之 分道攻緬破大
之西南夷金齒 甲申 二十一 遷宋宗室及大
十二部俱降 臣之仕者於內地 詔議
立科舉法不果行 宋 二十二 元主從
太皇太后謝氏卒于燕 乙酉 從西僧楊璉眞加 何
請發宋會稽諸陵 立規措所遣使往馬
八國求奇寶 冬十二月太子眞金卒 丙戌
二十三 禁漢人持兵器 罷[illegible]江南學田
遣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 元主素聞趙孟
邁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 文海復薦宋
宗室趙孟頫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皆擢用之
海外諸番入貢 丁亥 二十四 復擊安南陳日
冬十月河決 烜棄城走 以桑哥爲尚
書右丞相 初置國子監 以耶律有尚爲祭酒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是年趙孟頫薦召
至 戊子 二十五 毀宋故宮爲佛寺 安南陳
日烜遣使請罪 立桑哥輔政碑 徵
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不至遁入建陽福建參
政魏天祐執以北去 江南兵起 夏五月河
決汴梁 遣故宋 二十六 春正月地震
主繇學佛于吐蕃 己丑 開會通河 謝枋得至
燕不食而卒 禁江南民挾弓矢 二十
禁百官受餽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 庚寅 七

河北十七郡蝗 秋八月月 二十八 桑哥
食 地大震 江南大水 辛卯 賄敗伏誅 葉李
以同事不能匡正亦坐免 以完澤爲尚右丞
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踣桑哥輔政碑 學士閻
復以撰文亦坐免 復徵靜修先生劉因爲集
賢學士辭不至 西僧楊璉眞加發宋陵及其
大臣冢墓攘取金寶珠玉及受美女寶玉無算
事覺下獄尋釋之 罷尚書省命右丞相完澤
等並入中書 壬辰 二十九 春正月朔日食
遣使招諭流球 免朝賀 開通惠河 以郭
守敬領都水監事 擊爪哇 徵集賢學士楊
恭懿參議中書省事辭不至 安南遣使入貢
徵其王入朝 罷福建銀冶 并寧 癸巳 三十
國課額 遣兵征入百媳婦國 始置社
稷壇壝 汰冗官 以楊璉眞加子暗普爲江
浙行省左丞 劉因卒 冬十月彗星見紫微垣
遣使招諭 甲午 三十一 春正月元世祖殂年
暹羅國 八十 葬起輦谷谷在漠北不加 揜
築爲陵 孫鐵木耳立是爲成宗尊其父眞金曰
裕宗 御史中丞崔彧得傳國璽獻之賜宋臣
家鉉翁號處士 詔中外 成宗元貞元年
崇奉孔子 禁侵擾農桑 乙未 宋狀元宰相留
夢炎仕元爲學士承旨致仕 蘭州河清
三百里 陞江南大縣爲州 陝西旱饑 丙申
二 禁諸王公主駙馬擅罪官吏 以不忽木
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 須官吏受賕
條格 立捕盜賞格 括江南隱蔽田 贛州
民劉六十聚衆萬餘 董士選擊平回日請 黜贓
史數 丁酉 三 改元大德 夏四月朔日食 秋
人 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秋星出奎 |
禁諸王擅 戊戌 四 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馬奪民田 罷中外土木之役 定歲課 三
十取一 五 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以
彗星見 己亥 哈剌哈孫爲左丞相 遣僧一山
使日本 放江南僧寺佃戶五 六 不忽
十萬爲編民 省民出公田租 庚子 木卒忽木

歷大學士平章軍國川貧無以塟賜 辛丑 秋七
鈔賻之 遣劉深擊八百媳婦國 八
月彗出東井歷紫微天市二垣四十六日
而滅 冬十月增海運糧為一百二十萬 壬寅
入 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西南夷
叛 免劉深等官 建文宣王廟于京師 太廟
寢殿災 夏六月朔日 九 汰諸司冗員
食 民訛言括童男女 癸卯 遣使巡行天下罷
贓汙官吏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免冤獄
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詳少從王柏何基為朱熹之學授其徒許謙
兩浙大饑 秋八月地震 冬十二月星孛于
室彗出紫微垣長一丈七十六日而滅 甲辰 春十
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著為令 春三月隕霜殺桑
正月地震 增 十一
罷國子監蒙古生 乙巳 夏四月地震 始定郊祀
禮給曲阜 十二 龍江南白雲
林廟灑掃 丙午 宗都僧錄司 地震 丁未 三十

春正月成宗殂 懷寧王海山立于上都是為武
宗 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太子 加孔子大
成至聖文宣王 徵陝西奉元 武宗 至大
處士蕭𣂏為太子諭德尋辭歸 戊申 元年 所
浙饑以浚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 西僧殿上
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以西僧教苑班為翰林學
士承旨 詔有司 己酉 二 始親享太廟 追
贖饑民所鬻子女 遷內降聖書尋復行之
以太子兼尚書令 質江南富 庚戌 三 荊冀
民子為軍 八百媳婦諸蠻亂 大水山崩 八達
辛亥 四 春正月武宗殂 弟愛育黎拔力八達
子 即位 是為仁宗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孔
許 忽撃大風燭臺底鐵鐏入地尺 壬子 皇慶
元年 以八百媳婦國詔停內降旨 王石敢于國子
監 以吳澄為國子司業 路以宣王石鼓于國子
為平章 春二月徙大都 周以張弘範子張珪
政事 癸丑 京師地再震 春二月彗出東井 夏六月 詔以周敦頤程顥

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及許衡從祀
孔廟 詔行科舉 三歲一開 蒙古色目人與漢
人南人 甲寅 三改元延祐 詔求遺逸 治宗
各命題 官民車服之制 蒙古人不禁 以
齊履謙為國子司業立積分法 乙卯 四 春三
經理浙江江西河南民田 月始開科
取士以蒙古色目人為右榜 漢人南人為左榜
蒙古以護都沓兒為第一 漢人以張起巖為第
一 分進士為三甲 及第出身有差 第一名從六
品 第二名與二甲皆正七品 三甲正八品 兩榜
並同 加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冬十
一月客星變為彗犯紫微 以武宗長子和世球
為周王 出 郭守敬卒 守敬長於天文
鎮雲南 丙辰 水五
林學士承旨 周王和世球逃居漠北 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
二月立子碩德八剌為太子 仍兼中書令 十 丁
巳 六 詔郡縣 戊午 七
復置義倉 金字佛經 春二月朔日食 共糜金三千九百 寫

兩 封楚屈原為忠節 巳未 八 春二月朔日
清烈公 增江南茶稅 食 揚州火 大
陰犯明堂 復犯心 山東淮南諸路 九 春
大水 追封宋儒周敦頤為道國公 庚申 正月
朔日食 武宗殂 太子碩德八剌立 是為英宗
太后以其侍臣鐵木兒為右丞相 籍江南冒
為白雲僧者為氏 修祕密佛寺 詔郡縣建帝
師殿 奉八思巴 以拜住為平章政事 尋為左
丞相 近臣獻七寶帶 却 英宗至治元年
之 始服袞冕享太廟 辛酉 春正月以禮部
尚書張養浩言罷禁中元夕張燈 御史觀音保
諫歲饑乞止建佛寺 殺之 六月朔日食 禁
妄言時政 滹沱巨馬河俱溢 作壽安山寺
佛像用銅五十萬觔 冬十二月太陰犯卯
壬戌 二 春正月太陰犯昴 趙孟頫卒
捕駕鵞者籍其家 地震 以拜住為
右丞相 三 起吳澄為翰林直學士 龍
癸亥 上都諸路金銀冶 勑寫金字藏
日食

經詔學士吳澄爲序澄善辭之 詔減海運擢秋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弒英宗于南坡及丞相拜住 諸王按梯不花等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是爲泰定帝 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 盜竊太廟神主時神主皆用黃金爲之 治鎮江運河

右甲子六十七

理宗一年度宗十年恭帝㬎二年帝昺一年元世祖除未混一不論外十五年成宗十三年武宗四年仁宗九年英宗三年

甲子

泰定帝泰定元年 春二月開經筵 立子阿速吉八爲太子 夏四月大風地震 秋八月封圖帖睦爾爲懷王 徙雲南王王禪爲梁王 冬十月太白入斗 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 是歲水旱蝗

乙丑

二 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 華大臣兼領軍務 河溢汴梁

丙寅

三 畿內河北山東饑 河決陽武復壞汴梁樂利隄 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分天下爲十八道

丁卯

四 盜竊武宗神主 旱蝗民饑 秋八月山崩地震 九月朔日食

戊辰

五 改元致和 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徙圖帖睦爾于江陵 秋七月泰定主卒于上都 不立廟諡 八月太子阿速吉八立于上都改元天順 燕帖木兒迎圖帖睦爾入京師殺平章烏伯都剌等 九月圖帖睦爾立于大都是爲文宗改元天曆 圖帖睦爾陷上都阿剌吉八不知所終 圖帖睦爾遣使迎其兄周王和世㻋于漠北 是年九月丁丑紅光燭天我太祖生于濠梁之鍾離鄉

己巳

春正月周王和世㻋即位于和寧之北是爲明宗立圖帖睦爾爲太子 秋七月朔日食 太白經天 秋八月丙戌和世㻋次旺忽察都地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和世㻋暴卒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 建龍翔集慶寺于

建康 揭傒斯爲奎章閣授經郎 詔修元經世大典準唐宋會要 以西僧輦眞吃剌思爲帝師 國子祭酒孛朮魯翀不拜

庚午

三 改元至順 封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鄜王 皇后弘吉剌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江南大水 大寧地震 始親祀南郊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辛未

四 諸路饑民八十萬餘戶 吳澄卒 秋八月朔日食 江浙水 冬十一月朔日食

壬申

秋八月文宗卒年二十九 冬十月 立和世㻋次子鄜王懿璘質班是爲寧宗尋卒 文宗后弘吉剌氏以子幼迎明宗庶長子妥懽帖睦爾于靖江

癸酉

夏六月妥懽帖睦爾即位上都年十四是爲順帝元統元年 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封秦王 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

甲戌

二 春正月汴梁雨血 三月雨毛 水旱疫民饑 夏四月朔日食 京師地震雞鳴山崩

乙亥

三 改元至元 六月唐其勢率勇士突入宮反 伯顏擒捕及其弟塔剌海誅之 并殺后伯牙吾氏 減宦者 詔罷科舉 冬十月太陰犯昴 太白屢經天 河決封丘

丙子

四 秋八月朔日食 冬十月太陰犯昴 水旱蝗

丁丑

五 廣東增城人朱光卿聚衆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 河南棒胡以燒香聚衆作亂 四川韓法師亦擁衆稱南朝趙王 民訛言采童男女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兵器 太陰犯昴 夏五月彗星見自昴至房歷十五宿 京師地震 伯顏請殺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 不從 太白屢經天 金華處士許謙卒

戊寅

六 夏四月元主如上都次八里塘 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豹等物之形 五月詔命佛家閭爲考功郎中考覈天下郡縣官功過 漳州民李志甫袁州民周子旺各聚衆舉兵守平之 秋八月朔日食 太陰犯昴 京師地

寅　冬十二月太陰復　己卯七　春二月太陰
犯昴　太白晝經天　犯昴　以伯顏爲
大丞相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玉書金
符　秋八月太陰復犯昴　太白晝經天　祀
縣人范孟殺河南平章　春二月太陰犯
章政事月魯帖木兒　庚辰昴八　伯顏有異志寘
南恩州道死彗星見　京畿大水　廢文宗廟
主遷其后於東安州幽死放其子燕帖古思於
高麗殺諸途　秋九月太陰復犯昴　以脫脫
爲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　復行科舉
辛巳九改元至正　湖廣道州蔣丙河仁甫
稱順天王　谿洞猺寨亦相率抄掠山東燕等
南冠盜三百處　通泰開京師金口
宗明等州海溢　大饑　壬午十河　惠州羅浮山
崩　佛郎國獻異馬　遼陽吾者野
大同饑人相食　癸未十一　人因捕海東青煩擾
作亂　秦州成紀寧遠伏羌等縣山崩水湧人
多溺死　詔修遼金宋三史　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汴梁大水　鐵木兒不花罷以別兒怯
不花爲左丞相　徵清江處士杜本爲翰林待
制兼國史院編修不至　又徵處士完者圖執
禮哈郎爲翰林待制董立爲脩撰張孝光爲著
作郎或疑太傅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
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
惜識者　甲申十二詔以六事定守令黜陟之法
誦之　河決曹州又決汴梁以賀惟一納
麟爲平章政事脫脫辭相位以阿魯圖爲右丞
相復令民入粟補官　翰林學士揭傒斯卒
乙酉十三　翰林學士巙巙卒　丹陽雨紅霧
以筆卜班爲平章政事　時諸道奉使者
與臺諫交相掩蔽惟西臺中丞定定集賢學
士蘇天爵糾擧無所避竟以忤將相罷去　丙
戌十四　盜竊太廟神主　羅天麟陳積萬兵
起破汀洲　雲南死可伐作亂　靖州徭
吳天保作亂　山東京畿盜起　河決地震
阿魯圖爲別兒怯不花譭御史劾罷　胡元凢

正官非國人不授賜賀惟　丁亥十五　春正月
一名太平以爲御史大夫　朔日食　大風而
寒朝官仆者數人　以宿衛者佔帖木兒爲司徒
二月山東地震河水動搖　河東大旱民多饑死
江陰通泰鎮江真州沿江兵起　以山東地十
六萬二千餘頃賜大承天護聖寺永爲業田
詔選臺閣名　戊子十六　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
臣補爲守令　銀印陞秩從二品　虞集卒
霖雨山崩江溢　冬十　己丑十七　萊陽童子
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　南及山東民長門
只　以脫脫爲右丞相　命皇子愛猷識理達
臘習漢人文字　脫脫奏事以左丞韓元善參
政韓鏞皆漢　庚寅十八　夏六月有旱大如斗入
人使退避　北斗震聲若雷　冬十一月
朔日食十二月　辛卯十九　詔修河防　以賈魯
方國珍攻溫州　爲總治河防使　潁州劉
福通欒城韓山童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
起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

兒詭言山童爲宋徽宗八世孫山童自其祖父
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
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
之與福通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山
童就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逃之武安福通破
潁州遂據朱皐陷汝寧等府州衆至十萬李二
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趙均用彭早住攻
陷徐州據之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陷蘄
水及黃州路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民多取
而食之　徐壽輝據蘄水爲都稱帝國號天完
改元治平以鄒　壬辰二十　徐壽輝兵破漢陽
普勝爲太師　諸郡又破江州總管李黼
戰死　定遠郭子興孫德崖等兵起破濠州
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　詔省臺官兼
用南人　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　詔
天下完城郭築隄防徙故宋瀛國公子趙完普
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　徐壽輝襲杭州江浙參
政樊執敬戰死董摶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以

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脫脫將兵擊芝麻李於徐州破之屠其城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起義兵授以官 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脫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是年春二月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淮日掠良民指爲盜以徼賞由是人皆恟恟不安日四境逼逃訛言日甚我太祖不得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入濠歸依子興以自保 癸巳 二十一 春正月以哈麻爲右丞 立分司農司微前學士慶集議募人耕京畿近水地 夏五月泰州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執知府李齊死之 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爲太子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不受 江浙平章卜顏帖木兒等會擊徐壽輝于蘄水破之 哈麻進西番僧獻房中運氣之術 郭子興入滁州稱王 甲午 二十二 春正月汴河冰成五色花草如繪畫 夏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陷盱眙及

泗州 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元主製龍舟於內苑以宮女爲天魔舞作刻漏玉女捧籌金甲神人自擊鉦鼓 是年我太祖取滁州以李善長掌軍事 乙未 二十三 徐壽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尋破襄陽 教授鄭晊請正國俗不報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劉福通迎韓山童子韓林兒爲帝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建元龍鳳 元寘脫脫於雲南哈麻矯詔鴆殺之 蔚州雨血 元以哈麻爲相其弟雪雪爲御史大夫 是年六月我太祖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自和州渡江太平等路皆附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定策取金陵 丙申 二十四 春正月太陰犯昴 徐壽輝據漢陽 張士誠據平江 方國珍降元以爲海運萬戶 元哈麻雪雪謀廢立事覺杖死 兩日相盪 彰德李賓如黃瓜

彗星見 星隕爲石 是年我太祖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 秋七月諸將奉我太祖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 張士誠以舟師攻鎭江徐達敗之于龍潭 達遂帥師攻常州獲其弟張士德誅之 丁酉 二十五 宋將李武崔得破商州 宋將毛貴破膠萊諸州據山東 宋劉福通攻汴梁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攻山西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陷興元 元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 元鎭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 元大都晝霧不辨人物旬有五日苗軍大掠浙西 龍鬪于樂清江颶風大作所至有火死者萬餘人 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爲太尉 天完將沔陽陳友諒襲殺倪文俊併其兵天完將隨州明玉珍據成都元詔天下團結義兵元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元都 是年我太祖克常州寧國諸路及取揚州 耿炳文劉

成自廣德取長興有儒士溫祥卿來歸炳文留贊軍事 改常州路爲長春府尋復改爲常州府改晉陵縣爲京臨縣武進縣爲永定縣尋以京臨并入永定 戊戌 二十六 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守臣余闕自刭妻妾子女皆死之宋毛貴破濟南守臣董搏霄戰死又破薊州宋田豐破濟寧 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小明王居之 宋將關先生破遼州及塞外諸郡遂入元上都焚宮闕 陳友諒又破龍興 大同路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東北方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搠思監以受賄免以鈕的該爲左丞相 山東地裂天雨白毛 太白經天 是年我太祖取建德路及蘭谿路諸暨等州遣胡大海攻婺州不克乃自將精兵救之改婺州爲寧越府以王宗顯知府事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 己亥 二十七 元詔孛羅帖木兒移鎭大同 趙均用殺宋毛貴 元以御酒龍衣賜

張士誠徵海運糧　元宗察罕帖木兒克汴梁　未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復走安豐　元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元大都有杜能天完將陳友諒破信州入江州陷其主徐壽輝自稱漢王　是年我
太祖取衢處州徽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咨詢時事　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三郡來歸

庚子　二十八　元以名素參知政事　彗見東方紐的該亦復以其恩監為有丞相　夏五月朔日食丙寅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於采石舟中遂自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羣無儀節乃復還江州　元孛羅帖木兒引兵攻冀寧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詔使和解之　元太宗八世孫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元遣孛堅帖木兒討之　是年夏四月癸酉有雲龍之祥我
成祖生　五月陳友諒犯太平攻三日不得入

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守將花雲被執奮躍大呼罵賊所縛皆絕賊怒縛于舟檣叢射之至死罵不絕口侍兒孫氏匿其孤以逃　冬十一月黃河清三日

辛丑　二十九　夏四月朔日食　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荊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遂克復山東田豐等降　九月明玉珍破東川郡縣　冬十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政事仍兼知河南山東陝西行軍樞密事　十一月黃河清自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凡七日十二月又清至冰泮始如故　是年我
太祖師師拔江州

壬寅　三十　春二月彗星見　陳友諒走武昌　三月明玉珍破雲南自稱隴蜀王　夏六月彗出紫微垣　元察罕帖木兒為田豐所殺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拔益都執田豐斬之擴廓帖木兒者察罕帖木兒甥也本姓王名保保察罕養以為子　元

立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遣兵送之既高麗不納大敗而還　是年我
太祖至龍興為漢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等俱迎拜城門外宣諭慰勞之罪各仍舊官入城事令肅然民皆按堵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來寧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癸卯　三十一　復以常州永定縣為武進縣　明玉珍稱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彗見東方　宋關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孛羅帖木兒擊降之　張士誠自稱吳王　元遣使徵糧不與　山東赤氣千里　元孛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元太子命索思監誣太傅太平安置土蕃尋令自殺　元宦者朴不花內侍太子外結搠思監驕恣不法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疏出之甘肅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密禿堅帖木兒皆從　是年春二月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據其城我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等擊走之　秋七月陳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為流矢中目死其子理走據武昌復稱帝改元德壽

甲辰　三十二　歲星逆行入端門　元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命擴廓帖木兒討之　元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搠思監　元太子出奔以孛羅帖木兒為右丞相　張士誠逐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以其弟士信代之　是年我
太祖克武昌擒陳理湖廣江西悉平　李善長徐達等奉
太祖為吳王　定官制　張士信犯長興耿炳文與貴聚戰敗之

乙巳　三十三　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三月白虹貫日　元太子討孛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　夏五月熒惑犯太微垣　大都雨氂長尺許　秋七月填星歲星聚于角亢　元孛羅帖木兒等伏誅太子還大都　元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

慶元　冬閏十月元封擴廓帖木兒爲河南王
總制諸道軍馬　太白辰星熒惑聚斗歲星掩
房　是年我　三十四　黄河北徙　元擴
太祖立國學　丙午　孛帖木兒訥張良弼等兵不
應遂西擊良弼李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年十歲母彭氏聽政　敗
元開燬　元以陳友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元以方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相其弟國瑛國
珉　姪明善並平章政事　宋主韓林兒卒于瓜
步　是年我
太祖取淮安高郵及濠泗徐潁諸州遣徐達常
遇春李文忠俞通海華雲龍等取湖州　餘杭錢
塘　太倉崑山崇明松江紹興嘉興悉平　求遺
書　立宗廟社稷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
樂音律及　丁未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其聲如空
鐘磬等器　中戰鬪者　夏六月朔日食
元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元罷擴
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是年我

太祖稱吳元年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秋九月
命徐達常遇春等克平江執張士誠以歸　冬
十月傳檄中原命徐達常遇春帥師北征　十
一月定律令　頒戊申曆命湯和等討降方國珍
遂由海道　戊申　春正月壬申
徑取福州　朔乙亥我
太祖高皇帝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于建康
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洪武元年　追尊四代　立
長子爲皇太子　擒陳友定　入閩悉平　命禮
官及諸儒臣編存心錄　命翰林儒臣脩女戒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　下國學仍遣使詣曲阜
致祭　秋閏七月王師至通州元主妥懽帖睦
爾開德勝門遯歸沙漠　八月克燕城元亡元十
有四主凡一百六十二年　自世祖至元十六年
己卯滅宋至至正丁未　二　封京都及天
混一實計八十九年　己酉　下城隍神　命都

督孫遇僊等祭天下嶽鎮海瀆　立功臣廟於
雞籠山　詔郡縣立學校　置河間長蘆河東
陝西都轉鹽運司　詔修元史開局于天界寺
李善長爲監修宋濂王褘爲總裁遣儒士歐陽
佑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
正三十六年事蹟　詔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
山東北京河南潼關唐鄧光息等處稅糧　詔
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
賜占城爪哇日本等國璽書　詔諭土蕃　初
製鐵券　征虜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還
軍次柳河川疾卒　是時齊魯河洛幽燕薊關
陝秦隴皆底定矣　元兵犯大同李文忠擒其
將脫列伯先是元主北走脫列伯王保保欲圖
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
向矣　王保保偵知大將軍　庚戌　三　命徐達
南還又引兵至蘭州城下　李文忠馮勝
鄧愈湯和往征沙漠討王保保等　免應天徽
州等十三府河南山東北平三省稅糧　封諸

王子爲王　詔設科取士遣使頒科舉詔于高
麗安南占城　李文忠師趨應昌元主巴殂
詔行大射禮　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萬五千
八百餘石　詔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　李
文忠拔應昌元太子北走獲其子買的里八剌
遣人送至京師　諭免獻俘封爲崇禮侯　頒平
定沙漠詔于天下　遣使詔諭雲南八番西域
西洋瑣里爪哇畏吾兒等國　遣使致書元太
子　徐達李文忠等師還至龍江　辛亥　四　命
車駕出勞于江上　大封功臣　湯和傅
友德等征蜀　初親策會試中式俞友仁等一
百二十人賜吳伯宗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免江西兩浙秋糧　湯和傅友德廖永　壬子　五
忠平蜀明昇降封歸義侯賜第京師　遣
王褘齎詔諭雲南　遣楊載持詔諭琉球
五色雲見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征王保保
藍玉兵至土剌河與王保保遇擊敗之保保遁
公　蠲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秋糧

尚令有司考課必農桑學校之績 癸丑六 廖永忠上言倭夷[illegible]伏剽掠以優瀕海之民宜以大船薄之快船逐之 命徐達李文忠等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 改羣牧監爲太僕寺 昭鑑祖訓二錄成 頒賜諸王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以儒士桂彥良爲太子正字 詔禮部時享太廟以功臣配 以太子贊善宋濂爲侍講學士仍兼贊善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 吏部尚書詹同等請編日曆 詔定散官資級文武官誥命制度 鑄太和鐘成 詔劉惟謙定大明律 禁女子不得爲尼 甲寅七 命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統理軍政凡鎮守屯田訓練之務皆得專之 廣西行省左丞奉朝請方國珍殂 詔各遠國令導古典不必頻煩入貢 宋濂輯皇明寶訓傳示天下 孝慈錄成 御註道德經成 乙卯八 命天下立社學 以外夷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御製資世通訓成 詔命

刊行之 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八人分教北方 命翰林學士樂韶鳳校正洪武正韻刊行之 車駕幸中都 誠意伯劉基卒 故元將王保保卒于哈剌那海其妻毛氏亦自縊 甘露降于南郊 丙辰九 詔免山西陝西田租 丁巳十 賜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初置通政使司 改建圜丘於南郊作大祀殿 造觀心亭 鄧愈卒追封寧河王 戊午十一 始制牙牌給文武朝臣 親製皇陵碑 遣使致祭故元幼主于沙漠 免應天太平鎮江廣德諸府州秋糧 致仕學士宋濂來朝敕勞之 己未十二 合祀於南郊大祀殿 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國子監官李思迪馬懿緘默不言降敕切責之 命傅藻編春秋本末成 李文忠自陝西還 命提督大都督府事 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 庚申十三 胡惟庸陰事覺伏誅 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

重租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辛酉十四 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日本貢方物卻其貢仍命禮部移書責之 傅友德沐英等征雲南故元主梁王自縊 父老焚香迎拜 吏民大悅 鶴慶車里平緬以次俱定 置雲南布政使司 壬戌十五 命侍講火原潔編類華夷譯語 詔天下府州縣學通祀孔子 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幸國子監行釋菜禮 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復親爲講說 及罷開諭遂賜宴 竟日而還 晉府長史桂彥良進太平十二策 廣平府吏王允道請開鐵冶于磁州歲可收鐵百餘萬觔 惡其欲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八月丙戌 高皇后崩 命禮部官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癸亥十六 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精誠錄 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員各一人

右甲子六十八 元晉王泰定四年文宗五年其第五年即寧宗一年順帝三十五年我大明洪武十六年

甲子 洪武十七 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 凡三年大比 子午卯酉年鄉試 辰戌丑未年會試 山東鄉試得黃福 命製大成樂器 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于太平門外 漏刻博士元統造大統曆 天文分野書成 乙丑十八 春三月朔臨軒策士 賜丁顯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得黃子澄蹇義 太學朱善進讀心箴 頒命婦冠制于天下 定天下布按府州縣官三歲一朝著爲令 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詔舉孝廉 丙寅十九 御製大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蘇州府吏請常熟縣徑出中道知縣成天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降敕獎勞 省躬錄成 詔頒行之 頒志戒錄 丁卯二十 遣國子生武淳往浙江直隸等處量度

因畝繪魚鱗圖冊 江西鄉試得胡儼 大寧
都督商暠奏所築大寧等四城見儲糧粟大寧
二十一萬石松亭關五十八萬石 戊辰 二十一
會州二十五萬石足供數年邊用 詔以歷
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故元四大王來降命隨
沐英戍守雲南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任亨
泰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立石題名
于太學 令諸儒撰疑信論 藍玉等兵破故
元主脫古思帖木兒于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
保奴及后妃公主送至京師命有司給第宅廩
餼既藍玉私元妃事聞元妃自盡地保奴有怨
言乃厚遺護送琉球居之 封藍玉爲涼國公
鎸其過 己巳 二十二 禁武臣不得預民事 命鄉
于券 衛造軍器擾民平陽知縣張旋執
法不從賫勑以鈔幣內酒旌勞之 立泰寧福
餘朶顏三衛以故元遼王阿禮失禮等爲指揮
同知等官 更定大明律 申嚴巾帽之禁
徵士梁寅卒年八十二歲寅臨江新喻人所著

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 二十
秋考義漢唐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 庚午 三
申定官民服飾湖 辛未 二十四 命種桐棕漆
廣鄉試得夏原吉 樹於朝陽門外歲收以
資公用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許冠等三十
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命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 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命禮部印
通鑑史記以賜諸王頒書籍于北方學校 命
東宮巡視陝西 詔建寧貢茶止用茶芽不必
重勞民力以造龍團 定生員巾服之制工部
制式以進親視三易其制 壬申 二十五 詔在
始定 東宮還自陝西 外公侯伯還京
師 二月丙子東宮薨 以建寧府學教授周
斌爲中都國子監司業 嵩嵐學正吳從權山
陰教諭張恒給由到京召詢民事推託不知寘
之邊方 頒醒貪簡要錄于內外諸司 命僧
錄司造周知冊 癸酉 二十六 藍玉謀爲不軌
頒于天下僧寺 伏誅 命翰林輯漢唐宋

故事爲稽制錄頒示于諸勳臣 欽天監副李
德秀上言元統所造洪武甲子曆元比故元至
元辛巳曆差四日六時五刻元統又言與舊 甲
法畧無差謬詔諭以只驗七政交會爲是
戌 二十七 改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張信等百人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命天下種桑棗 詔賜文武百
官鈔命燕王醉儒樓各獻詩謝 詔徵致仕國
子博士錢宰改正蔡氏書傳成賜名曰書傳會
選命禮部刊行 修寰宇通衢書成 翰林院
詹事府成 乙亥 二十八 勑禁黥刺剕劓閹割
賜落成宴 之刑 不許設立丞相 詔免山
東并直隸應天五府等秋糧 頒祖訓條章於
內外文武諸司 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 禮
制集要成 丙子 二十九 改六部諸屬部爲
洪武志書成 清吏司 詔頒稽古定制
丁丑 三十 春三月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陳
郊等五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

五月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三千
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六月下第舉人以中
式者少咸以爲言復命翰林院儒臣校下第卷
中擇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仍親策之賜韓
克思等進士 戊寅 三十一 命戶部遣人詣山
出身有差 東河南督令耕種 定吏員
出身事例 罷回回欽天監 閏五月十日乙
酉上賓壽七十一 是月十六日辛卯奉安孝
陵是日皇 三十二 建 三十三 革
太孫即位 己卯 文革除一 庚辰 除二 殿試
賜進士一百十人胡廣楊榮金幼 三十四
孜楊溥胡濙顧佐皆永樂時名臣 辛巳 革除三
壬午 三十五 革除四 夏六月十三日乙丑
靖難師自金川門入十七日己巳我
成祖文皇帝即位 明年改 永樂元年 革
元永樂 癸未 北平布按二司
及都司等衙門 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設北京國子監 改北平府爲順天府 補壬

午年鄉試　命學士　甲申二　親策會試中式
解縉修古列女傳　舉人賜曾棨等四百
七十二人進士得陳敬宗周忱楊相等六
十人爲翰林院庶吉士　冊立東宮　命翰林
院覆試下第舉人取貢士張鉉等六十人賜冠
帶送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　周王獻騶虞
三　命戸書夏原吉等　四視太學
乙酉　賑濟浙江鄉試得魏驥　丙戌　親策會試中
式舉人賜林環等二百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　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安南賊臣黎
季犛弑其主陳天平命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
輔率師征討朱能卒以張輔充總兵官陳旭
爲左參將　戸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革
除事率直不知忌諱都御史陳瑛請置之法召
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陳瑛
刻薄鄉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丁亥
五雲南鎭南州請建學從之　哈密忠順王脫
脫遣人貢馬　張輔等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

俘安南逆賊黎季犛并其子倉及助惡威屬臣
族獻之闕下安南悉平置交阯布政司　内訓
書成賜羣臣　太子少師　六以尚書黃福
姚廣孝等進永樂大典　戊子　掌交阯布政司
事會官定議輕稅　詔論　七　春二月勅
北京諸司撫恤營建工役　己丑　東宮監國　聖
學心法書成命司禮監刊印　三月車駕至北
京御殿受朝賀　諸司俱稱行在　命禮部營
山陵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車駕臨　八
視封爲天壽山　置邊城諭軍勘合　庚寅　春
二月命皇長孫留守北京勅尚書夏原吉輔導
車駕發北京親征胡虜　七月車駕凱旋至北
京宴勞羣臣　辛卯　九　親策己丑年會試中
務本之訓書成　式舉人賜蕭時中等八十
四人進士是科得錢習禮　河南浚黃河故道
與會通河合賞工書宋禮等一百六人綵幣鈔
錠有差　封哈密兔力帖木兒爲　壬辰　十親
忠義王　冠皇太孫于華蓋殿　策會試

中式舉人賜馬鐸等一百六人進士得羅通陳
谥　定州衞軍趙四獻馬産駒有　爪數彩
甘露降　癸巳　十一　設貴州等處布政司　肯
方山　縣獻騶虞　以野蠶繭絲製衣以
鶩　十二　春二月車駕北征　皇太孫
太廟　甲午　從行　秋七月班師八月車駕至京
百官表賀　九月　榜　十三　親策會試中
薦刺國遺使獻麒麟　乙未　式舉人陳循等三百
五十一人進士得王翺高穀　十四　秋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　丙申　八月壽星
見　詔羣臣復議營建北京從之　命　十五
擇日興工　丁酉　秋十
月壽　戊戌　十六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
星見　等二百五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楊榮等進重修
太祖實錄賞鈔錠綵幣有差　武當山宮觀成
申嚴官吏　己亥　十七　爲善陰騭書成　庚子　十
犯贓之禁　卿雲見　甘露降　八

須孝順事實　北京宮殿將成遣夏　辛丑　十九
原吉賚勅召東宮　諸城縣進龍馬　春正
月朔以北京宮殿成受朝賀　大赦天下　三
月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曾鶴齡等二百一人
進士得薛瑄劉球于謙　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
謹身三殿災　勑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
安撫　二十　三月車駕北征　九月
軍民　壬寅　車駕班師至京城百官表賀平胡　癸
二十一　秋七月車駕北征　禮侍胡淡進
卯　瑞光圖　也先土干納欵封爲忠勇王賜姓
一名曰金忠遂下詔班師　冬十一　十二
一月　車駕至京師羣臣表賀　甲辰　春三月策
會試中式舉人賜邢寬等一百五十人進士得
軒輗耿九疇　夏四月車駕北征　秋七月
還至榆木川大漸辛卯上賓　八月十日壬子
龍轝還京　冬十二月庚申奉安長陵是年八
月十五月丁巳
皇太子即位是爲

仁宗昭皇帝（明年改元洪熙）乙巳 洪熙元年春正月朔御奉天殿朝羣臣樂設不作先是禮書呂震請受賀作樂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諍言不宜 上從之且諭士奇等曰呂震每事誤朕 兵書李慶請朝覲官孳牧馬匹楊士奇力陳不可遂罷之 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左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進佐之 賜三公六卿天元玉曆祥異賦以解禎期爲中書舍人禎期繕之從子先永樂八年繕爲高煦誣奏下獄死籍其家徙邊至是召還用之 三月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 四月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五月十一日庚辰 上不豫次日辛巳上賓遺詔傳位 皇太子 六月三日辛丑皇太子趨召至自南京十二日庚戌即位是爲

宣宗章皇帝 七月上大行皇帝尊謚廟號仁宗 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南北各裁五名爲中卷 八月勑修 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九月壬寅奉安獻陵 改明年元爲宣德 丙午 宣德元年正月勑儒臣修歷代臣鑒外戚事鑒 四月以胡濙爲禮部尚書 八月漢王高煦反 上親征平之 丁未 二正月以上元節賜百官假十日俾各燕飲爲樂 二月 上御文華殿賜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各銀圖書 三月殿試賜進士一百一人 十月安遠侯柳升敗死于交阯陳洽掌交阯布按二司印奏乞還黃福福與柳升偕行升既敗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涕泣爭相餽遺福出境悉以所贈歸之官 遣工部侍郎羅汝敬等齎詔冊封陳暠爲安南國王 罷征南兵蓋從楊榮楊士奇之論也 十一月 皇長子生赦天下 皇子孫貴妃所生 黃福還自交阯用爲戶部尚書尋改南京 以薛瑄爲監察御史 戊申 三二月冊 皇長子爲皇太子 三月 命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及翰林諸臣凡十八人遊西苑萬歲山 八月車駕巡邊兀良哈萬餘騎入寇 上率鐵騎三千出喜峯口擊之虜狼狽死者甚衆斬其酋首悉收其部落人畜 十月以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 己酉 四正月騶虞見于南畿之來安縣 七月 上幸文淵閣製詩一章以賜諸輔臣 庚戌 五正月成祖仁宗兩朝實錄成 三月殿試賜進士一百人得宴並劉實內有徐溥 七月降勑吏部甄別守令賢否以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以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畿以況鍾爲蘇州府知府鍾由吏員薦爲禮部主事進郎中尋有是擢 十月車駕巡邊至宣府而還 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于九斿 辛亥 六二月令北直隸比照洪武年間山東河南事例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逮巡按江西御史陳祚下詔獄 七月 上

微行夜幸楊士奇宅 壬子 七三月勑吏部循資陞授不免賢否混淆各處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令所在有司連名保舉 六月 上親製翰林院銘 七月 上閱內庫書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詩一章以示翰林諸臣 癸丑 八三月殿試賜進士曹鼐等九十九人內有李賢徐理先是曹鼐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爲泰和典史至有是擢 黃准辭歸 上宴之太液池親製詩賜之 閏八月戊午景星見于天門西南海外諸番遣使來獻麒麟凡四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送國子監 十月 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又令內閣考選在外庶官有文學者六十餘人知縣教官改爲庶吉士以備用 甲寅 九正月人日宴公卿于史館巡撫周忱趙新以議事至亦預列 九月車駕巡邊至洗馬林而還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于官 乙

卯十　正月七日乙亥上實　十
日戊寅　皇太子即位是爲
英宗睿皇帝　是時年方九歲或請　聖祖母皇
太后張垂簾聽政不許　上乃詔
凡朝廷大政白于太后然後行　上大行皇帝
謚廟號宣宗　釋前鬱林知州林長懋及前御
史陳祚之囚各復其官　六月辛酉奉安景陵
改明年元爲正統　九月勅修宣宗皇帝實
録命司禮監太監　丙辰　正統元年　正月九
王振閱武于將臺　日開經筵以太師英
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
同知經筵事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人得
劉定之又有李秉崔恭　六月始設提督學校
官南北直隸監察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
或僉事各一員專勅提督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優免聖賢子孫差役　十月望　車駕閱武
于將　丁巳　二　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宣太
臺　監王振語之曰汝多不法今當賜汝

死女官加刃振頸　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
乃不果誅　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
孔　戊午　三　正月　宣宗實錄成廷臣進秩有
廟差　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　河南
參政孫原貞奏巳故汜水縣諭　己未　四　三月
官典史曾泉賢勞追復御史　殿試賜進
士一百人得章綸倪岳王竑林聰　巡按湖廣
御史陳祚上言遼王不軌數事下獄論死遼王
事覺乃宥之　新作京城九門成　六月令各
邊空閑處所官軍餘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
庚申　五　七月陞廣西思恩州爲思　辛酉　六　｜
恩府土官知州岑瑛爲知府　十月
詔京師各衙門　壬戌　七　三月　殿試賜進士
除行在之稱　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得呂
原又有項忠程信韓雍姚夔　令南京造遼洋
船三百五十隻給官軍山海道運糧赴薊州等
倉　七月始置戶部太倉庫　都御史王文斷
吏書郭璡貪墨罷之　以王直爲吏書　十月

太皇太后　癸亥　八　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
張氏崩　侍講劉球上言　主上宜親政
權不可下移王振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拷
訊下球獄支解之球竟附順子數順之罪　下
大理少卿薛瑄獄　追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
公從祀孔廟　十一月宣德廢后胡氏薨　楊
士奇子楊
稷伏誅
右甲子六十九　洪武十九年永樂二十二年　洪熙一年宣德十年正統八年
年
甲子　正統九　正月　新建國子監成　上
臨視行釋奠禮　二月楊士奇卒　乙丑
十　三月　殿試賜進士商輅等一百　丙寅　十
五十人輅鄉會試皆第一是科得業盛　一
三月太師英國公張輔　丁卯　十二　巡撫大
等奏請詣國子監聽講　同都御史羅亨

信上言虜酋也先圖入寇　戊辰　十三　三月
宜備城守議者寢不行　殿試賜進士彭
時等一百五十人又得岳正王恕劉珝夏寅陳
俊　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　七月浙江
處州賊葉　己巳　十四　正月大發兵討閩寇鄧
宗留反　茂七寇建寧參政張瑛戰死
二月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　巡撫南畿周
忱入朝留爲戶部尚書　六月南京宮殿災
熒惑入南斗　七月比虜也先大舉入寇王振
挾上帥師親征　八月望王師敗績于土木
車駕北狩　皇太后命郕王權總萬幾百官殿
殺姦臣馬順于朝郕王令族誅王振家　皇太
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傳旨郕王
早正大位　九月六日郕王即位是爲
景帝　大赦天下改明年元爲景泰　令各處招
募民壯民壯之制始此　十月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爲名自紫荊關入侍講徐程以占象
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于謙上疏抗言京

師天下根本有以遷都言者必誅之衆心始定召宣府遼東兵入援石亨等與虜戰敗之也先復奉上皇北去　**庚午**　景泰元年正月朔帝受朝免賀以邊閫事殷　令天下生員納粟納馬入監納監例始此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吏賈斌上疏進忠義集事下禮部尚書胡濙沮格之　贈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　六月遣禮侍李實等使虜見　上皇虜主亦遣其平章皮兒馬來議和朝廷復遣都御史楊善使虜報答李實回京奏討使臣奉迎不許曰待楊善回定奪　八月二日楊善至虜營也先許送　上皇還京又明日也先設宴爲　上皇餞行初八日　上皇駕起十六日　上皇入東安門　帝迎送　上皇至南宮　十一月上皇萬壽節羣臣請朝見　帝詔免之　**辛未**　二　正月調兵侍項文曜爲吏侍以其媚附于讒故更易之翰林學士周叙上疏請御門常朝時令羣臣依舊制即於門上輪流向前說事

三月　殿試賜進士二百人得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　詔擇顏回孟軻後裔世襲翰林五經博士　處州盜平　析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　**壬申**　三　五月二日詔立　皇子見濟爲皇太子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　易儲詔草出內閣陳循之筆　初廣西思明土官知府黃瑊庶兄黃玹以捍禦功累官都指揮謀欲奪嫡使人殺瑊下獄當死知　帝意所在無人先發乃遣使上疏請易太子於是陳循等成之玹得赦免尋陞都督陳循等乘宮寮進師傅　**癸酉**　四　正月增定各鄉試取士額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有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衆所鄙因以玉帶獻於陳循循教之更名至是遂舉治河　**甲戌**　五　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得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張寧鄒廷瓚　五月所立　皇太子見濟殤御史鍾同請　帝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禮部郎中章綸疏亦如之　帝怒命窮治條刻會風雨將霽令因禁終身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上書于謙請寬二人之獄謙以書示王文文謂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爲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勅儒臣纂修宋元綱目　**乙亥**　六　正月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　八月以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嘗上疏勸朝　上皇及加恩沂王拿至午門前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幷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綸下詔獄　**丙子**　七　八月陳循子陳瑛王文子王倫順天鄉試不中循等奏考官劉儼黃諫閱卷不公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上怒請如洪武問罪劉三吾例重開科考試高穀中救儼等得釋特旨賜瑛倫爲舉人許會試　將興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文私其子不報　**丁丑**　天順元年　正月景帝疾甚十一日早百官集于左掖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　景帝

不允請且待十七日視朝　十六日夜四鼓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軏張輗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中官曹吉祥將晃等納兵入內遂薄南宮城毀垣而入掖　上皇登輿升奉天殿復位改是年爲天順元年逮少保于謙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內閣明日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仍舊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出章綸于獄擢爲禮部侍郎　進封石亨爲忠國公張軏爲太平侯張輗爲文安侯楊善爲興濟伯　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太監王誠等于市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充死發口外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爲民　二月朔　皇太后詔諭廢景泰仍爲郕王歸西內　十九日郕王薨塟祭如親王禮謚曰戾　召廖莊復職尋陞南禮部侍郎　三月　殿試賜進士二百四十九人得楊

繼宗彭詔 徐有貞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 石亨張軏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等官 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 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等下獄 復逮都御史耿九疇 內閣徐有貞李賢皆下獄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 六月有 命修撰岳正通政司參議呂原皆入內閣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 詔赦天下 復下徐有貞獄 繇雲南金齒爲民 謫岳正欽州同知 尋謫戍肅州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 遣使徵之

戊寅 二 正月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明一統志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 漳州布衣陳貞晟詣闕上程朱纂要 五月吳與弼至京 授諭德 謂不若傳說之作相 遂不就 後跋石亨族譜 則稱門下士

己卯 三 冬石亨謀不軌 下獄死 餘千布衣胡居仁著居業錄敬齋集

庚辰 四 二月令月報奪門迎駕功陞官者 俱自首改正 凡四千餘人 三月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六人 得陳選張元禎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辛巳 五 四月大明一統志成 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從子曹欽作亂 討誅之 十一月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考送國子監

壬午 六 三月蘇州知府林鶚易先聖塑像爲木主 罷陝西屯兵 虜始入河套

癸未 七 二月會試場屋災 舉子焚死者數十人 是月晦夜空中有聲 李賢審蹤曰 傳言無形有聲 謂之鼓妖 上不恤民則有此異 追謚宣德廢后胡氏爲恭讓章皇后 八月補試天下舉人 中二百五十人

甲申 八 正月上不豫 命勿以嬪御殉葬 十七日上賓 二十二日皇太子即位 是爲

憲宗純皇帝 改明年元爲成化 二月上大行皇帝尊謚 廟號英宗 奉安裕陵 三月加李賢少保華蓋殿大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 癸未秋禮部補試中式舉人 賜進士二百四十七人 得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 六月薛瑄卒 七月立 皇后吳氏 十月廢皇后吳氏 立皇后王氏

乙酉 成化元年 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鄉 追復于謙故秩 遣官祭其墓 九月虜大入榆林寨 尋退去 自是連年入寇

丙戌 二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 部奪情起復 三月殿試賜進士羅倫等三百五十三人 又得章懋賀欽莊昶韓文熊綿 又有許進林瀚 僉都御史韓雍討兩廣蠻寇 破之 五月李賢起復入閣視事 羅倫上疏請許李賢終制 讁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十二月李賢卒 命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

丁亥 三 二月大學士彭時省覲還京 三月召前兵侍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入內閣辦事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 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 至是奏准京堂官三品以上許廕子孫一人入監 八月英宗實錄成 十一月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並調外任 給事中毛弘乞復其原職 改調南京部屬 特羅倫亦復南院修撰 稱爲翰林四諫 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

戊子 四 九月彗星見 掃三台 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己丑 五 春吏部尚書李秉罷 以吏部左侍郎崔恭代之 三月殿試賜進士二百五十人 得雍泰李崙 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爲南吏部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

庚寅 六 夏京畿大水 七月三日皇子生 皇妣紀氏所誕 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

辛卯 七 春定長運法 漕運舊例 軍民各半 互相轉運 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 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 往返經年 民多受累 江南巡撫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州淮安補給腳領兌於運軍 自是轉運變爲兌運 至是都御史滕郢議罷瓜淮兌運 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 民加過江船費 視地遠近有差 自是兌運

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　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　十一月彗星見出天田入太微垣　壬辰　八　三月殿試賜進士吳寬等二百五十人又得陳壽孫需揚一清　以陝西左布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奏設榆林衛　癸巳　九　二月姚夔卒以吏部左侍郎尹旻爲吏部尚書　十一月勅翰林儒臣修續資治通鑑綱目　甲午　十　秋勅公侯伯應襲者送國子監讀書習禮　十一月復郕王帝號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　是年虜屢入宣大甘涼等處　乙未　十一　三月殿試賜進士謝遷等三百人王鏊第三　五月　手勅禮部擬西宮　皇太子御名　六月　皇妃紀氏薨追封淑妃　十一月立　皇子爲皇太子　丙申　十二　正月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經理流民開設湖廣鄖陽府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理之　七月京師黑眚見妖人李子龍伏誅　丁酉　十三　正月置西廠于靈濟宮前　命太監汪直緝事　修宋元續通鑑綱目成　三月罷西廠時汪直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商輅項忠偕九卿上疏革之　四月復命汪直坐西廠仍舊緝事首發項忠過忠落職除名　大學士商輅致仕　王越見汪直跪且叩頭因加宮保進兵書　戊戌　十四　三月殿試賜進士曾彥等三百五十人得林俊劉忠彥時年六十餘執政以其對策簡約遂置首選　致仕修撰羅倫卒　己亥　十五　六月建總制遼東兵部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　冬汪直襲建州衛女直破之　庚子　十六　春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　建州女直入寇遼東以復仇爲辭極其殘酷匿不以聞　論征建州功加汪直祿米三十石　福建長樂縣平地突起一山廣袤五丈餘　冬王越借汪直帥師巡邊襲

虜營封越威寧伯歲祿千石仍兼左都御史汪直及越子姪家人冒功陞賞者甚衆　辛丑　十七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人得宋端儀孫交　壬寅　十八　春虜酋亦思馬擁衆入寇大同報王越之怨　命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逮中官王敬及妖人王臣下獄寘敬斬臣于市　秋以廣東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乞終養許之　冬太監汪直有罪褫職其黨威寧伯王越革爵編管安陸州錦衣指揮吳綬邊衛充軍兵書陳鉞工書戴縉並除名爲民餘貶謫有差　癸卯　十九　春御製文華大訓成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右參政　甲辰　二十　正月二日京師地震　二月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人得蔡清邵寶儲巏王雲鳳喬宇　夏畿內及山陝河南蝗　秋陝西山西河南又旱大饑　建大鎮國永昌寺　刑部員外林俊上疏請斬妖僧繼曉中官梁芳下俊錦衣獄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論救各廷杖謫遠方州判　乙巳　二十一　正月朔星隕有聲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李孜省謫吉景東府通判　三月泰山屢震　九月謹身殿大學士劉珝爲同官萬安劉吉中傷乞致仕許之　十月以彭華入內閣華附李孜省又與萬安結爲心腹　丙午　二十二　春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　南京禮部右侍郎尹直以李孜省之薦召入內閣　四月廣東布政陳選被逮赴京道卒　十月加萬安少師劉吉少傅彭華尹直並加太子少保　丁未　二十三　正月吏部尚書李裕奏朝覲考察官員乞創立才力不及一例從之　國子監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從之　三月殿試賜進士費宏等三百五十一人得鄒智吳廷舉楊孟瑛楊廉羅玘王鴻儒又有石珤　馬文升爲兵部尚書　進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　秋八月　上不豫　二十二日上賓　九月初

六日皇太子即位是爲

孝宗敬皇帝 上皇考大行皇帝尊謚廟號改明年元爲弘治　李孜省伏誅　僧繼曉爲民　方士趙玉芝鄧常恩等俱邊衛充軍　罷吏書李裕右都劉敷禮侍黃景皆孜省之黨　冬十月来安茂陵　十一月萬安罷　以吏部侍郎徐溥爲禮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掌國子監禮侍丘濬進大學衍義補　十二月尹直罷　加祀先師孔子十二籩豆舞八佾

戊申 弘治元年正月以左庶子劉健爲禮侍兼翰學入內閣　以巡撫遼東左副都馬文升爲左都　以南京刑書何喬新爲刑書　二月耕籍田　三月視太學謁先師　勅修憲宗皇帝實錄　加贈少保兵部尚書于謙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春秋致祭　四月左庶子張昇劾大學士劉吉　昇左遷南工部員外　給事中林廷玉論奏僧繼曉漏網　命錦衣官械繼曉至京伏誅

己酉 二　六月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水溢人畜溺死者甚多

庚戌 三　春封后父張巒爲壽寧伯尋進封侯　三月殿試賜進士二百九十八人得方良永彭澤　夏河決原武命戶侍白昂治之　冬彗星見于天津

辛亥 四　正月刑部尚書何喬新乞禁胡服胡語　八月憲宗皇帝實錄成　九月大學士劉吉罷　十月禮書丘濬入內閣　先是皆自侍郎而下入閣　尚書入閣自濬始

壬子 五　三月冊立　皇太子　赦天下

癸丑 六　正月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俱復任　三月殿試賜進士毛澄等二百九十八人第三羅欽順　又得胡世寧李承勛孫燧

甲寅 七　春興邸之安陸州　夏命平江伯陳銳協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

乙卯 八　二月大學士丘濬卒　命禮侍李東陽詹事謝遷並入內閣同徐溥辦事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

帝徐溥上疏辭之　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　十二月靖虜衛天鼓鳴　河南江西大震電

丙辰 九　三月殿試賜進士朱希周等二百九十八人得陳茂烈　追封宋儒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廟

丁巳 十　春命內閣及　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三月二十二日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從容顧問　取各奏疏擬議批答　賜茶而退　王越復起總制三邊

戊午 十一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三月大學士徐溥乞致仕　尋卒　六月西直門有熊入城　未幾城內在處災　十二月王越殁

己未 十二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　給事中華昶劾考官程敏政受賂鬻題　三月同考官給事中林廷玉亦疏論程敏政場屋閱卷可疑　詔會官廷鞫　令敏政致仕　昶廷玉皆謫官　黜舉人唐寅徐經等十餘人　殿試賜進士三百人得王守仁梁材

庚申 十三　春命法司刪定問刑條例　夏以星變吏書屠滽致仕　召南兵書倪岳爲吏書　尋卒

辛酉 十四　正月朔陝西地震至望日未息　傾倒屋舍壓死人口　地裂湧水溢流如河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

壬戌 十五　三月殿試賜進士二百九十七人得何瑭張潤曾鐸何景明陳實　陞平京府開城縣爲固原州　設總制府　以尚書秦紘爲總制　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癸亥 十六　京師旱　虜入榆林千戶湯鑿力戰死

甲子 十七　閏四月曲阜重建孔廟落成　改督理茶馬左副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經理邊務

乙丑 十八　正月賜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各元寶一錠　且面諭曰　聞朝覲年文官避嫌不與人接見　如卿等雖開門延客　誰敢以賄賂通　故有是賜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三人得崔銑黃鞏　下戶部主事李夢陽獄　既而釋之　四月命兵部將武職官姓名履歷按季開進以便觀覽　戶部尚書韓文等條陳釐革鹽法積弊凡七事奏請

施行之　五月　上不豫　初六日昧爽宣劉
健李東陽謝遷至榻下受顧命　初七日上賓
十八日
皇太子即位是爲
武宗毅皇帝　六月上大行　皇帝尊諡廟號改明
年元爲正德　十月建立皇莊七
處　舊東宮內使馬永成谷大用劉瑾　丙寅正德
張永魏彬羅詳丘聚張興日逐近侍
元年春料籍田　命都御史楊一淸總制陝
西三邊軍務議復河套劉健辭避重任懇得之
夏吏書馬文升罷以左侍焦芳爲吏書　八
月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乞致仕三疏後許　九
月兵書劉大夏乞致仕章四上從之　十月命
劉瑾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　大學士劉健謝
遷罷　李東陽乞致仕不允　下戶科給事中
劉菃獄　下刑科給事中呂翀獄　以吏侍王
鏊爲戶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一月以吏書
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　逮南京六

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
俱下獄　調兵書許進爲吏書　焦芳專直內
閣　罷戶部尚書韓文　罷左都御史　二
張敷華　召前吏書屠滽爲左都御史　丁卯
正月罷戶部郎中李夢陽尋復下獄釋之　下
兵部主事王守仁獄廷杖謫貴州龍場驛丞
閏月呂翀劉菃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一人各廷
杖爲民　逮南京兵部尚書林瀚至京罰米三
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職　夏逮巡撫南
直隸右副都御史艾璞至京下獄　發海南爲民
八月黃河淸慶雲見翼軫分野　是月十日
今上誕于興府　罷總制陝西三邊都御史楊
一淸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　戊辰　三　正月罷
楊源謫戍肅州卒于途中　吏書許進調
兵書劉宇爲吏書　三月殺戮陽進上呂揃等
三百四十九人又得許進楊最郭鍛韓邦許劉
天和　下御史涂禎獄死之　召南戶書楊廷
和至京改戶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劉瑾以前

總制三邊楊一淸修邊費用逮至京王鏊李東
陽言之釋罪罷去　六月撫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彧于長安左門外　枷都御史劉孟于吏
部門外　丹墀有匿名書言劉瑾罪惡執朝官
三百餘人下詔獄　前吏部尚書王恕卒年九
十三　逮前戶部尚書韓文下獄罰米二千石
輸貲以給　八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
謫戍肅州衛　大學士王鏊致仕　翰林學士
張芮修撰何瑭抗直不屈于劉瑾各調府同知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　召致仕副都御史林
俊巡撫四川　十二月起前江西提　己巳　四
學副使蔡淸爲國子祭酒未至卒　春罷
總督漕運都御史邵寶　五月孝宗實錄成
改翰林侍讀編修等官徐穆汪俊等十餘人爲
南京部屬　遣御史等官詣各邊淸理屯田
遣御史甯杲殷毅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眞定等
處　冬大學士焦芳以老疾致仕　命
吏書劉宇入閣吏侍張綵爲吏書　庚午　二月

命兵書曹元爲文淵閣大學士宇與元皆瑾黨
四月慶府安化寘鐇反以誅瑾爲名　五月
命涇陽伯神英太監張永前右都御史楊一淸
率兵討之　寧夏遊擊仇鉞襲執寘鐇父子賊
黨悉平　江南大水京師旱霾　四川賊倡獗
林俊發兵平之　八月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
伏誅　劉瑾謀不軌伏誅籍其家　下張綵獄
病死家屬流嶺南　焦芳及其子焦黃中俱瑾黨
並除名爲民　劉宇曹元俱罪黜　論平寘鐇
功封　仇鉞爲咸寧伯召楊一淸爲戶部尚書加
宮保　李東陽奏請張永兄張富弟張容魏彬
弟魏英馬永弟馬山谷大用弟谷大玘義子朱
德並封伯食祿一千石給誥券世襲　九月　召
南京吏部尚書梁儲至京爲文淵閣大學士
南道御史張芹劾李東陽阿順劉　辛未　六　正
瑾及瑾敗又援爲己功冒膺恩廕　月改戶
部尚書楊一淸爲吏部尚書　四川賊曹甫作
亂殺僉事吳景巡撫林俊討平之　三月殿試

賜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大學士楊廷和子愼居
第一　四月江西諸郡盜起執叅政趙士賢
七月流賊劉六等作亂劫掠北方州縣　四川
巡撫都御史林俊致仕　遣總兵惠安伯張偉
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錫　下詔徵　冬命伏羌
伯毛銳太監谷大用兵侍陸完等調邊兵討流
賊　若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只守邊將陣
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按察僉事
備兵于武定州　命副都御史彭澤節制延綏
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流賊入泌陽焦芳逃
免賊盡發其先世塚墓進攻鈞州　壬申　七　正
以馬文升家在圍中引衆去之　月黃河
自清河至柳家渡九十里清五日　毛銳帥師
與流賊戰爲賊所敗失去所佩將軍印　閏五
月流賊等爲延綏官軍所敗遁至楊子江至江
陰通州狼山蘇常震動陸完帥兵躡至蘇州
八月劉六等在通州狼山遇颶風大作舟覆殲
沒零賊爲官軍擒獲　九月論平流賊功谷大

用弟谷大寬陸闇弟陸永並封伯賜誥券世襲
陸完加官保掌院事廕一子錦衣百戶其餘以
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指揮千百戶者千餘
人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
衣正千戶東陽等固辭　冬調邊軍入衛京師
內旨李東陽等力辭以爲不可乃以內降傳旨
行之大同游擊江彬　癸酉　八　春命右都御史
等因此入京有寵　彭澤總制四川軍務
征剿盜賊　江西姚源洞賊執叅政吳廷舉
五月達賊入掠大同渾源靈丘繁峙等處　立
皇庄五處　以都督　甲戌　正月十六日乾
錢寧掌錦衣衛事　[illegible]宮災　彭澤討四
川賊麻六等悉平之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
九十六人內有朱裳馬理　寘濠奏復護衛屯
田許之　五月大學士費宏罷　禮部尚
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　八月朔日食　乙亥
十　春楊廷和以憂去　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
英殿大學士蔣被論去　四月調兵書陸完爲

史書戶書王瓊爲兵書　閏月召總督甘肅都
御史彭澤掌院事　浙江左布政方良永劾奏
錢寧鬻鈔害人　冬謫江　丙子　十一　七月致
西副使胡世寧戍遼東　仕大學士李東
陽卒　冬土魯番復占據哈密　大學士楊
一清罷　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丁
丑　十二　三月殿試賜進士舒芬等三百四十
九人　四月大學士靳貴罷　禮部尚書毛
紀兼東閣大學士　六月左都御史彭澤落職
爲民　召大學士楊廷和復入閣　八月駕
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遊獵　閏十二月
駕還京封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
戊寅　十三　正月郊祀畢　駕復出關遊幸
五月朔日食　是月末旬　駕還京　七
月駕北巡歷宣府至大同　十月
駕自偏頭關渡河西直抵榆林　己卯　十四　二
月初旬駕自榆林還京師　三月有旨南巡
翰林修撰舒芬及諸部司屬黃鞏等百有七

人以死諫命梏拳跪門廷杖問發充軍爲民降
官罰俸有差陸震余廷瓚等十餘人死杖下
駕遂不果出　五月御史蕭淮劾奏寧王宸濠
不法勅差太監賴義駙馬崔元都御史顏頤壽
往戒諭之革其護衛　六月宸濠反殺巡撫都
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三司等官並械繫
獄令叅政季斆僉事潘鵬持檄諭降諸郡縣以
李士實劉養正爲軍師左右丞相叅政王綸爲
大元帥兵部尚書率賊首閔廿四吳十三凌十
一等奪船順流攻破南康九江守令等官俱遁
走　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與
守備指揮楊銳崔文誓死固守潘鵬安慶人令
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尸投
城下賊勢遂沮　逮吏書陸完太監蕭敬及錢
寧臧賢俱下獄釋敬　提督南贛都御史王
守仁起兵討宸濠入南昌濠還救至黃家渡守
仁督兵與戰大敗之擒宸濠縛餘黨江西平
八月詔有征　駕至良鄉守仁捷奏至扈從梁

儲蔣冕屢請回鑾不從　九月　駕至南京命
張忠許泰劉暉統京邊官軍萬餘人往江西勦
捕宸濠餘黨　改庚辰十五　正月　駕駐南
王守仁巡撫江西　京　南京兵部尚書喬
宇每得旨必請面奏江彬計稍沮　二月會試
中式舉人三百五十人候回鑾未殿試　三月楊
廷和毛紀題請回鑾　五月江西大水　秋梁
儲蔣冕懇請回鑾　十月　駕發南京北還
十二月駐蹕通州宸濠及逆黨宗室拱𣏌等皆
賜自盡燔尸揚灰　起胡世寧為湖廣按察使
尋陞右僉　辛巳十六　正月　駕還京　二月
都御史　上不豫　三月十四日上賓
皇太后傳旨誅江彬籍其家
遺詔遵祖訓詣興邸迎立我
今上皇帝　四月二十二日即位　詔布天下改
明年元為嘉靖　五月上大行皇帝
尊謚廟號奉安康陵　以興邸長史袁宗皐為
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策庚辰會試中式

舉人賜進士三百三十人內有黃佐　六月勅
尊本生父母并邵貴妃稱號　勅修武宗實錄
七月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疏議追崇大禮主
事霍韜知縣桂萼皆知璁議　差兵科給事中
夏言等查革正德年間冒濫爵級三千一百　壬
九十九員名　吏部除張璁南京刑部主事
午嘉靖元年　正月郊祀禮成清寧後宮災
桂萼上議禮疏并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
部員外方獻夫各疏同封進　勅修翊戴功楊
廷和費宏等各封伯廕子祿秩有差給事中張
九敘御史汪淵奏寢之　詔錄王守仁平宸濠
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　尋以父憂歸紀功
御史伍希儒謝源先以考察去　七月南京守
臣奏報猛風驟雨江水湧溢宮闕城垣損壞沿
江民居衝塌　勅諭兩京羣臣同加修省　虜
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　十月詔刪汰中宮
差給事中夏言等查勘皇親功臣各項莊田自
正德十一年以前順天等八府所占之地三百

八十餘處計田九萬餘頃　鄞人宋素卿久附
倭夷是年充倭使入貢挾倭大掠寧波濱海諸
處　癸未二　正月元旦應天鳳陽河南山東陝
西同時地震　召席書陞禮書　三月
殿試賜進士四百十人　甲申三　正月五星聚
十一月楊廷和削籍　營室　四月張璁
再上議禮疏時桂萼亦為南刑主事有疏召二
人至京特陞璁為翰林學士　六月蔣冕致仕
七月大同軍叛多出塞降虜　八月以賈詠為
禮書文淵閣大學士　九月山西潞府長史司
吏陳卿據青羊山聚衆作亂　乙酉四　虜寇潮
流劫河南等處殺傷官兵　隴起楊一清
為兵部尚書總制陝西軍務尋召入閣進少師
華蓋殿薦起謝遷　張璁進廟議陞詹事兼學
士　席書上大禮集議纂　丙戌五　三月殿試
要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賜進士三百一
人　田州土夷岑猛叛都御史姚鏌致仕起王
守仁代之　張璁陞兵右侍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帝神主儀　五　丁亥六　二月席書為武英
月丁丑朔日食　殿大學士時目已喪明
三日辛　詔布寬恤事宜　夏言劾吏書王瓊
附錢寧通宸濠兵書王憲要結江彬俱宜追論
罷斥　五月丁丑朔日食　甲子京師雨錢
七月壬辰南京雨血　張璁轉兵部左侍　八
月頒申嚴憲綱　九月詔張璁署都察院事訊
李福達獄公卿科道郎署多謫戍削籍福達幸
免　張璁疏請各省鄉試主考命京官二員兩
京以京官為同考　賈詠致仕　十月張璁陞
禮書為文淵閣大　戊子七　加張璁太子太保
學士賜銀圖書二　再加少保勅浙江司府
修建書院御賜名額　三月勅製忠靜冠服在
京許七品以上文官八品以下翰林國子監行
人司官在外許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縣正官
儒學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許服其餘不
許一槩濫服　四月謝遷致仕　五月辛未朔
日食　六月纂修明倫大典書成進張璁少傅吏

書謹身殿大學士廢了中書 勅罰違議諸臣
楊兵和毛澄蔣冕毛紀喬宇林俊何孟春夏良
勝華 職閑住爲民有差以前編成削職者不再
究 以胡世寧爲兵部尚書 起王瓊總制陝
西 十月巡撫河南都御史潘塤 己丑 八 二
統調官兵擒獲陳卿餘黨悉平 月禱雨
不應自咎 三月殿試賜進士羅洪先等三百
二十三人得楊爵 差給事中夏言往山西查
勘平賊功次 奏改潞州爲潞安府 七月桂
萼爲大學士 言官論張璁桂萼罷璁還
家至天津復召還萼奪散官并學士職銜回籍
尋復原職致仕 十一月朔日食 楊一清革職
閑住 吉囊俺答數寇榆林寧夏王瓊
請修邊墻 是年李承勛爲兵部尚書 庚寅 九
正月勅議親蠶 二月頒賜廷臣大學衍義
部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孟春祈
穀于大祀殿及朝日夕月二壇各用其時以行
禮 以給事中夏言爲翰林侍讀學士充講官
張璁修祀儀成典進郊祀議又請倣古立九嬪
張璁以名音同御諱請更名孚敬 正孔子祀
典毀塑像去王號 除夕親灑宸翰著聞 辛卯
講篇一首賜夏言 楊一清疽發背卒 上議
十 中允廖道南疏請建九廟禮書夏言上議
廟制難更不允竟撤故廟改建雷震午門西樓
張孚敬致仕 六月乙巳彗星見東井 以方
獻夫爲武英殿大學士 十二月張孚敬 以星
變致仕仍召還 是年虜寇漁陽 壬辰 十一
邊西大同宣府寧夏四路殺掠 正月泗
衛輝府星隕如斗聲若雷鳴 彗星再見 二
月 駕幸南城親欽天追先二閣御重華殿作
過觀世廟有感詩御書賜夏言 召張孚敬加
少傳進華蓋殿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十六
人[redacted] 五月李時進吏
書 八月初六夜彗星再見于井宿 張孚敬
致仕 九月 駕御西苑迎翠殿召夏言面諭
本所知以備翰林之選因作詩一首又秋日書

懷詩一首御書龍箋賜之 孚敬奏行考貢新
例不論生員食糧淺深通行考選起貢廷考不
中五名提學官降級 是年虜入榆林
掠陝西內郡道松潘漳臘犯四川西境 癸巳 十二
正月十一日懷來地震如雷 三月祝大學
四月召張孚敬 六月十二夜彗星見于畢昴
浹旬大雨陰雲蔽空二十八夜雨霽彗星復出
光芒衝射天漢 八月張孚敬方獻夫以星變
致仕尋召孚敬還 十月辛巳 十三 加
星隕如雨大同軍復叛與虜通 甲午 張孚敬少
師 命有司爲作寶綸樓 唐龍爲陝西總制 乙
翟鑾以憂去 六月十三日南京太廟災
未 十四 春初擬會試主考顧鼎臣謝丕及
命下改張璧蔡昂 四月以張孚敬致仕殿
試賜進士三百二十五人內有周天佐 上御
文華殿親考庶吉士顧鼎臣謝丕閱卷 吏部
尚書汪鋐賄賂著聞言官交劾罷去 七月給
事中楊僎奏欲將華除死事諸臣事跡采附史
爵及加官贈謚錄後立祠不允 八月允貴州
巡按所奏與雲南各開科鄉試雲解額四十名
貴二十五名 九 丙申 十五 三月禮部奏自嘉
月建立世廟 靖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
天下共一千一百九十三處未經起貢命照舊
例考補 五月着銷毀大善殿內歷世所藏佛
頭佛骨佛牙 九月進李時少傳謹身殿大學
士 十一月費宏卒 十二月九廟成 以夏
言爲武英殿大學士 十六 秋夏言指摘
進李時宮師華蓋殿 丁酉 應天鄉試程策言及
伐安南事逮考官降調 戊戌 十七 三月殿試
所中舉人與不許會試 賜進士三百二十
人[redacted] 八月以詹事顧鼎
臣爲文淵閣大學士 九月上太宗廟號尊謚
爲成祖上獻皇帝廟號尊謚爲睿宗配享于太
廟 初舉行明堂禮于大內玄極寶殿奉睿宗
配 十一月上 皇天 高皇帝 高皇后尊
號 張孚敬病故 十二月李時病故 夏言

進宮師 己亥 十八 二月詔立皇太子并分封
華蓋殿 二王 駕幸承天奉慈輿合葬顯
陵 三月詔還京 以翟鑾毛伯溫爲行邊使
出帑金五十萬兩賞塞上將士 四月庚申彗
星見兩旬始滅 翟鑾仍入閣 六月丁酉震
奉先殿 七月庚申木火水金星聚東井 八月
虜入宣府十 庚子 十九 三月癸巳朔日食
月大同五堡成 虜入楡林破清平堡入米
脂殺掠人畜萬計 四月風霾言官交章劾兵
書張瓚貪鄙誤國不報 七月虜入宣府至蔚
州盡破關廂堡塞留境內兩月殺掠無算 山
西巡撫陳講告急大同巡撫史道匿不以聞
八月虜大掠固原總制尙書劉天和奏捷加宮
保 九月壬子熒惑入南斗 十月水土金星
聚于角 十二月 二十 三月殿試賜進
戊午太白經天 辛丑 士二百九十八人
四月五日九廟災惟
睿廟獨存 八月以樊繼祖總督宣大輿銀九

十萬兩吉囊入寇大同繼祖畏避不出聽其深
入遂至省城俺答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甚
起翟鵬總督京城山東河南軍務 方士邵元
節死號陶仲文爲秉一眞人尋加禮書職銜無
祭漸 壬寅 二十一 二月言官交劾樊繼祖罷
興 陳講史道爲民 ｜ 六月虜又入塞吉
囊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 七月己酉朔日食
既星見 夏言罷 翟鑾爲謹身殿大學士八
月丁酉熒惑掩南斗 禮書嚴嵩進武 癸卯 二十
英殿大學士兩京言官交論不報 二
正月丙午朔日食 九月嚴嵩以山東巡按御
史葉經嘗論其過惡指摘其鄉試錄文譏訕逮
經廷 甲辰 二十三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十
杖死 七八
誦各鎭兵至大同防秋總督尙書翟鵬領之六
月熒惑犯南斗 八月以翟鑾兩子貢綠中式
削籍爲民 進嚴嵩少傅 以吏書許讚爲文
淵閣大學士 禮書張璧爲東閣大學士 能

決爲吏部尙書 十月虜破宣府入紫 二
荊關掠翟鵬及薊州巡撫朱方下詔獄 乙巳 十
四 五月壬戌朔日食 七月新廟成復同堂
異室之制 進嚴嵩官師 虜大入楡林總督
尙書張珩延綏巡撫張子立論戍 十月許贊
乞致仕削籍爲民 夏言召至仍爲元輔 進
嚴嵩少師 吏書熊浹上闢異端 丙午 二十五
疏削籍爲民 唐龍爲吏部尙書 以朱紈
爲浙江巡視都御史嚴禁貴家通番鄉人咎僑
章院劾言官論劾殺僇紈憤悶卒自是倭寇遂
熾 虜深入陝西殺掠人畜 丁未 二十六 三
總督侍郞曾銑上復河套議 月殿試賜進
士李春芳等三百一人得楊繼盛
木星逆行留營室 冬陝西迸域山崩
東西移四五里 曾銑劾河西總兵仇鸞奸贓
陂逮嚴嵩計逐夏言嗾鸞許銑交結言妄議復
套逮銑 戊申 二十七 正月夏言落職致仕
下詔獄 三月朔日食 殺曾銑于西市 夏

言回至冊陽并逮至京論死仇鸞釋不問 七
月八月京師地五震 十月殺夏言于西市
己酉 二十八 二月以南京吏部尙書張治國
子祭酒李本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三月
辛未朔 二十九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
日食 庚戌 四十人
八月俺答入漁陽抵京城焚劫至德勝西直門
留連不退 上震怒殺兵部尙書丁汝夔都御
史楊守謙于西市 咸寧侯仇鸞初爲甘肅總
兵貪虐論革以銀三千兩賂嚴嵩世蕃爲
總督京營大將 三十 南京吏部主事楊
軍特賜佩印 辛亥 繼盛給由陞兵部員外郞
仇鸞議請於宣大陝西二邊與虜互市市馬
楊繼盛疏論開馬市者和親別名此決不可
上是之下命大學士嚴嵩李本禮書徐階兵書
趙錦侍郞張時徹聶豹等議時仇鸞寵勢甚盛
恐拂其意皆從鸞初議遂下繼盛于 壬子 三十
錦衣獄極刑拶夾降狄道縣典史 一

倭夷犯東浙破黃巖掠定海勢日猖獗　仇鸞死通虜事露戮棺戮尸　三月以禮書徐階兼東閣大學士　十一月　癸丑　三十二　正月朔日食　楊繼盛復兵部主事　楊繼盛上疏劾嚴嵩爲賊下鎮撫司打問夾出脛骨送刑部問擬絞罪監候　嚴嵩專假考察中傷善類先因給事中厲汝進論劾降汝進爲典史至是考察外官復黜汝進自嵩當柄中外被其考察陷害者不可勝數　三月殿試賜進士四百三人　倭夷深入肆寇溫台寧紹杭嘉蘇　甲寅　三十三　倭寇猖獗松淮揚等郡並受害　逮提督尚書張經下獄論死經嘗有王江涇之捷人爲冤之　八月進徐階宮傳武英殿李本宮保文淵閣並爲大學士　九月朝審獄吏部尚書　乙卯　三十四　九李默首判楊繼盛絞罪情真　月朝審獄李默復議楊繼盛情真竟刑于西市　十二月陝西地震山後水湧連及山西河南二省人民壓

死者百萬　丙辰　三十五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人　總督尚書趙文華征發漢上官兵敗倭四徐海葉麻於沈庄梁庄文華素附嚴嵩雖功人皆鄙之　提督尚書胡宗憲計擒賊首王直進宮保尚書李默爲趙文華論劾下獄死人謂默故劾楊繼盛以媚嚴嵩而天道好還乃假手于嵩黨之文華其莫測有如此　丁巳　三十六　八月進徐階少傅李本宮保　戊午　三十七　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交論嚴嵩謫戍　己未　三十八　三月殿試賜進士三百三人　五月大學士徐階改兼吏部尚書　庚申　三十九　南京叛軍殺戶部侍郎黃懋官　辛酉　四十　夏江南大水　壬戌　四十一　三月殿試賜進士二百九十九名　考察朝覲官員善類多被中傷　五月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貪惡嵩罷歸世蕃戍雷陽

徐階爲首輔　冬逮胡宗憲至京免歸　癸亥　四十二　當路嘗以宗憲餽送嚴嵩獨厚齮之　是年考察京官皆謂中傷善類不減嚴嵩　復逮胡宗憲至京　自下免冤而宗憲已仰藥死

右甲子七十一　弘治二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四十二年

甲子會紀卷之五

明武進薛應旂編輯

薛應旂曰余編甲子會紀始於黄帝八年蓋以天道遠人道邇欲善觀天者驗諸人而遵夫子混沌難知之訓也編成客有覧者曰子既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則先天後天之數靡不洞悉矣先天人事雖或難知而其元會運世獨不可以遡流而窮源乎曰是不難窮也難言也易乾鑿度春秋元命苞所紀年數大都荒誕唯以楊子雲李淳風僧一

行諸説而折衷于康節邵先生皇極之數取諸十干以定元運取諸十二支以定會世乃知天地一元之數要之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自子會開天至黄帝八年甲子歷六萬四千三百二十年至唐堯甲辰元載又歷三百四十年總之已歷六萬四千六百六十年矣自茲以至巳會之終僅一百六十年耳合一元之數而終之於亥會是所謂堯值其中數也自此而逆推之則黄帝以前之甲子固夫人可以類數者但其間所謂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之人事則典籍傳疑未可盡信此夫子所謂混沌難知也若元會運世則固無不可知也余故畧述邵子以元經會之説于左俾觀化者知所究竟則以會經運以運經世自元之元以至於世之世舉可自此而得其始終矣又豈直可以知黄帝八年甲子以前之數而已哉若盤古諸紀并歷代國都則附録以備詳覧云

以元經會一

經者對緯之名以元爲經則終始此元而已矣以會爲緯則有十二變焉凡此十有二變在一元則爲十有二會在一運則爲十有二世在一歲則爲十有二月在一日則爲十有二時在一分則爲十有二杪十有二變之數無往而不在焉則變者其緯也不變者其經也於緯之中有以執其經於變之中有以守其常其庶矣乎

日甲一　月子一　星甲一　辰子一
星癸三十　辰亥三百六十
此一會但有天耳未有地也地且未有而況人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而當第一會之數也
以元經會二
日甲一　月丑二　星甲三十一　辰子三百六十一
星癸六十　辰亥七百二十

此一會但有地耳未有人也人且未有而況物乎然是理是數已具於無形之中矣逆而推之可以知其必有三十運一萬八百年而當第二會之數也
以元經會三
日甲一　月寅三　星甲六十一　辰子七百二十一
星癸九十　辰亥一千八十
當此一會之半既已有人亦復有物人物既具則必有主之者矣斯時也豈非三皇之時乎然易有其象未有其辭辭既不傳事亦難考是故逆而推之其運可知也其年可知也而其御極之號名則不必可知也
以元經會四
日甲一　月卯四　星甲九十一　辰子一千八十一
星癸一百二十　辰亥一千四百四十
以元經會五
日甲一　月辰五　星甲一百二十一　辰子一千四百四十一
星癸一百五十　辰亥一千八百

以元經會六
日甲一　月巳六　星甲一百五十一　辰子一千八百一
星癸一百八十　辰亥二千一百六十
黃帝八年甲子歷少昊顓頊高辛以至唐堯甲辰凡三百四十年當此一會之末正十二會之中數陽長已極之候也
以元經會七
日甲一　月午七　星甲一百八十一　辰子二千一百

一六十　星癸十二百一　辰亥二千五百
一二十
此一會雖正當午乃陰息之初夏禹御極雖
曰威王然已不逮皇之與帝矣故邵子曰皇
以道帝以德王以功升降之幾蓋自有在也

以元經會八
日甲一　月未八　星甲十一二百一　辰子二千五百
一二十　星癸十二百四　辰亥二千八百
十八

以元經會九
日甲一　月申九　星甲十一三百四　辰子二千八百
一八十　星癸十二百七　辰亥三千二百
十四

以元經會十
日甲一　月酉十　星甲十一二百七　辰子三千二百
一四十　星癸三百　辰亥三千六百

以元經會十一
日甲一　月戌十一　星甲三百一　辰子三千六百
一　星癸十三百三　辰亥三千九百
十六
當此一會之半從有入無謂之閉物則其視
於開物相去遠矣然則如是而已乎祝氏蓋
曰窮則變變則通一元之後安知不復有一
元以繼之

以元經會十二
日甲一　月亥十二　星甲十一三百三　辰子三千九百
一六十　星癸十三百六　辰亥四千三百

十二
邵子曰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
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
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
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
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
自我而觀之也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何止於百世而已哉億

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故其語堯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可以該古今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王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一塗哉故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

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凄如也如冬洌如也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矣消者是則長者非矣何

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天地尚猶是道而

生死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物尚由是道而生又況人靈于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

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伯以德行力之

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伯以功行力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伯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力行力之事也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冽也

漢王而不足晉伯而有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者也北五代伯之傳舍者也隋晉之子也漢唐之弟也隋季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波也唐季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内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強或羸或倡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

俟夫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矣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黄帝至三代論

夫易有太極陰陽盡之矣有陰陽斯有天地有天地斯有人有物有事惟陽一而陰二是故陽少而陰多以言乎天則晴霽少而晦冥多以言乎地則平夷少而險阻多以言乎人則君子少而小人多推之事事物物蓋莫不然此所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謂非有感於此哉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孰不謂汾穆淳龐之世而純陽之會也然蚩尤作亂于黎荒淫四凶未去三苗不庭而朱明囂頑象傲均劣又且紛然雜出矣迨至三代享國最號長久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然禹在位十年啓纔九年自是太康遭有窮之

拒仲康值羲和之叛相罹寒浞之篡少康中興雖云不失舊物杼槐繼之不復振作而綿延以至桀亡中間求若禹啓之時蓋無幾也殷有天下六百二十九年湯在位十三年太甲三十三年初亦不免顛覆典刑桐宮悔過一再傳而至雍巳商道寖衰諸侯不至既自仲丁以至陽甲外叛内亂比及九世雖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後先間出紹復先王而武乙帝乙相繼無道迄于紂亡中間求若創業中興之盛時蓋亦無幾也

周有天下八百六十七年武王末受命在位七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是七十年間可謂盛矣然成王始政三監倡亂四國流言殺武辟管囚蔡降霍其擾擾靡寧蓋已居半及昭王南征不復穆王盤游無度歷懿孝以至夷王下堂受覲厲王出流于彘宣王繼立甫稱中興而黃鳥圻父之詩旋亦並作無何幽王被弒平王東遷天子威令下侔諸侯秦楚吳越爭衡上國尚賴齊桓晉文迭盟中夏而周之統緒僅存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蓋謂此也至威烈王時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分晉遂命爲諸侯而周室徒寄空名于天下降至赧王徙於西周二周分治天下大亂裂爲十二離爲七國而周之土地人民曾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於是秦昭襄并西周而赧王入秦盡獻其地其後七年秦莊襄遂滅東周并其空名而亡之矣雖云歷年八百而全盛之時又幾何哉嗚呼黃虞三代至治之世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至聖之君

原缺第十四葉

靈二靈後乃有十紀　其一曰九頭是爲一姓紀即人皇氏是也　其二曰五龍是爲五姓紀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時俱駕龍乘雲車而治天下也　其三曰攝提是爲五十九姓紀也　其四曰合雒是謂三姓紀教人穴居乘蜚鹿以治天下也　其五曰連通是謂六姓紀乘蜚麟以理天下也　其六曰敘命是謂四姓紀駕六龍而治天下也　其七曰循蜚是謂二十一姓紀德厚信矼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　其八曰因提即十有三姓紀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董遂人氏之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　其九曰禪通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八姓也　其十曰疏仡自黃帝氏而紀疏以知違仡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

循蜚紀

鉅靈氏生於汾脽握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亙山川蓋當是時六合之間有未融者鉅靈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贊化也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爲繼治者乃知遂古之事非必無傳也

鉤陳氏

黃神氏無易天生無散太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太素之氣移變爲黃號曰黃神

巨神氏人皇氏沒巨神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

犂靈氏東荒經有犂靈之尸不壞

大騩氏見於南畲河南密縣有大騩山其居即具茨也

鬼騩氏

弇茲氏

泰逢氏今萯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氏之神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與物俱化無始無終無幾無時冉相氏之道中之至也

蓋盈氏若水之間禺中之地有蓋盈之丘蓋盈氏之墟也

大敦氏

雲陽氏是爲陽帝處於長沙所謂萬里沙也今萊之被縣有萬里沙祠 巫常氏
泰壹氏是爲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今兵法雜子陰陽雲氣太乙諸書傳于世 空桑氏陳留縣南一十五里有空桑城即空桑氏所都也 神民氏能使民神異業精氣通行都於神民之丘 倚帝氏都倚帝山在南陽 次民氏次民之世穴處終矣

因提紀

辰放氏古初之人卉服蔽體辰放氏作教民揉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閭首以去靈雨而人從之命之曰衣皮之人傳四世 蜀山氏蜀之爲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三君各數百歲號蜀山氏蠶叢最居瞿上魚鳧治導江逮蒲澤俾明時人民推結左言不知文字事莫克傳最後乃得望帝杜宇云 㕢傀氏傳六世 渾沌氏傳七世 東戶氏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寰以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謹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皇覃氏天地府萬物死生同兆而不相陵也一曰離光氏其於世也在而不治官 啓統氏傳三世 吉夷氏傳四世 几蘧氏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徇耳目內通而外平心知天下之人唯知父不知母鵠居鷇飲而不求不舉晝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也槀畀風化而已今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也 狶韋氏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狶韋氏得之以挈天下此所謂神帝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挈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徼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其民章蒙莫知西東摩蜃而食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粮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蹴而人無有搏噬之心

禪通紀

史皇氏倉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龍顏四目有睿德生而能書及長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遂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創文字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哭自是而文辭日昌矣按古有書倉頡丙寅死辛未葬論衡云學書者諱丙日謂倉頡以丙日死故也或疑其時未有甲乙至黃帝時始命大撓作甲子然天皇氏已制干支而伏羲已有甲歷豈上古之事有難以執一論歟 柏皇氏姓柏名芝是爲皇柏出摶日之陽駕六龍而上下以木紀德爲而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南是爲皇柏山在開封陳留縣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即中黃子其言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常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焉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鑑聖世聖人未嘗觀焉蓋道之不相謀者也中黃之書白帝藏之璧臺非有秘籙者不得一曰中央氏 大庭氏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負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 栗陸氏以是爲栗陸古時教俗勸民拔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束里了者賢臣也諫不行而誅之栗陸氏役之天下叛之栗陸氏以亡 昆連氏一曰鱉連氏一曰犧蓄氏昆連者皆蛹之會也 焱氏莊有焱氏之頌孔子窮於陳樂襄起而歌焱氏之風 泰氏蒲衣云有虞氏不及泰氏成雄氏雛子問曰太上聖成雄氏之道一探用之萬八千歲有天下兵強而世不奪與天地

存又興起于因氏雄得一故物而制焉

素皇氏 內﨑氏 近者視其善遠

者蒙其德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蔽故能聽闇四海以爲一家夷貉萬國以時朝服此素皇氏內﨑氏之法

軒轅氏

軒轅氏作于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道不已者於是作制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權崎羨審通塞於是控四方民山取銅以爲刀貨以衛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此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後致乃以爲即黃帝訣矣

赫胥氏

一曰林蘇氏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饑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惡也出三人一情恍如遺光曜赫奕而降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故僊傳拾還曰祝鼯稜神於衡阜虞帝登僊於蒼梧林胥睢迹於潛山黃帝飛輪於咢湖蓋謂此也

葛天氏

葛蓋也古宇通用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穹作權象故以葛天爲號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爲樂也八士捉扮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臨萬物之極塊樹尾缶武桌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興貨幣以制數會故沉滯通而天下泰矣

尊盧氏

是爲宗盧其立政也官天地府萬物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無所甚欲無所其跌抱德含和以顧天下而世用寧焉治九十餘栽位崇臺之陽塋浮肺山之陰

祝融氏

一曰祝誦氏又口祝龢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歡化聽鳴鳥以爲樂歌作樂名祝結以通倫類諧神明天下大治以火施化號赤帝都于鄶故鄭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塟衡山之陽是以調祝融峯也

昊英氏

或曰子英

昊英之世以伐木與殺獸人民少而木獸衆當若之世不麛不卵官無供僕之勞而死不得用享蓋衣薪之世也

有巢氏

昔在上世人固多難有聖人者教之巢居冬則爲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搏獸而食鑿井而飲擒秸秸以爲蔽以辟其難而人說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朱襄氏

有巢氏沒數閱世而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羣陰閼易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臧夏而疳疫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令曰來陰都于株故號曰朱襄氏

陰康氏

陰康氏之時水瀆不疏江不行其原陰疑而易閼人既鬱於內腠理墆著而多重膇得所以利其關節者乃始制爲之舞教人引舞以利導之是謂大舞治于華原塋于浮肺山之陰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揄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惹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而漸毒不萌于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皇降龜龍至風雨節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蕩趨於文矣

有巢氏

先有巢氏教民巢居然而木處顛風生燥顛傷燥天於是又有聖人焉教之編槿而廬緝葺而扉塡塗茨翳以達其高甲之患而茈其風雨以其華有巢之化故亦號有巢氏龜龍効圖書昇於是文成而天下治

燧人氏

有巢氏教民廬居然猶未知火食也燧人氏作於是鑽木取火教民以烹能而民利之時民未知文字燧人氏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爲日中之市與交易之道人情以遂故又謂之遂皇有四佐曰明由必育成博殞丘是已

太昊伏羲氏

風姓太昊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散歆然如有所動虹月繞之因而姙娠生太昊于成紀以木德繼天而王焉于陳教民佃漁畜牧畫八卦造書契作甲歷制

嫁娶以龍紀官造琴瑟在位百十五年崩 女皇氏 女媧氏者太昊氏之女弟也一曰女皇氏太昊沒共工氏名康回者鬈身朱髮任智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女媧役其神力戰其工氏而誅之以治天下者於中皇之山是爲女皇命臣隨作笙簧以通殊風娥陵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用五十絃之瑟於澤丘以鄒天侑神聽之極悲乃破爲二十五絃以抑其情而樂乃和治百三十載而殁 炎帝神農氏 姓伊者名軌生於列山之石室長於姜水又以姜爲姓以火德代伏羲氏治天下故曰炎帝都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嘗百草始爲日中之市以火紀官在位百四十年崩于長沙之茶鄉 帝臨魁 神農子在位八十年 帝承 帝臨魁子在位六十年 帝明 帝承之子在位四十九年 帝宜 一曰帝直 帝明之子在位四十年 帝來 一曰帝克帝宜之子在位四十八年 帝裏 一曰帝居

帝來之子在位四十三年帝裏生節莖節莖生克及戲節莖克戲皆不在帝位克生子楡罔立 帝楡罔 帝裏之曾孫也居于空桑爲政束急諸侯攜貳其臣蚩尤作亂帝遂居于涿鹿有熊國君曰公孫軒轅賓懋聖德諸侯歸之帝之五十五年諸侯尊軒轅爲天子降封帝于路神農氏遂亡 炎帝別子曰柱有聖德佐帝播種五穀後世德之祀以爲稷有子曰燮甲或云嘗驪炎帝云 戲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祝融生術囂術囂生勾龍爲顓頊后土能平九州辨土地之宜以教兆民後世祀之以配社

歷代國都

伏羲都陳 即今河南陳州 神農都陳徙曲阜 曲阜屬今山東兗州府 黃帝都涿鹿 即今北直隸保安州有軒轅城 少昊都曲阜 一云都窮桑在魯北 顓頊都帝丘 今大名府滑縣 帝嚳都亳 即今河南偃師

堯都平陽 堯始封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唐即今山西太原府清源縣有陶唐城晉陽即今太原府平陽即今平陽府 舜都蒲坂 即今蒲州 夏都安邑 今平陽府安邑縣禹本封於夏爲夏伯及舜禪都平陽之安邑按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堯舜至禹及太康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而後還舊都 商都亳 今河南歸德府殷有三亳穀熟爲南亳即湯都蒙爲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爲西亳則盤庚所遷 仲丁徙囂 今河南之敖倉河 河亶甲徙相 今河南彰德府 祖乙徙耿 耿在河東古邢地名信都今順德府 又盤庚復都亳 盤庚五遷復都亳之殷地則西亳也 周文王居岐徙豐 岐今陝西鳳翔府豐在西安府界

武王都鎬皆關中地 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鎬今西安府界 成王以鎬爲宗周西都以洛陽爲成周東都 今河南府洛陽縣 成王居西都而會諸侯於東都 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遠西方上貢不均乃營洛邑爲東都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洛邑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故都城是也 平王徙東都 秦都關中咸陽 即今西安府咸陽縣 西楚都彭城 今徐州 西漢都關中櫟陽 今西安府咸寧縣 東漢都洛陽 今河南府洛陽縣又於南陽府置南都 獻帝亡于許 今河南許州 三國 後漢都益州 即今四川成都府 曹魏都鄴 今彰德府 徙洛陽 孫

吳都建康(今應天府) 西晉(晉都洛陽至永嘉南遷晉建東) 愍帝亡于長安 五胡 劉氏漢居平陽(即今平陽府) 劉氏前趙繼居之 石氏後趙居襄國(今順德府) 李氏蜀居成都(據漢成都) 東晉都建康 慕容氏燕居遼東大棘城(始居遼東公大棘城) 拓跋氏遷都平城(今大同府治)縣 號魏王時都盛樂 張氏前燕居涼州(即漢武威郡晉置涼州今陝西行都司) 符氏秦居長安 慕容氏後燕居中山(今真定府) 慕容沖西燕居平陽 慕容永西燕居長子(即今山西潞州) 慕容德南燕居廣固(今陝西城固縣) 慕容盛北居龍城(今延安府北) 馮跋北燕繼居之(殺高雲自立為燕王號北燕) 秦符丕居平陽 秦符登居南安(漢之郡名今陝西鞏昌府是也) 姚氏後秦居長安 乞伏西秦居隴右(即今隴西縣) 呂氏後涼居姑臧(即涼州) 禿髮氏南涼居河西(漢之郡名今屬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段業北涼居張掖(漢之郡名今陝西行都司之甘州衛) 沮渠氏北涼繼居之徙姑臧 李氏西涼居敦煌(漢之郡名後改為沙州故城在肅州衛西八百里今屬陝西行都司) 徙酒泉(漢之郡名今陝西行都司之肅州衛) 赫連氏夏居朔方統萬(朔方今寧夏衛統萬即所築城) 拓跋魏徙平城(都盛樂徙平城) 南朝宋都建康 南朝齊都建康 元氏魏都洛陽 南朝梁都建康元帝亡于江陵(今湖廣荊州屬縣) 後梁蕭琮亡于江陵 南朝陳都建康 西魏徙長安 東魏自洛陽徙鄴 北齊起晉陽徙鄴 後周居長安 隋都長安 煬帝或如洛陽亡于江都 唐都長安昭宗徙洛 五代後梁都汴(即今開封府) 徙洛後亡于汴 後唐起太原入汴徙洛 後晉起太原入汴 後漢起太原入汴 後周都汴 吳氏楊君據州 李氏南唐居于金陵 王氏前蜀居成都 孟氏後蜀據成都 王氏閩居福州 劉氏南漢居廣州 劉氏北漢居太原 馬氏楚居潭州(今湘潭) 高氏南平居江陵 錢氏吳越居杭州 宋都汴陷于金 金自北方徙于燕又徙于汴亡于蔡(燕即今順天府蔡即今汝寧府所屬) 宋自汴南徙立于杭盡于閩廣 元起于北方都于開平徙于燕亡于應昌府(開平即今開州燕即今順天界應昌即今宛平界)

附錄邵康節先生觀化詩

觀三皇

許大乾坤自我宜乾坤之外更何言初分大道
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收
功最久不知年若敎世上論勳業料得更無人
在前

觀五帝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狀衮容衣裳垂處
威儀威玉帛修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
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明類
日中

觀三王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孱德所宜居夏商正朔
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
天無應不成需請觀仁義爲心者肯作人間淺
丈夫

觀五伯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矜命不勝疲生靈劒戰
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餼羊能夢禮柰
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內歎息惟聞一
仲尼

觀七國

當其末路尚縱橫仁義之言罔不聽自謂破秦
存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亂未爲怪白
日殺人奚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
俱生

觀嬴秦

轟轟七國正爭籌利害相磨未便休比至一雄

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橫流三千賓客方成夢百
二山河又變秋漫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
封侯

觀兩漢

秦破山河舊戰場豈期民復見耕桑九千來里
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喪既而遭莽卓經
營殊不念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
有隍

觀三國

栢栢鼎峙震雷音絶唱高蹤没處尋簫鼓四方
情未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研石寧無意飲
馬黃河徒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
良金

觀西晉

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選品人才
憑雅譚雖黃人事用風流有刀難剖公閭腹無
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
悠悠

觀十六國

溥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弊時
多蟣虱爪當爛後足虫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衮
魏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
夷吾

觀南北朝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絶往還偏霸尚存
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羶洛陽雅望稱崔浩江
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四年能並轡漫將夷虜互

觀隋

始謀當日已非臧又更相承或自戕螻蟻入民
貪土地泥沙金帛悅娥姜征遼竟思糜荒服泥
汁情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
歸唐

觀有唐

天生神武冀中央不爾羣兇未易攘貞觀若無
風凛凛開元安得氣揚揚凭高始見山河壯入
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混一事雖成往道
彌光

觀五代

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
懸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脫未
旦小星猶有光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除掃待
真王

觀北宋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

新雨露重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
次園林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
高眠

書

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春秋禮樂
能遺否父子君臣可廢乎浩浩羲軒開闢後巍
巍堯舜協和初炎炎湯武干戈外洶洶桓文弔
伐餘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幾千
百年出規制數億萬年成楷模治久便憂强跋
扈患深乃念惡驅除才堪命世有時有智可濟
時無世無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須俟別支吾
不知造化誰為主生得幾多奇丈夫

嘉靖戊午秋刻工　[illegible]津草堂

甲子會紀卷之五

甲子會紀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薛應旂撰前四卷以六十甲子紀年上自黃帝八年下至嘉靖四十二年為七十二甲子又每年之下亦畧紀大事以備檢閲第五卷則取邵子以元經會之語略論洪荒以來而以邵子觀化詩附焉

憲章録四十六卷

〔明〕薛應旂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陸光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憲章録四十七卷》提要

憲章録序

夫書監成憲詩率舊章豈其爲訓若是之拘繫哉寔以隆古盛時其君臣之交儆以圖至治者皆由此道而事不師古者鮮克永世也昔仲尼適周不獲一見天子歷聘列國千七十餘君不用於是退老於洙泗之上從游之士蓋三千焉皆盡一世之英賢相與論述三才表章六籍以爲明體之學而其最適於用者則因魯史以作春秋而褒貶賞罰世之防盡皆自其憲章文武者推之也故一則曰

者無非當世之實事于以定百王之法于以立萬吾從向二則曰吾從周其東周之志周公之夢雖不獲見之施行而端倪已可槩見矣然猶自歎曰與其托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惓惓愛君體國之心曷嘗一日自已哉旂不類雖少知誦法孔子而生於二千一百餘年之後固不及揖讓於顔曾閔冉之列且不及如互鄉闕黨猶得以望見於門墻然而一念天假之靈則終不能泯没故自鼓篋以至入仕凡我

昭代之彧憲典章或紀載於諳閣或傳報於郵舍見輒手録歷有歲年幾於充棟妄意當可爲之際或

可以備參考竟以迂愚牴牾當路歸卧窮山而平生之欲監觀率由將斟酌以見之獻納者遂寘爲虛器恒竊悲之邇來見通紀倣編年而蕪鄙吾學編效紀傳而斷落遂不辭衰憊盡出舊所録者摘什一於千百彙爲斯編與經世者共之題曰憲章録者竊附於從周之義也倘假我數年再加刪潤當獻之
君相值茲不諱之
朝用效涓埃之報庶少裨法
祖之一助茲懼僭妄聊以質之同志云

萬曆元年春正月人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臣薛應旂謹序

憲章録目録

天順七年癸未至成化元年乙酉

卷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至三年丁亥

卷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至五年己丑

卷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至八年壬辰

卷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至十二年丙申

卷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至十四年戊戌

卷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至十八年壬寅

卷三十七

成化十九年癸卯至二十年甲辰

卷三十八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卷三十九上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卷三十九下

弘治元年戊申

卷四十

弘治二年己酉至九年丙辰

卷四十一

弘治十年丁巳至十六年癸亥

卷四十二

弘治十七年甲子至十八年乙丑

卷四十三

正德元年丙寅至四年己巳

卷四十四

正德五年庚午至九年甲戌

卷四十五

正德十年乙亥至十三年戊寅

卷四十六

正德十四年己卯至十六年辛巳

憲章録卷第一

賜進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詔致仕前提督浙江學校 臣 薛應旂編述

洪武元年戊申
至二年己酉

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
帝濠州鍾離東鄉人先世居沛徙句容累世積德行
仁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上父世珍又徙
鍾離母陳生四子帝最少帝生于元天曆戊辰之九
月丁丑是夕赤光滿室上燭于天里中人皆見之驚
呼朱氏火起相率捄護父至無有也歲甲申四月帝
父不數日喪伯兄又喪母值旱饑疫猝甚鄉人劉繼
祖與地始獲窆時帝年甫十七九月入皇覺寺逾月
僧乏食帝西至合肥歷光固汝潁凡三年復還皇覺
寺壬辰春定遠人郭子興起兵攻拔濠州據之元將
徹里不花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以邀元主之賞人
無生路　帝乃禱於神以卜出處唯從雄吉閏三月
朔遂入濠見郭子興子興育徐王馬氏女爲已女遂
納爲館甥九月彭早住趙均用爲元兵所敗自徐奔
濠子興遂爲二人所制帝爲釋之帝恩威日著豪傑
樂從於是李善長湯和徐達等數十人率先歸附始

子李文忠先同其父母避亂與帝相失其父訪問詣
駐師滁陽遂攜來歸時年十二定遠人沐英年方十
歲父母俱亡帝見而憐之與文忠皆賜姓朱氏託后
撫育如子　乙未春正月取和陽　帝駐兵和州謀
渡江值巢湖水寨軍師俞通海等率舟師來降遂以
夏六月朔渡江率徐達胡大海馮國用常遇春湯和
李善長鄧愈廖永安等統兵引舟東下首克牛渚採
石進攻太平克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
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悉多攻城屠邑志在
子女玉帛爾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
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順天應人以行吊伐天下
不足平也帝善其言因問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
陵古帝王都據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甚悅乃改
太平路爲府命習知府事留安參幕府　丙申春三
月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死之改集慶路爲應天
府建江南行中書省尋取鎭江夏四月取廣德　丁
酉春三月克常州常州先已爲僞吳張士誠所陷及
是士誠遣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徐達伏兵擒之士
誠來書請和　帝復書數其罪士誠不報達請益兵
圍之城遂下　夏四月取寧國六月徵前池州學正

朱升入見詢問稱旨遂參密議是月取江陰秋八月
取揚州　戊戌春正月帝自將精兵十萬由寧國歷
徽州道蘭谿至婺州拔其城改婺州路為寧越府置
行中書省徵王禕為省掾商略機務召儒士許元葉
瓚玉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
敬徐鍈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王道
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為五經師戴良
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　己亥春正月取諸暨
三月　帝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遣使奉書
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次子關為質帝曰國

珍既誠信來歸何以質子為厚賜關而遣之國珍又
以金玉飾馬鞍來獻悉郤之　秋九月取衢州　冬
十一月取處州時胡深與石抹宜孫統龍泉慶元松
陽遂昌兵欲閉關為守拒計士民咸請于深願內附
以全民命深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軍師胡大海
一郡遂不受兵上素聞深名召至南京擢左司員外
郎深有言上甚善之仍詔深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兵
卒以從　庚子閏五月偽漢陳友諒以舟師圍太平
行樞密院判花雲率兵迎戰城中乏食士馬憊城陷
雲被執雲奮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刃殺賊五六人賊

怒乃縛雲於舟檣射之雲罵賊至死不變　友諒
犯龍江　帝授諸將方略敗之　六月取信州遣使
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帝問陶安曰四人者
何如安曰皆臣所不及也帝嘉其善讓　辛丑夏以
胡大海為江南行省參政分省于婺以王愷為左司
郎中分治省事秋八月　上帥師伐偽漢拔江州陳
友諒走武昌　上至江西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九
月取建昌饒州二路　壬寅春正月取江西諸路王
禕撰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
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

卿以禕為江南提舉司校理二月苗獠軍叛殺胡大
海王愷死之　癸卯秋七月　上親帥諸將發舟師
二十萬擊陳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常遇春等與
之鏖舟大戰乘風縱火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迎戰
遇春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退保鞋山八月遇春率
諸將遡流而上友諒出戰我兵遣火舟火筏衝之敵
奔潰友諒中流矢死其偽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
軍馬士卒十萬來降其子理奔武昌冬十月遇春率
兵圍武昌　甲辰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
吳王建國號曰吳　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常遇春俞

通洲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
都事　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　上往視師督諸將
擊之陳理㗸璧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　追封花
雲爲東丘郡侯　夏五月初置翰林院以陶安爲學
士時方召四方宿儒集闕下議禮制命安總之　秋
七月取廬州九月取中興及歸峽灃衡等路　乙巳
春正月取寶慶路贑州饒州南雄悉降胡深取福建
浦城崇安建陽陳友定守將屯兵四萬于錦江深還
兵擊之友定率銳卒逆戰深馬蹶被執死之　夏五
月取安陸襄陽　冬閏十月取泰州　丙午春三月

取高郵夏四月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潁諸州
五月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　冬十一月
討張士誠遣徐達同常遇春率兵二十萬先薄湖州
圍其城士誠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阜林虜其
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其
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
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十二月議以明年爲吳
元年　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
進見有雕琢奇麗者悉去之旣而新殿成命博士熊
鼎類編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以備朝夕觀覽詳命協律
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旣又定樂
舞之制　丁未吳元年春正月取松江沅州　三月
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以朱升爲侍讀學士　上嘉
其朴時優禮之　秋八月屢値災變上引咎自歸不
許臣民稱賛功德　九月徐達常遇春圍蘇州執張
士誠及其官屬將校皆檻送建康士誠閉目不食比
至　上欲全之士誠自縊死　是月取通州無錫州
及台溫慶元三路　冬十月遣徐達常遇春率甲士
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

晉諸處　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航
海以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命李善
長楊憲傅瓛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　十一月北取
沂州嶧州益都南取慶元諸路　太史院劉基率其
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進　上命頒行之　十二月
北取般陽濟寧萊州濟南東平南入杉關取邵武建
寧延平　命湯和廖永忠會討方國珍國珍遣子明
完奉表乞降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詣和于軍門和送
國珍等于建康時山東諸郡悉奉圖籍來降　上自
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是戊申正月文武羣臣百

司衆廣令詞勸進尊爲　皇帝以統一天下乃祭告
天地于鍾山之陽即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
明建元洪武　恭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爲皇帝皇
后　立大社大稷于京師　命中書省禮部定議郊
廟及百神祀典　立妃馬氏爲皇后世子標爲皇太
子　戊寅居新宮　征南大將軍湯和克延平執陳
友定　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
一人叅知政事二人　以李善長徐達爲左右丞相
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制
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爲之　上曰元氏胡人事不

師古豈可取法聞禮有成王世子之篇周公教太子
之法也卿等宜師之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
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必須勲德老成者爲之而新
進之賢亦選擇叅用不別設府寮而師傅賓友悉以
廷臣兼之則讒間不生而卿等可以無疑貳也於是
以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少詹事楊憲
傅瓛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
鄧愈湯和兼諭德章溢兼贊善劉基兼率吏令　庚
寅彗星見于畢昴之間　李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
圓丘方丘宗廟社稷各具沿革以進遂建南北郊大

社稷　中書省御史臺進所脩大明律令頒行天下
定衛所官軍將帥將兵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之險
要者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
百二十人爲一千戸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戸所
每百戸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通以指揮千百戸
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
則上所佩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總兵官不敢擅調
胡廷瑞等率兵取建寧元守將達里麻率衆降廷瑞
執元叅政陳子琦送京師　湯和廖永忠等取延平
擒元平章陳友定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楊璟攻永

州元兵大敗獲其萬戸丁武等千餘人馬百餘匹
是月天下官來朝　二月壬寅朔　陶安奏言天子
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
屋之不受天陽今於社稷壇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
雨則於齋宮望祭　帝是之安復奏議天子冕服之
制　上御奉天殿傳制遣官以太牢祀先師孔子於
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　定宗廟時享禮四孟歲
除凡五　楊璟遣千戸王廷將兵取寶慶王師先巳
克寶慶守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至是廷擊敗之貴
遁去遂下其城　胡廷瑞等由海道進兵克興化元

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漳潮諸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參政朱亮祖為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　命都督康茂才總率步騎大軍往山東同大將軍徐達等併取中原　禁胡服胡語胡姓　定賦法役法　三月庚寅彗星見昴　徐達引兵遡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　以劉基為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　陳州守將左君弼降　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進取全州元守將遁民以城降於是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武岡守將皆降　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

東先遣書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劍元末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仲玉就擒成築砦自守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於是成之家奴縛成出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為將烹己也真乃縛其奴于上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於衆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歸之元授以分省左丞或勸為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奉表歸附　夏四月朔　廖永忠等

師至東莞元將盧左丞張元帥聞何真既附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參政邵宗愚據三山寨遣人納降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發兵直抵其寨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來歸　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等處進攻德慶元守將張鵬程棄城走廣東悉平　廖永忠上何真降表于京師　上謂真保境安民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竇融李勣奚讓特召真偕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百疋將校各賜有差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楊璟等兵克永

州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府）　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　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取河南諸山寨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五萬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敵敗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府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直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思

齊弟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
思齊張思道(即張良弼)二人所據　徐達大軍克裕州執
元守將平章郭雲時河南諸郡皆下雲獨守裕州累
戰不克後以孤軍戰敗被執上嘉其忠義釋而用之
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
以陶安為江西參政　命工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
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　命學士朱升
等脩女誡　蘄州進竹簟却之　帝謂中書省臣曰
古者貢方物惟服食器用今蘄州竹簟固為用物但
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

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
得妄獻　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
五月庚午朔日食　王禕出為漳州府通判上疏曰
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計
者亦在乎脩德而已矣君德既脩則天眷自固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要有二曰忠
厚以存心曰寬大以為政是故周以忠厚開國故歷
年八百漢以寬大為政故年亦四百　陛下資不世
出志大有為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文武漢高光蓋
無讓焉今日所當急務者唯於忠厚寬大加之意而

已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其諸可議者尚多
未敢悉數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上嘉納之
徵天下賢才為守令　六月癸丑楊璟等克靖江路
先是周德興克全州即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
援至是璟與張彬合兵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
閉門守璟遣指揮丘廣攻奪其水隘朱亮祖亦自平樂
率師來會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歷驅兵出戰指
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璟因使彥高陰購
其把水元帥張榮榮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漏
下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言儲積空虛人無固志可

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使歸為識約四鼓從
貢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徑進也兒吉尼聞之
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掠復遣兵攻下柳
州招諭兩江溪峒　秋七月己巳朔　廣西左江太
平上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
章詣楊璟軍門降　上親畫征進圖遣使授徐達各
衛糧船俱赴濟寧餽運　敕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
民之任愛民為先況新附之邦生民凋瘵爾等宜善
撫之　上在汴梁復敕徐達乘機進取宜調益都徐
州濟寧諸將悉會東昌以俟征進　元平章阿思蘭

以象州降初思蘭自金州之敗退保象州廖永忠遣
指揮耿元璧等追擊之思蘭迫乃率所部詣永忠獻
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　上將發
汴梁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衆
渡江將除亂以安天下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肆
行屠戮朕實不忍爾諸將師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
擄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皆按堵凡
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
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者必罰無赦　車駕發汴
梁還京師以馮勝爲右副將軍守汴　閏七月己亥
朔　遣使犒北征將士　徐達等率師發汴梁次安
丘遣薛顯傅友德分布士馬自中灤渡河取衛輝元
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　徐達師至彰德龍二復出
走其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降遂下磁州進攻
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邯鄲縣令鄒文玉率耆
老降遂克趙州　徐達師次臨清遣人持檄詣東昌
趣張興祖華雲龍各率兵來會　傅友德游騎獲元
將李寶臣張處仁遂以爲嚮導徐達因遣友德開道
以通步騎顧時浚閘以通舟師　韓政孫興祖俱以
師會臨清徐達命韓政守東昌以鎭撫臨清達率馬

步舟師北上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等俱以師會
徐達師至長蘆元守將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
復諭分兵守青州　徐達師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
浮橋以濟師又令常遇春張興祖各率師水陸並進
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風奔遁師至河西務元
平章俺普達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其將校三
百餘人俺普達等悉遁師至通州元將五十八國公出
戰我伏兵中起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
克通州元主聞之遂集三宮后妃太子夜從建德門
北遁上都　八月庚午徐達師至燕都齊化門填壕
登城而入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丞相慶童平
章迭兒左右丞張康伯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
一封其府庫圖籍珍寶及宮殿等門以兵守之宮人
妃主令其宦寺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按堵
市不易肆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　甲戌
夜京師天鳴　己卯詔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
不原　帝幸北京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先是　帝
北巡命丞相李善長及基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奸
惡以肅輦轂中書都事李彬素附善長竊弄威福奸
惡事覺善長託基緩其獄基遣人奏請誅彬上允其

奏祈大旱精禱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方禱雨
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
上還善長極言基專恣上不聽會基妻喪乞歸上許
之　放元宮人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
者命皆以銅為之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
賜而遣之　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京師　九
月戊戌朔　徐達改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
門為德勝門　詔起懷才抱德隱於巖穴之士　癸
卯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安字主敬太平當塗人肆
力問學博極羣書究心濂洛講明朱陸之學元末舉

浙江鄉試為明道書院山長乙未謁　上從克金陵
授江南行省員外郎中歷知黃饒二州迨入翰林以
至江西參政英謀密議幽贊神明而一統鴻業之成
尤擘於首謁轅門之數語人知其為王佐之才而不
知其寔一代之儒宗也　甲子徐達常遇春傅友德
等率兵發北平取未下州郡　冬十月戊辰朔　常
遇春克真定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級納錫彰聞王
師取元都乃具朝服登城北面再拜墜崖死　元左
丞自河中率衆攻潼關都督僉事郭興部將于光奮
擊之元兵大敗自是李思齊等不敢復窺潼關　馮

宗異湯和取潞州　戊寅　上還南京以克燕京詔
天下　以汪河為吏部侍郎河初為大都督府都事
癸卯歲奉使擴廓帖木兒被拘陝右六年至是始還
故有是擢　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
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覽之謂
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
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為太子
諭德上曰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
于高明然後於帝王之道禮樂之教及往古成敗之

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使無非
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十一月戊辰朔　徐達率兵發北平取山西　己亥
上詣太廟告曰臣以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上
帝于南郊先告祖考知之歷代有天下者皆以祖配
天茲獨未敢者以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恐
無以承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候南郊竣
事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上帝之錫
福　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趙壽等分行天下訪
求賢才　庚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　[illegible]

官及儒士各賜冠服先是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 上時臨幸商確古今評論文字是日上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自作特雪賦故有是燕賜 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希學襲封衍聖公 癸亥以手詔召劉基 甲子詔定東宮以下冠服之制 命啓元十三朝實錄建局删脩 十二月丁卯朔 元擴廓帖木兒據太原率兵出鴈門關徐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也遂率兵徑進常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竟跣一足踰帳後出馳騎遁去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遂走甘肅 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

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絕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御史高原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壞至此已甚京師者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傚況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厚風俗 上是其言乃詔中書省令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 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賜高麗 遣知府易濟頒詔于安南 遣使以書諭夏主明昇

己酉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 詔免畿輔各府州及北平河南山東山西秋糧 上御奉天門召元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 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蹶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嘗有功德於民者雖未致祭其祠宇禁人徹毀 命立功臣廟于雞籠山勅

中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
鄉曲繼率英賢渡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
原南平閩廣越十有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
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覩其成建功而未
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其命有司立功臣廟於
雞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詔禮部曰自古忠
臣義士必褒崇於後代蓋以厲風教也元右丞余闕
守安慶舉家死節江州總管李黼臨難徇義與闕同
轍宜令有司建祠肖像祀之　按元之亡其臣之死
節者蓋紛紛衆矣若福壽級納錫之儔固其土屬而

余闕李黼者則固中國人也何以死哉夫既委身事
之則不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天理民
彝之根於心自不容已矣彼謂可以死可以無死者
其殆未諒此與　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忠俞通海張
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　置河間
長蘆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　命中書省定太歲
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壇壝祭禮　定
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爲學士陳桱詹同爲
直學士　遣前國子監祭酒孔克堅祀孔子于闕里
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上署御
名以香祝文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遂
行仍與白金市祭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各祝
文詞存諸禮官副在有司　詔免寧國府及北平燕
南河南山東山西潼關秦鄜光息等處稅糧　更定
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中元冬以冬至
命祀馬祖諸神築壇於後湖　副將軍常遇春自大
原帥師征大同　遣使以即位詔諭日本占城爪哇
西洋諸國　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命各以二襲
貯以金飾木櫃藏於各廟仍用八襲祝告焚之　元

學士承旨危素學士張以寧王時編脩雷燠刑部侍
郎程儒太常博士孫吉與胡益禮部員外郎曾堅王
事王肅等自北平至京詔以新製衣冠賜之尋以素
及時爲侍講學士以寧爲侍讀學士堅爲禮部員外
郎儒爲刑部侍郎肅爲禮部主事　常遇春至大同
元守將竹貞等棄城走　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
接八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
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
歸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上從之詔改慶遠
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

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使　倭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　二月丙寅朔　詔脩元史上謂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國事當紀載况史記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李善長爲監脩宋濂王禕爲總裁汪克寛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壎曾魯顏增高啓趙汸張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爲纂脩開局於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叅考　宋濂曰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美而獨謂史爲不可滅者何哉蓋前王治忽興衰得失之故皆可爲後王之法戒

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于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成編惟我　皇上既承大統即以纂脩元史爲意則其神謀睿斷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乎不可尚已遣官致祭於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　遣使諭占城爪哇日本等國賜以璽書　詔立皇陵碑　加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　躬耕耤田於南郊　禮部尚書崔亮奏按禮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以侍讀學士秦裕伯爲待制裕伯大名人先從父仕元都就學中目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

揚州復避地松江之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　上命中書檄下松江起之裕伯對使者曰受元爵祿三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亡哀而出不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起之稱疾不出上乃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倘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裕伯辨博善爲辭說上命爲侍讀學士屢以故辭不允授以待制　上與侍臣論待大臣之禮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鄙辱之詹同侍坐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

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勵廉耻而君臣之恩義兩盡也上深然之　三月乙未朔　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許之　徐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元行省平章李思齊張思道等遁去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達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下死左丞拜泰古逃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縊死三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獨不能盡節遂俱投崖下死　改奉元路爲西安府　常遇春等率師自西安進取鳳翔李思齊西奔臨洮遇春勒兵入

城復其部將薛平章　上謂學士詹同曰古人爲文或以明道德或以通世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亮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不達世務立辭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按文章之關於世用猶衣食之切於民生苟如近世文士之所尚徒絺繪綴緝以爲麗佶屈軋茁以爲奇殆飾羽不可以禦寒畫餅不可以濟饑矣此大哉王言不但文士之所當究心凡有天下國家之

責者皆當永言而留意也　夏四月乙丑朔　丙寅徐達兵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鬬其土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諸將然之達乃留湯和守營壘金興旺余思明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　置陝西山西二行省以中書參政汪廣洋爲陝西參政御史中丞楊憲爲山西參政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參政改河南分省爲行省　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詔中書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東宮官屬之制　徐達師至鞏昌元守將梁子中等出降　馮宗異師至臨洮李思齊降　徐達師至會州部將有欲括州縣羊馬以供軍用者達曰西北之民素以畜牧爲生今奉命吊伐本以安民若盡括其所資彼將何以爲生不許　甲申臨洮捷奏至上遣使諭徐達曰將軍提師

西征所至克捷今李思齊又納降矣但未知慶陽寧夏攻取如何張思道兄弟多譎詐若其來降宜審處之勿墮其計也軍中之事尤宜慎之　倭寇出沒海島侵掠崇明沿海諸處太倉指揮戴德率兵出海捕之獲倭寇九十二人及其兵器海舟奏聞陞德爲都指揮遣使祭東海之神　遣使持詔以登極改元諭吐蕃　辛卯處士張翼卒翼字飛卿常州無錫人氣岸孤騫不同側媚士雖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貸或譏翼疾惡太甚翼曰天生我口用以出言當言而訥惡用口爲張士誠據姑蘇陷無錫負販之徒首

纓絡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屠戮翼大書御史大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鄰曲問計者翼不答指以示之吳元年丁未徐達破姑蘇縛士誠送京師遣胡大海帥師征無錫僞吳將莫天祐猶聚士卒固守達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達怒傳令大海曰即不下遂屠其城翼知事急往見天祐曰將軍固守爲張氏也張氏已就縛矣又將誰爲況決不能守耶天兵如雷犯者摧折一城死生只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翼乃縋南城而下走謁大海曰無錫亦良民不幸居割據之中耳目塗塞幸公奉揚天威特爲生民請命大海覩翼言貌非常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矣遂命翼還翼叩城門呼曰急開吾事濟矣天祐開門出降所活數十萬人子壽至正末舉鄉貢入國朝爲應奉翰林文字積官禮部尚書　五月甲午朔日食　更英陵曰皇陵立衛守之　丁酉徐達師至蕭關遂下平凉遣將士招諭華亭等處指揮朱明克延安因以明守之　辛丑張良臣以慶陽降　上幸鍾山歸由獨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

耘因憫其勞不覺徒步至此國之百需皆其所出爲司牧者亦曾念之乎朕爲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戊申張良臣復據慶陽叛　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興建延邵八府隸之命中書參政蔡哲爲參政　乙卯徐達遣指揮曹崇送李思齊赴京師　上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備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揚王姓陳氏世爲維揚人不知其諱宋季隸籍軍伍從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戰敗士卒多溺死王幸脫死達岸糧絶計無所出同行者曰聞髑髏山有死馬共烹食之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晝仆地睡夢一白衣人謂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載也王恍惚中未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彷彿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忽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將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舟壓凡附舟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舟板下日取乾餱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又與王約渴則以足撼板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安忽颶風撼舟元將大恐

徧求禜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送白而出之
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曰欽
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避居盱眙津里鎮
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 皇太后
晩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卒 宋濂曰君子
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能通於神明尤難今楊王當
患難危急之時神假處寐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
致神人之祐至於斯也王之平生其詳雖若不可知
舉此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可知矣是宜慶鍾聖女
誕育 皇上以啓 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嗚呼盛

二七 陳宣

哉 辛酉章溢卒年五十六溢字三益浙江處州龍
泉人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
學寇亂日起知不可爲乃退處匡山遁入閩中 上
遣使徵之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康入見授營田
僉事歷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溢雖儒者而矢
謨宣力不在諸將之後上甚倚之至是卒上悲悼特
甚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六月癸亥朔 丙寅
功臣廟成論次諸功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
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
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

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死者塑像于
廟祀之仍虛生者之位 上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
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
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
兩生之言不無迂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
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
曰期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若謂必待百
年則誠迂矣 按禮時爲大順次之又曰協諸義而
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叔孫通所制謂
之未盡協義或有之而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顧

二八 陳宣

待百年而後興邪我 祖達禮樂之原斥兩生之迂
而制禮作樂直欲追隆古之盛也有以哉 己卯常
遇春克開平元主先已北奔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
鼎住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兩馬三萬匹牛五
萬頭獻北悉平 壬午安南國王陳日煃遣其臣黎
安世等來朝貢因請封爵遣翰林學士張以寧典簿
牛諒齎詔往封日煃爲安南國王賜以塗金銀印未
至而日煃卒以寧護詔駐于境上令諒往諭之 丁
亥造太廟器成先是 上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
宜不必泥古近世祭祀皆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

吾先人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今造宗廟祭器只依常時所用於是造酒壺盂盞之屬皆擬平時之所用又置揮櫛枕簟篋笥帷幔之屬皆象其平生所爲　詔宋濂爲翰林學士王禕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皆濂禕主之　上嘗謂濂曰古之帝王當安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好賢則賢者至矣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　秋七月癸巳朔　詔遣儒

士歐陽佑國子監學錄呂善等十二人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元統及至正三十六年事蹟增修元史時宋濂等脩元史將成詔先成者上進缺者俟續采補之　己亥常遇春還軍次柳河川得疾而卒年僅四十報至　上爲之悲慟詔李文忠領其衆　廣西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思明府黄忽都向武州萬世饒龍州趙帖堅等各遣使奉表貢方物詔以伯顏等各爲本府知府世饒帖堅各爲本州知州皆世襲蜀明昇遣使來貢賜璽書荅之　八月癸亥朔　常遇春柩至龍江　上親出迎爲文以祭之　元兵攻

大同李文忠等帥師擊敗之擒其將脫列伯　命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　癸酉元史成李善長等奉表進　上親踈張中十事命宋濂作傳中字景華江西臨川人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時天下大亂與人言避兵之方從則吉違則凶歲壬寅上帥師下豫章鄧愈因薦中召至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爲灰燼惟一殿存耳及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陳友諒圍豫章三月不解上舉兵伐之召

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中曰當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常遇春與敵戰于康郎山被圍其勢甚危僉謂不可救中曰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陳友諒中飛矢死降其衆五萬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曰當在七月丙戌習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道人云　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自負城險又養子七人皆精悍善

戰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城下以困之良
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及遣人赴寧夏求援其被
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和泥噉之
其部下知事不濟爭開門約降徐達勒兵入北門良
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引出斬之及其黨柴知院等二
百餘人慶陽平詔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　上以郊祀
諸祭壇而不在行禮之際或遇風雨沾服失容因命禮官
考求前代壇宇可以便於行事者禮部尚書崔亮奏
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則就太尉廳望祭又元經世大
典壇垣內外亦嘗建屋以備風雨請依此制於二丘
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於
此望祭上從之　九月壬辰朔　詔以臨濠為中都
命有司建置城池宮闕如京師之制　初製鐵券
上欲封功臣議為鐵券以賜之而未有定制有言台
州民錢允一吳越忠懿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
鐵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高廣有差第為
七等公二等侯三等伯二等其制如瓦外刻履歷恩
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每
副剖而為二分為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諸內府有
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舊券還允一厚賜而遣之

參政朱亮祖等自廣西班師還京　冬十月壬戌
朔　高麗使者辭歸　上以書賜其國王王顓諭以
持危保國之道戒其奉佛求福之謬而倭人出沒尤
當備禦又以六經四書通鑑漢書賜之　以降人方
國珍為廣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為江西行省右丞俱
不之官食祿于京師　庚午葬故常遇春于鍾山之
陰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遇春懷遠人元至正壬
辰年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得度聚終不能成乙未
從　上和陽渡江採石取太平上乃授以總管先
鋒以至都督大元帥歷取大江東西兩河南北遂下
元都蕩平燕薊秦晉嘗自言能將十萬眾可以橫行
天下及從徐達征伐則又能謙遜守節制所以卒建
無前之偉績而為開國元勳也　以方克勤為寧海
訓導克勤樂於育才負笈來從者甚眾克勤據經陳
義聞者悅服　遣使致書元主曰朕本布衣因海內
鼎沸不能自寧靜觀群雄割據荼毒生靈於心不忍
君又不能控禦致諸將各懷不軌外為元臣內實自
謀靡有戡定禍亂以安生民者乃親率諸將西平湖
湘漢沔南取交廣東定吳越八閩兩江皆入版圖方
欲息兵以觀君之為計而君之將臣張思道李思齊

王保保三人者不爲國謀分據秦晉互相讐殺民遭塗炭朕乃命大將軍自前歲出由齊魯經河洛次燕趙我師未至君已棄宗社去朕謂君自知胡無百年之運能順天道歸我中國故土上策也未幾邊將來報君率殘兵留連開平朕思君前日宗社與安國用富貴尚不能削平羣盜今遠寄沙漠欲效漢之匈奴爲之寇厥出没不常以爲邊患是君之計不審也方今中國封疆盡爲我有華夏已平外夷咸附若命將出師直抵陰山之北則君雖有百萬之衆亦不過死灰之餘燼朽轂之朽斛耳何能爲哉比時君即遁逃亦將無所往矣朕以誠心待人明示機策改圖易慮安分順天以存宗祀不亦善乎君其圖之　十一月壬辰朔　徐達北征還入見　上撫勞之　乙巳冬至祀天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　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上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　上御外朝召翰林學士宋濂危素詹同王禕等列坐進饌賜酒上屢命盡

觴濂數以不能飲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賦詩一章命各以詩進復命之酒濂醉而退　十二月壬戌朔　以戶部尚書朱昭怠職降爲蘇州知府　占城國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擾其國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齎詔往諭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　楊璟自使蜀還言明昇闇弱諭之不悟莫若舉兵取之　上曰兵之所加必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但朕意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不勞民亦無苦也姑緩之　李文忠以所俘脫列伯等獻京師　上曰彼亦爲其主耳事敗至此情有可矜其釋之仍賜冠服　遣使齎詔印封占城國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仍賜洪武三年大統曆　本織金文綺紗羅四十疋　高麗國使者言其國王王顓有姪女遇亂陷没于軍上令中使訪得之賜以衣資廪餼令使者護歸本國　己丑　上御奉天殿大賞平定中原征南將士及守禦各城池有功官員以大將軍徐達居首副將軍常遇春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等一體優賞其餘准其功過各量賞有差　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死之王保保偵知徐達南還悉兵至蘭州城下圍城數里指揮

張温堅守不與戰以待援兵時廣揚衛指揮于光守
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蘭灘卒遇保保兵戰敗
被執至蘭州城下使與張温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
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敵怒殺之城中
聞光言守益固保保進攻不利且懼大軍至乃引去
光字大用南康都昌人自少[illegible]
起兵湖口陷都昌署光為江東宣慰陳友諒弒壽輝
光乃輕騎謁　上于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從上征
九江下黃梅戰鄱陽降武昌皆預有功歷遷廣揚衛
指揮使從徐達平淮東浙西擒張士誠取汴梁克陝

洛下潼關同都督郭興守之後移守鞏昌王保保屢
引兵來攻光輒擊却之至是被執而死上聞之遣官
諭祭尋命配享功臣廟　按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使
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執解揚而獻諸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而解揚呼宋人卒致晉君之命楚子
舍之是楚雖夷狄猶知信義若王保保者乃殺于光
眞獸類矣顧猶為亡元致力焉何哉

寶訓錄卷第一

寶訓錄卷第二

洪武三年庚戌

三年春正月辛卯朔　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遣
命徐達鄧愈湯和馮勝往征沙漠　禮部奏定朝日
夕月禮稽古者朝日壇宜築於城東門外高八尺夕
月壇宜築於城西門外高六尺朝日以春分日夕月
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於月壇從之　遣使往安南
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
其碑碣圖籍付使者還　吏部奏凡庶官有罪被黜
者宜除廣東儋崖等處上曰前代儋崖在化外以處

罪人朕今天下一家何乃為此若其風俗未淳更宜
擇良吏以化導之豈宜以有罪人居邪　按嘗歷西
北邊徼見郡縣長佐往往以人品凡庸及胥史雜流
為之土地瘠薄生理蕭條而此輩多逐錐刀之利民
不聊生欲稍為振起彷徨四顧並無可委之人乃知
我　祖之洪謨遠慮不遺遐遠而凡為吏部者當深
思而重念之也　二月　上御東閣學士宋濂侍制
王禕進講大學傳之十章　上曰人者國之本德者
人之本德厚則人懷人懷則國固有土有財自然之
理也若德不足以懷衆雖有財亦何用哉　上行後

死見巢鵲夙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
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命製四方平定巾　儒
士歐陽佑等採撫故元元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
濂王禕等續脩元史　召諸郡富民入見諭以循分
守法孝敬和睦周給遜順之道賜酒食而遣之　按
周禮荒政十有二一曰安富孟子曰有恒產者有恒
心我　祖所以加意於富民而稅戶人才亦擇而官
之也若爲富不仁者則固別有所處矣後之爲政者
有富而貧困爲不肖其有過矯者則又不問善惡唯
於富者則摧折之恐亦非先王安富之意也　三月

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稅糧　置秘書監　鄭州知
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屯田積粟以備邊需其二
選股肱重臣以分鎭要害其三招徠耕種以實中原
上謂琦言可采中書其條酌行之　徐達師至定西
王保保退屯車道峴　夏四月　上將剖符封功臣
下學士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濂
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　以封建諸王
告太廟禮成宴羣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上曰先王
封建上衞國家下安生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
速亡漢晉以下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爲

何如耳　禁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　詔冊封諸王
子爲王第二子樉爲秦王第三子棡爲晉王第四子
棣爲燕王第五子橚爲周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
子榑爲齊王第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
十子檀爲魯王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
置相傅官屬　徐達率師出安定駐沈兒峪口與王
保保隔深溝而壘日數定戰王保保發兵千餘人由
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
所措我師敗績達親率兵急擊之敵乃退遂斬東南
壘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軍中股栗明日整衆出戰

諸將爭奮莫敢不力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
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　遣使齎書
與元主曰前者兩致書於君而使者久不還豈君尚
以往昔君民之分謂不當相與通問邪是大不然君
者天下之義主何常之有顧人心天命何如耳今日
之事非予所欲寔以四方兵爭所在紛擾斯民無主
不得已而提兵一起薄海歸心此誠天命非人力也
君其奉天順人遣使通好庶幾藉我之盛強號令其
部落尚得牧養於近塞以奉宗祀若計不出此猶欲
以殘兵出沒爲邊民患則予大舉六師深入沙漠君

將悔之無及矣近北平守將以雲中所獲爾平章火兒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至京詢之皆君倚任之人是用待以不死并令齎書諭前惟君其審圖之　安南使臣杜舜欽以其王陳日煃卒來告哀請命　上素服御西苑之帷殿召舜欽入見親製祭文命翰林編脩王廉往祭陳氏具嗣君陪臣出迎于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決廉屬舜欽諭之乃奉御製文於龍亭迎入其殿別設日煃靈位於殿前廉南面布宣之其君臣拜伏以聽成禮而還　置弘文館以胡鉉劉基危素王大中睢稼為學士　上以素老賜小車免朝謁一日上御東閣聞屐聲橐橐上方詰之而素適至乃謂之曰是汝吾以為文天祥邪未幾御史王著等劾素亡國之臣不宜居侍從乃謫居和州之含山　徐達械送浙江左丞胡德濟至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命宥之仍遣使諭達曰胡德濟臨事畏縮將軍不以軍法從事乃械送京師請朝廷治之將軍欲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軍中有犯悉歸之朝廷則將軍之威玩而號令不行矣胡左丞之失律正當就軍中戮之足以警衆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若送至朝廷朝廷必議其功過又非閫外之

比矣彼嘗有救信州之功守諸暨之勞故不忍加誅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自今務威克厥愛毋事姑息　五月　徐達分遣鄧愈招諭吐蕃自將取興元　遣使訪歷代帝王陵寢仍令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按此則元之於宋諸陵蓋自作孽之尤者也胡虜無百年之運豈天定為之哉　孫興祖兵次於三不剌川遇胡兵力戰死于五郎口興祖濠州人年十九從上取和陽既而拔采石取太平克金陵下毘陵南征北伐平定中原取元都歷官都督至是以戰死年三十五上甚悼之遣使致祭贈北平行中書省左丞封燕山侯謚忠愍仍塑像祭於功臣廟　著令嚴宮闈內外出入之禁　詔天下守令詢舉有學識篤行之士禮送京師　詔設科取士條格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貴詞章而不求德藝之實前元依古設科待士而權豪勢要結納奔競輒竊仕祿賢者恥與並進甘隱山林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願得賢人君子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取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通古今名實相

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第其高下待以顯擢敢有弃擬賣祿之徒坐以重罪五經義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限三百字以上論亦如之策惟務直述不尚文藻限一千字以上其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經明行脩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遣使頒詔知之　徐達與馮勝傅友德李思齊由曲陽入河州又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金慶祥迎降　李文忠師師趨應昌聞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即督兵兼程以進復遇元兵與戰大敗之追至應昌遂破其城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宮人暨諸王省院達官士卒遣人俱送京師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騎遁去文忠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元將士軍民五萬餘人悉降　詔行大射禮　上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太學及郡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戊申夏至祭地于方丘　詔考歷代服色所尚禮部奏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為治服色所尚於赤為宜從之　免蘇州逋負秋糧三十

萬五千八百石先是戶部奏蘇州多逋稅其官吏當論如法　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取逋稅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畏刑罰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民生之遂不可得矣其悉免之　六月癸亥詔嶽鎮海瀆皆管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一體改正惟先師孔子及歷代忠臣烈士當在人倫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左副將軍李文忠捷奏至時百官奏事奉天門聞元主殂遂相率稱賀　上曰元主守位三十餘年荒淫自恣遂至於此因謂治書侍御史劉炳曰爾本元臣今日之捷爾不當賀因命禮部榜示凡北方捷至嘗仕元者不許稱賀　按我　祖開基雖延攬英雄不問其類而於節義所在特加之意故干戈未定而余闕李黼之死建祠肖像唯恐或後北方捷至則嘗仕元者不許稱賀其扶植綱常培養節氣而為萬世人臣立極奚暇顧一時左右之難堪哉既而建文之朝遂多死難之士感應之機眞捷若影響矣　中書省以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諭天下　上覽之見其有侈大之詞深責省臣曰卿

等爲宰相當法古昔致君於堯何乃習爲小吏浮淺
之言不知大體妄加詆誚元雖夷狄君主中國且將
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
運於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見之曰雖
不言其心未必以爲是也可即改之　李文忠遣送
元主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獻俘
于廟　上曰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
乎憲曰武王事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上曰太宗是
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
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

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
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就令謝恩復謂憲曰
故國之妃朝于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但令衣本
俗服於中宮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賜
買的里八剌第宅於龍山封爲崇禮侯　丁丑頒平
定沙漠詔于天下　仍遣使齎詔諭安南高麗占城
是日百官表賀　上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
朕之所以興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
元腥羶華夏幾及百年天實厭之又況末主荒淫政
殘民困烏得不亡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水

火安得不興上曰當元之季君則宴安臣則跋扈國
用不經征斂日促天怒人怨盜賊蜂起羣雄角逐竊
據州郡天下已非元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
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奢天下豪傑安得乘隙
而起耶朕取天下於羣雄非取於元氏今[illegible]其遺亂
朔漠清寧天定命之詩曰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
旣命侯于周服天命如此可不畏哉　遣使詔諭元
宗室部落臣民　朕旣爲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
異撫字如一爾等無或執迷以貽後悔其邊塞韃靼
百姓因元喪亂征繇繁重供億勞苦朕甚憫焉詔書

到日悉安所居無自驚擾以廢耕牧　罷中書右丞
相汪廣洋侍御史劉炳劾其事母不孝故也　遣使
往紹興埜宋理宗頂骨先是　上與侍講學士危素
論宋元興替素因言元世祖至元間胡僧嗣古妙高
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輦眞伽爲江南總攝奏
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
杭之故宮築浮屠於其上以厭之又截理宗頂骨爲
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傷心上嘆息久之謂素曰
宋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旣乘其弱
取之何乃復肆酷如是耶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索

頂骨所在果得請西僧廬中命有司瘞於京城之南
至是紹興府以宋穆陵圖來獻遂物歸于故陵　山
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
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
引引二百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之用充矣從之
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狹民衆細民
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
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
以所種田爲已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
徵其稅於是徙者凡四千餘戶　秋七月　宋濂王

禕等進續脩元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有六
凡前書未備者補之授儒士張宣等官惟趙壎朱右
朱世濂乞還田里從之　宋濂曰昔者唐太宗干戈
甫定遂勑房玄齡等撰次晉書人至今傳頌肆惟
皇上大統既正即詔脩元史古今帝王成大業者其
英見卓識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翰林學士宋濂待
制王禕失朝降爲編脩　以劉基爲弘文館學士
以翰林應奉陶凱爲禮部尚書　以中書省右丞楊
憲爲左丞尋以罪伏誅憲素有才辯爲人深刻
好忌害人依己御制者多出其門下稍有拂意者輒

以計中傷之果還左丞事恣日甚以御史劉炳爲應
天劉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八月　禮部尚
書陶凱等言古者人君進膳日一舉樂今擬舉行
上曰古之帝王德隆治洽熙然太和日一舉樂似未
爲過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
宵旰憂勤之不暇而可自爲逸樂哉寢之　京師久
各行省開科鄉試　九月　辛卯中書省臣奏太原
朔州等衛所屯田士卒官給牛種者請十稅其五自
其牛種者稅其四　上曰邊軍勞苦能自給足矣猶
欲取其稅乎勿徵　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

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
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　河州衛指揮韋正
言西邊軍糧民間轉輸甚勞而綿布及茶可以易粟
令綿布及茶就運將至乞給各衛軍士令其自相貿
易庶省轉輸之勞詔從之　大明集禮成凡朝會燕
享樂舞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詔
頒行之　改司天監爲欽天監　冬十月　朝退雨
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物
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
左右杖之因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

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
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
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
皆許服雨衣　遣使致書元太子愛猷識理達刺曰
君之將擴廓帖木兒自太原奔潰後今年四月七日
復大敗于定西遁去已命將追捕旦夕必擒近獲徹
里帖木兒乃君舊所用人特令致書適元史告成朕
以今先君爲三十餘年之主不可無謚以垂後世用
謚曰順已著於史君之子買的里八刺亦封崇禮侯
歲給食祿及其來者與之同居無恙但不知君之爲

況何如進退之間其審圖之　十一月　徐達李文
忠等班師還至龍江車駕出勞于江上達等奉車駕
還宮明日　上御奉天殿達等上平沙漠表稱賀
詔賞征討將士　大封功臣李善長韓國公徐達
魏國公常遇春之子茂鄭國公李文忠曹國公馮勝
宋國公鄧愈衛國公湯和中山侯其諸唐勝宗陸仲
亨等二十六人皆封侯食祿有差並賜誥券世襲惟
善長稱守正文臣餘皆宣力武臣封汪廣洋忠勤伯
劉基誠意伯亦稱守正文臣子孫不世襲　上大宴
諸功臣宴畢因語之曰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
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不可忘艱難之時
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不知憂患之來
常始於宴安也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
艱難故相戒勉明日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上退御
華蓋殿賜達等坐從容語之曰曩者與卿等初起鄉
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
爲無救民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張士誠陳友諒尤
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
而無恩朕獨無所恃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初
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

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
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
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鄱陽之
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以爲之
援也向若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并力堅守友諒必
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
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
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下或勸朕盪平羣寇
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
意朕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

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
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
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
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
望絕勢窮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我師向
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
猶鬬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
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
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
頓首謝　命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潁川侯

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
安侯王志滎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
同知都督府事　上已大封功臣思存者得膺爵賞
死者不及一見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子孫俾食其
祿又設壇祭戰歿軍士養其父母妻子復命禮部凡
武官有遷葬者皆官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禮部
以品秩次第定給有差　上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
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
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在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
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

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
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
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終始者何人嘗以此爲
鑑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覈
民數給以戶帖　十二月　戶部言陝西察罕腦兒
之地有大小鹽池請設鹽課提舉司撈鹽夫百餘人
蠲其雜役專事煎辦行鹽之地東至慶陽南至鳳翔
漢中西至平涼北至靈州募商人入粟中鹽粟不足
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直準之如此則軍
儲不乏民獲其利從之　大明志書成編類天下州

郡地里形勢降附始末　以侍講學士魏觀爲國子
祭酒編脩宋濂爲司業　建奉先殿於乾清宮左自
太廟一歲五享之外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
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命京都府州縣
及里社皆設壇祭無祀鬼神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
十月朔舉行　禮部尚書陶凱請專任東宮官屬罷
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其
官惟其賢朕以廷臣兼東宮官者非不欲專任責成
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離間骨
肉其禍非細漢江充之事可鑑也朕今立法令廷臣

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猜
之患也　中都營建落成古塗山氏之國卽大禹會萬國諸侯之所

憲章錄卷第二

憲章錄卷第三

洪武四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　劉基請老賜歸鄉里　中書
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　以汪廣洋為中書右
丞相胡惟庸為中書左丞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
明昇命湯和傅友德等帥師分道伐蜀上諭和等曰
朕以明玉珍脩事大之禮且念明昇稚弱不忍加兵
彼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我興元故命卿等率師伐
之唯在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
可以為戒卿等愼之　命徐達往北平操練軍馬葺
治城池濟南濟寧青萊徐州等衞悉聽節制　命馮
勝往陝西繕脩城池鄧愈往襄陽訓練軍馬運糧餉
以給軍士　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上覽之親
加刪定　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官之數府州縣
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　詔免
浙江秋糧　詔工部改建楊王廟于盱眙之墓所徐
王廟于宿州之墓所　二月　以刑部郎中劉惟謙
為尚書　上謂中書省臣曰今天下已定致治之道
在於任賢既設科取士令各行省連試三年庶賢才
衆多而官足任使也自後則三年一舉著為定例

命中書省戶部定文武官歲祿　故元遼陽行省平
章劉益以遼東州郡地圖并籍其兵馬錢糧數遣使
奉表來降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以益爲指揮同知
三月　親策會試中式舉人於奉天殿賜吳伯宗等
一百二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高麗金濤中
三甲授東昌安丘縣丞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
道里費送歸　上諭中書省臣古先聖帝賢王以及
歷代帝王曾主中原安人民者皆春秋祭於陵寢偏
安之君與主中原而昏愚者不祭禮部定議合祭帝
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州祭伏羲商高宗孟津縣

祭漢光武洛陽縣祭漢明帝章帝鄭州祭周世宗華
縣祭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縣祭
商湯在山東者二須成縣祭唐堯曲阜縣祭少昊在
北平者三內黃縣祭商中宗滑縣祭顓頊高辛在湖
廣者二酃縣祭神農寧遠縣祭虞舜在浙江者二會
稽縣祭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縣祭黃帝
咸陽縣祭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
興平縣祭漢武帝長安縣祭漢宣帝三原縣祭唐高
祖醴泉縣祭唐太宗蒲城縣祭唐憲宗涇陽縣祭唐宣
宗　閏三月　命吏部議定內外諸官品秩　上

因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
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
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權傾人主及其爲患如城
狐社鼠未可易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
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
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漸也　以[illegible]劉
于至初三　嘗以發下微因病謝歸及是復召至便殿
論曰君子爲學當見於世用朕將官之子曰臣在前
朝嘗應進士舉試南宮不利今幸逢有道之朝凡有
血氣者咸思效用但臣年齒已衰恐負天恩敢辭特

賜還山　以兵部尚書劉貞爲治書侍御史　夏四
月　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湯和克歸州分遣趙庸
曹良臣率兵取容美洞及會周德興合攻茅岡覃垕
寨平之和仍次師歸州　傅友德兵至文州距城三
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脩橋以
渡至五里關蜀平章丁世真等集兵據險都督汪興
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真
遁去遂拔文州　上以湯和傅友德等出師伐蜀已
逾三月未報復命朱亮祖爲征虜右副將軍率兵往
助之　詔立祠祀元御史大夫福壽歲丙申王師下

建康或勸之遜福壽曰我臺憲重臣與城存亡竟死
之至是上謂中書省曰福壽無外援而臨難不避誠
忠臣矣宜立祠祀之　五月　詔勸興禮俗　詔免
江西稅糧　以李守道詹同爲吏部尚書　傅友德
造戰艦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
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
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　上
與廷臣論刑罰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
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
苛鉗[illegible]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巧僞必滋夫
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草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
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
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脅之
刑參夷之誅而囹圄城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
愨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
措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從未聞用
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慚而退　六月　傅
友德拔漢州　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
師恐其逗留緩事適階州捷至乃下詔切責之和猶
遲疑未決及得傅友德木牌于江流乃進兵自白鹽

山伐木開道以趣夔州　廖永忠進兵瞿塘峽以山
峻水急而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
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
持糗糧帶水筒以禦饑渴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
蓑衣魚貫巖石間蜀人不之覺度其已至乃率精銳
出墨葉渡分爲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
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頭船置火器而前
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
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
不意大駭而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筒火炮夾
擊大敗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
江鐵索擒同僉蔣達等八千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
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
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
率舟師約會于重慶　戊戌蜀平章丁世真率衆寇
文州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　廖永忠率舟師自夔
州乘勝抵重慶明昇與其右丞劉仁將奔成都昇母
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延命旦夕何益仁曰
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
皆膽破心悸豈能効力若毆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

不允不如早降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　湯和至重慶會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輿櫬與母彭氏及其屬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縛受璧撫諭戴壽向大亨等令其子弟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　命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制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

倡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以方克勤知濟寧府事克勤至官榜於通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不平皆得詣府自言吏胥不得呵禁日引耆老端人訊以得失聘賢士爲師選補弟子員葺廟學闢射圃日再詣學親爲正句讀較射禮屬縣各立社學凡數百區民墾廢田者閱三載乃稅丁產科徭均定等則凡有役使務詢民便尤慎於庶獄月録日

者不設久淹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涸舟膠亮祖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克勤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大雨數尺舟竟去　上退朝御東閣與羣臣論禮樂之事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統會四方所取則邇來奢侈相尚浮薄相誘情日肆俗日偷非所以致理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上曰教化必本諸禮義苟徒急於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

之也凱頓首稱善　上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事當鑒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帝王爲治之道試爲朕言之同對曰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　上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擇術不可不慎也　遼東衛遣人奏言元將納哈出擁金山擾邊爲遼陽患乞益兵以備乃遣黃儔齎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儔回聞將軍威震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當察昔在趙宋君

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奠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
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統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
也元之驕守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
非不堅及紅巾起于汝潁羣盜徧于中原盜名借號
者繼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貞一稱帝于蘄陳友諒
稱帝于九江張士誠稱王於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
彼四帝一王皆擁兵數萬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
淮民爲羣雄所逼因集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
太平比待他俘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爲名家故縱北
歸今又十七年矣朕見羣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

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爲俘
虜惟元君奔北自亡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
人力也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
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姑容就
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逞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
厦既傾非一木可支數窮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儔至
金山納哈出拘留不遣　秋七月　存心錄成　上
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聞歷代賢君事神祇肅故休徵
類應及乎衰世之君逆天慢神感召災譴朕爲是懼
每於臨祭必誠必敬故命卿等編此欲示鑒戒夫水
可以鑒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載豈惟行之於今將
俾子孫以爲法守　傅友德兵圍成都僞夏丞相戴
壽知院向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陣前友
德命指揮李英等以弓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壽
兵蹦藉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報重慶
之捷壽等亦聞重慶已降而室家無恙遂無鬬志乃
籍府庫倉廩遣其子詣軍門納款友德許之翌日壽
等率其屬降得士馬三萬　初保寧城有韓氏女年
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爲所掠乃僞爲男子服混處民
間既而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爲女子後從

王珍　兵掠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人稱爲韓
貞女云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并降表至京師諸
司定議受降禮　上曰明昇與宋孟昶不同昶專治
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
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授昇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
居第于京師　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擒故元
平章僧家奴盡俘其衆　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
臣答班瓜卜農來朝奉表言曰　大明皇帝撫有四
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者欽蒙以金印封
爲國王感戴倍萬惟是安南侵擾疆域殺掠吏民伏

頒曲絲賜以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辯教所被之患庶不敢欺凌上感其意及答班瓜卜麻陛辭命中書省移咨其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搆兵既失事上之禮又失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即日罷兵爾國所請兵器朝廷豈以與爾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語音有華夷之異難以殺遣若爾國有能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　司業宋濂坐考祭禮進滯謫知安遠縣　八月　上遣使致書于

劉基問以天象甚悉條答大畧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奏上命付史館　欽製用寶金牌付中書省與大都督府各收掌之凡有詔急令調軍省府各出所藏金牌入內請寶如大都督府先奉旨亦如之其有不行約會者以姦臣論

浡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進表箋貢方物　江夏侯周德興等克保寧是時全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　上遣使諭湯和曰吾付將軍以大任而臨事往往逗撓何以總軍政寄國命乎和等聞詔遣周德慶會傅友德兵克其城執吳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遣佛菻國故民揑古倫持詔往諭其國俾知大明平定四海之意　是月復開科鄉試

九月庚戌朔日食　上觀大學衍義至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該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刑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當深戒也　三佛齊國遣使奉表朝貢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諸國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

以兵加之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徒慕虛名自弊中土朕實鄙之今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卿等當知朕此意　冬十月　日本國王良懷遣其臣僧祖來率僧徒九人進表貢方物因送至明州台州被虜男女七十餘口　十一月　召宋濂為禮部主事　丙辰冬至祀天于圜丘　上還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　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初元末仕進者各賂遺權要邀買官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納賂者不獲進　上深知其弊嘗曰此弊不

華欲成善治終不可得故有是令　按宋初嚴贓吏
之誅天下遂治迨後稍弛而張清鄭餘慶並以贓敗
者猶杖脊遠配故終宋之世多廉潔節至元而漫無
忌憚無怪乎其亂亡也我　祖深懲此弊而設伦贓
無貸之令親製大誥二編申戒不已豈非萬世聖子
神孫所當遵行而大小臣工永為警懼者與　上御
武樓指宮郭英等侍側上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
汝等能思保身家乎英曰臣性至愚亦嘗念及此上
曰比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是
保身家之道與英等駭愕請罪上曰朕毋思所以保

汝輩之道汝輩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昔朕皇考嘗
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積穀有常入用之無窮
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
憂今汝等有勲勞於國朕既餉以爵祿是即恒業能
守而勿失子孫永賴不然將無後憂乎英等頓首乞
哀姑免究　十二月　詔賞平蜀將士　追封故大
都督府同知汪興祖為東勝侯　漢中府知府費震
有罪逮至京詔釋之初震任漢中多善政值大軍平
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為盜莫能禁
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即日發倉令民受粟
自是擾竊之盜與隣境之民來歸者令為保伍驗丁
給之賴以全活者甚衆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
上聞而嘉之至是以他事被逮上曰震良吏也釋之
以為牧民者勸震初為吉水州知州亦以寬惠愛民
有善政後累官至戶部尚書　詔定上民相見禮儀
胡俗跪拜悉禁勿用　徐達還京師

憲章錄卷第四

洪武五年壬子至八年乙卯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　詔令後犯罪當戍兩廣者俱發臨濠屯田　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往雲南諭梁王　禕見梁王把都曰聖上聰明神聖天命人心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來諭今能急奉版圖歸職方則按堵如故而爵官厚祿不汝吝也否則魚游釜底終取夷滅梁王留禕不遣　遣楊載齎詔諭琉球　徙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　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徐達曰今天下大定

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沒邊境臣願率將士勦絕之上曰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若在終必為寇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於是命達出中路李文忠出東路馮勝出西路　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常梗化作亂命鄧愈同德興吳良討之愈率楊璟黃彬出澧州德興率趙庸左君弼出南寧良率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　是月危素卒素字太朴撫之金谿人元時侍講經筵累官行中書右丞及徐達收燕京令故臣咸投告身素與編脩黃㵼誓死節㵼竟死而素為報國寺僧沮之達乃以素歸授侍講學士與弘文館學士時備顧問後謫居和州含山至是疾卒　按素之在元秉文衡握樞要不但以文藝名且崇尚考亭龜山豫章延平九峯西山之學請諸儒從祀孔廟其規為氣志不凡矣一失節焉靦顏於元亡之不賀泚顙于東閣之履竟死含山甘心瀟瀆仰視黃㵼何啻淺也哉　二月　召宋濂為禮部主事　上諭侍臣曰凡居官者任雖不同皆當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為必與食稱或有不及次日補之君子盡心於國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治元之

將亡內外諸臣惟日饜肥甘不脩職事生民疾苦漠若不聞紀綱廢而人心日離遂致土崩明鑒不遠朕每夜側席未明視朝常恐廢怠民失所依卿等當體朕懷以脩厥職則無負國家永有譽於青史豈不美乎　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三月　上開文華殿禁中妙選英才詔翰林諸臣分教之車駕臨幸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命禮部重定官僚士民相見禮　甲子元泰和州學正劉千卒

丁字允恭吉安永豐人至正間舉于鄉試南宮不利授泰和學正曰中原亂將作吾死不見幸矣謝官遁巖穴會　上即位屢召至輒以疾辭上重之賜衣冠放還山初余闕甚奇其人嘗稱謂其嗜義如饑渴及是卒宋濂銘其墓　都督藍玉兵乇乜剌可遇王保保擊敗之保保遁去　高麗國王王顓遣使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　夏四月　詔天下舉行鄉飲酒禮　鄧愈兵至灃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　五月　徐達兵至嶺北與虜戰敗績　戊午夏至祭地于方丘

上以久旱爲慮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夜大雨　六月　定宦官禁令　命禮部議宮官女職之制　馮勝傅友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　李文忠追虜至土剌河虜將哈剌章悉騎渡河文忠督兵搏戰宣寧侯曹良臣指揮周顯常榮張耀俱戰歿文忠馬中流矢指揮李宗以所乘馬授文忠自奪虜騎乘之文忠麾衆更進士卒皆殊死戰虜遂敗走獲人馬以萬計曹良臣等死事聞　上命恤其家遣官祭塋各樹碑於墓道表之　句容縣民獻嘉瓜二禮書陶凱奏曰句容爲　陛下祖鄉雙瓜連蔕之瑞獨見於此以彰及物之德上曰否德不敢當縱使有德天必不以一物爲禎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也賜民千錢遣之　作鐵榜申戒公侯　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宮中　秋七月　湯和等兵至斷頭山遇虜兵與戰不利指揮章存道死之　八月　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九月　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成州　壬戌聖誕前一日中書右丞相汪廣洋請行賀禮　上曰朕已令罷此禮卿等其體朕懷時高麗國遣陪臣進表稱賀并皇太子千秋節　上詔中書悉諭免之　冬

十月　上以營中都恐力役妨農詔自今雜犯死罪可矜者免死發臨濠輸作　征西將軍馮勝自甘肅班師至京　上念驛傳繁難諭中書省必以丁糧富羨者充役非軍國重差不許給驛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秋糧　十一月　征南將軍鄧愈楊璟等班師還京　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遼盡收遼東未附之地至是還　上曰海內悉歸版圖固可喜亦可懼禎曰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復何憂上曰君天下者在德不在地今之天下則元之天下地非不廣而元主荒淫國祚隨滅可不懼乎禎對

曰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
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
指揮千百戶以馬所獲馬駝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
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於物乎昔漢祭遵為將憂
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
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負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
謝罪而退　詔徐達李文忠等還京　十二月　特
敕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官民
有不奉天時負地利及師生惰於教學者皆論如律
禮部尚書陶凱言漢唐宋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以資

稽考今起居注紀言紀事及奏事簿籍紀載時政可
以法當時訓後世者宜依會要編類成書使議事者
有所稽考從之　按漢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唐韓
愈順宗實錄宋李燾長編當時即徧布天下非但會
要而已惟元之十三朝實錄秘之不宣我　明御極
方發其所藏以脩元史文彼其以夷亂華固無足述而
聖朝至公小善不沒向使其為明君良臣而繼後者
稍存刻忌寧不為其誣揑也哉此弘治間大學士丘
濬慮及於此必請依洪武事例欲勸成一書以須行
天下也　復以宋濂為太子贊善　遣使與元幼主
書曰朕觀前代獲亡國子孫必獻俘廟社誇示中國
其有陽示優待者不久非鴆即殺君家待宋幼主至
削髮為僧終不免於一死朕則不然君之子至京今
已三年優待有加君宜遣使取歸朕本布衣生長君
朝混於民間豈有志於今日自辛卯盜起汝潁蘄黃
間君家天運已去人心已離四海土崩民罹荼毒朕
始議興師保身救民一時僭稱名號者盡為俘虜君
之父子亦不守宗社北遁沙漠此天運非人力也故
特致書以達朕意君宜察焉　又與元臣劉仲德朱
彥德二生書曰朕觀二生乃間氣所鍾古今如二生

者絕少何也至正之君蒙塵而崩幼主孤弱大臣無
不叛去獨二生竭力守護誠可嘉尚今特遣使者諭
爾君令取其子買的里八剌歸二生宜察之毋教人
絕父子之倫爾君之宗祀不絕二生之家族亦可長
保如其不然守國六軍出討旌旗數百里綿亘於陰
山二生若忠於君身棄草野名垂千載亦奇男子事
也或不能徇國偷生苟免將何面目與朕相見惟熟
慮之
癸丑
六年春正月癸卯朔守令來朝　上命賜酒饌明日
陛辭復諭之曰慈祥愷弟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

賊也君子成其德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故殃流於衆朕承朕典孝崇德勸善惟欲移風易俗若僞為慈仁必無仁愛之實僞為惜才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脩厥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廖永忠上言曰陛下定四海諸島國悉臻於太平而化覆被無不遠適尚也之外獨東南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豺狼去若驚鳥似不易捕臣請令沿海軍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沿海巡徼若倭夷一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不可得也　上善其言從之　壬子祭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

等神命徐達李文忠往山西北平練兵防邊既而召還命陸仲亨何文輝代領其衆　上擇舉人年少俊異者擢為翰林編脩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　政暇輒幸堂中評文優劣每食太子親王送為之主寵遇甚厚　詔孔克表劉基林溫取諸經要言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知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格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等受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羣經類要
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具柔怠政黜為廣東行省參政
上謂儒臣詹同曰朕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其為害甚於鴆毒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迷惑者幾人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江西行省商民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上曰愚民無知犯法猶赤子無知入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上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為貪利耳初無他心乃悉免死輸作臨濠

二月　改羣牧監為太僕寺　甲午罷科舉諭中書省臣曰朕設科舉以求賢務得經明行脩文質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詞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朕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庶幾天下學者知所嚮方士習歸於務本
三月　昭鑑錄成先是命陶凱等采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翰林脩撰王僎等續脩之

至是書成宋濂爲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以頒賜諸
王　閏歙州知府魏觀爲四川行省參政　上以蘇
州大郡難其代命觀復知蘇州觀深懲陳寧苛酷一
以寬厚爲政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　會計在京
官戶俸級及各衛軍士月糧月支米二十五萬五千
六百六十石有奇　夏四月　太僕寺丞梁埜僊帖
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
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
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
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勅中書省議贈元
御史大夫福壽死節官封初　上定金陵以福壽能
秉節死義既爲之立廟至是復議贈其官禮部上言
元已贈福壽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
謚忠肅宜仍其舊　上是之於是令每歲春秋二仲遣
官於廟致祭　命天下州郡繪山川險易圖以進
命禮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上曰古之聖王恒汲汲
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傅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
其智之不足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寔以天下之
大非人君之所能獨理而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也
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有足稱者宜令有司
以禮起送至京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淮安侯華
雲龍鎭守北平遣使言塞上諸關東自永平薊州密
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通一百二十一處相去約二
千二百里其王平口至官坐嶺口關隘有九約去五
百餘里俱衝要之地並宜設兵守之若紫荊關
及蘆花山嶺尤爲要路宜設千戶所守禦從之　五
月　祖訓錄成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持守曰嚴祭
祀曰謹出入曰愼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內令曰內
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　上既爲序仍命
宋濂序之　以河南府學訓導開濟爲國子助教
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　六月　徐達遣指揮李
玉入奏分遣李文忠等統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
機招討殘胡詔可之　秋七月　以胡惟庸爲中書
右丞相陳寧爲右御史大夫　以儒士桂彥良爲太
子正字　以宋濂爲翰林侍讀學士仍兼贊善濂奉
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
各分賜之　八月　翰林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
鳳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禮部尚書牛諒復
以所定禮儀進肯從之　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伏羲
神農黃帝　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

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先師孔子時胡惟庸劉基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謂之曰其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弟學者何以勸既不預祭不當享胙命停其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胙　更定親屬相容隱律惟謀反惡逆不用　建歷代帝王廟于京師禮部奏定其制宜畧如宗廟同堂異室爲正殿五間以爲五室中一室居三皇東一室居五帝西一室居夏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居周武王漢武帝唐太宗又西一室居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從之　上以徐達等又出師遣使齎勅諭之曰卿等與朕平定天下勳業已成而殘胡不能盡討致連年出師勞民擾衆孰任其咎昔田單攻狄久之不下問計於魯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時飲食起居與士卒同甘苦身先士卒所以致勝今將軍東有夏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卿等皆起布衣一旦至此遂忘昔日之艱難豈不犯仲連之誚乎卿等宜益懋其功以副朕懷　九月　詹同等請編日曆

上命宋濂樂韶鳳爲纂修官凡興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禮樂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確而謹書之　詔禁四六文辭先是上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　鑄太和鐘成建樓於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起則鐘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駕又擊之　冬十月命考究前代糾劾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一月　壬子吏部尚書詹同御史中丞劉基侍　上燕于乾清宮之便殿同醉而還史館時舉人黃杲在館校對日曆同賦一詩贈之少選奉御傳宣召同等赴右順門會　上適乘步輦而至同餘醒猶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上曰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中上顧謂宋濂宜急取之濂取以進上笑謂濂曰朕即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杲　潞州遣官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艱得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

種於死中每耘耔刈穫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所計
入亦足供所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
家以養民爲務豈宜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
法子孫不得於遠方取珍味甚得貽謀之道也　閏
十一月　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成一
篇輒繕寫以進　上親加裁定篇目一準之於唐合
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
務合重輕之宜及成宋濂爲表以進命頒行天下
十二月　併僧道寺觀擇有戒行者領其事若請給
度牒必考試精通經典者方許之禁女子不得爲尼
姑女冠
七年春正月丁卯朔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建置兵
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兵餉日取諸民謂都督僉事
王簡等曰兵鎮北邊最重今皆坐食民租將不知教
兵不知習將欲用之豈能濟事況農夫百養戰士一
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
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
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王簡往
彰德王誠往濟寧李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鎮守
屯田訓練之務爾各專之　定親王國中所居前殿
曰承運中曰圜殿後曰存心四城門南曰端禮北曰
廣智東曰體仁西曰遵義　上曰使諸王能覩名思
義斯足以藩屏帝室永膺多福矣　二月丁酉朔日
食　詔免平陽太原汾州等縣田租　命有司脩治
闕里先師孔子廟廡祭器樂器法服其田產荒蕪
者悉蠲其稅仍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三月　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爲廣東
行省參政陛辭上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外方
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
卿等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一以恩而無威則
寬而無制一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惟恩不流於
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由是郡縣轉相視
傚而民生自遂雖嶺海之遙朝廷無可憂矣仁等頓
首受命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
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歹
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衛
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
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
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壬辰方
國珍死　夏四月　命置鐵冶凡一十三所每所置

大使副使各一員　徐達以獲故元官屬軍民五千九百八十八人入奏　上命官屬送京師軍民居之塞内　五月　纂脩大明日曆成自　上起兵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政施設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詹同宋濂率諸儒上進命藏之金匱其副藏於秘書監濂等又言于　上曰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臣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傳於天下後世上從之於是分爲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名曰皇明寶訓自是以後凡有聖政史官日紀錄之隨類增入　宋濂序曰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詹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擬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　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爲膳以助精神　上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按季本讀禮疑圖序畧曰周禮語言繁蕪事體瑣屑類皆功利之術大失寬仁之體浸淫其說將壞人心孟子生於周末而周室班爵祿之制已去其籍迨漢武帝時其書始出諸儒競排之不曰瀆亂不經之書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玄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至朱子獨深信之或又謂周公晚年作此或未及改以爲未定之書夫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孟子於書且然矣況周禮乎要之不當盡信也我　聖祖以理斷之其真卓越千古矣　賜翰林承旨詹同致仕同徽之新安人元舉茂才爲柳州學正遇亂家黃州陳友諒以爲翰林學士承旨及王師下武昌同見　上授國子博士歷遷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至是命致仕　六月　復以詹同爲翰林學士罷兼吏部尚書　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爲署令劉英爲署丞奉典祀事二人　上故里人也故命以是官俾子孫世守之　壬戌淮安侯華雲龍卒雲龍安豐人年二十謁　上于臨濠命爲帳

淯水從攻金陵定中原取元都所至有功積官進
爵淮安侯雲龍勳達邦憲日事游燕召還南京卒故
事生封侯者沒必贈公茲止侯禮以示薄罰仍命宋
濂撰神道碑銘濂不用誌墓常法特取春秋褒貶之
義歷述其過以為人臣之戒云　秋七月　議增圜
丘方丘從祀　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
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為甚豈宜效
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醸何用以此
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有
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　上覽畢諭之曰汝策
甚善但立威之説則偏中國於蠻夷在制馭何如蠻
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
惠則不能攝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
八月　詔優卹經戰兵民　上躬祀歷代帝王於新
廟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服袞冕行禮奏樂具
有儀注　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
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
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羣臣參考酌古今而
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
為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
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
出當時所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
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
自出莫知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
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
之禮似難舉行　上是其議　上御武樓宋濂侍問
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濂對
曰會稽有郭傳者雖寄跡釋氏誠一代奇才也　上
頷之未幾復召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乎濂以其
文進上覽之曰誠如卿言即召見俾日侍左右以備
顧問傳精白一心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擢為翰
林應奉陞起居注遷考功丞　九月　禮部太常司
奏議祭祀拜禮　上命節為十二拜始迎神四拜至
飲福受胙四拜又至送神四拜著為定儀　上遣宦
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
厚賜之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剌織金文綺辭行
上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累欲即遣爾歸
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

爾父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
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
爾善視之因致書於愛猷識理達剌曰昔君在應昌
所遺幼子南來朕待以殊禮已經五年念君流離沙
漠後嗣未有故特遣咸禮表等護其歸庶不絶元之
嗣君其審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孝慈錄成　皇
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伴讀諭之曰
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玆冬氣向深草木搖
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于上宜各
旋歸歸即遄至無久淹也仍命左右給內府錢以爲

道途費　詔分別應赦諸人　壬午太陰犯軒轅左
角上諭中書省臣曰太陰犯軒轅占云大臣黜免爾
中書宜告各省衛官知之凡公務有乖政體者宜速
改以求自安　十二月　御注道德經成　上對儒
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
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
朕因註之以發其義　遣靖海侯吳禎往浙東收籍
方氏台溫明三郡故兵禎既至三郡無賴惡少挾私
逞怨蔓引平民富室爲兵瀕海大擾寧海知縣王士

弘曰吾寧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即上封事辭甚
懇切　上即詔罷之三郡之民賴以復安士弘潞州
人擢南雄府通判卒于官三郡之民悲思之　詔鄧
愈湯和還京
八年春正月辛酉朔　各省郡縣入朝上以濟寧知
府方克勤有善政錫燕儀曹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
山廟增祀華雲龍李思齊等八人　命中書省令天
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
舍　詔天下郡縣閭里皆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
子弟有司以時稽督之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取上

所行關於政要者編集成書名曰洪武聖政記　二
月　以工部尚書李敏爲江西行省參政　以外夷
山川附祭于各省山川之次　御製資世通訓成上
謂侍臣曰朕統一寰宇思以化民成俗復古之道著
是書以示訓戒侍臣皆曰此臣民萬世之寶也書凡
十四章其一君道章凡十有八事其次臣道章凡十
有七事及其次曰民用士用工用商用等十一章皆
申戒士庶之意詔刊行之　癸丑享先農躬耕藉田
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申明馬政諭之曰馬政國之所
重近命設太僕寺俾畿甸之民養馬恐所司牧養失

宜戒擾害養馬之民皆當告戒之昔漢初一馬值百
金天子不駈具均駟及武帝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唐初纔得隋馬三千
及張萬福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非官得其人馬政
脩舉故耶爾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盡心芻牧
務底蕃息有不如令者罪之　三月　詔造大明寶
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皆置局鑄錢有司責民
出銅民間皆毀銅器輸官鼓鑄甚勞奸民多盜鑄又
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便　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
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易於流轉可以去

鼓鑄之害遂詔中書省造之　命御史臺官選國子
生分教北方　上諭之曰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
學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
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
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命有司立
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歲時致祭　洪武正韻成
上以舊韻起於江左多失正音命學士樂韶鳳與諸
廷臣以中原雅音校正之　以廣西按察僉事答祿
與權爲翰林脩撰　大將軍徐達等還自北平　夏
四月　上幸中都次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　甲辰

皇太子攝祭皇地祇于方丘　上駐中都祭告天地
甲寅欽天監言日上有青氣在趙分恒山之北北夷
遼東之地勅遣使往北邊諭傅友德并定遼等處都
指揮司計戍練兵嚴飭守備　丁巳誠意伯劉基卒
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元至順癸酉舉進士除高安
丞有鄧祥甫者通術數之學以其術授基洎高安未
幾辭去尋起爲江浙儒學提舉嘗與魯淵宇文公諒
等游西湖適有異雲起西北光照湖中基曰此天子
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當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特杭城猶無事淵等大駭以爲狂及方國珍兄弟起

兵海上元行省辟基爲浙東元帥府都事俾圖國珍
基與叅政石抹宜孫守處州　上既取婺州聞基名
遣使徵之基遂與章溢葉琛等詣金陵陳時務十八
策上嘉納之既而　上決策取張士誠北收中原以定
天下基密謀居多嘗言于上曰甌括間有隙地號淡
洋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致亂民受其害宜
設巡檢司以鎮其地上從之處之宿吏持郡縣事匿
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之時胡惟庸以璉不先白中
書怒之及逮至所奏吏因訴基始圖淡洋爲墓地民
弗與故建設巡檢司實欲逐民以得地惟庸具言于

上上以基舊勳非問省部欲下獄獄上命遣歸州州
問基乃入朝引咎遂居于京師無何疾作惟庸以醫
來視基飲其藥不愈上以基久病令給驛遣使送還
鄉基至家一月卒年六十五初基與宋濂葉琛章溢
同被召將涉桐江而西桐廬徐舫基友也隱山中野
服立於江濱揖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基等延入舟中
各取冠服服之欲載以同行舫覺之竟辭去基嘗擬舫
以隱自高數薦起之舫避居江皐莫知其蹤跡竟獲
終老於山林君子於基之卒蓋深有感於斯人也
五月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產
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令
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
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
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
售　陝西按察僉事虞以文言嘗巡按漢中見其民
多居深山遷徙無常以避徭役其膏腴水田皆灌莽
彌望莫肯下山開種蓋因用力勞而又畝徵其稅以
是不欲下山今若減其租賦寬其徭役使居平野以
漸開墾則田益闢而民有恒產矣　上善其言詔陝
西行省遵行之　貶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于鳳陽伯
宗與學士宋訥同脩日曆時丞相胡惟庸擅權伯宗
性剛直不屈惟庸啣之故貶伯宗上疏論時政因指
斥惟庸罪狀不宜獨任以政恐滋久為國大蠹辭甚
切直　上覽其奏即召還賜襲衣鈔錠既而奉使安
南復詣象以歸獻之改國子助教　六月　命中書
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貢
若其王立則世見　秋七月已未朔日食　禮部奏
五祀之禮孟春祀司戶孟夏祀司竈季夏祀中霤孟
秋祀司門孟冬祀司井制可　八月　京師大旱
上觀川流不息顧尹程秋水賦乃更為之賦召翰林
諸臣觀之令亦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上
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上
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於禮上曰卿
姑試之濂飲畢上曰更宜一觴濂辭上曰一觴豈便
醉人乎濂舉觴畢縮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
而盡上大悅濂面赬行不成步上復笑曰卿宜自述
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上仍
命羣臣各賦醉學士歌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故元
將王保保卒先是王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愛猷識
理達剌復任以事後從徙金山之北至是卒于哈剌

郴海之衙庭其妻毛氏自縊死盖亦殷之頑民云
九月　上命湖廣行省恭政吳雲使雲南諭之曰今
四夷賓服獨雲南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欲以兵取之
恐勞師費財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對曰臣奉陛下
威德曉以禍福彼必效順若其頑不從與師未晚遂
遣雲行時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
北爲徐達所獲送京師上釋之命與雲偕行至雲南
之沙𣾰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被執而還
罪必不免於是共逼雲胡服辮髮詐爲元使改易制
書以紿梁王雲不從鐵知院等知不可奪遂殺之雲

常州宜興人仕元爲翰林待制王師克元都以故官
送赴京授弘文館校書郎歷湖廣恭政竟死是命
冬十月　上命皇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出游
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贊善宋濂長史趙壎等從既
行上閲輿地志得濠梁古蹟命内臣馳驛賜東宮令
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得上所賜示濂濂
曰臨濠古跡唯塗荆二山最著皆在鍾離縣西八九
十里間岡巒相屬淮水繞荆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
流二山間民免昏墊之患昔人所謂觀河洛者思禹
功此亦一大觀也十一月壬寅皇太子過中都乃往
游焉命濂作記其諸古跡濂隨處進説甚有規益事
畢遂還京師　濬涇陽縣洪渠堰涇陽屬西安府其
堰歲久壅塞不通灌溉遂命長興侯耿炳文督工濬
之涇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十一月
欲命宋濂恭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唯文學足
以供奉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要樞上愈厚
之每日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　詔江陰侯吳
良監鑄大鐘于鳳陽　十二月　上諭御史臺臣曰
比設糧長令其收民租以總輸納無有司科擾之弊
於民甚便自今糧長有雜犯死罪及徒流者止杖之

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糧長有犯許納
銅贖罪制可
憲章錄卷第四

憲章錄卷第五

洪武九年丙辰
至十年丁巳

九年春正月丙辰朔　遣官祭功臣于雞籠山廟以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祔　命湯和傅友德藍玉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二月　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太安州民於嵩里得玉匣以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眞宗祀太山后土文　上命仍瘞其地　三月　上謂羣臣曰嘗聞智力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之始事論智不如張士誠論力不如陳友諒朕惟誠心待物不以詐力加人而二人卒敗者蓋以智力有窮也羣臣皆頓首服　壬申太白晝見　詔免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及直隸揚州淮安池州安慶徽州稅糧其坐出欺隱及應入官田地不在蠲免之例　夏四月刑部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國王察度遣弟泰期上表謝恩貢方物浩因言其國俗市易不貴紈綺但貴磁器鐵釜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是物　五月　上御奉天門謂宋濂等曰自古有國家者必資賢才以共理秦之時張良陳平韓信皆隱屠釣漢興乃用以成帝業今山林巖穴豈無超拔之才何以能羅而致之濂對曰取士莫善於選舉用人莫善於器使命官莫善於久任陛下行此則人才皆效用矣　復命宋濂爲學士承旨知制誥如故　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宮飾大靑綠亦若不爲過度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心　六月　以宋濂爲翰林學士承旨有寧海方孝孺從游濂大奇之　詔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　陞彭州知州胡子祺爲延平知府子祺初擢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其畧曰天下形勢之地可都者四河東[illegible]高厚控制西北堯嘗都之[illegible]江淮土[illegible]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illegible]無險可守洛陽周公[illegible]卜之周漢嘗遷之然嵩邙諸山非有殽函終南之固瀍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滻之雄故[illegible]據百二山河之勝可用以建都者莫此若也　上覽奏稱善尋陞廣西按察僉事子祺克舉憲典多平冤獄開元祐黨人碑尚在融州巖谷中出而碎之改知彭州值元末兵荒[illegible]廢[illegible]彭州有沿江諸堰築自秦時歷代皆用鐵石修築春夏水溢旋復衝決子祺以

竹木代之費省而利搏民甚便焉至是陞延平府善
政尤多踰年以疾卒于官　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
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
吏部以聞　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不
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務末民必受患宜黜
降之使有所懲　上諭侍臣曰昔大禹以五聲聽治
為銘於筍虡曰教我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鐘以事
者擊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揺鞀禹聖人也虛己求
言如此之切朕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啓沃
朕心者侍臣對曰陛下事無缺失無可言者上曰朕
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左右盡忠補過如卿
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召岐寧衛經歷熊
鼎還京師鼎行次中途西戎朶兒只班要劫死之鼎
撫州臨川人陳友諒破江西強之仕不從王師駐南
昌召為中書博士編集經史事類拜起居注凡郊祀
禮樂官制法律及賜外夷言詔鼎皆與議歷陞山東
按察副使既而為晉王傅以不能弼元四大王出没
謫改岐寧知西戎祖詐密疏論其雖降且叛之狀召
還被害　上悼惜之立祠致祭　山西汾州平遙縣
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
外刻削主簿之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
為能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按易損下
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自非達於此者鮮不
以損為益矣夫商逐末稅之猶恐其過況四民之中
唯農最苦可以重歛為哉　秋七月　遣官祭功臣
于雞籠山廟以何文輝及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各祔
祭于功臣之次　以韓國公李善長長子李祺為駙
馬都尉尚皇長女臨安公主　以監察御史郎敏為
饒州知府敏之官有樂平縣民詣闕訴邑之大姓五
十餘家謀逆者詔率兵捕之敏廉得告者素無賴以
假借諸大姓不獲故重誣之敏為奏辯詔誅無賴其
被誣者釋之　八月　丙申躬祀歷代帝王　御史
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
久失問候朝參請付法司正其罪　上姑宥之　九
月　上遣吳英往北平諭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
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當謹備之可徧諭
諸將一體嚴密雖左右將校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官
尤宜防範惟南去者可以使令　中書省言福建叅
政魏鑑瞿莊笞姦吏至死　上賜璽書勞之曰朕觀

自古天下之治亂在於君臣能馭不能馭耳若君能
馭臣以禮臣能馭吏以法則治君不能馭臣臣無以
馭吏則亂或云胥吏小人何預治亂是大不然吏詐
則蠹政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
死此令行之已久柰何貪官動爲下人所持任其縱
横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丞相奏福建兩叅政
置姦吏於極刑所謂惟仁人能惡人也斯民庶幾有
賴矣故特往諭之爾尚慎終如始乃能其官　是月
皇太子生子允炆　閏九月　以五星紊度日月相
刑詔求直言　淮安海州學正曾秉正上脩德弭災
疏　上嘉之召至京擢思文監丞　罷弘文館　冬
十月　上覽大明律謂胡惟庸汪廣洋等曰古者風
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
寛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得中然後可
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張湯猶得
以私意亂之况始未盡善其能久而無弊乎今律條
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
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
凡十有三條　甲戌濟寧知府方克勤卒克勤字去
矜台州寧海侯城里人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至

正間嘗入場屋言國家利害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
遂入山不出値我明歷仕濟寧多善政曹縣知縣程
貢以不職被笞誣奏克勤用苫蓋蘆葦下御史楊遍
靡審遍乃貢之故人如其奏遂逮克勤至京師次子
孝孺願以身死而克勤卒年僅五十君子惜之　上
以手詔諭山東布政使吳印曰嘗聞殷高宗思治而
賢人入夢得傳說於版築殷藉以興周文王起磻溪
之釣叟遂相武王而創八百年之業古有是君亦有
是臣自是之後如是者蓋鮮昨天厭元德羣雄並起
朕於是摧強撫順綱維海內以主黔黎已九年矣其
間尚有不廸于教而罹法者欲以刑治之則不可勝
誅姑緩其刑俾之輸作冀其向化期于無刑頃者天
變於上朕心皇皇詔告臣民許言朕過獨卿敷露肝
膽面陳國計朕以至意諭卿卿若夙夜如此爲國爲
民非特盡心於朕卿之令名亦不朽矣　十一月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宦官外戚權臣藩鎮夷狄
之禍侍臣曰自古亡國多由於此而所以啓之者有
漸女寵之禍始于溺愛外戚之禍始于怙恩宦官之
禍始于預政權臣之禍始於蒙蔽至於藩鎮跋扈則
由於姑息夷狄侵暴則由於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

察矣　上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耳漢無外戚閹宦之禍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然制之有道若不惑於聲色何有女寵之禍不牽於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有宦寺之禍不爲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當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願著之常典以示將來　詔宋濂致仕先是　上以濂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良馬歌命羣臣咸和以寵耀之及詔致仕加贈濂父文昭爲禮部尚書祖德政爲太常少卿二代誥詞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　十二月須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泰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餘言　上令中書郎中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又於宮中誦之再三審其切要可行者四事纔五百餘言因慨然曰朕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具爲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無事繁文　宋濂行飭有期　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

累日將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詰之而怒未解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詬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上諭羣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既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豈能周天下之事情左右之人於此能竭誠盡意相與可否豈不事皆盡善何乃惟阿容悅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成何人哉羣臣皆頓首　勅送故元官蔡子英歸塞北子英河南永寧人元季舉進士爲擴廓帖木兒所知薦於元累遷顯官王師征定西擴廓帖木兒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終南山有司以形求得之械送京師至江濱亡去至是陝西又捕得之械過洛陽遇湯和不爲禮和怒焚其鬚髯之終不屈其妻適過洛陽聞子英至欲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　上命釋之授以官英不受退而上書曰伏惟皇帝陛下乘時而起提三尺劍削平羣雄混一四海九夷八蠻莫不賓貢英金魚漏網假息南

山東見獲河南拘送京師番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勤勞有司既逮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雖死罪不足以擬英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以冠裳賜以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之外矣英感恩無極非不欲竭犬馬之力以報覆載之仁但以名義所在不敢改其初志自惟家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粗淺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之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板蕩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無二昔馮道歷仕五朝司馬光曰不正之女中人羞以爲室不正之士中君羞以爲臣偉哉言乎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陛下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器極其利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猶以爲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奬忠義蓋謂治天下之本莫大於禮義廉耻也夫以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既不以英一人而加少又豈以英一人而加多授英以官何益於國舍英不用何損於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提挈大經大法以昭示聖子神孫功臣賢士不宜以無禮義廉耻之俘虜而厠於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英自被獲以來日夜所思惟追咎昔之不死以爲今日惟死可以塞責陛下廼待英以禮沐英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示名然亦不敢全身以苟祿若察英之愚全英之志禁錮海南以終蘚露之命則雖死於炎瘴亦感恩極矣陛下之威加于海內而奔走四夷不患不行於匹夫之賤然英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苟生以圖榮勇者不見幾而不作故王蠋閉門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安逸而樂危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所不避也耿焉之軀倘止古人死有餘恨自瀆天顏伏俟鈇鉞不知所言　上覽奏而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知其志不可奪勅有司送之出塞按武王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此其爲再見矣培養元氣以固國家靈長之命脉非與天地合德者其孰能與於此

十年春正月庚辰朔　宋濂以學士承旨致仕　上命濂可以自代者濂以蘇伯衡對先是伯衡嘗爲翰林編脩以耳瞶辭至是召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

賜文綺遣之　工部奏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迺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擇老成識諳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化其二曰京師迺天下都會之地邇者米價翔踊百物沸騰蓋由年穀不登素無儲積今後宜令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散則物價自平其三曰北方土曠民稀開墾有限所在守令往往責里中增報額數以爲功蹟罔上損民甚無謂也宜令各處農民自實見墾畝數以定稅糧庶不有名無實民力不困矣　上覽而嘉之擢爲兗平知縣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與銓注即令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按國初盡體臣之道嚴贓吏之誅蓋並行而不悖者迨後淹於候選困於道塗厚揭債利取償於官犯者既多不可勝誅旋致廢法矣　乙巳處州季汝卒汝字彥父處之龍泉人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于盜獨處州以士大倡義兵堅守　上渡江始以城降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琛青田有劉基龍泉有章溢與汝既而琛等屢徵官知名當世唯汝入見便殿遂以老乞歸不仕故其名不顯卒年六十宋濂特爲銘之　二月宋濂辭歸瀕行賜楮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又賜以二襲　上諭曰朕最慎于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上復偁曰大江漲不可行宜循內河至家仍命使護行濂感恩請歲一來朝　遣官享先農命應天府官率農民耆老陪祀宋濂抵家上表謝　上謂省臣曰士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復役其家與民庶無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任官有田土者輸租外悉免役著爲令　按國初待士免役豈不厚哉但後來士人有自處以薄者受人詭田而賚民率多重役遂致勸士待賢之道不能有終矣三月　丁未　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丞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

遲丘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矣嘗
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
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
右旋此曆家亦嘗論之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
說附會不析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夏
四月　命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爲副將軍率師討
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藏邀殺使者罷歌領南等故
命愈討之　五月　上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
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主於至公故有功者
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爲
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
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誅戶部主事趙
乾勅中書省臣曰嚮荊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
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
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饑死者多
矣夫民饑而上不䘏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
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䘏吾民
者　監官供事內庭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還鄉
命終身不齒遂諭羣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所謀
必與諸公卿大夫而斷之於己未聞近習嬖幸可得
預者況寺人朝夕左右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
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辟逢迎其常態也苟一
爲所惑而不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
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由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
是爲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與政
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
懲將來也羣臣頓首稱善　六月　秋七月　置通
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　詔遣監
察御史巡按州縣入辭　上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
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今汝等出巡事
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爲治以安民爲
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
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
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
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愼之　八月　詔改建
圜丘于南郊初圜丘在鍾山之陽方丘在鍾山之陰
上以分祭天地人情有所未安至是欲舉合祀之典
廼命即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
命改建社稷壇于午門之右社稷共爲一壇　九月
宋濂來朝越十有四日見于端門　上見大喜臯太

子諸王皆喜上遣儀曹備膳羞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游息禮備至　上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若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常以勤勵自勉未旦臨朝夜分不能安席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爲憂惕或量度民事當速行者即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祗畏天命不得不爾朕言及此者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羣臣但能以此爲勉朕無憂矣羣臣皆頓首受命

勑諭浙江溫州府訪求師儒　命胡惟庸爲左丞相召汪廣洋爲右丞相陳寧爲左御史大夫丁玉爲右御史大夫　冬十月　新建社稷壇成先是禮部尚書張籌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書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初仍列中祀臨祭之日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奉　仁祖皇帝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是之至是行奉安禮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壇以遷主告　觀心亭成　上臨幸焉時宋濂來朝乃召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爲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于天地宗廟社稷尤用祗惕是以作此亭名曰觀心卿爲朕記之傳示永久　改作大內宮殿成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　上御之以受朝賀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視事之所也右順門之西爲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　上齋戒時所居也制度皆如舊而稍加增益規模益閎壯矣　十一月　上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嘗念昔居淮右頻年饑饉寡於衣食

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檢制其心惟恐驕溢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宮壼之間皇后亦躬服浣濯皆非故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且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于此須體朕懷共崇節儉庶幾無悔　宋濂在朝七旬餘以歲暮辭還　上曰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其自愛濂謝不敢當復遣中貴人賜上尊道所經行皆爲指畫既行數日上謂其子宋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璲叩頭謝　丁亥冬至姑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周禮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於心未安誠以人君者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禋祀則有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不安不可謂禮方𢿙建大祀殿功未就緒今朔望適成時當冬至謹合祀於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定禮謹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

惟上帝皇地祇鑒之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上諭李善長等曰人君聰明雖得於天性然物理必察識而後知人情必諳練而後熟若臨事不熟驟然斷決恐未盡善既行之後覺其非而欲改之妨事已多前者令皇太子躬聽朝臣啓事練習國政恐聽覽之際處置或有未當自今政事啓于東宮者卿等二三大臣更爲參決可否　置神宮監天地壇祠祭署及皇城門各設内使令丞正副品級有差

憲章錄卷第五

洪武十一年戊午至十二年己未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　改封吳王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進封中山侯湯和爲信國公　二月　戊申祭大社大稷前二日詣奉先殿告　仁祖淳皇帝配祭日陳設大社在東大稷在西俱北向淳皇帝在東西向　勑中書省曰朕初以邊餉勞民商人納粟於邊以淮浙鹽償之蓋欲足軍食而省民力也今既數年軍餉不給皆因鹽償太重商人無利以致輸粟者少爾中書其議減鹽價俾輸粟于邊庶內地之民省

輓輸之勞於是定擬凡輸粟于各邊者量地遠近價各有差　三月　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入朝上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上謂吏部臣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今後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當不次用之由是李煥文自西安府知府費震自寶鈔提舉俱擢爲

戶部侍郎　命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右傅　始製牙牌給文武朝臣　夏四月　以朱夢炎爲禮部尚書　戊午永嘉侯朱亮祖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暮夜多鬼民人皆驚御製勅文遣使諭祭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國之有祀以爲民也庶民之祀止於祖宗非祖宗而祀謂之非禮神亦不享其嶽鎮海瀆山川之神載之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之權若禍福倒置不愜民心且將獲戾于天矣今洪武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永嘉侯遣人奏安東沭陽二縣之野夜有持炬者數百或成列或四散

民人相驚逐之不見擊之若有應者朕不能盡信特致牲醴會鬼神而勑問之中原自有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覆宗絕祀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爾持炬者豈無主孤寃而欲人之祀與父母妻子之永隔而有遺恨與無罪遭殺而寃未伸與或有司怠於歲祀而有忿與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爲而然與朕自即位以來祀神未嘗缺禮然非當祀者亦不敢佞爾持炬者宜禍其官禍者而福其應福者勿妄爲民害自貽天愆　是月重建皇陵碑　上以前所建碑恐代草者有文飾

至是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工刻之　元嗣君
愛猷識理達臘殂于沙漠　五月　命東宮文學傅
藻等編纂春秋本末　六月　遣使致祭故元幼主
于沙漠　秋七月　詔免應天太平鎮江寧
國徽州廣德安吉長興諸府州秋糧　九月　欽天
監進明年大統曆日　上御奉天殿頒曆于諸王百
官　追封劉繼祖為義惠侯誥曰朕昔微時遊罹親
喪艱於宅兆爾繼祖以已沃壤慨然惠朕朕得安厝
皇考皇妣睠茲大惠云何可忘而歲月易流厚德莫
報慨念實深茲特賜爾為義惠侯爾其有知服茲寵

命其妻婁氏追贈為義惠侯夫人遣官齎誥命仍以
牲醴祭之　賜中都國子學助教貝瓊致仕瓊字廷
臣嘉興崇德人篤志好學博通經史年四十八始領
元鄉薦張士誠據姑蘇累徵不就洪武三年薦脩元
史六年擢國子助教九年遷中都國子助教至是致
仕明年卒于家所著有清江文集　冬十月　駙馬
都尉曹國公李貞卒　十一月　總兵官辰州衛指
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奏至京　時西番屢寇
邊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
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

月　致仕宋濂來朝賜勅勞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　己卯合祀天地於南郊大
祀殿自齋戒百官至將祭之夕天宇澄霽升壇星緯
昭煥祥飇慶雲光彩燁燿　上心甚悅禮成勅中書
省臣曰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見其儀太繁乃以義
起更其儀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
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悅若有響答於朕心爾中書下
翰林令儒臣記其事以彰上帝皇祇之昭格　二月
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臨洮鞏昌梅州等處
整治城池督理軍務邊境事宜悉從節制　三月

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學皇太子
嘉納尋改典籍　以萊州府知府董俊為兵部尚書
明州府知府余文昇為工部尚書　上聽朝之暇延
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
懿緘默不言　上惡之勅諭國子師生曰賢者以學
為本推而行之有裨於國家無愧於所學俾善名立
於兩間斯成其為賢也若懷詐自私上無助於君下
無益於世朕何賴焉如李思迪馬懿者朕以其學官
日召同游期在嘉言善行啓朕未明輔朕不足乃終
日緘默旁有講說者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辭以

對未嘗獨出一言豈朕昏昧不足以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也及遣侍東宮欲其發明古帝王之道以匡弼輔贊而緘默如故無異事朕之時其懷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道恨不得用世以拯生民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思廸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庭之上人君躬就問之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事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爾等自今爲師爲弟子者一以孔孟爲法以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李思廸馬懿之爲也

夏四月　乙丑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參分主有戰鬬之事已未太白見東方至於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五月　閏五月　六月勅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率男婦來降朕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其性多頑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則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爾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今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小隙使彼得以藉口若我正而彼邪彼果不臧則師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

編春秋本末成先是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録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書爵而後楚吳所以內中國而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　秋七月　遣官祭功臣於雞籠山廟以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　丁玉等討四川賊人彭普貴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焚掠十四州縣四川都指揮司以兵討之不克至是玉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賜勅勞之　曹國公李文忠自陝西還命掌大都督府事　八月　上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上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

九月　以右御史大夫丁玉爲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安然爲右御史大夫四川參政秦中爲右御史中丞重慶知府殷哲爲中書省右參政　冬十月　以儒士吳沉爲翰林院待制　十一月　上觀漢武帝紀謂吳沉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家之內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其家必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上與吳沉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沉對曰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吳沉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眞切要事也沉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　上曰使其眞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眞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眞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畢來沉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十二月　以東宮侍書張紞爲通

政司左參議翰林脩撰迮原霖爲右參議　致仕宋濂來朝上曰卿多積德以致高壽雖致仕而戀闕甚切不憚祁寒每歲斯時來朝特賜酒㲉及日用之物卿其領之　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死于道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通經太平乙未歲　上渡江廣洋入見留爲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左丞時楊憲爲右丞惡廣洋輒已嗾御史劉炳奏罷之[illegible]憲恐其復入復令炳奏遷海南上覺之誅憲召廣洋還封忠勤伯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乃胡惟庸毒死　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上以廣洋欺紿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慚懼遂自縊　詔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先是　上謂禮部曰爲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熈庶績然博學老成之士匿德藏光甘於窮餓不肯輕出宜下有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至是皆至京師時江西布政使沈立本遣人招故元吏部侍郎伯顏子中子中飲鴆死子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焉通春秋五領鄉薦校東湖書院山長陞建昌路儒學教授尋爲江西行省都事陳友諒兵陷贛州子中招

募壯士欲復城不克間道入福建行省子中出奇計
收復建昌遂浮海獻捷元都授福建行省郎中累遷
至吏部侍郎出使廣東比至未幾而廣已歸附子中
墜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於是子中變姓名浪跡於
江湖間往來居進賢之北山先是其妻子已為江西
參政楊憲送京師朋友有弔之者子中答曰吾身且
不有奚暇顧妻子哉於是周游天下誓不復仕悲歌
慷慨未嘗一日忘于元也嘗懷鴆自隨曰如有強我
者便當以死答之郡縣聞而義之不之強至是立本
尊使招之子中見使者慨然曰吾今死亦晚矣乃具
牲酒祭其祖父師友作歌七章飲鴆而死　詔徵寧
國府訓導陳廸為翰林編脩

憲章錄卷第六

憲章錄卷第七

洪武十三年庚申
至十五年壬戌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朔　御史中丞涂節告胡惟庸
與陳寧等謀反及前藥殺劉基事命廷臣審錄　上
親詢之初自楊憲誅惟庸總中書政專生殺黜陟以
恣威福內外諸司封事有病己者輒匿不聞四方奔
競者趨其門諸武臣多附之徐達嘗言於上惟庸忌
之達有閽者福壽惟庸陰誘為己用冀以圖達乃為
福壽所發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不可用惟庸知之
恨基及基病詔惟庸挾醫往視基飲藥逾月死事在
八年正月惟庸兄女妻李善長從子佑相結擅權吉
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見惟庸專政往來益密惟
庸令掌管軍馬又與陳寧在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
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
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婿父也以親故
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以邪謀事皆未
發會惟庸子有馬馳驟于市奔入輓輅中傷死惟庸
殺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涂節迺上變告時商暠謫為中書省吏亦以
惟庸陰事告上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遂論

死　戊戌殺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羣臣奏惟庸等罪狀請誅之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廼并誅節餘黨皆連坐　羣臣又請誅李善長陸仲亨　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贊書功成爵以上公以女妻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爲賊兵所掠持升麥藏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胡惟庸等既誅詔罷中書省官陞六部尚書爲正二品不隷中書省分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　召山西布政司左參政偰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前北平按察副使劉崧爲禮部侍郎以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俱賜以誥　二月　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漢將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奏還原給儀仗戶二十家從之　三月　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兩浙鹽運使呂本言煑海爲鹽始於管仲晏嬰繼之西漢專利禁私鬻東漢弛禁聽入稅唐劉晏設轉運法而利益興宋仁宗朝給亭戶官而法愈密元承宋制歲給工本置轉運司各場置令丞管勾守鹽出納所給工本有多寡煎鹽不齊易啟私鬻官稽考仍依舊額輸官以四百斤爲一引官給工本米一石以米價低昂爲準兼支錢鈔以資竈民然其間有丁產多而額鹽少者有丁產少而額鹽多者未經覈實今與各道分司即鹽場所屬地方驗其丁產多寡地利有無官田草場除額免利薪鹵得宜約量增

額分爲等則逐一詳定均平寔爲民便詔從之　是月燕王之國北平　以葛誠爲燕府長史　夏四月降翰林院待制吳沉爲編脩　賜翰林院編脩張美和應奉陳洧致仕各御製詩文賜之　五月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大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　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李善長理臺事　六月庚午朔詔受朝於正殿　遣使齎勑諭江陰侯吳良等昨者上天垂戒朕思治理恤民爲先其王府一切役作皆停罷時良等重建齊

楚各王府故諭之　上謂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歛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重役必懇請上官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知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辨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云

臣戒錄成時胡惟庸事覺　上迺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臣戒錄頒布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　罷秘書監凡內府書籍悉翰林院典籍掌之　上以古人父母既沒生日當倍悲痛即位以來常不受賀至是李善長等累請乃許之其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者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八月　九月　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祐龔斅爲春官趙民望吳源爲夏官　詔戒守令曰朕君主華夷十有三年立綱陳紀所以安民曩因奸臣弄權恣行不法內外官貪贓蠹政以干邦憲邇來有司皆出編民深知稼穡艱難民生疾苦是用授以職任相與圖治當竭誠報效無蹈前非其有舊任未代者若仍肆意妄行則國有常憲　冬十月　宋濂之孫慎以黨罪被刑擧家當置重辟　上念濂特降赦安置茂州　勅諭浙江布政司自洪武五年至十二年終吏置衙門已前中書堂都察院及六部凡有行下着令有司科派事理一一具陳奏聞故行隱蔽凌虐下民仰係黨惡　十一月　以儒士宋訥爲國子學助教　十二月　遣使詔諭日本國王不得縱民侵擾

十四年春正月丁亥朔　故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　上曰天地生財以

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况可重爲徵歛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爲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剥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陞禮部侍郎李叔正爲本部尚書　二月　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叅議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聞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辯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　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邪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叅議賜冠帶襲衣　三月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各一員秩正六品　夏四月　命國子生兼

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五月　甲辰宋濂卒於夔州濂字景濂婺州金華人濂在娠七月即生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十五受業于聞人夢吉繼學于吳萊文名籍甚又游于柳貫黃溍之門遂播聞于海內　上定鼎金陵詔徵爲儒學提舉歷太子贊善學士承旨究性命之理而文章寔其餘事雖貴無異貧士至是以孫慎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年七十二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萃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眞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

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巔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

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召山西右布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　五溪蠻作亂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迺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迺固請爰命

爲大將徃靖南服於戯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允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六月安南國王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時思明府來言安南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峒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構患欺誑中國復勅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秋七月　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瑶等貢方物　上郤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肆侮鄰邦縱民爲

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其微幷觀蠡測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之國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由歸慕意誠故復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　八月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傲梗化遣使招

諭概爲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於
是命諸將簡練軍士先給以布帛鈔錠爲衣裝具
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河決爲患有司以爲言
上曰此天灾也今欲塞之恐徒勞民力但令防護舊
堤勿重困吾民　九月　上御奉天門命傅友德爲
征南將軍藍玉爲左副將軍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
將士往征雲南　命魏國公徐達鎮北平軍民悉聽
節制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詔太平應天鎮江寧
國廣德秋糧除官田減半徵收其民田盡行蠲免
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
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給事中鄭相
同言國初之制凡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
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今一體稱臣於禮未安詔下
羣臣議翰林院編脩吳沉等奏曰東宮國之大本所
以繼聖體而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何得有異
相同之言非是請凡啓事東宮者稱臣如故從之
衢處温三府山冦吳達三葉丁香等連結作亂命延
安侯唐勝宗右軍都督僉事張德總兵討之　潮州
揭陽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擒賊千餘人并其
家屬二千七十人至京　十一月　上召吏部兵部

臣諭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習故文武兼備後世九
流判士習分服逢掖者不閑武畧被甲冑者不通經
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
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
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爲也
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達有
志於學者若槩視爲武人不用則失之矣卿等其審
擇用之　十二月　傅友德等師至曲靖擊敗梁王
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　遣内臣齎勅諭烏蒙烏撒
諸酋長曰西南諸夷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
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
昌諸處酋長猶桀傲不朝朕已遣征南將軍潁川侯
左副將軍永昌侯右副將軍西平侯率大軍往征猶
恐諸酋長未諒朕意故復遣内臣往諭如悔罪向義
來朝入貢攄爾誠欵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癸酉藍玉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
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以金寳來獻父老焚
香迎拜玉等入城戒戢軍士無犯吏民大悅　延安
侯唐勝宗率兵討衢處温山冦擒首賊吳達三葉丁
香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首

二百八十級餘黨遂平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　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
樂章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
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
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元曲靖宣慰司行省樞密院
廉訪司中慶徵江武定三路及嵩明等七州昆明等
六縣元帥平章副使達魯花赤等官詣藍玉沐英降
獻金銀銅印七十四金符七馬一萬二千五百六十
四　始制諸司勘合　命翰林侍講火原絜等編類
華夷譯語　置貴州都指揮使司命平涼侯費聚汝
南侯梅思祖署都司事　遣使諭傅友德沐英曰比
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
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
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
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
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
至如諸翠蕫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
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毋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
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
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

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
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
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
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
將軍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
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朕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
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爾等其洗心滌慮
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命天下朝覲
官各舉所知一人　二月　閏二月　遣使詣雲南
賜各土酋冠帶給以誥勅使任本州知州等官　勅
諭傅友德藍玉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
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
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迨因
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
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
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若頓師宿旅非我
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取進一舉而定再不勞兵
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
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
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降諸夷悉平　三月

七等進兵攻二營萬戶若按之　左春坊正字魏德
詩贊文學汪叔瑜等詔有司各以楮幣聘之　征南
將軍傅友德等遣人至京奏事先是　上諭友德等
以雲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
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
之法與凡事之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
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稽考但
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以守其稅則元司徒平達
里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官隱占今準
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足已督布政聚實雲南臨安

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
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
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并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
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可其
奏　夏四月　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
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緑紫泥願得兵取其地
以歸於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
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
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
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雖悔

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　詔天下
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詔免浙江江西河
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糧　丙申更定春坊爲左右
春坊坊置大學士庶子諭德各一人中允贊善司直
郎各二人置司經局設洗馬校書正字各二人　吉
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　上勑諭藍
玉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
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
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
芒部烏撒等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

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
祭酒　詔有司旌表遼東高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
裴皮鐵家爲貞節之門　五月　上謂禮部尚書劉
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
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爲聖如孔子豈
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陪
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
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
神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於是仲質與儒臣定議其
儀將釋菜之前一日有司灑掃設御幄于大成門外

至日旦　上至御幄禮官入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
禮導引官導上出御幄就位百官各就位導引官導
上詣盥洗位搢圭盥帨出圭詣酒罇所酌酒詣先師
再拜百官皆再拜搢圭執事官跪進爵上獻爵授執
事官獻于神位前出圭又再拜百官皆再拜四配十
哲兩廡分獻如常儀從之　上幸國子監詣先師孔
子行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上
謂之曰孔子生於周末承上古聖人道統之傳率天
下後世之人皆欲行聖人之道惜乎魯國君臣無能
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責其子之不能從

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
爲教使諸生咸知所趨向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
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
莫不悚愱遂賜宴竟日而還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
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
請如舊置爐冶鐵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
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
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
今各鐵冶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之生業已定若復

設此必重擾民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
杖之流海外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　上聞之
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
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勑復立遼陽行省
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
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
訣別之意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
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
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六月　勑諭諸司各
存天理行事若是不公鬼神不饒如何消受祿食

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傅友德調從征千
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　秋
七月　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
人時嘗歎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
則鮮有知者盖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
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
也視民輕則與己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
知民與己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
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
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旌表

眞定孝婦劉氏劉氏新樂縣人韓太初妻太初故元時
爲知印洪武七年例遷和州挈家以行劉氏事姑甯
氏甚謹姑在道遇疾劉氏刺臂血和湯以進故疾愈
比至和州太初卒劉氏種蔬以養姑又二年姑患風
疾不能起劉氏號呼神明割股和粥以進姑復甦越
月而卒劉氏殯之舍側園中欲還合葬于舅墓凡五
年不能歸事聞　上遣中使賜劉氏衣鈔官爲送其
姑喪歸葬旌其門復其徭役　起前國子助教開濟
試刑部尚書楊汝賢試刑部侍郎賜冠帶衣一襲濟
字來學洛陽人元季嘗爲察罕帖木兒掌書記入國

朝爲河南府學訓導擢國子助教以病免十四年四
輔官安然薦其有治才以母憂未終至是始徵入覲
故超擢之　傅友德沐英進兵擊烏撒大敗其衆斬
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
擊之　八月　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令天下學校三
年一試著爲定例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上
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
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
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君嘗謂人無足用也盖獨
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

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者能周知
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
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爲小人故
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　遣使勅勞征南將
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擒首帥於
曲靖之西敗烏纘於河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
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
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罇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
勞之尚勖之哉　丙戌皇后馬氏崩后世家于宿州
閔子鄉新豐里父馬公性剛直愛人喜施后生元至

順壬申七月十八日母鄭早卒后幼父素與定遠人
郭子興交厚父卒子興育后同已女后自少貞靖端
一孝敬慈惠聰明出人意表尤好詩書旣弃嬪于
上誠敬感孚內外咸譽之及上即位冊立皇后正位
中宮母儀天下盜勵儉勤無時豫怠至是崩年五十
一上慟哭終身不復立后謚爲孝慈皇后　以秀才
曾泰爲戶部尚書泰江夏人有學行故不次用之
九月　吏部以經明行脩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
人入見　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
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

者無賢哉故勅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為朕用於是濟寧單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輸等鈔人一錠　特置天下提刑按察司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　晉府長史致仕桂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　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體有裨於正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上勅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熒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警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為寇所乘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北平都司言邊衞之設所以限隔內外宜謹烽火遠斥堠控守要害然後可以警服胡虜撫輯邊氓按所轄關隘曰一片石曰黃土嶺曰董家口曰衞餘嶺諸如此類凡二百處宜以各衞校卒戍守其地詔從之　雲南諸夷復叛沐英等討平之　冬十月丙子朔朝罷召侍從儒臣訪論古道

上嘉東閣大學士吳沉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以示褒寵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一日萬幾似此繁瑣何以能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　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真朕甚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貶助教吳伯宗為陝西金縣教諭初遷伯宗為太常丞辭至是進司業又辭故貶行至淮召還擢為檢討　十一月　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為東閣大學士　徵耆儒鮑恂等四人至京師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　上見之甚悅賜坐顧問命為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　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上命禮部官脩治國子監舊藏書板　命都

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提刑按察司俾各舉其職

十二月　吳沉搨樞薦方孝孺學行　上召入見喜其舉動端雅曰此壯士當老其才而用之遣還鄉尋以仇家得罪詞連孝孺籍其家械送闕下上識其名特令開釋

憲章録卷第七

憲章録卷第八

洪武十六年癸亥至十九年丙寅

十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戊申白虹貫日　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盖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命魏國公徐達出鎮北平　以文淵閣大學士宋訥爲國子祭酒　以雲

南所屬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四川布政司先是烏撒等部諸蠻復叛傅友德等率兵討之大敗其衆餘黨有潛匿者皆捕而殺之諸蠻相率來降至是悉平以其地近四川故割隸之　命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論之曰國學爲育才之地公侯之子弟咸在焉雖講授有師然貴游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涖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蒞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就　二月　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

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詔諛並進有乖求賢忠
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
令不行於天下閹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
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旌表晉州安平縣烈婦張氏張氏國子生翟德妻也
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張氏恥之曰夫者非但仰望
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也今若此
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　上以其素
承父母之教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按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旌烈婦於其父母家一舉而勸懲

咸在蓋嚴於鈇鉞矣盜雖不加誅寧不愧死也哉
吳沉等進精誠録先是　上將享太廟致齋于武英
殿召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教大要
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
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
領爾等其以聖賢所言之事以類編輯庶便觀覽至
是書成上覽而善之賜名精誠録命沉爲之序　命
天下學校歲貢生員　三月　命刑部尚書開濟議
定詐僞律條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
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

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
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觀之漢高除秦苛法雜伯
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
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
聖學親灑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
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自公
劉后稷奕世積德文王以服事殷武王遂一戎衣而
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脩厥德則
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

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
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夏四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
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
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
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
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
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刑罰禁
民爲非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罔民無
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鰤焚林而田禍及

彝轂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望汝也
濟大惭　五月　免應天太平鎭江寧國廣德五郡
稅糧命戶部諭其民曰五郡爲興王之地其民助朕
居多故數免稅以酬其勞敢有侵漁者必置於法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
政用憸人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
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忍於
賊下人君若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
然將誰歸譬如犬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
小人中懷奸邪而其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察

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
非義久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知人主不樂爲者
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
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秋七月　詔更定冕服之制　八月壬申朔日食
上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
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寔司之今御史及按察司巡
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民利病
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大
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

令其知之　九月　磨勘司奏增朝官牙牌律詔從
之　命申國公鄧鎭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
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時廣
東猺賊作亂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扇動結聚徒
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戴宗率兵剿
捕不克至是命鎭等將兵往討之　冬十月　詔授
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
帽金帶　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　十一月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
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

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
今擬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
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
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
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
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
川隆川土神垂休侯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川
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
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
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涋押兵過境縱掠

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諧之於朝流建州卒葬于甌寧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刎余闕旣立祠安慶宜以宗可附祀 上從之命著之祀典 十二月 刑部尚書開濟等有罪伏誅濟洛陽人初爲國子助教與丞相胡惟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才召拜刑部尚書 上以濟有才信用之濟由是自負好以法中傷人擅移文督責諸司若中書省所爲者又爲榜戒其僚屬曰尚書到任父事之遲錯皆寬大容忍復爾則罪不爾貸奏請揭于文華殿以示于衆 上曰爾告戒僚屬之言欲張之殿廷豈人臣禮耶濟慚謝未幾又立簿曰寅戌之書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曰聞之古人以卯酉爲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寅暮盡戌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獄囚有禁死者濟亦不問嘗受一囚賂以獄中死囚代而脫之爲獄官所發 上詔濟論之歸部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於獄扼其吭而殺之上怒乃下濟獄併執王希哲等詔廷臣訊之濟具服於是并希哲等誅之

濟陰毒狡險外事謙恪嘗朝罷 上召與論政事濟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真聖人故上又深惡其諂佞云 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以薦舉失人降爲檢討尋卒

甲子

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 信國公湯和巡視海道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諸城 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 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元末兵亂允讓與潘氏奉其父安避兵山谷間遇寇斫安頸流血允讓抱安大呼曰汝寧殺我勿殺吾父寇即捨安殺允讓將辱潘潘紿曰我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夫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嘆而去安得不死至是有司以聞 上以允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氏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 二月 更定都察院官以詹徽爲左都御史 以翰林侍講學士李翀爲浙江右布政 三月 大赦 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 征南將軍傅友德藍玉等自雲南班師至京入見 上慰勞之 詔改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公署于太平門外勅曰肇建

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名其所曰貫城貫法天
之貫索也是星七宿如貫珠環而成象乃天牢也若
中虛而無凡星於內則刑官無邪私政平訟理獄無
囚人若凡星出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者
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司巳法天道建置爾諸職司各
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而行之如貫之中虛庶不負
朕肇建法司之意也爾其敬哉　夏四月　上謂侍
臣曰朕觀大學衍義甚有益於治道每披閱便有警
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
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易悟

眞有國之龜鑑也　論平雲南功進封潁川侯傅友
德爲潁國公其藍王仇成王弼等先巳封侯當爵及
子孫其餘將校遞陞有差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
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
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
則聽日聰而讒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日明而佞
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爲然惟不爲所眩
惑則讒自遠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
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開言路以
來[illegible]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

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禮部言開封府鈞州
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
掖以行歲饑宗魯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
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宗魯奉母還故鄉竭力供養母
卒仍求其前母曹氏沈氏吳氏三人遺骸合葬父塋
上曰宗魯以瞽目而孝行如此命表其門　五月
高麗遣其臣崔涓貢馬二千疋至遼東詐言金非其
地所產願以馬代其餘皆如約　上許之　六月
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巳
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

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
並行然後治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無政刑朕
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爲治徒務刑政
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
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
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卿等於政事之間宜
加此意毋徒以禮樂爲虛文也　命禮部製大成樂
器以頒天下儒學　秋七月　勅內官毋預外事凡
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來往　上謂侍臣曰爲政必
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

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
靜資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
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
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
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建朝天宮其地卽吳
冶城晉西州故址南宋時始置總明觀唐建紫極宮
宋眞宗大中祥符間改祥符宮尋改天慶觀元元貞
時改玄妙觀文宗時又改永壽宮至是重建賜名朝
天宮設道録司于內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
侍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
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好言
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
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
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　安
作局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
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生民均賦役以甦民力
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
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
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
通民情滅亡胡之餘燼以絕後禍監前代之興亡以

審國脈伏願陛下以此數者時時省察乾乾惕厲愼
終如始則天下治安爲萬世子孫無窮之福矣　上
善其言　八月　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
林文爲司經局試正字　以儒士汪仲魯爲左司直
郎　九月　以河南懷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司
斷事高翼陝西靜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儒學教授馮畡爲左贊善皆以秩滿考績課
最故超擢之　處士陳遇卒遇字中行金陵人御史
秦元之薦于　上召語大悅遂日侍帷幄多所獻納
車駕幸其第者再命之官輒辭既而命爲翰林學士
者再又固辭尋命爲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皆固辭
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宸翰時加存問眷待之厚隆於
勳戚　冬十月　上以河南河決北平旱災勅駙馬
都尉李祺等往賑之　閏十月　欽天監博士元統
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
隨時脩改以合天道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
授時之數況授時曆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
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
歲差一分五十杪辛巳至今年深數遠漸差天度擬
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而七

政之源有遲疾逆順伏見不齊其理深奥實難推演
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
若得此人推演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
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
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
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
十一月　上御東閣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
明君受之爲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聽之尤
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辭氣象雍容垂訓
萬世此誠可法後世以諂諛相歡如陳後主江總韋

汚穢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戒賛善董倫對曰誠如
聖諭惟明主則能慎擇之　上曰責難不入於昏君
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必守之以正若
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
文爲曲阜世職知縣　上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
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
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尊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
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
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

聞[illegible]教恐漸移其性令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
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二月　以翰林院
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左都御史詹徽奏太
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律當杖其子乞代父受
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
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
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
從其議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　吏部言天下布按二司及
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考其政績詔

稱職者陞平常者復其職不稱職者降貪汚者送法
司罪之闒茸者免爲民　以儒士劉三吾爲左春坊
左贊善三吾名昆孫以字行茶陵人三吾少習舉業
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路教授遷儒學副提舉
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至是通政使茹瑺薦之三吾
雖老而應對詳敏博覽善記侍承顧問多稱旨　上
甚重之遂有是擢尋陞翰林學士　高麗遣使進馬
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疋賜其使金庾
等八十七人鈔三百八十二錠　命江夏侯周德興
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　二月　上以當春久雨

陰晦不解閻雷雹雨雪乃諭中外百司下至編氓卒
伍凡軍民利病政事得失苟有所見皆得盡言無諱
國子祭酒宋訥獻守邊策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
惟沙漠胡虜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爲患
若欲窮追又恐勞師萬里餽運艱難陛下欲爲萬世
之計要不過謹備邊之策耳備邊在乎足兵足兵在
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中匈奴帥十餘萬
騎南寇趙充國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
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統制其間則當
時之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智謀畧豈

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
爲制臨其高下立法分屯布列緣邊之地遠近相望
首尾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
上嘉納之　巳未魏國公徐達卒達鳳陽人家世農
業年二十二從　上起兵濠梁上一見奇之遂位諸
將上託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四征羣醜驅逐胡元
重開華夏方其在軍中日延禮儒士談古兵法及將
帥行事親析其是非成敗莫不心服至料敵制勝與
漢唐名將等而忠義仁厚過之故能輔成帝業爲開

國功臣第一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丁
顯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是科練子寧對策極言今
日朝廷用人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以小善而遽進之
以小過而遽戮之因歷陳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
言甚剴切不顧忌諱　上嘉之擢第二又得黃子澄
上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明通於人情
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
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上以諸
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次第資格月給

俸米其任翰林承勅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
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遣
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邊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
加愼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
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　以翰
林院待詔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夏四月　吏部
尚書余熂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
助教金文徵與熂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
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熂專擅威柄幷文
徵等誅之　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

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兇頑自
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
知縣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
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豈不
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溪洞
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　五月　上御華蓋殿朱
善進讀心箴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
心生則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
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愍之心萌則巧僞之心
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

我之累矣　上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
午後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
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陛
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上曰吾
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
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晏樂亦豈不願顧自
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
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以沔陽指
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叛服不常
軍儲不給進能謹屯田繕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

廢弛　六月　詔禁諸司納賄布政司毋得送賍考
部等衙門若六部等有犯必稽賍自何來司府州縣
有犯必逓相窮究　上諭吏部曰天下府州縣官一
歲一朝未免曠官滋費自今定爲三年一朝齎其紀
功圖冊赴部考覈布按二司官亦然著爲令　上閱
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於用人蓋
未盡道初將相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
將軍張武爲郎中令其諸將相列侯宗室大臣皆在
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
沙竇廣國賢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人何避私嫌乎
此其於君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　秋七月　鎭江
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高以事當就逮耆民數
十人詣闕疏其撫民有方　上特命釋之仍遣使往
勞以酒　八月　郴州請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
詔從之　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
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
邪者國之蠹故忠良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
觀唐太宗用房杜則[illegible]玄宗用楊
李則安史作亂蒙塵播遷此可鑒矣　九月　上御

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上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以翰林院檢討茹太素為戶部尚書 上諭戶部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絶其弊也 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元季隱居著述以理學為已任洪武初為郡學教授薦為翰林脩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為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等集 冬十月 御製大誥成頒示天下 禁欽天監觀星臺于雞鳴山

上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陞宜興縣主簿王復春為常州府同知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齎勅勞之曰朕觀歷代名臣其流芳至今而不泯者由其竭忠以事君務公以福民生不苟且以營利死不屈節以喪名其泛泛之徒弗厲名節是以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深可惜哉今爾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觀其所言實為公論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遣使齎禮以勞茲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爾其竭乃心力以光初志 十一月 上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繫焉自昔昏主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至於亂亡朕思微時兵荒饑饉日食藜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信國公湯和等平蠻師還 十二月 丙午詔舉孝廉之士

丙寅

十九年春正月戊午朔 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莫之莫不厭貧喜富當

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
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
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
水過顙終非其性也　以御製大誥頒賜國子監生
及天下府州縣學生　雲南左布政使張紞言舊例
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准米者
聽以是商旅輻輳儲畜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
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　二月　上
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上曰聖人篤於仁賢者
不舛智若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
又論天人相與之際上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
爲天論儉上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
者賞賚然賞不可濫　遣使勅勞蘇州府常熟知縣
成萬奇時府吏詣縣徑由中道入公堂萬奇怒其越
禮執之事聞　上喜其能命以酒勞之　三月　上
論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前代理財竊名之官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
剝削蠧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
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其取財有
限而傷民無窮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

有餘饑減省徭役使農不廢耕女不廢織厚本抑末
使游惰者皆盡力田畝自然家給人足積蓄富盛爾
戶部正當究心毋爲聚歛以傷國體　辛未御製大
誥續編成頒示天下　省躬錄成初　上命翰林儒
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祥異感應可爲鑒戒者爲書
名曰存心錄朝夕觀覽後復命贊善劉三吾編類漢
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至是詔頒行之　夏四月　定工匠驗其丁力以三
年爲班更番赴京輸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
議而未行至是工部侍郎秦逵復議舉行量地遠近
以爲班次因置籍爲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撥
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於是諸工匠便之　陞慈谿知
縣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
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關
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　五月　上諭吏
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
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
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
矣其召還用之　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
齊搏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勅往勞之　常州府官范

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贖貨無厭　上諭
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
流芳于後設使居官蒞事之時屈於常人之下無補
於君無益於民壞法亂政何所不有今好古乃能守
邦憲以尊朝廷發奸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
下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
罪之　處州麗水縣民有賁卜者嘗干謁富室不應
所求乃詣闕告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聚衆謀亂
命錦衣衞千戶周原往捕之知縣倪孟賢聞原將至
密召父老詢之父老皆曰無是事孟賢又微服往察
見其男女耕織如故乃歸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
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於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
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耶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
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賜耆老酒
食及道里費遣還孟賢南昌人　六月　詔天下有
司敬老尊賢報功崇德恤孤賑寡　秋七月　蘇州
府吏錢英姦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
以聞　上遣使齎勅諭之曰朕聞居官蒞政設施不
一然非威無以治下非恩無以得衆惟中正之士秉
公平之心勵廉潔之操臨民治政恩威兼行吏胥徒
卒焉敢侮慢朕常戒勅諸司鮮能如命惟爾觀及同
知曹恒經歷王耶能秉公心行正道將奸吏箠死蒞
下之方得矣政令必行奸邪斯遠境內肅清民安有
日矣今特遣行人齎勅并禮以勞爾其益勵厥志用
成鼎績故諭　國子博士吳沉以老疾乞致仕許之
沉字濬仲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師道子也洪武十
二年薦授翰林院待制歷陞東閣大學士考功劾其
怠事降爲侍書尋改國子博士至是致仕　詔舉經
明行脩練達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上者郡縣禮送京
師　上諭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
政至於咨詢誅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事
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
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正爲比
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
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
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
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
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樁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
人君以四海爲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有公

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鈌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鈌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夂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詒謀如此何足爲訓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　命禮部制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瘞衣冠祭告　九月　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諭戶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盡心有志古人宜如所奏然邊地夂荒榛莽蔽翳用力實難宜緩其歲輸之粟使彼樂於耕作數年之後徵之可也　冬十月

頒志戒錄其書采輯秦漢唐宋爲臣悖逆者凡百有餘事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監戒　十一月　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指揮使司延安等二十一衛及西安護衛官軍往北平聽征　十二月　詔中軍都督府造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　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　上親序之被誅貪贓官吏一切作奸犯科姓名具列誥中前後三編凡臣民務要家藏人誦以爲鑒戒倘有不遵遷于化外其有大誥者倘有所犯減等科罪　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師帥得其人則政舉民安非其人則政煩民擾選廉能之士可任是職者授之夫一州一縣設官不必數多如州有守如縣有令以專其政設一佐貳以贊治足矣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汚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用之朝廷奏之郊廟則天神格人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脩明雅樂以成一代之

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憲章録卷第八

憲章録卷第九

洪武二十年丁卯至二十三年庚午

二十年春正月壬子朔　命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爲左右副將軍趙庸王弼胡定郭英爲左右參將商暠參贊軍事率師二十萬討納哈出又命李景隆鄧鎮吳良等皆隨征師行　焚錦衣衛刑具先是天下官民有犯者俱命屬法司其有重罪逮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審實情辭用事者因以非法凌虐　上聞之怒命取其刑具悉焚之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　詔脩闕里孔子廟宇　甲子大祀天地

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穀下穀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錮閉已久若復採之可資國用　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

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
民之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
其初有司貪爲己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既竭
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無窮之害此可以爲戒豈
宜效之　二月　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
縣進魚鱗圖冊先是　上命戶部覈實天下田土而
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勢要久
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於是奸宄糧
長累及善良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集里
甲耆民躬履田畝圖其田形方圓次其字號悉書主
名用步弓丈量編類爲冊其法甚備以圖所繪狀若
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
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御註洪範成　上嘗命
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因爲之註復
自序之　三月　復設太原府交城縣大通鐵冶所
初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
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
工部以爲言故命復設之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市
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　上諭禮部曰
朕待諸番國以誠信彼前聽約束許其互市故遣人

市馬今彼言不敢受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逼
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
侯唐勝宗侯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
不堪者量減其直仍折東與其王知之勅至遼東適
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勅償其直既而遣
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
瀋陽兵起民因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
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　上乃
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遂以所市馬及以
遼瀋流民奈朶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人
來歸　雲南左布政張紞秩滿來朝　上以紞在雲
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　夏四月　左
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
宥免矣今復不悛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
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
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
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
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　納
哈出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
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

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脩其在己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爲善無福爲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六月 馮勝駐師金山東北遣藍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 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勝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將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勝遣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勝營陽爲納欵而實覘兵勢勝遂遣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勝還報納哈出聞之指

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納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常茂在座其麾下有解胡語者以告茂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悉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

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 閏六月 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遂見執英絶食不言乘間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 大將軍馮勝捷奏至上以常茂驚潰虜衆即令械送京師 秋七月 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

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仍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 八月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滓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

亦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如人主好賢則不
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
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
亂難矣一嗜好之間而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上聞
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勅諭勝及副將
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効忠勲
名千載有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
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
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爲已私播惡胡中降虜
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

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
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
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
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
軍亦報哉　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婿也勝每於衆
中單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嚙之及降納哈出而
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
所以降納哈出之故　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
罪命收其總兵官印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
馮勝等以故元降將納哈出所部官屬將校三千三

百餘人送至京師　九月　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
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
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乙未天壽聖
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
官於文華殿　鄭國公常茂坐前驚潰虜衆罪當誅
上念其父遇春之功釋之安置于廣西之龍州　建
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冬十月　建歷代忠
臣廟成先是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壼南唐
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皆歷代崇祀元御史

大夫福壽亦已立祠　上以其皆湮處閭巷詔徙建
于雞鳴山之陽至是廟成命應天府每歲以祭功臣
日致祭著爲祀典　上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
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
未寧用兵以勘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脩甲兵練
士卒使常有備盖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
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
之藥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故爲
國者但當常講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
之寄宜深體朕意庶幾無失　上以北方學校無明

師生徒廢學命吏部還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
增廣生員不拘額數復其家　宋國公馮勝以罪召
至京　上以其勲舊不加譴命建第鳳陽奉朝請
十一月　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往雲南總制
諸軍就於定邊姚安等處立營屯種以俟農隙征進
又命桓等領兵屯田於畢節等衛　以河南府儒學
訓導葛鈞為翰林侍講學士　十二月　晉王府長
史桂彥良卒彥良名德稱以字行寧波慈谿人元舉
于鄉為衢州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儒學教授罷
歸時張士誠據江西方國珍分省浙東數聘不就洪

武六年大徵天下儒士浙江參政徐本首以彥良應
薦待詔闕下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十一年授晉王
府右傅　上親製誥文賜之彥良以輔導之職莫先
於格心乃製圖以獻晉王十三年改左長史十五年
朝京師上太平十二策言多剴切上嘉納之十八年
以疾乞歸至是卒　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
進　上曰馬戶芻豆之給其費不貲故常命兵部榜
諭凡驛馬孳生聽民自賣今復來進者豈朕言不信
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也其即還之　上以
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往往觸法乃親纂

大誥三十二篇以諭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立勲業
保爵位須之中外永為遵守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子朔　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
於河南　上諭吏部曰為國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
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
庶不廢法有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
簿書之遲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
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於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以浙江道御史凌漢為右副都御史漢鞫獄平恕人
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

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為固拒不受有廉得其事以聞
者故陞用之　二月　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
先是禮官具名奏請　上親裁定以風后力牧皐陶
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
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
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
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
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遣官祀歷代帝王初
帝王廟為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
隋文帝凡十六帝　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以其元

之了孫惆而宥之且厚其賜奔命臨西平侯沐英戍
守雲南　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
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
十錠給賜之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任
亨泰等九十七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特命立石題
名于太學著爲令是科得卓敬齊太　己卯東莞伯
何真卒真廣東東莞人元至正間嶺南盜起真集義
兵保障一隅王師南征真即款附以功歷陞布政封
東莞伯至是卒命其子榮襲爵　上召考試官陳宗
胝等諭之曰今日觀列子鄰子竊鈇之事因思人之

信疑皆生於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
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
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
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己待人
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
之正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惟能好所當好惡所當
惡信所當信疑所當疑則人無浸潤之譏形似之惑
矣又論五性之德　上曰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
非禮苛察非智諒而不貞不可謂之信因給紙筆令
諸儒撰疑信論　增脩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

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
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
奇周以石欄陛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
置神位以爲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
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栢
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藏凌陰以供夏
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
瀆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
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禜星之祭
悉罷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

式　上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人君好聽讒言
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事君必
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險巧之人善承
人主意人主多爲所惑始若無害終實無所不至其
妬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去讒
佞　西平侯沐英討百夷思倫發平之時思倫發衆
號三十萬象百餘隻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勢
甚猖獗英集將佐告曰賊之所恃者象耳吾知其無
能爲也乃令軍中置火銃神機箭分爲三隊俟象進
則火銃以次而發破之必矣及陣既交象皆被甲衛

突而前我軍矢石俱發衆皆股慄而奔乘勝直搗其
柵寨遂縱火焚其巢穴復以兵邀擊之賊衆大敗斬
首三千餘級俘萬餘人[illegible]追至平[illegible]思倫發遁去英
奏捷還師所過城邑自[illegible]牛酒迎勞之　大將
軍藍玉等率師十五萬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
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從間道兼程而進　夏四
月　上謂庶吉士解縉曰朕今與爾義則君臣恩猶
父子當知無不言縉退上封事大畧謂願陛下推愛
臣之心愛天下推待臣之心待萬物以天地爲一體
以天下爲一人令不宜於數改刑寧失於不經凡萬
餘言具在縉集中皆人所不敢言者上嘉奬之　上
嘗好觀說苑韻府道德經心經解縉上言說苑出于
劉向向之學不純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横之論壞
人心術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無稽畧無可采陛下
若喜其便於檢閱願命一二儒臣集唐虞周孔之言
物成一書以備勸戒且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
儒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更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
以承唐虞以惠萬世縉又獻太平十策一曰務井田
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
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政七曰省

繁冗八曰薄稅斂九曰務農十曰講武條陳以上上
嘉之而未及行　藍玉等兵破故元主脫古思帖木
兒于捕魚兒海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
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獲吳王朶
兒只代王達里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
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金銀印
章馬駝牛羊車輛各籍數入奏遂班師　五月甲戌
朔日食　藍玉遣使至京上表奏捷　上遣使齎勅
勞之　六月　勅賜信國公湯和還鄉先是和以年
高乞歸　上念之俾建第于鳳陽且諭和曰日本小
夷屢擾瀕海之民卿雖老强爲朕一行視地要害築
城增兵以固守備和歷閩越沿海之地築城數十而
歸至是新第成故有是賜　辛丑安慶侯仇成有疾
上遣人賜内酒以書勞之尋卒成和州含山縣人歲
乙未從渡江以功歷都督僉事封侯卒謚莊襄　秋
七月　追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　藍玉遣人
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奴及
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廪餼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玉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玉
無禮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

保奴出是有怨言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明有恩惠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厚遺資遣之　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　海西侯納哈出卒　八月沐英調寧正帥兵會傅友德軍討東川　命故海西侯納哈出子察罕襲爵改封瀋陽侯　戶部郎中劉九皐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天地不失利民有恒業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　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納哈出故部屬行省平章朱高等一千餘人自遼東來降　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勞最大但虜主妃降不能遇之以禮又恃勞遣人入朝覘伺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

和之　九月　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運糧還自遼東　勅五軍都督府臣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策勳當時垂名後世其藩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爾都督府其申諭之　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　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雞鳴山之陽　冬十月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闢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涖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　十一月　頒賜武臣保守勅時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歛激變良民江西指揮戴宗以收捕山賊貪賄賂致賊人縱橫皆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特爲保守勅頒諸武臣使朝夕覽觀知所鑒戒　十二月　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玉鳳陽定

遠人其妹歸常遇春因隷遇春帳下　上以遇春故
特寵擢之歷拜征虜大將軍破故元主于捕魚兒海
事見四月既歸論功行賞擬封梁國公適有發其私
元主妃者　上聞之怒特念其功勞姑從寬假改封
涼國公仍鐫其過于券　安南國王陳煒爲其國相
黎一元幽于城外弑之立其子焜主國事一元又名
季犛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未朔　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
以秦王爲宗人令晉王爲左宗正燕王爲右宗正周
王爲左宗人楚王爲右宗人　二月　禁武臣不得
預民事　遣行人齎勅并以上尊楮幣賜溫州府平
陽縣知縣張礎勅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
惟在愛民乃者通政司言浙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
在擾民爾平陽縣知縣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
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焉特遣使以鈔三千錠內酒
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領之　三月　改給事中
魏敏卓敬凡八十一人爲元士後復改爲給事中
夏四月　命杭湖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
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
具免其賦役三年　置詹事院　五月　僉都御史

黃政從征雲南還次普安遇寇與其子珖皆死之
六月　上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上曰人常慮
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於峻坂而仆於
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禦車雖治
平何可不慎　秋七月　征南將軍傅友德有疾命
還京師尋召從軍諸將皆還　八月　更定大明律
九月丙寅朔日食　山西沁州民張從整等一百一
十六戶告願應募屯田戶部以聞命賞從整等鈔錠
送後軍都督僉事徐禮分田給之仍令回沁州召募
居民時　上以山西地狹民稠下令許其民分丁於
北平山東河南曠土耕種故從整等應募　冬十月
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令起第于鳳陽
尋遣還鎮　十一月　上御謹身殿翰林學士劉三
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南可以
德化北可以威制上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
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
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
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
一言乎三吾悚服稽首而退　擢德州同知陳襲爲
太僕寺少卿襲故元南臺御史大夫福壽之子始由

中書宣使授德州同知至是坐事當戍邊　上念其父死節特宥而擢之仍賜以鈔錠　上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兵部尚書沈縉對曰君子小人實未易識上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不肯常譬如良玉委於汚泥其色不變君子雖於衆人德操自異何難識也縉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亦不易去上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何難去哉　安南陳煒陪臣阮同叔來貢方物及金銀器皿賜同叔及其從人鈔有差時陳煒已爲

其國黎一元所弑恐朝廷討之乃匿其事仍假煒名遣同叔來貢　十二月　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榼腦下官舍人幷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徵士梁寅卒寅字孟敬臨江新喻人世業農家貧力學通六經之旨累舉于鄉不第遂棄舉業一時名士多與之交元爲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時天下兵起遂隱居教授及

我明興徵天下名儒脩述禮樂寅就徵已六十餘矣時以禮樂制度分爲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寅以老病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士多從之學稱爲梁五經至是卒年八十二所註有周易參議詩書演義周禮考註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

二十三年春正月乙丑朔　信國公湯和自鳳陽來朝得風疾留京師是日　上幸其第視之　進士王希曾言其母任氏之喪以改嫁服止朞年願終三年之制　上命禮部議之尚書李原名奏曰不喪出母

古之制也希曾之母既已失節難以踰定制詔從其議　通政使茹瑺引奏潮州府學生陳質言父戍太寧已死今有司取其補伍自念從幼荷國教育願賜卒業　上謂兵部尚書沈縉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才難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遣歸進學縉對曰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遂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上曰人才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既成之後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才以資任用其繫豈不重乎　詔增江北養馬人戶初江南人俱以十一戶養一馬江北鳳陽廬州等

府滁和二州止一戶養一馬至是　上念其勞佚不
均命江北民增至五戶養一馬仍命太僕寺江南江
北各存牧馬萬匹爲孶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
江北之人每戶折給鈔三百貫別市種馬孶生以補
其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聽民自
鬻其飛熊廣武英武三衛牧馬亦如江北五戶之例
二月　丁酉國子祭酒宋訥卒訥大名滑縣人登元
至正癸卯進士知鹽山縣入國朝爲國子助教陞翰
林學士改文淵閣大學士轉國子祭酒嚴立學規諸
生知敬　上特厚眷之至是以疾終命賻祭遣使護

其柩歸葬後命其子復祖爲司業　三月　申定官
民服飾　燕王率師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丞
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　夏四月
命東平侯韓勳西涼侯濮璵瀋陽侯察罕都督僉事
王憲往東昌等處訓練軍士　閏四月　廣西布政
司奏安南國遣使入貢　上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
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朕念彼嚮慕中華豈在數
貢故嘗諭以海外諸國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
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
除朞年奔喪之制　五月　遷戶部尚書楊靖爲刑

部尚書詔今後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　乙卯
太師李善長自縊　上命以禮葬之厚恤其家子祺
爲駙馬都尉後卒於江浦孫茂爲指揮僉事既解縉
上疏曰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于不軌
固人臣之所共誅幽冥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
軌之中辯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
難言者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
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
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此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
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

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
不然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
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善長於胡惟
庸則姪之親於陛下則子之親豈肯舍子而從姪哉
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太師
國公封王而已尚主納妃而已豈復有加於今日之
富貴者乎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
世絕宮汚僅保首領者幾人哉此善長之所熟見也
又其子事陛下托骨肉至親無纖芥之嫌何得忽有
深讎急變大不得已之謀哉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

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挾以求脫禍圖全耳未有平居晏然都無形跡而忽起此謀者也此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上天之所欲哉今不幸已失刑而臣懷惻爲明之猶願陛下作戒於將來也天下孰不曰功如李善長又何如哉臣恐四方之解體也且臣至諫職非不知言出而禍必隨之然恥立於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始者側聽私室引耳朝端意謂羣臣豈無忠智左右侍衍必有爲陛下言者公卿大臣必有爲陛下言者臺諫御史必有爲陛下言者乃今卒無有一言及之者臣所以忘其疏賤冒陛下之感悟臣甘就鼎鑊無所復恨矣　六月　命定東宮司經局官制禮部考唐制言太子司經局洗馬從五品校書正九品正字從九品其餘職官祿各有差本朝祿增多於唐宜從裁減詔自洗馬而下官秩依唐制其俸祿則從本朝　秋七月　詔兵部追還在外軍衛水馬驛符驗初國朝制符驗皆用錦織文具制詞及繡馬之狀付都布按三司及諸衛有急則給之乘傳而行還則納之時多假以營私者乃令都布按三司仍舊其各衛悉追取之若有急俾乘快船以行　八月

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爲河南等十三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繆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御史分巡印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三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府州縣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皆五　詔考定使節之制禮部奏漢光武時節以竹爲之柄長八尺其旄三重今約漢節長三尺旄牛尾三重詔從之　九月庚寅朔日食　以福建右參政王鈍爲浙江左布政使鈍故元進士入國朝歷官右參政嘗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卻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使司俾置庫而還至是陞今官　冬十月　詔封劉基長孫劉廌爲誠意伯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給以誥券　詔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校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

書進　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之
擢閤門使依宋制秩正六品以前誠意伯劉基次子
仲璟爲之　十一月　庚戌以重慶府永川知縣王
佐爲翰林侍讀　置景東蒙化二衛　十二月　上
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
死餘雜犯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
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劉三吾
等曰聖心仁恕兼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　上
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福建
布政司進南唐書金史蘇轍古史初　上命禮部遣

使購天下遺書令書坊刊行至是三書先成進之
國子生程逞言其祖父以罪謫居陝西年過七十無
他子孫侍養乞放還鄉里俾得終養　上憐其志從
之

憲章錄卷第十

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至二十六年癸酉

二十四年春正月己丑朔　北平布政司參議周倬
言大寧會州山海三衛所爲驛馬皆屯田軍士牧養
有丁壯者衣食僅足夠救可供其貧窶者家且不給
何有於馬以故歲多損斃乞令官牧之或令有司
給價而於大寧各衛選軍士之精富者充之庶兩便
又言通州白河北接太山諸河東南至直沽海口每霖
雨時降水勞乏漲橋梁頹圮脩築勞民其通州舊有
糧船六十餘艘罷運已久宜改爲浮梁于白河之上

以便經行北平之遵化石門灤陽三驛北接大寧要
路使客絡繹驛置馬十四匹而永平府榆關遷安盧峯
口三驛往來遞一一路驛置馬十七匹多寡不均臣
以爲宜令榆關等三驛止存馬十四餘馬撥置遵化
等爲便北平府鄭村常慶涿潚三壩比因通州裏河
漕運故設官管領人夫遞送今河道淤塞舟楫不通
三壩所置官夫亦當裁減疏奏命廷臣議行之　築
浙東海堤　二月　擢河間府景州學學正胡季安
試國子祭酒　上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
高祖立社稷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爲法或

遇有事輒賜民爵至二級三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豈可濫及乎且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槩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爲勸高帝詭謀若此誠未盡善 改封豫王爲代王燕王爲肅王衞王爲遼王 命種桐棕漆樹於朝陽門外鍾山之陽時以海運及防倭戰船所用油漆棕纜皆出於民爲費治繁故有是命凡種桐棕漆樹五十餘萬株蓋欲以資工用以省民輸 三月戊子朔日食 遣徐輝祖李景隆齒玉桑敬馬鑑嚴麟朱銘徐質陳義徐增壽往陝西守禦防邊賜鈔有差

上謂廷臣曰朕嘗命寺人發庫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治工數人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範模不正故鏡照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則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審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賜許觀等三十一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觀貴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 夏四月 鑄渾天儀 彗星出紫微垣 上謂後軍都督沐春曰曩者胡虜近塞兵衞未立所以設兵守關今虜人遠遁塞外清寧已置大寧都司及廣寧諸衞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雖名守關實廢屯田養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逃餘悉令屯田 五月 勅禮部侍郎張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稱其任而卒少見良由師道不立故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諭天下俾凡爲儒者必恪遵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文藝云 六月 命禮部清理釋道

二教勅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後有以鬚髮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慾潔身以爲善道教始於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禦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分汙教敗行爲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衆者一所併而居之毋雜處于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

經番譯已定者不許增減詞語道設齋醮亦不許拜
奏青詞爲孝子慈孫演誦經典報祖父母者各遵頒
降科儀毋妄立條章多索民財及民有倣瑜珈教稱
爲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
詔六部都察院同翰林院諸儒臣參考歷代禮制更
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　命[illegible]刊印通鑑史記元史
以賜諸王　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　秋七月
命刑部左侍郎乎似左僉都御史張構與閣門使同
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關遺者隨事規正　徙富
民實京師　八月乙卯朔　上與侍臣論漢高祖聽
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上曰高祖聞善言即能感悟
如此者安得不興後之爲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
高以後若唐太宗亦能善善故其爲治亦有足稱
上以江南地薄有遷都之意命皇太子巡視關洛諭
之曰天下山川惟關洛號爲險固向命汝弟入封關
中已十數年汝可一游以省觀風俗慰勞士民於是
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道里費仍命經過府縣以宿
頓聞　遣使勅諭皇太子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
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
東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從後威震之

兆也然一旬之間多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愼
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
施恩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愼之
以翰林侍讀陳廸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捕蝗弭盜
民甚德之　九月　遣主事寬徹御史韓敬評事唐
政使西域　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
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
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
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
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監察
御史及儀禮司糾劾從之　詔建寧歲貢上供聽茶
戶採進有司勿預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建
寧茶品爲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爲大小龍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罷閤門
使　復以吏部考功主事周冊爲新化縣丞冊温之
永嘉人性明敏有治才初由進士授新化丞在官以
廉勤稱門無私謁吏卒不敢欺驗民貧富及丁稅多
寡第爲上中下籍記之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
不擾而事易集至於獄訟文牘之務皆躬理之吏胥
不得爲奸罷諸役作民晏然安業由是流民之歸者

益衆滿考課最陞考功主事旣而縣民蕭俊等詣闕
言自本官去職縣政復擾民不安業乞令再任　上
命吏部俾復爲縣丞仍令禮部宴賞而遣之　冬十
月　北平河間大水詔免今年田租　定生員巾服
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縧軟巾垂
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
有以甄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上親視必求典雅凡
三易其制始定　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
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以爲民社之福願清心省事勿
預細務二曰愼擇老成之臣以爲諸王之福願各王

府官正色直言匡救王失三曰攘夷狄以爲中國之
福願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逸待勞四曰精選有司
以爲民生之福願擇廉正之士任以方面俾察其所
屬五曰褒封祀典以勵忠烈願於歷代忠臣烈士有
功德於民者量加封謚六曰減省宦官以防內權願
鑒諸史籍裁擇冗員勿令干政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七曰調易邊將以防外患凡守邊之將必察其可託
腹心然後假以兵權必特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八
曰採訪廉能以懲貪墨願廣布耳目之臣公聽並觀
以明黜陟九曰增置關防以革奸弊願諸各設勘合

差遣事畢隨即繳報書奏　上覽之曰堅之言關於
政體者多是可嘉也遂命吏部擢堅爲左僉都御史
湖廣寶慶衛百戶舍人倪基言四事一任用武臣二
制民之產三興舉社學四選賢授職書奏　上嘉之
命基參贊清平衛軍事　十一月　丙申馮勝藍玉
等遣使入奏請勒兵巡邊就封西番之未附者　上
遣使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愼無輕舉爾勝及
傅友德宜還京師玉率諸將駐陜西訓練士馬且多
市馬爲武備待其有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
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　是太子還自陜西志

欲定都洛陽畫圖以獻　十二月　命景川侯曹震
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
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
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磻一道至貴州以達
保寧通陜西由是往來者便之　上御武英殿觀書
至惠廸吉從逆凶顧謂劉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
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
患害何益也三吾對曰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上
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壬申
二十五年春正月癸未朔　上諭五軍都督府臣曰

天下衛所分兵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
士人樹桑棗百根柿栗胡桃之類隨地所宜植之亦
足以備歲歉之不給爾五府其徧行程督之　靖江
王守謙卒守謙皇兄南昌王之孫皇姪文正之子也
初文正有罪謫死桐城　上育守謙於宮中所以教
訓之甚爲既長俾之靖江而陰賊險狎比小人肆
爲淫虐國人苦之上未忍置於法召還京師戒諭之
守謙不知悔復肆怨望作詩譏刺上復容貸使居鳳
陽令田蕪其知稼穡艱難而思所以保富貴也既七
年上以其久歷艱苦必克自新復其爵鎮雲南又推

本親愛之意諄諄訓戒守謙既至雲南復奢縱淫佚
掠殺不辜軍民怨咨　上猶不忍置罪仍召還安置
鳳陽雖在貶斥恣肆自如強取牧馬暴擾一鄉迺召
至京師而禁錮之至是卒以其嫡長子贊儀爲世子
二月　詔在外公侯伯還京師　詔凡親王及功臣
賜謚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請旨　三月　兩浙鹽
運使陳龔坐黨事謫居雲南時有言龔嘗爲中書省
宣使係胡惟庸黨屬召還京法司奏當付獄　上曰
龔元忠臣福壽之子姑宥之令往雲南西平侯沐英
處聽差別　勅西平侯善遇之　夏四月　以左春坊

大學士董倫爲河南布政司右參議　丙子皇太子
薨　上哭之慟命禮部議喪禮侍郎張智等議曰喪
禮父爲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
斟酌其宜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
之謚爲懿文皇太子葬孝陵太子生子五一
曰雄英早喪追封虞王謚曰懷次允炆允熥允熞允
熈女一　上御東閣門泣諭羣臣曰朕老矣太子不
孝遂至於此命也劉三吾進曰皇嫡長孫富于年願
陛下早定大計天下孰不歸心上深然之　五月
陞陝西寧夏衛副千戶何忠爲指揮僉事先是忠以

所管軍士缺伍削官以副千戶郭德代之忠乃詣闕
自陳　上問曰爾非萬戶何勝孫乎忠對曰是也上
諭兵部曰忠之祖勝昔爲萬戶克滁和二州與有功
及渡江父震亦從征有功後勝父子俱死行陣今忠
雖坐軍律當免然念其祖父宜報之於是宥忠罪陞
爲本衛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六月　丁卯西平侯
沐英卒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年八歲遭兵亂父母
相繼沒　上見其孤幼憐之携歸命后子之賜姓朱
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累功歷官封西平侯征雲南
諸蠻下之留鎮守至是卒年四十八上命其子春迎

喪還賜塋于江寧之長泰北鄉仍塑像祀于功臣廟

秋七月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上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改[illegible]府　勅刑部榜諭天下學校[illegible]各處教官訓導有給由到京　上召諭之曰汝等皆老儒來自郡縣民間疾苦稼穡艱難悉為朕言昔蘇州[illegible]從禮對曰臣為學正以教導為職業民事無與山陰縣學教諭張恒對曰臣守職常在學未嘗出外於民事無所知　上謂二人曰豈有久居鄉里不與人交接縱教學不出每月朔望休假并四時節序朋友往來於民情世務豈不談及汝二人槩言不知詐也且儒者所學皆聖賢之道古人有身居田野雖未際遇其心常在朝廷伊尹耕於莘野常以致君澤民為念及出相湯發其所蘊以安天下甯戚未遇扣角而歌自薦於齊桓公佐興霸業漢賈誼董仲舒輩皆起於田里上書數陳時務議論得失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古人不得進用汲汲求見於君欲行其所學今汝等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默

默不言學聖賢之道者果如是乎又如宋儒李沆為宰相佐真宗日以四方水旱蟲蝗盜賊等事奏之同僚以為細事不然其奏沆曰人主當使知四方艱難有所敬懼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聲色狗馬之事矣此人君不問尚且數將四方水旱等事日奏於君今朕以汝等皆儒者故當以民事悉心告以資朕言廼反支離其辭竟無一語宋儒胡瑗為蘇湖二州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治兵治民水利算數等事當時得人皆由其教授有法今汝所言平日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爾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輩所為朝廷焉能得人二人皆愧汗失措　上顧謂刑部臣曰若二人者立心不誠豈能為聖賢之教虛糜廩祿無補於時宜竄之極邊其以榜諭天下學校使為鑒戒

八月　庚申祔葬皇太子于孝陵之東謚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沒必有諡名以彰德諡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謚有輕重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太子標在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寔多今焉永逝特遵古典從公議謚曰懿文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　敗

建宗人府五府六部太常寺官署　上諭廷臣曰書
言爲離明之位人君南面以聽天下之治故殿廷皆
南嚮人臣以左文右武北面而朝禮也五府六部官
署宜東西並列其建六部於廣敬門之東皆西嚮建
五府於廣敬門之西皆東嚮惟刑部當門已置於西
北太平門之外悉改造令規模宏壯命工部尚有常
董其役　頒醒貪簡要錄于諸司先是　上諭廷臣
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最貴者何讀書
明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
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耔炎天赤

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虫蝗則
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剥虐害
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戸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
給俸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
數與其用力多寡而爲之書至是編成賜名曰醒貪
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九月
庚寅立允炆爲皇太孫詔曰曩者列聖相繼馭宇者
首建儲君朕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五
年前者選將練兵奠生民於田野統一以來除奸貪
去豪強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九月十

三日冊嫡孫允炆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黎庶
太孫英明仁厚好文章典禮既爲太孫中外萬幾時
付裁決當是時政治嚴聚太孫濟以寬大中外欣欣
愛戴　以馮勝傅友德李景隆藍玉詹徽茹瑺任亨
太杜澤楚椊唐鐸楊靖皆兼東宮師傅等官又命廷
臣舉孝義篤行之士鄭濟王懃爲左右庶子　廷臣
以方孝孺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
府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命世
子受學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齋　冬十月己酉朔
追封西平侯沐英爲黔寧郡靖王　十一月　藍玉

兵次柏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權
送京師伏誅玉遂班師　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
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
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品階勳
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俱不給祿
十二月　勅馮勝傅友德等以明年三月發京師壯
勇及河南山西銳卒鼓行塞上立屯既成率數十萬
衆進徹虜庭耀張威武勑至毋違朕命　閏十二月
高麗權知國事李成桂欲更其國號遣使來請命
上曰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最美且其來遠矣宜更

其國號爲朝鮮　免翰林學士劉三吾官時三吾論
吏部自陳增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法當死皆緣素
不許輒自當引退以勵廉恥吏部以聞遂免其官
命僧錄司造周知冊時京師百福寺隱囚徒逋卒往
往易姓名爲僧游食四方無以驗其真僞於是命造
周知冊在京及在外府州縣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
年甲籍貫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俱載於
僧名之下既成頒示天下僧寺凡游方行腳至者以
冊驗之其不同者即送有司械至京治罪容隱者罪
亦如之　刑部尚書楊靖逮一武官將鞫之門卒檢
其身得一大珠卒持至靖前僚屬方駭愕靖徐曰安
有許大珠此必僞物命摧碎之因以上聞　上嘉歎
曰千金之珠玄然至前略不動心遽斥以爲僞物而
碎之免致意外生事靖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矣
河南按察司言王府長史與按察司僉事俱五品然
僉事爲風紀之職今王府筵宴長史上殿僉事乃坐
於殿外廡下公聚序坐長史復居僉事之上禮有未
當詔下廷臣議以爲公宴序坐長史宜在僉事下若
王命長史上殿則不拘此例　上曰按察司僉事方
面官也王府筵宴亦宜入殿坐於長史之上

二十六年春正月丁未朔　辛亥中軍都督僉事徐
司馬卒司馬御賜名字從政世爲揚州人元季兵亂
司馬生九歲無所依　上得之養以爲子既長出入
侍左右屢從征伐有功歷陞中軍都督僉事二十五
年冬率師征越嶲還至成都疾作至是卒司馬好文
學温恭謙讓撫綏士卒振恤貧窮尤敬士大夫公事
之暇退居一室蕭然如寒布之士自少富貴家無餘
貲人皆賢之　二月　涼國公藍玉伏誅初玉以開
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黨玉嘗預
焉　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故宥而不問後擢爲
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自恃功伐專恣暴橫上聞
之不樂會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切責之玉漫不省
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黥刺軍士至是征西還意覬
陞爵命爲太傅玉怒攘袂大言曰吾此回當爲太師
乃以我爲太傅退語所親曰上疑我矣時鶴慶侯張
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侯何
榮都督黃銘吏書詹徽侍郎傅友德及諸武臣嘗爲
玉部將者晨夜會玉私第爲錦衣衛指揮蔣瓛告變
命群臣訊狀皆伏誅　遼東開元衛軍士馬名廣上
言五事一曰遼東二十一衛定遼等七衛已有都司

儒學金復海蓋四州已有州學其間瀋陽廣寧義州
衛皆宜有學今宜復舊二曰天下學校教育人材其出
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膚淺即欺人傲物管子曰
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仕之以政必無益於治三
曰狹鄉之民宜遷於寬鄉地有餘而民力不給則分
兵以屯之使民無游食之憂兵無坐食之害四曰兵
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勾補之勞五曰今
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正歸馬放牛之日昔唐太宗初
年置府兵分隸禁衛天下八百而在關中者五百舉
天下之兵不敵關中此居重馭輕之法也臣願外衛
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蕃衛移置京畿不勝社稷
之福書奏 上覽所言有可采者但工商技藝之子
不預士伍則與孔子有教無類之意悖矣命禮部擇
其可者行之授吉安太和縣縣丞 三月 諸司職
掌成詔刊行頒布中外 頒示稽制錄于諸功臣
上自即位以來封賚功臣皆稽考前代典禮凡封爵
祿食禮儀等差悉倣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皆適
其宜然諸功臣多武人不學往往恃功驕恣甚或肆
情廢法及藍玉以罪誅籍其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
上因詔翰林院稽考漢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
及名號虛實之等第編輯為書名曰稽制錄御製序
文頒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覽以遏其僭奢 夏四月
湖廣德安府孝感縣言民饑官有預備倉糧萬一千
石請以貸民即命行人乘驛往給之 上諭戶部曰
朕嘗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正欲備
荒歉濟饑民也若歲荒民饑必候奏請道途往返遠
者動經數月則民之饑死者多矣爾戶部即諭天下
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則先發倉廩以貸民然後奏聞
著為令 陞大名府滑縣學訓導宋復祖為國子司
業復祖故祭酒訥之仲子 詔絕安南國朝貢時安
南弒主廢立故絕之 五月 陝西民有坐事謫戍
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
責弟不當代兄并罪監送者其人訴于朝 上曰弟
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能聽其代是亦有仁心矣命賜
其弟道里費而併賞監送之人 魏國公徐輝祖崇
山侯李新奏考稽制錄所載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存
留如制餘請給付有司 上命發鳳陽隸籍為民
詔工部自今凡功臣卒不建享堂其墳塋塟具皆令
自備惟沒于戰陣者官給之 六月 復以左春坊
左贊善凌漢為右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年漢以秀才

歟至京獻烏鵲論　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縣以事繫浙江按察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陶晟在京　上知漢無罪獄爲晟所淹命械晟還釋漢與俱來至卽拜監察御史巡按廣西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大一統之時則不可若許其專恐啓大臣擅權之漸上嘉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〻〻以不受私遺尋陞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議論數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及奏遣按事蘇松還朝以失職爲御史桂滿所劾左遷刑部侍郎未幾署吏部改禮部上以漢年老命歸田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上許之命居于私第歲餘起爲左參善又歲餘復拜右僉都御史尋致仕還河南陛辭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漢對曰先是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徽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頗長於政事然出言不檢人亦以此少之　命禮部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　秋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俾隨詹事府左右春坊分班入直華蓋殿侍濬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兼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欽天監監副李德秀言臣按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十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考得春秋晉獻公十五年戊寅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爲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與當時實測數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獻公戊寅歲二千二百六十六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爲元差四日六時五刻有此不合今當用至元辛巳爲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言臣所推甲子曆實與舊法相同累無差繆故敢上聞　上曰二說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　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祭廬山爲周顛仙立碑　八月　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縣督視有司開臙脂河　上諭之曰兩浙賦稅漕運京師歲實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陽捨舟登陸轉輸甚勞一自大江泝流而上風濤之險覆溺者多朕甚憫之今欲自畿甸而疏鑿河流以通于浙俾輸者不勞商旅獲便故特命爾往督其事爾其蒞事惟勤役民勿暴暨河成人皆便之　九月復以劉三吾爲翰林學士　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平

巡按至孟津有司歛衆財以賂平平械其人并所賂來奏　上嘉平得憲臣體命賜平文綺襲衣及鈔百錠書吏衣鈔減平之半仍以勅書勞勉之　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懃爲右春坊右庶子初　上以東宮官屬久闕命廷臣舉孝友節行之士廷臣以浦江鄭氏對上曰鄭氏朕所素知聞其里人王氏亦倣鄭氏家法皆可選用以風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詣闕既至令自推舉鄭氏舉濟王氏舉懃其餘給道里費遣還　冬十月　改建翰林院于皇城東南宗人府之後詹事府次之太醫院又次之

十一月　東莞叛寇何迪伏誅東莞伯眞之弟其次子宏以罪誅迪自疑禍及遂聚衆作亂南海衛以兵捕之迪伏衆殺官軍三百餘人入海島廣東指揮使發兵擊敗之械迪送京師誅之　曹國公李景隆奏還莊田六所凡田地山塲池蕩一百餘頃　十二月壬申朔　永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叙其事頒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爲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以頒示中外羣臣

憲章錄卷第十

憲章錄卷第十一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至三十年丁丑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丑朔　命禮部榜示天下僧寺道觀凡歸併大寺觀設僧道一人以主差稅　以中都國子監爲鳳陽府儒學　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廟舊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諸廟並列通稱十廟云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會試中式舉人一百人賜張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上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

所逮矣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集衆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絶賢路則視聽偏聰明爲所蔽矣　上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惶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爲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晩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爲邪妄所惑則亂何從生哉　詔武官子弟習騎射　上謂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

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狎昵同乎流俗
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不肖而譽者未必賢也第所
遇有幸不幸爾人能知其毀者果賢則誣謗之言可
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不肖則偏陂
之私可絶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間君子於小人小
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爲所毀者問小
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唯問於君
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爲難而
知人爲尤難也　陞行人司爲正七品左右司副爲
從七品行人爲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以進士爲

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上以其將命四方往
往不稱使指至是始命以進士爲之凡齎捧詔赦奉
使外夷諭勞賞賜祭祀徵聘將享賑濟饑荒整點軍
馬等事則遣之餘非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行人之任
重矣　命天下種桑棗　夏四月　詔陝西乾州立
唐忠臣渾瑊祠先是乾州同知史孟通上言渾瑊在
唐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
引兵圍奉天衆心洶洶泚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
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
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缺甚非報功勸忠

之義宜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廷議是之故有是命
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日
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
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
五月　詔免孝子郝安童軍役安童永州府祁陽縣
人父玄成定遼以卒安童補役以母老無他兄弟供
養且有姑守節老而無依亦仰給於己詣闕自陳
乞憐復其身　六月　上燕閒與侍臣論上曰昔楚
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魏武侯謀
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

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
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
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虛心
而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霸諸侯以
興楚國武侯侵暴鄰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
當遜志納善人臣當以道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秋七月　八月　新建京
都酒樓成先是　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偕樂乃
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
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

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
鈔命宴於醉仙樓　禮部主事蓋霖以事繫獄其父
伏闕言霖以非才受任觸犯國法罪當大辟雖死莫
贖但臣年老父子之情有所不忍願次男從軍以贖
其罪死　上憫其言特宥之　九月　青州府日照
縣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
祠曾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
歲子祭之有司以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
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故賊殺其子絕滅倫理宜
亟捕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因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行於天下禮部議曰
人子之事其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託
之良醫投以善藥至於呼天告神斯又懇切之至此
爲人子所當爲也卧氷割股前古所無雖出於後世
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
割肝割股或至喪生卧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
祀永絕反爲不孝之大者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
詭異以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
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
今人子遇父母有疾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

割股卧氷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正
定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等至
上諭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
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璧奎
璧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
文運自此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愼述作以稱朕意
由是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
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
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
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

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
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
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
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天下賜諸儒宴及
鈔俾馳驛而還　修寰宇通志書成時天下道里縱
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不預焉
冬十月　翰林院詹事府成詔皆賜宴落成之　罷
建岷王宮殿　上諭工部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
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力不足不爲也
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

於趨事然後爲之則事易舉今雲南土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苦若復加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民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爾工部遣人馳驛往諭雲南守臣罷其役　十一月　鳳陽府泗州盱眙縣耆民劉不等詣闕言知縣方素易在職三年民受其惠今以母喪去官乞留復任從之復遣使齎勑旌勞素易受賜詣闕謝恩復命賜宴於禮部陛辭請歸喪母而後復任詔許之　十二月　申定皇城門禁約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指揮千百戶

鎮撫散騎舍人然後文武官以次而入不許攙越其上直官軍三日一易於朝退辰時交代凡內官內使火者出門須比對銅符若本無銅符及有不比對輒放行者守門官軍治以重罪仍密加搜檢有公差帶金銀段疋出者憑勘合照驗亦須明白附寫往某處公幹及記所帶衣服顏色件數回日點對有不同者即時奏聞其工匠人等出入各門依例搜檢有誤帶鈔物者許附寄各門如出門夾帶鈔物者許執奏凡官軍民人有事入不許阻遏及問其事情違者官軍皆坐罪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申朔　二月　山東布政司言青兗濟南登萊五府民稠地狹東昌則地廣民稀雖嘗遷閑民以實之而地之荒閑者尚多乞令五府之民五丁以上田不及一頃十丁以上田不及二頃十五丁以上田不及三頃幷小民無田耕者皆令分丁就東昌開墾閑田庶國無游民地無曠土而民食可足也　上可其奏命戶部行之　三月　制諭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充總兵官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兵官率舟師運糧赴遼東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夏四月　詔停造遼王宮室　勅武定侯郭

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強悍勇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故往往逃伏草野山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衝要處所儲軍糧每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與中國爭戰昔漢唐時遼東地方皆爲所有直抵朿平之境恃遠不臣時時弄兵自古無狀今遼東乏糧軍士饑困儻不卽發沙嶺倉糧賑之必啓高麗招誘逋逃

之心非至討也使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讐諸軍何
以應之今營繕造作暫宜停止且令立營屋以居十
年之後再爲之古人有言人勞乃易亂之源深可念
也　五月　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
眞僞無不涉歷其中奸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
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使人知所警懼然此特權宜
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以後嗣君統理天
下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蓋
嗣君生長深宮人情善惡未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
當誤傷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羣臣即時
劾奏處以重刑　又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
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
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
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
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
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
刑　秋七月　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
表賀　上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
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

爲　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叙九法爲百
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
决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明
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爲政臨民
庶乎有本　有道士以道書獻　上却之侍臣請留
覽之上曰彼所獻書非存神固氣之道即煉丹燒藥
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政治之
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已之長生久視哉
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却之毋爲
所惑　八月　戊辰信國公湯和卒和字鼎臣鳳陽
人上念其相從之久進封信國公和能知愼卒以功
名終　九月　免山東稅糧　頒祖訓條章于內外
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
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
創業之君起自側微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
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世故山林初出之
士自矜已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
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
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爲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
盟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毁其法遂至

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爲深戒者朕少遭亂離賴
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
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爲祖訓一
編立爲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祖訓
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爲遵守後
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閏九月
詔更定親王歲支祿米量減以資軍國之用　冬十
月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復乃於東宮
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其字爲命
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玉牒

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　冊光祿寺卿馬全女爲皇
太孫允炆妃　十一月　侍臣進講尚書無逸篇
上曰朕每觀是篇必反覆詳味求古人之用心嘗令
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
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禮制集要成　十二月　上
諭戶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軍國之事皆已足用其
山東河南民人田土桑棗除已入額徵科自二十六
年以後栽種桑棗果樹與二十七年以後新墾田地
不論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擾害者罪之　洪
武志書成其書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
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
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丙子

二十九年春正月庚申朔　上罷朝從容問左右民
間事禮部尚書門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
安生業家至治上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
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　以
杜澤爲吏部尚書　二月　常州武進縣言本縣奔
牛呂城二壩河道淺澁請濬深以便漕運從之　三
月　行人司副楊砥言孔子廟廷從祀諸賢皆有功
世教若漢揚雄事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

與焉事干名教甚爲乖錯宜黜雄進仲舒則祀典明
矣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　夏四月　中軍都
督僉事朱信言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今海舟
既多宜增其數　上命增十萬石以蘇州府嘉定縣
糧米輸於太倉俾轉運之　五月　上以湖廣諸郡
宜桑而種之者少命於淮安府及徐州取桑種二十
石遣人送至辰沅靖全道永寶慶衡州等處各給一
石使其民種之　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
人六科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
驗　六月　秋七月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

功玩忽無所忌憚謂侍臣曰當時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恣肆暴横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剸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閹宦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爲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八月　免太平等五府田租　己酉禮部尚書門克新卒克新鞏昌秦州人始爲本州儒學訓導秩滿來朝天下學官入覲者咸命侍朝詢問經史及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不稱旨獨克新興紹興府儒學教授王俊華敷奏亮直遂擢俊華爲右春坊右贊善克新爲左春坊左贊善克新尋陞禮書未幾以疾卒　上嗟悼遣官祭之命有司護喪歸塟于鄉　改六部諸屬部爲清吏司　命翰林學士劉三吾右春坊右贊善王俊華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于天下諸司令如式録進　九月　賚天下致仕武臣銀鈔有差　冬十月　詔定各司奏事次第　甲寅皇曾孫文奎生皇太孫允炆長子也　十一月詔頒稽古定制先是　上以諸功臣之家不循禮法往往奢侈自縱以致覆亡雖屢加誡勅終莫之省迺命翰林儒臣取唐宋制度及國初以來所定禮制參酌損益編類成書凡勛舊之家墳塋碑碣丈尺房屋間架及食禄之家貨殖禁例皆有定制命頒之功臣之家俾遵行之　增設左春坊清紀郎一人左司諫二人右春坊同　十二月　復永州府知府余彦誠十人官初彦誠與齊東知縣鄭敏等十人先後坐事逮獄至是其耆民具列各官善政詣闕以請　上嘉之賜彦誠等襲衣靴鈔遣還仍給耆民道里費

三十年春正月甲寅朔　初置雲南提刑按察司先是以雲南地荒服未設按察司命布政司兼理之至是始置司設官　改太常光禄二司爲寺官制仍舊改儀禮司爲鴻臚寺　陞翰林脩撰張信爲侍讀編脩戴彝爲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illegible]以古

人自期毋負朕擢用之意　須爲政要錄其背裁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二月　白虹亘天　水西蠻叛征南將軍顧成討平之　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爲考試官取宋琮等三十八人北方之士並皆黜落　三月　夏四月　陞刑科給事中張思恭爲刑部右侍郎人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卻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　上善思恭有守遂陞其官仍以其金賜思恭　五月壬子朔日食　大明律誥成　庚申夜有星大如雞子

尾跡有光自天廚入紫微垣下有二星隨之至游氣中沒　天下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凡十九萬三千四百餘人並賜鈔遣還　六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復取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中式者少而北士被黜落者咸言取士不公　上閱所取多南士亦疑之乃詔考官劉三吾及陳䢿等一甲三人皆下獄命翰林院儒臣重閱落卷得文理優長者六十一人皆山東山西北平河南陝西四川之士至是復廷試之賜韓克忠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置政平訟理二旛諭群臣　上諭刑部官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

法之過耳若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事爾等仍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但以所犯來奏引至承天門外其有未服欲訟理者命行人持訟理旛諭之訟理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今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加審錄冤者即爲奏聞無冤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　以進士韓克忠爲翰林院修撰王恕焦勝爲編脩　駙馬都尉歐陽倫坐販私茶事賜死　秋七月　上

諭群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而其心則有公私但當平其心以觀之若其心本公而所爲之事不當此則識見未至若緣私意而有繆戾者此則其故爲之也君子小人於此可見然君子之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非形蓋君子直道而行不事掩覆小人巧偽飾多所隱蔽人君不察於此則君子小人莫辨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人主之前者君子必多忤意小人必多順從若以忤己而怒之順己而悅之則小人進而君子斥矣人主取人但當詳審一心之權衡不當遽徇一時之喜怒而汝等亦當勉爲君子不當

甘為小人也　八月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
役工匠諭工部曰今諸王府宜各守定制不許私有
興造勞吾民匠若有應須造作而不可已者必奏請
方許爾可移文各王府知之　九月　上命戶部下
令天下人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者每月
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
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又令民每時置一
鼓凡遇農種時月清晨聚衆鼓鳴皆會田所及時力
田其怠惰者里老人督責之里老縱其怠惰不勸督
者罰又令凡遇婚姻死喪吉凶等事一里之內互相

賙給不限貧富隨其力以資助之庶使人相親愛風
俗厚矣　遣官祭告嶽鎮海瀆之神　冬十月己卯
朔　上諭戶部曰遼東海運連歲不絕近聞彼處軍
餉頗有羸餘今不須轉運止令本處軍人屯田自給
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
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十一
月　上御奉天門見散騎舍人衣極鮮麗問制用幾
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寒耕暑耘早作夜息蠶婦
繅絲緝麻縷績手成其勞既已甚矣及登場下機公
私逋索交至竟不能為己有食惟粗糲衣惟垢弊而
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農桑艱苦
藐無聞知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
之資也而爾費之於一衣驕奢若此豈不暴殄自今
切宜戒之　十二月　癸未　上不豫廷臣數問安
勅之曰昔有元治世民庶又安何期至正之君失於
勤民慢於事神由是假手羣雄倡亂華夏兵興之時
朕潛草野不得已而從戎當時倡亂稱尊者幾人恣
為吞併自相磨滅如此者十有七年朕西定荆楚東
平吳越北撫華夏為衆所推戴定鼎金陵國號大明
改元洪武三十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靜而思之非

皇天眷命安得居天位若是久哉古語云天不與首
亂豈非朕無心於天下以救民為心故天特命之乎
近者失調受疾卿等頻來問安禮也堯舜禹湯文武
之世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卞一也
朕以此示卿等宜竭忠脩職副朕至懷　陞兵部主
事齊泰為兵部左侍郎

憲章錄卷第十一

憲帝錄卷第十二

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三十一年春正月己酉朔　上以山東河南民多惰
於農事以致衣食不給乃命戶部遣人材分詣各縣
督其耕種仍令籍其丁男所種田地與所收穀粟之
數來聞　二月　定吏員出身事例皆以九年考滿
出身　三月　上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
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
俱優者上也材不及德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
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矣若逐勢變移好

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夏四月
罷回回欽天監　己丑享太廟畢　上步出廟門徘
徊顧左指桐梓謂太常寺臣曰往年種此因感愴泣
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
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
明照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當祭祀宜加敬慎旦暮
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令嚴
潔以安神靈　五月　甲寅　上不豫　庚申置成
都重慶保寧三府及播州宣慰司茶倉四所命四川
布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討司將歲收茶課仍收碉

門茶課司餘地方就送新倉收貯聽商人交易及與
西番市馬　進齊泰為兵部尚書　上嘗召泰問邊
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進
簡要詳悉上大奇之　閏五月　乙酉召齊泰受顧
命輔皇太孫　上崩於西宮壽七十一遺詔皇太孫
嗣位　辛卯皇太孫即皇帝位詔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我皇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統有萬邦宵衣旰食
弘濟斯民凡事有益于天下者無所不用其心政教
休明規模宏遠朕以眇躬纂承大統恭依遺詔於洪
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即皇帝位夙夜祗懼思

所以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以無忝我皇祖之大命永
惟寬猛之宜誕布維新之政其以明年為建文元年
大赦天下於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當遵先聖之言
期致雍熙之盛百辟卿士體朕至懷　是日葬孝陵
丙申詔內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縣令舉賢才定保舉
連坐法　六月　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文武欽明
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追謚孝
慈皇后曰高皇后　[illegible][illegible]乳員以中書舍人[illegible]義為
吏部右侍郎戶部主事夏原吉為本部右侍郎以鎮
江知縣陳彥回為徽州府知府　命兵部尚書齊泰

太常寺卿黃子澄預參國政　秋七月以董倫爲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倫字安常東昌恩縣人世儒居宛中[illegible]流山林間布褐藜藿淡如也敦厚有學學者多從之游勝國時累辟不起國初擢用單縣儒士[illegible]以倫薦遣使徵爲春坊贊善事懿文太子陳說[illegible]太祖聞而善之擢左春坊大學士太子[illegible][illegible]參議留情民瘼嘗上封事數千言皆當太祖[illegible]以過誤免官典教滇南至滇開心訓化不忍鄙[illegible]人雖蠻童獠豎皆知向慕帝即位眷念舊臣召至京師遂有是擢賜御書怡老堂三字及綵几玉鳩各一倫上表稱謝畧云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餓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　上甚嘉之　召漢中府學教授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　命曹國公李景隆即訊周王橚逮至京廢爲庶人　以王紳爲國子監博士紳字仲縉先翰林待制禕之子也禕使雲南爲元孽梁王所殺時紳年甫十三聰敏過人善屬文與兄綬事母盡孝及母卒哀毀踰禮未幾綬亦歿紳煢煢憂患中綜理生業而傑然負奇志暇日益取經史百氏窮其指歸宋濂一見器之曰子充有後矣蜀獻王聞其賢幣聘賓禮教授蜀郡紳痛父遺骼未返丘壟白其情事王憫之給道里費以行至雲南訪求不獲即死所哀奠號慟幾絕道路悲之至是給事中徐誠御史黃凱薦之遂有是擢　以張鳳等爲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初太祖崩于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等皆殉葬者之家故以是官俾世世承襲　八月進魏國公徐輝祖曹國公李景隆祿秩勅輝祖練兵山東　召王景彰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講尋陞學士　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編纂官尋授齊府審理副仍留編纂　罷禮部尚書鄭沂以雲南右布政陳迪代之　以臨江府推官劉冀爲知府　以劉儁盧淵爲兵部左右侍郎　以何福爲征虜將軍總兵征百夷都督徐凱副之　增國子監司業一員　九月　罷築銅鼓衛城召徐輝祖吳傑還京　長星西隕有聲如雷　雲南總兵西平侯沐春卒弟晟襲爵　以馬京爲大理卿　冬十月熒惑守心　征虜將軍何福進兵金齒討諸蠻平之　增置陝西洮州茶馬司　以戴元禮爲太醫

院使元禮學于朱彥脩以御醫事太祖大漸時常目之曰此人仁義　上記憶之故有是命　召北平總兵都督楊文還京　十一月　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旣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皆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詔許班師比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
十二月癸丑朔帝如郊壇明年將有事南郊故特至省牲滌器嚴飭百吏禮畢還宮　以吏部尚書茹瑺掌河南布政司事尚書如舊以雲南左布政張紞爲吏部尚書　以王鈍爲戶部尚書鄭賜爲工部尚書黃福爲右侍郎　詔以監察御史尹昌隆奏疏頒示天下時帝視朝稍晏昌隆諫曰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上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于[illegible]監察御史解縉[illegible]

於河州初縉舉洪武戊辰進士以中書庶吉士改御史累上封事指斥時政兵部尚書沈溍疾之太祖謂縉年尚少命其父挈歸鄉里臨行語之曰十年後來朕必用汝未及期而太祖崩縉遂奔喪京師時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矣有司以非詔旨謫河州衛吏或言其爲左右所中云　以韓宜可爲都察院副都御史程本立爲左僉都御史曾鳳韶爲監察御史　召宋懌還京師懌故翰林學士濂之孫濂嘗授先懿文太子經帝念之召懌復官翰林侍書　詔求直言令內外羣臣各舉山林巖穴懷材抱德之士　遂州人高巍事母至孝母老疾巍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三年洪武壬戌貢入太學以孝行旌尋授督府斷事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禁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以斷事不稱旨尋謫戍貴州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知州王欽應詔辟巍赴銓曹巍上書論時政其畧曰今欲弱侯王定經制俾萬世無疑臣請借漢爲喻漢高起布衣摧秦滅項以定禍亂遂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蓋欲藩四夷而禦中國也豈其遺文帝不治之痼疾哉故賈誼脛腰指股之喻痛哭流涕之嘆無非[illegible]文帝寬厚

含容而吳王几杖之賜折其強悍不臣之心迨厲王
謀反僭擬處蜀郡已不免有尺布斗粟之謠景帝寬
厚不如文考又晁錯輔以刻深徑削諸侯遂挑六國
之禍推文帝付托得人民心輔漢幾危社稷是晁錯
不能辭其責矣我太祖皇帝起頼漢高而神武過之
龍飛淮甸汛掃胡元芟刈羣雄混一區宇四征不庭
所向克捷際天涵海絕塞窮荒三皇五帝之所不能
服者莫不納貢輸忱爭先恐後雖曰天與人歸實賴
我高皇帝有文王純一之德大行皇后有后妃不妬
之行則百斯男無不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者矣故本

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體三代之封建分
茅胙土先封形勢之地隴西百二山河其人勇悍西
隣土番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其人剛壯北近
胡虜以晉府王之北平雖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桑土
沃饒廣畜羊馬其人衣皮食肉弓馬是務遼金元
之各興一代之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
隅山河阻深劉備諸葛亮據之而虎視吳魏者也故
以蜀府王之其餘[illegible]齊兗寧遼谷代慶肅[illegible]
布比之前古雖皆分封逾制而高皇帝之聖謨神慮
莫非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固多驕逸

不道則朝廷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
上之所難處者也以臣愚見不當聽晁錯削奪之策
當行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子弟分王於
齊兗楚湘齊兗楚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寧
遼谷代慶肅等府類此而分王之少其力而分其地
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臣又願皇上法
親王薄其貢而厚其恩常盡親親之禮其賢如漢之
河間獻王與東平王蒼者下詔褒賞之其驕逸不法
如漢之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
而不改者當合親王告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

不順服哉臣嘗以爲人君之有天下亦如人之有一
身也天下之患有內外一身之疾有腹膚四夷之患
人身疥癬之疾骨肉之患人身腹心之疾疥癬之疾
有時搔癢命良醫脩方一掃之而平服矣腹心之疾
非智識膏肓者不能也昔賈誼見漢諸侯強盛故
指股爲喩今臣以一身百體爲譬我皇上乃天君一
心也所謂具衆理而宰萬物百體之從命者也各處
親王乃五臟耳目口鼻手足也五臟酸甜嗜欲不同
手足安逸亦異目好色耳好音鼻好臭口好甘皆本
乎心天君隨其百體之好則失主宰之道不隨則擾

亂吾心故醫書云智者能調五臟和而和不惟無腹心之疾而疥癬之疾亦不生矣噫五臟和而一身安一家和而百事遂里諺曰家不和而鄰欺臣亦謂國不和而四夷窺此一理也伏望皇上鑒察焉未逾年北平兵起　以工部右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事謝貴張信爲北平都指揮使時諸藩不靖廷臣建[illegible]凡藩國所在悉更置守臣必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昺爲北平布政黃子澄齊泰計將削奪燕藩故以貴等爲北平都司俾通王府官屬以覘察動靜　調僉都御史劉觀爲嘉興知府　盡釋刺面軍及囚徒還鄉里

憲章録卷第十二

憲章録卷第十三

革除 建文元年己卯至二年庚辰

元年春正月庚辰大祀天地於南郊始奉　太祖高皇帝配　昧爽祀畢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孺進郊祀頌　詔養老賜高年米絮帛有差　命官贖民粥子減田租　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　何福班師還京　勅脩　太祖高皇帝實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爲副總裁官國子博士王紳黃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縣學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爲纂脩官　二月　都督韓觀練兵於德州　詔尊皇考懿文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皇太子妃呂氏爲孝康皇后擇日祔廟　冊妃馬氏爲皇后　封弟允熥爲吳王允熞爲衡王允熙爲徐王　立子文奎爲皇太子　詔薦賢養老墾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掩骼埋胔贖民鬻子減田租　令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主爲公主以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都督僉事宋晟總兵鎮守甘肅　以周是脩爲衡府

紀善　更定官制　北平按察副使張璉坐藩府事謫典史北平右布政使曹昱坐罪削籍　是月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劾皆不報　免民貸舍錢　革松潘衞　三月　帝祀先師於太學盥獻拜跪禮如廟祀御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　以散騎常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爲海上巡檢　勅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　革畧陽縣　是月燕王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俄北平按察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按察使陳瑛賚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瑛安置廣西燕山左護衞百戶倪諒亦上變告逮府中官旗于諒周鐸等伏誅遂勅都督宋忠率兵三萬及燕府護衞從卒屯開平名備胡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　召燕府胡騎指揮關童等還京　調北平永清兩衞官軍屯彰德順德　戶部右侍郎夏原吉都御史暴昭給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興廉黜貪得便宜行事　京師地震監察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人專政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執政大怒斥爲福寧知縣　夏四月　革南册衞附慶遠　召湘王柏於荆州柏自焚卒　齊府人會名深上變告齊王榑至廢爲庶人留京師誅其護衞指揮柴直等未幾幽代王桂於大同繫岷王楩於雲南並廢爲庶人當是時燕府威名最盛於諸王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齊泰黃子澄徐輝祖侍郎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長史葛誠教授余逢辰亦稍洩其謀張昺謝貴馬宣彭二每遇中朝使者至北平亦頗傳語言謂宜早爲備燕王固知之自京師歸即托疾久之遂稱病篤大暑圍火爐搖顫曰寒甚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密告昺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解防恐一旦不可測已而三都督密謀益急　五月　選補儒學官先是學官缺用舉人及中試監生通經儒士至是詔天下凡在任未入流官及坐法謫戍已更者但通經薦試俄又詔衞官舉通經軍士聽布按二司試上吏部銓用　岳池教諭程濟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大難在宗室中朝廷謂非所宜言逮至京將殺濟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之獄　以戴德彝爲左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錢芹爲戶部司務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六月　省興濟縣入青縣

置千戶所於戎縣 以開平王[illegible]留守左衛
指揮僉事 是月召解縉于河州以為翰林待詔
秋七月 甲戌 燕府兵起號靖難北平掌布政司
事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教
授余逢辰死之遂奪省城九門都指揮使俞瑱走居
庸關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師至居庸關退保懷來留
瑱守關 燕府上書言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
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鞏
固宗社為磐石安不幸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
姦臣齊泰黃子澄輩包藏禍心恣讒肆毒假陛下之

威權翦皇家之支葉構搏桓桂樉五弟不數年間並
見削奪雖有愆過未聞不軌輒削王爵奪王土轉徙
流離行路矜惻栢尤可憫闔室自焚聖人在上胡寧
忍此蓋非出陛下之心皆姦臣所為也心尚未足又
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
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臣大
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而姦臣跋扈蔽陛
下之聰明誣直為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箠楚刺
爇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
等於北平城內外甲馬馳突於街衢鉦鼓喧鞫於遠

邇闔守臣府周匝嚴密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護
衛人執貴昺始詢知姦臣欺詐之謀號地呼天擗踊
無訴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
下如事天也權姦之心不止害臣譬伐大樹先剪附
枝親藩既滅朝廷孤立姦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
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
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遙仰天門敬聽
恩綸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權之黨必已蟠結深
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
有姦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

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 甲戌通
州衛指揮房勝以城降燕 丙子北平都指揮使馬
宣起兵薊州攻北平不克死之毛指揮遂以薊州降
燕遵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又各以其城
降燕 己卯俞瑱師潰於居庸退依宋忠於懷來
甲申燕府攻懷來忠敗績及瑱被獲都指揮彭聚孫
泰戰死都指揮莊得敗走 丙戌永平指揮趙彝郭
亮以城降燕 庚寅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
揮卜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
化 壬辰燕府擾遵化貞等退保松亭關亨陰輸款

於燕忠爲不敢發燕府間萬貞亨縛萬下獄聞於朝籍萬家　是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忠爲左右副將軍帥師北進詔天下曰朕奉　高皇帝遺詔纂承大統宵衣旰食思圖治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某同謀柏自知罪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其王於親最近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闕不得已遣

長興侯耿炳文等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書諭諸王削燕屬籍時帝方銳意文治日與方孝孺等討論周官法度以爲北兵不足憂黃子澄謂北兵素強且兼有營薊之旅不早禦之恐河北遂失又請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期直擣北平檄山東河南山西三省合給軍餉　省磚嘉臨西雎寧三縣和曲祿勸二州　勅令京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

于內府　以京口驛隷京師　雎陳歸德三州直隷河南布政司　徵謫戍指揮僉事伏顒等入京復其官　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脩充軍師護諸將北行　置平燕布政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布政司事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文節　封李堅爲欒城侯　徵雲南兵入京備征　八月耿炳文兵三十萬至真定都督徐凱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楊松先鋒駐鄚州　壬子中秋夕燕府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破其城盡殺守陴卒屠其民潘忠楊松兵渡月樣橋援戰遇伏大敗被執燕府遂進

至鄚州奪戰馬輜重炳文部將張保降燕言炳文兵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府厚撫保遣歸詐言兵敗被執幸守者困得脫竊馬歸又令言雄鄚敗狀燕兵旦夕且至令河南兵北移得併力破之易炳文聞保言果移南營過河　壬戌燕府至真定炳文出城逆戰敗績兩副將軍李堅甯忠及都督顧成何秏都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　丙寅燕府攻真定不克還北平　是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馳至軍中會諸將北進帝聞耿炳文敗績始有憂色謂黃子澄曰奈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

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李景隆可以當之前不用耿炳文而用景隆豈有此失遂遣景隆代炳文　以高巍叅贊軍務巍復上書言臣願使燕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遂遣往燕巍自稱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其詞曰忠臣不借進于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聖明天子嗣登寶位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卽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擒送京師或戮而奏聞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徼遠邇

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殿下假誅左班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乘弊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眞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將士始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不過三十萬大王與我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於殿下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脩親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不回僥倖恃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死不懼者但久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旣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谷王橞自宣府還京齊泰等處遼王植寧王權還燕召二

王還京遼王至寧王不至徙封遼王於荆州詔削寧王護衛　御史韓郁上書言諸王親則　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竪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既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需輙乏將不効謀士不効

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雖至愚感恩至厚不敢不言幸少垂洞鑑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　九月　江陰侯吳高都指揮耿瓛楊文帥遼東兵圍永平大將軍李景隆乗傳至州山東叅政鐵鉉調兵食景隆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燕府率衆援永平高等退保山海關安陸侯吳傑兵潰於眞定傑逃還京謫爲南寧衛指揮使　冬十月　燕府出劉家口襲破大寧都指揮朱鑑死之都指揮房寛王權皆降燕　劉貞陳亨自松亭關引兵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襲貞破其營貞遁廣寧浮海還京　李景隆聞燕府攻大寧引兵渡蘆溝橋攻北平築壘九門景隆攻麗正門幾破城中婦女竝乗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北平守益堅景隆別將攻通州敗績　甲寅燕府盡抜大寧

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趣援北平　十一月庚午李景隆移營白河西先鋒都督陳暉渡河而東遇燕府戰敗績景隆七營兵合戰皆潰景隆盡棄其輜重抜其衆南奔駐德州　癸酉九門兵皆潰　乙亥燕府再上書言臣叨奉宗藩見惡權姦横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三月未蒙垂察疊發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護衛踰額祖訓職掌係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姦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條王教練軍

士遍數不拘此姦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
衛選用官軍祖訓軍職係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
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奏直請御前須降誥勅此姦
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鞬鞀健卒本洪武中歸
附處於北平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廣此姦臣
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
日夕論議爲非竟無主名此姦臣枉臣五也其六謂
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
嚴祖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宿衛護衛均番此姦臣
枉輕六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此　皇考所賜祖訓

營繕條燕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姦臣枉臣七也其
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笞驛官此臣失教然
笞一驛官遂指爲臣不軌之迹冤濫已甚何以服天
下後世此姦臣枉臣八也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
高皇帝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姦臣猶得誣以極惡
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欲寘死地可望雪理邪其不
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序爲
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
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削其護衛譬諸人
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臣愚誠思宗社

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臣某頓首頓首　罪黜都
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膛皆降燕　是月燕府傅檄
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華夷一統長子立爲皇太子餘
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爲子孫萬代計不幸皇太子薨
逝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皇太子遂立其次子爲
皇太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日父皇賓
天皇太孫卽帝位我諸王不敢以叔道尊亢臣子之
情至矣盡矣帝年幼冲任用奸邪小人屏棄典刑殘
害骨肉天變屢見恬不修省此皆齊尚書黃大卿左
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今天下但知有齊

尚書等不知有皇帝皇帝被奸臣惑溺父皇陵土未
乾周代湘齊岷五王相繼竄流齊尚書等又使惡少
謝貴等爲北平都司官張昺爲布政司官與本府長
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墻柵我王門殺我守王城
卒諸軍披甲執杖鈒鼓吁呼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
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洩其奸不得已起兵
擒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宋忠殺都指揮孫
泰俞瑱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潘忠楊松二十
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駙馬李堅右副
將軍寧忠右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瓛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余直抵永平高
等夜遁遂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督劉
貞陳亨守松亭關不肯來降余襲破其營擒亨貞單
騎遁去大寧遂平未幾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
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
攻北平圍城甚急余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
九千餘級景隆夜遁去余本　太祖高皇帝親子母
孝慈高皇后皇太子親弟忝居諸王之長禮曰父之
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
卿等余必不與共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
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
民咸使知朝廷左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父皇之
仇爲子者義在必報也　省平夷衛　十二月燕聞
遼東守將吳高削爵徙廣西專命楊文守遼東　庚
申燕府攻廣昌守將楊宗以城降　是月岷府典膳
李英等伏誅　薊州鎮撫曾濬起兵攻北平不克死
之　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于其家　衛官張倫等
率兩衛官軍南奔結盟報國　以練子寧爲吏部左
侍郎茹瑺復爲兵部尚書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會
五府取旨是時掌中府事駙馬都尉謝達署左府事

孝陵衛指揮使黃鉉右府都督僉事陳春掌前府事
駙馬都尉耿璿掌後府事駙馬都尉尹清　罷齊泰
黃子澄留京師　省躬殿成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間
爲退朝燕息之所置古經聖訓其中以尚父丹書之
旨夏書聲色宮室之戒命方孝孺爲銘　以表義爲
右府都督僉事　遷肅王楧於蘭縣　選募驍勇以
中牟人楊本爲錦衣衛鎮撫沂州人周拱元爲所鎮
撫　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三　留守左衛
指揮同知李中伏誅籍其家　叅贊大將軍軍務高
巍使燕　署應天府事兵部郎中方賓謫戍廣東
以錢芹爲行軍署都事茅大芳爲副都御史蕭砥爲
翰林編脩顏伯瑋知沛縣胡儼知桐城縣梁潛知陽
春縣

庚辰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天下官來朝免賀　燕府攻蔚
州守將王忠李遠以城降　省翁源縣入英德　初
置後湖祗候所　二月　降漢陽府爲州　丁酉燕
兵攻大同　壬寅詔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黃觀知
貢舉翰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
拾遺朱逢吉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
爲同考試官御史王度俞吉士爲監試官　降海雄

府爲州省保昌縣　令蘇松江浙人得官戶部　甲
子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二道置察院一詔曰頃
以治獄煩典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
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
史府專糾貪殘舉循良匡政宣教化爲[illegible]省御史員
定爲二十八人移爲忠厚以底治平改[illegible]御史景清
爲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德彝爲左拾遺以黃觀
爲禮部侍中掌尚寶司事　是月韃靼可汗坤帖木
兒死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李景隆率兵出紫荊
關援大同　燕府自居庸關還北平景隆遺書燕府

請息兵王答書索齊泰黃子澄　三月丙寅朔日食
策試禮部中式舉人　賜胡靖王艮李貫等一百一
十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以靖等三人並授翰林脩
撰廷試策艮最優以貌不揚易靖第一靖初名廣
上特爲易名後復名廣與同榜楊榮金幼孜楊溥胡
濙顧佐陳洽皆爲永樂時名臣唯艮死建文之難故
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艮貫皆吉水人貫獨不類君
子恥之　令禮部乙榜舉人署教諭訓導年未三十
不願署教者聽　省忻城縣併入東蘭縣　武臣犯
法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故官　夏四月

李景隆兵次德州郭英吳傑等兵次真定約日合兵
進攻北平先是　上遣中官賜景隆璽書及斧鉞渡
江忽大風雷雨暴至舟破盡沉諸江至是復賜景隆
益專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數諸將易玩之　辛丑燕
師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李景隆軍于河間先鋒
叅將平安至白溝河郭英等自真定移營[illegible]定期會
於白溝河　燕師進至固安乙卯營中大雨平地水
深二尺　己未燕師渡白溝河平安伏精兵萬騎邀
擊燕王曰平安豎子往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
故敢爲先鋒今日吾且破之使心膽俱喪安驍勇善

戰凡有勝負俄都指揮何清陣動戰敗被執安收兵
還營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聯營白
溝河藏火器一窠蜂揣馬丹于地中人馬遇之輒爛
夜與燕兵大戰燕府從三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
視河流辨東西始知營在上流倉卒渡河而北　庚
申燕師渡河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省吉盡
掩殺之是日李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狼狽
走燕師復戰驍將瞿能父子皆戰沒李景隆麾諸騎
兵乘敵後燕府見張玉朱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
塵起曰敵繞出我後矣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敵

衆我寡難與持久宜退就玉等併力景隆等呼噪並進矢石俱發注如雨燕府馬三易三被創矢三服並射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急走登隄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隄而燕兵復馳入陣陣動會旋風折大將旗景隆軍大亂燕兵乘風縱火燔諸營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等物萬萬計景隆璽書斧鉞盡為燕所獲殺溺死者二十萬人　燕兵復追至月樣橋降十萬餘人景隆單騎走德州　壬戌燕遣人攻德州　五月辛未李景隆自德州奔濟南癸酉燕將陳亨張信入德州奪軍餉百萬轉掠濟陽儒學教諭王省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曰堂名明倫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之　參贊高巍遇參政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　丁丑燕師迫濟南己卯李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績奔入城燕兵以箭射書城中使急降濟陽生員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　燕師圍濟南攻之急鐵鉉高巍徐盛統兵悉力防禦大挫燕衆　辛巳燕兵隄水灌濟南濟南人大懼鐵鉉曰無恐計且破之不三日遁矣令登陴人皆哭呼曰旦日

且降　盡輟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降又詐選六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府大喜是時燕府在軍逾年往來戰守甚苦僅得永平保定及北平三府諸府縣旋破旋堅守不降至是聞濟南降曰濟南中原要會得濟南斷南北即不下金陵畫中原自守可以徐圖江淮遂下令退軍受降軍中大喜呼萬歲鐵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闉堵中約候燕府入城呼千歲即下鐵[illegible][illegible]倫乃遣人請燕府入城撫諭燕府乘肩輿張[illegible][illegible]勁騎數人渡橋直至城下城門開守埤者皆登城伏堵比其入門門中人即呼千歲鐵板亟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棄馬取從馬走走至橋橋下伏兵發斷橋橋不可動燕王得過橋復合兵圍濟南鐵鉉令守陴者罵燕燕軍大怒攻益急鐵鉉隨機應敵間出兵累敗燕兵　是月都督僉事朱榮棄師逍還京誅之　六月增改詹事府官置資德院　八百媳婦國入貢　遣監察御史周觀政監徐州兵　是月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以儀賓魯瑄褚富署都督僉事　秋七月　李得成還自濟南下獄既而釋之　平安率兵二十萬進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燕餉舟　復德州　高煉出軍良鄉平安兵不敢

進　省河縣入褒城　八月戊申濟南圍解　盛庸兵至德州逐燕將陳旭自德州遁歸北平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未幾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爲正心殿置學士一人　罷華蓋文華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　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　九月承天門成改爲皐門遂改午門爲端門端門爲應門前門爲路門　乙丑燕王至北平　冬十月　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凡歷事一年爲滿考分三等上者即授官次下者再歷一年復考考上者亦即授官次量材選授下還國子監讀書　省兩當縣入徽州置威武中衛募健武充衛壯士　兵部右侍郎盧淵有罪除名　清遠戍卒羅義上書下獄既而釋之詔諸將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是月平安與燕兵戰華山斬燕將陳亨時安及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相爲犄角困北平滄州城潰凱銘督士卒脩城燕兵佯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倉卒收築城具出戰敗績入城守燕兵攻破其東北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滸胡原李英張傑皆被執時降燕者數萬人比將譚淵夜殺降卒三千人凱等皆送北

北平　封盛庸歷城侯　以鐵鉉爲山東布政使參以濟南完守賞鉉等卻敵功命翰林陳檢討賜鉉幣吏部魯主事頒誥命封三代尋陞鉉兵部尚書官軍姜貴等五十四人以濟南功陞官有差　召李景隆還赦不誅　以盛庸爲平燕將軍充總兵官節制諸軍陳暉平安爲左右副總兵馬溥徐眞爲左右參將鐵鉉參贊軍務督諸兵北進　十一月　盛庸駐德州燕師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卒輜重順流而北燕王自率衆循河而南盛庸出兵襲後不克燕兵至臨淸移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甲午燕師至汶上掠濟寧盛庸鐵鉉率兵躡其後營於東昌先鋒將孫霖營滑口燕將朱榮劉江襲破霖都指揮唐禮被執霖走　乙卯燕兵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燕擊其左不動退而衝其中堅盛庸麾兵圍燕王數重王易服躍馬出西南去燕軍爲火器所乘大敗盛庸兵大呼譟奮擊殺燕大將張玉丙辰復戰又敗燕軍步卒先走盛庸乘之殺傷萬計北平震動燕師退駐館陶盛庸飛檄眞定滄德諸將水陸犄角用邀燕師歸路　是月國子助教王紳卒　是歲以徐實爲兵部署右侍郎以陝西參政劉季篪爲刑部左侍郎

湖廣參議楊砥言事忤旨謫遼陽　以鐵鉉爲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　詔舉優通文學之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　大理卿馬京坐事謫肅政按察司副使　以鄒瑾爲大理寺右寺丞

憲章錄卷第十四

革除建文三年辛巳至四年壬午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奇玉於雪山方廣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辛未大祀天地於南郊　明日宴慶成羣臣大歡會賦詩詔頒示天下　歷城侯盛庸遣人來獻東昌之捷詔諭天下　召齊泰黃子澄議軍國事　丙子燕府還北平　丁丑享太廟告捷　二月乙巳燕府復率衆南出己酉至保定盛庸合諸軍二十萬駐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　加禮部尚書陳廸太子少保　以盧迥爲戶部侍郎　大理左右少卿汪善聞良輔坐事謫河南湖廣肅政按察司副使以鎭江知府薛嵓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右少卿　三月辛未盛庸兵至單家橋己卯營於夾河　辛巳燕府率兵至夾河庸結陣擊燕

兵掠庸陣陣旁火車火銃強弩戰盾固匝不能動燕
兵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帥率萬騎步兵半之直薄庸
陣庸陣堅不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擣中堅庸始麾
諸軍力戰斬燕大將譚淵燕復以勁騎掩庸陣後燕
將朱能張武等從燕合戰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盾又
中鐵貫相牽不能先後遂却都指揮莊得楚智
皁旗張等皆陷陣戰沒是夕戰酣追暮各斂兵入營
燕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去
以上有詔旨無使余負殺叔父名也諸將相顧不敢
發一矢燕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

自辰合戰至未兩軍相勝負燕退庸進將士皆疲各
坐息少頃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
天沙礫擊面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
縱左右翼橫擊庸軍大敗燕軍追奔至滹沱河庸走
還德州當是時庸恃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北
平將士咸攜金銀銅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
飲至是盡爲燕兵所獲　癸未眞定諸將率師駐單
家橋　甲申燕率兵徑趨橋與平安等大戰安擒燕
將薛祿祿脫走吳傑平安初欲與盛庸合勢比出眞
定聞庸敗又聞燕散遣健兒四出索餉遂進兵襲燕

降欽州爲縣省陽山縣入連州革鎭番衛　是月
罷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以謝燕　閏三月
乙未燕兵掠眞定吳傑移軍滹沱河燕令騎兵過河
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遇傑兵不戰傑移營藁城
燕兵亦至藁城戊戌合戰互有勝負己亥傑與平安
列方陣西南燕攻其東北以驍騎循河出其軍後大
戰傑安發火器大弩射燕矢下如雨集于旗如蝟毛
安陣間縛樓高數丈安登望燕兵見戰勝大喜麾諸
軍力戰燕見安登樓率精騎直趨攻樓安見燕兵馳
至急下樓墜而走會大風發屋拔樹傑軍亦敗都指

揮鄧戩陳鵬等皆被執安傑還眞定　己酉燕兵掠
順德辛亥掠廣平癸丑掠大名　是日貽書燕府語
以譎斥齊泰黃子澄可罷兵不聽乃上書曰臣聞虞
舜用辟首去四凶殷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
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栗栗不敢
逾越皆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
於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於
臣誣直爲枉飾虛爲實加之大惡目以深誅發天下
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寘死地臣嘗瀝忠懇
號嗷訴於天天居甚高畧無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

則是臣雖至愚豈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杜殺親上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頼天地祖宗之靈鑒臣忠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所至無不摧衄然臣不敢爲喜恒用傷悼誠念此皆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濺血原野骸骨暴野嗚呼究其彼實何罪故夙夜不寐求賊臣敢籲天地籲祖考冀開發聖明奮震威斷早戮姦凶用除禍本庶幾以清朝廷以安宗社以全親藩以安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比聞姦臣齊泰黃子澄皆已竄逐于外臣一家長幼皆欣喜舞忭有更

生之慶謂陛下日月之明已宣雷霆之威已震朝廷可以遂清宗社可以綏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有之然臣猶未能盡釋於心者臣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告三軍將士曰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旦夕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休帖席而卧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非出誠心而姦臣姑爲退避之計以弭我耳然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聚境上侵迫不

已則是姦臣之身雖出而姦臣之計實行臣恐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況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姦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欲撤陛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姦臣之計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行所言果忠於朝廷乎果其自爲乎惟陛下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斷而行之無終爲憸邪所蔽天下幸甚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　上召方

孝孺視書對曰今諸軍大集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急令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攻永平真定諸將渡蘆溝橋擣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往返逾月彼心解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少卿薛嵓持報燕又爲榜諭數千言刻印萬張授嵓令至燕軍中密散諸將士嵓見燕王王問上意云何嵓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即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嵓惶恐不能對燕將士譁欲殺嵓嵓戰慄流汗伏地王令護嵓南還　諭

林侍讀唐愚士卒　夏四月　嵩至自燕軍言燕
強盛方孝孺惡之曰此爲燕游說也　五月　吳傑
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燕遣其指揮武勝奉書於
朝曰比荷聖明允臣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嵒下詔
軍中諭以偃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姦之
欺臣之父子蓋已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嵒歸未十日
吳傑平安盛庸頓興發兵絕臣糧運要殺臣將校數
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鬭而彼必欲求釁略
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
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廷息兵之命傑等

有所不知不聞薛嵒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謂
不知不聞耶此皆奸臣之所爲而陛下深居九重有
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至尊至親也今爲
姦臣所惡陛下雖有憐之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自
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臣之忠誠計薛嵒歸必能詳
達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外情洶洶
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皇業以安天下斯臣
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兢俟命之至　上覽書曰
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父柰何必
用兵爲也召方孝孺諭意孝孺對曰陛下即欲罷兵

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
大振不日有捷書來聞願陛下無惑甘言勝等縛下
錦衣衛獄　改利州直隸廣西　調刑部左侍郎王
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六月　辛酉燕遣李遠等
南掠餉道壬申遠等至濟寧又至沛縣焚餉舟萬艘
河水盡熱魚鱉皆死漕卒散走京師大震　壬午都
督袁宇率兵三萬邀擊李遠中伏敗績　殺觀海衛
指揮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遣太
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秋七月己丑彰德守
將都督趙清禦燕兵戰敗癸巳燕兵破尾尖寨丁酉

平安邀擊燕將劉江於平村　戊戌遣錦衣衛千戶
張安遺燕世子書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嘗被燕
召至北平居邸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世
子屢譏於父內臣黃儼素奸險世子惡儼儼曲事三
郡王三郡王與世子守北平高煦從父軍中時時傾
世子孝孺言於帝曰兵家貴間燕父子兄弟可間而
離也帝問云何孝孺言其故帝曰柰何間之孝孺曰
世子見疑必北歸而吾餉道通矣帝曰善立命孝孺
草書遣張安貽世子令歸朝且許王燕地世子得書
不啓封并安致父所三郡王令儼先已馳使告父世

子且反父疑之問高煦高燧曰世子故與太孫善厚
謀不克世子書至燕王曰嗟乎幾殺吾子　壬寅大
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
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燕府聞之即日還兵援
保定　限僧道田人五畝　八月丁巳　燕府渡滹
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　丙子真定總兵遣都指
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　丁丑燕兵圍西水寨遣
其別將朱榮圍定州　是月老撾入貢　放還不識
字人材及年未三十者　改泗城州直隸廣西　九
月甲辰燕兵攻定州　平安兵進攻北平不克還次

真定　倭寇浙東　省恭城縣　降平樂府為州
冬十月丙辰真定諸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
萬援西水寨燕府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峩眉山下
燕潛兵出陣後合戰敗績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
詹忠等被執房昭韋諒走西水寨遂破　燕府還北
平　十一月　遼東總兵官楊文圍永平燕將郭亮
固守不能克文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
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　平安戰敗燕將李彬於
楊村　韃靼通燕冠鐵嶺　皇少子文圭生　十二
月丙寅　燕府復出北平　勅駙馬都尉梅殷鎮守

淮安　初置豐沛軍民指揮司　詔禁內臣出使侵
凌吏民　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復
留士奇於翰林　以程通為遼府左長史龔泰為禮
科都給事中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　改程本立為
江西肅政按察副使以兵部武選郎中古朴為右侍
郎起復陳洽為文選郎中以徐真馬溥為左右府都
督僉事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四年春正月　德州裨將都指揮葛進率步騎萬人
為先鋒渡滹沱河遇燕將李遠於藁城戰敗　平安
率兵十萬復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燕

兵攻破東阿戊戌遂破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
華死之　燕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庚戌燕兵攻
沛縣指揮王顯降燕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
史黃謙死之　置西川英武前衛　設京衛武學
以祭酒張顯宗為工部右侍郎募兵江西　是月晦
燕兵至徐州　二月諸軍皆營於濟寧餉卒遇敵于
鄒縣潰走　甲戌燕兵攻徐州城中兵出戰敗績
改向武都康州直隸廣西　始置京衛武學教授一
人訓導二人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
安統精兵四萬為先鋒追躡燕兵　壬辰燕兵過渦

河平安兵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　平安等兵駐宿州燕將譚清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夏四月甲寅平安兵營於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合戰斬其將陳文再戰又勝斬其將王真燕王督戰幾爲安槊所及安馬蹶不得前燕番將王騏躍馬入陣援燕王得脫裨將丁良朱彬被執是役也燕軍中大懼議將還北平平安諸軍營小河南燕兵據河北甲戌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燕兵大戰於齊眉山自午至酉會大霧斂兵還營乙亥燕諸

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輒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隙而動燕府不聽朱能鄭亨又力言渡河非計諸將多不肯從燕府曰欲渡河者左不欲渡河者右諸將多趨左燕府大怒曰任汝所之諸將始不敢言何福引兵會平安燕軍中益懼燕府數日不解甲矣　丁丑平安營於靈壁燕遮其餉道何福等出壁來援敗績辛巳大戰又敗績左右副總兵都督陳輝平安左右參將都督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人內臣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人皆被執何福走既

而燕兵縱性善與明伯完貴皆歸與明裂冠裳棄官變姓名去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　五月己丑燕府至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燕　辛卯盛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燕將丘福朱能潛濟出庸後庸走盡棄其戰艦[illegible]燕遂渡淮至盱眙守[illegible]指揮王[illegible]閉門[illegible]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以遏燕兵燕欲從淮安取道渡江以駙馬都尉梅殷守禦嚴備恐攻之不克欲從靈壁出鳳陽渡淮知府徐安毀橋斂舟不得渡遂徑趨揚州　庚子燕兵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千戶徐

政張勝江都知縣張本執守將崇剛御史王彬降燕剛彬皆不屈死之　燕兵遂至揚州高郵指揮王傑降燕　燕兵至儀真　詔天下勤王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乎凡文武吏士首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慟哭遣刑部侍郎金某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召黃子澄還蘇州府知府姚善寧波府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遣慶成郡主至燕兵議割地罷兵不聽　是月遼東兵潰於直沽理問徐讓縣丞衛健

使燕還以爲衛鎮撫軍前差遣　勅刑部尚書侯太
轉餉淮安　燕兵掠鳳陽種馬　六月癸丑朔　燕
兵至浦口諸將盛庸等迎戰　燕王欲且議和北還
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見高煦撫其
背令努力高煦殊死戰諸軍小却上急遣都督僉事
陳瑄率舟師援盛庸瑄乃降燕　乙卯燕兵遂渡江
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陣以待燕王奮力先登大
戰庸敗走鎮江守將童俊降燕　聽兵部侍郎陳植
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燕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
之遂殺植率衆迎燕自陳邀賞燕王立誅之具棺歛

植遣官護葬于白石山　庚申燕兵營于龍潭上
遣李景隆都督王佐尚書茹瑺至龍潭再議割地罷
兵分遣諸王守京師諸城門景隆等見燕伏地納欵
頓首稱臣呼萬歲不已　壬戌李景隆等歸言燕必
欲得齊泰黃子澄輩　上令景隆等再往言諸臣皆
竄逐外郡俟縛至遣來景隆等惶懼不敢行上令諸
王與景隆等偕行燕府曰勿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
已諸王歸上會羣臣慟哭或勸上且幸浙或曰不若
幸湖湘方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議不決
魏國公徐輝祖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離

散不肯向敵翰林脩撰王叔英太常少卿廖昇慟哭
與家人訣自縊死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促勤王兵
爲燕游騎所獲　靖難兵屯金川門　上手誅徐增
壽於左順門又欲誅李景隆不果　乙丑谷王橞與
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靖難兵入城徐輝祖率師迎戰
敗績　安王楹及文武羣臣茹瑺郁新夏原吉劉儁
古朴劉季箎薛嵓董倫王景胡靖李貫吳溥楊榮楊
溥黃淮芮善解縉金幼孜胡濙陳洽方賓宋禮王達
鄒緝楊士奇胡儼等迎附茹瑺先羣臣叩頭勸進許
之遣人布告天下召募丁壯悉令解散是日僉都御

史程本立戶部侍郎郭任禮部侍郎黃魁衡府紀善
周是脩大理寺丞鄒瑾御史魏公冕給事中龔泰等
死之須臾宮中火起上變服削髮自御溝出至郊壇
遁去先是淮上諸將敗上召程濟還京濟善術數至
是從上潛行每遇險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至京莫知所終　城破之夕高巍縊死驛舍郎官御
史給舍相與縋城遁去者四十餘人　燕榜示討左
班文職姦臣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
胡閏王鈍盧迥侯泰暴昭鄭賜黃福張紞毛泰陳繼
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

叔英廖昇臣敬不拘軍民人等有綁縛至者量授官級尋復揭姦臣榜于朝堂增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仲惠王璡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昭韓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五十餘人　方孝孺聞宮中自焚持斬衰晝夜哭鎮撫伍雲執以獻將用之孝孺不屈乃下獄遣人再三諭之不從既而召草即位詔即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燕王曰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今安在王曰渠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即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弟王曰先生無太苦命左右授筆草詔孝孺投筆于地哭且詈令復繫獄丙寅諸王及文武羣臣請正天位丁卯諸將上表勸進戊辰諸王上表勸進己巳燕王謁孝陵還御奉天殿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　壬申葬建文皇帝初宮中火起時皇后馬氏赴火死及　上入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認后尸爲建文君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葬禮景曰當葬以天子之禮上從之　命府部等諸司凡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復其舊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是年稱洪武三十五年　贈徐增壽爲武陽侯謚

忠愍　遷興宗孝康皇帝主於陵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於懿文陵降封吳王允熥爲廣澤王衛王允熞爲懷恩王徐王允熙爲敷惠王尋復降允熥允熞爲庶人允熙改封甌寧王　下徐輝祖于獄革其祿米　召淮南總兵駙馬梅殷入見上曰都尉在軍無乃勞乎殷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上甚銜之齊泰被執至京殺之　蘇州知府姚善被執至京上詰之曰汝一郡守何敢抗我兵大聲曰臣各爲其主耳命殺之善友常熟黃鉞聞善被刑登琴川橋西向再拜赴水死　黃子澄練子寧執至京併方孝孺皆磔之逮及親族　宥前御史尹昌隆初靖難兵南下昌隆上言今事勢日去北來章奏有周公輔成王之語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伸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不虞須舉位讓之猶不失爲藩王若因循不斷進退無據雖欲求爲長安布衣不可得矣不報及是被執將就刑當陛大呼曰臣曾上章勸以位讓陛下奏牘尚存可覆按也　上命停刑檢其奏流涕曰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可免酷禍朕亦無此勞苦也詔貸其死且命爲北平按察知事　御史曾鳳韶自殺　兵部尚書鐵鉉摧殘兵駐淮南擒

至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命磔之　責戶部侍郎卓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上憐其才且繫獄僧道衍惡敬殺之　初禮部侍中黃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氏有志節必不辱招魂祭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攜二女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君避去朝服東向再拜投湍流中死　按崔銑曰建文務滅諸親甚悖矣尾大不掉忌可虞也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奚之何而用之周則無故罔孤燕勢而蹶大崇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謝過陰令起兵于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高巍之諫不聽盛庸鐵鉉之武略不存李景隆之敗衂不辟政刑蔑矣含滅亡何適故曰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未有長君逢君之惡其死國之忠則寔出于降衷秉彝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由植立者也以彼準此庶幾得為尚論之當云　秋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唯名在姦臣榜者不宥　罷學士董倫以下景為翰林學士　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荊襄瞿塘安陸兵備　以陳瑛為副都御史太理少卿胡閏不屈死之　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鎮守遼東何福鎮守陝西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鎮守雲南　召禮部尚書陳廸太常少卿盧原質不屈死之　召戶部尚書王鈍諭之曰爾何轄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邪鈍頓首慚謝遂命致仕　執刑部尚書侯太下錦衣獄死　以塞義為吏部尚書夏原吉為戶部尚書宋禮為禮部右侍郎　縛戶部侍郎盧迥就刑迥不屈長謳而死　鄭賜黃福皆自陳為姦臣所累乞宥罪令復其官以茹瑺李景隆言并宥張紞復為吏部尚書紞自經於部之後堂侍郎毛太亦死之　以黃福為工部尚書　左拾遺戴德彝都御史茅大芳刑部侍郎胡子昭不屈死之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駕磔殺之　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通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因從容問縉及脩撰李貫等曰詞涉干犯者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　上

日甚以未有爲美耶食其祿當任其事國家危急時
官近侍者獨無一言可乎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背坐
累繫獄十年死　九月大封靖難功臣　詔諭四夷
君長　徙封谷王穗于長沙　廢廣澤王懷恩爲庶
人　初建內閣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黃淮爲編
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吳府審理楊
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
並直文淵閣　建谷府長史劉璟下獄自經死璟基
之仲子也　冬十月寧王權來朝改封南昌　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　道衍爲左善世　十一月

新作奉天殿成　以　翰侍讀學士胡靖侍講黃淮胡
儼並爲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爲侍講　立妃
徐氏爲皇后　以北平左布政郭資爲戶部尚書保
定知府雒僉爲刑部尚書仍掌司府事　陳瑛奏追
治廖昇黃冠王叔英周是修王良顏伯瑋皆不順天
命效死建文討其存心與叛逆等並宜罪上曰彼食
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
盡忠於建文但惡其導誘建文變亂成法耳　十二
月以李至剛爲禮部尚書　戒諭靖難功臣　初上
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修

約同死難惟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先聖畢自
爲贊繫於衣帶自縊死於東廡下餘皆負約後縉爲
是修作誌士奇作傳因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
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

帝錄卷第十四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春正月己卯朔　勅諭內外文武群臣曰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天愛人為本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為天下主政教修明追古無比朕纘承大統思承付託之重爾文武群臣其體朕憲悉力一志敬之慎之　群臣上表請立皇太子不允　諭兵部曰從朕平內難軍士已論功陞賞守九門者可再陞一級功小不在陞例者亦量陞之於是劉江薦　[illegible]湖通海等五十餘人陞

職有差　陞副都御[illegible]瑛為左都御史[illegible]仲成為右僉都御史　命汝南王有勳居雲南大理有勳周王橚第二子建文中嘗告其父不軌至是弗容於父遂有是命　復周王橚齊王榑代王桂岷王楩舊封以北平為北京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食不食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修德行政任賢去邪然後日月當食不食適以陰雨不見豈果不食邪勿賀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為安撫　賜以印章置流官吏目一員隸四川布政司　二月　設北京留守行都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府為順天府革北平布按二司及都司等衙門　以掌北平布政郭資掌保定府雒僉俱為行部尚書平安為行部都督僉事　[illegible]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臣言洪武中賜金印龜紐建文時更之請復舊制命如舊賜之　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巡視諭之曰朕居深宮在下之[illegible]不能周知爾等[illegible]用心咨訪悉行具奏利有當興弊有當革亦悉以聞　改寧王府於南昌　遣使齎書諭韃靼可汗鬼力赤曰今天下大定海內外罔不朝貢可汗亦能來王使邊陲萬里偃兵息民豈不共享太平之福哉　武定

侯郭瑛卒　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卒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illegible]補試制曰可　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引奏仍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命郡王高煦率兵往開平操備　三月　文武百官復上表請立　皇太子　勅曰欲正元良宜預成其學問姑緩之　遼東都指揮同知沈永有罪伏誅先是虜寇侵遼東三萬衛永不能追襲又匿不以聞　上以其欺蔽誅之令兵部榜諭天下都司軍衛凡有賊寇不即奏聞者鎮守官以下罪與永同

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隸後軍都督府徙於保
定　禮部言洪武間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命婦朔望
朝中宮　上命免之俟遇節來朝　河南裕州言地
廣民稀請於山西澤潞等州縣無田之家分丁耕種
上命戶部行之　鎮守貴州鎮遠侯顧成言金筑安
撫司[illegible]每不[illegible]征討輒率[illegible]土軍兼進有功均賞
宜令一槩操練　上曰土軍皆夷人樂散逸而憚拘
束若與官軍同役或情有不堪馭夷之道當斟酌行
之　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宇壞請發民修治
從之　潘陽中屯衛軍士唐順言衛河之源出衛輝
府輝縣西北八里太行蘇門山下其流自縣治北經
衛輝城下入大名府濬縣界逓運抵直沽入海南距
黃河陸路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百步置倉厰
受南京所運糧餉轉致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曰
此策甚是命廷臣詳議如議可行亦俟民力稍甦行
之　按衛河漕運因黃河衝決不常艱於修治海運
之議前大學士丘濬甚詳亦思患預防之慮也唐順
此策誠經國者所當留意矣　南陽鄧州官牛疫死
者多有司嚴責民償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上大怒曰廐焚孔子問傷人不問馬今以人易牛何

其不仁哉况畜牛本以爲民今反害民命悉免償所
鬻男女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擅責民償之罪　夏
四月　安南權理國事胡奎遣使奉表文及方物賀
即位　禮部言遠夷慌惚難信宜遣使廉察從之
諭中外文武羣臣曰帝王圖治必審於用人或取諸
[illegible]或取於疏遠惟其賢而已若唐太宗用王珪魏
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太祖用范質王
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功業載在
信史垂譽後世可鑒也朕蒞阼以來思惟文武羣臣
皆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又何嫌疑之有哉
其各盡乃心共乃職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命戶部
尚書夏原吉往浙江諸郡治水時嘉興蘇松諸郡頻
歲水患屢勅有司督治訖無成績故有是命　戊午
太白出昴北遣書諭高煦曰仰觀天象當知所警占
書云金星出昴北北軍勝出昴南南軍勝今欽天監
奏金星出昴北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畧
右副都御史黃信以泄漏獄事誅先是李至剛妻父
有犯都察院逮問當處以重刑至剛乞免於　上上
曰法司鞫獄情之輕重外人何以知之對曰此黃信
與臣言上命錦衣衛鞫之有實狀特命誅之　楚世

了孟烷奏欲遣人於河南境內買人口賜勅諭曰昔
秦愍王遣人於湘江買人口太祖聞之怒秦府官屬
及郡縣承行者皆被罪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汝
所遣人入境或有縱恣將斥爲爾過可不慮乎其已
之　以鈔法不通下令禁金銀交易　設溧水縣廣
通鎮閘壩置壩官一員　上以代王桂眡王櫬所爲
不法命吏部悉降其王府官職　巡按福建御史周
新言朝廷設立軍民諸司彼此頡頏兩非統屬今福
建都司所轄各衛官每與府官爭較相見禮節及各
衛千戶所遇有公務不申本衛徑令有司理辦有乖

治體請自今府官以公事至衛者行正道平體相見
道路相見分別而行遇聖節正旦令各衛官悉於府
治行禮其千戶所遇有文移不許徑移文府縣亦不
許凌辱有司官吏又開讀詔書乃各布政司職掌既
已差人於府開讀衛所官同行禮而都司又差人下
衛所開讀科歛軍士筵宴餽送請自今開讀詔書除
附近府衛所一同行禮外其邊海衛所亦從布政司
抄謄差人開讀爲便上悉從之命禮部行諸司遵守
五月　勅戶部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民治民
之道在乎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皇考成憲

首命爾等凡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司覈實
蠲租爾等不體朕心因循玩愒有司拘於歲額一槩
徵收下情鬱而不達上德遏而不宣此豈人臣爲君
爲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縣但有荒閑田地
無人開墾者即於常歲租額內削除之　進封駙馬
都尉袁容李讓侯爵　文武百官進　太祖高皇帝
及孝慈高皇后尊謚　諭天下諸司事干王府者遵
祖訓啓知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一槩啓請若王府
事有相關即遣人馳奏不待報而擅承行者論以重
罪　六月　上以久雨謂戶部侍郎古朴曰蘇松嘉

湖四郡水必泛溢宜速遣人視之遂命侍郎李文郁
往佐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解縉等上
表進　高皇帝實録　秋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
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
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
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
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
書毋厭浩繁　八月　初　上以蘇松水患爲憂遣
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究拯治
之法至是原吉上奏臣與共事官屬及諸曉水利者

參考輿論得其梗槩盖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爲浦港堙塞匯流漲溢拯治之法要在濬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蹇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功臣等

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蹌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 上從其言命集民丁開濬 設雲南楚雄府楚雄縣儒學先是本府言所屬人民類皆蠻夷不知禮義惟僰人一種有讀書識字者而縣學未設近委官勸集俊秀子弟入學而無師範請立學置官從之 平江伯陳瑄總督海運糧四十九萬餘石赴北京及遼東 九月 高唐州民王政建言治道擢爲刑科給事中 歷城侯盛庸暴卒 上初即位命庸鎮守淮安移鎮山東庸每不自安至是千戶王欽發庸罪狀都御史陳瑛劾庸心懷異圖遂削爵死冬十月 丙午承天門守衛千戶奏先晚工匠出門遺木牌無姓名有寶鈔提舉司字且條列本司官吏不法數事 上諭法司曰投匿名文書告人罪者律

有明禁此蓋小人假公法報私忿其速毀之自今有此者悉勿問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爲書以授長子 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目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耕穫有先後地里亦有遠近急則必至於病民其勿問第更定期令照限輸之 兵科給事中言今天下衛所官吏所進軍馬文冊或額數虧盈或姓名互異或不用印信或書名不稱臣或不著年月日若此者衆無誠敬之心皆當治 上曰人之才力不齊而軍馬之數繁或短於計數或

戍於迫遽容有謬誤姑釋勿問其條舉所失詰之俾更正以進來　賜貴州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　□自我撫之以羈縻十八進戍□今日當安養中國愼固邊方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命靖安侯王忠往北京安挿屯田軍民整理屯種　長興侯耿炳文恭辛炳文老將洪武初擒張士誠破北虜有功子璿尚懿

文長公主至是鄭賜陳瑛等劾其僭侈命籍其家炳文自盡　甲戌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十一月　定給驛傳例凡五府六部都察院遣人馳驛辦幹公事必同都布按三司委官者水路許乘驛船若都布按察三司自委官并承差人等於各府州縣催辦公事者水路都司所委官乘軍衛快船布按二司所委官及承差人等乘遞運所船陸路都司委官乘自己官馬驢騾布按二司委官給驛驢承差人等悉自備諸番朝貢使至市舶提舉司馳報者給驛　勅諭兀良哈部落曰朕承天眷君臨天下嘗遣使齎詔諭爾爾等聞命即遣人來朝其誠可嘉今仍舊制設泰寧福餘朶顏三衛俾爾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舊嘗授官者列名以聞咸復之若頭目人等今當授者亦第其名來聞朕即授之俾世居本土安其生業　命工部尚書黃福罷遣濬河民夫初洪武中免直隸應天等府夏秋二稅但擇其丁壯每歲農隙聽供力役及是內河淤塞發其丁壯濬治適時

暄暖胥樂赴工將畢是日早風沍寒　上召福等謂曰民供役久衣食未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工令京衛軍士次第成之　初上欲聞民所疾苦命吏部尚書蹇義等凡郡縣官考滿至京選其識達治體者令且於六科辦事俾各言所治郡縣事至是尚未有言者　上諭給事中朱原貞等曰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猶默默况遠在千萬里外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勿隱於今不言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閏十一月　戊午

安南遣使隨行人楊渤等入朝進其陪臣耆老表箋請封胡奃為安南國王從之　通政使趙彛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用其斥去之　十二月　解縉等奉勅修古今列女傳成　上親製文序之　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令淮北京例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悉從之　上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解縉等曰皇考文章皆天地之心帝王之度朕宮中徧尋不可得有言建文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深慟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天下軍民之家有收藏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録進仍重賚之　選天下殷實之民田少者徙居順天府以實京師籍名富戶

憲章録卷第十五

憲章録卷第十六

永樂二年甲申

二年春正月癸卯朔　召世子及高煦還京　復命夏原吉往蘇松治水原吉時自蘇松還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舊河港未盡疏通非經久計於是命復行仍命大理少卿袁復副之　禁民下海福建浙江瀕海居民私置海船交通外國因而為寇郡縣以聞遂下令禁民間海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之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宜罪之以警衆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遂召英等諭曰屯田軍國之大務爾等不留心於此徒坐享祿食若復役疲民以贍惰卒則民愈困兵日惰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而困民汝等宜深思之若今歲仍復怠惰耕穫不前論罪如法悔無及矣　二月　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上曰朕即位初取士姑寬其多者後不為例　遣應天府官祭先農命郡縣耆老陪祀者為令　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賜

曾棨等四百七十二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
陳敬宗周忱 陞翰林院編修王達爲侍讀學士
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命王達撰記 改
封懿文皇太子第四子敷惠王允熙爲甌寧王奉懿
文皇太子祀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上曰人
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一
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爲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爲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
是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命通政趙居
任使日本令十年一貢 夏四月 簡東宮官屬

命僧錄司左善世道衍爲太子少師復其姓姚賜名
廣孝 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得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
用其子者但爲子能改父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爲賢
君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
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不爾罪而其勉之 冊立
世子爲皇太子封第二子高煦爲漢王第三子高燧
爲趙王諸王子未受封爵者嫡長子封爲世子衆子
爲郡王 吏科右給事中孫瑾密奏前日禮部所定
八人須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月 上曰

此序尊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
科與聞銓注之事彼既不誠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
俟以既去乃言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也亦
在人上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偽在漢則誠裴
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上能用與
不能用爾適爾所言偏匆卅也 文華寶鑑成先是
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爲書
以授太子至是書成名文華寶鑑 上顧解縉等曰
朕皇考訓戒太子嘗集經傳格言爲書名儲君昭鑑
今朕此書皆稍充廣之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

帝授太子以非聖之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所以速
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
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爲守成令主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
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解縉等曰
敢爲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爲者強於己敢言
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欲使進言者無
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勉之
吏部尚書蹇義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
銓選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爲進退任

惟其以從違爲取舍愼之愼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有德有德者必不爲小人不可不察　五月　禮科言國子監祭酒徐旭書奏不謹當降　上問吏部尚書蹇義曰徐旭爲人何如義曰有文學昔侍上而於人寡合上曰持守之人固當寡合蓋其中有所主而不能隨衆依阿於外況兼有文學宜置之近侍遂命爲翰林脩撰　巡按北京御史周新言北京所屬吏民有犯徒流者蒙恩免罪就發北京人少處爲民種田公私兩便若監候詳擬往復數月饑窘憂愁多死

獄中請令後死罪及職官有犯詳據待報其吏民所犯徒流者悉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擬允當就發種田如此則下無淹禁之患而上不負寬恤之恩　上曰御史言是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收贖

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上詣孝陵請具法駕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皇考忌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爲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六月　處州靑田縣民劉貊進太祖高皇帝所賜其祖誠意伯基手詔八道祭文一道賜鈔五錠　朝鮮國王李芳遠遣使送耕牛萬頭至遼東先是　上欲廣屯田於遼東命禮部遣人徵牛於朝鮮至是送至命戶部每一頭酬絹一疋布四疋仍賜其王文綺表裏各百疋勅遼東都司以牛分給屯田　上命禮部曰會試下第舉人旣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或本有學問而爲文之際記憶偏差以致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怠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立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等於學已

有根本但更當進步爾後科第一甲者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　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窮無衣食君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爲國惜費蓋散財得民仁者之政也

秋七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繰絲進獻請百官表賀　上曰野蠶成繭使徧於山東之地亦不過衣被一方而未及於天下朕之心必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方可爲朕賀也今

且止之　饒州鄱陽縣民朱季友進書詞理謬妄詆毀聖賢李至剛解縉等請置於法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卽遣行人押還鄉里會布按二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所著文字悉焚之　八月　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來告急奏曰臣世事安南陳氏祖父皆爲執政大夫死於國事臣自少事國王受爵五品後隸武節侯陳堨眞爲裨將洪武二十二年代堨眞領兵出東海禦寇而奸臣黎季犛父子殺主篡位屠害忠良滅族者以百數臣兄弟妻子亦被收戮遣人捕臣欲加葅醢臣事變遁逃轉入山林深居窮僻與猿狖雜處耿耿忠誠鬱抑無告近聞皇上入撫大寶統正萬方敢瀝膽披肝請滅此賊侵險乗危得至境上與商人負任而至今年四月到思明府接送幸覩天日臣切惟姦臣黎季犛乃故經畧使黎國耄之子世事陳氏叨竊寵榮及其子蒼亦忝貴仕一旦得志遂成弑奪改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奃僭號改元不恭朝命肆虐下民百姓含冤呼天叩地忠臣良士疾首痛心臣義激于中上干天聽願廣一視之仁哀無辜之衆興弔伐之師隆繼絶之義臣得負弩矢前進導揚天威忠義之徒必當雲合響應

擒滅此賊剪除奸宄復立陳氏子孫使主此土則區區遠夷仰戴聖德恭修職貢永作外藩臣不才竊効申包胥所爲敢以死請伏望陛下哀矜　上憫之命有司給衣食　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盡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爲切要又思爲人君但於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老撾軍民宣慰使刁線歹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烇弟也日烇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太祖高皇帝封爲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暾立亦止二年子晛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晛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立晛之子顒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黨顒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顒而立顒子㬋㬋然幼稚尚在襁褓季犛父子乃大弑陳氏宗族并㬋弑之篡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奃爲大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illegible]子志圖纂奪臣幸以遠外見遺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爲主

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追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自給饑餓困阨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踄以達老撾然時老撾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欣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于今年始獲躬覲天顏伏念先臣受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弒逆遂成簒奪陳氏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歛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顒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弔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 九月 福建布政司奏有番船漂泊海岸詢之是暹羅國遣使與琉球通好已籍記船物請命 上謂李至剛等曰暹羅與琉球修好是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恤豈可利其物而籍之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御天下哉其令布政司舟壞者修理乏食者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上謂侍臣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君遇祥自警未嘗以祥自[illegible]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爲祥在朕更當加慎是日宴周王於華蓋殿賜其從官宴於中右門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其令即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妻入見中宮諭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以左諭德胡儼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 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前者御

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
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
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
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
副朕懷　鄭賜等言比軍上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
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
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
宥　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穀　上
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謂
率獸食人者勿聽　鄭賜劾奏廣東儋州知州陳敏
同海南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
軍士請逮問之　上曰運糧所以養軍有急安得不
與賜等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上曰事有權宜待報
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　十
一月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
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
女造爲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
戶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戶及從人數以聞
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　上以各處屯
田肥瘠不同所獲亦異考較之法宜有等差嘗命各

都司摘差官軍給與牛具種子耕種閑田視其歲收
之數爲例考較謂之樣田既而山西太原左衛千戶
陳淮率軍士來奏所種樣田除足各軍歲用之外每
軍仍有餘糧二十三石於是上命戶部詳定賞例除
官收正糧及種子外餘糧悉與自用　上御奉天門
錄囚既多矜宥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鴻臚寺
等官諭曰囚昔久於獄而初至朕前又於獄則雖枉
而不求辯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者刑
法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尚有冤即
來白　江浦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梅氏訴益母
老無養願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　鄭賜等奏奉
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
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
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
以爵賞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
如律　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
可爲器用　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軍餉災
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
求一物則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累民何爲命急斥之　工部侍郎趙毅等奏鎮江府

民言乞於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者有九十八萬人數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大不得已事豈可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卽復用如許人供給騷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豈不殆哉穀等惶懼頓首謝遂寢不行　解縉等進所纂錄韻書賜名文獻大典賜縉等百四十七人鈔有差錫宴于禮部　設天津衛　上以直沽海運商船往來之衝宜設軍衛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調緣海諸衛軍士屯守　上以海運糧船上抵直沽置倉備糧別以小船轉運北京命戶部會議皆以爲便復請於天津等

衛多置露囤以廣儲畜從之　直隸河州吏目張良興言州麻灃二湖之田約五萬餘頃唐宋時俱係熟田比歲間有耕者輒爲水渰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三十餘里以防水潦從之　十二月　上聞中官於應天府私取工匠役之召府尹向寶等責曰爾職牧民當體國家愛民之意宮禁使令之人汝何畏而輒聽其役民汝爲京尹朝夕在朕左右尙畏人如此若遠外小官當如何今姑宥爾若復爾罪非必誅私役工匠中官命錦衣衛執而治之　巡按山

西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實則虜不敢犯比軍人犯徙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逃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徙流罪者止從法科斷仍留原衛戍守從之　甘肅總兵官宋晟奏以急乏邊儲乞不爲常例無分官民令於甘肅衛倉中納淮浙鹽庶邊儲易充從之　上因管屯官不務勸率軍士顧侍臣曰朕在藩邸時數因圍獵過田家見所食甚粗糲知其所苦每親勞問之無不感悅今屯種軍士若管轄者能知其情時時勞問所苦

誰不感奮勤力又曰用人之道須先得其心然後可與圖功若養之於無事之時用之於感恩之後未有不得其力者　安南賀正旦使者至　上命禮部出陳天平見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裴伯耆亦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上聞之謂侍臣曰安南胡奃初云陳氏已絕彼爲其甥權理國事請襲王封朕固疑之及下詢其陪臣父老皆對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奃以甥襲之於理亦可乃下詔封之孰知其弑主簒位暴虐國人攻奪隣境此天地鬼神所不容也其臣民共爲蒙蔽是一國皆罪

人也上曰可容　甲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
衣各一襲特賜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
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
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功不
在尚書下故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又曰朕
[illegible]祿秩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
任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
可也縉等稽首而退　禁錮李景隆周王發其建文
時嘗至邸即訊受賂羣臣又劾景隆與弟增枝匿亡
命革爵沒其家下獄四十五年而卒　是年贈徐增
壽爲定國公子孫世襲

憲章錄卷第十七

永樂三年乙酉
至九年辛卯

三年春正月戊戌朔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
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
賞罰爲經久之計降勅獎諭之　免順天永平保定
田租二年　初上命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
俾就文淵閣進學至是縉等選脩撰曾棨編脩周述
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
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
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
祿吳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進士周忱自陳年少亦
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
遣御史李椅行人王樞齎勅往問安南國胡查俾
具篡奪陳氏之故以聞　國子祭酒胡儼請申明洪
武中所定學規從之　二月丁卯朔　陳瑛劾奏雒
僉居官貪婪暴虐擅作威福縱其妻於所部郡縣逼
索財物遂並處以死　直隸和州言州民嘗貸官稻
三千四百七十餘石今被水未償乞候來歲秋成從
之　陞左通政朱濬爲北京行部尚書　巡按福建
御史洪湛上言福建自漢以來始通中國民不知學

至庶常家爲觀察使始興學校人文日起宜立廟以祀從之　寔義解縉等言周禮地官凡建邦國必立社稷文獻通考云諸侯有國其社曰侯社親王留守之祭固無明文然禮有可以義起者今趙王留守北京當別建國社國稷山川等壇依祭宜如禮部所議從之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境今番商往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杜絶遠人　上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工部尚書宋禮言山東衛所屯田缺牛耕種請於太僕寺給之從之　賜國子監雲南天全六番招討司等處官民生高虎等五十人夏衣　戶部言河南懷慶等府比歲蝗請以鈔代輸租稅從之　三月　忠順王安克帖木兒卒以脫脫嗣封忠順王　上謂兵部曰福餘衛指揮奏其部屬欲來貨馬計兩月始達京師可遣人往遼東諭保定侯孟善令就廣寧開原擇水草便處立市俟馬至官給其直即遣歸　夏四月　上命禮部自今命婦雖大朝賀亦止於三品以上餘悉免之著爲令　詔以儒士馬巨江爲翰林博士巨江以老固辭遂授博士賜璽書褒諭令致仕　五月

上以代寧秦晉求與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奓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同楚齊蜀等王俱賜書諭之　修漢秣陵尉蔣子文廟　六月　湖廣都司言楚府付鐵牌一面遇夜差人出城驗此開門　上以書諭之曰國家舊制在外各城門鎖鑰皆屬都司軍衛今王府自出此牌禮非所宜即宜停革以副倚重之意　安南胡奃遣使臣阮景真等隨御史李琦等入朝上表謝罪請陳天平歸國　秋七月　遣行人聶聰等齎勅諭安南胡奃阮景真等與聰俱行　巡按廣東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藏亡匿叛侵擾居民今朝廷遣使招諭臣愚以爲黎性頑狠未易信從又山水峻惡風氣亦異中國之人罹其瘴毒鮮能全活臣訪得宜倫縣熟黎峒首王賢祐嘗奉命招諭黎民信從歸化者多況其服習水土不畏瘴厲臣請仍詔賢祐至京量授以官俾招諭未服黎人戒約諸峒無納逋逃其熟黎則令隨產納稅一切差徭悉與蠲免生黎歸化者免其產稅三年峒首則量所招名數多寡授以職事如此庶幾黎民順服從之　改江西道御史汪俊民爲刑科給事中　八月　禮部尚書李至剛

有罪下獄　戶部尚書郁新卒夏原吉還掌部事
九月　上以海外諸番朝貢之使益多命於福建浙
江廣東市舶提舉司各設驛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
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各置驛丞一員　改刑部尚
書鄭賜為禮部尚書吏部左侍郎陳洽為大理寺卿
陞真定府知府呂震為刑部尚書　冬十月　禮部
進冕服鹵簿儀仗圖并洪武禮制禮儀定式禮制集
要稽古定制等書　上曰議禮制度國家大典前代
損益固宜參考　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須之所
司永為儀式　盜殺駙馬都尉梅殷　十一月　庚

子遺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餘年每有邊
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昔中山武寧王開
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慎出入故無敗失凡遇警
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殺庶吉士章朴　十
二月　丁丑安南胡查復遣阮景真等隨行人聶聰
等來貢迎還陳天平　上許之　勑廣西總兵韓觀
左右將軍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陳天平歸國令安
南胡查遣使來迎　上諭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
朝廷懷遠之意今後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
欺之令巡按御史采察以聞

丙戌
四年正月壬辰朔　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皂君山草
寇竊發　上謂兵部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
潁初亂才數千人順帝恬不加意遂至大亂此今日
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
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
輔率兵捕之　戊戌陳天平陛辭命陝西參政王麟
送之勑封胡查為順化郡公　遣使齎璽書諭日
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臺岐等島海寇刼掠居民
勑道義捕之獲渠魁以獻而盡殲其類　上嘉其勤
誠故有是命仍賜道義白金千兩綵幣綺繡銀壺諸

物并海舟二艘又封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
碑其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上
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
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
容陳論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確
二月　上以　太祖高皇帝御製嘉禾詩勒石裝潢
成軸賜諸王及尚書侍郎內閣學士侍讀國子監祭
酒司業　三月　上視太學　壬寅上御奉天殿試
禮部中式舉人二百一十九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命國子監立石題名是科王驥以軍功著封伯爵

似　上慮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之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　黃中等以兵五千護送陳天平至丘溫胡奩遣陪臣黃晦卿等以原籲迎候及牛酒犒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踊躍中間胡奩不至何也晦卿曰奩有微疾中道晦卿還促奩且遣騎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者益眾相繼於道中以為實遂徑進度隘留雞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鼓噪動山谷遂殺天平中等亟整兵擊之賊已斬絕橋道不得前中等引兵還時大理卿薛嵓謫在廣西中舉以輔行天平被刼嵓在其中亦自經死嵓陝州閿鄉人慷慨有志操有政治才嘗歷官鎮江知府民皆思之　夏四月　黃中等奏胡奩刼殺陳天平事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蕞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何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上遂決意興師　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勑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曰比遣都督黃中等送安南王孫陳天平還國中等輕視黎賊率意而進以至辱國今興師南伐勑四川等都司選卒七萬并勑蜀王於成都三護衛選卒五千聽爾調遣大軍合用糧餉須預為會計規畫輸運不可後期賜白金五百兩

五月　遣忽都帖木兒答剌罕齎勑諭鬼力赤部下阿魯台曰曩者丑閭回言爾聰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母子同心自古名世之臣惟先見之明者能察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名遂福及子孫況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在則當決之趨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進退兩難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文綺二端

命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計議軍事以黃中呂毅前送陳天平失律徵赴京　齊王榑至京師先是榑結無賴養將客私僭帝號及咒詛厭鎮等事屢有告者察之皆驗　上賜書諭令改行於是榑請入朝面謝既至廷臣交章劾奏榑罪不當宥榑厲聲曰奸臣又欲喋喋效建文時事耶會當盡斬此輩上聞之不懌曰此其心可知已命罷其隨侍護衛及長史等官處之京師　六月己未朔日食　秋七月　上以是月十六日命將出師討安南黎賊遣使祭告嶽鎮海瀆之

神　命朱能沐晟張輔李彬陳旭率師征討安南黎
賊命劉儁黃福陳洽等督理軍務　上燕閒與侍臣
論及人之壽夭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
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沒無聞顏子三十二令名
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閏七月　文
武守臣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備巡幸　召
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命為翰林侍講學士以其老賜
勅致仕上語胡廣等曰朕守藩時王府官亦有二三
人知易者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處
蓋易道在變通不失其正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得

要領唯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
內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八月
上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勅守將宋晟何
福吳高等相擇牧地計議以聞　九月　設陝西甘
肅二苑馬寺　冬十月　丙午總兵官征夷將軍朱
能卒於安南之龍川訃聞上命副將軍張輔代之
十一月　己巳甘露降　孝陵松栢醴泉出神樂觀
命中使取獻宗廟分賜廷臣　戶部人材高文雅言
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卹民言辭率直無所忌
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

請寘之法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
勿以直而廢之　十二月　辛亥甌寧王允熈暴卒
懿文太子季子也建文中封徐王上即位封敷惠王
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以奉懿文之祀未遣之國忽
夜邸第不戒于火竟成疾而薨年十六謚哀簡　六
年春正月丙辰朔　張輔王友沐晟柳琮等合兵
討安南賊於籌江柵破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
木丸江　直隷浙江諸郡軍民子弟私披剃為僧赴
京冒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　上怒命悉
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　二月　黜翰林學

士解縉為廣西右叅議改左中允尹昌隆為禮部主
事　三月　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不輟者　上
召諭之曰爾身備宿衛不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可
乎若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自然有福如無足數者
而犯有禍無福得乎今後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
罪不宥　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隷翰林
院習譯書遇開科仍令就試置館於長安右門之外
處之　張輔沐晟等敗黎賊於富良江　夏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召姚廣孝魯瑄鄭禮等諭之
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

㒓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
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不必如儒生繹章
句工文詞爲能也廣孝等稽首受命　上謂侍臣曰
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話多傷氣
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
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
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
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上曰不如是不足以
盡羣情　五月　征安南官軍獲賊首黎季犛及其
子澄　張輔等平安南捷奏至羣臣入賀復以開設

三司及郡縣爲請　上命降詔行之　六月　以安
南平詔天下　置交阯都布按三司都督呂毅掌都
司事尚書黃福兼掌布按事　定交阯所隸府州縣
　改大理卿陳洽爲吏部左侍郎遣郎中張宗周等
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給凡當授官必與張輔沐晟
劉儁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　王達卒達字達善
無錫人自縣學訓導以薦陞國子助教　上卽位用
姚廣孝言陞翰林院編修再陞侍讀學士達謙和恭
愼爲文章以詩名上問建文君過失事達曰可
爲善但輔導者非人故誤之耳達卒年六十五命有

司歸其喪　勅張輔沐晟劉儁訪求交阯人才禮送
赴京擢用　秋七月　癸丑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
晟卒　戊寅墨麟卒麟陝西高陵人洪武中以國子
生擢御史尚嚴刻陞北平按察副使以城守功陞兵
部侍郎麟爲御史時有耀長罪不應刖麟煅煉成獄
條刖之麟恆自歉于心及病見被刖者已而麟足趾
腐盡乃死論者以爲寘報云　八月　勅宋禮金純
吉朴師逵劉觀等以營建北京取材於外宜節量人
力俾無咨怨各盡乃心毋忽　九月　張輔沐晟等
遣都督柳升等齎露布檻送黎季犛黎蒼等獻俘至

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羣臣偕兵部侍郎方賓
讀露布至弒主簒國僭號紀元等語上使問季犛父
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
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
等命有司給衣食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以交阯
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同知
賜賚慰勉　十一月　以仁孝皇后內訓賜羣臣俾
教于家　太子少師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
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更
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　賜廣孝等二

千一百六十九人鈔有差　十二月　廣東布政徐
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
進　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
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
餽臣特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
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
官令燬之一無所問　以太祖高皇帝戒飭功臣鐵
榜及勑旨頒賜武臣　命戶科給事中胡濙訪求異
人　是年徐輝祖卒年四十　上曰輝祖與齊太黃
罪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曲赦輝祖
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釋迦保見
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　二月　命平江伯陳瑄總率
官軍都督僉事宣信爲副海道運糧赴京　三月
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黃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
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　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
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福
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巡
按福建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爲
瑞上賜勑切責之　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爲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　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
有奏栢花爲瑞　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
務諛謊也可惡　璽書切責之　夏四月己卯朔
日食　上謂兵部曰朕即位以來東北諸胡來朝者
多願留居京師以南方炎熱特命於開原置快活自
在二城居之俾部落自相統屬各安生聚近聞多有
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爾即以朕意榜示之有欲
去者令明言鎮守官勿阻之　五月　六月　交趾
總兵官張輔沐晟等旋師至京輔等上交趾地圖其
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
里　上嘉勞之賜輔晟等及諸將宴於中軍都督府
旗軍人賜鈔五錠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等同六部
尚書奏新城侯張輔等平定交趾建設軍民衙門總
四百七十有二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
所二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市舶提舉司一巡
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置城池十二所安
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命義等曰爾同禮部即
定議將士功次陞賞視平雲南例增之　辛丑鄭賜
卒賜洪武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遷北平布政司參
議建文中召爲工部尚書　上即位李景隆言賜爲

建文所用罪亞齊黃逮至上問賜吾皆何如待汝乃
遂相背耶對曰亦盡臣職耳上笑而釋之改刑部尚
書尋改禮部同官有不相能者數短之上前雖上素
亮之而賜懷虩畏既疾猶強出朝參至是卒 上遣
官祭葬雖未嘗側媚以求容而蟄以存身其情亦可
矜矣 秋七月 制諭羣臣須賞平安南功張輔爲
英國公沐晟爲黔國公柳升爲安遠伯其朱榮高士
文等各爵級銀幣有差 壬申翰林院學士王景卒
景在洪武中歷教諭知州陞山西參政坐事謫雲南
建文中吏部尚書張紞前任雲南雅知之奏陞翰林

侍講 上即位陞學士時建文君未葬上詢葬禮景
對宜葬以天子之禮雖隱忍以終其身猶爲不忘故
主者云 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
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對曰水旱出於天
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聞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上
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
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
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
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八月 壬午戶部
言舊定屯田賞罰例已刊著紅牌蒙聖諭以田土新

開墾所收不能及數期三年後依紅牌例考覈今已
及期當舉行之 上曰屯田固重務若徵收過重人
不能堪仍從輕例 丙戌詔明年二月巡北京 九
月 冬十月乙亥朔日食 十一月 勑文武大臣
輔導皇長孫 十二月 交阯總兵官沐晟與交阯
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都督呂毅尚書劉儁交
阯參政劉昱皆死之 張輔總兵師師討簡定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 車駕欲巡北京命學士胡廣
諭德楊榮金幼孜修撰王英等扈從時榮喪母陛辭
特留之 二月 上巡北京啓行命皇太子監國

上出一書示胡廣等曰朕因政暇采聖賢之言若執
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
書卿等試觀之廣等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
此書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 上諭黃淮
楊士奇曰東宮侍側朕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
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
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
欲又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人之好惡
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在上都不用小
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亦不可盡棄須常警飭之不使

有過可也朕心喜其學問有進爾等其盡心輔之
三月　乙卯平安卒安滁州人父定從　高皇帝起
濠梁充元帥戰歿安襲職以功擢右軍都督僉事上
即位與靖難安率衆拒戰被擒特宥爲北京都督僉事
至是卒　車駕在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　四月
遣給事中郭驥齎書往虜中諭本雅失里本雅失
里欲殺驥驥不屈死之　閏四月　勅襄義金忠黃
淮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　五月　己卯營山陵於
昌平縣遂封其山爲天壽山　賜皇太子聖學心法
置邊城調軍勘合　上以邊戎調遣止憑勅書慮
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
猛十六字編爲勘合　封尼剌兀哈木爲順寧王太
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　六月　刑科右給事
中耿通等劾奏都御史陳瑛及御史袁綱覃珩朋比
蒙蔽誣搆兵部主事李貞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
爲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　皇太子召綱珩面詰
之皆承伏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處分　秋七月
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
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
右參將率師征本雅失理　甘肅總兵何福奏韃靼

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
楊榮齎勅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
逗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
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　丘福等率將校
千餘人至臚朐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
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
曰當疾馳禽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
人誘我且駐兵候諸軍俱至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
不從令所獲者爲嚮道率衆直薄虜營毋戰虜輒佯
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將軍輕信諜者孤軍深
入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
力言不可福皆不從謀遣火真使虜營假言求和自
率騎繼之火真猶豫未決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
先馳馬麾士卒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
俱行虜衆奄至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
遠馬蹶被執罵不絶口而死福與火真王忠爲虜所
執俱死之　張輔敗賊黨阮世每於馘子關　九月
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没於
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今選將練
兵來春朕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

逆　冬十月　上召諸將諭以親征之策　上謂行
在禮部尚書趙羾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早朝奏事
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
與學臣斟酌可否於是羾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
日常朝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
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
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
儀從上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一月　戊寅
張輔沐晟等獲賊首簡定　十二月　左中允周翰
等劾吏部右侍郎師逵往湖廣採木務行刻薄皇太
子曰逵誠可罪然皇上所遣須其還日請罪之
八年春正月戊辰朔　張輔敗賊餘黨阮師檜於東
潮州斬賊首四千五百餘級生擒二千餘人皆斬之
張輔檻送簡定等至京師伏誅　二月　上親征
虜酋本雅失里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命皇長孫
留守北京夏原吉等進所議留守北京事宜從之
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　丁未車駕發北京　三月
丁卯朔　甲戌　駐蹕鳴鑾戍瓦剌順寧王馬哈木
遣完者不花答哈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乙亥　上大閱誓師　丙子車駕次凌霄峰登絕

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見蕭
條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因問廣等曰諸將此來不
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
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
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
人之情爾當專任一己以掩羣策　丙申　駐蹕清
水源去營三里許平泉躍出洋溢四達士馬飲之不
渴賜名神應泉　夏四月丁酉朔　癸卯車駕次玄
石坡製銘勒于立馬峰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
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壬子車駕次禽胡山製銘
刻石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賜
其泉名靈濟　甲寅車駕次廣武鎮賜其泉名清流
製銘刻石曰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
武　五月　乙卯車駕至斡難河追及虜虜拒戰
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一呼而敗之本雅失里窮
迫以七騎度河遁去遂班師　六月　班師至靜虜
鎮阿魯台詐降逆戰敗走上追擊大敗之　秋七月
車駕次開平宴勞將士　遣楊榮齎書諭皇太子以
七月十七日抵北京　壬午車駕至北京　八月
寧遠侯何福懼罪自殺　長沙妖人李法作亂皇太

子命豐城侯李彬討平之　九月　冬十月　丁酉
車駕發北京　癸卯務本之訓成時上以皇孫生長
深宮欲其知稼穡之艱難因巡幸北京命之侍行使
歷覩民情風俗及田野農桑勞苦之事且舉太祖創
業之難及往古興亡得失可為鑒戒者以致飭勵之
意書成名務本之訓云　上聞周王橚於國中作殿
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皇祖王
國廟祀則肇於始封之王若太祖之祀朝廷自有宗
廟王今祀於國中僭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
而為之不可為孝王其審禮而行毋貽物議　十一

月癸亥朔冬至　車駕還京　十二月　上諭蹇義
曰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
任之前以刀筆吏為之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
體前之由吏為御史者爾吏部悉罷之繼今風憲吏
不得用吏著為令　交趾賊首陳季擴遣胡彥臣等
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善許之以為交趾布政使
九年春正月壬戌朔　命張輔為副將軍會沐晟討
交趾勅四川廣西江西湖廣雲南貴州六都司安慶
十四衛發兵二萬四千隨征　二月　勅戒秦王尚
炳曰昔周天子遣使賜齊桓公胙且命勿下拜桓公

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上諭胡廣等曰朕非欲併其土地蓋以此輩自昔擾邊至宋歲賂金幣卒爲大患今既來朝從所欲授一官量給賜資捐小費以弭重患亦不得不然　詔赦交阯軍民罪犯諸所課稅停徵三年　開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舊通舟楫洪武中衛河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餘輛民困其役永樂初屢有言開河便者上重民力未許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會通河道四百五十餘里其淤塞者三之一濬而通之不但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

家無窮之利乃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侍郎金純發山東及徐州等處民丁開濬給以糧餉蠲其他役及今年田租仍命兩御史監督　三月　上御奉天殿試禮部永樂七年會試中式舉人陳璲等八十四人賜進士有差是科得錢習禮　陳瑛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初瑛有寵恣意羅織逢迎凡建文諸臣得罪深重瑛寔贊之既而給事中耿通劾其誣陷李貞中允劉子春劾其方命廢事皇太子皆宥之至是上聞遂下獄死　民有盜勸善書者刑部縣發戍邊奏聞　上曰縣即爲棄人欲改過無由矣況盜勸善書

諸番國襲執錫蘭山國王亞烈苦柰兒歸而獻俘上
矜宥之擇其屬之賢者嗣立　楊榮奔喪還起復至
京　會通河成河以汶泗為源汶水出寧陽縣泗水
出兗州至濟寧而合置天井閘以分其流南流達于
淮而新開河則其西北流由新開河過東昌入臨清
計三百八十五里自濟寧至臨清置十五閘以時啓
閉舟行便之　建文間右參議解縉下獄縉先為翰
林學士出為廣西參議會有言縉嘗洩建儲時密議
漢王高煦嗣之誣縉無人臣禮遂改交阯時檢討王
偁亦謫交阯二人遂共趨廣東游玩山水忘返縉又

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曰為臣受
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逮偁皆下獄　秋
七月　張輔沐晟敗賊黨阮帥於月常江　八月
工部尚書宋禮等百六人開會通河畢還京師命禮
部定賞格宋禮言會通河以汶泗為源夏秋霖潦泛
溢則馬常泊之流亦入焉汶泗合流至濟寧分為二
河一入徐州一入臨清河流深淺舟楫通塞繫乎泊
水之消長泊水夏秋有餘冬夏不足非經理河源及
引別水以益之必有淺澁之患今汶河上流自寧陽
縣閘已築壩堰使其水盡入新河東平州之東境有

沙河一道本汶河支流至十里口通馬常泊比年流
沙淤塞河口宜趁時開濬況沙河至十里口故道具
存不必施工河口當濬者僅三里河中宜築堰計百
八十丈從之　九月　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
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稿與衆聚觀書
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
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
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毁之有告者勿行今復
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如唐
之王魏太宗棄宿憾而信任之卒相與成治功帝王

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豈可一一
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冬十月　命重修　太祖高
皇帝實錄上巡幸至北京之初命胡廣等重修至是
命姚廣孝夏原吉為監修官胡儼黃淮楊榮為總裁
官楊士奇金幼孜等為纂修官皆賜勅勉勵　兵科
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
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正以除
姦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
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
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闒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

千戶無罪峻惶恐而退　哈密忠順王脫脫卒封兔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尋卒封孛羅帖木兒為忠順王

十一月　張輔率舟師追捕陳季擴等梟賊首千五百餘人以狗餘賊散走林莽沮澤中追殺殆盡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平　上御奉天殿命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冠于華蓋殿　十二月　遣指揮木答哈阿升哥齎勑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頭目昔兀良哈之衆數為韃靼抄掠不安乃相率歸附誓守臣節我　太祖高皇帝矜其困窮設福餘朵顏泰寧三衛而授爾等官職俾各領其衆臣屬既久後竟叛去及朕即位復遣人來朝朕畧其舊過加意撫綏數年以來生聚蕃息朝廷於爾可為厚矣比者爾等為本雅失里所脅掠我邊卒又遣苦列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狡詐如此罪奚可容今特遣指揮木答哈等諭意如能悔過即還所掠戍卒仍納馬三千匹如贖前罪不然發兵誅叛悔將難追　閏十二月　吏部尚書蹇義同六部等官上言在外布按二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得人之道在銓選精覈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在外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賢能廉幹堪任

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考驗如果賢能量材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闒茸貪汚舉主連坐上是其言命所司速行之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款且請併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以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姦謀也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不許阿魯台之請

憲章錄卷第十七

永樂十年壬辰 至十七年己亥

十年春正月丙戌朔　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等縣地曠民稀青登萊諸郡民多無田宜擇丁多者分居就耕蠲其役三年庶地無荒蕪民不失業從之　河南洛陽知縣姚弘言本縣舊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輸粳米後伊河水低不能灌溉今爲陸地每歲人民皆易粳米輸納乞令納粟廣東樂昌知縣徐善惠言本縣耕農多稻少麥歲以稻易麥輸官請自今止令輸米並從之　上諭蹇義等曰守

令郡邑之長昔人每戒數易盖牧守之寄甚重須久於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忘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事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山西布政使周璟言大同地臨邊塞都司歲用馬草皆令太原平陽澤潞運給往復二三千里民用困乏而大同所屬天城陽和等衛地皆平川秋多青草乞令以時採貯往給大同以平陽澤潞諸郡縣草儲於旁近驛舍從之　二月　上以甘肅官軍所用糧多百姓轉運繁勞命戸部減凉州鹽糧則例召商中納以供軍餉待糧用充足則仍其舊於是定納凉州鹽糧准淮浙鹽每引三斗五升河東每引二斗四川每引一斗五升　三月　上親策禮部中式舉人一百六人賜馬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羅通陳洽　夏四月　尚書宋禮奏近因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臣相度措置臣嘗自衛輝至直沽視河岸低薄非止一處若不究其源析其流但務修築隄岸恐水復衝塌不免屢勞民力須定長久之計臣先視會通河至魏家灣與土河相連宜於彼開二小河以泄於土河則無漫衍之患今復視德州城西北亦可開小河一道盖自衛河岸東北至舊

黄河一十三里内五里舊有溝渠五里係古路三里係平地今開通泄水以入舊黄河至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凡四百五十七里約用軍夫三千餘人十日可完　上諭工部曰禮所言誠當但農務方興令俟秋成後爲之　五月　六月　勅戸部曰朕爲天下主所務者安民而已故每歲遣人廵行郡邑惟欲周知歲之豐歉民之休戚近者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年穀豐登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自今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逮下獄　秋七月

選在閒韃官教民畜馬　上諭兵部曰朔方多馬固
土地所宜亦其人習於畜牧今韃官閒居者多可選
其老成謹厚者令教民畜養於是兵部奏委都督薛
斌吳成等選擇其居永平薊州通州者就留本處教
民居眞定定州者更番赴眞定府教民但令牧飲飼
之官□忌不及教者無罪　上謂都察院曰比者
朕慮在外諸司行事或於民有不便閒遣中官往詢
之未嘗有所委任況在外有都布按三司及巡按御
史事之當行者所司自行奏請何與中官事比聞中
官多有干與有司事者自今不許即移文中外知之

八月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
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
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
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
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九月　陞
工部主事藺芳為本部右侍郎初芳為吉安知府坐
事謫為辦事官專治河渠以通漕運累有建明既還
授都水司主事至是宋禮薦其才故有是命　冬十
月　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嘉定瀕海之墟正當江
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無大山高嶼可以依據漕舟

於此或值風濤觸堅膠淺輒致傾覆乞於縣之青浦
築土為山立堠表識從之命有司徵軍夫命瑄督其
役仍敕俟農隙為之至是成方百丈高三十餘丈賜
名寶山　上親製碑文記之　命鎮守交阯都督韓
觀運廣東糧萬石赴交阯給軍食　命皇太孫演武
于□山　十一月　命兵部及五都督府自今武官
子弟襲職者循洪武故事初比試不中許襲職□半
俸過二年復試中支全俸不中仍減半又二年亦如
之三試不中發充軍　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
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
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上曰所
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已失節於夫遽責人不
能盡孝所言勿聽　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侍衛
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
室徽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曰所言
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之為君用人但
當明其賢否不當分別彼此其人□賢則信任之不
賢雖至親亦不可用□□□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
史那社爾盖知其人也□□宗寵任安祿山致
播遷之禍正是不能知人宋徽□□目是寵任小人以

致夷狄之禍不因周衰夷狄之入也春秋之法夷而入
於中國則中國之朕爲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
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韃靼而外
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
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
豈可罪之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或有乖謬亦當容
之若加之罪則言路塞而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矣爾
爲大臣乃有此言亦非忠也　十二月　殺浙江按
察使周新新廣東南海人由鄉舉爲御史彈劾不避
權貴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屢有異政名震一時
錦衣指揮紀綱怙寵差千戶往浙緝事作威索賂新
捕之千戶遁入京訴綱綱奏新專擅　上命官校逮
至陛前新抗之曰在內都察院在外按察司朝廷法
官也臣奉法捕惡奈何罪臣上怒命殺之臨刑大呼
曰生爲直臣死爲直鬼吾無憾矣上尋悟其冤而惜
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免朝賀先是鴻臚寺奏
習正旦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
百官賀禮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
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是同日免賀爲當楊士

奇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
仁宗時元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弼
曰萬一契丹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虜
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上從之　勅諭齊
黃等遠親未拿者悉皆宥之有來告者勿論時翰林
庶吉士錢習禮江西吉水人與練子寧有姻婭先是
逮治姦黨習禮偶獲免而恆爲鄉人所持習禮不自
安以告學士楊榮榮乘間以聞　上欣然曰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
於是黨禁漸解　二月　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命
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及洗馬楊溥輔皇
太子監國　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及思州等
府洪武中止設貴州思南思州諸宣慰司管束士民
及設都指揮使司鎮守其地既而思南宣慰使田宗
鼎與思州宣慰使田琛數相攻殺抗拒朝命乃勅鎮
遠侯顧成以兵擒之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
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
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而於貴州設布政使
司以總之　三月　田琛田宗鼎伏誅以工部侍郎
蔣廷瓚爲貴州左布政使　夏四月　上謂呂震曰

朕嘗命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
近者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爲言者及驗視之田野
荒蕪人民饑寒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今
後所言有切民情治理者宜旌賞之否則重懲勿貸
五月　癸未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
文武羣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命皇太孫而
下諸王大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　上
喜命儒臣賦詩賜羣臣宴及鈔帛有差　交州府所
隸十七州縣土官判官陳麻麼比江府所隸五州縣
土官同知阮必恭等及耆民百有八人來朝自言交

趾之人久被黎賊荼毒荷王師滅之民獲蘇息故詣
闕謝恩悉賜勞遣還　曹縣獻騶虞呂震奏稱上瑞
請率羣臣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若家給人
足此爲上瑞騶虞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上曰大
臣之道當務爲國爲民汝能效李沆爲人則善矣震
退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命禮部侍
郎儀智侍皇太孫講讀先是　上命吏部翰林院簡
求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蹇義楊士奇共舉智上
喜曰得之矣此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
之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

言免賀朕從之智可用遂令侍太孫授經智山東高
密人溫重端愨由教官累遷今職遇事務別白是非
不少附會既而智以年老薦其同鄉訓導戴綸即擢
爲禮科給事中侍從授經　六月　開平備禦郭亮
奏開平兵少不足守備勅報亮曰軍在精不在多爾
能撫䘏有道訓練有方雖千人亦足用軍多不精徒
耗糧餉無益也　秋七月　封韃靼太師阿魯台爲
和寧王　八月　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　九
月　山西緣邊煙墩成　十一月　以野
蠶絲衾命皇太子奉薦太廟先是山東民有獻野蠶

繭絲者羣臣奏賀瑞應　上曰此祖宗所祐也特命
織帛染柘黃製衾以薦　十二月　張輔沐晟會兵
敗賊黨阮帥等于愛子江
十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免朝賀　二月　上退
朝御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
德者上歎曰朕非不知三公布被之譏但念自當惜
福昔皇妣躬補緝故衣皇考見而喜曰勤儉如此正
可以爲子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耳爾等愼勿
諛也　詔親征瓦剌先是朝廷封阿魯台爲王瓦剌
馬哈木等怨焉自是朝貢不至遂議親征命安遠侯

柳升將中軍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
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
江朱榮等爲前鋒　三月　設隆慶州并永安縣隸
北京行部隆慶古縉雲氏所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
仁宗生於縣東改爲隆慶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內州
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爲隆慶州又
設永寧縣隸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庚寅　車
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
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
之法亦使務歷行陣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

廣楊榮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
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夏四月甲辰朔
五軍出塞　五月癸酉朔　駐蹕楊林　上閱武
之暇皇太孫侍每語以創業守成之難　六月壬寅
朔日食　虜寇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率
衆逆我師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
親率鐵騎擊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
十級餘衆敗走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
之故皇太孫叩首稱賀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
愼防遲明追撲之必盡殲乃已皇太孫對曰陛下督

職勤勞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今旣敗走假息無所
寄救逐顧乎請不須窮追宜及時班師上然之　庚
戌班師　戊午　駐蹕三峯山之西南和寧王阿魯
台遣所部都督朶兒只伯卜等來朝命中官王安齎
勑往勞之　己巳　車駕次黑山峪勑皇太孫以班
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頒詔天下　秋七月壬申朔
癸巳　駐蹕宣府　己亥駐蹕沙河皇太子遣兵
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進迎鑾表至　八月辛丑
朔　車駕至北京　上御奉天殿受賀大宴文武羣
臣及從征將校命禮部會議將士功賞　交阯總兵

張輔檻送賊首陳季擴阮帥至京師伏誅　九月
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禮部請上表
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
旣安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閏九月　先是
上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緩且奏書失辭曰此輔
導者之不職遂徵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諸司交奏其
罪遂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上
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鞫之已而召士奇至前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首
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上悅而罷

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獨宥乃下
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遂徵楊溥黃善相繼下
獄皆以金問辭連之也　冬十月　江陰侯吳高以
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　上北征以師至
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又私役有
司軍士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
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爲
民　十一月　降晉王濟熺爲庶人俾與長子美圭
守晉恭王墳園仍賜勅諭曰爾謀爲不軌自絕于
天自絕于祖宗論爾之罪有不容誅重念恭王手足

之義特全爾生令守恭園其閉門念咎杜絕外交改
過遷善以保令終愼之哉　諭胡廣楊榮金幼孜曰
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
發明餘蘊者爾等采其切當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
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極通書西銘正蒙之類
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書未有統會爾等亦類聚
成編二書務極精備庶垂後世命廣等總其事仍命
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開館東華門
外命光祿寺給饌　十二月庚午朔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解縉暴卒於錦衣衛獄徙

其家于遼東初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
得其地恐亦難守上不喜東宮而寵高煦縉謂不宜
過寵致起覬覦縉由此得罪云　行平交趾功賞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賜進士三
百五十一人是科得王翺高穀上以禮部會試下第
舉人中或有學問可取者命翰林院再試之續取二
十四人並賜冠帶給教諭俸送國子監進學以待後
科　罷海運糧命平江伯陳瑄於湖廣江西造舟二
千艘以從漕運　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
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

三咸謂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呂震請率羣
臣上表賀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
君子所爲呼譟山谷空虛之聲相應理或有之布政
司官不察以爲祥爾爲國大臣不能辨其非又欲進
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也　夏四月　征夷將軍
英國公張輔鎮守交趾　五月　開清江浦河道凡
漕運北京舟至淮安過壩渡淮以達清河挽運甚勞
平江伯陳瑄時總漕運故老爲瑄言淮安城西有管
家湖自湖至淮河鴨陳口僅二十里與清河口相直
宜鑿河引湖水入淮以通漕舟瑄以上聞遂發軍民

開河置四關曰務風曰清江曰福興曰新莊以時啓
閉人甚便之　六月　秋七月　上諭都御史李慶
曰朕屢戒郡縣官不許一毫取民前滦州知州何敬
誅求刻削已寘諸法近代州知州安揖武清知縣李
潛等多務役斂擾民貪饕無厭於法亦宜以法爾宜
備諭所犯以示牧民者俾知所警懼　八月　九月
五經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成命禮部刊刻頒行
天下賜纂修官胡廣楊榮金幼孜等鈔幣有差　冬
十月　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上使西域記所
歷凡十七國山川風俗物產悉備　十一月　呂震

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至日率羣臣上表賀上
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表
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　勅陝
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河南山東山西陝
西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徐宿淮邳淮安揚州武平歸
德睢陽潼關諸衛選所屬步騎兵遣能幹指揮千百
戶統領操練俟赴北京閱視　兵部尚書陳洽言朝
廷初討黎賊陳季擴時占城國王占巴的賴雖聽朝
命出兵來助然實陰懷二心請發兵征討　上以交
趾既平民方安業不忍窮兵遠夷但遣使齎勅諭之

十二月　上諭行在兵部尚書方賓行太僕卿楊
砥曰北京諭戶養馬其間丁有多寡宜與戶部計議
均之賓等議以丁計爲均請十五丁以下養一馬十
六丁以上養二馬邊發爲民種田者不論丁七戶養
一馬從之　勅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曰瓦剌使者
言瓦剌馬哈木等慮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己害
擬七月率衆至斡難河北俟冬襲阿魯台斯言雖未
可信然吾邊境須有備盖虜多譎詐惟有備無患大
抵禦寇之道勿與輕戰但堅壁清野最上計也復勅
陝西開平大同遼東亦如之

甲午

十四年春正月甲午朔　二月　三月　改趙王高
燧封國於彰德漢王高煦於青州時高煦奏願常侍
左右不欲之國復賜勅曰既受藩封豈當常在侍下
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如果誠心
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
青州之命更不可辭　夏四月　禮部祠祭司郎中
周訥上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
泰山刻石紀功德垂之萬世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
神功昭格上下宜如訥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
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郡縣上奏未嘗不惕

無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唐
太宗亦不爲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
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爾當以古人
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命胡廣爲文淵閣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爲翰林學士　五月壬辰朔日食
六月　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　秋七月　遣將練
兵海上防倭　八月　癸酉日晝星見呂震率文武
百官請上表賀　上不許　作西宮初上至北京仍
御舊宮及是將徹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宮爲視朝
之所　九月　上聞漢王高煦於各衛選精壯軍士
及有藝能者以隨侍爲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心益
疑之遂有還京之意先勅右軍都督僉事歐陽青曰
親王護衛官軍自有常數凡各衛選撥隨侍漢王者
令各還原伍不許稽留特青專典漢府兵事故也
冬十月　上還南京　十一月　以谷王橞謀逆事
條示諸王并勅諸王議其罪　復詔羣臣議營建北
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　上以
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於是
文武羣臣上疏曰伏惟北京乃聖上龍興之地北枕
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

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比年
聖駕巡狩萬國來同民物阜成禎祥協應天意人心
昭然可見然陛下重於勞民延緩至今臣等切惟宗
社大計正陛下當爲之時況今漕運已通儲蓄充溢
財用具備軍民一心營建之辰天實啓之乞早賜聖
斷勅所司擇日興工以成國家悠久之計以副臣民
之望上從之　勅交趾總兵官張輔馳傳還京　十
二月　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璽書
諭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黃淮楊士奇等采古名臣奏
疏彙録以便觀法至是書成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
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
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
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賢所言便作
今日耳聞爲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爲心天下國
家之福也遂命刊印以賜皇太子皇太孫及諸大臣
陞戶科都給事中胡濙爲禮部右侍郎　陞翰林
院修撰沈度爲侍讀學士中書舍人沈粲爲翰林院
修撰粲度之弟也　是年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
趾
十五年春正月朔　倭寇浙東　二月　谷王橞以

謀逆削爵為庶人革其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　三月丁亥朔　命漢王高煦居山東樂安州初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及還以問楊士奇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問義不肯言汝盍言之如朕未知汝輩處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士奇對曰漢王始冊封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朝廷將徙都彼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乃詔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壬子　上巡北京皇太子監國命胡廣楊榮金幼孜扈從　夏四月丁巳朔日食　五月　倭寇浙東　閏五月遣文武大臣分道經理漕運　六月　以儒士郭張善為翰林院檢討　秋七月　賜皇太子務本之訓　戊寅日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特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官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八月　行在通政司言甌寧縣人進金冊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冊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九月　再定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養馬例修孔子廟訖工　上親製碑文刻石　己巳庶人允熥卒允熥懿文太子第三子母妃常氏開平忠武王遇春之女允熥建文中封吳王　上嗣位之初改廣澤王以罪廢為庶人至是卒上命以禮祭葬之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時捕倭將士擒寇數十人獻京師賊首皆日本人羣臣言日本數年不修職貢今首賊乃其國人宜誅之以正其罪　上乃遣淵賜勅切責之　十一月　工部右侍郎關芳卒芳山西夏縣人倜儻闊達有大節讀書通古今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洪武中舉孝廉授刑部員外郎歷郎中　上即位歷吉安知府先是金華朱仲智為吉安知府被召改重慶民思慕之而難其繼者已而芳至以愛民為心而處事曲當民更大喜吉水有無賴民詣闕言縣故有銀冶烹煉可獲厚利朝廷遣官覆視既至父老聳訴於芳曰即用無賴者言吾屬不能保而邑有無窮之患矣芳顧問詣闕告者告者即叩頭吐實若我愚昧人居鄉素貧鄉之人皆華衣美食揚揚然未嘗齒我我寔不甘故妄

意禍之死罪死罪芳遂草奏大畧謂告者愚昧妄意
上陳令詢邑人長老皆云素無銀冶即不實甘受斧
鑕之誅同官畏懼不肯署芳曰吾輩奉命守此土獨
不爲民乎有罪芳請獨任同官不得已亦强署焉上
得奏曰吾固意愚民之妄也遂罷其事然以告者出
於率意也亦不之罪芳歷陞工部右侍郎至是以疾
卒吉安自芳去其民思慕賢守必曰朱蘭朱蘭云
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
特異 上賜羣臣觀之呂震以爲禎祥屢見率百官
上表賀不許 十二月

十六年春正月壬子朔 安南黎利反李彬遣兵討
之利敗走 陝西耀州民獻玄兎呂震請賀不許
二月 行在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上御奉天殿
策會試中式舉人賜李騏等二百五十人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 太子少師姚廣孝卒廣孝蘇之長洲人
初從釋氏名道衍少與高啓楊孟載爲友宋濂蘇伯
衡輩亦稱其詩文洪武十五年僧宗泐薦住北平慶
壽寺事 上在藩邸甚禮遇之每出師命侍世子居
守與贊謀策初命爲左善世尋賜名廣孝授太子少
師至是南京來朝得疾卒諡恭靖廣孝嘗著道餘錄

詆誚先儒爲君子所鄙若其論文曰惟韓退之歐陽
永叔曾子固眞儒者之文識者亦有取焉 夏四月
行人呂淵自日本還其國王源義持遣使奉表謝
罪 五月 夏原吉等上表進高皇帝實錄 上具
皮弁服御奉天殿受之賜夏原吉胡廣楊榮胡儼金
幼孜曾棨鄒緝王英余鼎羅汝敬李時勉陳敬宗等
鈔錠綵幣有差 胡廣卒廣字光大吉安吉水人建
文庚辰廷對策以斥逐親藩爲言擢進士第一賜名
靖永樂中勅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頌郄封禪有頌逢
迎媚悅以希恩寵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至是卒贈禮

部尚書諡文穆 六月 詔纂脩天下郡縣志書命
夏原吉楊榮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
博采事蹟及舊志書 秋七月己酉朔 右贊善梁
潛以輔導有闕逮下獄潛初以文學簡侍皇太子監
國南京有陳千戶者害民取財皇太子謫交趾立功
後念其舊有軍功宥之或言陳千戶不當宥潛及司
諫周冕預聞之而不諫止遂逮下獄後冕在獄不謹
遂併潛皆死 八月 遼東總兵劉江言近因巡視
各島至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其地特高旁
可往剳千餘兵守備詢諸土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

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離金州城七十餘里凡有寇至
必先過此實爲濱海襟喉之地乞用石壘堡築置煙
墩瞭望從之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武當山宮觀成賜名曰太嶽太和山山有七十二峯
三十六巖二十四澗峯之最高者曰天柱境之最勝
者曰紫霄南巖上軼游氣下臨絕壑舊皆有宮南巖
之北有五龍宮俱爲祀神祝釐之所元季兵燹至是
悉新建之五龍宮之東十餘里名玄天玉虛宮紫霄
曰太玄紫霄宮南巖曰大聖南巖宮五龍曰興聖五
龍宮又即天柱峯頂冶銅爲殿飾以黃金範眞武像

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灑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并
耕戶以贍之仍選道士任自垣等九人爲提點分主
宮觀凡爲殿觀門廡享堂廚庫千五百餘楹上親製
碑文以記之　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諭之曰
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
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爲盛朕屢勑中外諸
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錢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
百姓苦之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朔　二月　三月　爲善陰隲
孝順事實二書成先是　上閱載籍過有爲善獲報
者命近臣輯錄之得百六十五人名爲善陰隲尋復
輯錄古今孝順之事可以垂訓者得二百七人名孝
順事實上皆製序冠之　命賜諸王羣臣及國子監
天下學校又命禮部自今科舉取士准大誥例於內
出題試諸士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初山西行
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沙淨州舊城用工多而所得甚
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夫役發其下得石青
加倍其色視舊所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
圖以進　秋七月　行在戶部議運糧宜令浙江江
西湖廣及在京水軍等衛軍士仍留轉運其餘衛所

軍士令營造如夫役不敷則於浙江江西湖廣及直
隸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和州量發夫於淮安臨
清諸路給糧轉運其各處歲徵原在淮安等處輸納
者如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　八月　九月　上嘗
覽列仙傳因命侍臣博采重加纂輯至是成賜名神
仙傳　上親製序冠之　冬十月　命故大學士胡
廣之子穜爲翰林院檢討俾在院進學蓋追念廣也
十一月　丁巳甘露降孝陵松栢三日　十二月
上勑武臣曰自古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
之崇弛漢唐世遠姑置不言近代宋太祖太宗將勇

兵強削除暴亂四海實然及其子孫弗率武備不修飄虜僭竊驕致海內分裂宗社丘墟元世祖時戎部嚴整甲兵強盛天下寧謐傳至數世嗣主荒淫軍政廢弛羣雄並作竟至覆亡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命定天下于時將帥効忠士卒奮勇肅清奸宄遂建洪業朕嗣位以來夙夜惕勵惟恐蹈於元覆轍以隳丕緒爾等世有爵祿與國家同休戚者修飭武備為國爪牙此爾等之責所宜夙夜究心用副倚注而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通同有司受賕賣放取回軍明有程限今縱其在外或五六年或十餘年不回及所取回軍十無一二猝有緩急何以應調武備若此國何賴焉是皆爾等下不恤軍上不忠國所致自今宜鑒古人之得失體國家之委任修職務撫士卒實軍伍繕器械使兵政振舉奸宄不作朝廷有盤石之安爾等亦永保富貴若不遵朕言仍蹈前失必罪不宥 巡按交趾御史黃宗載言交趾人民新入版圖勞來安輯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官多係兩廣雲南等處歲貢生員下第舉人因其願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太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所以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明

律意若使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加考覈上其廉汙能否實跡以憑黜陟庶幾有所勸懲 上從之因謂行在吏部曰守令民之師帥不得其人民受其殃前除交趾郡縣官出一時之宜今御史所言良是繼今宜慎選之

憲章錄卷第十八

憲章錄卷第十九

永樂十八年庚子
至二十二年甲辰

十八年春正月庚子朔　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閏正月　二月　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作亂賽兒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鬭往來益都諸城安丘莒州即墨壽光諸州縣扇誘愚民於是奸人董彥杲等各率衆從之擁衆五百餘人據益都卸石棚寨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都布按三司以聞遣人馳驛招撫之　三月　直隸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餘人以紅白旗爲號大行劫殺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　上勅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　柳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石棚寨賊遣人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升即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與戰多被殺傷都指揮劉忠力戰死賽兒與其黨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而賽兒等竟不獲　山東都指揮衛青大敗賊衆於安丘先是賊首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瓚縣丞馬揭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不能攻復帥莒州即墨之衆合萬餘人併力攻之賊聲言屠城時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行猝至城下奮擊敗之賊收餘衆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賓鴻遁去殺賊二千餘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之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於賊矣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叱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鼇山衛指揮王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柳升奉命征勦山東妖賊唐賽兒等聖諭諄諄指授方畧升受命不恭不即就道勅諭以賊徒憑高無水且乏資糧當坐困之勿圖近功升全不留心及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時都指揮劉忠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壘升忌其成功而不救援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乘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所過搔擾不可勝言升亦不問及備倭都指揮衛青聞賊圍安丘急躬率所部兵晝夜兼行遂敗賊衆後三日升始至反忌青功而捶辱之[illegible]請治其罪　上曰朕每命將遣師必反覆籌度丁寧告戒俾圖萬

全今升方命失機娟功忌能者不可宥遂下升于獄
上以唐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
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姑逮至京詰
之　夏四月　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義字原禮
河南洪縣人洪武中以太學生任北平道御史永樂
初出按北京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皆得其情吏民
畏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
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
未幾陞湖廣按察副使首舉正按察使吳公恍都指
揮王玉奸贓之罪風紀肅然及是入覲以疾卒于京

五月　交阯右參政侯保率民兵禦賊死之左參
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　六月　頒孝順事實書於
文武羣臣及兩京國子監天下學校　秋七月　丙
戌　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素易江西樂平人
洪武中爲盱眙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
華府同知治行益著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
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阯叛冦陳季擴還奏稱
旨復奉命往思州廉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
除湖廣衡州府同知往捕桂陽州峒冦龍卯銘衆說
言卯銘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鋪卒訴
年老惟一子今爲虎所噬素易爲文檄山神明日虎
死道側後有告衡州民匿谷庚人積貨財不送官者
上官併劾素易不舉坐是死獄中人多惜之　按蘇
子瞻謂韓文公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
逢吉之謗是則素易之謂矣　八月丁酉朔日食
九月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初一日
上吉宜御新殿遂遣夏原吉齎勅召皇太子期十二
月終至北京　山東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縣嘗
有牝於海濱者一日雲霧晦暝有物蜿蜒與馬接至
是產駒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蓋龍馬云

冬十月　乙卯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卒叔毖廬
陵人初爲沅陵知縣以愛民爲務勤於撫綏縣介溪
峒先是民多困徭役竄山谷叔毖至流徙者悉歸復
業有爭訟不治以法爲開諭再三心服而後遣之陞
北京行部員外郎時置行部未久且饑饉相仍庶務
叢脞凡中外造作財物率取具焉董役者皆中官氣
勢尤不可近以叔毖廉勤不敢加侮尋召修永樂大
典沅陵民累累陳乞還叔毖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
七邑之民得叔毖如得父母及建北京宮殿率郡民
就役歲餘卒於北京郡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其祭

役滿而歸相率載其喪至辰州叔𢘅存心厚臨事果
益多惠政云　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玡山指示楊士
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脩立朝正言不易
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言讜論者蓋皇太子爲文
章尤善脩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脩有雍容和平氣
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脩文以賜群臣且諭之
曰脩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
之　丁一月　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周步陵
寢語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
退諸老進謁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
勞優厚　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　皇太子過
鄒縣見民男女持筐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
對曰歲荒以爲食皇太子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
民男女皆衣百結竈釜傾仆歎曰民隱不上聞至此
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老問其疾苦輟所食賜之
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
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奏乞停
止今年秋稅皇太子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宜
速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
六斗汝毋懼擅發倉廩吾見上當自奏也　十二月
乙卯皇太子太孫將至行在夏原吉先入奏　上
喜賜鈔一百錠命諸司先期分官出候于良鄉　戊
午立春　上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賀禮　是日皇
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
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
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　初營建北京凡廟社
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
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
王邸通爲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月
興工至是成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營
膳所副吳福慶等七員爲所正丞楊青等六員爲所
副以木瓦匠金珩等二十三人爲所丞賜督工文武
官員及軍民夫匠鈔各有差

辛丑
十九年春正月甲子朔　上以北京郊社及宮殿成
是日早躬詣太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
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
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
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禮畢　上御奉天殿受朝賀
戊寅大赦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佑繼承大寶統
馭萬方祗勤撫綏夙夜無間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規

定立兩京爲子孫帝王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
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
朝祗率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維新弘敷寬卹之
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改楊士奇爲左春坊
大學士　二月　虜寇寧夏　三月　上御奉天殿
試禮部中式舉人及前科未廷試舉人凡二百一人
賜曾鶴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得薛瑄劉球
丁謙　夏四月　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　翰
林侍讀李時勉侍講鄒緝等言事其畧曰天下有司
官吏不能皆賢屢蒙勅監察御史按察司考覈黜陟

而所司不加詳察其重厚廉介不能逢迎阿附者多
考平常而貪墨姦詭善於趨媚者多考稱職人無勸
懲宜歲勅按察司廉正官徧歷郡縣察其治行仍命
監察御史覆覈具奏果勤慎廉能政績顯著者請加
賚擢秩以勵其志貪贓掊尅怠政廢職者請即時黜
罰以警其餘如有善不舉有惡不糾致賢否混淆他
日廉勘得出罪坐所考之官又言連年四方蠻夷朝
貢之使相望於道實罷敝中國宜明詔海外諸國近
者三年遠者五年一來朝貢庶幾官民兩便又言江
西湖廣浙江并直隸應天等府縣秋糧每年運赴北

京道路險遠困傷太甚宜於淮安徐州濟寧濱河置
立倉廒量地遠近分撥運納別設法運至北京少紓
民力又言近年營建北京官軍悉力赴工役及餘丁
不得生理衣食不給有可矜憫宜勅軍官加意撫恤
增給月糧寬餘丁差徭使給其家又言比來兵政不
修武備廢弛宜勅內外武臣各整部伍以時操練庶
備不虞從之　勅吏部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安撫軍民　禮部左侍郎儀智乞致仕賜勅獎
諭遣歸智侍皇太孫數年啓廸匡益克盡其誠至是
年八十歸　五月　陞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

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
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
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
乎又曰朕於今欲聞過古之明主皆奬直言今汝數
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
有耶因而改之豈不有益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
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交阯總兵官
李彬言交阯新附其地荒遠不通餽運乞依各都司
衛所例分軍屯田以供糧餉約十分爲率度地險易

量事緩急以爲屯守征調之多寡其各衛土軍雖隸兵籍然攻戰之際心持兩端往往不得其死力今議屯田分數土軍居多官軍居少從之　六月　秋七月　八月辛卯朔日食　九月　冬十月　阿魯台叛數寇邊　十一月　上以北虜携貳命尚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共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賓賓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上以邊廩空虛不懌召原吉繫獄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幷繫之於是賓懼遂自經死　十二月　以李慶爲兵部尚書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二月　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　三月　邊將奏虜寇阿魯台犯興和先是阿魯台爲兀剌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妻孥部落奔竄而南保息塞外奉表稱臣遣使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其貢而禮其使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上恩德屢遣使貢馬又

遣其子來朝數年畜牧蕃生衆益富而究悖之心復萌其朝貢之使既歸往往就途刼掠朝廷使者至彼或恣慢侮亦有拘留之不以禮待者其部屬屢爲邊患每因其使行戒諭之而怙終不悛至是大寇興和親征之議遂決在廷文武之臣羣謀僉同命五府整兵戶部理餽餉諏日啓行遂誓將士　丁丑以親征告天地宗廟社稷戊寅軷祭于承天門遣官告旗纛太歲風雲雷雨等神車駕發北京遣官祭居庸山川　辛巳駐蹕雞鳴山虜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　夏四月　辛丑駐蹕龍門戍卒言虜倉猝遁去遺馬二千餘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　乙卯駐蹕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閑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愼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　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　乙丑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可

以馳馬掉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丁卯大閱諸將門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令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應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　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

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汝曹勉之　辛未車駕發隰寧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游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癸酉車駕發西涼亭次開安下令軍

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　上顧侍臣諭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命上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癸未車駕發威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　六月丙戌朔

癸巳車駕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秋七月丙辰朔　巳未車駕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聞大

軍出皆憂懼曰有背叛而遁者纔聞車駕親征阿魯
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問之罵曰大明皇帝何負爾
而必欲為逆天負恩事爾死固宜而使吾屬駢首就
縛而俘囚將死無葬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
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潤灤海之側與其家屬直北
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遽信或挾詭
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纔獲虜部曲亦言
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
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上召文武羣臣
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為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

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
敢為悖逆者以有兀良哈為之羽翼也今阿魯台遠
遁而兀良哈尚敢入寇當還師剪之諸將請分兵進
擊遂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以行且授之方畧曰兵貴
神速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可也諸將頓首受命　上
曰官軍至彼虜必西走朕當以兵從西要之遂率精
騎數萬馳往命鄭亨王通薛祿將之　庚午上率師
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
中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
走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蹂踐死者相枕

藉餘衆散走上乘高望之見寇復聚乃麾兵繞山出
其右又分兵渡河斷其後又麾兵出其左先令甲士
持神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
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上麾御前騎
上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
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躍馬而走上曰
必有首虜在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
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擒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
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募次豐潤屯諸將
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吾豈得已哉諸將曰天道福

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乙
亥工部尚書宋禮卒禮河南永寧人洪武中由太學
生擢山西按察僉事坐事左遷上即位歷陞工部尚
書治河及營建北京命取材于蜀伐山通道深入險
阻然馭下嚴刻小過輒繩以法在蜀數年民苦其酷
云　八月乙酉朔　以班師遣書諭皇太子及頒詔
天下　九月乙卯朔　丁巳車駕度居庸關次龍虎
臺饗隨駕將校北京文武大臣迎見　壬戌昧爽上
乘法駕入京城躬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朝
百官上表賀平胡　逮楊士奇呂震蹇義下錦衣獄

以士奇輔導有闕震增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illegible]
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　尋釋楊
士奇復左春坊大學士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閏十二月　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理自稱可
汗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未朔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五月　常山中護衛
總旗王瑜上變告常山中護衛指揮孟賢等糾合
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為主而
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上命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
太子趙王及文武大臣皆至　上御右順門親鞫之
先是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
太子往往裁抑宦寺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
等日讒之於上且素厚高燧常陰為之地因偽造毀
譽之言傳播於外謂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
賢等遂起邪心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密言於賢
曰觀天象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孟
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
高正通州右衛鎮撫陳凱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
就宮中進毒藥於上候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
符寶分兵執府部大臣豫令高正偽謀遺詔付中官
楊慶養子至期從禁中議以御寶領出廢皇太子而
立趙王高燧為帝布置已定正密以告其甥瑜瑜曰
此舅氏滅族之計力止不從瑜遂入告　上覽偽詔
遺詔震怒立捕楊慶養子誅之顧高燧曰爾為之耶
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為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
謀此下人所為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羣
臣奏賢等所犯大逆具有顯實當並寘極典上曰即
日先籍其家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
窮鞫毋令遽死遂下錦衣衛研治尋併其黨悉誅之
六月庚戌朔日食　秋七月　虜中有來降者言
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興和
朕率師擣其巢穴復東剿其黨兀良哈之衆其窮亦
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朕當率兵
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而輕肆妄動我
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善是日命柳升
陳英將中軍鄭亨孟瑛張輔李安王通徐亨將左右
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驅攻之　八月　宴勞大營五
軍諸將因大閱遂發京師楊榮扈從　甲寅車駕發
宣府次沙嶺賜諸將內廐馬　庚申車駕次萬全兵

民有進馬牛瓜等物者命倍時値酬之　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且奏太嶽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匝不散又山石産靈芝之尚書呂震率百官進賀　上曰朕創建太和山宮殿上爲福於皇考皇妣下爲天下生民祈福初非爲已且朕德涼薄不敢恃此爲祥其勿賀　九月己卯朔駐蹕沙城朝鮮國王李裪遣陪臣崔雲請軍門奏事令還北京待命　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瓦剌順寧王脫懽等所敗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敢萌南向之意命賜酒饌衣服且授阿失帖木兒等俱正千戶　冬十月戊申朔　陳懋等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屬來降封也先土干爲忠勇王賜名曰金忠也先土干之來也其甥把台罕實贊之遂授把台罕都督俱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贊上功德之盛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言胡越一家有矜大自得之意朕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用斯朕志也　遣書諭皇太子以也先土干納款之故遂下詔班師　車駕發萬全　十一月戊寅朔　車駕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　甲申車駕至京師謁告天地宗廟社稷畢御奉天門文武羣臣上表賀　賜忠勇王金忠誥券金印朝服玉帶織金文綺　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於上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語之故因歎曰天可欺乎非賴至尊聖明尚得在此哉士奇對曰殿下益宜自處盡道皇太子曰盡心子職而已他有何道

十二月　交阯上供絹千七百四十七疋漆三千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翎萬把其供自十四年始歲有增損而是歲獨嚴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寅朔　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爲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至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門策禮部中式舉人賜進士邢寬等一百五十人是科得軒輗耿九疇　戊寅大閱　天禧寺將成賜名

大報恩寺　夏四月　戊申以親征胡寇命皇太子
告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　己酉車
駕發北京楊榮金幼孜扈從　癸丑遣太常寺官祭
告居庸山川車駕度居庸關　庚午車駕次隰寧
五月己亥朔　車駕次威虜鎮　大名府濬縣蝗蝻
生知縣王士廉齋戒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士廉以
失政自責越三日有烏萬數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
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人患無誠耳苟出於誠
何求不得　乙卯車駕次開平　甲申　上召大學
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

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
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對曰陛下好生惡殺誠
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崐岡玉石俱燬
惟陛下留意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罸及
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力哥及所獲胡寇齎往虜
中諭其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
爾等所知朕何負於彼而比年以來寇掠不止朕閒
者以天人之怒再率師討之如狥將士之志雖雷霆
之威爾等豈復有噍類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
其或改而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
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
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壬辰
車駕次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
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底
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　巡按
浙江御史王復奏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
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刼掠漸致滋蔓請兵勦之　上
命兵部尚書李慶等率兵捕之楊榮金幼孜曰此愚
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
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

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
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
不服調軍勦之未遲　丙申車駕次清鎮即元之應
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
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
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
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援之　浙江處
州知府謝子襄卒子襄江西新淦人洪武末以人才
薦授青田知縣實心爲政上下咸孚陞處州知府郡
多虎及旱蝗子襄禱于神大雨二日蝗盡死虎遁去

嘗有盜竊官鈔即投檄城隍盜方閱所竊于室忽疾
風入室捲墮市中因遂獲盜有盜牛鬻於市將屠之
牛逸至子襄前俛首若訴者遣人訪問得實追還其
主軍校吳米嘯聚山谷時出為民患朝廷發官軍二
千勦之處人大恐子襄適至止軍城中毋出以計擒
捕之兵不勞而民賴以安先後歷官三十年不以家
累隨　丁酉駐蹕清平鎮　己亥車駕次威遠川
六月甲辰朔　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
艱楊榮金幼孜夙夜計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
之命　戊午車駕次玉沙泉　己未車駕次龍武岡
庚申車駕次天馬峯復行數十里陳懋等遣人奏
臣等已至答闌納木兒河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
見車轍馬跡漫滅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
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行覘賊　癸亥
車駕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咸無所遇
以糧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
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
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
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　甲子車駕次翠雲屯召
張輔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

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
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
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秋七
月甲戌朔　庚辰車駕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
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
過此也　丁亥車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
坐楊榮金幼孜侍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
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上頷之既而諭榮幼孜曰東
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
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允稱皇上付託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
幼孜羊酒　戊子車駕次雙流濼以旋師遣禮部尚
書呂震齎書諭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車駕次
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
瞭毋忽　庚寅車駕次榆木川上大漸遺命傳位皇
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
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楊
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
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龍轝次雙畢峯楊榮
等奉遺命馳訃皇太子　八月癸卯朔　甲辰楊榮

及御馬監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　大行皇帝遺命
皇太子哭慟幾絕進榮等問故復慟哭皇太孫親王
以下皆慟哭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皇太子命
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大行皇帝龍轝以先帝所賜
東宮圖書親授之曰此大行皇帝初授我者今吾以
授汝但有事來報來即用此識之皇太孫稽首受之
遂行皇太子命行營大小官軍悉聽皇太孫節制
乙巳百官素服朝夕哭臨思善門外　己酉龍轝次
鵰鶚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慟
壬子皇太孫奉龍轝及郊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羣臣

皆衰服哭迎至大內奉安于仁智殿　丁巳以嗣位
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皇太子躬告几筵即皇帝
位朝羣臣大赦天下以明年為洪熈元年　戊午復
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　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
日首釋原吉於獄慰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原
吉言在獄時喪毋未克成服乞賜歸塟且終憂制
上曰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望相與共濟艱難安得
遽去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胡椒一百斤令遣家
屬護毋喪歸塟仍命兵部給驛舟有司治塟事　陞
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右侍郎並仍兼文

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
士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榮幼孜士奇淮
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務洗馬楊溥為翰林
院學士正字金問為翰林院修撰士奇謝恩畢聞析
薪司賦棗於山東河南以供宮中香炭之用至八十
餘萬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上望見士
奇謂蹇夏曰新華盖來必有說試共聽之士奇言恩
詔甫下兩日析薪司傳旨賦棗八十萬民何以堪上
喜曰吾固知學士必有說吾數日來宮中事叢脞此
是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即命減其半　九月　禮

部同文武羣臣進　大行皇帝尊謚曰體天弘道高
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仁孝
皇后尊謚曰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
　陞翰林侍讀王直為侍讀學士侍講王英為侍講
學士修撰林誌檢討錢習禮為侍讀檢討余學夔五
經博士王達為侍講　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
生七人今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
授官　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
窮經博古達於修己治人之道於吏事何難比士習
日下率逐末以圖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

往信民而辱國自今監生歷事考覈者仍命選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十人以滿日例應選除詳遂維新之治願仍就六科辦事以圖報効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于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將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事中多闕諸生萌僥倖之心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丙子召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京兵部尚書陳洽兼掌交阯布按二司事 癸未禮部尚書呂震奏 大宗皇帝遺命喪服一如 太祖高皇帝倣漢制以日易月今已踰二十七日請上釋衰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上命六部都察院詳議以聞震與部院共奏宜素服烏紗冠黑角帶羣臣皆從君服上曰梓宮在殯朕何忍遽易自是臨朝素帶麻衣麻絰朝退仍衰服 改淮府長史王宗為吏科左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為翰林脩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不欲其去近侍故有是命 黜太常少卿周納為交阯所屬知府納末樂中為祠祭郎中嘗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 陞翰林脩撰陳循為侍講 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答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惓惓但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封鎮不同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為國南屏非封鎮而何惟叔審之 加賽義少傅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金幼孜太子少保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仍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祗事先帝二十餘年又

事朕於春宮今朕嗣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朕未從或卿等之言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盡誠相與庶幾不負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冬十月 冊妃張氏為皇后立皇太孫為皇太子 大理寺奏決重囚令三法司會內閣府部司科於承天門審錄 免遂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煊為庶人二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諭羣臣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有是命 禮部引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 上召楊士奇等諭曰百姓不得蒙福者由守令匪人守令匪人由學校

失教歲貢中有不通故事不明道理者此豈可授官自今廢考試之法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取之嚴則不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勵進之志矣　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疾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須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旱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為交阯按察使紀諄為交阯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為大理寺右少卿謙初為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張輔李慶等奏請令直隸及近京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不妨悞　遣御史湯濙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陞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命致仕　賜夏原吉繩愆糾繆銀

圖書諭勉之　上御西角門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義夏原吉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有未盡善皆當盡言遂取五人誥詞親製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士奇等稽首曰此陛下聖德臣等其敢不勉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者寓兵於農兵食自足無待轉輸漢之屯田猶有古意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近後所司以征徭擾之既違農時遂鮮收穫以致儲蓄不充未免轉運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處重法　按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而通商種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樂間唯純任此法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而蠲租之詔無歲無之也後來屯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豈其弊端固已濫觴於此而况營私漁利者日滋其說乎　十二月　書各都布按三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先是　上諭蹇義李慶曰朕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

殿南衙特一覲之今府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布按三司官朕既不能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久則易忘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布按官姓名履歷揭諸西序朕得時考其行事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凡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來巡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旁近之草及灌田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澤所在哉　勑加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　初太宗班師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倉惶莫知所措密召榮幼孜入幕中榮等循古制用衣衾殯斂或有欲以他事寫勑用寶遣人馳報者榮曰先帝在即稱勑賓天而稱勑罪非輕乃令中官以先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具啓馳報榮初抵京　上哀慟未及訪問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勑獎諭之

憲章錄卷第十九

憲章錄卷第二十

洪熙元年乙巳至
宣德元年丙午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覲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徇下情上顧

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徇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故有是命　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諭曰為君以受直言為賢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視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一千貫文綺一襲　楊士奇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今與三俸豈為過多榮等復

叩首請曰臣等祗事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祿實所不安上曰朕非有私所與三俸其勿固辭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外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馬資於國用甚大然嘗思之當與民同其利漢文景時閭巷有馬千百爲羣盖民生樂業馬自蕃息先帝嘗聽民間皆育馬然又急於官馬孳息以故民不暇於其私唯寛恤之庶幾可望民安物阜今後民間畜官馬者令二歲納駒一匹著爲令　勅禮部太常寺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神祇奉皇祖皇考配仍著典章垂憲萬世　賜三公及兵部尚書天元玉曆

祥異賦　上初得此書以示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有二有感必應朕少侍太祖每教以愼修敬天朕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刊布上親製序　罷給朝覲官牧馬初兵部尚書李慶以畿內之民困於牧馬乃請令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七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府州縣文武衙門每官一員給馬一匹乘坐就令牧馬其孳生准民間例無者追賠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各衙門正官給兒馬佐貳首領官給騍馬俱從太僕寺及都司提督考較用寛畿內之民上命與羣臣議旣而慶復奏羣臣所議皆合遂下令榜示中外凡官員在京者令兵部給馬時朝覲官在京已給者過半大學士楊士奇密奏謂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責課與民同非貴賢賤畜之意請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又入對請罷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時陝西按察使陳智上章曰按察司官受太僕寺提督牧馬是風憲受制於人上遂御思善門諭士奇曰內批豈真忘邪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耳今有名矣即出示智所上章命士奇據以革勅止之已領馬者依洪武中欽給官員乘馬例不責其

生息有瘦損者不責其償未領者悉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論也　勅平江伯陳瑄洪武中有令許運糧官船內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准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擢解禎期爲中書舍人禎期前翰林學士縉之從子縉坐事下獄籍其家產徙邊至是召還以禎期嘗工書故擢用之　遣布政使周幹按察使胡槩參政葉春巡行應天鎮常蘇松嘉湖杭八府察民利病

二月　咎容遣人進硫黃上謂從前不聞咎容產此物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則制造火

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鬬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
知之　改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
子孫世襲信英國公張輔從兄也　上嘗問輔所親
輔以信對遂有是命　命國子祭酒胡儼爲太子賓
客仍兼祭酒致仕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呂震劉
觀謂其賣直沽名令御史劾謙誣罔　上雖不聽而
心猶不懌命弋謙但坐司治事並不許朝參　陞前
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居家事母孝有
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
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　上諭禮書呂震曰往年劉

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
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恤其贈
儁爲太子少傅謚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
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
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上以災異屢見
而進言者鮮勅諭文武羣臣曰間因大理少卿弋謙
所言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懌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
其賣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者遂
少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方負愧咎爾羣臣亦各思
以君子之道自勉勿以謙言爲戒庶幾君臣相與之

義令弋謙朝參如故　命禮部以張玉朱能王真姚
廣孝配享文皇帝廟庭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
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
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
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
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宮刑
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顧楊士奇等曰此事
須以詔書行之　三月　趙王高燧之國彰德　命
諸司在北京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
軍都督府　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爲太子賓客兼南

京國子祭酒　夏四月　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今
年夏稅秋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　賜皇太子
圖書　擢儒士吳訥爲監察御史　鄭府審理俞建
輔言伏讀制勅有曰爲國以得賢爲重事君以進賢
爲忠臣竊以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
率記誦虛文爲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未
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
往往束手無爲職事廢隳民受其殃自今各處鄉試
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通今博古行止端重者許令
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辭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

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有得賢之益

上諭禮部曰所言當理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收南人雖善文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壬子　皇太子發北京　五月　上諭少師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體而有可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藉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相與爲朦蔽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擢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三道之表如都御史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勅行在禮部行在翰林院修文皇帝實錄　庚辰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寫勅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　辛巳　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皇太子是日上崩于欽安殿宮中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沐浴襲奠飯含如禮　六月　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京頒

遺詔於天下　庚戌　皇太子即皇帝位命文武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遂頒詔大赦天下　罷浙江布政司參議王和衣旻陜西按察僉事韓善爲民和等時皆坐贓罪遇赦行在吏部奏擬還職上曰士大夫當務廉恥古人不飲盜泉盖惡其名也三人者皆貪汚豈可復任方面悉罷爲民　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備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饑荒必須申報展轉勘實賑濟失時民多饑死陶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鎮守大同總兵鄭亨上去年屯田子粒數上諭夏原吉曰邊軍屯田可省轉輸之勞卿等宜遣人覈實所積果多當如例賞之　上御西角門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比聞陜西官軍調來京師操備河南山西官軍調往陜西甘肅備禦交互往來甚是勞費凡事當順人情若令陜西官軍就彼備禦河南山西官軍來京操備豈不兩便非徒省費人亦樂從爾兵部宜速行之毋令

疲於道路　廣寧中屯衛軍士馮謚上言學校風化
之原所以明人倫厚風俗今定遼金復海蓋五衛洪
武中已建學設官而三萬瀋陽廣寧義州諸衛尚未
建學若緣邊軍衛並立學校以教官軍子弟使知忠
君親上愛親敬長則禮義興而風俗厚矣　秋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
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　山東德平縣儒學
訓導年富言天下儒學文廟以崇祀先聖先賢近年
以來十哲及兩廡從祀先賢或置木牌或為塑像或
封爵差訛或位次失序甚者闕而不置皆有司因循

所致乞依洪武中定例重加考校刊布內外永為定
規　上曰朝廷崇儒重道為緊要事而有司不得人
如此命禮部即考正頒示天下　順天府懷柔縣知
縣郜原亨奏本縣山場舊禁樵採輸官薪炭措辦實
難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去天壽山已遠乞弛禁
以便民　上可其奏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弛
禁便民朕所不吝若採之無節恣意砍伐則材木易
竭宜令以時取之仍禁傷其根本庶幾可常資用
南京地震　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
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既而顧侍臣曰永樂中皇祖

嘗論皇考及朕謂此叔有異心宜備之然皇考待之
極厚如今日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萌不可不
順從也　巡按四川御史何文淵言太祖令天下州
縣設立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為
善鄉閭爭訟亦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
司此誠良法比年所用多非其人或出自僕隸或規
避差科縣官不問年德如何輒令充役使得憑藉官
府肆虐閭閻或因民訟大肆貪饕或假公文橫加搔
擾妄張威福顛倒是非或遇上司按臨巧進讒言易
置賢否變亂白黑挾制官府比有犯者謹以按問如

律切慮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加禁約　上諭行在戶
部曰必申明洪武舊制選年高有德者充之違者併
有司皆寘諸法　閏七月　翰林學士楊溥等奏納
弘文閣印各還原任　勅禮部纂修仁宗昭皇帝實
錄　八月　行在工部奏內府供用紵絲紗羅計九
千疋請下蘇杭等府織造　上曰供用之物雖不可
缺然當念民力今百姓艱難可減半造又諭尚書吳
中等曰昔魏徵告唐太宗每以恤民為言卿等其體
此意　九月　奉仁宗梓宮獻陵　大理寺卿虞謙
奏通州衛千戶趙璉侵用軍糧二十石應斬　上曰

五品軍官子孫世襲而以二十石糧養身何異剖腹
而藏珠者免死發邊衛充軍立功無功乃坐原罪
冬十月丙寅朔日食　擢儒士楊翥爲行在翰林院
檢討　復檀凱思州府通判凱爲通判九載當陞其
民詣闕言凱廉介豈弟乞復其任吏部以聞　上歎
曰貴州在比京甚遠民跋涉艱難求其復任必其撫
字有道命吏部即遣還任予正五品俸以優之因顧
侍臣曰爵祿所以勸士朕聞古人制祿之意有三曰
優外官優小吏優故老優外官勉其治民無侵於下
優小吏俾其廉潔優故老尊其宿德況州縣官之賢

宣宗錄卷三十　十一　本

者先朝恒加祿矣通判外官可不優之乎　都御史
劉觀王彰李素等舉才能之士前應天府尹于潛等
十餘人　上曰卿大臣所舉必當昔孫抃言吾輔政
無功惟薦一二臺臣無愧卿等必能知此復諭之曰
古者除官則署舉主姓名貪穢則連坐今亦當循此
法　十一月　工部尚書吳中言製造御用朱紅戧
金龍鳳器用物料不足請買於民間　上曰漢文服
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方慕之以儉約
率下所造服食器用當從朴素不須華靡所用物料
就庫藏中給用不必買於民　雙流縣知縣孔友諒

言六事一曰汰冗員二曰任風憲三曰重守令四曰
愼科目五曰厚俸祿以養賢六曰薄征徭命行在禮
部會議行之　總交阯布政司按察司事兵部尚書
陳洽奏賊首黎利名雖求降實則携二招聚逆黨日
以滋蔓乞勅總兵者早滅此賊以靖邊方　上覽奏
勅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阯三司
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
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
辜而死害良民被毒而未厭其詐之過勅至陳智方
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

宣宗錄卷三十　十二　本

捷報不至責有所歸　十二月　上罷朝御左順門
尚書蹇義等侍因論及漢光武保全功臣事義曰光
武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不用所以保全上曰功臣
固貴保全而人才不可廢置伊尹相湯伐桀爲商阿
衡閎夭散宜生之徒相武王伐紂未嘗不見用於當
時參陵平勃輔安漢室皆高帝之舊臣況天生賢才
以爲世用彼誠有公輔之器國家推誠心倚任之固
無不保全者矣以其爲功臣置而弗用亦過矣我朝
於將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而軍國大政悉
決於朝廷彼得效用而大權出於上用人之道保全

之意亦可謂兼盡矣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　遣使齎敕命尼剌賢義王子捏烈忽襲王爵　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兒仍命其姪卜荅失理嗣封忠順王　上以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復書報謝有言於上曰漢府所遣來者多是窺覘朝廷之事特以進獻為名上曰吾惟推誠以待之耳　二月　免邊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歲供柴炭役及邊軍至是陽武侯薛祿言宣府懷安永寧諸衛俱臨邊境將士當嚴守備又令採辦柴炭致多逋逃乞罷其役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曰邊衛軍士專務守備何得勞以他役柴雖山谷所有運送甚艱宜其有逃避者其即免之自今凡有差用軍民必須計議停當而行不可輕率　禮部進耕籍田儀注　上覽之謂侍臣曰先王制籍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者誠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待親耕矣農夫勤苦終歲猶不免於饑寒國家誠輕徭薄斂貴農重穀禁止游食則人咸樂於耕稼不待勸率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

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工部尚書吳中奏造軍器熟鐵請於江南諸處收買道遠恐不及期今擬發民往遵化鐵冶先運鐵二十萬斤備用　上曰遵化既有鐵何用買於江南況鐵重滯遠運尤更勞民今當農時而有此役官吏里胥逼迫民必妨廢農功止取於遵化足矣　司設監言上供蔬菜當用葦稭三千束蘆葦瀟五千束麻千斤例當順天府取給　上曰內用蔬菜幾何而取於民如此可三分減一顧謂侍臣曰大禹惡衣菲食惟恐奉養之過勞民費財朕安可以圖蔬重費百姓　三月　順天府官引京城坊廂里老人等入見　上諭之曰京師五方之民雜居習尚不同朝廷供億百需以其便近多所責辦視外郡尤煩勞皆朕所悉今嗣承大統期與海內相安於無事矧京師乎爾為民者胥相訓告勤務本業孝親敬長和睦鄰里不事游惰不作淫巧不犯憲章則為良民有司體朝廷之心視民如子恤其饑寒均其徭役撫綏良善詰治奸慝俾吾民樂生則為良有司朝廷於為善者賞之為惡者罰之賞罰之典皆祖宗成憲朕不敢違將紀元之初政令維新京師之民拱聽聖諭莫不稱慶　交阯總兵陳智

方政討叛寇黎利敗績尚書陳洽死之 上遣勅切
責 吏部言徵至稅戶人材多有言老疾欲循例令
子姪代者上曰古人言有恒產者有恒心今國家用
稅戶人材意亦如此其老疾聽以子姪代但須考驗
而後用之 夏四月 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
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交阯征勦叛寇撫
安軍民仍命尚書陳洽參贊軍務 上視朝罷御文
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 上曰 太祖皇
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
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有
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為不祥彼不為中國患而我
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
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
毒害國人太宗皇帝不得已有吊伐之師初意但討
平黎賊之後即求前王子孫立之盖興滅繼絕之盛
心也而前王子孫為黎賊殺戮已盡乃徇土人之請
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
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於奔走
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為惻然故即位之詔於彼特
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

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為一國
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
義等皆未有對 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
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
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
望願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陛下
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
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
漢唐以來交阯雖嘗為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
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
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
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校得失耶
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
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
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
可以遽言耳 禮部尚書呂震卒震陝西臨潼人年
二十中鄉舉下第為太學生擢山東按察司試僉事
入為北行部主事靖難兵起震侍仁宗居守永樂初
陞大理卿進刑部尚書改禮部震為人罔上厲下界
無顧忌久而朝廷益厭之特念救勞守城故不之棄

云 以胡濙為行在禮部尚書 吏部尚書蹇義等
奏請選官 上諭之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
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
邑得人則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朕
嗣承祖宗大統維新治理以安民生選賢任能尤為
切要古人取士於鄉以其道藝著聞有素後世以言
貌求其底蘊蓋亦難矣况篤實之士率多恬退便辟
之才巧於進取非至公無以勝私非至明不能格物
嚴選舉以遏冗濫精考核以防矯偽毋俾小人貽患
於民斯其善矣古之大臣以賢事君國家膺福蒼生

受惠聲名流芳於永世卿等勉之 釋義勇衛軍[illegible]
羣兒等死罪初羣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者嘗以告
羣兒羣兒數箠撃毛欲殺之毛於是誣羣兒與宣等
九人強刼校尉陳貴家財御史悉論罪當斬貴被刼
之日宣等各有事他適實不為盜擊登聞鼓訴冤給
事中李庸以聞 上曰平人豈可枉殺果以事他適
當有證驗命都察院辯之至是行勘他適有驗實不
為盜上命釋羣兒等毛氏論死諭左都御史劉觀曰
昔隋煬帝令王士澄治盜但有疑似輒加考掠同日
斬決二千餘人其中六七人者盜發之日先禁他所
不勝楚毒亦自誣服有司明知不復執奏今非各人
自陳豈不冤抑而死是輩等皆士澄也宜戒約諸道
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朕必不汝貸矣
御製外戚事鑒及歷代臣鑒二書成頒賜羣臣及外
戚 戶部奏北京山東河南府州縣民饑請借官糧
賑濟而未見開報饑民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
曰民饑無食濟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少緩若待覆
勘而行豈不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往山東令布政
司與府官就便分給庶幾有濟 五月 諭三法司
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挭重囚益其食所

以順時令重人命也我祖宗之時每遇隆寒盛暑必
命法司審錄囚繫卿等皆先朝舊臣所聞知者朕體
祖宗之心敬慎刑獄冀不枉民命今天氣鬱炎不分
輕重而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古人謂刑為祥刑以其
用之至當足以召和氣福國家卿等當體此心即量
情罪輕重而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下詔赦
交趾有罪者 禮部奏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篤
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為孝有道孔子
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剖腹割肝此豈是
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況 太祖皇帝已有禁令今

若旌表使愚人傚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戊申午朝退　上語侍臣曰天氣向炎正農夫耕耘之時因誦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夫又曰朕八九歲讀書皇考臨視親舉筆寫是詩以示且問曰解否對曰稼穡艱難在此也皇考笑而頷之自是常教以農事銘於心不敢忘今宮車不復還矣言已淚下如注

以纂脩實錄勅召金幼孜楊溥錢習禮陳敬宗陳循劉永清等時幼孜敬宗永清以憂去溥習禮循請告省親故也　復黃子威為松江知府先是子威以親喪去官大理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言子威蒞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虧訴訟不作願得其復任槩以聞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民心如此必是有才其從之又顧義等曰有才之人如又有德斯尤難得卿等亦聞其德行何若義對曰其才蓋屢聞之德行臣等不能盡知也　六月　定宗室將軍中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儀賓品級冠服儀式若其封爵婚禮則皇明祖訓已有成法凡世子及郡王納妃郡王嫡長襲封者當先上聞朝廷遣人行冊命之禮今後王國自鎮

國將軍縣主以下婚禮但須誥命冠服其儀仗粧奩諸物皆王府自辦　上御奉天門諭左都御史劉觀曰中外文武諸司文卷已遣御史照刷其內府諸衙門皆有錢糧出納近聞其弊甚多即選能幹御史率監生於東華門外廡下取各監局文卷簿籍詳加磨勘有隱匿錢糧虛冒支給者悉以聞　秋七月　命六科給事中凡內官內使傳旨諸司皆須覆奏時中官奏旨傳之六科輒令徑行諸司　上聞之即下法司治因諭給事中曰爾官近侍職在紀注凡朕一言一令或令內使傳出者爾當備錄覆奏再得旨而後可行庶幾關防欺蔽不然必有詐偽者爾等自今恪謹乃職不許依阿隨附　溧陽縣民史英父子恃富暴橫毆殺鄉人乃賄有司誣為劫盜又執其家屬禁錮之大理寺卿胡槩廉察得實械送英父子并受賄者二十餘人至京　上命都察院鞫之曰殺人必死不可宥但二十餘人中或有無辜者宜推究情實庶不枉濫御史鞫之皆伏罪應死至大理寺審覆亦無異詞遂引奏上召至前親問之當英父子死餘罰輸作以無罪釋者七人　大理寺卿胡槩奏臣巡撫浙江蘇州海寧諸衛所各言糧運不繼軍餉不足臣欲

待奏報則恐後時已令嘉興等府以近收犯人贓罰糧米支給四萬二千餘石贍軍　上謂夏原吉曰昔能權宜所行良是勿復以專擅議之　八月　漢王高煦及遣親信人枚青等入京約舊功臣爲內應青至英國公張輔所輔暮夜縶之以聞　上親問之悉得其實遣中官侯泰齎書與高煦言昨護衛餘丁枚青來言叔有督過朝廷之舉予誠不信然慮是小人離間不可不告　高煦遣百戶陳剛齎奏言　仁宗皇帝不當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謂上不當修理南巡席殿斥二三大臣爲奸臣而指夏原吉爲首並索誅之　上覽之曰高煦之不臣天地祖宗實監臨之出其奏及書示羣臣命行在兵部榜示中外　上將親征高煦命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楊溥吳中胡濙張本顧佐協同扈從　辛未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廟社稷百神遂親征　是日車駕發京師率大營五軍將士以行　東南天鳴聲如萬鼓　上遣書諭高煦曰人言王反朕初不信及得王奏知王志在禍生靈危宗社朕興師問罪非得已也王太宗皇帝之子　仁宗皇帝之弟朕嗣位以來事以叔父禮不少虧何爲而反耶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

高淮南受誅成於伍被自古小人事藩國率因之以自圖富貴而陷其主於不義及事不成則反噬主以圖苟免若此者多矣今朕師已壓境王能悔禍禽所倡謀者來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始終善之善者也王如執迷或出兵拒敵或嬰城固守圖僥倖於萬一當率大軍乘之即成禽矣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執以來獻王以何面目見朕雖欲保全不可得也王之轉禍爲福一反掌間耳其審圖之　辛巳昧爽至樂安駐蹕城北　上念矢石之下禍及無辜乃遣諭高煦云今山東都布按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并奮護衛軍校餘丁民人奏爾反逆朕皆未信及覽陳剛齎至本上誣先帝遂及朕躬爾罪著矣朕以祖宗付畀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爾不來朝亦不遣護衛王府官出見是負固不服今以誠心待爾爾能戰則戰不能則詣軍門面陳爾情庶得保全始終如怙終不受命城破之日悔罔及矣午復遣勅諭之曰前勅諭爾備矣朕言不再爾其審圖之又以勅繫矢射城中諭逆黨以禍福於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來獻者高煦狼狽失據密遣人詣行幄陳奏願寬假今夕與妻子別明旦躬赴軍門歸罪上

許之是夜高煦盡取積歲所造兵器與凡謀議交通文書燬之城中通夕火光燭天　壬午駐蹕樂安戍南　高煦將出叛黨王斌等固止之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紿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爲官軍所執以獻文武羣臣列奏其罪請正典刑上曰彼固不義祖訓待親藩自有成法羣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上却之但命以羣臣劾章示之高煦唯以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遂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　乙酉班師　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戶部尚書陳山迎駕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宜乘今席捲之勢移兵彰德襲執趙王國家可永無虞上召楊榮蹇義夏原吉楊士奇謀之義原吉亦以爲可上令士奇草勅士奇執不從遂促還京　九月辛卯朔　甲午駐蹕新城縣北　丙申車駕至京師上御奉天門高煦父子家屬皆至京師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劾奏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上曰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命行在工部築館室於西安門內處高煦夫婦男女其飲食衣服之奉悉仍舊無缺　上出御製東征記以示羣臣凡書高煦之罪及[illegible]不得已發兵之故甚詳備云　冬十月　復李時勉行在翰林侍讀　十一月　總兵官王通等進兵擊交趾賊分道而出參將馬瑛至清威遇賊戰大敗之至石室縣與通兵會俱至應平縣駐師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以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歷衆度橋路皆泥淖人馬匍匐賊伏起官軍遂敗尚書陳洽死之　十二月　交趾布按二司奏交趾人民爲黎賊迫脅從逆者多尚書黃福舊在交趾多歷年歲廣務民隱無不周知比召回朝民心思慕甚於父母乞令本官復至以慰民望遂召福於南京命即馳赴關議之　行在兵部尚書張本言國家馬益蕃息北京軍民牧養艱難宜分養於大名府及山東河南諸郡請遣官同太僕寺官審覆軍民丁力及土地之宜然後分給從之　以黃福掌交趾布按二司事

楊士奇薦行人王翺爲山東道御史

憲章錄卷第二十

憲章錄卷第二十一

宣德二年丁未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　上命行在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因謂侍臣曰今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且軍士平日不習勞苦遇有征調畏懼艱難即思逃避使之屯種服勞農隙習武亦無驕惰之患我皇祖臨御深用意於此勸懲考較皆有成法所以食足兵強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諭之曰前者相與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徵舒弑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舒既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即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初得黎賊定交趾即欲爲陳氏立後當時下人不能順承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令卿等爲朕再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荊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滅繼絕使訪求陳氏子孫復立俾脩職貢華夷之人皆安生樂業唐虞三代之聖不過如此

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寧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上諭尚書張本等曰近來清理軍伍凡一戶有充二三處軍而丁力消耗者皆許歸併若不歸併民間勾擾不已官府亦自煩勞今各處清理軍伍皆是廷臣朕所信任者正當明白爲之開豁豈可畏避不理致其紛紛勞朕聽覽君臣之間誠心相與但須務實勿用自嫌何況已有定例卿宜以朕意移文諭之　二月　趙王高燧奏辭護衛官校歸之朝廷初戶書陳山襲執趙王之計不從既而戶部主事李儀等上奏比山議更切　上問楊士奇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奈何士奇請遣駙馬廣平侯袁容齎璽書往開諭之上從其請趙王喜即獻護衛官校且上表謝而言者頓息自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踰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之曰吾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今有事當悉忠謀勿以見忤爲嫌　上御左順門吏部尚書蹇義等侍上謂義曰昨日卿奏山西臨晉縣學生員年纔十三入學五閱月御史考發充吏朕再思之人非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未成童豈堪吏役朝廷命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況童蒙初學

此不近人情甚矣可發此生還學仍移文戒飭御史
如所任意妄行必黜罰之　交趾賊黎利攻交趾城
下通等出兵與戰敗之諸將言於通曰宜乘勢亟擊
通猶豫不決賊集衆復掠　戶部尚書古朴卒朴河
南陳州人洪武中以舉人除工部主事歷陞戶書平
生不事生產操勵清苦凡案間惟有自警編一帙卒
之日無一錢尺帛遺子孫　遣順天府官祭宋丞相
文天祥　巡按四川御史裴俊奏比來奸人黜吏多
緣已私訐告他人小事不經本管官司輒造誣詞實
封聞奏及發追問十常九虛不惟煩瀆聖聽抑且枉

害良民乞勅法司禁約凡軍民詞訟必須自下而上
若官吏貪贓壞法許赴巡按御史按察司陳告果有
便於軍民及機密重事者方許具本實封達者乞以
犯人於三法司及府衛門外枷項示衆庶使奸頑悛
革良善獲安從之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
上既發策退御左順門謂翰林儒臣曰國家取士科
目為先所貴得真才以資任用古人取士於鄉其行
藝素有定論至朝廷復辨其官才所以得人為盛後
世惟考其文學欲盡得真才難矣然文章論議本乎
學識有實學者其言多剴切無實見者其言多浮靡

唐虞取士亦嘗敷奏以言況士習視朝廷所尚朝廷
尚典實則士習日趨于厚朝廷尚浮華則士習日趨
于薄此在朝廷激勵成就之有道也爾等其精擇之
朕將親覽焉　命行在刑部侍郎樊敬往廣西副都
御史胡廙往廣東李素往湖廣總督運糧往交趾給
軍　勅調武昌護衛成都護衛南京原下西洋精銳
官軍中都留守司湖廣浙江河南山東廣東福建江
西雲南四川都司并福建四川行都司官軍三萬三
千人從安遠侯柳升黔國公沐晟等征交趾　上親
閱舉人所對策賜進士一百一人　晉王濟熿以其

府中軍校數有赴京告其陰事者益不自安遂奏辭
爵　上復書慰之　免湖廣運征南軍餉先是夏原
吉奏遣副都御史李素往湖廣督運糧餉赴廣西給
征南軍士至是　上謂原吉曰朕昨思之湖廣去年
旱百姓貧窘征南軍餉止令廣東廣西附近有司於
見有倉儲給之　福建按察使奏平海衛指揮同知
卜祥指揮僉事朱銘受軍士賄賂縱令閑逸脫漏行
伍　上諭行在都察院曰朝廷養軍豈為彼利朕聞
皇祖言殘元時管軍頭目貪財好貨放廢軍伍遂至
大壞此不可不戒令罪之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

講孟子離婁章　上曰伯夷太公皆處海濱而歸文
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扣馬而諫所見何以
不同對曰太公以救民爲心伯夷以君臣之義爲重
上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
下生民計也　夏四月　交阯黎利以賊八萬餘攻
昌江城守城都指揮李任與指揮顧福等竭力與鬪
不支皆自刎死中官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
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等俱自縊死城中軍校及
男女同時死者無數賊縱火焚民居刼掠一空　交
阯總兵王通等以賊攻圍益急斂兵不出賊致書請

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一勝而志不
固遂許清化等州之地與賊意以柳升之師雖出未
能猝至且道路多梗黎利既求和不如徇其所請諸
將校或以爲善或默無語或雖不然通言而未有面
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棄
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曰非常之事惟非常
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
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五月　庚子右春坊右諭德
林誌卒誌福州人鄉會試皆第一廷試一甲第二授
編脩歷諭德居官十有五年恭勤恬靜若與世無涉

者卒年五十　簡用能黜庸官　六月　雲南都司
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初以大理等衛軍士
充之後取征交阯又於各衛撥補緣極邊之地屯守
爲急命罷之　秋七月　改翰林侍講陳敬宗爲國
子司業　命陝西三司及軍衛有司罪囚納米贖罪
時行在戶部奏陝西岷州河州洮州臨洮各衛糧餉
皆西安等府秋糧供給邇來歲歉民貧多致逋負倉
無儲峙欲將陝西三司及諸軍衛有司罪囚除眞犯
死罪依律收贖從之　上御左順門諭禮書胡濙曰
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

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
發遣比者小人復犯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之遵守　八月　行在戶部
以宣德三年隨駕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太常光祿
飼牲草分派南北直隸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府
州於今年地畝數草內徵納　上曰古者納總納銍
皆量地之遠近慮勞民也宜從減省毋困民力　上
御便殿問侍臣曰聞朝廷下寬恤之令或爲有司沮
格者誠有之乎侍臣對曰亦間有之上曰治天下以
信爲本朕每出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發不

毋使失信於民豈爲君之道爲臣輔君理民以信義
爲要君欲施仁而臣沮格於下不忠孰大焉侍臣對
曰此實政事之臣負陛下唯陛下明斷耳　九月
安遠侯柳升等師至交趾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
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主其地
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處悉
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
升勇而寡謀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
先馳度橋既度而橋遽壞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
起升中鏢死從升者皆陷沒副總兵梁銘參贊尚書

李慶皆死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奮力死戰賊
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
殺官軍或死或奔散竟無降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
李宗昉等皆死惟主事潘原大脱歸　宥浙江按察
使林碩命復任時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有湯千戶
者以賄結之裴惟湯之言是信湯因勢漁獵百姓驅
迫郡縣無不承順碩時初至振舉憲法旌別善惡湯
懼不容讒碩於裴裴亦懼碩遂誣奏碩誹謗沮格詔
旨　上遣人逮碩至親問之曰爾勿怖但盡實對碩
叩頭言臣往年爲御史嘗巡按浙江小人多不便臣

今陞按察使至浙未久中官在彼者亦無乖迕雖左
右小人皆不便臣者設謀造詐欲去臣以自便耳臣
感陛下超陞恐不能報敢有誹謗上曰朕固未信逮
汝面問今既明白汝即馳驛復任朕推誠心以待臣
下汝無他慮遂降勅切責裴可力謂歸必罪之不貸
也碩初被逮衆皆危之既見遽釋之中外頌聖德云
　上御左順門與侍臣論理兵經國之道上曰朕昨
觀宋太祖承五代分裂之餘平湖南平蜀平江南俘
嶺南劉鋹太宗并有吳越親征太原降劉繼元當時
兵力足以混一而幽薊之地終不復歸中國何也侍

臣對曰自石晉以關南諸郡賂契丹飛狐以東重關
複嶺爲胡虜所有幽薊之南平壤千里蕃漢共之用
兵不易也上曰禦狄之道守備爲先彼得其險已非
我利況當時契丹強盛無可乘之機乎然使宋之子
孫謹守憲章練兵以備之恒如開寶淳化之時亦足
以保其成業何熈寧至宣和小人用事國多弊政遂
至金虜之禍高宗南渡并中原而棄之國勢陵夷有
其漸矣　冬十月　上御文華殿翰林儒臣進講易
觀大象畢　上曰古者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
不行講官對曰古之君臣上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

尊君抑臣斯禮遂廢上曰亦時勢不同也舜時五載
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五月至南嶽八月
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五年又巡以後
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不亦難乎成
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矣況後世乎予以為
治貴有實効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此其
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崇
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
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勑工
部尚書黃福交阯布政使阮勤曰爾福爾勤皆先朝

老成今交阯未靖發兵征討特令卿二人叅總機務
其同心協力早成平定之功用安一方之衆事有當
陳奏者密封以聞 行在鴻臚寺奏進黎利等與總
兵官柳升等書其書曰昔當 太祖皇帝龍飛之初
我安南前王先諸國以入貢特蒙褒奬錫以王章世
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孽覆我宗祧上欺朝
廷下重民苦 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平之詔求
陳氏子孫以繼陳祀是時陳氏之族遭罹季犛之毒
皆奔竄遠徙一時無從訪求今陳氏遺嗣有曰暠者
竄身老撾盖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

已求暠於覊寓之次欲得暠繼宗祀是以利等輒布
狂言冒瀆制闈伏干上奏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帝
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非獨暠蒙天地大
恩實一國之人蒙戴天恩於無窮也 總兵官王通
遣指揮閭忠同黎利所遣人奉表及方物至表曰安
南國先臣陳日煃三世嫡孫臣陳暠惶恐頓首上言
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簒國殺戮臣族殆盡臣暠奔
竄老撾以延殘息今二十年近者國人聞臣尚存逼
臣還國衆與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即有詔旨訪求先
王子孫而立之一時訪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

陳情請命臣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 上
覽之以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初定
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賊臣簒弑其主 太宗皇帝
發兵誅之固求陳氏之後立之求之不得乃郡縣其
地我皇考每念陳氏無後形諸慨嘆數年以來一方
不靖屢勤我師朕豈樂於用兵哉今既陳氏有後矣
與之便乎抑不與便乎羣臣皆曰陛下之心祖宗之
心也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與之便上曰論者不達
止戈為武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
人言其與之 十一月 命行在禮部侍郎李琦王

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通政王驥鴻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冊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即率兵各回原衛所交趾都布按三司衛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官內使皆悉回京　己未皇長嗣生　司禮監太監侯泰下獄初山東官吏軍民奏高煦反上命泰齎書諭之且察其所爲泰還力言高煦無反狀泰後奉命於直隷還駙馬擅作威福杖義勇前衛經歷董純至死上因記憶前事諭都御史劉觀曰泰嘗力言高煦不反幾誤大事者今所犯更不可貸遂下獄

掌交趾布政司事黃福還初柳升既死福奔回至支稜關爲黎利守關者所獲福即欲自殺守關者力止之皆羅拜曰公交民父母也交民今延頸望父母公可自殺邪利聞之曰朝廷遣官治交趾使人人如黃尚書民皆得安兵不復興矣遣人馳往守護待以厚禮曰奉送公還朝遂遣頭目阮孚禮送出境　十二月　禮部奏永樂十六年　太宗皇帝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候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今天下僧道行童赴京請給度牒者多係額外濫收且不通經典者多請如例悉遣歸若係額內之數亦待五年考試給與從之　交趾三司文武官員旗軍吏典承差人等及家屬還者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然亦有黎利閉留而不遣者　陞王驥爲行在兵部右侍郎坐事繫下獄尋復任陞尚書

憲章錄卷第二十一

憲章錄卷第二十二

宣德三年戊申

三年春正月甲申朔　以咎禼忠順王卜荅矢里尚
幼遣使立故忠義王兔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
嗣爲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　兵部奏請選
授武官　上曰是皆因其父祖有功故錄用之比年
以來軍官子弟安於豢養浮蕩成風試其武藝百無
能用之管軍束手無措惟事掊尅祖宗時置武學
教以武經七書且俾習騎射當襲職之時嚴加比試
試可乃授賞罰之典載在典章爾其申明之務求實

效其中果有奇才異能者宜甄別之毋俾沉屈　二
月　詔冊立皇太子　上御文華殿謂侍臣曰朕觀
先王治民有本有末制田里以給衣食設學校以明
教化不幸而有頑愿者然後刑之蓋非得已不然則
無以安良善然觀肉刑則過於慘侍臣曰古人用肉
刑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至漢文帝除之自是人輕
冒法　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備故犯法者少後世
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係於肉刑之存否
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可見
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
禁用肉刑傷殘者多矣以不教之民而遽斷其支體
刻其肌膚亦所不忍隋唐以後以笞杖徒流死爲五
刑亦良法也又曰文帝除肉刑唐太宗觀明堂鍼灸
圖禁鞭背皆後世仁政文帝培植漢之國脉太宗肇
啓唐祚享國長久有以哉　御製帝訓及官箴二書
成　三月　命駙馬都尉宋瑛大學士楊榮爲正副
使持節冊貴妃孫氏爲皇后皇后胡氏因疾乆弗瘳
請辭位就閒　夏四月　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比者
伏蒙聖諭戒飭臣等有曰官不必備貴在得人今事
不加多而額外添註苟祿偷安是皆臣等之過近年

以來內外各衙門官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
理農務採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
州縣添設叅政叅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今擬在外
除馬政農務外其餘依舊制裁減在京從堂上官量
事繁簡斟酌去留不許冗濫其在內府各監庫郎中
員外郎主事俱宜裁革從之　永平及山西民張簡
等自虜中逸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
艱苦多矣今獲來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
衣糧以優之仍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爲令　閏四
月　寧王權奏乞賜南昌府附近灌城一鄉田土俾

衆子耕種爲自給之計　上諭戶部臣曰古人云王者當食租衣稅今有歲祿足矣一鄉之田民所衣食不當奪以自養宜遣人徃勘待報處置　五月　巡撫蘇松等處大理卿胡槩奏浙江嘉湖杭三府人民蕃多稅糧浩大府縣有治農官理辦稅糧宜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之庶農務以時糧稅不欠　上謂吏部臣曰稅糧自是常賦國初以來徵歛輸送已有定制朕方裁抑冗濫豈得復設古語省事不如省官所奏不允　按官不備唯其人胡槩之言適以擾民大哉王言其爲民造福多矣　贈祭交趾死節諸臣

汝南王有勳新安王有熹有罪俱免爲庶人　上出酒諭示百官時郎官御史以酣酒相繼敗故作酒諭

按此與周書酒誥相表裏內外臣工誠所當愼守而服膺者也　六月　上召楊榮楊士奇謂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今之貪者孰爲甚榮以都御史劉觀對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寮憲長如此則諸寮皆效之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誰可掌憲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榮曰佐嘗爲京兆尹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彼劉觀者成何人哉　工部尚書吳中下獄先是中私以官木磚瓦

遺太監楊慶作私第甚弘壯　上登皇城樓遥望見之問左右得其實遂下中獄　上閱皇明祖訓終卷顧謂侍臣曰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我　太祖皇帝起布衣平僭亂奄有中夏萬幾之暇製祖訓一編示法子孫歷六年始克成書後世子孫但謹守先訓豈有過舉侍臣對曰誠如聖諭以今日言之躬蹈當自陛下始　上曰然亦賴卿等匡輔若一言一行或背祖訓卿等須直言之書云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以之告其君者也卿等勉之　秋七月命治劉觀罪　以通政使顧佐爲右都御史　寧

王權遣人進扇且奏求鐵笛　上命工製鐵笛與之謂左右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寧王之意其在此乎鐵笛雖無當新製與之　青州府民劉中等奏永樂中因歲歉流徙至北京棗強縣凡二百餘戶居二十年已成家業今有司追還山東乞就附籍棗強　上謂夏原吉曰彼此皆吾土但得民安即已唐宇文融檢括流民過期不首者謫邊州縣容庇者抵罪州縣承風勞擾百姓愈弊逃竄者多爾其申飭有司以此爲戒　八月　上御武英殿謂侍臣歷代戶口盛衰侍臣對曰爲平本土民莫厥居

至紂而耗之湯始受命視禹時不及及紂淫虐武王得天下之初視湯時又不及成康致治遂多於禹追春秋戰國以至嬴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數年間天下之衆亦減其半昭帝罷戰務農至成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之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鼎峙分裂所存無幾隋文節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人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元極盛安史之亂遂大耗矣宋承

五季之後自太祖至神宗戶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蕩所存者東南之民此歷代戶口之大槩也 上曰戶口之盛衰足以見國家之治忽其盛也本於休養生息其衰也必有土木兵戈觀漢武承文景之餘煬帝繼隋文之後開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亂豈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漢武末年乃知悔過煬帝遂以亡國玄宗至於播遷皆足爲世大戒 壬午皇子郡王生上之第二子也 癸未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向寶卒寶字克忠江西進賢人洪武乙丑進士歷仕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顧佐奏監察御史嚴愷等三十二人俱宜黜降 上命貪淫不律者發遼東各衛充吏不達政體者降典史老疾者罷爲民 顧佐奏監察御史多缺訪舉進士鄧棨等十四人監生程富等十一人聽選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忠操端謹堪任御史 上曰風憲固當用端謹者亦須有才識方稱未可遽授此職俱令於各道歷政三月爾察其言考其賢否第爲等朕將選擇任之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永樂初建及遷都北京已置五府六部而行都督府行部猶存至是革之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

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不審何似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其齊士馬以俟 命寒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胡濙王驥施禮吳忠麥宴和楊溥姚文直王文貴等各率其職扈從 勅駙馬都尉袁容隆平侯張信尚書張本張瑛郭敦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 丁未車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穫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者必殺不赦遂命錦

衣衛遣官巡察　九月庚戌朔　車駕入薊州境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
滯穗　上甚喜歎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駐蹕
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上進其州官諭
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
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
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
禮義廉恥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辛亥車駕至石門驛喜峯口守將遣人馳奏兀良
哈之寇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　上

覽奏曰是天遣此寇投死耳遂駐蹕石門之東召問
諸將諸將咸請擊之亦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孽虜無
能爲但謂吾邊無備故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
矣今惟擒之勿縱也然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
可行若俟諸將並進恐緩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
出其不意擒之必矣或言三千未必足用上曰兵在
精與和不在多三千精兵足辦擒賊諸軍可後進遂
決策親征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歛
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
見軍以爲戍邊之兵即悉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

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
雨虜不能勝繼而神機銃礮發虜人馬死者大半餘
悉潰亡上以數百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
也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　丙辰斬其酋渠駐
蹕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擣虜穴忠勇王金忠及其
甥都督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之有密言於上曰虜
其類也往則不復來上曰去留亦任所欲耳朕爲天
下顧獨少此二人耶果如其志欲去雖朝夕置於左
右亦終去寧能久縶之耶曰如不欲沮其行則遣一
人足矣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乃使

之生疑矣朕待此二人甚厚犬馬識豢養之恩況人
乎彼當有以見報遂遣之　戊午駐蹕會州以重陽
節賜扈從文武官宴并賚將士　上既斬獲虜寇仍
遣將士捕其潰散之黨至是有俘獲還者上喜大賚
又親製詩歌慰勞之　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
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往宣府
勞之　忠勇王金忠獲虜寇數十人馬百餘牛羊數
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之內廚酒饌而飲以金爵併
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羊繼至賜亦如
之　上初命諸將索虜巢穴約畢至則班師至是召

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今已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應早旋師羣臣有言諸將未至者宜少俟之廟享之期如迫請勅一親王代行禮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有如諸將更五日未至亦可俟耶今朕留將士二萬於此以俟未至者必以明日班師遂命都督任禮太監楊慶等率官軍二萬留俟諸將畢至則歸　甲子詔班師　車駕發鐵將軍店　乙丑駐蹕偏嶺　丙寅車駕入喜峯口關駐蹕關內　庚午駐蹕三河縣在京諸王及文武衙門各遣官進平胡表至　壬申駐蹕齊化門　癸

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太皇太后置酒上壽　冬十一月　上謂羣臣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寅亮燮理不煩以有司之政令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者而年俱高今兼有司之務非所以禮之。於是賜勅諭義士奇原吉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職名俸祿悉如舊卿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朕眷注老成之意　詔蠲免江西德興鉛山銅場　翰林儒臣進講春秋竟　上曰聖人匡世之功憂世之心備見此書當時先王禮樂法度日壞亂臣賊子接跡而起有此書而後天下皆知尊周又曰孔子作此書以尊周為本孟子乃以王天下勸齊梁之君何也侍臣對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孟子之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上曰聖賢之心無非為天下生民之計孟子時不有王者興何以解生民之塗炭遂賜講官坐命左右賜果茗　戊戌大雪上喜諭侍臣曰今年四月多言水旱生民艱食朕恒為憂惟冀天地垂祐雨暘及時庶豐稔可望今冬初即見雪甚大來歲有秋之兆乎然欲昭格天心朕當日加敬惕因賦雪詩以示不忘　逮都御史劉觀至命左

右以監察御史彈章示之觀自陳歷事太祖太宗仁宗累官至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二俸並支皇上嗣登寶位常加賜賚臣日夜孜孜思圖補報今右都御史顧佐挾私求臣罪主令各道御史糾劾又逼書吏安中妄指臣受賕等罪伏望皇上憐憫察情明辨庶無冤枉　上曰臣下各察觀罪者非一人朕以其舊臣未忍罪之今尚欲文過耶遂出臣下各察示觀並言其前後鬻獄得白金千餘兩觀不能隱皆引伏法司議觀所犯皆枉法於律應斬命下錦衣衛獄　十一月　十二月　定儀賓班次先是寧王權言凌賀行

禮遵依等第二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至是尚書胡濙奏洪武禮制郡
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
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
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
當守定分此爲定制其永行遵守

憲章録卷第二十二

憲章録卷第二十三

宣德四年己酉
至六年辛亥

四年春正月戊申朔　免宣府冬衛軍士給京薪炭
初宣府十七衛所歲辦薪炭給京師　上聞之言邊
軍當應敵因命行在工部免其薪炭　上居齋宮召
楊溥諭曰比來臣下好進諛詞令人厭之卿宜輔朕
於善道溥對曰臣荷國厚恩敢忘報稱上曰但覺朕
有過舉卽言無隱是卽爲報矣溥頓首曰自古直言
非難而容受直言爲難陛下樂聞直言臣等敢不盡
心

二月　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
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　上命羣臣觀之胡
濙等請上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
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民生豈皆得所
騶虞之祥於德弗類唐太宗嘗曰堯舜在上百姓敬
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
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朕與卿等宜共謹之若騶虞
其免賀　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
政司及諸府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
者皆屬不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
曰此治文書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點檢耳俱勿

聞　上覽歐陽文至夢卜求賢之說顧侍臣歎曰君臣相遇豈偶然哉高宗恭默思道渴想賢輔而說築傅巖不能自達一旦得於夢寐誠千載奇遇由此觀之人君誠心求賢固無不得之理文王因田獵遇太公亦猶此也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物皆有相感之理況一代君臣乎蓋天祐國家必生賢輔高宗求助之心蓋有格於天矣又曰有高宗之心然後可以夢賚有傅說之賢然後可以爲相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不誤哉　降漢府教授曹彥昌爲廣東高安縣典史彥昌在府先以丁憂

去後以內艱既服闋送不起吏部移文促之始至侍郎郭璡奏彥昌在任久雖先事去亦當坐以同謀之罪上曰一時同預起事今尚有釋之者矧其先事去乎不聞漢朗治楚獄濫及無辜乎彥昌但治其服闋不起降一等　兵部尚書張本奏驛馬之設本以飛報軍機今在外凡有符驗官司及鎮守官每以常事泛濫給驛皆宜禁止請令年終各具一歲給驛起數及所幹事務所差人員造冊奏聞以憑稽考又凡遣人齎送勑書例與雙馬及回仍前關給此皆虛費請給一驢若齎勑人有事回奏者可與一馬從之　三月

免四川茶戶徭役時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觔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卿歲領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　夏四月寧王權奏曰宣德元年八月江西布政司移文謂太祖高皇帝子孫以祿米定品級臣惟祖訓所載祿

米於親親次序無有品級子孫皆祖宗一氣之分不與異姓相同至今四代乃定品級恐萬世之下謂自今日始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儀賓亦服麒麟玉帶不論品級異姓相見還行君臣禮其餘語多忿戾　上覽奏謂侍臣曰朕自即位以來恪遵成憲祿米定品級皆出舊制非出自朕今行之三年忽有此語其意蓋未可量乃復書大畧謂祖訓錄郡王子孫自鎮國將軍以至奉國中尉遞有品級洪武二十九年十二月欽定靖江世子與郡王公侯文武官相見禮儀或答拜或坐受遇之於途或分道讓左或引馬

側立各隨品級等第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必如所云行君臣之禮是教子孫越禮犯分不知有君矣若羣臣與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之禮是天下紛紛多君也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尊親親各有攸當往者逆賊高煦在太宗時屢造大罪及予嗣位特加厚之而包藏禍心終謀不軌輒妄稱太祖時未嘗頒給郡王誥勅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諸司職掌示之煦愧悔不及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爲赦免之說何寃何抑而忿忿不平至此乎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論蓋託此爲名耳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至今始發也予巳悉拒羣臣之言尚望謹之若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天下皆將言之是時予雖欲全親親之義不可得矣亮之　上虞縣人李志道充楚雄衛軍死而無繼止有孫宗佩巳鄉試中式而衛尤追補軍役有司達於兵部尚書張本請依洪武中石堅事例開其軍伍俾讀書會試以自效　上從之曰祖宗立法如此正以作士氣成賢才朕承舊制又何急於一卒之用乎　山西代州儒學署訓導事舉人曹儔上章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堪爲人師願就太學讀書或授別職亦得自效　上謂吏部曰凡人不自滿者其志可嘉可授縣幕俾習知民事如有餘力亦可進學遂改江西泰和典史　上御便殿與儒臣論史因問漢唐諸君在位孰久對曰漢之武帝唐之玄宗皆在位久上曰漢武好大喜功海內虛耗末年能懲前過玄宗初政有貞觀之風久而恣欲遂致禍亂寘身失國武帝猶爲彼善於此又曰善心生則明慾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爲賢玄宗以李林甫爲賢此治亂所由異也　徙隆慶州永寧縣黒峪巡檢司於紅門口時巡按御史王聰言黒峪口巳置官軍戍守其西南三十里有紅門口正當居庸關北天壽山之後有路通昌平軍民逃逸者皆由此請移黒峪口巡檢司於紅門口爲便遂徙之　南京進鰣魚薦奉先殿獻皇太后畢　上御文華殿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鰣魚醇酒加賜御制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露醉獻和章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幾不忝祖宗付託　五月　命禮部尚書胡濙兼掌詹事府事吏部侍郎兼詹事郭璡陞本部尚書罷其兼職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戴弁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

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
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爲兩便　上嘉納之
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書與
寧王權曰所諭欲得灌城一鄉田土與衆子耕牧朕
不吝惜但戶部言灌城之田一千六百一十七頃鄉
民所賴以足衣食別無荒閑之田况庚子郡王自有
歲祿稽之祖訓亦無撥與田地之例若從叔祖所言
百姓失業必歸怨朝廷亦必歸怨叔祖矣今叔祖爲
諸王表率使諸王皆倣叔祖所言豈不背違祖訓而
損賢德故撥田之諭不能曲從惟叔祖亮之　陽武
侯薛祿奏神機營官軍初留一萬五百六十人於古
北口守備議於內地衛所選補其缺今久而未補乞
如前議　上命兵部補之　福建福淸縣民奏縣之光
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以障海水因堤
壞田荒永樂中縣民嘗奏請築堤工部移文令農隙
用工至今有司未曾興築民不得耕　上命工部責
有司脩築因諭尚書吳中曰陂池堤堰民賴其利外
無賢守令舉其政爾宜申飭郡縣務及時脩濬慢令
者罪之　六月　秋七月　戶部上戶口登耗之數
上視朝退因語侍臣曰隋文帝時戶口繁殖財賦充

足自漢以來莫及議者謂當時必有良法後世因其
享國不永故無取焉此未必然夫有治人無治法漢
唐初間之法未嘗不善至其子孫力役煩興費用無
度天下掊斂隋文勤政節儉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
哉且如秦法多非先王之制後世猶有存者亦未嘗
計其享國長短也大抵人君恭儉國家無事則生齒
日繁財賦自足使煬帝能謹守隋文之業安得遽至
敗亡哉　金吾左衛將軍李春奏管隊指揮張三未
經奏請擅收將軍令帶刀入直　上命都察院同錦
衣衛鞫之諭之曰將軍侍朕左右最係切要之人非
經兵部奏請誰敢擅收唐太宗時長孫無忌入閤忘
解佩刀以勳親得免今此輩何人擅令帶刀在朕左
右必審問誰所指使繼是公侯大臣亦不貸　給事
中賈諒張居傑劾奏戶部郎中蕭翔等不理職務惟
日挾妓酣飲恣樂命悉下之獄上謂夏原吉等曰飲
酒人之常情朕未嘗禁但君子當以廉耻相尚倡優
賤人豈宜褻狎近頗聞此風盛行如劉觀輩尤甚每
赴人邀請輒以妓自隨故此輩傚傚若流而不返豈
不大壞禮俗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卿嘗以朕此言徧
諭之　宥劉觀死罪併其子輻俱充軍觀爲都御史

貪贓狠籍敗壞憲體輒貪淫狠愎靡所不至　上初
有聞猶以觀舊臣曲容及御史劾奏其父子之罪備
得實狀然後發之至是法司論觀斬罪輒應流上曰
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與子輻及
其黨御史嚴暟李綸郎中許性等皆發遼東充軍
八月　上諭六科給事中曰朝廷置給事中所以出
納命令封駁章奏朝政闕失民情休戚皆得言之非
他職比也朕嗣承大統期于庶政脩和爾等尚思委
任之重夙夜在公庶幾朝無失政官無廢事不惟國
家有賴爾亦有聞於後矣其懋勉之　加交趾布按
二司兵部尚書陳洽恤典洽常州武進人洪武中爲兵
科給事中改吏部郎中太宗嗣統陞本部侍郎改大理
卿命將征交趾洽叅贊軍事兼總兵餉初交趾平置
藩臬郡縣黃福兼掌布按二司事與洽協謀新附之
民莫不悅服洽還朝陞兵部尚書後仍往交趾協贊
軍事洪熙元年召福還洽代之仍叅贊軍事內官馬
騏苛徵暴斂洽不能制黎賊遂叛洽同總兵官王通
率兵分道擊賊戰於寧橋洽被執不屈死之至是事
聞　上惻然謂侍臣曰大臣以身殉國可謂忠矣贈
榮祿大夫少保謚節愍遣官即其家祭之官其子樞

爲刑科給事中　河南右布政蕭省身卒省身江西
泰和人永樂初進士預脩永樂大典授刑部主事進
郎中涖事勤勞廉介自執名實孚于上下超遷河南
右布政時河南頻歲旱蝗省身一務寬恤郡縣承風
民頗以安省身能容人過而不能自容己過每有小
失輒愀然而赤即改圖焉卒年五十君子惜之　九
月　遣將出塞燒荒　申明栽種桑棗之令時有建
言洪武中命天下栽種桑棗令民之無知者砍伐殆
盡存者亦多枯瘁有司不督民更栽以致民無所資
乞令郡縣督民以時栽種仍遣官巡視　上曰古人
宅不毛者有里布祖宗養民意甚至爾戶部其申明
舊令務求成效毋事虛文　大理卿胡槩奏臣奉命
巡撫蘇松及浙江諸郡訪知嘉興舊有陸贄祠湖州
有胡瑗書院蘇州有范仲淹祠魏了翁書院今皆頹
毀欲從宜脩整未敢專擅　上諭工部尚書吳中曰
崇祀先賢蓋以表勵後進宜從所請　冬十月　常
州府同知張宗璉卒宗璉江西吉水人由進士爲翰
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嘗録囚廣東人稱長者以其
恤民改常州府同知視民如子時朝廷遣御史李立
清軍銳意得軍爲功凡軍戶絕者必取同姓人酷刑

使承宗璉不阿御史意遇有誣枉必力辯理御史怨其異已數詬辱之宗璉憤鬱疽發背死喪歸屬邑民皆哭送之立祠江陰之君山同時有蘇州同知張徽山西人酷暴奉御史風旨專誣執民爲軍辯者輒死杖下民率誣服後爲怨家所訴逮繫京獄御史成規惡其虐民痛杖之竟死獄中鼠嘬其目精人皆稱快

平江伯陳瑄奏自徐州至濟寧河水多淺轉運甚難今遣官巡視謝溝胡陵城八里灣南陽淺及東昌梁家淺師家莊仲家淺皆當置閘其徂徠諸山泉源所出舊有湖塘今多淤塞乞加脩濬庶有停蓄通利往來從之　十一月　有建言洪武永樂中法制有當改易以從宜者　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有成憲以貽子孫子孫能謹守之足以保天下若自作聰明或惑於小人而變更之不免生禍亂如唐府兵其制近古後一變爲彍騎再變爲方鎭遂使武夫悍卒得專方面唐遂以亡宋之賦役祖宗時皆有定制其後變爲新法民不勝擾自是朝政反覆國事日非卒致東膚之禍是皆可監侍臣對曰子孫惟恭儉則能保守　上曰然亦須任老成人如宋常得李沆其人任用之豈有改祖法之事　十二月

五年春正月壬寅朔　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　吏部奏選官　上因與侍臣論前代官制上曰省官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漢以下視夏商官益增多何也侍臣對曰時世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簡民淳不可比擬唐太宗定內外官七百三十員去古未遠亦足爲法侍臣對曰然必君心清則事簡事簡則官可省官省則民安矣若國家多事政務煩雜小人倖進冗食者多欲百姓免於煩擾難矣上曰此誠確論清心者省事之本朕當勉之　初天下朝覲官至京　上命行在吏部廉察其賢否又令方面官各具所屬官貪虐及不稱職者上名吏部至是吏部奏貪汚者二十五人當充邊軍老疾及鄙猥無能者五十五人當北京爲民上曰老疾者鄙猥無能者皆罷歸爲民貪汚者民之害宜發戍邊　戶部尚書夏原吉卒諡忠靖原吉湖廣湘陰人洪武中自太學生擢戶部主事曹務悉有條理陞侍郎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人咸悅服太宗即位陞尚書北虜犯邊太宗將親征原吉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仁宗嗣位復其官上嗣位尤重倚任

云　徙開平衛于獨石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八東曰凉亭沈阿賽峰黃厓
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曰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
接獨石永樂初大寧既棄而開平難守至是遂城獨
石而徙開平衛于此棄地蓋三百里云　二月　光
祿寺厨役訴其寺官竊減外夷供給通政司以聞
上命刑部侍郎施禮執而治之且諭禮曰光祿之弊
不止此自祖宗以來飲食供給皆有定䂓今擅自增
減虛給之人率不得凡得者率非應給之人惟虛立
簿牒以掩人目宜究治之因顧侍臣曰毋謂飲食細
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
句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心感悅遂成覇業以此
而論所繫豈輕　乙未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謁長陵
獻陵車駕發京師　三月　壬寅駐蹕陵下開平守
將陳邊務數事上覽其屯田守備可行者付所司施
行　戊申　上奉皇太后率皇后還京師道中上遥
見耕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詢其稼穡之事因
取所執耒耜三推耕者初不知爲上也既而中官語
之乃驚躍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耒已不勝勞況
常事此乎人恒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

入賜鈔六十錠已而道路所經農家悉賜鈔如之
庚戌　上御左順門召蹇義楊士奇楊榮等曰朕昨
謁陵還道昌平東郊見耕夫在田召而問之知人事
艱難吏治得失因録其語成篇今以示卿卿亦當體
念不忘也所録語曰庚戌春暮謁陵歸道昌平之東
郊見道旁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視召而問焉曰何若
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
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穫三者皆用勤也有
一弗勤農弗成功而寒餒及之柰何敢怠曰冬其遂
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
曰民有四焉若是終歲之勞也何不易爾業爲士爲
工爲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
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
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奔走負販二三百
里外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
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不樂
矣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我事農而勤苟無
水旱之虞歲入厚者可以支二歲薄者可以給一歲
且旦暮得與父母妻子相聚我是以不願易業也朕
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賈之

勤乎抑尙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
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
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盖至
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晝出坐廳事日未
及而入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
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睹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
歎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
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記其語　成國公朱勇兵部尙
書張本等奏京師操備官軍其間有屬陝西緣邊鞏
昌等衛及階州文縣千戶所者去京師甚遠每歲更

代必俱遣人促之方至請以陝西內地衛所官軍與
之兌換又山東內地衛所官軍有調緣海備倭者緣
海衛所却調京師操備通州諸衛官軍發淮安運糧
而直隸安慶諸衛乃赴京師操備彼此不便請行兌
換　上悉從之　上御奉天門策會試中式擧人上
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取士
不尙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爲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
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
歌以示諸讀卷官云是科賜進士一百人得廖莊劉
實　上御武英殿偶與侍臣論漢以下創業諸君侍

臣有言漢高帝之大度有言唐太宗之英武有言宋
太祖之仁厚不相上下者　上曰唐太宗宋太祖皆
假借權力襲取天下唐太宗慙德尤多漢高帝及我
朝　太祖皇帝起布衣光明正大可比而同然高帝
除秦苛政而禮文制度不脩我太祖剪除羣雄革前
元倣俗申明中國先王之教要爲過之侍臣皆叩首
以爲至論　增置嘉興府秀水嘉善桐鄉平湖四縣
夏四月　重脩玉牒成　五月　工匠有告內使
韋宗盜官銅造鍍金器物其制過於御用器者　上
命付法司治之如律　陞禮部郎中况鍾等九人爲

知府先是上聞除郡守須由資格多不稱任甚至有
貪黷暴刻者至是吏部奏郡守缺九員　上命六部
都察院堂上官擧京官之廉能者擢用之　豹房勇
士奏與民分居上曰勇士在京師皆十餘年安得今
尙無居此必民居寬好欲舍而就彼民艱難作一居
爾欲圖得之邪民何罪爾何功錦衣衛指揮王節奏
此人今有居在城中上怒命杖之一百以一百斤枷
號令警衆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此曹敢輕易犯法者
恃中官爲之救解自今但中官傳朕言釋有罪人並
須覆奏始行　六月　初兵部尙書張本奏甘肅寧

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
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
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
布帛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
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
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
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
肅寧夏缺絲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
鹽及農器犁鏵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
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在官茶鹽

遣人運送陝西委參政陳琰山西委參政樊鎮口外
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秋七月　上
宴閒與待臣論商周得天下之道侍臣曰湯武順天
應人除暴安民功加于時德垂後裔所以天下歸之
傳之子孫歷世長久　上曰天所歸蓋非偶然唐虞
之時契敷五教百姓親睦后稷教民稼穡天下享其
利至湯放桀武王伐紂遂有天下誠以先世功德在
民篤生聖哲用集大命有不可辭者于其子孫享國
長久亦惟仁義道德足以培植之也　八月己巳朔
日當食陰雨不見禮書胡濙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羣

臣上表賀　上不許因勅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
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
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
雨不見得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離明照四方陰
雲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
可欺歟朕尚圖脩省以仰答天意方賴爾羣臣匡其
不逮其止勿賀　上罷朝謂吏書郭璡等曰東漢初
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奮獨以
絜廉自守衆皆笑之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
知之及融率官屬入朝即擢奮為武都郡丞以旌之

夫激揚清濁為治之道使清濁無別何以勸懲天下
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又舉孔奮東漢多循良吏蓋
由此也今天下未嘗無絜士卿宜為朕甄別以聞朕
當旌之若人有善而上不知則為善者怠矣　陞禮
部右侍郎李琦為湖廣左布政使鴻臚寺卿徐永達
為湖廣按察使刑科給事中方祖為楚府左長史
上語學士楊溥等曰民之休戚係庶官之賢否何術
可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　上
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徒
嚴薦舉精考課譬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此豈可

得令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責成之　南京江西道御史張楷劾奏刑部尚書趙狆侍郎余士吉曠職瘝官本部所繫強盜吳福金者覆奏待決乃詐病死相驗瘞之其後復出強刼又有蘇州富民過達者安港巡檢司圖其財誣作強盜械送刑部而私賂獄官獄卒縊死於獄皆由狆等怠縱所致令該司官吏皆已逮問狆等亦當罪之　上覽奏怒曰縱有罪殺無罪豈可恕也既又曰狆等歷事先朝今皆老矣其召之來令都御史熊槩兼理刑部　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瑛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言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　上命戶部兵部議至是戶書郭資兵書張本等言於緣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合官給以牛仍支官錢收買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但山東近年旱饑流民初復故業官軍亦多有差役宜先遣官往同有司按視田地以俟開墾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令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撥點差未免勞擾不以聞於上事竟不行　按嘗因黃福之言而有慨於西北諸處積荒之地不但可以屯種雜糧雖江南之秔稻亦可植也山東通濟沁泗沂諸水河南鑿汝蔡洹息諸渠陝西會涇渭漆沮諸流則西北之田皆秔稻矣柰何經畫疆理既無西門豹鄭國之徒而[illegible]道之言又紛紛也於是軍國之賦盡仰給於東南矣東南民力烏得而不竭哉　九月　陞吏部郎中趙新爲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爲戶部左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爲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曹弘爲刑部右侍郎越府長史周忱爲工部右侍郎巡撫各省兩畿總督稅糧新江西倫浙江政湖廣謙河南山西弘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忱南直隸蘇松等府縣　有獻歷代紀年圖者　上覽旣顧侍臣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主生民之禍極矣周世宗英武觀其進取之畧制治之心足以平定天下而亦享年不永何也侍臣對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謀所及上曰國家創業垂統貴有根本三代以下若漢高帝掃除秦苛以濟蒼生唐太宗革隋敝政以致太平其規模皆弘遠所以傳之子孫皆長久若後周之主稱兵爲逆刼

掠京城留無匡濟之功室家先覆而世宗以養子繼之欲其宗祀長久得乎宋太祖陳橋之變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拯生民於淪溺革叔季之兵禍子孫享國與漢唐同久者蓋有仁厚爲之根本豈偶然哉

宥山東曹縣知縣范希正罪令復職希正任曹縣得民心有奸吏詐取民財縱火延燒公廨希正執之械送京師奸吏誣希正以他事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訴於通政司言本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人民不[illegible]年間政簡訟息今爲奸吏所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民人老少莫不流涕如失慈母若不爲伸冤恐被誣陷通政司以聞時侍郎許廓過曹縣耆民父老相率跪訴于廓廓移文吏部吏部亦具以聞時刑部方奏希正不應徑解奸吏赴部論以違制　上曰聽民之言希正君子其徑解赴部蓋欲急去惡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即遣復職以慰民心姦吏令刑部盡法治之希正蓋仲淹之後云

嚴皚伏誅皚初爲南京御史數受賕御史劉弘道奏黜之皚賂左都御史劉觀得復職右都御史顧佐劾御史之貪淫無恥者十餘人而皚爲之首俱謫吏於遼東各衛皚不受役潛逃至京仍造誣務取財物　上命三法司鞫之奏皚所犯應死上命戮於市

車駕巡近郊

冬十月

丙子車駕發京師　駐蹕玉河諭成國公朱勇等曰今農收雖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於此扈從官軍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其申令各營悉知之

壬午駐蹕雷家站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略此行所喪不少帝王之鑒戒也又問此山崩於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卿等以爲如何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嘗無災異大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

戊子回鑾駐泥河

壬辰車駕至京師

十一月

直隸廣平大名等府縣奏久雨河溢渰沒苗稼無收　上命戶部蠲其稅

十二月

上謂吏部尚書郭璡等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當爲朕擇才昨郡守多缺乃命廷臣共舉古之人當斯任者必勤於訪問有得即錄之故官不乏才呂蒙正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是也自今宜留意璡等皆頓首

庚辰先夕

辛亥

大雪是日早朝罷　上示羣臣喜雪之詩復賜賞雪
宴盖父未雪至是大雪盈尺上喜而成詩羣臣遂進
和章上親閱視擇其有警戒之意者別錄之而爲之
序　閏十二月　文武羣臣以含譽星見上表賀
江西按察司副使李綸論戍綸先爲御史與都御史
劉觀子輻游及受海鹽縣豪民金銀文綺出其殺人
之罪至是事覺都察院以聞　上命追所受贓及舊
給勅命發戍遼東邊衛　河南歸德州知州李志言
歸德唐忠臣張巡許遠死節之地故睢陽有協忠廟
祀巡遠雷萬春南霽雲賈賁姚誾宋元以來俱命守
臣祭之　上曰此不可闕命禮部定祀儀請以巡遠
居正南霽雲等四人配享從之命翰林撰祭文有司
每歲以春秋仲月祭
六年春正月丙寅朔　兵部尚書張本卒本山東東
阿人洪武中自國子生擢江都知縣靖難兵及境本
率耆老詣軍門朝陛揚州知府内難平歷工部侍郎
以至兵書當時謂本一迎候間遂獲終身富貴至其
錄高煦餘黨則脅從者多不免云　二月　逮巡按
江西御史陳祚下錦衣獄祚上疏勸上務帝王之實
學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治
道無所不載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説非有大故
不可間歇使知孰爲忠賢之可親孰爲邪佞之可遠
古今君何而治君何而亂政事君何而得君何而失
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上德者
愈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上心者自見於踈遠天
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上覽疏怒曰豎儒謂朕不讀書
大學且不識豈堪作皇帝乎差官校逮繫至京并其
父母妻子家屬悉下錦衣衛獄禁錮者五年時上方
以博綜經史自負而祚之措辭若上未嘗學問者遂
觸怒云　三月　上朝退御武英殿問侍臣曰古之
井田最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
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朕惟爲
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
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夏四月　有星孛於東
井　五月　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
巡按御史張鼎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
軍官據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
爲便　上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六月　遣禮
侍章敞通政徐琦齎詔命安南頭目黎利權署安南
國事　賜蹇義等招隱歌　上謂之曰朕嘗作招隱

詩賜羣臣以示求賢之切然古亦有招隱詩蓋彼欲
招隱者與之俱逝朕則意在招徠賢者而用之恐山
林之士猶未悉朕意不肯輕出再賦七言招隱歌以
示卿等　秋七月　上幸楊士奇宅時上頗好微行
一夕漏下二十刻出臨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上已
入門士奇俯伏言陛下柰何輕出萬一變起倉卒何
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
奇叩頭曰車駕今夕俯臨明月必有知者自此愼出
事變不測當慮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
奇車駕臨幸曷不謝對曰車駕夜出臣迨今中心惴
慄未已豈敢言謝弘復命上仍遣賜士奇白金文綺
明日士奇入謝上曰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　八月
常州知府莫愚奏守令親民之官而黜陟臧否出
自朝廷邇來公差官倚勢作威是非顛倒以廉謹者
爲貪汚以諛佞者爲正直乞加禁止庶善有所勸惡
有所懲　上命吏部公差官有如此者指名陳奏處
置　忠勇王金忠卒初名也先土干元太保不花六
世孫自永樂二十一年以其部屬來歸太宗嘉之封
忠勇王賜姓名金忠宣德三年扈從巡邊至會州遇
虜忠奮勇當先有斬馘功四年陞太保其卒也　上

悼惜之賜祭塟　九月　熒惑犯南斗　冬十月
都督陳懷等討松潘番寇平之　戶部定官軍充運
民糧加耗則例　河南府知府李驥奏伊王居國屢
有非理之求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校虐害百姓
者臣到任稍爲禁戢自此王府含怒今年冬至臣以
四更往王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
遲執繫儀衛司獄次日始釋緣王府自前遇節行禮
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
上謂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於大廷朝賀皆昧爽之
際未嘗以四更行禮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
府之計乃致書伊王諭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
中承奉長史典儀悉械送京師治之　十一月　安
南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栗等又同
頭目耆老人等奏請求封內稱欽遵勅命大集國人
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不
可無人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臣等所以懇欵陳詞
伏望允臣所請使黎利得以守土南荒奉貢天闕上
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之命　上
納之　降刑科給事中李芳爲浙江嘉興府海鹽縣
丞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芳直前言洪武

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即詰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上亦惡其訐故有是命　十二月　丁未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江西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永樂初改翰林檢討陞侍講太宗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扈從仁宗嗣位累陞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謚文靖勑有司給驛歸其喪幼孜爲人簡易沉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耻年六十四

憲章錄卷第二十三

憲章錄卷第二十四

宣德七年壬子至正統五年庚申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食　辛巳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棨卒棨江西吉安永豐人爲人温雅英邁喜推薦士士窮流落不偶者多賴以濟卒年六十一

二月　三月　上退朝御左順門謂尚書胡濙等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詔減十之三以蘇民力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詔蠲租戶部皆不行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詔書爲辭之語若果然則是廢格詔令壅遏恩澤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卿等當體朕意濙等皆頓首謝　大通關提舉司吏文中自陳臣廣東瓊州府儋州昌化縣學生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因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宣德六年八月至部以違限充吏切思海外之人本國光顯今乃謫爲吏伏望聖恩矜念　上命禮部試驗其文可取命復舉人候下科會試　夏四月　募商輸粟塞下　五月　復開平凉府開城縣迭烈孫道路先是陝西參政楊善言西安諸府州歲運糧餉赴甘州凉州山丹永昌諸衛皆經平凉府隆德縣六盤山蟄崖嶺山澗陡絶人力艱難開城縣舊有路經

迭烈孫黃河平坦徑直抵甘州諸衛近五百餘里洪
武中官置渡船平凉發軍操濟人以爲便旣乃罷之
今請如舊開通以利民　上命陝西三司覆實至是
皆以爲宜仍命布政司給官錢造八舟平凉靜甯二
府擇善水者操之每舟十一人俱隸迭烈孫巡檢司
太原忻州民人武煥家馬生一駒鹿耳牛尾玉面
璊蹄肉文被體如鱗巡撫都御史于謙會同巡按三
司視之咸謂其爲龍馬與而進之禮書胡濙請偕羣
臣上表賀　上曰二三年水旱告災者踵至朕方日
夕憂勵一獸之微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上

御便殿觀宋史顧問侍臣曰宋有國三百餘年武事
終於不振何也侍臣對曰宋太祖太宗初皆以兵平
海內其子孫率流於弱致武備不飭　上曰宋之君
誠失之弱將帥雖才亦不得展蓋爲小人所壞大抵
宋之亡柄用小人之過也　六月　巡按湖廣御史
朱鑑言洪武間各府州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
官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民守之遇
有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務
倉廒廢弛贖穀罰金掩爲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
乞令府州縣修倉廒謹儲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

司巡按御史巡察違者罪之　上諭戶部曰此祖宗
良法美意比由守令不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
能無過其如御史言違者從按察司監察御史劾奏
秋七月　置呂梁漕渠石閘初陳瑄以呂梁上洪
地形水急漕舟難行奏准令民於舊洪西岸鑿渠深
二尺闊五丈有奇夏秋有水可以行舟至是復欲深
鑿置石閘二時其啓閉以節水庶幾往來無虞事聞
命附近軍衛及山東布政司量發民夫工匠協成之
上御武英殿翰林儒臣侍因論漢唐開創輔臣侍
臣對曰蕭曹房杜雖皆常才亦當時無過之者今天

下之廣未必無才但係於遭際何如耳　上曰然如
三老董公及泰山道士徐洪客皆不見用而蕭曹房
杜成功誠哉人才遭際爲難也　上燕閒閱內庫書
畫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長詩一章召翰林
詞臣示之曰豳詩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
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
皆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
在目有所儆勵爾其書于圖之右　蘇州知府況鍾
言憲綱有云御史所至之處博採諸司官吏廉勤公
謹者禮之薦之汙濫姦佞者威之糾之勸懲得體人

自褻服至於御史與在外官相見禮儀及凡迎詔勑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各處公差御史多有逆越禮分各府知府亦自顧闒茸貪暴畏其糾劾謟諛拜跪甘受詈辱間有奉法特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作威福使賢良不安於位而邪佞得以行令依公禁約　上命禮部同翰林院會議申明　上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侍命同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諭之曰此元之故都也世祖知人善任使信任儒術愛養民力故能混一區宇以成帝業再傳至武宗元政稍有變更仁宗繼之恭儉愛人即

位之初興學校勵風憲清中書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法是爲賢君英宗果於殺戮奸黨畏禍遂搆大變泰定以後皆享祚不久至順帝在位既久肆意荒淫怠於政事紀綱法度蕩然遂致失國使順帝能恭儉長守世祖仁宗之法天下豈爲我祖宗所有又曰茲山茲宇順帝存日宴游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桀之跡周之鑒也上曰然　陳瑄言高郵郡城西北湖中有神祠古碑載神姓耿名遇德宋哲宗時人天性忠實死而爲神屢昭靈威累封至靈應侯廟額曰康澤至今其神有禱之者舟行無沒溺之患旱潦有甘澍之應請令有司春秋祭祀　上謂禮書胡濙曰神有功德及民應在祀典果如瑄所言有應其令有司以時致祭　八月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楊士奇楊榮至榻前諭曰今春命京官三品以上者舉夕向郡守後又出舊作招隱猗蘭之詩以示意已踰半歲都不舉一人近因卿二人舉黎恬等朕思今天下之廣豈無人才但羣臣不以國家生民爲心又非以忌嫉汪念故往往視朕言爲虛文吏部怠忽至此其降勑責之仍命吏部都察院考察在外方面及郡縣官之昏懦不才者罷黜之　陞吏部考功員外

郎黎驥爲南京太常少卿交趾南靈州黎恬爲右諭德福建建安縣學教諭楊壽夫山東臨清縣學教諭彭琉爲翰林編脩皆以京官三品以上所薦也　巡撫侍郎周忱奏置蘇松等府濟農水次等倉　釋故城縣丞陳銘復任先是　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爲民害以太監劉寧清謹忠良命同御史馳往各處盡收所差內官資索幷其人解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縣丞陳銘聞有內官至不問所從來輒奮前拷寧而手𢳆之御史遂奏丞無狀逮至上曰丞固可罪朕以其一時偏於所惡昧於所聞且宥之侍

臣或言銘醵酒摑擊朝使陛下縱赦之亦不可使復
任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過也　九月
御史包德懷給事中虞祥等劾奏順天府鄉試關防
不嚴致有詐冒請治提調官府尹李庸監試官御史
梁質成等罪　上命姑宥之已而顧侍臣曰科舉求
賢國家重事於此而不用心他事可知已御史給事
中所劾本不可宥但念斯事因庸覺察不然則奸弊
露矣　蘇州府知府況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
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
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

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
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獲有秋年久淤
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
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
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　直隸隆慶
衛指揮同知袁泰等奏本衛指揮同知李景鎮守居
庸關調度有方行事得宜今缺指揮使請以任景通
政司以聞　上不從因召諸武臣語之曰爵賞當自
朝廷景若有功朕豈吝此唐自中世以來威權不振
河北將帥皆由軍中所立此輩猶欲效之耶為人臣

者但當竭忠盡力為國立功不患不富貴勿得越制
以干憲典羣臣皆頓首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
月

孔繁

八年春正月乙卯朔　勅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同
巡撫侍郎周忱總督南京各衛所屯田較其所入之
數以充軍餉毋役軍士以時毋令下人侵擾　二月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賜曹鼐
等九十九人進士先是鼐舉鄉試授代州學正辭為
泰和典史至是及第第一　禮書胡濙同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選進士六員舉人二十四人以聞　上命

吏部改進士為庶吉士送翰林院令侍讀學士王直
訓督之舉人俱賜冠帶給訓導俸送國子監肄業
夏四月　山東旱饑　五月　四川盜起副都御史
賈諒討平之　六月　上以天久不雨禱祠未應憂
之作閔旱之詩示羣臣　秋七月　上與侍臣論漢
高帝唐太宗皆開創之主侍臣有盛稱太宗英武過
高帝者上曰太宗才盛高帝義盛高帝不事詩書而
大義瞭然太宗文雅足稱而大義未明　八月　熒
惑犯南斗　江西吉安知府陳本深言廬陵縣城南
舊有忠節祠祀鄉先賢歐陽脩周必大楊邦乂胡銓

楊萬里文天祥比來曠鉠祀典人無激勸乞舉行之
上諭禮部曰褒崇忠節以正人心厚風化此國家先
務其從所言令有司春秋祭祀仍以時修葺祠宇
閏八月　孛出天禽　九月　冬十月　丙寅平江
伯陳瑄卒瑄廬州合肥人自少機敏有智畧善騎射
初襲父職爲成都右衛指揮同知尋陞右軍都督僉
事建文中命瑄總舟師江上防禦靖難兵至江北瑄
以舟迎濟封平江伯卒謚恭襄　十一月　賜朝鮮
國王李祹五經四書大全諸書　上謂吏部尚書郭
璡等曰在外庶官亦必有文學可取者卿其爲朕選

擇之明日璡引六十八人入奏上命少傅楊士奇楊
榮出題試于廷中擇其優者知縣孔友諒進士胡端
禎廖莊宋璡教諭黃純徐惟超訓導婁昇七人以聞
令吏部改進士爲庶吉士與知縣教諭俱歷事六科
以備用　十二月　甲寅戶部尚書郭資卒資河南
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卒年七十三追封湯陰伯謚
忠襄資平生一介不苟取既卒家無餘貲云
九年春正月己卯朔　二月　行在戶部員外郎羅
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以騎士護
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今軍民人等

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一斗五
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
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南京刑部侍郎段
民卒民常州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爲翰林庶吉士
與脩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又脩五經四書性理大
全書成陞員外郎郎中山東妖婦唐賽兒倡亂三司
官坐視不奏皆得罪命廷臣簡代者擢民山東左布
政車駕北征民督運饟至沙漠撫恤有方雖勞不怨
既還偕御史考察郡縣官黜陟甚公宣德二年同考
會試明年命署南戶部右侍郎尋改刑部紀綱脩舉

循弊頓革存心寬恕持行廉潔卒年五十九終身不
負所學云　三月　廣西總兵山雲奏交趾黎利已
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搆黨讐殺良
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
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於廣西龍州
及太平府居住　上勅雲曰黎利本起賤微因奉陳
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息民遂詔罷兵將察
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
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
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阮

世寧等避難來歸聽隨便居住凡所食用皆官爲處
置使之得所無失遠人來歸之心　上與侍臣論兩
晉侍臣曰晉武懲魏氏刻薄奢侈之弊欲矯以仁儉
及平吳之後頗事游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外
戚用事勢傾內外曾不一傳禍生閨闥馴致戎羯之
亂元帝繼統江左恭儉有餘明斷不足大業不復而
亂內興明帝明敏有機斷故能誅翦兇臣惜其享年
不永成帝以後類皆孱弱寄命於強臣奄奄百有餘
年亦爲幸矣　上曰昔晉武以開創之主不爲遠圖樹
立失宜託付非才羌胡鮮卑雜處內郡而不能以時
區處所以闖禍方殷而戎寇遂至東晉僅能立國逆
臣接迹朝政陵夷而猶延數世者亦有賢人爲之用
也又曰古先帝王維持天下以禮教爲本兩晉風俗
淫僻士習浮薄先王禮樂教化於是蕩然豈久安之
道哉　夏四月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
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爲主居沙漠之
北兀喇嗔等部皆應之　五月　河南按察使朱仲
安卒仲安浙江蕭山人由學官陞常州武進縣主簿
又陞本縣知縣坐累降定興縣丞以薦授御史陞湖
廣按察副使調交阯復坐累降御史秩滿陞河南按

察使仲安以學行見知於仁宗一日顧侍臣曰朱仲
安今御史之翹楚也盖有意進用之而宮車上賓矣
仲安居官廉臨事必存大體云　六月　工部尚書
吳中奏北京城東南有两水磨及通惠河諸閘皆爲
河水所壞今南門外舊有減水河若加疏鑿長二十
餘丈即與郊壇後河通流可泄水勢　上曰盛夏炎
暑未宜勞民姑緩之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上
將率師巡邊命蹇義楊士奇楊榮胡濙楊溥吳中等
居守　癸未車駕發京師　丁酉駐蹕洗馬嶺　庚
子回鑾　山西霍州學正曹端卒端字正夫河南澠
池人潛心理學日事著述教人務躬行實踐事父母
曲盡孝養年荒勸賑一方賴以全活在霍學年久士
子服習教化郡人亦皆熏炙唯禮義是尚後調蒲州
霍諸生上章懇留從之竟卒於霍郡人如喪考妣學
者稱爲月川先生　冬十月　都察院右都御史熊
槩卒槩舉進士擢御史歷陞大理卿奉命治水蘇松
常鎮杭嘉諸處所至恩威並行禮賢興學以治行稱
陞南院右都御史會顧佐有疾召掌行在都察院槩
頗改素節徇子弟之欲虧廉潔之行君子惜之　翰
林學士沈度卒度松江華亭人初以善書被薦入翰

休暇進翰林學士貞靜不苟初入翰林鄉人李至剛
爲禮部尚書得信氣勢赫赫有附者日奔走其門度
未嘗造謁閉戶鳴琴賦詩以自樂云　陞南京國子
監司業陳敬宗爲南祭酒　十一月　鑄宣德通寶
錢
翰林侍臣講周書畢　上因諭周之王業又成
康治效侍臣曰成王卽政之初三叔挾武庚以叛周
公以流言避居東都頑民不靖奄及淮夷煽亂成王
得保文武之業亦不易也　上曰當時皆以爲周之
不造又成王定奄平淮東土始寧罪人斯得而天又
大雷電以風用彰周公之德成王迎公歸誅管蔡遷
殷頑民而後王室安自是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
子孫歷年八百則知始之所震撼者正天所以維持
鞏固之也成王卒爲守成之令主周召爲賢臣以永
周家一代之基業豈偶然哉　十二月　瓦剌順寧
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
還并齎勑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
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讐所
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
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
絲五十表裏以答其貢獻云　命御史分投巡視京

通倉各草場光禄寺甲乙等庫象牛羊等房禁革奸
弊一年一代云　上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御書
洪範篇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之曰所論或未當卿
等當直言勿隱士奇等對曰聖論真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雖寒暑不廢書册士奇等對曰帝王
勤學問則宗社生民有賴矣惟願陛下始終此心上
笑曰卿等亦常須直言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　乙亥　上崩於乾
清宮壽三十八　皇太子方九歲祖母張太后取金
符入內浮言籍籍楊榮楊士奇哭臨畢請見皇太子
即叩頭呼萬歲羣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君子謂
二楊定大謀以安宗社無忝古之大臣云　壬午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體道
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
尊聖祖母皇太后張氏爲太皇太后聖母皇后孫氏
爲皇太后封皇弟初鈺爲郕王命楊溥復入文淵閣
溥丁憂起復爲禮書兼翰學至是復入　釋御史陳
祚因復其官　吏部尚書蹇義卒年七十三諡忠定
義歷事五朝五十餘年性乏耿直遇事脂韋王紳謂
其輿時浮沉李賢謂其依違承順唐之蘇模稜宋之

三臣者相蓋其人云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以王驥爲行在兵部尚書　六月　戊申葬景陵　命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南京軍務時楊士奇言上初嗣位當肅軍政飭邊防南京根本重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宜令黃福參贊遂永爲定制

秋七月　八月　寧陽侯陳懋鎮守甘肅　九月　敕脩宣宗實錄　以太監王振掌司禮監　以陳鎰爲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延寧邊備　以徐琦爲兵部右侍郎巡撫甘肅琦常州江陰人吏員出身小廉曲謹阿附權勢馴致顯擢　以兵部右侍郎

王驥爲本部尚書　以黃宗載爲南京吏部尚書

冬十月　以羅亨信爲僉都御史練兵平涼　十一月　十二月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　上御經筵開講以英國公張輔知經筵事大學士楊士奇楊溥同知經筵事少詹事王直王英講讀學士李時勉錢習禮陳循侍讀苗衷侍講高穀脩撰馬愉曹鼐並充經筵講官九卿掌印官侍班給事御史各二員侍儀禮畢賜宴及賜金幣鈔錠有差　考功郎中李茂弘致仕時中官王振用事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聯隔蒙蔽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楊士奇以侍講劉永清才堪繁劇薦爲廣東右布政使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江西　三月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周旋等進士一百人省元劉定之名在一甲第三是科又得李秉崔恭　命浙江嘉湖直隸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遞減稅糧從巡撫周忱之言也蘇州府減秋糧八十餘萬石別府有差　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陝西軍務先是虜酋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

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以山東左布政劉中敷爲戶部尚書　以應天府尹鄺埜爲兵部右侍郎　夏四月　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等分道督捕之　五月　始設提學憲臣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敕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御史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　六月　以江西左布政陳智爲右副都御史

昔宗先聖賢子孫差役　閏六月　秋七月　徙
封襄憲王于襄陽淮靖王于饒州　八月　九月
張瑛卒　冬十月　車駕閱武于將臺　十一月
令僧錄司造周知冊初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
僧錄司造冊凡所度僧人姓名在京在外寺院俱以
次編其年甲籍貫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字號
俱載於僧名之下頒示天下僧寺凡行脚至者以冊
驗之或有不同即拏送有司解京治罪容留者罪亦
如之名周知冊至是令復照舊攢造　十二月　命
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邊先是鎮守平凉等處

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洮等衛兵巡邊遇
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
并其督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信劾貴敬等
老師玩寇使虛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勅王
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二年春正月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楊
榮楊溥胡濙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　上東立
輔等西下立太后召問輔等五人顧謂上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
毋輒行也上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至俯伏太后

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賜汝死於是
女官加刃振頸上跪爲之請諸大臣皆跪太后曰皇
帝年幼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家國多矣我且聽皇帝
洎諸臣留振此後不得再令干國事初宣廟崩太后
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禁中官
在京政在內閣委用三楊　上初即位部凡朝廷大
政必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令付閣下議決每數日
必遣中官至閣問連日曾有何事商確即以帖開某
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何施行太后乃以帖所開
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　二

月　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阿
台朶兒數寇甘凉王驥巡邊至甘肅稽關邊備見莊
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堠軍無紀律大會諸將于轅
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
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于衆曰自今遇敵畏縮
者視此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
練利器械軍容肅然　楊士奇薦御史彭勗提督南
畿學校師道卓立寬嚴得中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
起勗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　六月　僉都御

史魯穆卒穆浙江天台人由御史遷福建僉事超拜前職剛正清愼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旣没無以爲斂公卿賻治其喪而還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虜入甘肅王驥督諸軍禦之　以温州知府何文淵爲刑部右侍郎　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惟聽吏部所舉權衡獨擅聞見不廣未盡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勑令大臣保舉自兹得人遂多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狥私不公所致昔唐太宗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爲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仍遵先皇帝勑旨行但所舉之人籍記舉主後有犯贓必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狥私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冬十月　進贊理陝西軍務侍郎柴車禄從二品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車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躭宴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準所陞官能復請　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許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四十兩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禄

十一月　十二月

戊午

三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宣宗章皇帝實錄成大學士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楊溥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錢習禮爲翰林學士劉球爲翰林侍講其餘進秩有差廷臣以實錄成進官始此　王驥等帥師敗虜于塞外虜酋阿台朶兒只伯走死先是驥至邊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入寇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瀕行戒之曰兵精氣鋭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父子感奮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貴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鎭夷關與貴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貴襲阿台及朶兒只伯巢穴與任禮等繼兵火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丹等三十餘人復進兵攻黑狐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

餘口馬駝畜產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五月江北大水　直隷淮揚地方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
剩餘米每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
數出給通關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
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于時米
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河南參政
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任御史以
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官有
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其
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
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
也臣至其邑泉沒已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
該部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為天下士風之勸
從之　六月　楊士奇楊榮楊溥上言今遣御史清
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隷之人往南方極
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
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
死亡深為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
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

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
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例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啓
弊端咎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議是矣未免猶
以專柄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鄺埜則硜硜自守而不
達時宜者也　秋七月　八月　翰林侍講學士曾
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
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
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
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
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
服是科稱得士云　九月　冬十月　召王驥等還
京論功命驥以尚書兼大理卿柴車陞兵部尚書仍
贊理陝西軍務僉都御史羅亨信陞俸一級封都督
蔣貴定西伯任禮寧遠伯趙安會昌伯並食祿一千
石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侵掠騰衝南甸等處
十一月　以陳敬宗為南京國子祭酒　十二月
己未
四年春正月　遣主事楊寧往諭麓川思任發不聽
二月　大學士楊士奇乞致仕不允　閏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一百人是科
得單綸倪岳王竑　楊士奇乞歸省墓遣中官阮濬

護送且促還京師　逮巡按湖廣御史陳祚祚按湖
廣上言遼王不軌數事　上怒遣官械繫下錦衣獄
論死未幾上事自覺乃宥之改南京雲南道御史
夏四月　倭寇浙東　五月　鎮守雲南黔國公沐
晟率兵討麓川都督方政戰死晟以疾卒子斌襲封
　新作京城九門成　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為戶
部右侍郎　六月　京師大水詔求直言敕戶部侍
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被水軍民具奏賑恤翰
林編脩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
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二言公卿侍
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
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
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
言宜做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
子孫宜習韜畧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
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僭尼疏留中不
下　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祿各正三
品兩府循良之政卓冠一時君子謂其無讓龔黃云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
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秋七月　八月丙子

朔日食　松番用兵以王翺巡撫四川贊理軍務
九月　冬十月　楊士奇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
旱而堯湯之民不閩困瘠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
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
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濬陂塘脩築圩𡑡以備水
旱小人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
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
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
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
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𡑡皆令脩復具實奏
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
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
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
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
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
決請裁於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
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命過重因公過輕
宜對品降僉事為府同知太后韙之自是振漸擯內
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　按自古小人竊柄必劇上
行事偏以一二中其肯綮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

所智也　十一月　十二月
庚申
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　參贊南京機務少保白部尚書黃福卒　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詣兩畿及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令天下有司秋成時脩築圩岸疏濬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緘報候考滿以憑黜陟　按今預備倉糧饑民未嘗受惠而斗級之害無窮陂塘圩岸水利未見興脩而力役之征時擾噫安得良有司者而與之共慮此也　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　二月　大學士楊榮乞歸省墓　命侍讀學士苗衷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參預機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賴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日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三月　夏四月　立存積常股鹽法　五月倭寇浙東　六月　秋七月　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于杭州先是告還省墓遣中官阮江護送既畢事還京至杭州武林驛病卒事聞贈左柱國太師謚文敏　八月　九月　封張昇為惠安伯

冬十月　以儀銘楊翥為郕府左右長史　十一月

十二月　廣西思恩州獲其僧陞為思恩府擢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為知府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檢之乃楊應能也遂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乃托此而逃者也汝獨不聞乎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焉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遁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知之乃又去南寧雲游四方以度歲月逃遁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待盡早晚入土無能為矣行道傷嗟君侯獨無憐憫之心乎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于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為老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至京朝廷未能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老佛

見帝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聞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内居之　按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嘗奏請追謚建文君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順帝知天命歸我太祖遂避位而去其没也得謚爲順帝況建文君又非勝國可擬者以親親言之固當視景皇以避位言之尤當視順帝追謚之典豈容已哉伏覩天順初英廟憫建庶人無辜釋其囚而聽其昏娶出入萬歷建元詔復死事諸臣祀于其鄉則加建文謚號比諸景帝行當恭覩盛典矣　以孫鼎爲南直隸提學御史鼎初爲松江府學教授以清慎持己以禮讓化人士民咸信服之有司尊禮踰於上官嘗奉哀詔入臨府中誤翻戴喪冠知府見之亦遂翻其冠鼎前謁曰公冠翻非禮知府曰吾效先生其見敬信如此至是秩滿選陞提學中外皆稱得師

憲章録卷第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至十四年己巳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必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未然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謚忠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禕學士謚文節永樂初凡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　太學士

楊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陳智免王文爲右都御史　秋七月丙申朔
日食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脩建奉天華蓋謹
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　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大赦天下　詔京師各衙門
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
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侢在南京者加
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
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爲
永制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

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
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子弟尋拜監察御
史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闡明理
學周忱巡撫江南見其宅隘欲爲創第于城中訥曰
訥素不愛華靡不喜城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
耶忱乃止　蔣貴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
去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遣偏師抵
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
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閏十一月　以李時
勉爲國子祭酒　十二月　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

戊午

貢馬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
人一百五十人賜進士是科有所建立者呂原項忠
程信韓雍姚夔　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
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
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
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命右僉
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勑
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詰責玩冦失機故將初
欲斬之因其叩頭所犯上未受已約束姑令戴罪立

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築墻垣濬溝
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
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
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至
尚書封茌平伯謚榮襄　秋七月　以大理寺卿王
文爲右都御史　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爲工部
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建諸司廨
署役繁事殷廷臣多舉永和遂超擢焉　始置戶部
太倉庫　吏部尚書郭璡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

故罷之　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爲吏部尚書　八月　以僉都御史魯穆巡視江南　九月　冬十月　大皇太后張氏崩諡誠孝昭皇后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實録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頷之其二方孝孺已誅　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係國事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　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甸大軍還復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往征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旋師加貴驥歲祿各三百石　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

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驥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　以王直爲吏部尚書王英爲禮部左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脩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會球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初張太后與聞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閉不出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

靡不前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擅生殺予奪盡
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己者兵部尚書徐晞工部侍
郎王佑皆憸邪小人首開趨媚之路百計攻勸極盡
諂媚之態自是舉朝皆以翁父稱振祝等又首倡於
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
具金銀幣帛進見自此遂以爲常初惟府部院寺大
臣以後百執事及在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
庶職無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時以廉者爲拙貪者
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
防勢不可止矣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眷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曰老爺無鬚
兒子豈敢有鬚時聞之閭巷傳笑　下大理少卿薛
瑄獄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
薦瑄時瑄爲山東提學僉事乃召爲大理少卿瑄至
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
門耶後遇諸塗瑄復不禮振滋不悅會有武官病死
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
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都
御史王文諂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
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

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
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
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
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
敬宗同年語之以意忱諭敬宗造之敬宗不從曰吾
爲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哉乃謂振曰陳祭酒書法
極高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
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爲書之而返其
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追
封元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立皇

后錢氏　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
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也先益橫屢犯
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矣　召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
鎰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鎰蘇州吳縣
人忠厚端謹寬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時若年穀
屢登民親愛之眞如父母每出行皆頂香迎候爭爲
扶轎雖禁之不息也及鎰去民多圖其像事之如神
及文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猛民陽畏而陰實怨
之年歲洊饑邊事日擾非復昔時之氣象矣吳人稱
鎰父孟玉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

以大而門遂生鑑豈因陜之異政而附會之與抑理或然也　五月　陞王翺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　畿内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翰林侍講劉球下錦衣獄初球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携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

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櫬歸塟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爲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佼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闔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

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爲球所憑云　秋七月　王振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誣構傾擠傳旨荷枷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爲之罷市　八月　致仕國子祭酒胡儼卒年八十三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内艱服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入爲翰林檢討直内閣歷諭德祭酒掌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沉潛理學尤務日精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　倭寇浙東按察

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冬十月　徙封鄭靖王於懷慶　楊士奇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弼贊勞勤寔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弗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仙師胡氏卒　十二月

九年春正月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

弛佛寺時復脩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脩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視祗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覩

二月　陞曹鼐爲翰林學士　三月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平生薦達士類有古大臣之風而溺愛不明釀成子惡晚戀榮寵老不知止君子惜之　夏四月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辦事　太旱遣官請雨于嶽鎮海瀆　五月　以刑部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六月　秋七月　兀良哈入寇成國公朱勇率諸將分道出塞擊之　閏七月　浙西大水

八月　九月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年春正月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鋐等于禮部先是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面獎勸賞吏部具錄姓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從之至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丁鋐等賜以勅諭宴于禮部　按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迨後遂爲故事凡復任者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泯惠況淆矣　二月　三月　廷試舉人賜商輅周洪謨等進士一百五十人因得兼盛　五倫書成　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進學士曹鼐吏部左侍郎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高穀工部左侍郎並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以翰林學士錢習禮爲禮部右侍郎　命禮部侍郎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遭疾疫故遣英齎香幣往祀之　十一月　十二月　右都御史王文鎮守陝西　是年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淮安十二

部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議國子監聽講輔等皆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西兵部侍郎于謙爲大理少卿謙巡撫兩省十餘年上章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

丁卯

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夏四月朔日食　倭
寇浙西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少師禮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
任六卿立定祖訓嚴爲禁革俾來不得設丞相貽謀
垂慮至深遠也內閣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五品
不預政柄而遷轉屬於吏部各相黔制其防尤密自
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而
口銜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
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　吏部尚書王直侍郎

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李亨下獄禮部侍
郎錢習禮署吏部事　九月　以鄺埜爲兵部尚書
冬十月　閱武于近郊　十一月　命襄城伯李
隆帥師巡邊　十二月　召楊寧還以侍郎侯璡參
贊雲南軍務
十二年春正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
東閣習制誥讀中秘書與選者侍讀江淵裴綸侍講
杜寧謝璉王玉脩撰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
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　祭酒李時勉乞致仕許
之　以蕭鎡爲國子祭酒　巡撫宣大都御史羅亨

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俟釁端以圖入寇宜預於直北
要害增置城衛備之議者寢不行時叅將石亨欲以
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取一爲兵又有勅令軍餘
盡撥屯種並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
加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
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
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
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
往殯諭祭營葬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
復聞母喪朝廷以邊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　夏

四月　閏四月　五月　進王翺爲右都御史仍提
督遼東軍務　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邊需才長
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
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
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
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
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
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
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
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王振捕之下獄謫楚

幾死竟謫戍邊　按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
也使天下之爲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
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需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爲公
卿以勵其餘顧爲王振摧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
家之否運也　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秋七月　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工
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　禮部侍
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冬十月　浙東葉宗留反
十一月　十二月　襄城伯李隆卒
十三年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三月　殿試禮部
中式舉人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賜彭時等進士及第
出身有差岳正一甲第三又得王恕劉珝夏寅陳俊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
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
時不列合拏錦衣衛尋　上是之　命內閣選進士
爲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而萬安遂與其列
夏四月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先是巡
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鄉民
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
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

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
外餽田主以新米雞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
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
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弓兵數
人復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鬭殺傷殆盡
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劫縣游民皆舉金鼓器
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入閩騷
動詔遣都督劉聚爲總兵陳榮爲副總兵陳詔劉德
新爲左右參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初福
建參政宋彰交趾人結納中官侵漁鏹以萬計餽送
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嘗所費驗戶科歛貧乏者
甚爲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搖動遂畜
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
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五月　以侍郎
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　六月　以侍郎楊寧
巡撫江西　秋七月　處州賊葉宗留猖獗征閩都
督陳詔遇之與戰不利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
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城西南經
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界入淮　八月
以魏驥爲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爲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　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輗爲巡
撫　冬十月　雲南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
驥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張凱田禮帥師討之　宣
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尋總兵鎮
守宣府　十一月　王驥兵至金沙江思機發堅柵
以拒驥潛渡破賊柵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
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筭思機發遁孟
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渡金
沙江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驥還詔增祿一百石
起復于謙爲兵部右侍郎　張楷分兵討浙賊葉

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歿楷進兵討閩賊　朝廷慮葉
宗留與閩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英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
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衆三萬來刼明松等
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
遁去　十二月
十四年春正月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詔既敗賊
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
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珤平江伯陳豫爲左右副
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

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瑄監軍御史張海丁瑄紀功
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參政
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參政仍掌府事
至是茂七寇城瑛憤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
鄧茂七寇延平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賊黨推茂
七兄子伯孫爲王　北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
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
失和好入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
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
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

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遁
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閒竊發攻圍
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先
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
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
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
太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
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從
爲意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
感　三月　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右僉都御史巡撫

江西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
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恩威
大著凡臨衆决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爲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誅胡降之擢成
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
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
能爲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隷四五人徑抵賊巢諭
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
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夏四月
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詔召驥還　五月

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
來保定伯梁珤率兵討之　六月　丙辰南京宮殿
災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
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
大學士致仕黃淮卒謚文簡　秋七月　熒惑入南
斗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
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百官伏闕
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
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
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

洶洶聲息愈急駙馬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
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
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
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
中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
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傘罩營雷雨大
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
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决不

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請駕
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　辛酉上
至土木壬戌我師敗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
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冒入鷂兒
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鄺埜請車
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
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
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
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
持書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

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虜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伯顏亦也先弟也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 己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郕王權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曰馬順平昔助王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奬諭百官各歸莅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命籍王振家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是日磔王

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刦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

七背皆羅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徵援而去　虜擁上皇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　上既陷虜營也先屢欲謀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亦隨　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聞之亦善於應對云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理萬幾郕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擇日行禮　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是月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繫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漸生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人先已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者旬日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爲所敗或中困餓死者相藉襲雲梯呂公車衝

城幾爲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改元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百餘人　九月朔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也先　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遥尊上爲太上皇帝詔赦天下改明年爲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潁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爲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爲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爲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
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　擢郕府左長史儀
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
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還僉都御史伴讀俞
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　時京師擾攘人
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者亦莫敢昌言國是長洲
紳縟以鄉舉上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
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
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羣吏援古
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爲成轉禍爲福
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
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
荊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
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
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於此云　命武清伯石亨總
京師兵馬亨先協守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
是使戴罪總京營兵馬　冬十月朔上皇在虜營也
先以送上皇還京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荊
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
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爲彼嚮導奉上皇自

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
珵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言上古天象京師必不可守
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練綱復
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
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富兵
强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
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
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
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帝
閱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
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
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
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
時承平日久城外墻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
于謙聞虜迫于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
面奏聞或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
之適以資其糧餉宋時牟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
之　虜破紫荊關孫祥走死遂薄京城命于謙石亨

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　虜焚長陵獻陵景陵　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虜營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于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乃回而虜復縱騎四面劫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是又請勅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爲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復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

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釋楊洪于獄中使之自効洪與孫傑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荊等處逐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餘還俘掠人萬計　先是郭登欲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入援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爲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隍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瓦解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傅藥晝夜籌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尚書石璞

鎮守宣府　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　都督王通守
天壽山　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城昌平　都御史
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平江伯陳豫守臨清　改
刑部侍郎江淵爲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爲吏部尚書文淵初由
溫州知府超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
之乃召爲吏部侍郎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尚書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南直隸時
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百萬石承
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

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
論功封洪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
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
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師善於刼營虜人畏
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
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多不過百餘
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
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
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畧不爲急
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心驚疑念
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
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
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
守京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
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
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
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
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
便從之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
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劍
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
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
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
力也　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
孫誅之餘黨悉平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
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
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
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

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恒倚伏之
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誅者傳致之伯孫伯孫
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
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
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
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
廟老營伯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　虜寇遼
東提督都御史王翺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收歛人畜悉入城堡

簡精銳選騎射躬擐甲胄出屯山臨以伺之虜聞遁
去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爲
皇太后冊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
即皇太子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爲定興王
諡忠烈　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辦事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宣廟實錄
除郯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尋改爲南京
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
用馬匹照北直隷事例論糧分俵

寓畜錄卷第二十五

寓畜錄卷第二十六

[illegible]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
營寫表祝天行禮也先迎上皇至其帳宰馬設宴
帝受朝免賀　彗星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
公卿集議廷臣因公謁遣官候上賀節進冬衣上謂
[illegible]太上皇帝若始可行[illegible]謝罪繳納所奏
事遂寢　御史練綱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
命下其章于所司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
知經筵事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

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
趙琬昔集經筵官　內侍單增下獄時增恃寵驕縱
威勢日熾大臣有結武升其賄賀其生日如往年王
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
復起翠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
不然必蹈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　都
督汪全恃戚畹勢縱家人奪民田御史宋英等劾之
詔責全歸其田于民　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
許忤旨去　以副都御史軒輗鎮守浙江兼理鹽課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栲栳山初賊

入境殺掠卒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俟之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仰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楞桃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　京師烈風晝晦　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二月　侍講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成也疏入不省　以邊圉事殷令天

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自後納粟入監此其權端云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亦由此宦人　臣乞今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爲治事無大小必委經衙斷閹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在諫盡忠守節之士與恃寵宦官擅其尤者錄成內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帝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爲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　按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其時當與馮堅同陞矣胡濙乃沮格之無非畏避宦官以爲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哉　進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贈前侍講劉球爲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鉞次釪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

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顧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釘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參政釘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懇云　三月　[illegible]資入藏　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　孫原貞爲兵部右侍郎參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務　夏四月　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數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磐髀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參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　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初楊信民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爲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白

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師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海寧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召脩書進翰林侍讀十九年以言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怒下獄正統三年進學士陞祭酒觸王振怒幾不免乞致仕平生操行脩絜嚴以持己恕以待人蓋剛方正大之士云　五月　虜攻代州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爲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參政諭祭配享越國

公胡大海廟塵其子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
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阯典史以有守有為
累薦至今職　立京營團操法于謙以京師兵馬分
隷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
行調調遣遞摘撥號令不一兵將不相識或至誤
事乃議擇選諸營馬　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
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人用
指揮一十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
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
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

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
諡文安改諡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
人過不為三楊所喜　城固原　六月　薛瑄轉餉
貴州　此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
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
參政完者脫歡賚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
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
院阿剌兵又少衆虜偶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
多歸也先而獘則均受及欲和恥屈意而陰使阿剌
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

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
絶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
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
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謙對
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遣禮紓邊患耳帝意
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太監興安復出
傳旨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
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
言今日羣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
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旣而陞都給事中李實

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
物皆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
遇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
虜使北行　秋七月朔　李實等起行十一日至也
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
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
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
疋粳米魚肉糕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上
皇所居者皮帳布幃蓆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
為移營之具上皇詔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畋而

出乃爲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迤北不意被留
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又也先實有意送我
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搶殺人後至小黃河及
乾河處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送進處
死耶又寧不要讒他同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泫
然淚下俄又問從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
實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
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
之禍上皇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
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
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
接駕　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
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
一二人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忒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
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秃同赴京復遣人同
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
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
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
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

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
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
入者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
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
日遠上日又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
再定奪　八月　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
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
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順天道敬我君父故送
還若爲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
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
我只圖垂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
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
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
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
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
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
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
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筵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
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驛丁丑宣

府南城東駐驛戊寅仍駐宣府　下千戶龔遂榮詔獄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遊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鑾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

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宮陞座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蠹蘖潜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斡旋乾坤撥亂返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　王鏊曰英廟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

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邪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苗衷致仕　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璡進兵部尚書尋卒先是貴州鐵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

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璡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夷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璡得疾昇歸普定卒　命保定伯梁珤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參將都督方瑛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聚軏皆失利惟驥擒其酋虫冨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

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珤等代之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石亨楊洪率師分道出紫荊居庸巡哨大同宣府　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韙之　九月　改江淵為戶部右侍郎進尚書翰林學士　冬十月　以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　十一月　上皇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　帝詔免朝　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于朝願少待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己私事安得善終　十二月　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　荊憲王請朝上皇不許　陳鎰王文下獄尋釋之　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致仕　革提學憲臣

辛未

二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諸郡時徐淮大饑民死相枕藉竑至盡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為叢塚瘞之竆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云　勑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爲吏部右侍郎文曜婿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爲于謙婢妾內議忠其黨比乃謂文曜於吏部 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敘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於門上次第就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懼而事幾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議事庶得吐露肝膽不從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爲治無日不朝而每日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爲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二月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 廷策舉人賜進士二百人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王來擒苗酋韋同烈香爐山平 夏四月 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哲欲絕玩好愼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臣言已詳然有關于上之身心者或畧臣以爲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沓修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聞笑編脩楊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漸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獻鶯尾中官蹤拾多盈袖金璫半墮羅裳綿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滿知昨日六宮中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猶嫌費事不至愁煙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敲月彫飛隨銀豆灑金堦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瘠大家如草根夢想豆食如入珍官倉有米無謀錢撫熙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顰安邦只在撫窮民賑將綠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五月 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食 四川巡撫李匡破草塘賊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

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illegible]
鞫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
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
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
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
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
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
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
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
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
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
也南面子衡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
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
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賊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
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爲詐獨撫寧伯朱謙上
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
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秋七月　尚書
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處州盜平析
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　王來率
兵討貴州叛　以薛瑄爲南京大理卿　八月　巡
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
代之忱在南畿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爲
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皆有常
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
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
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
役科率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
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以
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
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人益思
忱之功　九月　以陳文爲雲南右布政使　冬十
月　浙閩盜平　以孫原貞爲兵部尚書鎮守浙江
福建　以文選郎中李賢爲兵部右侍郎　以祭酒
蕭鎡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俱兼翰
林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中書舍人何觀調外
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
其虜來朝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看議以開吏科給
事中毛玉爲奏稿謂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
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玉易稿不從盛曰朝廷
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看議蓋
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
王振馬順爲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
測是我曹爲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
言官獨不爲他日計乎玉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
令錦衣衛杖觀謫外任明日處道遇錦衣二鎮撫語

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是武臣猶
知事體毛玉言官顧獨覘望云　十一月　十二月
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也先遣使通好因邀
我使往報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執政謂茍
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
我得以葺脩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令廷臣
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
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本止能拒馬不能
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
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

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
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
眼上開小窓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
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
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腳
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
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
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於此　按春
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說者又謂
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嘗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

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惟失利且車亦牽制難
行至目爲鶻鵃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
猶陳車戰之利者豈亦未嘗試與　二月　也先攻
敗普花可汗來獻捷　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蕭鎡
爲戶部右侍郎　王翺爲左都御史掌院事　詔各
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
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
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
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
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按當時罷職官員唯無贓

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權遂以考
察中傷善類倡爲不許舉用之説自是玉石不分一
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三月　有星孛於
畢　彭時復爲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以右僉都
御史李秉叅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旣抵任請銀
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秋成償其價軍民樂
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議每大口
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
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
子爲夷人耶尋擢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

以秉爲是　夏四月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
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叅政協贊軍
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
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
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
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
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
餘頭俻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
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盛在
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學士商輅上

言邊務力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
將口外附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
田地又被鎮守總兵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爲已業
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如漢趙充國諸
葛亮晉羊祜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
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
竭生民之力叅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
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
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
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

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臣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
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
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
爲不可行者何哉鏊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帝
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
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命廷臣俱
兼宮僚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于謙並兼
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翺何文淵並加
太子太保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
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

爲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㺹庶兄黃竑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竑欲奪嫡陰謀使人殺㺹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竑情罪置獄當死竑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遂承上意復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平跪奏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識者遂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午廢上皇長子皇太子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生母杭氏爲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大赦天下王直得所賜金寶和衆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邪中華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右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黃竑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着致仕　先是帝意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爲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

死矣　按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亦爲[illegible]移宮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六月　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寧故也　秋七月　命左都御史王翺總督南廣軍務時兩廣寇作兩鎮將官互相觀望故命翺總督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整飭四川軍務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遂致顯融非士論所與也贈禮書諡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洎往浙江考察爲被黜者妄訐之且加謗毀朝廷不久察而罷之令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彼謫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非而因循以致高位世顧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也　八月　熒惑晝見　九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閏九月　立團營　冬十月　命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

機務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爲兄弟誅入閣嘗私以語
尚毅毅亦嫌陳循偶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
內閣員數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
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舉都御史蕭維
禎[illegible]來文舉攻文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直文
淵閣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　清理鹽法　申勅薦舉

景帝錄卷第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
至五年甲戌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弒其主脫
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
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
章綸曰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則非宜
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懷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
號稱爲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
下文淵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
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
益鄙之　按李賢曰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欲一
郡大治召爲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立
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自遂
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
臣交章薦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
人才之際詭譎之跡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
百計回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姦邪暴其情狀終於
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干進之計也及立身一
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盡其愆矣可不畏哉　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六年又景泰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漸盛始加增定額天應天各增二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五名雲南增十名　改侍郎耿九疇為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為上元燈九疇上疏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蘇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止　二月　以王翺為吏部尚書時吏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翺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召翺為吏部尚書翺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三月　以軒輗為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丁內艱歸　夏四月　五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徃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恥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

預度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田以病召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遍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矣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循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

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不久
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
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
始整其法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
人爲人清苦介絜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
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
著勞績平生所受賜予悉出私帑餙之官用不遺一
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左
都御史陳鎰致仕尋卒鎰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
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爲左右都御

史　召薛瑄爲大理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
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言
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動物瑄固
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遣治
張秋決河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
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
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書石璞
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
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貞先名珵以倡南遷之議爲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
薦不允乃爲陳循推筭星命循以玉帶一束謁循曰
理推公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
汝當更名無使内家習知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
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循行度地
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嫉之　召
總督兩廣軍務左都御史王翺還爲吏部尚書以副
都御史馬昂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既
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果斷者以協助之乃

召翺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冦遼東　十
二月　兀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
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
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内丘濬何喬新楊瑄耿裕鄧廷
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隆興寺成
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内之士聞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

而可垂範後世者邪儀制郎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貽累聖德帝覽疏即日罷行先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衆浩請乘虜使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時又有太學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爲壯麗車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爲前車之鑒請自今凡内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廒之用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内外建寺

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五月　下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遘疾殤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爲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

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災沴可消矣疏時疏入　帝覽畢大怒日已暝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啓拘錦衣衛錮其獄令囚禁終身　時兵部觀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姦人黃玹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奈清議

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爲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此　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爲雲南衛經歷尋謫戍鐵嶺衛　齊庶人賢爀谷庶人賦憿移置南京　六月　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秋七月　勅儒臣纂脩宋元綱目　復勅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

下流採　詔頒君鑒録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採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爲鑑古録上之奏言歴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難於偏覽今特録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爲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爲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行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光祖宗矣帝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　頒之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王恕爲揚州知府　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爲邠州判官再徙甘州前衛經歴時福建官豪山民聚爲盗綱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珏奏其縱盗當道亦多忌綱遂致遷謫綱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致仕工部尚書周忱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宇量恢弘才識通敏莅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衆思廣忠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間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憲章録卷第二十七

憲章録卷第二十八

景泰六年乙亥至
天順元年丁丑

六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命太監班佑鎮守兩廣太監鎮守始此　總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猺賊破之時瀧水猺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猺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調廣西狼兵同官軍直抵猺巢斬獲甚衆　按瀧水羅傍猺賊自馬昂此年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韓雍復一再征之至今無復議征者賊日益肆夫今邊臣猶議西復路寄比復大寧東勝河套今此瀧水羅傍一帶乃郡縣內地距德慶州治僅隔一江去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徑來咽喉柰何坐視其暴刼吾民阻截江面爲肘腋之患而不恤緣江南岸數百里山林蒙密不敢毀傷其一草一木朝廷設重鎮置兵衛果何用也霍韜嘗謂羅傍綠水之賊爲害深矣而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合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上流振之且縱火盡爇其林木使無所蔽伏羅傍綠水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昂葉盛韓雍獨何人哉　二月　三月　夏四月朔

日食　五月　閏五月　六月　以宋儒朱熹裔孫梃爲翰林五經博士世襲　秋七月　八月　杖南京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下先是莊嘗上疏勸帝朝上皇及加恩沂王忤旨至是莊以母喪赴京闕給勘合陛見命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實杖八十謫定羌驛丞并拿章綸鍾同各杖一百同死杖下綸不死仍禁錮詔獄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丙子

七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以國家多事窮年不還私第

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至是以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儉因以上聞輟尚膳監醬蔬菜之屬賜之駕幸萬歲山伐竹爲瀝畀謙和藥諸臣言寵用過重興安曰謙日夜與國家分憂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此等人今要再尋一箇來換于謙恐未便得衆皆默然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以于謙薦陞是職未幾伺謙過誤密奏之帝任謙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謙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慽也謙出偉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謙笑曰吾有不是處子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蹐無地　帝用人多密訪於于謙時欽祭酒翰林徐有貞屬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爲謙內姻託爲懇請謙曲意從之因中官以達於上上宣諭至文華殿斥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此人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彼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過及退汗出浹背有貞竟不之知自是遂嚮謙矣　順天河間二府民饑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水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久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炭夫役聽民採取

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　調工部尚書石璞爲兵部尚書以江淵爲工部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得二人協掌兵部淵在內閣與同官不相能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不之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二月　以誠意伯劉基孫祿世襲五經博士　三月　夏四月　沙灣堤成　五月　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殿大學士高穀王文並謹身殿大學士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坊大學士　以

宋儒周敦頤孫冕世襲五經博士　六月　禮書胡
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矣　秋七月　八
月　以徐有貞爲副都御史　賜大臣子陳瑛王倫
爲舉人舊制南北京鄉試令四方之士游太學及依
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命右春坊大
學士劉儼侍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時內閣陳循子
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式循等論奏儼原二人閱
卷不公訐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
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怒請如洪武間罪劉三
吾等例重開科考試上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

穀懼儼等禍且不測欲爲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跪
稱臣高穀有言因召至榻前具白其情且曰大臣子
與寒士並進已不可況又不安於命欲搆考官可乎
由是儼等得釋而英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
時異之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失大臣
體不當居內閣乞罷黜不報　是月洗馬柯潛奉命
主考應天鄉試初入境時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
投潛潛叱之彼以重賂遺前固請潛怒命左右執付
有司以法懲之　九月　湖廣苗叛兵部尚書石璞
討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削寧府讜衡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帝不豫　時儲
嗣未定內外憂懼閣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
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帝病亟僉謂　上
皇子宜復立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
侍郎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
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
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
僉奏乞蚤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
曰更建字爲擇字如何衆從之奏上不允月云待十
七日視朝咸謂奏詞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於是京

師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符取襄王世子矣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左都
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陰結
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既暮軏
輗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
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輒首肯之有貞
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
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
族之禍遂往會亨牧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
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詞請陛下即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卿等為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即日詔逮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獄石亨徐有貞等言其共謀迎立外藩故也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明日癸未陞有貞兵部尚書兼職如故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以其知于謙王文等前謀故縱也 出前禮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為禮部右侍郎 擢太常寺卿許彬為禮部左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禮部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與徐有貞同視事初石亨輩迎復之謀欲邀彬預之彬曰此義舉也臣子當為第彬老矣無能為也乃薦有貞亨輩遂與有貞合謀成功至是亨與有貞薦彬于上前瑄素為衆望所歸故並用之 論迎復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軏為太平侯張輗為文安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軏輗皆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改名輗 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百戶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丁亥斬于謙范廣并誅王文及太監王誠等于市 初于謙等下獄徐有貞張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言官劾謙與王文等迎立外藩所司勘得金符見存禁中別無顯跡石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已有此意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痛加拷掠王文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言但曰事已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成獄奏上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遂決謙等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俱免死戍邊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為民王直胡濙高穀並落傳保致仕景泰特賜舉人陳瑛王倫並除名 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先一日石亨引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此二人者何人亨對曰臣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如迎請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 令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illegible]

職以景泰易儲故也於是李紹林文貴諫俱改尚寶
卿劉定之倪謙呂原俱改通政參議兼翰林講讀以
下官仍舊供職尋並改翰林學士　以王翱掌吏部
事楊善掌禮部事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尋解部
事陳汝言爲兵部尚書趙榮爲工部尚書　二月乙
未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西宮越
數日命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皇
后汪氏復爲郕王妃　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姑仍舊　癸丑郕王薨於西宮
輟祭禮悉如親王諡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殉葬

湖南諸苗平兵部尚書石璞還京總兵官南和伯方
英鎮守湖貴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廕其一子
贈少監阮浪爲太監　召陝西驛丞廖莊復爲大
理少卿　以林聰爲僉都御史　調左都御史蕭維
禎於南京都察院　召巡撫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
爲右都御史掌院事勅考察諸御史　召南京督儲
副都御史軒輗爲刑部尚書　詔推恩天下凡庶民
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有苑文中者年百有四
歲有司以其名上　上御便殿召見憐其狀貌與致
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護燕又命吏部尚書姚夔

以下造其第致賀　按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冀
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
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英宗
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年孝弟興
而頌聲作矣　會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侍
講學士呂原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黎淳等進
士一百九十四人內楊繼宗彭韶後有令聞　夏四
月　復立元子爲皇太子　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　按詞林記曰掌文淵
閣事有貞所自署也閣在御府大內非臣所可掌矧
非軍功冒進封爵識者固占知其不終矣　命吏部
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典機務尋進吏
部尚書兼職仍舊　械前給事中徐正盧忠高平至
京磔誅之以其在景泰中嘗行離間也　前吏部尚
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
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吾
所屬對也既歸鄉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
及上復位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一日訛傳陳都御
史將至人皆驚疑文淵遂自縊死時同鄉侍郎揭稽
論官家居與文淵子喬新搆怨奏文淵之死實諱子

遁以脫禍脊新亦奏脊巡撫廣東時嘗薦貴玹及代玹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俱釋之　逮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下獄尋令致仕時富被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其得其情遣官體勘無實狀富遂致仕歸彪亨姪也亨因此與張軏等固請盡罷各邊各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　謫漕運副都御史王竑爲浙江右參政尋除名爲民安置江夏皆石亨輩所惡也　吏部尚書王翺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於上曰翺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乃留之　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王卒　上欲令汪妃殉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即遭幽廢若令殉情所不堪況兩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令妃遷居外王府原侍官人悉隨之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竟獲考終　山東荐饑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奏請增給　上召徐有貞李賢問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貞悱然曰不可發銀賑民里胥滋弊民無實惠賢曰雖有此弊民方待哺不可不救也遂增銀四萬兩有貞退而不樂蓋其意不論可否惟欲事之出於已也後上亦覺有貞之非嘗謂賢曰增銀賑民有貞不然卿言其謬如此　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禮部以與石亨楊善不協數短于上故也　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洲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詔取王入朝禮待甚隆諸王自谷府以後不許入朝至是始一行之

按黃瑜曰天順初于謙王文以謀迎立襄世子被誅及襄王來朝上禮待甚隆其後世子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發蓋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軏實爲之上之盛德曷嘗少累哉或謂　上北狩時宜奉太子居攝惜謙等見不及此識者謂謙非見不及此蓋特以祖宗之社稷爲重若太子居攝則唯父爲重天下爲輕而天理至情必圖迎復則虜將以上皇爲重質豈有厭足宋徽宗之事可鑒也故遂立郕王是不以金注而以瓦注竟致社稷獲安而上皇之得以復辟者蓋寔權輿於是也但易儲一節謙無一言以救正之難乎免於責備者之議矣　追

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擅益恣肆
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左以祝釐
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
反爲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官改爲京衛
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爲虜所殺朕親見
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爲振形
招魂以葬塑像於智化寺比祀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以僧照勝奉其香火時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帝在
虜嘗言及王振悔恨無及矣振就死虜中亦不足以
贖誤國之罪乃復有此何哉　五月　進許彬薛瑄
禮部左侍郎　六月　逮十三道御史張鵬楊瑄周
斌等下詔獄復逮都御史耿九疇羅綺內閣徐有貞
李賢皆下獄降謫有差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横
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劾奏亨吉祥家人占奪
民田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有貞及賢曰御
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
而彗孛連見亨吉祥勢益張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
等將並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
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乃與吉祥合謀入譖遂同泣
於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悲哭
不已且言鵬乃已誅姦臣內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
臣及疏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
歷詰之有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之譖莫能回悉收鵬瑄并各御史
下錦衣衛獄嚴刑拷訊究主使之人王鉉及錦衣衛
官劾奏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鞫之謂其阿附
有貞及賢遂併下有貞賢于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
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朝廷清正可卜不料如
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于
郊外京師震恐於是獄皆從減翌日赦有貞等出獄
降有貞賢綺皆布政司參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
戍遼東鐵嶺衛　上亦心知亨吉祥輩之非但以初
復位亨等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只得徇從既而曰近
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
妄言今與有貞同謫於心不堪即召王翺曰李賢不
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李賢曰上之
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懽戴若無亨輩攙擾左右前後
皆得正人三代可復不幸遇亨輩讒言一入未能遽
解數年之乂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
不戒哉　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見曹石恣横日甚

遂引疾去　命通參兼侍講呂原贊善倫僎岳正並
直文淵閣　秋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災詔大赦天下
復下徐有貞獄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參政石亨曹
猶慮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僞作奏疏毁謗朝政假
養病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不
承緝捕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爲此而滅其迹上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收士
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刑具
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有貞武
功伯誥券中有纘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
逆故出語不臣士權始大呼曰豈有自撰誥券露其
逆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承天門災肆赦刑部侍
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貞詐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
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貪冒天功大不敬無人臣
禮當斬　上以有貞犯在赦前得釋編發金齒爲民
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多與學
士先生游與有貞尤厚故亨輩擒之使士權稍怵于
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
既而曹石敗有貞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
皆重士權之義而薄有貞云　按廖道南曰予觀吳

忠謂徐有貞短小精悍其學自兵法河渠陰陽方術
無不通貫然而心術險賊急嗜功利首倡南遷繼謀
奪門比昵姦回屠戮忠勳金齒之行亦天道也夫
時緝捕匿名毁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　上出榜募
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
見上曰爲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
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昔堯設建善之旌舜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
過失不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
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忽怨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愈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
旁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
輗致仕輗以亨吉祥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
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
輗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輗頓首以疾告上知
不可強賜白金綵幣遣之　謫贊善岳正初正入直
文淵閣　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臣武
臣權重上頷之曰已諭正退告曹欽石彪令謝兵歸
第不然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曹吉祥吉祥詣上番
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

言正曰同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臧即今無可按
之跡臣欲全君臣共難之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
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罪己詔歷陳姦邪蒙蔽詞極
切直石亨輩大怒遂指爲謗訕內批謫廣東欽州同
知有士人告之曰公犯孔子未信而諫之戒矣正曰
簡用置左右責任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
則恐未然也　調許彬南京禮部左侍郎尋出爲陝
西參政　復謫前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
是鵬瑄謫戍遼東鐵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
曹石謝庶免後禍鵬瑄不從復謫戍南丹　進李賢
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初石亨怙寵
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市恩徐有貞李賢許
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亨意別選兵以戍
之由是亨惡有貞等皆被譴斥薦其私人參議黽彬
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翺謀仍復賢內
閣　八月　革定襄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　上陷
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
賴宗廟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駕可勿復及至大同
郭登言亦如之上銜之故謫　逮岳正繫詔獄謫戍
肅州正既降欽州同知道漷縣以母老留閱月兵書

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復希曹
石意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錦衣衛獄拷掠備至
謫戍肅州鎮夷千戶所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
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初召入內閣辦
事既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
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許擅入
時石亨張軏輩每朝退頻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
畏其勢而趨附之　上厭之召李賢諭曰先生有文
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不必來蓋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
故召諭之　擢御史林鶚爲鎮江知府河東運司判
官楊浩爲順德知府時　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
外臣僚爲郡守陛辭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
及給鈔爲道里費　冬十月　遣行人曹隆齎勅幣
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用事邀名錦過其門客
謝昭倣張嘗教蔡京招楊時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
因見李賢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
溥之子以學行名天下亨慨然代爲草奏上之　上
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承亨意對曰與弼儒者之

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上遂命行人聘之　時虜酋孛來近邊打圍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李賢問之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為寶上然之乃罷巡邊　十一月　陳汝言下獄死籍其家時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贓賄狼籍先是于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家財物于太內廡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没無餘物汝言未幾何得賂之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之乃為上備言于謙匡濟多艱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無狀每詰石亨張軏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皆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言耳於是上深懟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有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於此

十二月　進彭時呂原兼翰林學士　太平侯張賜卒賜初名軏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不可用景帝宥之自是賜與石亨皆恨謙既奪門復辟首誅殺謙以謙信任范廣併誣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過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也歸家發病死　遣中官送先師孔子并四配飾金銅像置文淵閣

實録卷第二十八

憲章録卷第二十九

天順二年戊寅 至六年壬午

二年春正月　郊天後上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應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禄之又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禄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太后知乎上曰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内庭近侍感以關防之説至今猶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為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來武英殿但早晩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説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以左都御史馬昂為兵部尚書　勅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京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毎三年度僧数萬至是又如期天下僧徒復集京師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令後十年一度擅自披剃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令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散去　勅内閣翰林脩大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脩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　上復位遂命李賢等重脩賢嘗謂翰林實文學侍從之臣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蕭各舉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浮薄之流一時無由而退至是上欲重脩通志唯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遂知不當居此願補外職賢乃言於上命吏部外除之翰林為之一清　按永樂宣德以前翰林不盡進士出身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非進士而文學擅一時至李賢乃有此論豈非時世之一變耶自時厥後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進士及庶吉士不預内閣非由翰林不入迨貴緣阿附以希進者則反不拘此格遂與祖宗時大異

矣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上復位之後因恩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皆愧服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昏嫁出入未幾庶人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矣　二月朔日食　虜孛來寇陝西總兵安遠侯柳溥御之敗績　閏二月　南京都督府都事倪敬卒敬無錫人舉進士授御史遇事敢言景泰末以災異頻仍上敬天脩德六事忤旨謫宜山典史天順初遷祥符知縣改都事從柳溥西征還卒于官年僅四十有四人皆惜之　三月以陳文爲詹事　夏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各邊軍務武臣不得自逞因請罷之未幾邊徼騷然　上召李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須人最急上曰卿與王翺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於是議推十二人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任遼東山東布政王宇任宣府僉都御史李秉任大同監察御史徐瑄任延綏山西布政陳翌任寧夏陝西布政芮釗任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遣使召還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請一人往理遂陞白圭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以太僕卿程信巡撫遼東　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鎮將官不協各分彼此討賊迄無成功盛至請革兩廣守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奏衆是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　上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　按何喬新曰葉盛巡撫兩廣合兵勦賊屬廣東叅議朱英督察姦弊叅將范信以兵會勦大藤峽信利擄掠馳至横廉間誣宋泰永平等鄉居民皆賊屠戮殆盡又欲併進城等鄉屠之以爲功英力爭其非辜且遣間使請盛亟班師諸鄉民始得免屠戮即此觀之則當時所謂破砦八百擒斬數萬者亦未免屠戮平民如宋泰永平類者不知其幾矣盛被殺降之謗殆亦有由也

故曰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者也　會昌侯孫繼宗
弟顯宗家人私起屢肆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謂
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鞫其屢肆家人
抵法顯宗姑免罪戒飭繼宗爲其弟乞恩上召賢謂
曰繼宗不知自責爲弟乞恩朕終不允賢頓首曰眞
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
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聖諭蓋弘先以知
縣考滿赴京爲石亨鄕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
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
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
侍郎即尚書之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卿以爲誰可
賢曰無如鄒幹姚夔上復問其優劣賢曰幹端謹但
規模稍狹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以姚夔
爲吏部侍郎　五月　徵處士吳與弼至京師上謂
李賢曰與弼當授以何職賢對曰今東宮講學宜授
宮僚次日召吏部命爲左諭德朝士皆驚以爲布衣
召至一旦授此與弼既辭上召入文華殿問曰特聘
爾來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　上曰宮僚亦優閒
不必辭於是賜以文綺羊酒薪米命太監牛玉送至

館傍令就職與弼具疏固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
與弼謂勑書以伊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
受賢謂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不若且就官僚
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與弼不從遂稱病留
邸兩月賢爲言於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勑褒嘉賚以
銀幣允其所辭與弼既陳十事上命有司月給俸米
以贍終身仍命行人送歸與弼復上表謝恩而去君
子謂其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此漢之周黨樊英
所以不免於范升張楷之譏也　按與弼有文集行
世所載疏陳十事皆無所發明跋石亨族譜則自稱
爲門下士其日録所記每多説夢見文王孔子與朱
子復言夢孔子來訪朱子來訪如是者至再至三或
者謂其攀賢附聖伊洛諸儒未嘗有此先聖羮墻之
見周公之夢亦有感而偶一及之耳眞積冥會之驗
豈專在此哉就使在此亦何必屢聞之於人也　漳
州布衣陳眞晟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不報眞晟初
治舉子業赴省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
歸自是不復科舉務爲主敬誠意之學至是詣闕上
書不報乃聞吳與弼名欲往見之行至江西見編脩
張元禎元禎謂曰濂洛之學自有眞傳如與弼者不

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按張元禎謂不可見
不必見其不足於與弼者多矣羅倫平生無一語稱
與弼嘗捘詩規之盖與弼嘗以弟奪其田褫冠囚首
跪訟於府庭元禎貽書切責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
罪豈容久竊虛名之語時知撫州者番禺張璝其事
具在廣州志張璝傳中尹直又謂與弼辭職歸矜肆
無復故態羅欽順亦言其學一無所得夫元禎輩皆
其鄉人之善者評論有如此惜哉　六月　雲南總
兵沐璘卒沐璝爲都督同知鎭守雲南　上躬理政
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决有難决者必召李賢商議
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干預嘗於靜中召賢歎曰
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
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
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上
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卿亦當執而沮之賢曰臣
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以爲不可庶幾漸能
革之上曰然　上一日屛去左右召李賢言政治得
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
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
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
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諳賢妄言者上因疎賢
復密察錦衣官校皆得其實尤有甚於賢所言者遂
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
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
阿順權宦將牲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韃官盡
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李賢言於上曰韃人非
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前已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
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亦不願來上曰吾亦悔之
初取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　秋七
月　以宣城伯衛頴鎭守甘肅　南京刑部尚書薛
希璉卒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先是九疇降江西
布政尋轉四川上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
其罪李賢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召至京爲
禮部尚書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曰遂卿優閒　八
月　九月　副都御史林聰捕江淮鹽盜　冬十月
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
苑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本朝闢四
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兎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
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亦所以訓武也是日上親
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

卯巳

鏁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　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
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
害州縣既出外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歛之於民
麋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出獵所獲遣人預進
上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故其至
各仗而黜之　十一月　罷冬至節初聖節及冬至
例宴羣臣於奉天殿　上謂李賢曰節間常宴不惜
所費但殺牲畜太多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
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
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

不缺云　虜酋孛來寇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連
戰敗之進都督同知命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
陽諸路兵先是也先以殘虐爲其部下哈剌所殺哈
剌復爲孛來所殺諸虜酋迭爲雄長自相讐敵久之
始定於是孛來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等相繼入寇
東掠延寧甘凉西侵宣大北邊無寧歲矣　十二月
左都御史羅通致仕
三年春正月　二月　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
是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潜結朝鮮命遼撫遼東都
御史程信議發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

廉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爲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
書遂報信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使往問之可伐
其謀　上乃命給事中往朝鮮錦衣譯者往建州兩
初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
擢山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　定遠侯石彪
下獄死彪粗梧驍勇景泰中頗立邊功遷都督爲大
同游擊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彪性凶暴貪狡
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有異遣人
廉察果皆虛詐言官交章劾之遂逮繫詔獄論死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且謂恐有漏泄

於彪者　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
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
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如息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致仕南京國子祭酒陳敬宗卒年八十三敬宗慈谿
人容儀端整步履有則德望文章名聞朝野官太學
二十餘年矜嚴好禮約束諸生時比監祭酒李時勉
亦以師道自立時稱南陳北李云　六月　七月
八月　命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九月　石亨
奉朝請謫吏部侍郎孫弘爲大理適判以姚夔爲吏

部侍郎　冬十月　石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
朝政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張其威子姪廝養勢焰
爍灼天下寒心而亨恬不知戒上干天象彗出星變
日計數重累月不息蓋群陰圍蔽太陽之象也時亨
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
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彥敬
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
彼充遊擊將軍與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
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據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
戰而破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年春虜寇延綏
命亨帥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
難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遍爲之未晚也童先曰時
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
私罵曰這廝不足幹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
事發罪連于亨　上初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
命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軌之
謀於是下亨獄死其黨童先等皆坐死　李賢曰石
亨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一旦除之當時若以石彪鎮
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
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

可勝言哉今辨之於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
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又曰
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
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并
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
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附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
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
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
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
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
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
否係上人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朝廷驗之果然
上一日從容與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對曰迎
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陛下宜復
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
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爲非順幸賴陛
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不審置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
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
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

臣恐凡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擠排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壞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十一月　南内離宮成　十二月

四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李賢問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

告害由是肅然不犯上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祖宗舊制時吏部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命太監牛玉及李賢王翱待宴隨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爲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搆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徇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　令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李賢問此事恐驚動人心賢對曰朝廷許令自首俾[illegible][illegible]方受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皆首改正　致仕尚書學士苗衷卒　議諸王出閣讀書　上皇嗣六長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絶　會試天下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修撰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時舉人不中有怨考

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不中謂賢亦怒考官遂鼓其說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一百五十人得陳選張元禎張悅劉健周經黃孔昭　召耿九疇爲南京刑部尚書軒輗爲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石亨既死　上每念九疇輗爲人廉正不易得故復相繼召用　夏四月　五月　靖遠伯王驥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

敎驍求朮人永樂四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歷陞兵
部尚書沈敎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初
督兵敗比虜阿台朶兒只怕再敗雲南思任發韋郎
羅等屢見軍功世襲伯職　六月　秋七月乙亥朔
日食　八月　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
掠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
虜衆自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破火徹
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
初謂虜窮乏之不過往邊掠牛羊而去李賢言於上
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

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
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
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
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已有所獲見我
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
此以不恐既而虜亦引去　九月　寧夏總兵都督
張太破虜於東墻　冬十月　上御西苑閱將臣騎
射令三營操侯伯都督以下皆騎射以三矢爲率
上親按籍記中矢多寡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
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赴事者罪黜之自是將士咸加

警畏知所奮勵　命右僉都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
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
邀亨至自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律之本意謂交結
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亂政況亨得志
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則曾赴宴會
者何以罪之衆以爲然敬得輕坐　十一月　閏十
一月　禮部右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下獄降爲太
常少卿仍掌監事時望後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
不行救護　上召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
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聚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

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
祥字語多自改削而迯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
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
乃隱蔽如此豈爲臣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
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
獄降職　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爲吏部
右侍郎恭廣宗人剛廉有爲嘗知萊州府値歲旱蝗
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在
萊六年屢辨寃獄遷湖廣右布政威惠大行巡撫蘇
松時有清軍御史郭觀持法過刻崑山縣有一人涉

誣逮捕充軍者至二十四人欲訴冤於恭或謂巡撫與御史各領勑行事訴之無益或謂在京刑部都察院獄情必大理寺評允無礙方敢決斷御史在外行事刑獄符行究抑伸理平反非巡撫而誰於是往訴於恭果為平反二十四人皆復為民先是行提學歐御史校士不公被黜者相率訴于前巡撫李秉不為申其冤至諸生復往訴恭一一親試之移文提學復試仍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登進士者南畿巡撫自周忱之後恭為特著云　十二月　以王恕為江西右布政使

五年春正月　廖莊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二月　錦衣衛指揮緝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咸以為實今却謂無以此觀之其餘所緝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乞自令部諭法司但有枉者悉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遂召法司戒飭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三月　夏四月　以程信為刑部侍郎　南雄知府劉實卒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不允授金華府同知廣擇直節不與流輩伍擢順天治中景泰中召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屈遜陞南雄知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實征稅十之一餘斥以寬商賈僅足公賦不私一錢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有所需不遂實入見輒加呵辱郡人擁實竟出中貴去至部聞實節操懼將不免急馳奏實抗毀使勅大不敬詔逮實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歷官三十年未嘗以家累自隨餐粗衣敝唯圖為國養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亦漸聞實名不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實嘗著書中夜有得如獲至寶燃燈起書平生清苦君子謂其與古范冉李及無異云　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柰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安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金書鐵券誓以求存而子孫犯法即除其國豈有

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又遠天下官多
供俸應役民必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
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
卷　五月　江南北大水　六月　虜酋孛來寇河
西甘凉莊浪等處總兵仇廉敗績虜益猖獗關中震
恐乞大軍勦殺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以兵部尚
書馬昂總督軍務　秋七月　太監曹吉祥及其姪
曹欽作亂吉祥在正統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
結以恩惠收爲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峻
秩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仍爲吉祥所庇如

故吉祥初以迎駕爲功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
鬻獄濟貪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
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
之人謀爲不軌會馬昂孫鏜統兵往甘凉殺賊期七
月二日早辭朝欽與吉祥約就乘是日殺馬昂孫鏜
因擁兵入宮爲亂吉祥居禁中爲內應幸而都指揮
完者透亮風聞其謀時漏下二鼓詣長安門通孫鏜
等潛報於內直先執吉祥將禁門嚴閉欽兄弟與諸
同惡者不知其謀已洩乃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
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朝

廷委任行事嘗緝欽過惡欽所最恨者故先殺之然
後分布諸惡於各禁門待開擁入欽兄弟四五人俱
在東長安門李賢四更時到朝房聞擒馬驚亂以爲
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拿
住俄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即出至門見
披甲持刀者數人中一人砍賢一刀又擊背一下適
曹欽至見賢不忍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
賢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潛毀反
欲相害提杲頭示賢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賢
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

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挾賢至吏部朝房尚書
王翺處就紙筆寫成賢拉翺同行於門縫投進欽見
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殺賢令持刀者同賢尋尚
書馬昂幸翺等解之及天明欽上馬呼衆馳往東安
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賢翺等復解之忽
孫繼宗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賢乃得脫時恭順侯
吳瑾左都御史寇深各率軍逆擊俱被殺死至晚大
雨官軍圍欽等於其家盡誅之賢被傷在吏部慮脅
從者不寧即上疏請急宣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
之心是晚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獄皆

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追封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莊愍孫繼宗加太保孫鏜進封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少保進完者禿亮爲都督餘將士陞賞有差　京師有賀三老者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八月　起前都御史王竑叅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　以大理寺卿李賓爲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深者李賓首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嘗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　以擒逆賊詔示天下布寬恤開言路時李賢上言曹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又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或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以導之或舉旌獎賞勞陞用之典以勸之猶慮其詶默自保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聖帝明王其惓惓求言若此者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姦邪之臣惡其攻巳必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陷于大僇而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軏楊善輩實爲之今宜列之於詔成使聞知先是御史張鵬楊瑄以言獲譴權姦遂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賢以爲言乃降此詔言路始開　賜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而獲免云　擢吏部郎中萬祺爲太常寺卿祺江西南昌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仙骨否亦極貴因留書與之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胥辦事吏部衆奇其術授鴻臚序班進主簿及召見有言輒驗賜以白金綵幣既而景泰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宮奚事他求刻期復辟與仝寅筮占及徐有貞延駕觀象合　上既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累進員外郎郎中曹欽反執王翱李賢時祺在旁欽問之對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學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其兄鐸曰萬君言是也王李二人獲免事平上聞而壯之召祺賜宴勞陞太常卿　上與李賢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可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

挑避兇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獨披甲躍馬呼於
市曰奸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
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
陣前鼓舞獎厲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
能及　上曰是忠臣也　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
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趙榮時為中書舍人
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
又滅曹賊二事忠義凜然一時鮮儷　放岳正原籍
為民先正既謫戍上每語及輒曰岳正到好只是大
膽至是曹石敗上思正言乃放還為民正嘗隱括上

語題其畫像誓將之死而靡憾也　甘肅總兵宣城
伯衛穎破西番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為虜所圍穎提
兵往救全師而還　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　虜酋
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綏河套周迴三面阻黃河土
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
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墻北至黃河遠者
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
奴河南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
為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
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

正統以後寖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禎
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營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
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
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
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嚮導因知河
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為邊境剽掠之害矣　十一月
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論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
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汝等不可
如此即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滅無遺且朕
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卻又忘了朕今復位

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
卿豈知之又曰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畢即拜
八廟出則視朝退朝毋后畢復親政務司禮監奏疏
一一自看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
亦俱從便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鍾鼓司承
應惟時節奉毋后方用無事亦不觀聽賢曰如此節
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上曰
雖然卿當勉輔朕躬　令天下生員年四十以上者
考選送國子監肄業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
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之　十二月　征夷

將軍都督顏彪都御史葉盛討平兩廣諸蠻
六年春正月　虜酋共立脫思爲可汗　二月　復
設提學憲臣以黃潤玉爲廣西提學僉事時以學政
衰弛命廷臣舉有學行者督之楊士奇以潤玉薦遂
命之　三月　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
河開軍馬衆多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議者懼有
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
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
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困極
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
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得耕種明年
愈乏之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
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
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
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爲允當上命廷議從
之　調鎮江知府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歲久多
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鶚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
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毀聖賢
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於是併易從祀諸賢
皆爲木主　夏四月朔奉天門奏事畢上起召禮部
尚書石瑁瑁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官呼止
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選妃朝罷上召李賢謂曰
石瑁動止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賢曰宜令其
自退因薦戶部侍郎張睿代之賢即報瑁疏乞致仕
上見瑁疏不忍其去曰瑁爲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
而退命太監牛玉吏書王翱與賢議留之陞張睿爲
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命下士論重瑁而疑賢賢曰若
非先報瑁求退上意未可測也　五月　六月　國
子祭酒劉益下錦衣獄　秋七月　八月　內閣學
士呂原以憂制去位　九月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
曰孝恭章皇后　少傅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
十四贈太保謚文端直致仕後嘗言西楊不欲與予
同事內閣出予理部事當是時不能無憾於西楊若
使在內閣丁丑正月當坐首禍能免遼陽之行乎說
者謂直在翰林侍從三十餘年爲冢宰十六年躋三
孤登一品八十而後致仕而猶致恨若此此其所以
屈節於王振而致中書舍人何觀有阿附之劾委靡
於景泰之易儲而徒頫足於私室也　以項忠爲右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為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忠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至是徵為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乃有是命　冬十月　十一月　呂原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原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應酬原守正持重故爵位所至不同亦可為時事一慨云　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出入居河套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三十

天順七年癸未至
成化元年乙酉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以詹事陳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閣預機務　會試場屋災舉子被傷者數十人　以姚夔為禮部尚書丹是為吏部右侍郎　以孔公恂司馬恂為少詹事　是月晦夜空中有聲李賢上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惟陛下惻念元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嘉之命賢具寬恤事宜以進上皆從之　三月　夏四月　五月己丑朔日食　六月　秋七月　追諡宣德廢后靜慈仙先師胡氏為恭讓章皇后宣宗晚年追悔廢后事曰此朕少年事欲復后位號不果至是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為上言胡后賢而無罪廢為仙姑其死也人畏太后殯葬皆不如禮勸上復其后號上命李賢舉行之　閏七月　八月　禮部奏補會試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時中式舉人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諡忠安濙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一世莫與比但過於畏

縉是故罔恤建文之難俛首王振之專至宣德易后
景泰易儲淡職司宗伯無所匡翊未免保身之意重
云　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下獄尋釋之調南京錦
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
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所質不阿
自計得以進言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
排去之乃告邏卒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
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
我彬既下獄達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匠楊塤
者憤然不平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

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
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
令達逮問達逼塤令供李賢主使塤懼拷死于獄乃
陽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
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
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塤大言曰死
則我死耳何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訐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塤亦
得免　按黃瑜曰石亨欲陷徐有貞得馬士權不屈
而免門達欲陷李賢以楊塤不屈而免世昌嘗無義

士哉上使之叅今猶襲用之豈成憲然哉賢之不爲
有貞特大幸爾吾於二義上有感　巡撫大同僉都
御史韓雍還京擢爲兵部右侍郎　以山東按察使
王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時吏部舉大同巡撫
上諭李賢曰須得似韓雍者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
陛見上曰王越年少是武臣之英邁者遂用之　九
月　兩廣盜起太寧侯陳經都督歐信都御史葉盛
討平之　冬十月　濬涇陽鄭白故渠　十一月
十二月　以王槩爲大理卿　馬文升爲福建按察
使　燕耆民茹文中卒年一百十歲文中無錫人來

樂初隨其父從燕性坦易志慷慨解書史而遠勢利
其壽固有所自益亦國之瑞云　按崔銑曰年之貴
于天下也尚矣有堅實之氣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
精明之心其氣斯凝定而不撓彼顏夭而跖壽者殆
各値其變也
八年春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諭處後事命太監
牛玉執筆書之一曰東宮即位百日成昏二曰定后
妃名分三曰命勿以嬪御殉葬四曰殯斂器服從舊
書畢命玉持付閣臣潤色玉至閣李賢與陳文彭時
驚愴捧誦歎曰所言關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

上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十七日庚午上
崩　乙亥皇太子即皇帝位尊聖母皇后錢氏爲慈
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大行既崩
上在東宮即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
宗懷寧侯孫鏜尚書王翺年富馬昂閣學李賢陳文
彭時議處置軍國重事遵累朝例也　上即位之明
日命議上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
所生母周貴妃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
望宜遵遺詔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
法彭時曰此言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毋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
太后者宣德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
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
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加正宮尊號若阿諛順從是
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　皇上聖
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
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
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正宮
須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錢太后加慈懿之稱

而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惟
件內旨有後忠皆隱默不言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
力繼其後賴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
宮以成大禮　下侍讀學士錢溥獄謫廣東順德知
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參政溥松江華亭人正
統間進士浮躁嗜進有太監王振訪可教內侍書者
或以溥試[illegible]詩大加稱賞特授檢討累遷侍讀
學士溥所教內侍後多用事溥之居與陳文隣內侍
每至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
受業於溥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

乃使人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
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
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
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
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　上大行皇帝尊
謚曰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
帝廟號英宗葬裕陵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下獄謫
戍南州衛召袁彬復舊職先是達嘗詔獄任情張威
大興羅織遣官校徧行郡縣緝訪事情有犯者即遣
官檻拘逮所至很藉天下騷然至是言官劾達欺罔

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逹卒死謫所　三月
復前脩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　加李賢少保
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右侍郎彭時吏部右
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上以在疚傳策廷試癸未秋
禮部會試中式舉人賜彭敎等進士二百四十七人
内劉大夏張敷華戴珊樊瑩謝鐸李東陽倪岳後皆
顯者　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潁巡撫僉都御史吳
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潁
等討之潁與琛將中軍督甘凉蘭鞏山丹莊浪等衛
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脩張
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元禎引疾乞歸時禮部
奉遺詔百日外請行大昏禮南京吏部侍郎章綸上
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
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
陰之中遽講昏禮臣竊以爲不可伏望降勅待來春
行之亦不報　夏四月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拔
木壞郊壇　戶部尚書年富卒諡恭定富鳳陽懷遠
人爲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爲臨利害
不少變氣節才識爲時推重云　時内臣用事勢甚

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
上言五事一曰覽史書二曰開言路三曰重大臣四
曰選良將五曰保全内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
全之不可得也近有無耻大臣結交内臣或行叩頭
之禮或行翁父之稱因而謁求賞官擅作威福今後
内臣不許管軍管民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子悉究其
來歷發回原籍當差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政事悉
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則天下覩清明之政
而宦豎亦享悠久之福矣保全之道豈有加於此哉
上嘉納之　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閹寺西漢之制

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官制屬於
宰相樞密故内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
議其近習梁彥俊言利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
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
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
不侔矣　改兵部尚書馬昂爲戶部尚書時言者交
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以王竑爲兵部尚書　復定
襄伯郭登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團營登事母孝
有文武才所上章疏皆自爲之　六月　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諡文清瑄

守德溫山西河津人爲學貴實踐不立門戶不尚辭
說教人以復性爲本國朝稱理學之儒唯瑄無間言
秋七月　立皇后吳氏　八月　御經筵賜講官
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修英宗睿皇帝實錄
孫鏜奏傳請　九月　廢皇后吳氏下詔旨先帝
臨御之日爲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宮以待
期不意內臣牛玉偏狥己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
冊立位不稱德不得已請命母后廢黜吳氏明正牛
玉之罪免死謫居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
王淵等下獄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

刑罰以正朝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罪四乞寘
諸法因斥內閣執政李賢阿附權豎籠絡士夫中藏
奸計外務掩飾奏入逮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
遠方判官徽普安州淵茂州　冬十月　立皇后王
氏　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
入內閣盛在廣東時或讒於李賢曰盛自負能文嘗
公文不善賢啣之至是沮其進轉盛左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盛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
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

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革太平侯張瑾輿
濟伯楊宗等爵時有內直將軍懟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陞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
于役特復之自是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紛入訴命兵
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於
是冒功者盡革而紛紛入訴者始息矣　令正統十
四年守城者被虜走回遇駕拿馬者及出使死剌者
天順初迎駕者擒獲妖言者凡有陞職俱革不襲
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撥爲
宮中莊田皇莊之立始此　時有建言請以天縱二

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
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求勝
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　擢真定府束
鹿縣知縣盛顒爲邵武府知府顒常州無錫人初爲
御史以論石亨謫知束鹿邑之豪右聞其來相戒曰
是嘗劾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顒至變搏擊爲撫
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
服闋相率詣闕奏乞顒再任從之顒至不復用刑法
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隣邑訟久
不決者上官委顒折以片言各心服而去時人有清

如氷明如鏡之謡邑介眞保二府間四境之民雖非
所治亦聞風趨赴市易郊外有荒落地遂聚以成市
人皆目爲清官店至是陞知邵武後歷陞左副都御
史　十一月　以高明爲南京僉都御史　十二月
平羌將軍定西侯蔣琬鎭守甘肅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己酉朔夜有流星光
燭地自左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
循江淵兪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子謙子冕
謙婿朱驥並放回籍　召王竑爲兵部尚書李秉爲
左都御史　命都督同知趙輔爲總兵官右都督和

勇爲遊擊浙江叅政韓雍陞左僉都御史賛理軍務
征兩廣蠻賊勅雍有無若藥盛毅降之語盖出自李
賢也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一曰明從祀之典
孔子廟庭顔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顔路曾點孔鯉
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
謂顔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
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若劉因許謙
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
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
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
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之武臣子孫襲替世
祿鮮克由禮宜勅兵部武臣子孫應襲者倘非其人
奏聞革退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廕大臣之
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録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
書習禮考其知所嚮往然後如例廕補五曰恤小吏
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
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且於民宜勅賜在內
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　上
命議行　命戶部右侍郎薛遠整飭兩廣軍餉　上
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

非郎中可辦特以命遠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生長
廣西深識夷情蓋廣西境內獞獠多居民少洪武間
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
聽調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
反側靡常近年盜起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
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
束或別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
長官俾依倚以治之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等平
賊之後斟酌舉行　李賢等言翰林編脩丘濬廣東
人深知兩廣賊情近見朝廷命將出師致勤宸慮因

符號用兵事宜於臣謹錄上進是亦平賊之一助也
上命所司錄下總兵巡撫等官俾見之施行　兵部
尚書王竑言京營官軍因見總兵趙勝奏帶指揮鄧
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為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
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即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
此輩再援恐伎意外之虞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
用止許在從征官軍內選舉從之　福建汀州府奏
前推官王得仁當鄧茂七作亂時奮力殺賊卒於行
陣請立祠宇以昭報祀禮部謂宜如廣東楊信民故
事俾有司立祠致祭從之　二月　皇太后誕日建

設齋醮禮書姚夔會大臣欽香相率詣寺觀祈福給
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
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聖孝以綏懿祉不當崇奉釋
老導上醮祭以壞風教不報　寧夏總兵張泰言臣
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為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
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
宜令巡守等官會議　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
遣使謂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
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
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

自悔悟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
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
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
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勅諭迤北使臣孛來
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
不可增減朶顏等三衛當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
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
從東路喜峯口進入今都督朶羅干等不遵舊例却
與人貳附等同來希圖混賞恐照舊例分別虜見朝
廷爾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御史趙敔言張鵬楊瑄

等在天順元年為石亨搆陷者俱蒙恩例復職郎中
吳節等為人所累御史葉淇等犯進言之失乞通查
復職又言于謙等為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其後亨
等不一二年亦皆敗露陳循俞士悅等前後恩宥無
俟臣言獨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
不小餘亦可憫伏乞收回前榜死者贈官存者復職
上曰朕亦稔聞謙冤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
部言延綏總兵官張傑上安邊方畧七事其一謂延
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立營堡以
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兵不過一二

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八百餘里猝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為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宜君慶陽俱在腹裏遇警猝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補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陪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者移文總兵巡撫等官舉行從之　按當巡歷延綏慶陽諸處張傑之言迄今未盡舉行督撫諸臣率皆推託而邊方有司又多無賴淹延度日者惟恃國家慶澤之宏遠也　上祭先農之神遂躬耕籍田　翰林脩撰陳鑑居憂召脩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　加吏部尚書王翱太子太保進陳文禮部尚書　以河南布政王恕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三府流民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講王獻為南京翰林學士　夏四月　甲申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以都給事中張寧為汀州知府脩撰岳正為興化知府先是南科給事中王徽等劾李賢不職俱遠竄　會六科中拔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書王竑薦寧堪任僉都御史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士論不平　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畧六條一曰阻絕路徑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反間兵部允其議上命移文四川總兵官吳琮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採用之　荊襄流民劉千斤反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九十萬有餘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覘其必反上疏言流遁之眾宜選良吏撫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策甚詳切不報至是追頌英之先見者比于蓍龜云　五月戊申脩比干廟命有司春秋致祭　復倪謙為翰林學士閑住謙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督[illegible]陰結錦衣指揮逯杲搆陷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為民乞置對以雪冤枉　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閑住　六

月　兵部尚書王竑以病乞免　上不允命醫療之
秋七月　御史李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經
行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
所掠貨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既
去有司追捕者得所留與物輒爲通盜分贓拷訊誣
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
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眞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
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
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
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
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先是兩廣流賊數萬刼掠郡
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
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
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
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
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婦忽出中堂
據正席坐躬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
驚愕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
瞪目視胡曰非也項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
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遣官銀已付我
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項婦甦　大理卿王槩言
天下軍民詞訟自下而上違者罪之近來軍民徑赴
京陳奏者法司多從寬貸遂至訟繁民擾臣請今後
違例越奏者遞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庶幾姦弊可
革而訟事可簡也從之　命撫治南陽荊襄右副都
御史王恕賑濟饑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報定議以寬
糧稅　勅南北直隸浙江□□巡撫巡按官賑濟饑
民　王竑懇乞休致不許先是竑以疾辭命醫日往
視之至是復請　上慰留之　八月　命工部侍郎
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塤
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猺獞逼脅平民使
爲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忿
怒今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
作誠宜愼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
懷惠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
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
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
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脩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
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韓雍會趙輔等統率大軍在

廣西全州湖廣陽峒及桂林大藤峽等處節與賊戰
勝之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
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九月　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陳乞罷免不許
浙江提督市舶內官福住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
杭州騷擾軍民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住因
誣奏瓚瓚遂列奏住諸不法事下布按二司覈實於
是布政使李顒等具實會奏上以住年老悉宥其罪
但加戒飭而已　兵書王竑三上章乞放免養疾准
其還家調攝竑以前薦岳正張寧為李賢所沮遂堅
意求去士論惜之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
繼歲運京儲四百餘萬石今罹災傷優免數多來歲
兌運不足請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
次倉中納俟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庶民不困於凶年
而國用亦無所損矣制可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
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
李侗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
閘灘淺盤剝多費各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
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其議行之
冬十月　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略審

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為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
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
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咨審使臣歲一入朝
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
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
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
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弩溫答失力收
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
多空地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
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
遂於億萬庫支銀一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
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耕且
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以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
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
府巡撫葉盛復申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
耕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陪償此皆
官田官牛之効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為難乞申勅守
臣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　上曰法既善宜
永遵行　陞禮部右侍郎彭時為兵部尚書仍兼翰

林學士　兵科給事中袁愷奏湖廣荊襄等處流賊攻劫地方良爲民患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汪澤等既無撫馭之方又無勦捕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戒　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汪澤等俱奪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　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南道御史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　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戶部以所議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覆奏　上曰

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米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圖其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參奏究問　保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免糧一萬八千六百石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異言審錄重囚乞照正統間事例差官請勅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府州縣例該赴京朝覲廣東廣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息南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監罪囚輕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從之　按差官審錄本非冗員而當時司寇若此者猶恐擾民嘉靖末年徵科常政撫按任之已有餘力當國者顧動勤制使供億浩繁此豈爲國恤民以固邦本之長慮哉　左府都督過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

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翰妻入愬于朝事下法司得隆伏死罪其母擊登聞鼓稱冤　上以其妄愬命即誅之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　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泰寧等衛右都督劉王兀喃帖木兒等奏欲於邊地收買牛隻農具并乞賜蟒衣禮部以聞　上曰蟒衣不可與其欲與民交易可許之　以福建按察使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朶顏三衛頭目兀研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癸巳夜月犯右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

祀元儒劉因　改庶吉士許禮等觀政各衙門自正
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
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
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為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
散館不復以進脩為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
散館李賢謂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
對曰公何處教養來賢稍貞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
該三年已歷郊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
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京刑部主事　追贈
已故南京兵部尚書黃福為太保謚忠宣

錄卷第三十

憲宗實錄卷第三十一
成化二年丙戌
至三年丁亥
二年春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背氣赤
黃色鮮明　彭時歸省以王復為兵部尚書　御史
魏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畜脩
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而沿邊
殺掠殊為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
軍士不下三千餘萬或占役於私家或借工於公府
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
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
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之為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
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徇國為陛下效力輸忠者則
未之見也邇年各處率無積蓄且水旱相仍連年蠲
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警急何以濟用訪得鴈門偏
頭一帶關隘疎畧虜每深入苟不痛懲前弊未見其
為安也伏望切責總兵等官將各營軍士整點操練
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占役等
項通行參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損遇
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帶
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參將提督巡

撫綏將地方然大要尤緊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此多事未見其克濟也宜罷之　上曰王復任未久難責近效頃於三營內選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營團操情弊多端轉加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等次等訓練若給事中御史不時點閘指出前作弊即參奏治所云費用賞賜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下獄出爲漢陽知府公恂以先聖後且仕學公升弘緒大學士李賢婿也遂不次用爲少詹事久　上即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少詹事至是上疏請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二月　重修闕里孔子廟成上製文以紀　李賢遭父憂命奔喪歸　三月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章懋等三百五十人賜羅倫及第第一時會元狀元咸稱得士內賀欽非泉韓文熊繡許進林瀚後亦皆爲名臣　兵部言提督荊襄軍務尚書白圭等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官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一從穀城掎角並進尅期會勦　上曰兵不可遙

宜如圭等所擬行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敢與戰鬬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科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成也而虜後連年入寇皆退遁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行於延綏若九邊行之則邊民不困於賦役而心自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此寔久安長治之計竟無有申明此意者雖延綏此法亦就廢弛而各邊多事兵力財賦日不暇給矣安得如盧祥者當事而力主此議也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鹼石海子回回墓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巳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上曰楊琚所奏移堡防邊具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即會官議處以聞　按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營堡咸爲稽考詢之將官故老猶皆記憶楊琚之策且曰曾銑幾於復套其討蓋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殺身也　禮部尚書姚夔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切惟國子監乃育才之地朝廷資以致治近因各處起送四十歲并納草納馬生員動以萬計已不勝其濫今又行此將使天下以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其有資於治理哉宜別爲處置

上曰祖宗設太學教育人才非由科貢者不得濫送今賓等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例且天下財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禮部議是其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齋僧以賑濟

饑民　閏三月　濟州衛典吏喬壽上書朝廷以淮揚等處饑饉勅命賑濟而州縣官將賑濟錢糧銀糴銅錯米和糠土不堪貿易食用戶部請移文撫按等官將作弊官吏人等通行究治械送京師官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爲民後有犯者一例解京處治從之

巡撫淮揚都御史林聰言鳳陽諸處災傷賑濟別無餘策查得兩淮運司儀真批驗鹽引所見有没官鹽二萬餘引已行召商定價賣銀支用及淮揚所收船料鈔亦行暫改收米以備賑濟從之　兵部奏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侵漁屢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牧器械不得脩整莫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姦弊部可　按王鑑斯言眞惻切而有餘悲矣邇來邊方撫按既不巡行邊堡而分巡等官又往往忝謁撫按往返動一二千里歲月幾何尚有日力及此哉今之當事者宜深體王鑑之言而嚴爲之所也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徐等處饑民從巡撫都御史林聰請也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乩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弩部屬避居赤斤苦

峰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毋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夏四月　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直北窮邊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域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陲遐荒山巒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服習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不相宜多致疾病逋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鬬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

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依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為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父死事廕為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幷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饑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　上命戶部定議以聞　五月　李賢奪情起復翰林脩撰羅倫疏

劾李賢遭父喪宜令終制宋仁宗起復富弼孝宗起復劉珙二臣皆不從綱常倫理所關甚大詔倫狂妄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御史陳選等交章留倫不報編脩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只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

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剿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鄜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諸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及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為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受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京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既召還可以脩武伯沈煜代之上允所擬遂召信還　御史楊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為流通

士氣之壯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　皇上即位以來頒布明詔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之士氣未幾而王徽等以進言遠斥士氣為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論事補外士氣為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况從而沮抑之將謏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奏入李賢票旨詬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六月　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翰謙自謫戍復職閑住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無耻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等奏賊

首石和尚集衆千數燒刼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夔州府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井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守護城池從之

反賊劉通等伏誅通即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為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允天峰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即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令男聰約子龍等舉事乃於地名大木廠立黃旗聚衆據梅溪寺稱王僞號為漢建元德勝聚衆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為官軍殺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於市男子十一歲以上者皆斬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大略謂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摧堅執銳之士奮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為上也今論功者反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為上功

所以士無鬭志惟圖幸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舊例以當先者為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為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　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命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為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為奇生擒斬首為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跡可憑以是為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報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奇功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　上是之既而仲衡老滯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按戴

仲衡之論是矣而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天下事如此類尚多善謀國者當必有出格之見也初臺臣論復質實有餘應變不足殆此類云　陞南京翰林學士倪謙為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　倪謙致仕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成遠方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知不容於公論僞乞休致　命下復徇所請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沸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竄逐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為希求幸進者之戒　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既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荊襄賊黨雖已剿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尚未就戮茲又逃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㓕之以除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

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為民時崇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覬免尚書王翱奏鑑懷姦不忠遂坐除名　南京光祿寺卿蔣能卒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累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侍郎管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臠還家其尤為人所稱者能偕同僚聯名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黃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既而獨受責降官調南京未嘗有後言論者謂以吏胥身如能與況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命諭祭故少保于謙復其子冕為府軍前衛副千戶　九月　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雞鵝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為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靡耗民財　冬十月　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西九江船鈔舊制無收船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始筭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復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奏賊首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衆千餘燒刼巫山大昌縣治調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illegible]食信給之食

俾近營居住既而併劉千斤妻連氏僞國師常通僞給事中王靖僞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僞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區處下兵部議賊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等官督兵搜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俟地方寧靖區處得宜然後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四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且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

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勑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月　以兩廣平賊功陞左僉都御史韓雍爲左副都御史初雍受兩廣之命會于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從進擊率達官由庾嶺入廣東太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

可也夫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大藤峽爲賊巢穴舍此不圖而越其末未見其能濟苟令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所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illegible]將分兵示以賊勢可滅之機先破脩仁荔浦次[illegible]入藤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四萬五千七十有奇顛越死厓谷者不可勝紀捷聞陞

左副都御史仍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家屬五十二人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即馮喜　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叅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及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

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潤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廢幾可守趣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墩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鎮營兒寨門堡移出移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崖

寺子三眼泉柳樹澗兎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為濠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振軍威矣從之　按嘗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率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塘馳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裂眥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定有限言之督撫漫不為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十二月　迤北兎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

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狀然矣宜有以遏其幾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有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乃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

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上下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欵待以篤爾世好庶幾上下享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莊江西吉水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正統辛酉奉命賑陝西饑民多所全活歷陞南大理少卿景泰甲戌莊上疏請景帝篤友愛以重天倫復儲位以固國本忤旨未幾以丁母憂赴闕陛見景帝大怒命衛卒廷杖八十謫河州定羌驛丞　英宗復位召爲大理少卿時母喪未終復遭父喪起復調南大理寺天順五年陞南禮部右侍郎七年調南刑部成化元年御史劾其不謹　上曰莊景泰間言上大節可取陞刑部左侍郎至是以疾卒賜祭塟贈尚書謚恭敏莊性剛直而心坦夷人有不當輒面斥之已則釋然晩節稍弗逮識者惜之　甲寅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初以進士使山西請見御史薛瑄人稱其知所好尚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超擢兵部侍郎尋改吏部　英宗復位以張軏薦命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進尚書英宗謂賢忠勤

特加宮保　上即位進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獨被眷遇扼於權姦雖承顧問不敢盡言立朝三十餘年多委曲以容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陳文誌其墓謂賢量宏而福厚大臣遭遇之隆無與比者夫福誠厚矣遭遇寵隆矣但忌岳正張寧王徽王淵俾終身棄置而奪情戀位不能釋憾於羅倫則未見其量之宏也　按王鏊曰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無如李賢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夫爲相而以賄聞此固操竊之流也比來益擅矣雖小有才猷皆矯僞以自文耳安足論哉　命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　平虜將軍總兵官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逼比強虜後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剋期進兵併力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鏞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

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
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
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
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
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旣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
守備張鑑回李良處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書姚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殘疾之人扶老攜幼
呻吟悲號足以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
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勅巡
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
其親鄰收管無家者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
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
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
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少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
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養贍毋令失所
三年春正月戊辰朔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
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鎭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
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其感恩
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
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

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況統兵大臣俱有賞
過分今賊黨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戒輔
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寇故毀成
績乞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
所奏切中其病輔不歸咎於人宜治如法備見衆論
交攻願率兵自效　上曰殘寇只令總兵官同和勇
伊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禦之　二
月丁酉朔日食旣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　上命
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援勦河套官軍仍留各
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
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鑄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
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禮部奏浙江按察僉事辛
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
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
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復商輅爲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
機務　廣西陸川縣印爲流賊所刼知縣謝堅以聞
禮部請益鑄文曰陸川縣之印鑄給從之　罷兩廣
提學僉事時兩廣兵火之餘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塤
請暫裁革提學官而以他官兼之　上可其奏　初

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至是
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蔭子孫一人入監　夏四月
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
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
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
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
身脩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儆為所以懲自從游
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
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尤於萬　之餘日御經筵講
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
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上嘉納之　五月　免
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
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荊門州學訓導高瑤上
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既已北狩　皇上方在東宮
虜騎薄於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
長君則禍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
辟其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
終節惠隆祀未稱典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
號以盡親親之恩事下禮部議之　提督兩廣都御
史韓雍總兵歐信奏言自陳隱匿賊情罪狀　上特

憲宗實錄卷二十一

宥之　六月　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
市舶提舉羅倫為南京翰林修撰　秋七月　工科
都給事中黃甄等言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適者午
門正樓為雷雨所壞實上天示警四川等道御史丁
川等亦以為言　上曰朕當勉之　追封漢董仲舒
為廣川伯宋胡安國為建寧伯蔡沉為崇安伯真德
秀為浦城伯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
衛輝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人事良由臣巡撫
失職所致況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荊襄盜起軍
務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
年又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
別選賢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
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上曰王恕不准罷歸所言該部斟酌以聞　吏部尚
書王翺寢疾乞致仕從之時翺年八十有四矣　八
月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陣東方第一星　以周洪
謨為南京國子祭酒　召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項
忠署都察院事　學士陳文等進　英宗睿皇帝實
錄　九月　召宣府巡撫葉盛為禮部右侍郎陞陝
西參政余子俊為右布政　刑部主事袁潔言自通

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挽送官船每歲自冬
月河冰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日就流離請自今
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役
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戶部覆奏從之
翰林丁憂脩撰王獻乞終制許之　左春坊左庶子
黎淳等奏祖宗東宮官僚俱係兼領今臣等獨專職
任於舊制似有未合伏望命臣等仍兼翰林之職庶
上合祖宗之制下免素餐之譏詔不允　命停徵江
西湖廣有災稅糧　冬十月　左都御史李秉討董
山誅之以秉掌院事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

盜南京　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十
一月　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保諡忠肅
翱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
循守禮法不尚文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
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唯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
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
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李秉為吏部尚書　移
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孟瀆北通大
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從
還淌且大盜出沒遂塞為細流至是復移置巡檢以

關防之　復兵部尚書沈敬官敬嘗被石亨等誣與
于謙等迎取外藩論戍邊至是事白　十二月　禮
部等衙門會官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郕
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下所
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
月冊立陛下為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奏郕王即帝
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為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
後事理有礙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
慈壽皇太后聖旨仍以景泰為郕王詔告天下人倫
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

號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則與時居天子之位乃皇
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親王為天子則前時所
立之皇太子將何為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
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若曰
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
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為君親王
為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
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聽豈臣
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並日月此事處置已久人心
已定今若遽聽高瑤之言一加郕王廟號必將祭告

太廟改易舊制而行祔廟承祧之禮必將遷啓梓宮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必將追贈皇太后皇后之稱必當盡復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且高瑾此言誣先帝於不明陷陛下於不孝皆爲隱公而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而立之是爭亂造端故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倫也郕王之即位內承國於何君上稟命於何主不過羣臣扳已以立而遂立耳律之隱公尤合無與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廢未聞復爲漢其帝更始既廢未聞復爲漢其王誠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過加於先君而欲令孝道於子孫也陛下昔爲皇太子名正言順誰得私議郕王乃敢廢之易以已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閉此非郕王所自爲也當時館閣大臣陳循等貪圖富貴容逢姦謀從諛爲之也至於天順元年郕王有疾陳循自合迎請先帝復位却乃率領羣臣奏乞早選元良正位東宮當時皇太子見在欲選何人以臣愚見若非南城迎駕之功先帝終無出路但迎駕者又皆貪圖富貴之小人氣盈志滿驕奢淫泆靡所不爲是故高爵厚祿尊顯於元年者賞其迎駕之功也厥明年之誅戮於後來者罰其驕矜之罪也陛下即位之初有罪奪邪寒心破膽又見取回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瑾此舉非欲尊禮郕王特爲羣邪進用之地此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芥賤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觀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仰惑陛下之議哉疏入　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但不必行　調翰林編脩章懋爲湖廣臨武知縣黃仲昭湘潭知縣檢討莊昶桂陽州判官時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宮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況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餓莩僵臥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厲兵戈

可息予姑丁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上命廷杖謫外任　巡按江西御史趙敔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率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兌軍米容俻本布政司六十九縣倉分上納以備賑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囑吏胥同里甲下鄉逼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准折變賣今遇饑荒愈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停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璿爲戶部右侍郎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左侍郎　京師復立十二團營　以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選先巡按江西肅察貞度至是以身爲教力變浮華徧歷郡縣以示範模諸生翕然感化時都御史韓雍居喪吳中猶務崇飾聞選入境戒其下曰陳御史至矣悉屏儀衛去之

憲章錄卷之三十一

憲章錄卷之三十二

成化四年戊子
至五年己丑

四年春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知縣章懋爲南京大理左評事湘潭知縣黃仲昭爲右評事桂陽判官莊昶爲南京行人司副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宮之孝心章懋等輒肆己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甚廣窺伺兩廣猺獞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其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脩撰人稱爲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石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包　陞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希安起樂舞生歷官[illegible]約側進尚書本朝革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即前代宰輔而乃以雜流爲之此景泰之[illegible]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

正迷到別有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晃為兵部員外郎晃故兵書謙之子以父功廕武職天順初謙被殺晃戍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三月　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為福建按察司副使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學　夏四月　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事啓釁邊軍為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郎周正方往按之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脩治化以止流民

三曰禁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革民姦五曰立期限以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詔下諸司處之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諡莊靖文江西廬陵人好行數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脩飾至是人皆醜之　五月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諡法邇者大學士陳文卒諡曰莊靖莊靖美諡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

聞乃□尤有縱子為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乖□之紀那濟世之才生既逃于重罰死又竊大美名殊失□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諡以服天下之心以為將來之戒　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計奏　山西按察司提學僉事胡謐請頒大明一統志於天下禮部言之於司禮監勑令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　禮科給事中成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

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詔順天府存恤孤貧先是給事中陳鶴言京城內殘廢無告之徒朝暮哀號排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道路乞勅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祿亦以為言　上命府尹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糧程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　御史謝文祥言聖人制為諡法所以著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跡其行實之惡加以惡得之諡豈期議者欲預為己地乃朦朧妄擬

諡曰莊愍次曰肅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盖諡之
美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諡之豈惟不
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
下國家尚奚賴哉乞勅有司會議別選惡諡與陳文
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
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
勸而惡者懼矣　上以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
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
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
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六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
國通事林從傑等三人奏原係浙江寧波等府衛人
幼被倭賊擄去　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
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
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
潘洪奏兩淮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戶
部覆奏言凡內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
邊儲今洪所請不惟沮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
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
之家尚不許中況內臣給事內廷凡所以養生送死

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壞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幷山塘屯田
秋糧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甲寅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羣臣議
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彭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
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　皇上嗣
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
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壽終之後所宜
奉梓宮祔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
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

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
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
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
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
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
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
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眞宗同祭太
廟無所嫌忌　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
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
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

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
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
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
制平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
議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天下幸甚　上命禮部會
羣臣定議以聞　秋七月　禮部尚書姚夔及在廷
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陵
廟禮制先後上疏悉如內閣彭時等議欲后不從文
武羣臣皆跪伏文華門以待　上悉覽其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答云卿

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羣
臣始退　己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
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姚夔奏頃者
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罪文祥
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罷臣歸田里以
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不允
既而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亦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
詆斥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
而解體乞赦文祥以來忠言亦不允　巡按江西御
史趙敔言府州縣官徵派糧差分理爭訟未免結怨

於民朝廷建置風憲以糾察百僚必須激揚有道然
後清濁分而公道明江西俗尚健訟有司官稍不順
情者動輒揑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
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干舉
不待[illegible][illegible]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
潛行逃避致將被告者久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
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敔言有理洞悉人
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
地方務先訪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
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廉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

矣　陞御史趙敔爲江西按察使敔巡按江西將代
值歲旱荒戶部請勑敔賑濟俟事竣代之江西士民
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戶部尚書馬昂乞罷不允
時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大行
慈懿皇太后崩勑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
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旁
觀以爲得計及睿斷已頒則覥顏入朝恬不知愧似
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
州于靜餽女一人及受西僧劄實巴賂幣乞下法司
明正其罪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中將臣辱罵

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已知之
卿當盡職不准辭　降御史謝文祥為南陵縣丞文
祥既下獄言者論救不已至是御史楊琅等復言文
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雷霆之威
曲賜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狗私
枉當姑從輕降用君更奏擾皆不宥　命巡撫陝西
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劉玉充總兵官都指揮
夏正劉清充左右參將統調京營及延綏寧夏甘涼
等處軍馬共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
左給事中陳鉞等奏近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

復計直槩以勢取負販者不幸遇之輒號呼痛哭如
被刼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
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
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官按閒宜索過額必是
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
販之難自今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嚴飭供應之人不
許侵漁違者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
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疏入上納其言命戶部議行
　八月　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
脩造畢奉表謝恩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

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候遇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
刻京師地震有聲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九月　兵部奏陝西布政佘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
能撫綏防範以致土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
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　上
然之命停佘子俊等俸　庚申祔葬孝莊睿皇后於
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
南變為彗星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　上于東宮
及上即位冊為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為諸城縣
吏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權

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陰使
婢僕結通妻往來千家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
亦附之彭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
邇者彗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
免　上曰朕自脩省所辭不允　吏部等衙門尚書
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戊辰彗星晨
見東北方　己巳彗星昏見西南方　六科給事中
魏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疊見近日彗星又見
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證也臣
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貳者外間傳

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貳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内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進膳不減中宮不與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繫象甚著陛下當有春秋而震宮尚虚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皆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盗賊日盛荊襄流民所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饑寒疾苦父母必爲之寢處不

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饑之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報視爲泛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子訴饑寒而父母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以處之乞罷征税之務發内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於僧徒迷於信行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之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厚出乘機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醮脩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盖由賞

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藏或塡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姦而衆子效尤爲父者恬不之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姦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　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即擬行之　西天佛子劄實巴

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爲寺田仍乞宛平縣民爲佃戶　上許之既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御史胡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昭示鑒戒　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既已畧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脩省亦徒爲虚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上正位青宮郕戾寄謀廢立彼以内閣大臣畧無一

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黷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救無方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答天意　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具疏於御前面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旻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

姑宥之　辛未祔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姚夔程信商輅懇乞休致不准　馬昂乞致仕許之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姦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又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郡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煙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

欲戰則圖方畧欲守則飭兵力毋秖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寇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illegible]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　上是其議　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可耕之地貽各邊多事之虞惜哉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宮西等四星御史左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斥僧名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爲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遐

人心乎乞發廷臣計議不報　翰林檢討張順上言八事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圖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遁情四曰接羣臣以察庶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力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卹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命下其奏于所司　上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命會官廷鞫給事中蕭旻等三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先是旻等以彗見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於是旻等復言輅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　上

震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會御史林誠又言臣近劾商輅當郕邸易儲之際不能正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　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之各問擬贖杖還職　冬十月　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家者與冠帶閑住奈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以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

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閑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從之　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為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慢既引咎姑宥之　陞商輅為兵部尚書劉定之為禮部左侍郎俱兼翰林學士　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謙子編脩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行岳上奏自陳李秉等言謙

先任學士曾犯贓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奪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贓之人例難推封　上曰謙因子推恩其與之不為例　吏科給事中毛志言邇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着吏部會同各堂上官考察各堂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姦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被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鍾成以有疾被黜而乂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

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曾預考覈者明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一星　十一月　戊午夜彗星滅　項忠等征勦滿四叅將伏羌伯毛忠力戰死事聞命與贈諡[illegible]祭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言妖彗示警災異[illegible][illegible]日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illegible]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以

子玄應冒京衛軍餘俵侍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婦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姦貪大理寺少卿金紳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荅天戒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命禮部右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中毛弘往按之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委官罔恤民困每於收受正數之外又行加贈甚至縱容攢斗肆害百端民困於下怨歸於上召災致禍未必不由於此乞

勅都察院轉行總督糧儲都御史嚴加禁革具實奏聞[illegible][illegible]處今年春夏南京處決重囚甚衆甚非法天用刑之意乞勅刑部等衙門凡遇該決重囚除謀逆不枸外其餘務使秋候會審處決詔下其言於所司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脩復運河壩閘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武進奔牛呂城設爲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頹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罹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奏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

宥委常州知府卓天錫成之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璠往討賊爲父復讐　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中書舍人黃瑄等奏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録綸命書寫誥勅在朝廷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勳舊録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効者猥以白丁月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其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禄寺署正著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

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革宿弊　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疏言十事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脩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籍以均賦役制治保邦莫此為要弭灾消變莫此為急　上命所司知之　調御史邵有良為四川潼江知縣時有良

巡視光禄寺以光禄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避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法誣奏有良索報各宮日用之數事涉不敬　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縣故民邵縉紳妻陳氏弟縉纓妻黃氏貞節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巖穴間為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紿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行至梅溪渡俱投水死越三

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罷

五年春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會各衙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綸明各徇意見奏罷凡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僉名事有未當宜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次考過官再從公體劾應否來聞時盛弘奏劾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而綸又訐奏　上亦命盛等併勘　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奏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其大罪十有

三且言其暗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　上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於是尚書陸瑜會六部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時大理寺卿王槩彥莊姻家欲謀逐秉而代之是奏槩所授也彥莊既被旨詰秉所結年深御史乃以劉璧吳遠馮徽對蓋以璧等嘗建言推舉官當悉歸吏部遂俱下錦衣衛獄彥莊所劾退丘陵孫遇李齡亦多誣枉陵累媿辯不已乃命會官并彥莊廷鞫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永寧未幾署大寧縣事

以科罰過重為怨者所殺聞者快之丘陵蘭陽人自為知縣以至山西布政俱膺旌典孫遇福山人知徽州拯饑恤究歷江西河南布政省歛節費李齡朝陽人為北畿江西提學諸生皆率服　戊寅夜月犯心宿　二月　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illegible]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為土達巢穴外為[illegible]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illegible]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

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禮部執奏不與且欲治其通事閫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　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山東濟寧州老人李瓛奏外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請不必遣官宜令原來伴送人管束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項忠馬文升督兵進攻石城擒滿四等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之衣糧農具時滿四平

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為言故勅文升等撫安之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　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按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奏章綸縱子月籍入試事在陞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察駁失當乞從輕罰各官或調用或罷黜逮問　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在陞前并宥之　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領

兵當先功勇可嘉宜如濬言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宜置之法但弘緒為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上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俾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言五事一端身心以為治本二從儉約以厚民生三却虛名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　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二月　掌

京衛武學事國子監丞陶禹錫言三事一古者學必
有廟文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餘堂
數楹乞勑所司改為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
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
馬策畧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乞如薦舉事
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
生學無成效者例為民充吏追糧今本學武生皆膏
粱紈綺之裔靡費廩米者多潛心韜畧者少乞勑所
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廩
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奏入下所司議行之

己未雨霾天氣昏蒙黃塵四塞是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
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如
紹興知府吉惠先為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
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
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
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　癸
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正字季方順天府漷
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陞春坊贊善剛方正
直與俗不侔　英宗復辟王翺薦入內閣參預機務
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
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為誣謗貶正欽州
同知正因世老未即行囑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
衣衛獄備極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修撰入
史館尋改兵部武選郎黃李賢惡之陞興化知府至
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
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
用必開世太平　竟致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浚恒起凶
不谿失身僅得善終已為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己

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葉盛奏臣與給事
中毛弘奉命會勘章綸高明考察不公及南京給事
中王讓御史李英等劾綸不公不法事具得其實當
會考之時章綸不能對衆執論偏執已見展轉煩瀆
高明亦不與章綸誠心商確以致積忿猜疑再三訐
奏既而奏復之時又不與諸司掌印官僉名同進二
人俱宜遠問綸所言欲留考退郎中潘孟時等三人
黜見留左府經歷吳宣等十九人但考察已定恐難
紛更至於讓等劾綸事亦皆不實俱下吏部議擬以
聞議入　上是其言章綸高明姑置不問　禮部奏

本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審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其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爲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席對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次序南京法司衙門會官審錄比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三月乙亥　上御奉天殿策試禮部中式舉人三百五十八人　賜進士張昇等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雍泰李裔後皆有聞　夏四月　械正一眞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奏遲下刑部監候處決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趣按御史趙敔發其事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

皆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　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大豈有師繆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授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加以眞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去天師之號止稱眞人延至于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廕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徙後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晉勾都目諸人　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敢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說者謂張氏之禍起於符籙禁之誠是非但正元吉之罪實以杜惑世起亂之端惜當時失於執論不能絕其根源其徒奉行自若也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改謚忠文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顒奏時勉歷官三朝著效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

上曰時勉在先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御用監左監丞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許氏

為皮所覺　上曰在昔帝王以內官給事內廷以其絕生道無外親也今閹在外娶妻何異常人其即離異閹仍送司禮監處治之　辛巳　皇子生賢妃柏氏出禮部奏春秋子同生即書于策重國嗣也　五月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以吏部右侍郎尹旻為本部左侍郎改禮部右侍郎葉盛於吏部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傑為戶部左侍郎陳宜為兵部右侍郎翰林侍讀學士劉吉為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以平兩廣蠻賊功賞右副都御史韓雍右都督和勇都督同知歐信都督僉事廉忠都指揮夏鑑為宗廕僉事陶魯俱從厚餘官軍土兵民快人等四千二百六人陞賞有差時兩廣地方連年用兵人民凋敝猺獞千百成羣如入無人之境而守土官軍動以捷奏虛張名數陞賞日加而盜賊縱橫如故云　南京大理評事張珏陳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人輒相誣服往往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

問大理寺卿王槩覆奏從之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鏜言倭夷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追捕乃陽為入貢何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為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使清啓凌轢館伴殘殺市人迹實桀驁鏜言誠當宜移文備倭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堠以防其姦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迨歿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德於民宜在祀典事下禮部覆實請脩廟復祀從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為吏部尚書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王槩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秋七月　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八月　廣西道御史李璿言臣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納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于十斤其直為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

督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
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瑢又言臣覩內庫所藏弓矢動
以億萬計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翰蛀蠹者既
多積於無用而有司續解者亦惟取其文移以致吏
民並緣為姦弓矢多不堪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
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
之一二或取其有爲脩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
資庶上下財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
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按營監收太醫院藥材亦各處解戶通同本院官

吏潛收價值將舊積藥材掩映匪直內庫而已此類
寔多安得如李瑢者一一言之也言亦勿用可如何
哉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江西
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脩歷陞前職卒年
六十一論者謂鄙閣之士定之可謂博洽但泥古而
於事不達云　上復御經筵視午朝　戶科等科給
事中李森等言昔奉　英宗勑諭皇親多有強占軍
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
法近給事中丘玫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聖
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彧朔

夫人劉氏屢蒙給賜田土今彧又求武強武邑二
縣地共六百餘項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
項陛下念及親親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欲無厭
畿內之地有限小民賦稅衣食皆出於此一旦奪之
何以爲生且入皇朝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有尚
有不耕不稼之閒田名曰求討實則強占伏望特勑
有司仍將二家之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有投獻奏
求者許科道劾奏究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民被
惠宗社之幸也　上以所言良是待勘報區處　九
月　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禎亮故翰林學士縉

之子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復用禎亮自
言父縉在永樂時擢居內閣頗效忠勤乞仍舊職
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脩撰羅倫以疾去倫字應魁
江西永豐人初授脩撰甫三月值大學士李賢遭喪
起復上疏劾之謫除泉州市舶提舉既而改南京翰
林脩撰逾年解官歸學者多從之遊居金牛山中中
風氣得疾倫性直戇不恤世情與人言竭盡底裏不
察言觀色不好名不營利剛腸疾惡爲縉紳所忌憲
廟實錄傳多貶詞此亦必有忌之者云　刑部郎中
彭韶御史季琮下錦衣衛獄初錦衣指揮周彧奏乞

武旂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
按御史黎福按視因將民田稍步之每畝百步之餘
皆沒入為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
上改命部臣琮覆按部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
恒產近在京畿之内不當動擾以失民心况土多瘠
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從而奪之且自劾
不能步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部等邀名方命
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冬十月　十一月　吏
部文選郎中陳雲員外劉恒主事乙瑄陳道為吏計
其受賍放吏刑部請逮雲等下獄科道官劾吏部尚

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
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
等得以為計　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
部以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
既而都察院擬罪例贖杖還職　上命調雲等於南
京部屬其告訐吏孫慶等遣為民　設總府於梧州
府總制兩廣地方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
復張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
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
督兩廣如馬昂葉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

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
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為脣
齒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
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魯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官議舉其人以聞　起復右副都御史
韓雍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　十二
月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并朶顏等衛女
直遣人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
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兎鶻今後不許來進　上
是之　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

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
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
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
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
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
初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兵部言馬
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年山東河南兩直
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　浙江台州府黃
巖縣地分設太平縣

憲宗實錄卷第三十二

憲宗錄卷第三十三

成化六年庚寅
至八年壬辰

六年春正月庚辰朔　丁亥河南地震　兵科給事
中郭鏜奏今年正月河南布政司奏地震既而掌太
常寺事李希安奏甘露降俱下禮部尚書鄒幹等詳
以[illegible][illegible]上聞臣備位諫官適値二事不敢不言蓋
遇災異則懼心起悅休祥則驕心萌懼則脩德驕則
怠政故聖人不貴祥瑞春秋獨紀災異商之中宗高
宗於桑穀生朝雉雊鼎耳二君因巫咸祖己之言恐懼
脩省變災爲祥故能享國長久商道益隆漢文景之

時日食地震山崩川溺星變之異未易遽數二君恐
懼脩省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以致民
和氣應海內富安惟遇災而不知懼者然後亂亡隨
之　皇上踐阼于茲六載位列大臣職居典禮者正
當遵巫咸之告君祖己之正事鄒幹等乃以先奏地
震[illegible]留不言顧以後奏甘露諂言瑞應跡其所存實
懷容悅之私伏願皇上以年豐爲瑞以民安爲祥以
賢才爲寶遇災而懼聞瑞不喜仍罷幹希安二人以
謝天下及禁約天下今後不許獻言祥瑞仍以地震
天旱因災求言博訪政事缺失民間疾苦以次施行

使天下後世知　皇上不愛祥瑞不近諂諛懼災脩
德其爲瑞應豈不大哉　上曰朕未嘗以此怠於德
政郭鏜安得爲此言姑置之　以湖廣地震遣官祭
告境內山川　韓雍奏乞終制并辭免右都御史兼
總督兩廣軍務之任　上曰兩廣用人方急難循常
例守制不允辭　二月　晉府[illegible][illegible]王嫡長子奇洴
奏乞存留先王時私自淨身二人在府任使　上曰
王擅留淨身人教授不行諫阻本當遣問姑宥之所
司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侯駙馬
伯家凡有淨身人即送京毋隱違者罪之　勅刑部

左侍郎曾翬等循行天下考察官吏得失訪求軍民
利病　吏部尚書姚夔等議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
襄兩廣貴州南北直隸俱有巡撫都御史江西亦有
撫民按察使趙敔雲南多係土官衙門不必遣官惟
河南四川浙江福建及直隸大名等府無巡撫官擬
各[illegible]爲巡撫者奏入　上命曾翬往浙江原傑往河
南滕昭往福建黃琛往四川宋旻往大名令召趙敔
還京待缺夏時正往江西召湖廣巡撫羅箎掌南京
都察院事以吳琛代之　三月　免河南汝州糧三
萬七千六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餘束　翰林編脩

陳音言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先於好問今陛下雖開御經筵然勢分尊嚴上有所疑未嘗問下有所見不敢陳願於退朝之暇擇儒臣有學行者引至便殿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涣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正家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載太平之業基於此矣異端者正道之反害治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名位尊隆賞與濫溢伏願降其位號損其恩賞繼今凡有請脩建寺觀者悉置於法永爲定制則妖妄絶正道明而民興行矣上曰此事累有人言俱已處置　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黃霧四塞　癸未昏刻月犯金星　改趙府左長史雷霖爲金華同知　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蘇州太倉鎮江三衛去年秋糧二十四萬八千餘石屯糧七千一百餘石　致仕右都御史羅通卒通江西吉水人永樂中舉進士歷官兵部郎中以貪淫謫廣東東莞縣河泊所官己巳之變通上戰禦之策于謙薦爲兵部員外守居庸關尋至副都御史大學士陳循復薦之景泰中轉右都御史通好談兵遇人輒喋喋不已其言詭怪不經識者謂其挾詐以取功名如通比者世常擬其邊才云　免

直隸池州寧國二府去年秋糧二萬八千七百餘石宣州衛屯糧二百六十餘石　夏四月　庚戌立夏雷未發聲陰霾四塞　大雨水　以水災免直隸溧水溧陽句容六合江浦當塗蕪湖七縣稅糧共三萬六千四百餘石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王來卒來浙江慈谿人由乙榜舉人授江西新建教諭擢御史巡按蘇松常鎮貪暴者望風引去歷陞右都御史征勦湖廣苗賊縛渠魁章同烈等以獻轉南京工部尚書天順初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訃聞賜祭葬來臨事明達奉命宣力四方所至以幹辦稱　五月　工部左侍郎霍瑄卒瑄陝西鳳翔人由舉人授大同府通判薦陞知府正統己巳　英廟北狩車駕至城下守城者戒嚴不敢啓瑄從水竇下餉饋出謁叩馬嗚咽進膳羞靴袍等物出府庫金帛犒虜尋遷山西參政仍掌府事英廟復辟徵拜工部侍郎賜二品服成化初內營其屬何緻經訐其擅費工料瑄不自安以老乞休至是卒瑄質樸少文勤於幹理在大同最久熟知邊務雖官至工侍然亦不究其用云　巡視河南戶部右侍郎原傑奏黃河自古爲河南患蓋以水勢瀰漫遷徙不常彼涸則此淤軍民隨處開墾退灘之

地以給口食以供租稅蓋以此而補彼也奈何姦徒陰結王府官校緊指為園場屯地投獻徼賞王府輒便標封界至占收子粒民不聊生請自今有犯者不問軍民舍餘俱終身謫戍其王府官亦不許陰結受獻啟興詞訟違者一治以法則姦猾有警而民無橫擾矣又彰德懷慶河南南陽汝寧五府山多水漫衛輝一府沙鹼過半軍民稅糧之外僅可養生開封一府地雖平曠然河決無時洪武間蒙恩例除常稅外荒地許民耕種永不起科景泰時乃創起科例致令姦民互相告訐徵歛日重民迫於勢傾家賠納請如

舊例凡軍民有告許不起科者不聽則可免賠償之患矣戶部覆奏從之　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請勅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計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以為陝西歲征稅糧及部運銀布

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處歲支糧料并銀布折支俸糧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萬六百八十三石尚餘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計之可足四年有餘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納耳乞移文巡撫并布按二司總督糧儲官預計各邊所用之數酌其地里遠近量為派撥秋收徵完則足以供用不須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　按當備兵延綏其歲徵稅糧年例銀兩俱發延安府收貯計應用有餘時有知府張邦彥者給散防

秋軍人尅減侵欺數多每稱不足又別行措置嘗搨其端以達之巡撫總制皆支辭批答不肯查理上下相蒙而邦彥亦遂夤緣通顯邊儆日滋必專差科道官以查理庶乎其可也　國子監丞李伸言前衍聖公孔弘緒自幼失學長狎群小以致干冒刑憲聖明念先聖裔特加寬宥革職為民命其弟弘泰襲封然教之不豫將復蹈前轍伏望留之京師俾隨侍班行復觀禮制退則從游大學親近師儒俟其學成遣歸奉祀禮部覆奏着弘泰在監讀書一年然後許歸朔望隨班朝參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言近來旱傷去

處除南方路遠未知虛實北方山東六府直隸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及河南地方夏麥無收秋田未種雖經累報災傷有司未免照例覆勘展轉遲延人心不安流移道路勢所必至請勅三處巡撫官設法賑恤凡災傷州縣今年夏秋并戶口食鹽鈔貫照數蠲免其見今追陪各項馬匹亦暫停止太僕寺丞暫令回京待後豐年再令買補如此庶民困或可少甦流移或可少息奏入從之　上欲於西山建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嘯聚陝西虜寇侵掠致勞宸慮分遣大臣巡視動

調官軍今乃起無名之工為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軍士其為福利豈不大哉　上曰歲荒民饑西山佛閣其亟已之　六月戊申朔日食　秋七月　己卯皇子生母妃紀氏初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　上令別居至是誕育西內廢后吳氏保抱唯謹　命都御史項忠吏部侍郎葉盛賑濟饑民右府都督僉事李杲撫治屯營　戊戌曉刻月犯昴宿　戶部奏給事中韓文等勘實通州張家灣等處被水軍民二千六百六十戶漂損房舍六千四百九十處　上命所司賑恤之　八月　免陝西臨洮府屬縣并鞏昌等五衛去年稅糧八萬一千石有奇　兩京御史員缺吏部請循舊例選行人進士中文學優長年貌相宜者理刑試職　上曰御史職司風紀糾察百僚自非學行老成之士鮮有不變亂黑白者今可遵憲綱選用務在得人凡以科目進身歷任三年者不限內外皆用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東昌兗青萊登六府農桑絲絹　己巳廣東高雷二府地震有聲夜月犯天罇星　巡視浙江刑部侍郎曾翬奏罷布政張清清四川巴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官布

政清奉職廉謹非客至罕御酒肉人號為青菜張以其執法太嚴又謂之板張浙俗侈靡清一教之以節儉同僚多不堪竟致以老疾去人多惜之　九月丙子朔曉刻金星犯軒轅左角星　甲午夜金星犯左執法　己亥曉刻金星犯木星　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西太倉米平價發糶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糴米價可平且荒年盜起不時

出若乙命錦衣衛華加鞫捕虜免貽患　上嘉納之
庚子陞紀令星紀右執法　吏部言邇者兩奉詔
旨以人才難得恐考察黜退官中尚有一二可用者
命臣等集議臣等詳審得廣西平樂知府袁袠山東
泰安知州畢宗賢河南偃武知縣劉昭山東濟寧州
判官張衛威城主簿郝近俱被黜之數合短取長
尚有可用其餘一時難知不敢泛舉至於仰祈奏告
之人難以准理宜照舊發遣從之　冬十月　丙午
夜東方流星赤色光明燭地自昴宿東北行至井宿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斷藤峽殘賊二百餘徒夜入

神電衛城燒燬電白縣治　刑部奏罪人張元吉法
當凌遲處死刑部三覆奏詔免死杖一百發肅州衛
充軍家屬隨住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張元吉襲祖
左道僭號天師罪重惡極今殺人而獲生何以馭天
下伏望戮之於市以昭國法　上以事既施行姑已
之　戶部會官議巡撫漕運等官所陳事宜一蘇州
松江常州及嘉興湖州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
并各府部造粳米每歲十六萬石俱官給以船令經
沿途輙啟鈔關以欲如民船帶輙納鈔兼遇水涸守
關又為運軍凌逼及抵楊村等處則攬頭包攬巧肆

刻削是以留滯日久困於乏食請罷帶納鈔之例
及其包攬之弊仍移文漕運官令軍民船皆魚貫而
行其有漂流糧米以該納京倉者改納通州省腳價
以補其數議上從之　以水災免保定等衛子粒二
萬三百石有奇　以旱災免河南民田夏稅三十七
萬七千七百石有奇軍屯子粒八萬六百石有奇
放國子監生歸原籍以聽取用時吏科給事中程萬
里言饑民流集京師米價騰踊吏部聽選官及監生
不下萬餘率多缺食故准回籍　十一月　命右副
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　十二月

調江西按察僉事張悅于浙江提調學校　戶科都
給事中丘弘等言近來京城內外風俗尚侈服飾僭
用無度酒席皆用簇盤民之窮困由此在京射利之
徒屠宗順等數家販賣寶石至以進獻為名或邀取
官職或倍獲價利蠹國病民莫甚於此乞嚴加禁革
及將宗順等倍價賣過寶石銀兩追徵入官給發賑
濟刑部尚書陸瑜上議以為弘等所言深切時弊誠
宗順等數人治罪追價利以充賑濟詔宗順等姑置
不問備榜申明禁約　管理柴炭工部侍郎王詔言
惜薪等司諸項柴炭年增一年今順天真定保定俱

被災傷救死不贍焉能應役乞勑工部行內外諸司自今[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爲減省以節民力從之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　兵部尚書白圭等奏陝西近年以來毛里孩滿四及阿羅出等相繼爲亂民遭荼毒　皇上命將出師爲民除害班師未幾虜寇如故良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官縱弛偷安不[illegible]朝廷重托宜嚴加[illegible][illegible]　上[illegible][illegible]勑切責之　以浙江左布政余子俊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白圭等言先因荊襄等處流賊猖獗特勑項忠總督征勦今賊王彪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賊勢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永順保靖等處土兵騷擾地方　上是之　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運官分派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多受累宣德間周忱巡撫江南議將民運糧儲俱於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於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至是巡撫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倉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變爲長運誠一代良法

開設浙江金華之湯溪縣割金華蘭谿龍游遂昌四縣地隸之　二月　復設九江蘇州杭州三府鈔關以戶部奏京庫歲用鈔不足故也　以水災免福建福安連江龍巖三縣稅糧一萬五百餘石　丁卯晚刻月犯羅堰星　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畧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餉饋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白圭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爲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　三月　開設福建汀州之歸化縣割沙縣清流寧化將樂四縣地隸之　增置工部屬官三員往直隸太平之蕪湖湖廣荊州之沙市浙江杭州城南三處專理抽分　上復御午朝　遣都給事中丘弘爲正使行人韓文爲副使往琉球國封其世子尚圓爲中山王　總督兩廣韓雍等奏近立總府於梧州守禦士卒止三百餘人乞移奉議衛官軍駐

梧州以守城池又梧州舊城三面距江内包高山今
又以客土爲城東南有教場遺址欲別立城與梧州
城聯絡相通詔可　禮部右侍郎邢讓國子祭酒陳鑑
司業張業並除名國子監舊有會饌椒油錢鈔輸納
者多後期師生不得時給出監則委而去之故有餘
積監中相循以爲公用讓前爲祭酒凡造作等類一
切任意爲之不立案稽考迨遷禮部鑑代其任亦循
其舊給事中成實丘弘皆嘗言及至是掌助教事檢
討葉時等訐典簿王允發其事下刑部請逮讓等置
對詔不許讓等各上奏申辯科道據時所奏交章劾

之詔併逮讓等下刑部遣官覈實凡鈔三十三萬六
千五十八貫錢一百四十九萬九千餘文俱無歸著
刑部遂以監守自盜坐讓論斬贖爲民典簿王允亦
以倉糧受賂充軍　湖廣總督項忠奏近詔臣撫諭
流賊不必一兵以擾民臣等議賊在萬山中據險
爲亂彼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而分哨官軍不親蒐
行陣已行保靖土兵分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
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絶
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流民聞之仍懷二心
且下巃雖授首而元兇李胡子等烏伏鼠竄設復再

聚亟調爲難事下兵部白圭言征勦流賊必須宥其
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已得又招撫四十餘萬
則李胡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爲矣宜行項忠等如
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
至爲非從宜區處詔曰可仍勑忠等用心設法撫捕
以靖地方時楊璿巡撫荆襄恐流民爲變累及於已
因爲危言以動朝廷自巡按御史薛承學及淅某守
巡官皆附璿議遂遷發流民各還故土　陞南京翰
林學士王俱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山東布政雷復
爲禮部侍郎翰林脩撰耿裕爲國子司業時侍郎祭

酒司業缺員命吏部舉學行老成者各二人於是尚
書姚夔舉復與廣東布政張瑄可任禮部侍郎養病
侍郎李紹與南京祭酒王俱可任祭酒裕與脩撰鄭
環可任司業且言國子養賢之地風化所關祖宗立
法至嚴擇官尤慎如宋訥以碩德重望爲祭酒劉崧
以致仕吏部尚書署司業自是以後如胡儼陳敬宗
李時勉俱師範可尊近年人不以此官爲重而居是
官者亦不知所以自重以致監規廢弛放肆無忌乞
命禮部申飭監規崇重祭酒司業俾作新風化庶於
賢才治道有賴詔吏舉各二人以畫一時之選既用

復格而驛召紹于江西仍命木在而紹已卒六日
四月　乙卯雨土霾夜木星入太微垣留守端門
養病進士盧璣建言自古帝王皆設左右起居注之
官所以紀人君言動朝廷政事百官賢否我朝法古
開治豈容獨缺此官宜命執政大臣斟酌以立之遴
選以充之置諸左右勅其直書無諱則非徒備我清
朝之史事實可維持上下之良心殆見百官庶職皆
誠以忠而見書以賢而見錄稔惡之人亦將有所畏
而不敢肆矣　上命所司知之　戶部奏近日饑民
行乞於道多疲不能支者以死已令順天府二縣

委官收恤其軍餘匠役各送所司給親收養所親不
能贍給宜收入養濟院賑恤其遠方流移如例給糧
發遣復業死無歸者埋之無令暴露以干和氣詔悉
如議行之　五月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
收茶易馬事深切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
課及綿花等物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
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
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
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
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部京城外置漏澤園

中書舍人呂憲乞就順天府鄉試從之　都察院
等衙門會議江西按察使牟俸奏江西人民健訟往
往虛捏情詞告訐乞將洪武年間榜文及前後議奏
事例出榜於通政司門外張掛以革刁風時御史任
纓亦奏近例以四川路遠軍民赴愬于京者領其通
解給引照回聽理以此告訐者多乞不分遠近一體
施行都御史李賓等議合如所言　上從之　六月
巡按直隸御史梁昉言涿州良鄉等縣密邇京師
其民迫於科差困於饑寒往往隱下稅糧虛賣田地
産業已盡征科猶存是以田野多流亡之民田甲有

代償之擾宜令有司查實歸戶以清賦稅　秋七月
　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
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依山剷鑿令壁立如城
山拗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
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
於川空處脩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今余子俊欲復
鑿山設險為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俵
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況延綏
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伺人稍
稍寧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禦地

工動衆當揆度民力姑緩之　八月　御史梁昉奏
致仕尚書魏驥年九十有八德望素著詔遣勅存問
仍勅有司月給米三石贍其終身以表朝廷優老之
意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以審錄罪囚參
詳罪名蓋欲刑歸有罪、　無辜良法美意具載諸
司職掌至為詳審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冤人犯
駁回再問者多行令謂問者少及巡按巡撫官并在
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
再問致被偏執己見不肯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
成獄囚人應其駁回必加重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

今後乞命在外法司依遵憲司職掌事例行之務審
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
詞稱冤者俱發改調別衙門官員問理不許仍行原
問官鍛鍊成獄如此則刑罰適中人無冤枉而酷暴
者知所警矣奏下三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九月
巡撫四川南京戶部右侍郎黃琛言故翰林學士承
旨宋濂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初召置左右裨益良
多一應制度文章多出濂手開國文臣濂誠第一既
老被累謫死於蜀非其罪也蜀獻王已為葬之華陽
縣東臣惟聖朝凡事臣之有才行勳業沒皆賜以贈

謚在前代者亦為之建祠墓復其子孫此最盛德
事臣敢為濂請上下其章于禮部　陞御史陳選爲
河南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　閏九月　吏部尚書
崔恭起復至京改南京吏部尚書　調設直隸常州
府靖江縣從巡撫都御史滕昭奏請　命工部右侍
郎李顒往浙江祭海神脩江岸是年九月風潮衝決
錢塘江岸洪水沸盈自近江以至山陰會稽蕭山上
虞乍浦瀝海錢清諸處民居田產皆為淹沒守臣以
聞且下工部尚書王復等覆奏永樂年間浙江堤岸
為潮水衝塌嘗遣官齋香祝祭江神及命大臣治水

築堤以除民害乞如永樂事例　上以為然　辛亥
曉刻土星犯天高星　冬十月　敕江西吉安知府
許聰聰以吉安民好訟刼盜方熾且素勤行事特嚴
刑立威以禁制其下死於獄者五十餘人又其為人
矜傲藩臬官多疾之會副使夏寅提學至吉安聰屢
抗拒寅不堪回語按察使牟俸嫉寅奏發其平日凶
惡及侵欺官錢諸事未及勘報適南京大理卿夏時
正巡視江西考察官員入寅等言考聰貪酷黜為民
聰不服守禦千戶蔣慶具以其貪酷事呈稟時正淡
委牟俸等執聰下獄具疏以聞巡按御史俞藎以

寅有隙事當究問亦具奏　上遣刑部員外郎李
廷美會蓋勘問還奏所勘人多病死於獄即有傷於
杖者亦非挾私所致惟侵欺罪實特擬聰監守自盜
律贖罪為民刑部以為宜盡受賍枉法例充軍聰以
被係等搆陷亦具各人飲食不法將人命派言等情
訴辯不已　上以聰人命數多並廷美等有所私時
蓋已代還俱被逮復遣錦衣衛千戶金璋械聰至京
仍命都察院會官廷鞫之乃比故勘律擬斬命即如
所擬處決刑科都給事中白昂等以未經審錄為請
不從且命毋覆奏遂以是日夜四鼓押赴市曹斬之

廷美坐勘聰事不實降湖廣衡州府通判蓋降澧州
判官寅等事俱免勘聰之死誑者謂其兇暴致禍固
宜但係比律不許覆奏又乘夜行刑則以司禮太監
黃高納其所厚吉安人洪僐官賄譖以聰嘗箠辱其
徒至以尾擦其首流血積恨所致人不能無議云俸
得召為太僕卿亦高之力也　調南京刑部左侍郎
王恕為刑部左侍郎奉勅總理河道　戶部尚書楊
鼎工部侍郎喬毅上濬通惠河舊道事宜　上諭以
前元曾引西北諸水行船通行踏勘明白來聞於是
鼎毅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大興通

州地方各河道故迹逐一踏勘及據元史并各開見
樹碑文所載事跡稽考回奏命下所司相度行之
十一月　柯潛以少詹事居憂辭免召命乞終制許
之　以水災免直隸鳳陽府泗州天長盱眙宿州徐
州蕭沛碭山豐諸縣夏稅麥凡萬二千餘石絲五萬
九千二百餘兩　立皇子祐極為皇太子萬貴妃所
生也　彗見軒轅　荊襄南陽等處流賊平先是總
督軍務項忠等已生擒首惡李胡子等而餘孽未除
忠等從率漢達官軍移營竹山諸處分路撫捕時流
民有自洪武以來住成家業多聽撫當差生子及孫

未嘗為惡者兵刃之加無分玉石悉草薙之死者枕
藉山谷其解去湖貫充軍者多死棄尸江滸誑者謂
忠此役寔多濫殺特有作平荊襄碑以紀大臣之功
者或因此亦隳淚碑也昔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為
之泣今忠虐政及民而民亦為之泣其墮淚雖同而
情則異矣　十二月　項忠獻荊襄俘李胡子等一
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丁
丑夜彗星北行其光芒著横掃太微垣郎位星　併
廣東石康縣于合浦縣　巳卯夜彗星光芒長大東
西竟天自十一日北行二十八度餘犯天槍尾掃北

十三公太陽 大學士彭時等言比者彗星見于天田西掃太微北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 皇上憂切于心戒諭羣臣同加脩省臣等備員近輔無以少禆實深愧懼謹采脩德大端安民大要條陳如左 一曰正心術二曰謹命令三曰親接見四曰愼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恤軍民凡此七事伏望皇上鑒除舊布新之象斷自宸衷力行新政以正心爲脩德之本以力行爲脩德之助德脩於上則羣臣咸知效職而善政皆次第舉行矣轉災爲祥莫切於此奏入 上曰

具覽所言事皆切實卿等宜勉力佐理以副朕懷
上以星變避正殿徹樂 禁革官司科罰左都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軍民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至有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昔唐臣陸贄有言建官立國所以養人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今令〻而重罰既非所以養人罰物以爲私又非所以資國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或復科罰宜治其罪使無爲下民之害從之 丙戌立春 昏刻彗星犯天河星

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愼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難言者 上怒斥之
戊子八年春正月戊戌朔 以星變免慶成宴 夜月犯軒轅左角星 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魏驥卒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由乙榜授松江府學訓導諸生多所成就與脩永樂大典陞太常博士宣德初陞考功員外郎歷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正統間進尚書屢請老不許景泰改元得請致仕年已七十七矣家居二

十年不別治生惟以文學自娛至是 上遣行人持勅存問未至已先卒時年九十八遺書戒其子勿以墊事擾鄉里賜謚文靖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比之尤高蓋古今罕有云 癸酉曉刻月犯金星 皇太子祐極卒 禮部奏天下諸司進賀表箋尚有未至者請移文停罷從之 二月 甲申曉刻金星犯辰壘壁陣東第五星 勅吏部右侍郎葉盛詣陝西延綏寧夏會議邊務兵部奉上言虜性桀黠宜勅王越等俟盛至日即調甘涼莊浪蘭縣官軍防守要害必須明年二月大舉搜套

麻收一勞永逸之功請先用軍夫五萬擺堡運糧計
可足半年之費然後選集精兵十萬簡命文武重臣
充總督總兵每兵一萬坐營統領者各一人所須馱
馬糜角糧軍器之類俱宜預備期以十二月啓行
上曰其令盛與越等計議以聞　三月　總督軍務
都御史王越上言延綏罷遣戍卒并以兵部請官來
議右監仍令留駐朔州孤山諸處但今虜退日久邊
境稍寧且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如前罷遣休
息并與所遣官俱暫還京　上曰邊境既稍寧其即
移文諭越令與葉盛還京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

吳寬等二百五十人仍賜吳寬進士第一先是寬屢
試于鄉不利貢入國學絕意仕進不復應舉提學御
史陳選禮聘敦請鄉試遂舉第三至是會試殿試皆
魁天下不負科名是科又得陳壽孫需楊一清後皆
有聞　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
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往年虜寇
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
為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
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
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為嚮導久留河套

故今日賊首孛羅忽加思蘭相繼為患臣等惟延
綏地少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守內
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士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
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
撫官議乃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
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為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
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
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
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
月各一興工脩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

詔脩築邊牆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
民　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尼不行而余子俊脩
築邊牆之說先後相繼費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
邊牆實未嘗有唯剗削設險之法庶幾可行耳邊臣
屢以築牆為請朝廷屢發帑金韓斌相繼至今並無
一人敢言邊牆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
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築牆也哉自非躬
歷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夏四月　京畿自二月至
于是月不雨大風竟日運河水涸　命詹事兼侍講
學士李泰復任泰以伯父司禮太監永昌為父不爲

所生妣終喪士論醜之　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項
者荆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附及非
辜後賊首王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
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
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在附籍者不論
久近一槩逐之又縱兵驅逼者無紀律以致冤聲震
腦塗地比之夷狄侵擾慘酷過之邇者彗出畢
傷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以奸邪小人簡侍親潘惟
便身圖潔貪婪素著一善無聞忠爲所誘伏願陛下
察之衆論斷自聖心正忠等濫殺之罪以釋神人之

怒以紓萬姓之冤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
慮今忠等奉命袪除　若等所言未免出於偏見
不聽　兵部尚書白圭等　項忠所上荆襄功次文册
與總兵李震所報名　前後不同又都御史楊璿先
奏瀘陽南陽等處官兵人等前後擒斬賊首王彪楊
俊王洪等首級几九十餘人今册內所開擒斬王洪
等賊級不開何人功次以致百戶孫廣等有言又生
擒數內張全等三十三人原作謀逆比法司審鞫情
可矜又所報被創軍士十有五人而陣亡者十有八
人使賊果聚以抗官兵則損傷之數豈止於此又豈

有陣亡者反多於被傷之理耶以此推之甚有可疑
者請移文巡按河南陝西湖廣御史審覈前後擒斬
之數可作論功陞賞與否庶恩典不濫詔不須再勘
第如忠震奏册定擬陞賞論者謂兵部議是而朝廷
不從蓋有主之者云　五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
虜賊擁衆河套日急一日已嚴兵相機戰守謹以各
邊聲報上聞　上曰邊事甚急其令趙輔王越刻日
啓行　陝西都指揮董鍇失機巡撫馬文升械之至
京　上曰鍇既臨陣先遁本當處死姑從寬典降三
級令當先殺賊今後失機將領監候奏治不必解京

著爲令　六月　增設慶陽延安二府通判各一員
專理邊儲　項忠上疏辯誣且乞致仕不允忠奏雖
辯訟者謂流民一百五十餘萬遣回何所謫戍并家
屬幾六萬人能生存者幾何槩以古人征伐要在平
定安輯之言難乎免於公論矣　擢掌京衛武學事
國子監丞閻禹錫爲御史提調北直隸學校　秋七
月　丙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中有如牛者五長七
八尺厚三四寸六日方銷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裂
成溝長半里　脩隆善寺畢工命陞工匠張定住等
三十人爲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爲尚寶司少卿工科

都給事中王詔等言陛下紹承鴻業于玆九載頻年
天變於上而星妖示見地變于下而江海泛溢或炎
夏雨降或平地阜出或猛虎食人或雨雹傷稼夷狄
侵邊師久暴露加以水旱相仍瘟疫流行軍民疾苦
日甚一日於此汰冗官去冗食以節國用以救凶荒
猶且緩不及事乃因守成碑完而濫陞官爵如此彼
西番比代捐軀殞命之人將何以酬之方僧寺之初
建也臣等失於論諫固已獲罪於陛下不容於清議矣於
此而又不言如祖宗設官之意何伏望斷自宸衷追
寢前命則名器不濫國體斯正矣不允　八月　鴻

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于家臨終語臣
毋曰我即死朝廷賜塋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
後愼勿以塋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臣特
加優䘏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棄違故敢昧死以請
章下禮部言辭塋固魏驥之誠心賜塋乃朝廷之盛
典惟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爲盡忠者之勸今驥
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
違其志特從之　九月　吏部尚書姚夔言南京及
浙江等處守臣各奏今年七月狂風大雷雨江海湧
溢壞數千里城郭廬舍人畜田禾多致漂溺況前歲
妖異之變水旱蟲荒山東河南湖廣尤甚加之胡虜
猖獗邊鄙千里兵疲於奔命民困於供億萬一姦人
乘機爲亂禍將不測請命廷臣共脩所以安民弭患
急務事下禮部尚書鄒幹會府部大臣議南京承平
日久宜勑守備參贊大臣整飭兵備臨清地控京師
鳳陽接境淮汝浙江福建連山濱海各宜簡大臣巡
撫其地三司郡縣官有不勤政務者悉行究治其濱
海兵民多以魚鹽爲生如有挑䭾負貿食者戒所司
勿禁災傷之地今年糧芻鹽課顏料草束俱令勿徵
邊關士卒率爲主將私役宜悉究其弊議上詔皆允

行　冬十月　順天府丞□裕言本府所屬宛大二
縣多玩法之徒往往詐稱奉各衙門差遣挾勢誆託
又有詐稱內府催辦公務往各處司府州縣需索財
物乞勑都察院懸榜禁約有若是者無問眞僞械送
法司明正其罪庶使人知警懼奏下都察院如議行
之　十一月　癸丑曉刻木星犯鉤鈐　十二月
以旱災免直隷順德眞定等府所屬并河間衛秋糧
九萬七千餘石穀草二百餘萬束綿花五十三萬餘
斤

憲宗實錄卷第三十三

憲章錄卷第三十四

成化九年癸巳至十二年丙申

九年春正月壬辰朔　免湖廣武昌等府糧三十二
萬餘石　二月　吏部尚書姚夔卒夔浙江桐廬人
正統間以春秋舉鄉會試皆第一賜進士擢吏科給
事中景泰天順間歷南京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吏
部尚書至是卒年六十夔豪俊慷慨不拘小節論者
謂其頗肖杜黃裳而未免通餽謝當時蓋已疵之夔
附權於清議而今其子孫產業未免淪落何苦為此
云　以尹旻為吏部尚書　以御史戴珊提督南畿
學校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品藻精明諸生帖服
其最稱許者吳中王鏊也　上命儒臣校訂宋儒朱
熹通鑑綱目命刻梓以傳編脩謝鐸上言曰宋神宗
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於書不能推之於治
因勸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為二君之徒好上
嘉納之　陝西總兵白玉巡撫馬文升以虜寇入境
隄備不嚴兵部奏請究治　上宥之　三月　戶科
給事鄧山奏北直隸山東民饑相食其地密邇京畿
萬一患生不測為費反多　上命各巡撫官即行賑
濟不許遲慢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總理河道刑

部侍郎王恕奏去年自京師直抵揚州南北三千餘
里水旱災傷今歲雨雪少降狂風彌月土乾麥槁民
不聊生迺三月初四日山東地方忽暗黑如夜乞詔
廷臣講究弭災恤患之策并祭告各處山川之神
上曰山東既災重民艱須行實惠今年稅糧盡與蠲
免仍遣禮部左侍郎劉吉往祭告東嶽泰山東鎮沂
山及東海之神以祈雨澤　司禮太監沈繪下獄繪
恃寵矜恣後見疎斥常懷怨望奉御賈祥因教其私
造兵器家僮演習以備不虞有畏祥者遂發其平日
盜內帑金銀器物諸不法事及其弟千戶廣不時披
甲出入皇城莫測其意下法司推問獲實命繪祥斬
廣絞其黨二十一人送司禮監奏請處治　新會縣
民劉銘梁狗同往海康賣穀將還海康民吳祁與其
弟金童挈家避寇附舟至新會止於銘家祁遠出傭
工銘狗見金童妻色美屢欲犯之不從二人乃謀與
金童捕魚夜溺金童斫其腦投江中時江濱民闞道
安聞金童叫呼欲救不果銘歸欲犯莊氏而拒益力
居數日金童屍浮銘門適莊氏出汲識其為夫尸哭
視之所癥死然得銘謀死狀顧力不能報仇乃先投
幼女於水即自投水附夫尸死焉三尸隨潮上下旋

繞笞門其鄰李逢春買棺收瘞銘夜潛發其尸棄之大海吳祁自外歸得弟尸於海濱乃訴于官儒生李啓李蕃及關道安等爭述莊氏節義并士人吊哭詞章上之銘狗吐伏刑部員外郎馮俊特爲具奏 上令有司即誅銘梟首示衆旌表莊氏刑部尚書陸瑜奏李逢春等收瘞三尸誠爲義舉今遣發撫宜命有司即其處窆之立石大書其夫婦姓名以誌庶可垂示永久詔可 五月 以兵部尚書商輅爲戶部尚書禮部左侍郎萬安爲本部尚書 起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翰林侍讀學士錢溥于南京管事六科給事中唐仁等十三道御史羅明等劾奏溥謙擢自先朝累承異寵不顧清議汙壞名節過蒙釋其罪縱遣歸田恩待之已厚而乃營求起用乞俾溥等仍舊致仕庶得始終保全 上批答曰朕念錢溥倪謙往勞特起用之所言不准 六月 直隸河間府蝗廣平順德大名眞定保定并河南懷慶府大雨水 秋七月 勅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哈密既爲土魯番速擅阿力所併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爲土

魯番所脅則我邊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脣亡齒寒之勢勅速擅阿力令亦遣使進貢因賜之勅使悔過自新[illegible]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illegible]之志因舉文等習知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文等往 北直隸提學御史閻禹錫奏近例廩膳生考黜者俱追廩爲民今奉勅俱發充吏請仍追廩之例禮部覆奏從之 吏部尚書尹旻等言本部議奏天下諸司官有缺每五日內申所司巡按御史兩月一次具奏各司府每三月類上本部而諸司乃有不如期奏報者自今乞下巡按御史并諸司令其一一如前所奏 上之違者俱論以法詔從其議 以東直門火以水旱災免應天池州安慶徽州四府所屬上元休寧等縣十九縣去年秋糧九萬四千八百餘石 八月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直等十三道御史梁璉等劾奏倪謙錢溥不當起用仍乞放歸田里以爲貪貪者之戒不聽 少詹事兼學士柯潛卒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歷陞

前職羊神峻整言動謹飭人皆以公輔望之是年居
毋憂值祭酒員缺　上以潛剛方特起用以厲士論
潛疏乞終制謂親喪可短則所以事君者可知上覽
疏許之因父居苦塊患左足風痺而寒熱繼作遂卒
憲廟實錄乃罷守制家居頗爲鄉人所議不知此何
以云　九月　永平知府王璽奏伯夷叔齊廟在永
平境內洪武中有司春秋致祭景泰中始廢今臣已
重建請賜廟額祝文　上特賜額曰清節命詞臣撰
祭文令有司仍春秋致祭　冬十月　總督兩廣都
御史韓雍以疾乞致仕不允　十一月　上諭大學

士彭時編纂宋元綱目時因奏翰林春坊等官劉珝
王獻彭華楊守陳尹直黎淳謝一夔鄭環劉健汪諧
羅璟程敏政陸簡林瀚分爲七館編纂明年丘濬丁
憂起復令同編纂再加一館爲八館云　十二月
命暫停徵爲時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
民間馬宜停徵　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
貧救死不贍喪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是南直隸
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　刑部主事張昺上疏言
臣生長陝西比見邊務日殷水旱繼作謹陳事宜以
備採擇其一曰陝西八府三邊腹裏俱有鎮守總兵
巡撫都御史等官不相統一遇事各爲可否有警不
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濟者一人總制三邊副將以下
悉聽調遣則事體歸一其二曰頃年軍法不行爲將
者縱賊殺掠出入自由後有失機宜從律例科斷其
三曰令官軍對敵罔有克捷蓋由腹裏官軍素係怯
弱惟土兵驍勇而邊將多侵奪其功故多畏避宜立
法召募特加優卹有功不得隱蔽則土兵効勇而鄉
導可得矣其四曰令邊將上下相蒙互爲欺罔遇虜
入寇閉門不出或有失機多歸罪於下邊備懈弛日
甚一日古之爲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而今之爲將者

每以供饋勞人於千里之外宜禁絶之又余子俊議
從綏德鎮城于榆林又築邊墻千二百里值邊境災
荒軍民役死者萬計墻亦旋傾虜竟入套
十年春正月丁亥朔　勅王越專居固原總督諸路
軍馬　北直隸提學閻禹錫奏順天應天兩府鄉試
舊制以御史二人監試宜令預於十日前入院庶詳
察事端以袪積弊其同考試官宜令所司擇文學優
長素行端介者毋狥勢要干請搜檢守號宜用在外
都司官軍毋遣京營之人庶革其傳遞夾帶之弊至
於校文須主考官詳慎將同考官落卷幷二三場通

行檢閱務得積學之士不許懶慢推託且兩京主考係侍從格心之臣若引嫌退避即內不足者隨當提調試錄就刻衆人文字不許主考代作以妨校閱詔從之　二月　免各處巡撫都御史赴京議事　靖安伯和勇卒勇迤北人祖阿魯台初爲瓦剌馬哈木所敗率其部落稱臣內附永樂初封爲和寧王仍居漠北後復背叛宣德九年爲瓦剌脫歡所殺其子阿卜只俺即勇之父窮蹙歸附命爲中軍都督賜之第宅尋卒勇襲指揮使帶俸錦衣衛累軍功歷官左都督成化初陞靖安伯食祿中府至是卒賜祭葬如例

勇雖出夷虜天性廉謹嘗從征兩廣一時文武大臣多縱肆勇獨循理尚儉衆視之有愧焉　三月　命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致仕先是鎮守廣西少監黃沁訐奏雍坐視猺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斷藤峽賊復嘯聚滋蔓流劫鄂縣上免雍罪命致仕雍在兩廣威令素行沁不得恣其欲布政何宜迂而固按察副使張斆貪而暴不爲雍所禮乃與沁攻訐之及差官往覈適委宜斆行勘竟醞釀以成其罪雍督軍嶺南賊勢雖不盡遏絕而功多于罪乃爲內侍奏黜公論不平兩廣人思之不置　吏部左侍郎葉盛卒盛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朝廷多事六科建白多盛與林聰爲倡景泰壬申陞山西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設法創置百廢具興教民耕種多所收穫天順改元擢僉都御史巡撫兩廣成化初巡撫宣府經田益廣以所積餘糧鬻戰馬千八百匹修屯堡七百餘所召入爲禮部侍郎卒年五十五賜謚文莊盛留心世務在官府多所建置但在兩廣不能戢下官軍多藏平人報功又以峒蠻出沒不常禁有司不許擅申盜賊必俟年終彙奏未免姑息觀望識者非之　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

命辨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游擊將軍祝雄緱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敢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琇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遙聞附衆罔上後知事覺擅奏歸非上曰此曹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遁不爲無功總兵參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賞者如例陞賞殺幼男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　兵科給事中郭鏜等奏總兵劉聚都御

史王減馬文升余子俊等怠於敵愾急於貪功既無保障之仁反施屠戮之慘萬姓傷心四夷傳笑郎中張謹劾奏於前給事中韓文疏實於後乞大奮乾剛亟加黜罰以為邊臣妄殺邀功之戒　上曰爾等所言良是但其事已裁處不必再問所司移文戒飭之　以水災免直隸壽泗和三州霍丘等八縣成化九年秋糧三萬七千餘石鳳陽留守左等七衛幷洪塘湖千戶所子粒七千五百餘石　以旱災免湖廣武昌漢陽黃州常德辰州衡州長沙七府成化九年秋糧五十三萬五百餘石武昌衡州常德靖州沅州五

開茶陵黃州長沙銅鼓辰州十一衛子粒二萬九千六百餘石　夏四月　調南京禮部主事林孟和為陝西慶陽府通判時孟和言本部右侍郎倪謙貶法徇情市恩釣譽臣堅以理法執請謙姑為信從而心實啣恨伏望調臣別用或罷歸田里貶竄荒域仍居前職實非臣所願也詔孟和以屬官不知大體毀辱大臣可調邊方　駙馬都尉馬誠乞錄其兄誥為國子監生詔許之後不為例都給事中霍貴等言國學乃首善之地教化之原惟科貢之士及大臣恩蔭子弟得卒業其中馬誥身非科貢又非大臣而馬誠為

乞恩入監祖宗以來未聞弟為駙馬而兄得錄用者也誠之卹恩蠹政誥之貪緣求進俱當論罪詔既准入監姑已之　五月　六月　兵科給事中祝瀾言大誥律令及諸司職掌洪武禮制等書頒布中外俾臣民遵守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書有未備載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請遂因之以為條例乞勅在京文武大臣備查內外新舊條例務歸至當以類相從取旨裁決刊行遵守詔下所司議行　閏六月　秋七月　巡撫延綏余子俊奏乞終養不允　八月　直隸博野縣知縣裴泰奏宋程顥程頤二

大儒其先博野人祖羽為端明殿學士因家于洛陽本縣程委社實其祖居舊有祠堂近為脩葺乞勅禮部定其祭品儀注令所司春秋致祭事下禮部覆奏從之　左庶子黎淳主考順天府鄉試初場得一優卷及觀後場絕不相類疑有弊勾稽墨卷果得謄錄生截卷狀移簾外按其事而取優卷為第一拆封乃馬中錫亦一時名士時學士謝一夔主考應天府鄉試得王鏊為第一試錄五策皆刻鏊場屋中墨卷不易一字一時稱得人明年鏊果會元及第　九月癸丑朔日食免朝　以水災免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所

屬與江等一十四縣幷蘇州衛秋糧子粒共四十三
萬四千六百石馬草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九十餘包
冬十月　左庶子兼翰林侍講徐溥服闋至京詔
陞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　十一月　運太倉銀
三十一萬兩以給邊需　改左都御史項忠為刑部
尚書　有自宮者三百一十四人先已該處皆逃至
京師徼希進用　上命錦衣衛重杖而遣之仍嚴加
禁約　致仕兵部尚書孫原貞卒原貞本名瑀以字
行江西德興人卒年八十七居官以清慎自將多著
勞效令終壽考亦世所難得云　十二月　陞翰林
編脩程敏政為侍講　罷湖廣寶慶等府縣淘金時
內費日侈需金漸乏乃命寶慶等府武陵等縣開原
額金場淘煎以進巡撫等官命所屬十二縣開二十
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有奇而武陵之民傷於蛇
虎死於大水者無筭僅得金三十五兩巡撫等官奏
工多金少徒害生民請有司取贓罰銀易金應用從
之　陞翰林編脩李東陽為侍講　都御史李賓等
奏錦衣衛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舉皆妄誕小民無
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
愚民咸知此等書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

冊犯奏可　兵部尚書白圭卒圭直隸南宮人歷官
中外數從軍旅累有勞效而判襄之功為最然乏清
慎既沒而諸子以分財不均鬩訟聞者嗤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亥朔　吏部奏罷朝覲官布政使
楊文琳按察使王琳等一千八十一員　陞吏書文
淵閣大學士彭時為少保仍兼舊職理事　賜故御
史伍驥都指揮丁泉于福建上杭縣立祠祀之先是
天順六年盜賊竊發丁泉率兵守備戢不敢犯次年
賊勢益熾伍驥初入境聞變單騎冒險親造賊巢諭
以禍福賊聞所諭莫不感泣旬日間來歸者一千七
百餘戶俱給以牛具穀種俾之復業惟賊首李宗政
等負險不服遂與泉率兵深入攻破營寨泉奮身力
戰為賊所害驥總督官軍弔死扶傷激揚義氣與賊
戰十餘合破犁壁等十八寨擒斬八百餘人賊平驥
衛卒染瘴致疾而卒衆皆悲傷痛哭如失父母立祠
祀之至是知縣蕭宏奏乞載諸祀典事下禮部覆奏
賜其祠額曰褒忠命有司春秋祀之驥江西安福人
景泰甲戌進士　二月　詔開河南宜陽等衛銀洞
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乞開
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

賦㕔細微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
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復開煎勘報如
前　上命仍封閉之　國子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
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勑法司
禁約除人命強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
鞭朴違者風憲官録其酷暴以備考劾詔可　命少
詹事徐溥翰林侍讀學士彭華爲會試考官華以從
子入場疏辭遂改命侍講學士丘濬　癸卯曉刻月
犯牛宿大星　兵部左侍郎李震卒震居侍郎兩廣
幾二十年弗遷而寮長有缺多從他曹叙補至是以

瘍發于項而卒時謂其不能無觖望云　命少保吏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戶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商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萬安吏部尚書
尹旻戶部尚書楊鼎兵部尚書項忠刑部尚書董方
工部尚書王復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
王越通政使司工部尚書張文質大理寺卿宋旻翰
林院學士王獻侍讀學士彭華侍講學士尹直爲殿
試讀卷官　三月　上御奉天殿親策舉人王鏊等
二百九十七人親閱所對策賜謝遷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　辛未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時江西
安福人卒年六十諡文憲時端謹嚴密外和內剛立
朝三十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
議論持正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
云　夏四月　析河南汝州地置寶豐縣因始地置
南城縣　勑戶書翰學商輅兼文淵閣大學士吏禮
部侍郎劉珝劉吉俱兼翰林學士內閣辦事　欽天
監五官靈臺郎劉伸奏自洪武以來凡天象有變本
寺官輒自具奏不用本監印信至正統間監正彭得
清等始變舊制且本監官俱故陰陽官子孫係專門
之學所奏天象據舊書以爲占候今掌監事太常少

卿童軒出自科目以天象隱匿不奏又所奏多增損
舊書不以實對　上宥之命所占天象仍會本封進
　五月　以水災免直隷鎮江府秋糧五萬四千八
百餘石鎮江衛屯田子粒五千二百餘石　以水災
免福建漳州府龍溪南靖漳浦長泰四縣秋糧二萬
三百餘石漳州衛屯田子粒一千三百餘石　乙卯
昏刻月犯明堂中星　己未辰時金星晝見于巳
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
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
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虛

比年來兵政日弛　上命究理之　勅禮部朕皇子
年已六歲未有名其與翰林院定議以聞既而擬進
上親定庸名下宗人府書于玉牒皇子即孝宗也母
紀氏生時以萬貴妃所忌失傳于外廷臣不及奉賀
至是已六年矣因乾清宮門災　上欲顯示於衆乃
命司禮監懷恩等同內閣計議學士商輅曰若降勅
於禮部以擬名爲辭則衆不言而自喻矣恩等請於
上遂有是命越數日　上命皇子至文華門召文武
大臣進見又數日上御文華殿召輅及學士萬安劉
珝劉吉至御座前問曰皇子既出將何如處之輅等
對曰　皇上即位十年儲副未立天下人心屬望久
矣當立爲太子　上曰即舉行乎對曰今天氣尚炎
俟秋涼舉行上曰然輅復曰皇子饑飽寒煖之節須
勞聖慮上頷之曰朕知悉矣輅等退賜酒飯於文華
門外命太監懷恩覃昌待之　皇子母紀氏立爲妃
徙居永壽宮　六月　皇妃紀氏薨先是受萬貴妃
觴遂有疾因而不起諡贈爲恭恪莊僖淑妃　乙酉
卯刻日生左右珥重暈背氣皆赤青色鮮明　秋七
月　朶顏等三衛夷人請開馬市不許　八月　命
濬舊通惠河　開設陝西榆林鎮番二衛儒學　壬

寅葬恭恪莊僖淑妃紀氏於西山　九月丁未朔日
食　文武羣臣上表請立　皇太子　選進士楊茂
元等二十人于刑部問刑尚書董方等言本部專理
刑名非得通曉律例者無以稱欽恤之意乞依正統
間例選諸司辦事進士同本部見任官問刑待半年
後主事有缺以可用者敘補詔從其議　禮部上冊
立　皇太子儀注　陞翰林編脩倪岳爲侍讀　冬
十月　國子監生三百六十一人奏臣等皆發身科
貢近有納粟入監者一千五百餘人率多幼稚而撥
歷反在臣先乞從宜處分必在學會爲廩膳者方可
與臣等相兼撥歷於是納粟監生亦奏以爲臣等皆
出自學校有曾經科舉者朝廷以邊儲缺用下輸粟
入監之例初不以長少年齒論也俱下禮部議科貢
乃祖宗舊典納粟實一時權宜況納粟送監其復班
之日多在科貢者入監之先若仍緣舊規以次取撥
是使納粟者得以遂捷取之願而科貢者不能無淹
困之嗟宜勅國子監於此兩途酌其多寡分序撥歷
議上從之　十一月　癸丑冊立　皇太子詔告天
下　十二月　命巡撫延綏余子俊巡撫陝西等處
戊子命復郕王帝號　巳亥上恭仁康定景皇帝

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　辛亥南京地震有聲　二
月乙亥朔日食　南京六科十三道各以南京陰霾
蔽日地震有聲上疏脩省　陞翰林編脩陳音爲侍
講　三月　強盗宋全伏誅全武驤左衛勇士以山
後女直人又稱宋達子與都指揮滕雲相結爲盗往
來京城外刼掠人財強姦婦女多所殺傷官校莫能
捕後雲被獲服罪全削髮如僧將北走虜地爲千戶
李端等所獲命梟首示衆　夏四月　御史薛爲學
等言近者虜酋滿都魯自稱可汗乩加思蘭亦自稱

太師逆謀已著一旦大舉入寇倉卒之間難於制馭
況今災異屢見南京地震陰霾榆林天鳴如砲流星
隕於城中有聲大抵皆兵象也乞勅在廷文武大臣
及科道等詳議兵備若不先時而慮患至而後圖之
不曰將才難得則曰軍士不足不曰器械不備則曰
糧餉不給失機貽患可勝道哉　上命所司詳議以
聞　禮部言南方府州縣歲貢生員考中者例送南
監景泰間因北監充撥數少暫留今宜仍舊例從之
庚寅夜山西太原府地震有聲　五月　設大同
左雲川衛大同右玉林衛天城鎮虜衛陽和高山衛

四儒學　六月　濬通惠河成自都城東大通橋至
張家灣渾河口六十里　陞翰林脩撰劉健爲右諭
德　秋七月　癸卯皇第二子生母曰宸妃邵氏
北城兵馬吏目文會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
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聚衆爲惡正統間民人胡
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石和
尚劉千斤李胡子相繼作亂逆大臣撫治而處置失
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者勢不容
已敢條無後日之患謹條陳處流民三事其一荊襄
之地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

土收籍習業其新附籍領種田土編成里甲量加存
恤欲回原籍者聽其發充軍逃回者就編本處衛所
其二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府州縣正官及軍衛
守禦文武皆得其人則流民自安其三荊襄上流爲
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處所添設府衛州縣
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
則其民自日趨於善矣都察院是其議請移文撫治
都御史原傑斟酌處置從之　庚戌京師西城有黑
物夜出傷人衆蹤跡之不得巡城御史以聞命設法
捕之仍戒人毋得傳疑　命宋儒朱熹十世孫緻襲

翰林五經博士奉祀事　八月　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僧錄司右善世道堅盜賣度牒有發其事者下刑部主事鄒存德鞫實請于尚書董方治之方芘道堅欲緩其事存德奏聞之上言存德率意妄為詔存德道堅俱下獄存德訃奏之實芘道堅　上以存德屬官違例具奏發吏部降調道堅釋放刑科給事中雷澤等上言嘗罪道堅而宥存德不從存德竟降山東寧海州同知　大學士商輅等奏祖宗創為郊祀歲一舉行極為慎重邇者傳聞　皇上又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服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內臣習之欲於道家所言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為此無非欲為母后祝釐為生民祈福但稽之古禮未協昔傅說之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况天者至尊無對事之之禮宜簡不宜煩可敬不可瀆今乃別立玉皇之祠祀并用南郊之禮樂則是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　皇上為天之子其於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致有纖毫不謹伏望將內廷一應齋醮悉宜停止勿致褻瀆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為祥

矣既入　上命拆其祠祭器等件送庫收貯　按商文毅公此奏亦人臣事君之常道耳若我　世宗聞之則從之如轉圜不啻如　憲廟矣柰嘉靖末年之相不惟不言又且自為醮祭以逢迎之始知文毅公不易得矣　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湯宗等奏比者近以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虞朶顏比虜往往由喜峰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今為可慮薊州沿邊關隘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問擬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乞容招集收用且喜峰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法司區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最者巡撫都御史閻本嘗奏允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乞製偏箱車五百輛鹿角榨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車一輛榨一具

其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為方陣止則為方營乞
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為用命內臣并
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聲調用更諭令各邊
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尚書項忠言陝西
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因寇襄伯郭登
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俱已毀廢今賓
復及此但今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以車為不可用
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騎十萬車十五
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
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屢

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為可用唐
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
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
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為備沈括以為車行日不
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
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
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咈其所素習強其所
不能臨期應用違悞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
官督工如式先署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
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

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
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畧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
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
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
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
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高致遠艱險涉
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
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既
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
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

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
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
之即獻納然虜性狡獪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
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蕞爾小夷
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搆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
徐與問罪之師以彰興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
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況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
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
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巡撫等官拘
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

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
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譴飭以戒不虞詔可既
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
許過多復有旨每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九月　撫
治荊襄右副都御史原傑奏地方事宜初河南巡撫
張瑄請於荊襄南陽添官總理於信陽添設守備都
指揮於光州添設守禦千戶所兵部以為不可行詔
令傑會官審處至是傑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
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等處山勢綿亘河流四
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等處近皆被災流民載道
盜入霍丘劫掠聚藏執縛縣官民庶騷擾誠宜思患
預防今兵部既云光州不可置所則汝寧所屬信陽
等一十三州縣宜令二司巡守官各選議察兵牌人
等令備器械馬匹選委所屬州縣佐貳首領官一人
督之不得累以他役致妨緝捕又信陽州地方軍民
雜處奸盜尤眾宜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等官俾
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
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宜遷
置縣南馬頭山使便於巡邏詔如議行之　雲南巡
撫王恕奏帶男王承祿隨侍從之　陞應天府府丞

白昂為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妖人李子龍等伏誅
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兒為狼
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
術士江朝推其命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
書行至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
月生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聞其
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
有術士黑山者批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
謂與江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
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壽符
印數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
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
皆為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
朱廣素與鮑石鄭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
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宋亮等往還日久情稔
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鮑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
設饌具以待每入內府石忠等稱為上師北面拜得
權不為禮勢日張大既而為錦衣衛官校孫賢等所
發覺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
命交都察院鞫實得權及楊道仙黑山朱廣鮑石皆

伏誅餘黨皆發充軍已而刑科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醖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令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　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衛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袁彬孫賢等各陞一級　命增孔子籩豆佾舞之數國子祭酒周洪謨言臣比言孔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尚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否不足為孔子重輕請仍舊為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

元封為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懸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懸者天子之樂也樂既用天子之宮懸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宋承五代衰敝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為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徧於天下而被以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乞敕廷臣討議增籩豆為十二佾數為八則佾舞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　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

数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詔撫綏流民戶部以河南巡撫張瑄等言河南各府流民蟻聚宜設法撫卹請行河南山西山東及北直隸各巡撫官俾曉諭各屬府州縣官凡有流民入境審其原籍省令復業沿途給以口糧并移文原籍官司復其事產之被人侵占者給以牛具種子免其賦役三年若無家不願歸者暫為安插令所司招回撥與閑地如例賑卹仍諭有司之加意與否而黜陟之制可　冬十月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朱英奏廣西猺獞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鎮守等官會

議將撫治勸誘之方揭榜曉諭有願去逆效順者即定為編戶復其徭賦三年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浦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孫寶率衆四十來詣軍門告稱本山乃古蒙州之立山縣請復立為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歸順臣因行三司勘處分守柳慶等處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縣猺獞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等縣猺獞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獞陸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其編戶具籍復奏而處之事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等能下

順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
賜勅奬之　辛巳京師地震薊州等處亦震有聲
析廣東海陽縣地置饒平縣　禮部奏是歲度僧道
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名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綸自
陳衰老乞致仕許之　十一月　鑄給寄衛印給都
督寧慎以其舊印爲土魯所刼也　陞撫治荆襄等
處左副都御史原傑爲右都御史馳𩖃書賜之　續
資治通鑑綱目成　上爲之製序　十二月　太監
懷恩傳旨南京禮部左侍郎倪謙陞本部尚書翰林
侍讀學士錢溥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國子祭酒周洪

謨陞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開設湖廣鄖陽府即
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蓋荆襄流民自永樂
宣德以來言者每以爲憂至是都御史原傑徧歷諸
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
附籍爲良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
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
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
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
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商州而析
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
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
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
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
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
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曩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
置立州縣俾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
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
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已
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
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

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
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遂帖然安堵論者皆頌原傑
之功云　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
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爲中路開
原遼陽爲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有警急彼
此應援切見遼陽迤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
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
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
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
搗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

[illegible]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竪大木爲柱總繫其纜

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

至誤事從之　命掌國子監事禮部右侍郎周洪謨

兼部事陞司業耿裕爲祭酒

憲章錄卷第三十四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成化十三年丁酉
至十四年戊戌

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　刑部議覆馬文升言武職多不恤軍士侵尅月糧蓋以事發止於帶俸差操立功贖罪故視以爲常不知警戒乞勅法司查照舊例若係指揮指揮僉事軍士糧料布疋者依律議罪立功滿日俱降一級帶俸差操不許管軍管事宜行遵守禁約指揮千百戶等官及通行天下從之　增孔子籩豆樂舞之數遣兵書兼翰學商輅告文廟翰學王獻告闕里　分遣給事中御史查盤邊糧　二月

減寧王奠培樂安王奠壘祿米初樂安王奏寧王條酷貪淫不軌等事命太監羅祥駙馬石璟刑部侍郎杜銘錦衣指揮趙璟往勘多實至是仍命皇親文武大臣議擬各罪　上曰寧王所爲不法本當削爵降爲庶人但念宗支姑從寬典革去祿米一半樂安王所奏重情不實有無倫理革祿米三之一仍下勅切責及書報各王知之　福建建寧衛指揮楊曅故少保榮之曾孫與其父泰戕害人命爲讐家所奏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衛百戶高崇往勘未報曅潛至京營解主於錦衣衛百戶韋瑛家瑛紿曅盡得其

所投帑解情由傾取其貲執送西廠太監汪直勾取獄詞連及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姊夫禮部主事董序令瑛夜入仕偉家搜檢財物拷掠及其妻屬京城驚怖侍講陳音與仕偉鄰居乃登墉呵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瑛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瑛亦爲之稍戢韋瑛本一市井無賴因投內官韋姓者爲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汪直先爲昭德宮內使年幼得寵陞御馬太監去歲九月因黑眚之異俟得權之誅命出外詗察物議初出佈衣小帽時乘驢往來京城內外人不

之知至是詗得是事執以取信於上且謗及諸大臣上益委任之遂權寵赫奕時吏部尚書尹旻好結中官爲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欲倚以濟事皆密遣人預通情欵云　甲午浙江山陰縣地忽湧泉如血高尺餘　閏二月　壬子夜月犯進賢星　三月　錦衣衛旗校捕寧晉縣人王鳳等謂與瞽者康文秀於臨清縣人于源家謀逆并受妖書偽職以綠事知縣薛方致仕通判曹鼎與鳳同縣預其謀發隸卒圍其家搜檢無驗榜掠誣伏方鼎先後令子壻擊登聞鼓稱冤鼎故學士鼐之弟事下法司時西廠緝

事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藉者多爲鷹書誘愚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究死相屬無敢言者至是都察院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　上曰自後但遇究抑者必推情審辨不許戕害無辜　夏四月　禮部言自去春以來各處災異迭見或因山川鬼神有所不寧以致之其嶽鎮海瀆并鎮山之神俱宜遣官致祭從之　勅商輅兼謹身殿大學士加萬安太子少保陞吏部左侍郎劉珝禮部左侍郎劉吉俱本部尚書仍兼學士　命都察院右都御史原傑改南京兵部尚書吏部以南道御史任英等建言會推南京

兵部正官乃擬侍郎滕昭翁世資名上皆不從特命傑時傑方撫治荊襄命事竣回任都御史王越忌其來密通內閣學士劉珝沮之珝違衆議力主其事遂有是命　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汪直執而繫之廠訊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　汪直令韋瑛執太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同使安南還京聽選有搆其事于汪直者執繫西廠獄　建寧衛指揮楊泰子曅爲汪直所誣下獄死　上命太監錢

僕百戶韋瑛籍畢家產并捕泰及其同居男女百餘
人至京獄具泰坐斬監候其餘擬罪有差財產沒官
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以延祭祀泰弟仕
偉調台州府通判婿董序調河間府通判從弟中書
舍人仕敏調惠州衛經歷原勘官王應奎高崇下獄
崇瘦死應奎充軍後泰以審錄宥爲民　五月　發
御史黃本爲民本往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韋瑛承
汪直風旨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送錦衣衛究問
竟以罪坐之　汪直令韋瑛執掌太醫院左通政方
賢下西廠獄　丙子罷西廠緝事者時汪直行事官

校勢横道路以目朝臣皆不安商輅萬安劉珝劉吉
上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人心洶洶
各懷疑畏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陛下委聽斷於
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於羣小羣小之中如韋
瑛者自言親承密旨得專與奪同惡相濟如王英者
肆無忌憚傷害良善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
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逯
杲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伏願收回伺察之人誅
逐奸邪之輩不然此風日長國之安危未可知矣
上怒令司禮監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謂輅等

曰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爾等遽如此說是誰先主
意輅對曰汪直違祖宗法壞朝廷事輅等同心一意
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聖意疑此奏未必
四人同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汪直挾勢害人人人
要害豈獨爲先珝曰珝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
已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忽汪直爲害
遠近不安何忍坐視吉曰汪直之罪縱使吉等不言
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黜譴罰皆所不避於是恩
降辭色徐曰朝廷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執論如
此當具實回話倘　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變

者天殛之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三公肯爲朝廷任
事如此輅復何憂已而懷恩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
汪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
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懷恩曰先生不知吾輩
數人者已藉其二黃賜陳祖生皆攔在東華門外不
容進見矣汪直誘福建人與楊曄通　上疑此奏出
二人所使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奏草會諸部院大
臣共上之奏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而
責之退還本監調韋瑛於邊衛差操散諸旗校錦衣
衛因奏直所遣旗校在外者二十人日久未還僉

察院移文令各該巡按御史隨處曉諭不得留滯人
心快之但上意猶未釋然　初項忠具奏草令武選
郎中姚璧持赴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
兵部爲首璧曰公六卿之長當以吏部爲首旻怒曰
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芳瑛曰本
兵部所寫旻但以次居首耳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過
劉珝劉吉於中朝越曰汪直行事俱公道如黃賜專
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輅二公在任久是非多
故有所忌憚二公入閣幾日況直又扶持何爲亦論
列乎珝曰不然吾等言事爲朝廷非爲身謀也設使
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爲天下後
世謂此爲何等時邪越無以應　初西厰所執人既
多皆無案籍可證至是厰革其人各散去有太醫院
判蔣宗武者囚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　兩江清軍
御史丘山奏廣東如高雷廉瓊肇五府地僻民稀而
廣西荒落殘破尤甚有司如例清軍解遠衛補伍率
多逃入賊中况今兩廣寇賊出沒缺軍調用乞將兩
廣清出軍丁發附近衛所差操仍行原衛停勾爲便
兵部覆奏從之　太監懷恩傳旨錦衣衛副千戶吳
綬令於鎮撫司同林鑾問刑綬貌陋心險頗通文移

詞翰時西厰雖革　上有時密召汪直察外間動靜
且令訪能文事者爲之輔有一軍卒報直云錦衣千
戶吳綬能寫本通行移直遂召至批答封進稱旨遂
有是命　兵部尚書項忠乞歸養疾許之　六月
南京兵部尚書原傑卒傑山西陽成人正統己丑進
士授御史巡按江西有聲歷左副都御史處置荆襄
流民任滿擢右都御史掌院王越沮之改南京兵部
尚書時傑已因勞成疾竟卒於南陽之驛舍年六十
一傑樂聞讜言誠心待物故所至成功而區畫流民
一事尤爲倬偉使國家意外無窮之變一旦潛銷默
定其功蓋不可掩云　革兵部尚書項忠爲民忠初
具奏草革西厰令郎中姚璧請各衙門堂上官署名
汪直嚮之至是直囑東厰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
與指揮黃賓事謂賓求于兄太監黃賜囑忠并武選
郎中姚璧得由京衛陞江西都司事下都察院給事
中郭鏜御史馮貫等交論忠違法詞連其子錦衣衛
千戶綬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會問于廷忠抗辯不
服然衆知出直意無敢違者獄成忠革爲民其餘降
罰有差　陞王恕爲右都御史仍巡撫雲南恕上奏
鎮守雲南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秩苦蓋黃鶚

哥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輅奏蒙准
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會誠恐近日別有勑旨轉
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布按三司將爲
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爲其所惑臣不得
不明言之能在雲南逝年差官盧安等前去外夷孟
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
投井身死臣聞漢時鼠巢于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爲
不祥鸚哥本綠羽而今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于
此故違詔旨遠取徼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
少息人心稍安若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望痛却錢

能此貢仍通行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　御史戴縉言近年以來災變荐臻伏蒙
皇上諭兩京人臣同加脩省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
何不肖亦未聞羣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惟太監汪
直緝捕楊曅吳榮等之姦高崇王應奎等之貪奏釋
馮徽等冤抑之因禁秉河害人之弊是皆允合公論
足以服人而警衆柰其部下官校韋瑛等張皇行事
大臣奏蒙俞允即將西廠革罷伏望推誠任人及時
脩政乞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　上憫其
言命所司議行之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縉九年考

滿不遷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乃假災異建言頌直
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直然後上之於是直復
開西廠訓察益苛人不堪命勢焰熏灼天下聞而畏
之其禍端實肇於縉又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
意盖自當訪楊曅投商輅李賓黨方求緩其罪　上
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所喜云
　調兵部武選司郎中姚璧爲廣西思明府同知璧
故尚書夔之子夔素與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
注邊郡恐致物議乃擬徽州近地知內批必不從果
得旨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遂有是命璧居廣西數

年以病歸卒于家　大學士商輅奏乞休致詔陞少
保賜給驛歸　雲南巡撫王恕疏奏近該臣等題爲
外夷就回中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
朱鑑前來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戶汪
清齎捧駕帖與鍾蕃等臣竊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
門則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
關防皆所以禁詐偽也今齎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
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況錢能等交通外國攪擾
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木邦
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罪彼與

下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重輕於其間哉上下所司究之　大同巡撫李敏等奏報大同三路計脩邊墻壕塹墩臺共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命南京工部脩理南京國子監文廟兩廡廚庫共八十六間從祭酒王㑶奏請也　秋七月　刑部尚書董方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自陳衰老乞休致許之　兵部主事陸容六年考滿御史張蕙掌河南道因私忿考容有兩京從仕公不勝私之語容不能平亦奏蕙心術陰險倫理有虧下吏部容竟從考稱　詔翰林院會內閣自覈其官屬時考覈諸司官屬俱聽吏部都察院會覈獨翰林以文學侍從爲職故聽其長自覈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致仕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徐溥以母喪去任　陞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林聰爲刑部尚書耿裕爲吏部右侍郎邢簡爲戶部右侍郎張鵬爲兵部右侍郎程宗爲右副都御史　陞陝西左參政秦紘爲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三關兼巡撫山西　以旱災免福建成化十二年等米十五萬九千九百餘石　是月陝西鞏昌平京府諸州縣隕霜傷稼　八月　左都御史王越自陳職專院事兼提督各營操練軍馬恐顧此失彼乞免督操一事詔不允時既用余子俊爲兵部尚書越忽忽不得志故有此奏　命杭州府祭唐臣褚遂良遂良仁和縣人前代舊有祠未入祀典至是儒士周璟以爲言下禮部覈實行令有司每歲春秋致祭　詔留巡鹽御史雍泰撫恤兩淮竈丁　陞翰林學士丘濬爲國子祭酒　九月　改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參贊軍務　南京科道官交論倪謙錢溥皆老耄不職久爲清議所鄙乞罷斥之不允　冬十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自陝西至京管部事　復立哈密衛於苦峪谷時苦峪旁近赤斤罕東二衛屢相仇殺都督僉事王璽等於苦峪谷築城復立哈密衛令罕愼等居之且賜以布帛米糧分給土田及牛具穀種　陞御史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欲得都御史及是命下悻悻不樂　十一月　嚴文武官乘轎之禁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于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奏吳綬所撰也是時王越尹旻及戴縉吳綬皆爲直心腹而與士劉珝爲越所訴亦與直通數人者凡有謀議直徑達於上

惘見旅行人皆畏懼雖司禮監亦謹避之　浙江杭州大雷雨虹見巡按浙江御史伍鍾言按月令八月雷始收聲十月雷乃發聲今十一月初旬一陽始生正閉藏之時而乃雷電交作虹蜺出見皆爲非時乞加修省事下禮部覆奏近年杭湖等府旱澇相仍今又值此災變不可不預爲整備宜移文巡按及都布按三司等官痛加修省仲究抑捕強横撫恤軍民操練士馬從之　山西太原府石州民桑冲伏誅初大同府山陰縣有男子習女工爲婦人裝以誘淫良家女婦有不從者用魘魅淫之冲盡得其術從而效之者七人冲歷四十餘州縣淫女婦莫有疑其僞者至晉州有男子欲強淫之始知其僞告官械至京都察院具獄以聞上以其情犯醜惡有傷風化命凌遲干市且令捜捕七人者誅之　十二月　詹事府少詹事黎淳奏科場出題作文定式謂洪武年間已常頒降近年所刊程文純粹者少駁雜者多乞移文所司將考試官究治申明科場舊例頒降學校永爲遵守上曰科舉重事各處出題刊文等事何爲違式差謬該部會同翰林院學士等官覆奏考試等官務取學行老成之士不許徇私濫舉出題校文并刊録文字必須合式依經按傳文理純正不許監臨等官干預

御史胡璘奏近年以來天下儒學教官率多歲貢監生其言語文章不足以爲人師範乞今後會試多取副榜舉人選用庶教官得人而人材可成事下禮部覆奏師儒之職賢材攸係宜如璘言　命左都御史王越兼兵部尚書加俸一級越自陳紅鹽池獲勝之功爲故尚書白圭抑沮録功反在諸將之後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言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　上准擬陞授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　吏部以朝覲奏老疾罷軟

貪酷及素行不謹官二千十六員詔老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者爲民唯福建右布政鍾清浙江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清愼正直中外所聞爲權奸忌陷俱列不謹君子惜之釪忠愍公球之仲子也學行爲尤著云　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陳選陞本司按察使　二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命萬安劉珝劉吉提調各官講讀王獻黎淳謝一夔汪諧鄭環羅璟更番侍班彭華江朝宗劉健程敏政周經陸釴張昇張順更番講讀　勑改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萬安爲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戶部尚

吏部尚書兼翰林院禮部尚書劉吉各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三月 皇太子行冠禮 禮部言皇太子冠禮已成每月朔望日文武百官于奉天殿朝參後合赴文華殿行禮 上命以四月朔日為始 以南京右都御史王恕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勅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等往遼東招安建州三衛夷人 以大學士萬安劉珝劉吉吏書尹旻兵書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王復兵書兼左都王越掌通政司事工書張文質大理卿宋旻充殿試讀卷官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鄒儲等三百五十人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曾彥年六十餘執政以其對策簡約遂置第一 是科得林俊劉忠彥 免浙江府縣收買花木 安南國王黎灝奏占城頭目波籠阿麻先與臣國通好成化十一年得琉球國海船漂風之衆遂率以侵掠爲臣國邊兵所敗今陪臣黎弘毓回自天朝恭奉勅諭責臣占奪占城地方改爲州邑此臣不能不瀝血陳辭而訴其無此也夫占城提封全非沃壤家稀蓄積野絕桑麻山無金寶海乏魚鹽止有象牙犀角烏木沉香而臣國所產寔多不足爲貴得其貨不足以富得其勢不足以強而守之甚艱臣何所利而占

奪占城改爲州邑也今朝廷又諭臣復其土宇天得殯其宗祀誠恐天使急遽之際紳訪難詳而占城避亂之人與臣國爲仇言不足信伏望特遣朝使中書郊圻與滅繼絕使占城上下輯寧臣國邊陲休息以稱中國以懷遠人此臣之大願也謹遣陪臣阮達濟以聞上下其章于所司 南京翰林脩撰致仕羅倫卒 ○夏四月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言州縣守令親民之職不宜以監生序補恐任非其人適爲民害乞諭吏部取發身科目者選授之下吏部覆奏以爲先年大學士李賢請選監生有學識者授知州知縣等官至今行之歲貢有才識可用者固難以科目拘自今大選比舊嚴試之其千府同知知州知縣有缺仍視李賢所奏爲便詔可 設貴州程番府儒學 ○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陳鉞奏藥材產于鳳凰山靉陽等處距遼東四百五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戴縉爲右僉都御史管院事 翰林儒臣編輯御製詩集成凡四卷五百八十九首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

條特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
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
於是尹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
略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判
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
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緘討汪
直所奏出吳綬所撰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
然汪直之必有偏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令
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
具奏處置　六月　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　命太

監汪直領通事百戶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初王英
諜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
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囑直往而佐之行其意請建
州毛憐安朵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己功且沮詹昇
之進後英竟得陞千戶而文升之禍肇于此矣　貴
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
湖貴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
勢欲准其奏　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爲患
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況貴
州山箐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勑巡撫都御
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　浙江按察使楊瑄卒瑄江西豐城人初舉
進士爲御史極論石亨曹吉祥被譖下獄減死謫戍
二凶敗復御史歷陞浙使力振憲度視天下事無不
可爲者年纔五十四竟卒于官人皆惜之　江西人
楊福嘗爲崇府內使僕役踰入京既而逃還過南京
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
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稟歷常蘇由杭州抵紹
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
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繞建寧延平

皆操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
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勅旨三司而下迎
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鎮守太監盧勝等
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
此云　八月　巡按直隸御史范珠奏江北大水爲
災漂沒田廬倒塌城郭春秋傳曰大水者陰逆與怨
氣并所致也伏望親賢遠奸信賞必罰仍勅翰林院
博稽往事敷陳致災之由欽天監占候天象推詳災
咎之應科道直言無隱吏部用人無私法司鞫囚無
枉戶工二部一切逋欠之物不急之務宜停徵罷役

及將被災之處今年夏秋稅糧爲除豁以甦民困從
入　上曰所言皆已行之事所司其知之　戊戌早
朝東班官君聞有甲兵聲者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
爭齎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　上命御史
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執蘇松巡撫都御史
牟俸翰林學士江朝宗下錦衣獄事連浙江僉事吳
瑞等多人差官校逮問初太監汪直欲往遼東詗察
事情不果遼東巡撫陳鉞聞之懼遣人賂直相厚者
斬爲之解既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一帶諷其居
人候直過輩伏道左右保鉞行事公當時直左右已

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
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大喜相合鉞固
譖馬文升及俸俸巡撫山東時鉞爲布政有隙及巡
撫南直隸適江直南京公幹多造言於直者直歸未
發也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囑直發之下獄
鉞子瀚前以奏捷陞錦衣衛冠帶小旗至是鉞言瀚
嘗爲生員不能操練乞入國學自效因引李秉子華
項忠子綬俱以奏捷陞所鎮撫之例事下兵部尚書
余子俊請免瀚旗役而令冠帶入監從之　陞錦衣
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　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以
戴珊爲陝西提學副使珊躬教諸生窮鄉下邑無不
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一如在南畿時云　冬十月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鍉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
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
妾子俱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
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
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恂
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
中隱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

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
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
斬周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鍉追降爲庶
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命御史婁謙提督
南畿學校　勅吏書萬安爲太子太保仍兼謹身殿
大學士兵書王越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兵書
余子俊刑書林聰工書張文質爲太子少保俱仍晉
事　巡按江西御史沃頻奏吉安知府黃景隆淹禁
凌虐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
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

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輸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凌遲罪械繫至京下法司議之　十一月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三十五

憲章錄卷第三十六

成化十五年己亥
至十八年壬寅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　勅加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保汪直爲之請也　改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起致仕戶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巡撫大同都御史李敏奏今天下學校俱有樂以侑祭文廟而大同之樂獨缺乞照例頒降或容臣製造令本學生肄演奏用廣邊方之遠預觀禮樂之美甲胄之士得習文物之儀　上曰大同雖邊方諸生誦法孔子

與內郡無異其亟令所司製造樂器侑祭文廟俾本學生習用之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夤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況又以奔競而起臣等切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二月　以去歲湖廣荆襄德安府衛所屬水災免夏秋稅二十二萬三千石　三月吉安知府黃景隆死于獄初知府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坐罪下獄死屍腐流蛆滿地猶不及收或以爲有陰報云　致

仕南京禮部尚書倪謙卒謙應天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歷侍學士主考順天鄉試舉子有援拾誣陷事者付行事校尉發之謫戍開平遇恩例放免尋上疏自陳復職閒住既乃復入史館歷禮部侍郎御史陳選抗疏極言之罷謙致仕後七年復起爲南禮部進尚書以疾致仕至是卒謚文僖謙在翰林與錢溥相頡好比匪人景泰中選內官聰慧者數人俾謙教之後俱柄用謙躓而復起者此數人力也子岳後爲尚書有名克蓋前愆云　夏四月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韓雍卒年五十七雍直隸長洲人自幼英

邁不羣爲御史時年甫二十一出按江西刁豪歛跡其所規畫多合事宜督戰兩廣民夷畏服雖費用過侈而兩廣之民不怨以費財之害輕于喪生也既而爲廣西鎮守太監黃沁所劾致仕雍志於功名至是鬱鬱不樂家居僅四年遂卒廣人立祠祀之　五月太監汪直執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錦衣衛獄

乙丑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　初牟俸與江朝宗下獄幾半年吳璠等始逮至會鞫理刑指揮吳綬承汪直意備極拷掠訊之皆不實俸獨誣伏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刑部擬俸受財枉法者

律謫戍湖廣鎮遠衛朝宗以嘗有事譴俸調廣東市舶司提舉璠等皆無罪釋之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寔有力焉已不爲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　謫兵部侍郎馬文升戍邊文升奉勅往遼東撫諭夷人汪直亦往按事陳鉞譖文升於直直還朝會余子俊有劾陳鉞疏鉞疑文升所爲遂囑奏文升專擅行事撫按無方致啓邊釁初建州海西夷非一種文升招撫之多順服間有未服而犯邊者故直以此陷之吳綬承直意附會成獄刑部不敢違比依指

揮千百戶致所部軍人反叛者律遂命謫戍四川重慶衛　內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按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贓證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敢辨明冀以巽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右僉都御史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滽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是王越言御史王濬屠滽侶鍾楊守隨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

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特加工
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
保傅惟時與易州山厰不與竟賄緣得之祺起吏胥
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
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
堡蠻賊報捷　上命馳勑獎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
是役也蠻夷寇賊初起任雲南參政姚湘家屬吳經
姦欲大舉興兵滅之　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
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
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調錦

衣衛掌鎮撫司事指揮吳綬于南京錦衣衛以指揮
趙璟兼掌司事綬初附汪直得用事後知不容於公
議凡文臣下獄非其罪者不加鍛辱遂忤直意爲所
斥六　六月　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
張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泉寧人天順間因盜馬
事露奔建州張驢兒等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
虜擾邊至是各冒虜酋剛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
襯知所識拘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
兵部尚書余子俊言八當哈等雖姦人然既冒虜名
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

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
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　上乃有
是命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贓穢狼藉巡
按御史張銳牒按察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
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紿銳
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
夜半斬關而出爲千戶所執銳不察復奏其事命官
校往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銳等挾讐害之
再命刑部郎中顧福錦衣千戶謝瑛押雄往竟其獄
併逮銳齊鞫治福等擬雄監守自盜齊增減官文書

銳奏事不實俱坐罪有差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
事情非輕重不倫福等亦被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
雄發充軍齊革職爲民銳調梧州府推官福調永州
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七月　南直隸巡
撫王恕以災異自陳休致詔不允　王恕上奏臣自
去年奉命巡撫之後節據撫屬申奉各部勘合派買
各項物料未免取辦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
之類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
可缺者糧餉軍需不可缺者也花栽段疋可減省者
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今當軍民凋弊之際凡百冗

費俱宜撙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停止俾軍民息肩寔爲社稷之福又兩京一應收受錢糧內外官員請勅戒諭各公乃心惻念民艱毋刁蹬留難毋巧取財物毋多收斛面務愛惜民力培養元氣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實參奏拿問則東南困苦庶其少甦矣
上命查理禁約　命太監汪直行邊　朶顏福餘泰寧　備虜酋各奏報迤北滿都魯自加思蘭已死且請復使入貢并求開市兵部言三衛意在邀功希恩宜令遼東守臣即在邊犒賞仍諭以朝廷恩義俾堅歸附之心詔從之　八月　九月　致仕右副都御史夏塤卒塤浙江天台人剛介廉潔不屈意于人自爲御史以至布按兩司推鞫得情所至無冤抑然性少高亢故多齟齬不得盡行其志子鏜亦舉進士
丙子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　冬十月　命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希直意奏建州女直伏當加聲言來寇遼東請命謀勇大臣假以賞罰之權擣其不備擣其巢穴時鉞附直勢而司禮內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遂主鉞奏而有是命直弄兵之禍實始於此云　戶部尚書楊鼎再乞致仕詔允所請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名應用先是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實自鼎始　命徐廷綏定邊營于中山坡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李敏亦言開疆展土乃壯國之圖退地棄城豈守邊之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水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况今實未嘗棄乎詔可　命陳鉞參贊東征軍務初建州之役其謀實起自鉞而王越亦有垂涎之意余子俊以越開邊啓釁惡之既而　上命汪直朱永將兵而不及越越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職大臣者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蓋自薦于是子俊言前命出于聖斷不可復移今鉞自以風憲大臣不受節制故爲沮撓宜勅其協濟共謀毋分彼此而鉞以直故且以討沮王越竟得參贊之命時稱鉞越相競云　閏十月　初汪直朱永

之討建州也佘子俊等建議諸夷不犯邊者勿令驚
疑至是直等以其所擬不勠損威乃遣使招誘建州
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置之死且言建州三衛
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勅汪直等便
宜行事至是直等械郎禿等至遂令都察院錦衣衛
禁錮之　命毀刊行會定見行律條初直隸巡撫王
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
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
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
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
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
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
有誤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
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
以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
司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
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
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
一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言天下布按二司進表官
皆方面重臣乞令各陳所見以通天下之志詔瑞言

八

行紛擾命錦衣衛杖之　十二月　御史許進言國
家以科目取士慎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
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
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
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　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
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舉或爾部中詳看體訪得出奏
來必重治之　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
命選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
終不可罷　錄平建州功加太監汪直食米歲三十
六石岸朗十二石陞陳鉞爲右都御史官旗陞者一
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十人　命禮部尚書鄒
榦工部尚書王復致仕有司給月米人夫視楊鼎例
陞右都御史陳鉞爲戶部尚書　兵部右侍郎李
敏奏臣往年爲浙江按察使守制還河南襄城縣嘗
市地于縣南紫雲山之麓凡三十畝有奇建屋若干
楹積書數千卷日與學者講讀其中其地之所入亦
足以供教學者之用願籍之于官以爲社學因請勅
額併令有司歲時脩葺從之賜額爲紫雲書院
十六年春正月壬午朔　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

九

子庚

辭任京管部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越提督軍務保國公朱永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率京兵萬人赴延綏禦虜其參將等官即令直等推舉以聞并諭其從征什物得報啓行時鎮守延綏太監張遐奏傳聞虜賊擁衆渡河潛圖入寇及巡按陝西御史徐用亦以虜等處虜賊入境乞下廷臣議戰守機宜奏下兵部尚書余子俊採知汪直等意不欲遠拒奏請會官廷議且言往時各邊有警朝廷命將出師多因整治什物遷延以致緩不及事今宜議定早爲措置　上是之遂會官議上合行機務并請命監督提督總兵等官故有是命　兵科給事中孫博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僚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徇不公逝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廠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廝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及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

西廠事怒甚呼博詣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二月詔天下學校孔子廟庭所在凡過門者皆下馬　三月　監督軍務太監汪直提督軍務都御史王越至威寧海子襲破虜營奏捷　勑吏戶二部臣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米四十八石越封威寧伯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兼都察院左都御史今寧以靖虜功勑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　按王越逢迎汪直獵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謂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夏四月　錄威寧海子殺虜功賜王越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本身免二死子孫世襲仍追封三代子姪家人同功陞賞者甚衆　五月　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辨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勑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脩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

史不准　六月　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韋朗總兵官緱謙前巡撫陳鉞等啓釁冒功失機匿罪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莫此爲甚鉞爲御史强珍所劾不過停俸贓罪情重法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者之戒御史許進等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黄潛善賈似道其罪尤甚　上曰爾等所言皆是朗等不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旣而汪直自遼東還械珍奏其事乃奏珍行事乖方妄奏被虜人畜名數過多請治其罪命錦衣千戶蕭聚往數珍奏不實即械至京鞫之　秋七月　翰林侍講彭教卒教江西吉水人甲申進士第一授翰林脩撰進侍講卒年四十二教性刻厲尚氣不肯下人儕輩多忤因鬱鬱成疾遂不起　八月　陞國子祭酒丘濬爲禮部右侍郎仍掌監事　謫强珍戍遼東先是珍劾韋朗緱謙陳鉞失機罪汪直奏珍欺罔命錦衣千戶蕭聚械珍至京直先執珍於御馬監拷掠然後奏聞謫之　九月　辛丑四川威州地震有聲　夜四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　冬十月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强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中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險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十一月　以旱災免直隸順德所屬九縣秋糧一萬八百石有奇草一十九萬餘束　十二月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爲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爲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爲定例諸司正官旣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制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幷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爲徇情欺罔之戒　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廣東左布政彭韶奏乞停罷市舶太監韋眷所請造辦進貢均徭餘戶因言國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

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需無創作營造之費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上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　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靡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皆好馳騁矣初民用節約今閭閻皆競奢華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使及今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為繼況又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　遣戶部員外郎官廉等勘教東宮莊田時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因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冤之訴于朝乃遣廉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寄遣人要廉曰田如歸我諱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為也至其地徧集居人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畝率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廉曰我戶部也有言吾獨當諸公何憂既命下皆從所擬

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　禮部言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合用同考試官今詩易卷多乞每經各增一員

上曰科舉取士務在得人增同考試官庶得詳於校閱從之　余子俊以母喪去任　二月　免山西大原等三府澤潞等五州并太原左等十二衛去年夏稅十萬三千四百石秋糧子粒四十萬一千九百石草八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束以水旱霜雹等災故也　調國子監丞祝灝為雲南廣西府經歷灝上言宜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為木主

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灝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以周洪謨為禮部尚書徐溥為左侍郎　改戶部尚書陳鉞于兵部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賜進士王華等二百九十八人　太監懷恩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戴縉為右都御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況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冤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堤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命大臣迎

接職方郎中陸容言獅子之爲獸在郊廟不可以爲
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馭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禮
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宜命官迎接　上乃遣内臣
迎之　鎮守湖廣都督僉事王信上言湖廣蠻夷實
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
選精銳常加隄防其患自息湖湘田地高下不齊農
家無所蓄積歛穫未竟徵歛一空求免饑寒不可得
今乞選方面守令大加存恤公以格物廉以律己端
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飭勵衆職信本寬河
衛千戶以功累遷至都督持廉秉公雖蠻夷亦信服

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殺信諭以大義尋自解靖
州及武岡蠻又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
煩兵而下召諸酋犒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
曰累歲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
願爲屬役尚敢反耶信沉毅簡重敝袍糲食閒居輒
展玩經史歷鎮大邦不營私產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嘗曰儉足以乂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
總兵權者皆爲子弟奏官信絕不爲只令讀書自力
雖公卿士人亦鮮見其儔云　夏四月　南京十三
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

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凄雨有類秋冬
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
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
祭酒王俱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
中胡紘等亦以爲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
寺卿李璐章下吏部覆奏俱留治事　五月　山西
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
遂爲虜所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
境故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
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

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煙瘴地方充軍有能
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
從之　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平胡
將軍印充總兵官率兵三千赴宣府調度擊賊　六
月　左僉都御史李綱卒綱山東長清人天順丁丑
進士授御史陞太僕少卿嘗遏薊州盜奪其筴問其
隸曰乃李少卿邪是無錢者擲筴而去歷陞僉都御
史卒于官　直隸宿州民張珍妻王氏脇下右側裂
生一男子　築遼東鳳凰山等處城堡　秋七月
汾川王貢鍅奏求書籍　上以勸善書爲善陰隲孝

順事實政之　八月　真定縣學教諭
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曆法益
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
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
曆元以步算又以陰陽虧盈之理求之以驗今
所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巳丑子
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十宿七度至
年丁巳十一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
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
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

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
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
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
同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
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決洪謨等因奏正已
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祖
述前代術家評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
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已膠泥所聞輕率妄
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已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
衣衛其執治之　按周洪謨嘗纂五經四書疑辨錄
以獻而朝廷謂其紛更已從寬假茲命正已上言曆
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乃必請法司治罪
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順天
府府尹杜謙奏請較定權量以給民用從之　九月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
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代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
復陷沒今又輒興兵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
百偽勅車里宣慰司役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
自安南稱其國欲犯雲南以其毋諫而止都御史王
恕亦稱安南遣人偽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

人王姓者亡命爲偽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
未必非此人之謀占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
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備　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
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中懷桀驁迹其所爲蓋
有不可拚者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宜
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亡命之禁彼若有犯當
發兵問之　誅強賊劉通等六人於市通直隸鎮海
衛人成化十五年犯罪亡命因聚衆奪民船往來江
湖中販鹽爲盜剽刼殺人南京僉都御史白昂奉命
巡江遣人誘致之通等亦饑困遂與其黨束身自歸

於京收其兵器一千六十件械通等二十一人送京師法司議通當凌遲處死餘悉當斬詔通等聚衆刼殺拒敵官軍本當依律但力窮投首俱減等通斬首惡五人皆絞餘擬罪有差　冬十月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皐縣人與孫明復石守道同時講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如瑗者獨在所遺乞下禮官考瑗功行或陞從祀或与建祠事下禮部知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侔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越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貪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毎爲市令參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十一月　貴州程番府知府鄧廷瓚奏本府新立學校土人子弟在學者乞歲貢一人　上曰朕以蠻夷率化既建

學既徙比之內地但科舉之業未可猝成宜歲貢生員一人俾觀光上國相勸於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　太監汪直威寧伯王越督兵宣府乞班師兵部尚書陳鉞謂宜如所請會宣府巡撫秦紘奏虜數出沒　上以邊務方殷不許　開設廣西田州府儒學　十二月　命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仍與汪直提督各路軍馬防禦虜寇

十八年春正月庚午朔　命南京糶常平倉粮時歲饑米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糶以濟民俟秋成平糴還倉　二月　三月　勑蘇松淮揚等處各巡撫都御史賑濟饑民　復罷西廠時汪直在大同科道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內閣雖萬安亦謂宜罷劉珝不從萬安乃上疏謂官民人等衆口一辭皆言大西廠爲便　上乃罷西廠中外欣然珝有慚色　右軍都督馬儀奏兵書陳鉞巡撫遼東時參將周俊法弄權尅取官銀營求陞職御史強珍劾其機隱匿侍郎馬文升發其激變夷情鉞輒報與誣陷二人謫戍御史王崇之不從其濫報功次誣陷降官其子濶冒授錦衣千戶恃勢爲非其勘問令鉞致仕儀閑住濶調永平衛帶

夏四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眞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　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饌俾知中國禮儀永遵王化　賜晉王書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永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本支祿米四百石并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妄援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即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令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遺王其防範之　五月　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薇乞爲國子監生　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敘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蔭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授　六月　以秦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侵軍害民紘悉擒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欺凌親王　上怒逮紘下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具言紘貧狀上親閱所籍家貲嗟歎良久立釋之且賜鈔以旌其廉

秋七月　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褘

八月　兵部請自後京軍遇警調發惟神鎗砲銃等物徵車兩丁夫傳送若官軍行李兵仗宜二人共給一馬負之庶軍行不至稽緩民力不至煩費　上是之　司設監太監杜福友傳旨着國子監生湯槃軍舍孫智前往常州府取要截江網古書一部盧岐會院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二幅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　閏八月　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已用營事後謀營屯　上曰國家倣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壞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廩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啓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軍官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卒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爲稱首後與汪直輔遼東守臣獄蓋多偏狥君子有異議云　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閩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改聰爲太子司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尊

顯諛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莊脫鉏貴成黜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滇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變事鮮不謟附者　調威寧伯王越鎮守延綏都督同知許寧鎮守大同時汪直與王越俱留鎮大同爲安等恐直爲越所誘以求復用乃上議調越延綏以寧易之　九月　庚戌金星晝見於申　遣少監孫端齎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奇澗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即拘慶成并奇澗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啓不奏之過數奇澗以前項罪惡降奇澗爲庶人　以巡撫山西左副都御史何喬新爲刑部左侍郎

冬十月　詹事彭華爲其鄉人所訐詔宥其罪停俸半年　十一月　賜顏氏廟戶初顏氏裔孫博士鈜以乏人灑掃援孟氏例奏請　上曰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十二月　御製文華大訓成　陞吏部尚書萬安爲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戶部尚書劉珝爲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劉吉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詹事彭華少詹事王獻侍講學士楊守陳侍讀倪岳各陞秩有差　杖監察御史于璧劉規於朝時一男子行東闕門號呼璧等執以聞詔送錦衣衛以御史但當糾奏令守衛官軍拘執御史何爲輕率自執姑宥其杖而釋之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御史吳昂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部令止終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且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陝西巡撫阮勤之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成化十九年癸卯至二十年甲辰

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　定給湖廣太嶽太和山香
蠟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
二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
夏稅折收給之　二月　以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
建右參政　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祠舊
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隄田獲
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以驥
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三月　陞都察院右都御
史戴縉爲南京工部尚書　南京禮部左侍郎致仕
章綸卒贈禮部尚書謚恭毅綸浙江樂清人少好學
至老讀書不廢忠節炳然爲世所傳誦云　夏四月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
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
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圮乞脩治幷賜
祭　上曰朕考祭法凡法施于民以勞定國者則祀
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
淹經畧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
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

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
二祭墓以二丁守視亮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
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五月　鎮守大同太
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逸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
欲糾率部落大舉復讐恐衆寡不敵乞將直舊所統
達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
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
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
直所請姑勿許宜勅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
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
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
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
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役詔可　六月　調汪
直於南京御馬監巡撫大同都御史郭鏜奏直與總
兵許寧共事以來寧恐直之見陵直忌寧之相軋互
生嫌隙不相和協平居如此猝遇大敵豈不僨事
上降勅切責調直南京初直之出使有司迎候不及
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
醉飽直心悅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
直困卧公館孤燈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

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
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
爲世戒云　秋七月　前兵部尚書余子俊服闋召
爲戶部尚書　命御史司馬垔提督南畿學校　八
月　應天府尹魯崇志卒崇志浙江天台人故僉都
御史琇之子平生少嗜好於人不苟合安分自守不
附勢以干進云　汪直有罪罷倒王越威寧伯追奪
誥券編管安陸州兵書陳鉞工書戴縉錦衣衛都指
揮吳綬俱革職爲民工侍張順致仕初越縉等諂附
汪直內外交結朋比爲姦勢傾中外翰林都御史科

道布按等官江朝宗牟俸王崇之趙良張善吉方賓
沃頖馬文升強珍張鋭王齊等皆罹其害至是公論
快之越濬縣人鉞獻縣人縉南海人順江都人山西
軍籍皆進士出身可爲科目愧云　命太監懷恩戶
部尚書余子俊閱視團營官軍不許私役隱占　調
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
有進貢之儀里胥乘之求索爲方民不勝其擾韶上
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
上爲恭不知凋傷國本爲害反大市舶內臣韋眷請
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造辦進貢之需韶上

疏減其半太監梁方弟錦衣千戶在鄉私採禽鳥等
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疏言狀忤旨遂調貴
州廣州父老皆涕泣如去父母云　九月　授吏部
聽選舉人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獻章廣東新會人巡
撫廣東都御史朱永等薦其學行可以追配古人乞
以禮徵聘吏部請獻章乃聽選舉人非隱士比遂移
文取至京欲考試授職獻章奏言臣以舊疾未平未
能就試母年七十有九乞放歸侍養　上特授以翰
林檢討聽歸一時推尊之目爲道學尹直謂獻章初
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方方言于上乃得受職

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楊維
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
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
然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都察院副都御史李裕
等奏太監汪直偏信兵部尚書陳鉞錦衣指揮吳綬
之言報復私讐擯斥良善誣都御史牟俸謫死且累
翰林學士江朝宗遠調巡視侍郎馬文升巡按御史
王崇之強珍俱奏鉞遼東冒功致忤直意謫戍調官
給事中趙良張善吉工部主事方賓御史沃頖張鋭
陳護毅按察司副使王齊皆以忤直官校被緩文致

世頭或除名或遞謫今直等罪露前事已明乞復各
官原職召還　上以事已處分裕等煩擾各停俸半
年　冬十月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王時除名隨
居安陸時前威寧伯越次子也　太監李榮傳陞僧
錄司繼曉為左善世惠昇右善世　十一月　太監
王敬千戶王臣等以購書採藥為名乘傳南行所至
縱恣橫索貨財搜取奇玩官民並受其害凡江南書
畫玩器之奇絕者檢括殆盡至蘇州府令生員抄錄
所謂子平遺集者衆以妨廢學業辭敬即令有司追
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趙汴等鬨然擾罵數其擾害

百姓諸罪敬還京奏訴下巡按御史提問撻杖贖罪
奏繳從之　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祈等告岷
府選用乳婦為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
止於本府所隸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東
垣王見濵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卧起
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
奏至　上謂見濵狎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
勅切責令戴民巾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　江南
巡撫王恕疏奏太監王敬其畧曰近見內官監太監
王敬猗來駕帖止開前往蘇常採取藥餌收買書籍

別無行拘大戶索要銀兩緣由豈期王敬動以朝廷
為名需索銀兩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王敬
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梅冰梅蘇松常三府已
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徽州廣
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松江
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與寧國
等府追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去江
北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得銀幾
十萬兩至蘇常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
千餘兩其在江浙二布政司并南京沿途索要官民

金銀不知又有幾千萬數千戶王臣專弄左道邪術
而王敬聽伊撥置舳艫相銜滿載而歸虧損國體大
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正法典
詔差官校械三人下錦衣獄王敬段英充淨軍王臣
伏誅中外雖稱快以為敬等猶幸免云　時常州知府
孫仁為王敬誣奏被逮恕亦奏釋之　吏科都給事
中王瑞等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
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
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

布按二司則撩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
帖上之詢訪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
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眞賢否失實其
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
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
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　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
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
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
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　按王瑞
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部院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
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覗內閣
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
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二月
贈故禮科給事中林榮爲都給事中行人黃乾亨爲
司副各録其子一人爲國子生榮充正使乾亨充副
使往滿剌加國封王航海遇風溺死兩廣巡撫朱英
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廕子其官軍人等同行溺死
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陞脩撰謝遷爲
右諭德　吏科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
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

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
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
得以貪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英廟復辟
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黜罷　皇上臨御之
日察天順初冒功者衆一切革除史冊書爲盛事天
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絶弊端御
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
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
文職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末流之弊不可勝言
伏望命內閣大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
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
自今仍有奏擾希求進用者必罪之

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己丑朔星變地震勅諭羣臣同加脩
省指陳時政利弊　陞廣東右布政使陳選爲左布
政使陝西提學副使戴珊爲浙江按察使　械司禮
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
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
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絶云　王瑞等奏
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
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

為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匪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曾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所過貪殘用賄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官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俱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異才自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密开　卑上下見而勇於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以紓生民之幸也疏入　上　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周祺卒祺江西南昌人少為縣學吏以善書　命擢鴻臚序班陞吏部主事天順初贊南城舉事陞郎中曹欽作亂以援大學士李賢於難薦陞太常卿成化壬辰陞禮部左侍郎丁毋憂起復為言官所論改工部丙申陞尚書督易州廠柴炭尋加太子少保至是卒賜葬祭祺起自胥吏居六卿之列且加宮保之任人駭物論一時大臣不能執正科道亦噤不一言人心殊為不平但祺為人謙約故得保全云　錦衣衛軍餘貴鐸擊登聞鼓訴太監尚銘因索金珠寶石不得誣其子宗源以殺人罪用刑訊鞫備極慘毒索受賂金一百兩銀三千兩及

他奇寶事下都察院以銘已被罪去宜令鐸與其黨對辨詔宗源已免死發遣銘贓已入官連坐者置勿問鐸業巫視家素貧與內府人匠凌安徐茂郭市青紅石鋪為奇巧首飾器用託內侍親幸者以進互相倚有得利百千倍歲費內帑金鉅萬諸人暴富居舍服用窮極奢僭京師人多效慕之　二月　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兼督糧儲　陞大理右少卿侶鍾為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關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顒為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儲瓘等賜進士三百人內蔡清邵寶儲瓘王雲鳳俱有聞于世　處士胡居仁卒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自幼穎異有大志嚴毅清苦涵養體驗慨然以斯道自任所著居業錄敬齋集　甲辰江西新建豐城高安三縣大風雨雷雹壞民舍宇民多壓死　余子俊奏比奉勅整飭邊備至大同宣府與內外守臣會議邊隘所急保障為先頃臣巡撫延綏嘗議削山築墻建墩挑塹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其法行於宣大或可捐小費而成大功竭一勞而享永逸條具事宜以聞　夏四月　陞河南南陽知府雍

泰四川成都知府毛松齡爲山西副使陝西慶陽府
同知李甚鄜州知州周寧爲山西僉事時余子俊奏
大同宣府二處倉場隔遠政務繁劇乞各增設官二
員督理糧草禁革姦弊因舉泰等可任用故有是命
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
山海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永平二府　命江西貴
溪縣重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　五月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王恕仍改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大同總兵官都督許寧巡
撫右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內官蔡新下獄　上以去
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
狀錦衣衛即遣一人執鏜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
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
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鏜降
四川射洪縣知縣　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
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仍逓回有司治罪雖以孟子馮
婦章上則之爲句亦人所傳云　山東黃縣民李安
逃居京師大興縣陳留村村民田政等四人各有子
年十歲皆倩安閹以求進其欲自求進者安輒爲閹
之事覺刑部論安等皆當置之法因據近例自閹者

本身處死全家充軍以具獄上請詔李安違例爲人
淨身情實殘忍重杖一百發遼東鐵嶺衛充軍田政
等四人減死發遵化廠炒鐵三年其子俱發本縣嚴
督戶長收管　六月　右春坊贊善陳濟卒濟字伯
載常州武進人少穎悟與弟洽同游鄉先生謝應芳
之門既長貫穿經史百家永樂間以布衣召脩大典
書成擢贊善居輔導之職十有五年僑居一室僅蔽
風雨常曰文如菽粟布帛貴有益於世不爾雖工奚
益所著有綱目集覽證誤　南京兵部侍郎萬翼以
父安爲大學士乞改北部許之　秋七月　兵部奏
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
俱從永平之喜峰口無自開原入　況今大同宣府
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
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從之　八月　余子
俊奏自古出師多用戰車今奉命督軍邊境大同宣
府地多平曠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用
車五百餘兩每兩用步軍十人駕馭行則縱以爲陣
止則橫以爲營兩車之間空闕處以鹿角柞補之乞
勅工部量運生熟銅鐵至大同造車一千宣府五百
以備戰守　上從其議命速爲之子俊爲此車費用

不貲而延重窒礙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廢云　吏部尚書尹旻選觀政進士儲瓘為
吏部主事瓘以父老懇求便養改南京吏部尋陞郎
中考察南宮執政親戚不職者咸去之　授直隷蕪
湖縣老人張禮為繁昌縣荻港巡檢禮先後捕獲鹽
徒孫盜二百餘應得九品散官操江都御史白昂奏
請實授官以示激勸從之　九月乙酉朔日食　巡
撫都御史葉淇奏山西連年災傷乞給太倉銀數萬
兩以備賑濟詔發京庫銀三萬兩遣官齎付淇糴糧
應用俟豐年徐議還官　冬十月　刑部員外郎林

俊上言太監梁方招權黷貨貢獻淫巧引用妖僧繼
曉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傾竭府庫貽毒生靈請誅
二人以謝天下命下俊錦衣衛獄杖三十降雲南姚
州判官時欲建寺西市逼買民居數十家工役甚鉅
二人勢方熾無敢言者俊上此章君子壯之　後府
經歷張黻上疏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軍民愁苦
萬狀凡有世道之憂者惟恐陛下不得盡聞人臣不
敢盡言耳今林俊上言而反得罪則遠近相傳以言
為諱豈朝廷之福哉乞察俊忠直恕其僭越使士氣
益張讜論無隱詔責黻回護并逮于獄令杖三十調

雲南師宗州知州　陞翰林脩撰吳寬為右諭德
十一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其畧曰邇聞刑
部員外郎林俊陳言過直冒干天威後府經歷張黻
為林俊陳情亦蒙拿問臣當以二臣為戒而復敢進
言者是為國家天下慮耳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
幾十百區茲又欲營建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榖
[illegible]數十萬兩人皆知此事之非而不言獨林俊言之
人皆知林俊之是而不言獨張黻言之今悉寘之於
法人皆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陛下何由知之
乞復林俊等以慰天下停建寺以理兵荒厭宗社可

鞏固天命可永保矣疏入留中先是太監懷恩諷兵
書余子俊救俊子俊謝不敢至是恩見恕上疏每歎
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　繼曉乞歸養母併乞空名
度牒五百道許之詔許毋終仍出供職繼曉自知以
邪術進罪將不容於公論故偽陳被恩以來每有納
忠陳善之益希免後禍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
書尹旻為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書辦
凡加大臣保傅旨賜勅授之旻獨出傳奉又與杜昌
同受命前此未有也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瑛
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

萬令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撰妖言以誣巫人劉德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鞏瑛罪當死朕已從輕謫調而怨忿不悛宜處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爲惡自敗其黨多寘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南京戶部主事張倫陳餽運事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路無礙請量摘淮安瓜洲充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

萬石運至澠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關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倫陝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本勑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 頃度天下僧道六萬人時山西陝西饑諭江浙等處願爲僧道者輸粟賑濟給以度牒 大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

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及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兗州等處導引汶泗沂河諸泉以濟濟寧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 河流淺澁稽遲運請勑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詣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冕員外李溥往董其事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爲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爲兵科給事中謫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恥之 命有司

歲祭巡撫廣東故僉都御史楊信民先是信民爲廣東叅議以詿誤去既而黃蕭養作亂起陞都御史巡撫其地招徠安集多所全活及卒廣人思其德相率請于朝爲之立祠然歲時未有祭也至是聽選官盧從愿等爲之請 上特命廣東布政司歲於其忌日祭之

憲宗實錄卷第三十七

憲宗實錄卷第三十八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 命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止徵本色已徵者糶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今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雲南姚州判官林俊南刑部員外郎師宗州知州張黻爲南左府經歷梁方等以星變謫俊黻禍由已作恐言者及之遽乞內降復其官 初江西人李孜省嘗爲吏以贓敗巡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夤緣入禁中以符水得幸授太常寺丞守隨還朝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正尋加禮部侍郎兼通政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賜圖書封進 工部主事張吉上疏斥僧繼曉李孜省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中書舍人丁璣上言上 進士敖毓上言四事皆爲李孜省僧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 戶部主事周軫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各上疏皆言星變者因閹豎干政妖僧蠱惑援比稔壬寬逐忠良所致疏入皆不報 時言者漸及當關 上怒因書言者六十人姓名于屏吏部皆不敢推陞 吏書尹旻余子俊禮書周洪謨兵書張鵬刑書張蓥工書劉昭石都朱英掌通政事尚書張文質大理卿田景暘等以星變各條陳政事 吏科都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憸邪或投獻奇巧如梁方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蓥田景暘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爲或清論不愜皆所以虧聖德損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答曰梁方韋興陳喜姑已之殷謙等令各脩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爲民 浙江道御史汪奎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方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江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方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

藝方術之輩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
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昇顧俊太監顧
恒之姪也有何勳勞而俱陞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
之職李孜省繼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
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
司悉究以杜冗濫　勅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罪僧道
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以星變赦天下
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通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
以裁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
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

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俱下本部覆
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請將
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
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
等官應否去留伏乞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
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二月
　復命戶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往宣府大同等處
總督軍務倉場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
[illegible]補　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邊歲兵荒
軍民困極今東作方興恐言者仍以脩邊為事未免

勤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
等以為差官脩邊已有成命請自聖裁詔令余子俊
至彼酌量處之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陳言有
曰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近者林
俊張黻蒙召復職繼曉亦被遣歸此固以彰天地之
量日月之明矣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先林俊張黻
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豈無後繼曉而肆術者宜勅
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降調閑住者悉令復
職仍許直言無隱及勅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嚴加
禁治如有奸宄巧技邪術之徒不許潛住京師敢有

藏匿者并罪鄰佑如此則崇正黜邪災變可弭而協
氣交應矣詔所司知之　都督同知陳逵卒逵應天
六合人初蔭授忠義左衛指揮同知景泰初賂結中
貴屢進都督同知天順初于謙遭極刑是時羣兇氣
焰可畏乃獨收謙屍斂葬君子取其一事云　三月
　泰安州地再震泰山動搖　禮部議覆南京吏部
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處納銀米監生分
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
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
年乃後監從之　夏四月　置密雲後衛指揮使司

儒學　溫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
民所産女子慮日後昏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
傷生壞俗莫此為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
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
然宜悉撫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
乃以昏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
有司之責自後民間昏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
所産女子如仍前溺死者着隣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　兵部尚書張鵬致仕　五月　順天府晉
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參見不加禮遇訐

奏其平日諸過以為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庠擅
停夫役有妨漕河皆當究治事下刑部奏遣官勘問
覆奏　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
除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
置不問　改大理寺卿彭韶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順
天等府　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陳選具奏災傷未
報使宜發粟賑之　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
徭餘戶六十人涿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宜悉停
免　上諭戶部從之　番人馬力麻貿貨海上詭稱
蘇門答剌國貢使韋眷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偽

逐之　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
東言將往滿剌加市獲猊入貢所過徵擾陳選上言
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疑蓋不
惟防玩好之漸定以杜窺伺之萌也廼者珍禽奇獸
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風動豈真有貢獻之誠惟
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為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
知若輩憑藉因緣為利搬引殊方營圖攘竊即如獲
猊本非滿國所産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
譏海外是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為大德之累也疏下
禮部覆奏從之　改總督宣大余子俊為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始還京　六月　戶部尚書楊鼎卒鼎字
宗器陝西咸寧人正統己未會試第一廷試進士及
第授翰林編脩歷陞戶部尚書延綏用兵議欲預徵
[illegible]鼎[illegible]言黃河漢唐漕運故道三門而上小河可達
[illegible]缺者尚在請身督之竟沮于議不果居數年乞致
仕至是卒謚莊敏鼎初試禮部不第聞南監學規整
肅獨請就之竟為祭酒陳敬宗所知在翰林迥然自
異及遷戶部亦執法不羣唯不寢開鑛一節有可祗
云　秋七月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
延綏曾脩邊墻事宜建議聞奏蒙賜允行適歲歉而

正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武守臣隨
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
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
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
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
以告成工視昔延綏脩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
逸之功也　上然之卽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
俊欲以築墩責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科道計
功等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蓋不
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諠然不平蓋有自云　八

月己卯朔日食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
處欲大發兵夫脩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
百石防護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
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
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
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運卽補作宣府來年脩
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支以候來年會計子
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其銀以糴糧料
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韓王偕灊奏
羣牧所千戶朱致曾祖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仝一

百二歲俱正千戶致仕誠世之上瑞國之休徵乞賜
褒嘉以敦養老之禮以表氣化之盛　上曰耆壽之
人禮所宜厚矧在一門尤不易得有司宜勞以羊酒
進仝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十石絹二疋　九月　大
學士劉珝致仕珝鄙薄萬安安閣積恨百計中傷一
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學士萬安劉吉赴西角門
劉珝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
也啓視之謂劉珝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
越銀謀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珝必壞大事等語安等
佯驚曰此卽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

冀太監扶持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旦發出則無及
矣安等曰必不得已令珝自陳休致昌曰　上意正
如此翌日珝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陰爲
中傷而外若從厚奸險固若此云　冬十月　南京
刑侍陳儼子杲乞恩爲國子監生不許再勅所司今
後大臣子孫乞恩入監須審其父祖歷任久而政聲
著者方許奏聞　十一月　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
爲湖廣按察使魯以父歷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
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
奉勅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廣西左

有政卒 奏據番禺縣呈鞫犯人黃肆招
係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交結太監韋眷私通
番貨恃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等搜沒番貨
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宋旻勘報
文旻眷不敢詰問姑緩之 十二月 勑改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劉吉爲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 詹事彭華爲
吏部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 京城外有軍民
葉玘靳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剌椀
假以爲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
者聞于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逋去 上使玘等送刑部

鞫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曰律載發塚罪死況
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
何當即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以旱災免常州
府所屬武進等五縣秋糧十七萬二千一百餘石草
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包

憲宗實錄卷之三十八

憲宗實錄卷第三十九上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 兵部覆議淮揚巡撫劉
璋所奏淮揚滁和四處產馬小窮許令納價廬鳳幷
徐州水草便利之地宜仍令納馬從之 二月 戶
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
取民無度用財無節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
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
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脩邊
防而則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

於事雖僥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
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
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脩城堡疏開河湟虛
張聲績邀獲時譽遂蒙拔自踈遠置諸六卿增其職
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
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
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
在人心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
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
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

覆後疏並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二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戶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巳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

按嘗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鎭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壅積終

難就緒向使其擠鎭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許州知州邵寶躬課農桑教養兼舉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爲備荒計作興學校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讀書爲文之則正顏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立范忠宣公祠於襄城裴晉公祠於郾城毀龍骨杖妖巫而許之風化蔚然改觀又之遷秩士民遮道號呼咸稱不忍父師之去立祠祀

之　三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眞咨禮部官生蔡賓等五人在南京國子監肄業已經五年乞放回本國省親禮部覆請　上曰昔陽城在太學諸生三年不歸省者斥之其即放歸以遂其定省之私　夏四月封金玉二闕眞君爲上帝遣少傅大學士萬安赴靈濟宮祭之　太常寺奏靈濟宮金玉二闕眞君祭祀舊例供用素羞近加封爲上帝宜用牲醴　上曰今後遇朕誕辰用太牢致祭其餘如舊　五月　以馬文升爲兵部尚書文升等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消長參差卒然有警難以

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奏報之法不須造冊具名第以章奏具書兵幾何內騎幾何步幾何任戰者幾何常操者幾何冬操夏屯者幾何有故者幾何歲再報者以夏冬之季至部一報者以冬季至部有後期及數目不明者奏請處治其三年造冊畫圖仍舊　上曰可　翰林侍讀尹龍除名并革其父旻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時東廠官校發龍諸陰事下錦衣獄既而吏科給事中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持授知州指揮吳昂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

受賕欺公同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珍等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
經歷張璲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又著貪汚
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剔天
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之銓
衡事既敗露復何面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剛大彰
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
錦衣衛執尹龍張璲王範于午門前拷訊明白革旻
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逮廣東左布
政使陳選至南昌卒時太監韋眷因選具奏勘問未

結知中官屈疾選乃誣擁選黨比高瑤 上怒遣刑
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illegible]愛鞫之行同愛
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褧令誣執公褧不
從行等阿眷執褧拷掠褧曰死即死耳安敢以私憾
誣公 我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公矯制發
粟意在侵欺褒獎屬吏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
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號泣
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褧乃
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致上疑於其君
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投疎於其母是豈成王

之不明參毋之不覩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
也陛下廊御區宇明並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怙冒之
中尚稱屈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
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于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
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
移文嘉奬以激貪懦固監司之體也柰何宋旻徐同
愛怙勢保姦首鼠兩覯以致韋眷橫行智臆穢衊清
節熒惑聖明勘官李行承意順指鍛鍊成獄竟無左
驗臣本小吏以詿誤觸法爲選罷黜寔臣自取非選
有加於臣也眷乃奚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

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
非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
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獄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
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曲蔽屬官意
圖報謝是毀夫妄爲旻姬訴夷齊爲盜跖也本年洊
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
哺而撫按藩臬君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
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振志
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
虐憤懣成疾臨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

潛進養子寄以選死報眷以快其慾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於斯司寇之職要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爲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搆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瘝屈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爲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illegible]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有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默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益篤行之儒爲己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六月　六科十三道劾奏工部尚書劉昭心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貪緣陞官尹旻父子既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置之於法　上曰劉昭不能謹慎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　秋七月　調太常少卿劉淳爲柳州知府東廠緝其奔競于尹旻父子也　致仕大學士商輅卒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進士鄉會殿試俱第一卒年七十三諡文毅輅簡重寬厚錢溥嘗爲秃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再起衆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illegible]帝持之無異乎時君子

評其有大臣之量云　降翰林侍講學士焦芳爲湖廣桂陽州同知先是芳與尹龍爲同官甚密會兵部郎中鄒襲坐罪龍囑軍官奏保復職芳爲草奏事爲東廠緝知以聞下錦衣獄降調外任　八月　陞吏部左侍郎耿裕爲本部尚書　九月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饑尚書王恕參贊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帶太子少保亦令致仕蓋恕屢有諫疏祈旨留中不下故及之　調司經局洗馬羅璟爲南京禮部員外郎以璟與侍講尹龍有舊故責及之然亦由其鄉人欲謀侍東宮講讀而璟適至囑李孜省爲之也　陝西武功縣民王璉等因歲饑荒行旅就其家憩息者輒殺而食之雖婦人亦執刀相助前後死者甚多巡撫官奏發其事命皆依律處決仍梟首示衆是時民饑無聊如璉等者比比不能悉奏也　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陛下每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章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

以怨為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寬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　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與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為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孜省為之也　刑部左侍郎何喬新等以播州宣慰使楊愛為其兄宣撫楊友所奏奉命往勘因奏播州古夜郎牂牁之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原端據之歷五代宋元至今子孫承襲雖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為夷俗今友因家財不均奏其弟愛奢侈淫暴妖言等事命臣等往勘使監候處治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

蠻夷服從久矣歷代撫以恩信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欲以友愛之事勘問監候則夷人驚疑互相扇誘恐生他變宜提二人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免其監禁為便從之　勑兵部左侍郎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　冬十月調吏部尚書耿裕于南京禮部改工部尚書李裕禮部左侍郎徐溥于吏部溥仍兼學士　復建大永昌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方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侍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請以宅獻而託方請襲侯方言于　上而許之既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加大學士萬安少傅劉吉少保進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閣辦事司禮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十一月　更定會試取士南北中卷額數　十二月　戶部尚書劉昭罷初昭子綺納粟授錦衣千戶例不得晉事寅緣典司纂興至是事覺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上曰劉昭縱子違例晉事本當重究姑從寬革去太

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為民　太監韋泰傳旨降廣西橫州知州敖毓元為縣丞調雲南邊方初毓元為進士時以星變言時政辭甚激切既留中不出後循例放歸至是就選得橫州未幾復有是命　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被鉞徒餘悉坐罪有差　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

淨軍黃鉞等撥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　辛亥萬妃卒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欲益恣迎合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株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方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斂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搆禍皆由妃主之也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頓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為廣西南寧知府初守隨為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銜之及守隨來朝乃譏于上宣諭吏部査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復無缺添註署事奏入　上曰守隨既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二月　禮部奏成化二十二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銮等追奪聘禮令御史究問蓋教職多非有學識之士聘以典文字務其選云

旌表直隸桐城縣陶氏四節婦之門　三月　內閣學士彭華乞致仕許之李孜省用事實華囑使之尚賢萬安不能其後孜省敗人始知所自云　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賜費宏等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內吳廷舉傅珪王鴻儒鄒智楊廉石玠皆有聞于時　夏四月　禮部致仕侍郎楊宣下獄宣妻王氏妒悍杖殺使女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廉得其事奏之下錦衣衛鞫問併逮治宣刑部各擬命坐者律宣贖杖仍致仕　上曰王氏雖係命婦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決杖五十使知所警　上皇太后徽號　五月　工部尚書謝一夔奉勅代杜謙督造大永昌寺　詔亢旱踰時田苗枯槁已嘗寬恤刑獄條示合行事宜內外衙門着實舉行　改紹興府知府袁清于鄖陽府先是清為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縣潘杲比還得紹興懼不敢往奏乞改任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清側媚狡譎猖狂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乃假以微嫌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別用乃調鄖陽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閔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如吏書李裕特遷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干安閣囑

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囑李孜省爲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報道是龍人不信果然奪得錦
標同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謝一夔卒一夔
字大韶新建人天順庚辰狀元授翰林修撰歷官工
部尚書當事者以其嘗有謀亥歲以足財用之疏故
以本官予告歸之舟疾不久遂慎遂卒一夔平生篤於
友誼初與會試第一定尹直所取而終身以座主事
直直與李孜省通一夔不爲崖異而中實介然也後
都御史閔珪之謫人謂直爲之而鄉人有忌一夔者
纂修　憲錄遂併入云　六月　以災傷免陝西西
安等府州縣臨洮等衛糧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
雷震南京午門　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弼松江人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奇節偉行舉進士歷兵部郎
中數以直言忤尚書張鵬出守南安平徭賦息詞訟
表章先賢拆毀淫祠鑿梅嶺險梁橫浦崩湍而居者
行者無不謳歌樂頌六年不調以病乞歸民立生祠
祀之　秋七月　召致仕左都御史余子俊爲兵部
尚書既至加太子太保初子俊巡撫大同被論落太
子太保致仕至是起用復加原官　少傅兼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萬安以一品官滿九載

詔陞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諭之　八月　庚辰上
不豫　甲申　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文武百
官朝皇太子如常儀　夜金星犯元宿　戊子上大
漸召皇太子至命早即帝位敬天法祖勤政愛民與
凡國事之切要者諄諭備至太子頓首受命　己丑
上崩壽四十　遺詔諭文武羣臣　九月　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　詔赦天下其以明年爲弘治元年
詔奉冊寶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
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李孜
省伏誅僧繼曉發原籍爲民太常卿趙玉芝鄧常恩
等俱謫戍邊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
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
罷吏部尚書李裕及右都御史劉敷禮部侍郎黃景
等以附李孜省也　冬十月　丙子五更有大星飛
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朝宁之間人
馬辟易下詔求言庶吉士鄒智上疏言星變見於朝
廷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宜進君子退小人正天下
當自內閣始少師萬安恃權怙寵殊無厭足少師劉
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姦恬
無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素志忠

眞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寄大
姦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學識純正可決大疑皆君
子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官
者除上之也願陛下法　太祖以待宦官法太宗以
任內閣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成矣夫
豈不知刑臣之不可弄天綱哉然一操一縱卒無定
守者正心之功未之講也疏上不報　除進士李文
祥爲陝西咸寧縣丞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
安孫弘璧同年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
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

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
輒斥且言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
數人往來高自標榜適詔開言路文祥上新政疏請
一權立法進賢黜姦廣言納諫語過切直召詣左順
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
辨對而出安遂票旨令吏部除文祥縣丞著歷練遂
補咸寧　壬午奉憲宗皇帝梓宮葬于茂陵　詔集
議祧廟國朝自德祖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
畢神主將升祔於側當祧廟乃下禮部集羣臣議之
傳旨楊守陳上言天子禮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百

子之言凡號太祖者必即始祖當尊以配天若商周
之契稷皆以功論不以統論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
可比商祖乙周亞圉非契稷比議者徒謂大儒嘗有
取于王安石之說遂使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
祖既以配天又不正南向之位名與實乖皆非禮也
今憲廟升祔請并祧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爲
七廟異時祧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祧主藏
于後殿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禮部尚書周洪謨及侍郎
倪岳議以爲此說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宗本尊

親之意哉國家自德祖以上無可復推則德祖視周
后稷　太祖　太宗視周文武皆百世不祧懿祖而
下當以次祧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懿祖宜於太廟
寢殿之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
合享則奉祧主仍居舊位以應古祫祭之制　上從
之　建祧廟于太廟正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
物於其中奉遷　熙祖于正殿東第一室　仁祖以
下皆以次奉遷祔　憲宗神主於西第四室每歲暮
則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右居　熙祖之上行
祫祭之禮　上兩宮尊號皇祖母周氏爲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毋后王氏爲皇太后冊妃張氏爲皇后
召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先是司禮太監
懷恩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預政恩素知萬安
諛佞王恕剛正力言于上請去萬安而召恕用之遂
有是命恕至京鄒智往謁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
見君所以事事苟且公宜先請見君時政之不善者
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
矣恕善其言而不能用時南京科道交章保薦恕宜
入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恕吏部若有謀
議亦無不聽
擢刑部侍郎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
書喬新父爲人望所屬萬安輩不欲其在朝故薦往
南京雖陞之實遠之也懷恩一日詣内閣言新君即
位如何今喬新陞去南京萬安默然　以少詹事楊
守陳爲吏部右侍郎　召直隷巡撫彭韶爲刑部右
侍郎　十一月　尊謚聖母淑妃紀氏爲孝穆皇太
后建奉慈殿于宫中奉安神主一歲五享四時薦新
忌辰祭祀並如奉先殿之儀先是詔廷臣議太后享
禮周洪謨倪岳上言周之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
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宫之
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以祀之證也至宋元德懿德二
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今　孝穆神主宜於
奉先殿傍別立廟歲時祭享一如奉先殿之儀　上
從之時有縣丞徐頊者上疏請究皇妣薨逝之由以
儆不共戴天之讐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
衡俱宜逮治下禮部議禮部覆本請拘萬家親戚眷
屬晉繹出入宫閤者究問萬安劉吉皆與萬家通好
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往來直慰之曰此
事只宜寬處共興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安
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旨以爲外面浮議已之惟訪
求親屬之在廣西者或云皇妣本姓李入宫時誤報
李爲紀訪求數年竟不得其的　上孝思不已念吳
后保抱恩命宫中進膳如母后禮　萬安罷先是安
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
結納凡附己者百計援之異己者百計去之舉朝側
目　上在東宫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
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
術　憲宗崩内竪於宫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
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

褒恩復以章疏至閣示安每展一疏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内閣不去人或微諷之荅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如此尋卒猶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為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為編脩俱淫恣不檢卒無嗣家財數萬皆為妾媵子弟僮奴懐竊奔散無餘者　以吏部侍郎徐溥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所著大學衍義補擢禮書掌詹事府事　十二月　尹直以科道交

劾其阿附李孜省乞致仕去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為雲南按察副使滇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俊按鶴慶命焚之得金數百兩輸之官毀諸淫祠三百六十區所在學宮敝撤其材脩之　以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兵部尚書致仕王竑卒竑字公度江夏人初為給事中當郕王監國捽王振黨錦衣指揮馬順殛之歷都御史尚書聲望益重平生守正嫉邪人知嚴憚惜不能盡究其志云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上

憲章錄卷第三十九下

弘治元年戊申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春正月　擢左庶子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内閣辦事　召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馬文升為左都御史召南京刑部尚書何喬新為刑部尚書　以給事中賀欽為陝西左參議欽以母病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謂今日急務莫先于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厠其間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

明學術純正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内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内官謂内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職掌不過灑掃供奉關防出入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韋或陷主虜庭或勸易儲嗣或謀賄易后妃或邀功啓舋或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或導進淫巧此其陷君悞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未絕方來之禍内不可使掌奏牘預大政外不可使守地方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興禮樂以

化天下謂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
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也但
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頹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
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
坊之俗樂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民心
自善疏入允許　閏正月　勅脩憲宗實錄　二月
上耕籍田禮畢宴羣臣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
出狎語馬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
以此瀆亂宸聽即斥去之　以許進爲山東按察使
三月　上視大學謁先師　南京吏部主事儲巏

上疏薦舉諭籍遺才先是中書舍人丁璣主事張吉
王純進士敖毓元　于文祥並以言事遠謫巏言五人
者既以直言徇國必不變節辱身今皆棄之嶺海毒
霧瘴氣與死爲伍情實可憫乞取而實之風紀論思
之地則言論風采必有裨益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
若先用已試之人　上付吏部起用之　加贈于謙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建祠墓所命有司
春秋致祭時給事中孫需等言謙功在社稷宜賜贈
諡廟祀遂有是典　少詹事楊守陳上講學勤政疏
上褒納之　吏部尚書王恕奏言正統以來每日止

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
識上察不過寄聽明於左右之人左右之人與大臣
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
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
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
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閣其章奏如此非
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才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
於高明矣　初開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宴及白金
綵幣有差　夏四月　天壽山大風雹　上遣官祭
祀　勑羣臣脩省先是大學士萬安尹直既被劾罷

劉吉慮科道有言乃阿結科道昏夜欵門祈免彈劾
遂建言當超遷掌　科道之官待以不次之位左庶子
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
務在政心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
爲先人才以輔臣爲先可不愼乎　初科道首以萬安
劉吉尹直爲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
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
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桀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
無復有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恩陛下方日御經筵
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爲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

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
闈兇焰熏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賂入私門李林甫
之奸口劍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爲一因
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
魏璋等附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逮御史湯鼐及壽州知州劉槩下獄鼐先是以印
馬請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累面
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鼐即以其語劾
奏之謂其不當稱累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
日司禮監宣鼐入傳旨詰疏已留中鼐大言疏如不
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
直皆免官鼐與李文祥等以爲小人退則君子進雖
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
殊擢使伺鼐鼐家壽州知州劉槩與書言嘗夢一人
牽牛陷澤中鼐手提牛角引之而上蓋人牽牛象國
姓也國勢瀕危賴鼐復安之兆也因餽白金爲壽鼐
大喜出書示客璋以此劾之謂其妖言誹謗遂捕鼐
及槩下錦衣衛獄　五月　六月癸巳朔日食　達
虜犯大同宣府詔鎮守等官各陳所見　給事中林
廷玉言姦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發爲民然盜竊

貴發家資鉅萬日擁姬妾以自娛元惡漏網非所以
昭法典而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
曉至京伏誅　秋七月　文華後殿講書畢賜講官
程敏政等各織金緋衣金帶　以許進爲僉都御史
巡撫大同　八月　詔議孔廟從祀禮科給事中張
九功奏言孔子之道大同天地從祀諸賢豈容或苟
如荀況馬融王弼皆在所當黜今之儒臣禮部侍郎
[illegible]在所當入少詹事程敏政上言聖王治天下以
祀典爲重況孔子功德在萬世必文與行兼名與實
副者乃可以從祀若戴聖身陷贓吏劉向喜談神仙
馬融爲梁冀草詔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王
弼何晏倡爲清談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吏不
廉爲將不義得罪名教皆宜黜祀顏子曾子子思配
享于殿而父在兩廡非所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
祀叔梁紇而以顏無繇曾晳孔鯉及孟孫氏配享祭
酒謝鐸則謂吳澄出處不正當黜其祀俱詔廷臣議
之學士吳寬言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昔
皆不廢侍郎倪岳亦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
可議然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
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

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於是從祀成仍其舊云
湖廣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尋卒
繼宗山西陽城人好善嫉惡與人不苟合先爲嘉興
知府止攜老僕一人蕭然旅寓九載考績民老幼遮
道留之不忍捨去陞浙江按察使憲綱振肅初藩臬
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一切
革去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京官莊田凡
占民間地土者悉奪而還之權貴斂跡成化乙巳星
變上疏左遷雲南副使既復巡撫雲南居官三十餘
年剛直廉介之操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云　以都

指揮王欽梁宏爲都督僉事時太監李良典御廐爲
欽宏乞陞得之武選郎中陸容上疏極論都督武官
極品體勢甚重不宜授無功及非人而良等招權市
恩當正典刑疏兩上竟奪其新命士論壯之　九月
冬十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洪謨卒謚文安　召
南京兵部尚書耿裕爲禮部尚書　以張悅爲禮部
侍郎　以兵部郎中陸容爲浙江右參政容字文量
蘇州崑山人弱冠爲縣學生即有志經濟大肆力于
經史百家凡典禮兵刑漕運水利之類莫不通究曉
暢舉進士累官兵部職方郎中時邊報旁午章奏日

三四上凡虜情虛實地里險易兵力分合皆具中肯
綮帝下九邊邊人驚服而於沮征安南沮太監李良
乞陞數事尤偉及改武選郎中佐　上登極上疏論八
事曰儲養台輔教導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
武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賞賚言多懇切在職
少有名例遷京堂時劉吉柄國謂容侵官將陷中之
出爲浙江參政容涖浙江尤有聲既而竟以朝覲考
察去位聞者大駭凡在君子之列者無不憤惜容著
述甚富有式齋稿菽園雜記等書　按陸容在當時
名實素著竟以考察去官此在弘治初劉吉當國雖

王恕掌吏部馬文升掌都察院蓋已然矣胡端敏公
在嘉靖間乃謂近年吏部上遵內閣分付下畏科道
彈劾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
人才缺乏蓋亦未究其所由來也乃後則又爲一經
考察則禁錮終身自非尊德樂義藐視富貴之士鮮
不爲柄臣所制矣　十一月　把禿猛可可汗死阿
歹立伯顏猛可爲可汗　十二月　土魯番殺忠順
王罕慎復據哈密　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
中沙狐狸隨　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勤勞
也先奇之召問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
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即來此矣也先色動及
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浸用事納婦生子
遂致富貴亦時奉虜命至朶顏三衛關馬市如是者
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中國時所生子令諭情于
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
如期率其妻婦胡兒一家悉至所 衛輸帝甚嘗入見
上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嘗
賜我一紗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
太后曰此真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一區

憲章錄卷第四十

弘治二年己酉
至九年丙辰

二年春正月 二月 兵部尚書余子俊卒贈太保
謚肅敏子俊嘗語人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
身任之故其不恤生民之利害以務成其功名者其
意蓋本諸此又曰愼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計
未免躬自蹈之世猶謂之名臣豈亦未之究云 謫
兵部主事李文祥爲貴州興隆衛經歷先是文祥從
出爲咸寧丞王恕尋奏召還授兵部主事居十餘日
中書舍人吉人以言事下獄乃有媒孽文祥以希劉
吉意者於是亦被逮成獄降前職未幾進表南還沉
寒至商河城曲河決溺死時年三十人皆惜之 謫
御史湯鼐知州劉槩戍甘肅庶吉士鄒智爲廣東
石城千戶所吏目先是槩等旣下獄馬文升掌都察
院以鼐受槩餽遺誹謗朝政問充軍槩比擬造妖言
者律罪死時言官畏內閣威權無一人敢爲槩等申
白者惟王恕上疏救之劉吉票旨不從竟發充軍時
吉憾智嘗劾己諷錦衣衛因鼐獄辭連及智併下之
獄逼供與鼐等往來誹謗朝政欲處以死刑部侍郎
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王恕又力辯之獲免智謫石城

吏目　大理評寺夏鍭上疏曰臣伏見主事李文祥
庶吉士鄒智等皆以言得罪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
不足以彰其賢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
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催今日之禍亦成後
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
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
矣疏奏留中遂謝病歸　以都御史馬文升爲兵部
尚書仍提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屠滽回掌院事
調南京給事中周紘爲南京光祿寺署丞御史張昺
爲南京通政司知事先是紘等奏命南京教場點軍

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內臣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調
外任王恕執奏紘昺奉命點軍不宜調吉不聽復票
旨周紘張昺點軍不到不即奏聞卻乃展轉刁蹬挾
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
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之良法也今不
治失伍之罪及責點操之官何以使人服哉吉猶
不從科道交奏以爲老臣言宜聽紘昺乃得改京職
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　上初即位言官論爲大
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
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安劉吉言尤激

切及安既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有所行
吉必從中沮之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許奏給事
中方向等吉票旨貶謫　蔣琮獨自如王恕言宮中
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恕爲户科給事
中陳壽爲大理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刑名改南
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爲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
知府恕憤吉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爲吉所娼嫉
而畏其黨不敢言惟太監懷恩在上左右知恕之
賢吉雖嫉恕亦不敢加害云　西域撒馬兒罕遣使

進獅夷人所過橫爲侵擾禮科給事中韓鼎上言陛
下初政放馴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遽受夷
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猙獰之獸非宜狎玩
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時　上不置妃嬪繼嗣未立
鼎復上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以廣儲嗣今舍是弗
圖乃徒建設齋醮將以徼福於神不已惑乎　三月
以吏部侍郎楊守陳兼詹事府丞掌府事　以張
悅爲吏部侍郎　夏四月　五月　河決汴城入淮
復決黃陵岡入海　六月　京城及通州等處大雨
水漲軍民房屋傾倒人畜多溺死　詔審錄獄四百

官各陳政事關失時皇莊屬民戶部郎中周軫言天
子藏富於民不當有莊宜捐以與民否亦宜革管莊
名目與民佃種責民入租有司解送以進疏入留中
秋七月　陞福建布政戴珊爲副都御史撫治鄖
陽　八月　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伏覩大明律四
百六十條其間計贓科罪者什多至於計贓又須估
鈔方可定罪然計贓科罪者律也律一定而不可易
以贓估鈔者例也例所以輔律可隨時損益之但國
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今則值鈔八十貫
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

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即坐
絞斬罪名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
非祖宗制律之本意矣查得正統成化間都御史陳
智御史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照依國初估鈔常
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
銀一兩即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似過於刻
贓重罪輕者似失於縱合無今後估計鈔貫銀每一
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
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宜仍依原估喬新等議遂
不行　以周經爲禮部侍郎　以平蠻將軍顧溥鎮

守湖廣　九月　徽莊王乞陞鈞州爲府不許　冬
十月　吏部右侍郎楊守陳卒諡文懿守陳浙江鄞
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
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
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多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
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藉嘗言古人謂國
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五
年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尚可補國史之缺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
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令州縣選民壯　十一月　築高郵湖隄　十二
月甲申朔日食

[弘治?]
三年春正月　致仕大學士劉珝卒珝字叔溫壽光
人以進士庶吉士授編脩歷官殿學善談論遇人無
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曆皇后喪禮末年論
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而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　二月　封后父張巒爲
壽寧伯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徐溥少詹事汪

諧爲考試官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百人狀元錢福等以不檢敗內方良永彭澤皆有聞于後　復官員給由例先是成化甲辰令被災所在考滿官員納米預備賑荒免赴部惟造牌冊差人齎繳至是王恕等會題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體令後考滿官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從之　夏四月　河決原武議遷河南省城不果命戶部左侍郎白昂往治之　定預備倉糧州縣每十里以上積糧一萬五千石州縣官考滿稽其備荒積穀多少以爲殿最　五月　六月　伯顏猛可遣人貢馬　秋七月　以謝鐸

爲南京國子祭酒　八月　以侶鍾爲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九月　撒馬兒罕道南海貢獅却之　閏九月　以副都御史王繼巡撫陝西　冬十月　十一月　彗星見于天津　詔大臣言軍民利病時政得失刑部侍郎彭韶上言　近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爲禍福人所畏憚令軍馬錢糧工匠盡付其手分例相沿更相倣傚虛實遮掩誰能詰之比見凡有章奏先允而後下部該部承行不復審處及至有犯多從寬宥第宅踰制服食求奇聲勢移人望風震慴於斯極矣可不亟爲懲戒乎又言臣獲覩午朝竊見日

奏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要務如大災異緊急錢糧邊關軍政工程四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羣臣邪正亦因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羣臣率作興事　上嘉納之　十二月　勅彗星垂戒朕與文武羣臣當同加脩省　以林瀚爲國子祭酒　以副都御史張敷華巡撫山西　以樊瑩爲平陽知府

四年春正月　禁胡服胡語　刑部尚書何喬新致

仕喬新執法不阿羣小多不悅有御史鄒魯謀躐陞大理寺丞喬新薦其屬郎中魏紳補之魯遂誣劾喬新受親故餽遺值劉吉素啣喬新得魯劾章從中主之遂下喬新錦衣衛鞫訊無驗喬新仍乞致仕而歸魯尋亦謫外　以吏部左侍郎彭韶爲刑部尚書　以林俊爲湖廣按察使　兩廣總兵官安遠侯柳景下獄奪爵總督兩廣右都御史秦紘亦下獄坐免景在鎮貪暴不法紘具列其狀劾之逮景下刑部獄抵法追贓鉅萬優其爵景求援于戚畹壽寧侯內降減其贓且摭他事誣紘以圖報復由是紘亦被逮坐免

既而景贓銀追及八百兩詔免其餘彭韶上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所追贓數十未及一乃特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贓既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姦回稽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　二月　勑兩京三法司及天下大小問刑衙門欽恤刑獄　三月　夏四月　勑諭三法司堂上官審錄在京罪囚　南京國子祭酒謝鐸致仕　五月以章懋爲南京國子祭酒　六月　南京工部侍

郎黃孔昭卒孔昭浙江太平人初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歷調吏部文選郎中以人才爲念常曰累積于豊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爲文選而以杜門謝客爲高人才何由而知故客至輒早薦用必叅輿論終其身以純潔正直見稱于人云　秋七月　八月　脩憲宗皇帝實録成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徐溥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劉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副總裁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丘濬加太子太保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汪諧進禮部侍郎　按王鏊曰前代脩史左史

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又爲二館分派諸脩史者以年月編次類合成之副總裁畧加刪削總裁亦畧潤色三品以上官乃得立傳亦惟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又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九月　大學士劉吉罷時　上欲封張皇后弟伯爵命吉撰誥

券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其實無慎重爵賞之意不過欲稽遲以俟賄耳　上惡之使中官至其家勸令致仕去初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一老舉人好恢諧者吉因奏定舉人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至是吉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綿花去矣吉去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二十四日　皇子生詔諭天下　冬十月命禮部尚書丘濬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先是召入閣者皆自侍郎而下未有以尚書入閣者尚書入閣自濬始　以吏

部左侍郎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　十一月　興獻
王徙封于安陸　十二月　復起秦紘爲南京戶部
尚書紘既免科道交章論救王恕亦極言紘清忠不
宜罷遂起用　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卒驥少保于
謙婿也天順初坐累謫戍邊成化初得還任二年以
六部薦陞指揮僉事掌錦衣衛印奉勅兼理機密
糾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凡株連波及者
悉置不問司衛事二十餘年善始令終君子稱其老
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封皇太后兄王源爲瑞安伯
弟王清爲崇善伯王濬爲安仁伯源尋進爵爲侯
以白昂爲左都御史戴珊爲刑部右侍郎

壬子
五年春正月　二月　封陝巴爲忠順王入哈密
三月　冊立　皇子爲皇太子詔赦天下　夏四月
大學士丘濬上疏陳時政之弊大畧謂　太祖開
國洪武建元歲在戊申我　皇上登極改元之歲適
與相符天意殆欲陛下紹休烈祖也遡觀漢唐宋之
世自百五六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弊風俗日
壞紀綱日弛由是馴至於不可振起此無他繼體之
君皆生于豐亨豫大之際宮闈逸樂之中不歷險阻
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

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正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
因循苟且而無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爲敗亡之
歸故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預知其
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
永命其國祚豈止於此哉今災異迭見彗見天津地
震天鳴無虛日異鳥三鳴于禁中其咎徵之應甚可
畏也宜豫成改圖復舊規以應天意願陛下端身以
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
于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
理以絕神姦愼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
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因擬爲二十
二條以爲朝廷抑過奢言杜塞希求節財用重名器
之助凡萬餘言　上覽奏甚悅以爲切中時弊命議
行之　詔以太廟配享功臣追封王爵者俱係輔佐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大有勳勞之人今其子孫有
不沾寸祿與編民無異欲量加恩典俾奉其祀該部
查勘明白具實以聞蓋用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言
也於是吏部行各所在查取開平王曾孫常復寧河
王玄孫鄧炳岐陽王支孫李璿東甌王玄孫湯紹宗
赴京兵部奏請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俾各近其

墳墓以便奉祀　錄誠意伯劉基九世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先是景泰中錄基七世孫與顏孟二氏後並爲翰林五經博士至是給事中吳仕偉復言誠意伯乃功臣其後不當爲博士乃改是職　提督軍務副都御史鄧廷瓚總兵鎮遠侯顧溥討貴州蠻　五月　六月　改貢級爲南京左都御史秦紘爲南戶部尚書　秋七月　河決張秋　八月　壽寧侯張巒卒追封昌國公尋命其子鶴齡襲封壽寧侯　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課俱於各邊

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邊價遂騰湧邊儲自此貧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停止生員吏典上納事例王恕等奏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開有納糧納銀爲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開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並腹裏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遂爲長策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年已向衰誰肯盡心職業又況前項納粟人等既以財進身豈能以廉律已欲他日不貪財害民何由而得本部已於弘治元年二月具題停止續該山東巡撫王霽南

畿巡撫侶鍾各明知本部題准停止再不許奏開前項納銀事例乃敢故違戶部亦不查照輒便朦朧覆奏准行是使後來雜進人數愈多選法愈滯況其所得銀物不及一貴族所積濟人不多壞事實大所宜通行就便停止今後各處災傷任從巡撫等官多方區畫再有奏開前項納銀事例聽從本部并科道官糾劾治罪　上從之　十二月　以樊瑩爲河南按察使尋遷應天府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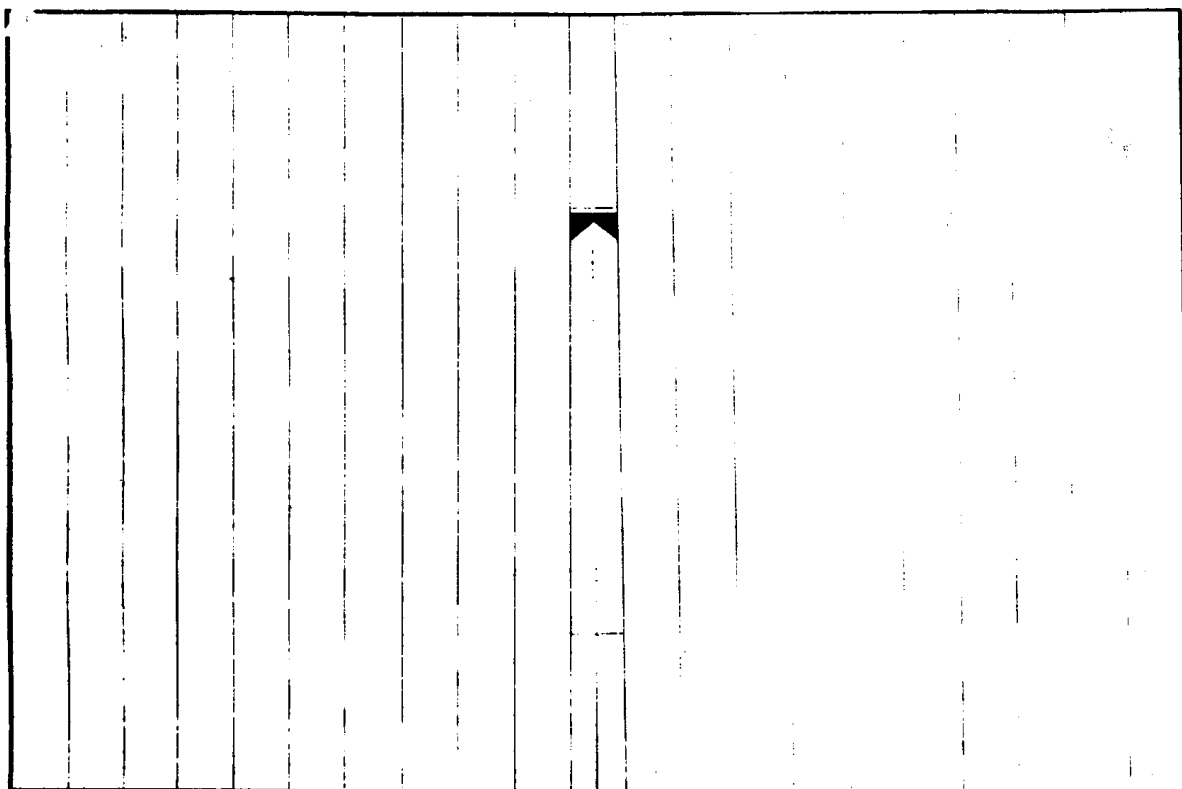
癸丑

六年春正月　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被黜者非有貪暴實跡許復職　二月　兵科給事中吳世忠疏

乞推恩典以表忠義謂昔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當
時文臣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鄒瑾魏公冕齊泰
黄子澄諸人皆伏節以死夫太宗之靖難者武王之
心天下之大權也孝孺諸人之伏節者夷齊之志天
下之大閑也微大權則天下之民命不立微大閑則
天下之大義不明二者不可廢一也世之論者徒以
諸臣之迹爲疑而不敢言此皆不知祖宗之心帝王
之孝者太宗嘗謂羣臣曰人君立賢無方練子寧若
在朕固當用之　仁宗即位之初即詔齊泰方孝孺
等俱是忠臣其子孫親識抄沒充軍者悉皆赦回此

二聖之所已行者也且仁宗既罪李時勉而日後又
有忠文之謚　英宗既誅于謙而未幾又有廟祀之
舉祖宗雄畧率多類此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褒表
諸臣九廟神靈豈特生色而已耶事下禮部議格不
行　會試天下衆人命太常少卿兼侍講學士李東
陽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陸簡爲考試官取汪俊等三
百人　三月　廷試賜毛澄徐穆羅欽順等進士及
第出身有差　刑部尚書彭韶罷先是亢旱求言韶
陳時政得失乞減去皇親昌國公墳塋工程及乞速
正中官王萌苗通高永之刑皆時所不敢言者左右

及戚畹皆不悅大學士徐溥亦與韶不協韶乃引疾
乞骸骨歸許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韶字鳳儀莆田
人舉進士筮仕刑部司屬以至尚書始終一節林俊
奏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爲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
沒而易名宜如炎訥魏驥葉盛等謚斯爲近之不知
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録細不副其平生之
行不足以服中外之心請乞改謚不報　內官以通
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上恕言祿出自科目自
可遂訶而越次超升恐非所以愛之唯以天下之官
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義事乃止　以右都御

史白昂爲刑部尚書　擢浙江左布政使劉大夏爲
右副都御史督治決河先是河復決楊家金龍等口
東衝張秋堤命工部侍郎陳政治之政卒乃命大夏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恕罷時大學士丘濬亦階
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一日內宴濬以內閣位恕上
恕以已冢宰不宜居禮書下頗有言適太醫院判劉
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不行文泰因憾恕遂
訐奏恕變亂選法及不當令人作大司馬王公傳內
多詐述留中之疏并封所刻傳進之濬謂恕賣直沽
名恕上疏自劾乃下文泰獄降御醫恕求去益力詔

樂洪熙付之監國儲君自宣德正統以來委之內外
重臣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心蓋與古人同一揆
也爾等其思祖宗慎重根本之意體朕委任責成之
心協恭和衷同心戮力俾朕無南顧之憂則爾等功
德茂著朕亦官賞懋加矣欽哉　十一月　十二月
七年春正月　興王之國安陸州　上弟九人　興
王岐王益王衡王雍王壽王汝王經王榮王岐雍二
王無後　山西巡撫張敷華奏乞增解池鹽課以補
宗藩歲祿從之時宗室日繁而山西累歲荒歉祿米
多缺故也　二月　河復決張秋　貴州蠻平加顧

溥歲祿鄧廷瓚右都御史掌南院事　三月己卯朔
日食　夏四月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都
御史劉大夏督治張秋決河先是大夏既受命循河
上下千餘里相度形勢乃集河南山東二省守臣議
之大夏曰黃河猛悍張秋乃下流襟喉未可輒治治
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
東之患俟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疏上報可工方興
而張秋東堤決九十餘丈合運河水盡由東阿舊鹽
河以入于海糧運愆期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宜復
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乃復命興等協治之

下山東按察副使楊茂仁獄謫爲長沙府同知時
茂仁上疏言[illegible]援治河既委劉大夏又差李
興陳銳往[illegible]分削財力[illegible]乞將興銳取回專委大夏
且謂水陰也其應爲宦閹爲夷狄宜戒飭邊防禦
疏上下興等切齒之誣奏茂仁爲妖言逮繫錦衣
衛獄[illegible]文森論救乃謫府同知茂仁守陳子也
塞[illegible]堤更名安平鎮先是劉大夏等發丁夫數萬
於黄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又濬孫家渡
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州東入于
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

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州渦河會于淮築長堤
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盡徐州長三
百六十里始塞張秋隄分土命工五旬而事竣 按
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紛載史集可謂周悉但河決不
常亦無定處治之寔無上策唯宋濂謂自禹治水之
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伾而下比過洚水至
于大陸播爲九河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
河合汴泗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兼受黄河之全欲其
不潰溢而汎濫胡可得哉今黄河以北古道形跡尚
有因而相其地勢濬爲支河以達平原直沽諸處既

可以殺其合流衝決之勢又可以得其灌溉潤澤之
利而北方旱澇之災亦因之而可免矣乃今興修水
利之說獨聞於江南而北方則置不一講何也 改
南吏部考功郎中儲瓘爲吏部考功郎中瓘留意人
才甄汰臧否無不曲當 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
緱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
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illegible]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
天山與瓦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即
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
印令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

子卜答失里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
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檀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
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
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檀阿力死子阿黒麻
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
爲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
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弘治改元阿黒
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
求封不許弘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黒麻乃以金印城
池來歸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

姦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書馬文升誤聽三種頭目牛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為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強合為一又與罕慎異矣上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畧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勅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海等上言遠夷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絶之而已遂脩嘉峪關揃逼阿黑麻黠詐回夷二十

餘人奏發廣西海等還　上以其無成功下之獄降海山西參政謙住俸閉住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皆安置閩廣閉嘉峪關絶不與通　五月　宣府山西河南晝星隕　六月　秋七月　以許進為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八月　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丘濬少保戶部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兼武英殿大學士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乙卯

八年春正月　二月　少保大學士丘濬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濬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

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及大學衍義補諸書　命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兼侍讀學士謝遷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張秋隄成召劉大夏為戶部右侍郎　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徐溥等上言外夷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今朝貢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　中官傳旨命內閣撰三清樂章徐溥等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瀆于祭祀時謂弗欽且初

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　上嘉納之　命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帥師經畧哈密入其城而還先是張海等既撫處無功阿黑麻益驕肆聲言領夷兵一萬用雲梯攻肅州城并蹂甘州復令頭目牙木蘭率番夷數百據哈密時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翥熟諳夷情兵部尚書馬文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謂從罕東衛至哈密有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為前鋒以漢兵三千為後援各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

貢乃奏請物甘肅守臣如務策進偕寧至肅州驛師
嘉峪關外候界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
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木蘭預知之率衆遁去惟餘
番夷八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
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　吏部尚書耿
裕卒諡文恪裕遵其父九疇之教世守清脩不營産
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表儀縉紳世濟其
美　二月乙酉朔日食　夏四月　張敷華改陝西
巡撫　五月　東南諸省大疫　六月　上杭盜復
起　秋七月　西北諸省大旱　八月朔日食　以

副都御史金澤總制江廣湖福軍務撫捕荊襄羣盜
九月　冬十月　南京地震　十一月　陝西貴
州地震　十二月　靖虜衛天鼓鳴河南江西大震
電禮部以聞　上令兩京文武羣臣同加脩省且言
關失戶部主事胡爟上疏言地震之類災之小者也
西北旱蝗父子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大變也陛
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未之知耳今李廣楊鵬引用
劉良輔輩左道惑亂聖心齋醮糜費財用差遣在外
如虎吞噬其耗天下不可言矣士大夫昏夜乞哀於
宦官與戚交相朋托不以爲恥言官有所舉劾瞻前
顧後苟且塞責陰盛陽微災異曷由弭乎乞用臣言
則邪佞斥而陰慝消矣疏入未下人皆爲爟危既而
廣等果以贓敗由爟啓之也　以張悅爲南京吏部
尚書尋改兵部　是年北虜擁衆入河套住牧

丙辰九年春正月　追封楊時爲將樂伯從祀孔子廟廷
二月　以屠滽爲吏部尚書人異之　土魯番復
據哈密　會試天下舉人命詹事兼侍講學士謝遷
侍讀學士王鏊爲考試官取陳瀾等三百人　三月
廷試賜朱希周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内有陳茂
烈　夏四月　以吏部左侍郎周經爲戶部尚書時

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税罷其官經言國體
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　有中官織造南京奏給長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淮鹽價銀二萬兩經言
鹽筴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許之越境則私販必
多官鹽反滯乃命止長蘆鹽勿給又有旨取太倉銀
爲張燈具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乃命
以明年内庫歲額補還之時邵寶爲戶部郎中經委
閱章奏釐正度支一時恩倖請求多所奏抑　以禮
部左侍郎徐瓊爲禮部尚書　六科都給事中龐泮
等及十三道御史劉紳等俱下獄時武岡州知州劉

遜以事忤岷王王訐奏之逮繫錦衣衛獄泮等率同
列交章論救　上震怒并逮繫之有御史張淳公差
回聞不得與即上疏申救大學士徐溥等亦力諫言
遜悄輕譴重言官爲國盡忠而繫以爲罪後有大利
害大關失誰肯言者上乃釋之　時中官李廣以燒
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曰
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尚召儒臣諮議政事今
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凡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
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不有繫于
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

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
也宋徽宗崇信道流卒使夷狄播遷社稷傾覆至若
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胃爲禍
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
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浴經廠皆焚燬無遺
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
言憂先于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于事矧熒惑
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
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講學之功優
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妄之說太平之業可保

上嘉納之　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尚書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以副都御史許進巡撫陝西
八月　九月　以戴珊爲南京刑部尚書　冬十月
致仕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華箋却之
十一月　以張敷華爲刑部侍郎　十二月　以
王鴻儒爲山西提學僉事　陞廣東順德知縣吳廷
舉爲四川成都府同知先是廷舉初令順德值屠滽
以都御史提督廣東軍務檄廷舉至督府温言問勞
廷舉曰知縣越境俟命必有地方重事滽乃以順德
權鐺家廟工程托廷舉曰時歉民貧一夫不敢役

分金不敢斥滽辭出滽爲別處巡按御史汪宗器亦
惡廷舉曰彼專抗上官市名遂捕縣所縱盜逼誣廷
舉加以嚴刑盜曰死吾分也不敢誣廉令廷舉因服
梏手日候訟廷事卒得白順德之政邁古循良中外
又知至是滽猶舊怨僅遷同知耳　以憂回復改松江

憲章錄卷第四十

憲章錄卷第四十一

弘治十年丁巳
至十六年癸亥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考功郎中儲瓘為太僕少卿　三月　命內閣及翰林儒臣纂修大明會典

命司禮太監韋眷至內閣召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至文華殿　上命左右取羣臣章奏付溥等看詳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畢發出中有山西巡撫及禮部諸疏皆從容傾聽擬議停當然後批答賜茶而退李東陽謂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不過一二語是日經筵罷有此召因得以窺天質之明睿廟筭之周詳庶幾都俞吁咈之氣象云　召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太子太保命總制陝西三邊軍務經略哈密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以黨緣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命戶部侍郎劉大夏整理北邊糧草時北邊倉儲告乏大夏受命經理瀕行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凡境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輸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蓄積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告報以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以邊人糧草陸續運至牟利十五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自得告輸中貴子弟即欲收糴無處可得邊上軍民云自劉侍郎改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大夏尋以疾三疏乞歸　大同宣府諜報虜犯邊命中官武臣練京營兵以待以兵部左侍郎李介兼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介等至邊虜已引去　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撫治兩廣地方陶魯卒魯廣西鬱林人景泰初以父成死事蔭授廣東新會縣丞年甫弱冠有膽略適廣西猺賊流劫雷廉高肇勢熾甚將及新會魯即其民築輔城置堡寨相聯絡誓死以守賊至不能克遁去時稱其功遂陞知縣進府同知再擢按察僉事專治盜賊九載滿進副使嘗平山後賊置從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賊置新寧縣復平廣西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擒斬共數萬計皆親冒矢石前後

身被數十創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副使並奉勅撫治兩廣民稱為三廣公云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　夏四月　五月　京師風霾各省天鳴地震求直言　六月　秋七月　八月上御平臺召輔臣議政事　土魯番請歸陝巴於哈密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火篩寇宣大許進京師劉大夏轉餉禦之　以王越總制寧夏甘凉軍務經畧哈密　十二月　加王越少保　以許進為戶部侍郎

戊午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進內閣大學士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並太子少保兵書馬文升少傅兼太子太傅刑書白昻太子太保戶書周經禮書徐瓊工書徐貫左都閔珪並太子少保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學　以程敏政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覺馬文升謂野獸不宜入城奏參守衛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災既而禁中亦火乾清宮災或問孟春此出何占書孟春曰予不曉占書曾記宋人紀紹興已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秋七月　徐溥乞致仕許之　八月　復封陝巴為哈密忠順王　九月　冬十月　清寧宮災勅文武羣臣同加脩省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各乞罷不允遷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　湖廣按察副使林俊上疏陳時政且引疾乞致仕不待報徑歸　太監李廣自殺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斯末之廣進言建毓秀亭于萬歲山亭成幼公主中痘醫藥不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咎廣而清寧宮災咸謂建亭年月犯太歲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典工動土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戶科給事中華泉上言二事一曰廣言路以開天下之壅蔽大畧謂今日致災之由若貪饕之未去闕失之未脩生靈困苦之未蘇邊境憑陵之未息諫官得言之庶官亦得言之大臣得言之小臣亦得言之必使天下無不敢言之人無不可言之事又勅所司考諸數十年之前一二年之内有直言獻于朝廷有直聲動

子天下而解職調官呈思復而遷諸可為之位又當明示條章俾凡在臣工無得以言為諱二曰明國法以誅天下之奸謂大略謂吏久而奸法久而玩今天下之財多聚於大臣大臣之財多聚於內臣內臣之惡莫甚于李廣雖云自殺實天所誅也其餘黨猶蟠據于中外申苍傳謂士人關說凡有欲謀得大京堂者必以[illegible]千計此輩盜據剝削已不容誅況又納賂市官之門以為固結之計將何所不至邪願亟發李廣之私籍盡收李廣之私人合其數十百萬之賂內充帑藏之虛外補軍國之用亦足以寬一分之民力非止弭災之一端也 上命內侍搜索李廣家得一納賂簿籍首進之簿中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上悟廣贓濫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預名者惶懼危甚各潛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昏夜奔馳不期而會者十有三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一一盡傳於朝野矣 十一月 十二月 詔清寧宮災寬恤天下 總制三邊軍務左都御史王越卒謚襄敏或謂其復起者乃夤緣壽寧所致云

十二年春正月 遣官復送前忠順王陝巴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阿黑麻以不得通貢貿易且或使寫亦滿速兒等皆安置閩廣不得歸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送至甘州以求寫亦滿速兒等復通貢如舊王越在鎮时奏言哈密為土魯番所破久弗繼立近番酋[illegible]欲[illegible]封其故王以守之兵部尚書馬文升[illegible]矣乃[illegible]給陝巴蟒衣冠服令甘肅鎮巡護入哈密論與復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李東陽掌詹事府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程敏政為考試官三場甫畢給事中華昶上疏略曰程敏政素因不謹已放歸田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為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題策三問四問題賄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二生狂童孺子先以題問人且驕於衆已而果然敗露至此百口難掩臣思景泰年間徐泰賣中順天解元事露覆試學士高穀曲護幸免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而招徠之遂與唐寅等相率以賂其門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皋獄候問禮部尚書徐瓊等覆議令敏政違避其私賣三場題目傳誦于外恐或未真

況未開榜其所買之人會否取中難以定奪合令李東陽會五經同考官將場中硃卷凡經敏政看者重加校閱果有情弊出場之後通行究治　是月二十九日揭曉取倫文叙等三百人凡敏政所取者李東陽等俱封收備照不錄　三月　殿試賜倫文叙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工科給事中林廷玉復疏程敏政事謂臣嘗爲同考試官與知簾內事且職在諫垣不可循默但據簾內所見敏政閱卷可疑六事上之於是逮廷玉敏政并下獄　夏四月　會多官廷鞫華昶林廷玉所劾程敏政事問黜舉子唐寅徐經

等十餘人爲民令敏政致仕謫昶南京太僕寺典簿廷玉海州判官　南京刑部主事胡世寧上言竊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之安危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豢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遜逢爲高致以廉退爲矯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黨惡和光爲忠厚其群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群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蹤跡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此等風俗可不亟思所以挽回之乎　五月　以張敷華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　起林俊爲廣東右布政辭不赴　六月　曲阜孔廟災遣翰林學士李傑祭告　時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旁近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税銀二分戶部尚書周經上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税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税三分而此獨加税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廟后

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爲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至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　上因經奏皆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所陳請經一切裁以法皆斂不得肆　致仕禮侍兼翰學程敏政卒　以禮侍兼翰學傅瀚掌詹事府事　秋七月　八月　以雍泰巡撫宣府謝鐸以禮侍掌國子監　九月　致仕大學士徐溥卒　十月　命採珠於廉州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虜寇榆林寧夏大同　皇太子講學少間少詹事吳寬率僚屬上疏曰

緝非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八歲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爲多也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十二月　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十三年春正月　命法司刪定條例時法司皆累[illegible]條例繁多　上命刑部尚書白昂會九卿大臣刪定畫一頒中外行之　大學士劉健等上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機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一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歸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聽庶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之　北虜火篩寇宣府大同等處京師戒嚴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白羊倒馬關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經略宣大　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　二月　陳獻章卒三月　問刑條例成　夏四月　以張元禎爲翰林學士　帝御平臺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議政事寵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遂安伯陳韶以保國公朱暉鎮遠侯顧溥惠安伯張偉爲京營總兵溥同英國公張懋提督團營　五月甲寅朔日食　彗星見吏戶禮刑工部尚書屠滽周經徐瓊白昂徐貫各上疏乞致仕許之滽昂並加太子太傅經瓊並加太子太保各歲給人夫賜璽書給驛以歸　以右都御史佀鍾爲戶部尚書詹事府禮部左侍郎傅瀚爲禮部尚書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工部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　起養病戶部侍郎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先是兩廣軍多爲鎮閹及總兵私役大夏至申明曉諭各出其私役者歸伍十三村素稱悍恐服從帖息　六月　召南京兵書倪岳爲吏部尚書南京刑書戴珊爲左都御史　加兵書馬文升少傅刑書閔珪太子太保　河決曹單　以梧州知府張吉爲廣西按察副使備兵府江　秋七月虜寇榆林　以王鏊爲吏部右侍郎　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八月　陳銳總兵宣大遇虜畏怯嬰城自保無功而還罷任閑住許進亦致仕　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林瀚爲南京吏部尚

書 冬十月 十一月 虜寇偏頭關 十二月
火篩入河套 孫需爲浙江左布政尋爲副都御史
巡撫河南 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兵部奏准凡大
同山西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密雲等邊應
禁林木不許軍民人等砍伐違者問發煙瘴地面充
軍若軍職降二級發回衛所終身帶俸差操文職降
邊遠叙用
十四年春正月朔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
震有聲韓城縣尤甚聲響如雷傾倒官民房屋五千
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猶未息縣東

安昌八里徧地決破湧水有裂開地長一二丈或四
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南京僉都御史林俊上疏援
古今徵應指斥時忌又疏乞録正人以教東宮因薦
謝鐸儲瓘楊廉等堪爲輔導 虜酋火篩擁衆入寇
榆林 二月 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
之古典凡言地震者乃坤不承乾臣不承君夷狄不
承中國之兆然亦未有震於元旦者亦未有裂地成
河者此乃非常之異古今所罕見也陝西四隣番虜
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乘之侵
凌之兆亦已明矣且小王子部落日衆酋首火篩梟

雄桀驁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値兹民困財竭兵寡
將懦之時而欲安内以攘外脩德以弭災亦甚乎其
難矣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尅責節金帛以備緊
急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地將陝
西織造絨褐内臣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宗社生
靈庶幾有賴 上曰覽奏具見忠愛所司即便施行
命保國公朱暉佩征虜將軍印總諸路兵赴榆林
禦虜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臨邊覘虜酋所
在至河套而還 以南鴻臚卿陳壽爲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邊堡失事鎮城晝閉壽

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兩旬間與
虜戰三勝虜知有備遂渡河北遁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時論賢之 保定府臣獻白鴉以爲祥瑞禮
部尚書傅瀚劾其不當奏詔斥遣之 三月 夏四
月 五月 六月 起致仕僉事章懋爲南京國子
祭酒時遭父喪詔司業署事員缺不補聽懋終制赴
官 秋七月 虜酋火篩復擁衆寇大同威遠勢甚
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
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保國公朱暉等整搠官

軍以待且令各邊諭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　遞
濮王府房價及開壙造墳價銀有差具會典中　廣
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端儀字孔時莆田人雅志理
學嘗編考亭淵源初稿未就而卒　掌國子監禮部
右侍郎謝鐸上言四事一曰正祀典以[illegible]倫之實
謂當如先儒熊去非之論以叔梁紇之例而祀以顏
路曾晳孔鯉以安其子配享之位黜吳澄之從祀以
明其事元之非二曰重科貢以清入仕之路謂各省
考官皆御史方面之所辟召職分既卑權衡無預以
外簾之官而專去取關節相通人圖倖進必差京朝

官二員以爲主考庶幾革弊而真才可得歲貢一途
雖亦得人但近來提學官類從姑息必責其果通三
場方許充貢三曰革冗員以從京府之制謂順天應
天寔爲京府大興宛平江寧上元四縣皆爲附郭學
校之設惟二府有之而四縣皆未嘗有凡今附郭縣
分俱各有學其視京府實爲冗濫請從順天應天之
制量加廩增歸併府學庶冗員革而風教稍重四曰
塞捷徑以澄國學之源謂納馬納粟入監者其賢百
不一二而不肖者常千百今日之所輸行將取償於
他日若此輩再行則彝倫之堂竟爲交易之地必嚴

塞其途勿令再開雖或國用不足亦當別爲區處疏
入下所司知之　以戶部郎中邵寶爲江西提學副
使寶以身爲教先行檢而後詞藝士類淳興脩濂溪
書院檄取其族孫守之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
課程遠近向慕　閏七月　八月　火篩寇固原總
兵恭順侯吳鑑罷還京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九月
丙子朔日食　冬十月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岳
卒諡文毅岳在禮部十餘年儀文制度多所擬定在
吏部獎恬抑躁不恤怨怒正色盛氣人不敢干以私
事當廷議片言裁決天下皆仰其風采以爲謙之爭

子云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爲吏部尚書召總督兩
廣右都御史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十一月　以張
敷華爲南京右都御史　十二月　召戶部尚書秦
紘兼都御史巡撫陝西

壬戌

十五年春正月　江西盜起敕都御史林俊巡視江
西兼督軍務俊至榜示許盜自新抵新昌親入賊巢
賊首王五率衆出營擒四十餘賊自效賊黨解散遂
改巡撫廢務一新尋以憂歸江西人皆攀轅不忍其
去　二月　禮部尚書傅瀚卒以左侍郎張昇爲禮
部尚書　會試天下舉人命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吳

兼侍讀學士劉機爲考試官取魯鐸等三百人　三
月　廷試賜康海等三百人進士選何瑭等爲庶吉
士　夏四月　以羅欽順爲南國子司業　以秦紘
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鹽課興屯田先後斬虜首九
千修堡砦一萬四千所劃山崖三千里　五月庚午
朔日食　陞固原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
前於虜未熾平凉固原猶爲内地得以休息自火篩
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
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參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鎭　時
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
謀出兵圖之密言于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爲
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太宗奈今將士遠有不逮且當時
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
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乃悟
曰善朕幾爲人所誤事乃寢　戸部尚書侶鍾罷召
南京兵書韓文代之　六月　秋七月　發保定京
操軍回衛團操先是　上欲於附近團操以捍京師
問於劉大夏對曰京西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
御思祖宗恐亦是此意未幾一御史陳言擬將保定

以終其身儉素一如寒士謚曰莊簡眞無愧云　十
二月　雲南晝晦　十二月　前刑部尚書致仕何
喬新卒謚文肅喬新剛介寡與平生唯與彭韶丘濬
爲相知所著有周禮註解宋元史臆見椒丘文集等
書　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適聞軍民多不獲所焉
得天下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亦難太急唯行所當行
久之天下自治　上曰閣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其
所與之人太雜耳渠嘗獨薦一人甚不愜朕意亦不
言其姓名明日大夏詢之内使陳寬寬曰劉學士曾
薦副都御史劉宇才可大用　上不答劉學士再言

之上亦不答當時已服　上之知人云　甘肅副總
兵魯麟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
麟結納嬖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
臣之風漸聞于京師　上召劉大夏問曰何以處之
對曰亦聽其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柰何對
曰聞麟貪酷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貲
余數十萬使使至大夏願竭貲取掛印大夏語其使
曰麟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
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竟怏怏病死
十六年春正月　大明會典成　命大學士李東陽

等修歷代通鑑纂要　二月　進劉健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謝遷太子太
保戶禮部尚書謹身武英殿大學士吳寬爲禮部尚
書兼翰學掌詹事府　三月　夏四月　陞陳壽爲
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五月　京師大旱　兵部
尚書劉大夏屢乞致仕　上不允大夏陳兵政弊
端十事一曰京軍苦于出錢供應二曰營軍困於私
役做工三曰江南軍以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因京
操失業五曰漕運艱難而濫食者妄費不稽六曰養
馬困苦而私用者法禁不顧七曰鎮守太監貪婪特

甚八曰守備内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多涉勢要十
曰禁衛苞苴公行　上覽奏嘉納命所司一一行之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
商確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
可以揭帖密進大夏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大夏曰
先朝李孜省可爲監戒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
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
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類也陛下所行當遠法帝王
近法祖宗公是公非與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
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視爲常規萬一匪人

月居要職亦以此行之害可勝言此甚非所以爲後世法臣不敢効順　上稱善久之　按宋儒僅謂李沆獨無密啓沆對曰臣爲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君公聽並觀于大廷之上而奸邪猶且混殽倒是非密啓乎當時謂沆不惟得宰相之大體宿定人君之大防也劉大夏與李沆之貽謀遠慮其真後先一揆矣　刑部尚書閔珪讞重獄忤旨批答久不下一日劉大夏入對便殿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

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上頷之明日允珪所擬　初劉大夏應詔陳言盡罷光祿寺無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上召大夏密議又及裁抑內臣事大夏至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解上意將有密語即退避大夏侍上語久欲起不能上命司禮太監李榮等扶掖出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請曰吾輩多過失望於上前隱惡揚善大夏曰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是好官吾與君蹤跡疎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臣

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大理寺副李承芳卒承芳字茂卿湖廣嘉魚人舉進士授評事進寺副以講學明道爲務常謂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儒先託跡可一切廢棄當直探孔孟之奧聞者莫察其意指爲狂惑而承芳自信不疑尋謝病去與其弟舉人承箕講學于黃公山蔬食屢空相顧自得也承箕亦謝會試不仕以理學著聞　貴州女苗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左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魯遂反因鎮守

內臣戕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軾太子少保　六月　鎮遠侯顧溥卒以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　秋七月　八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服闋到任　九月　冬十月

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凡四十篇　以張元禎爲太常卿兼翰林學士　詔建壽塔于朝陽門外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竟餓死臺城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祖宗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

[illegible]靡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
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眞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徤
等後言與端不可信誥命不當與誥命朝廷所以獎
賢勵能鄙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此輩
何賢何能頒誥封號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
廷所給與儒臣所撰擬也天下後世其謂臣何疏入
俱報罷　十一月　南國子祭酒章懋到任後謹矩
度尚德行厲廉耻諸生翕然向風　十二月

憲章錄卷第四十一

憲章錄卷第四十二

弘治十七年甲子
至十八年乙丑

十七年春正月　御史陳茂烈以母老陳情乞終養
詔許之茂烈世爲福建興化衛總旗少喪父茂烈繼其
役居忘齒俗不與羣兒伍旣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
憐其勞苦輒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
歎曰吾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
非學之法與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爲吉安府
推官明允公恕信孚于民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
幾死所知覆以敝裘始甦及爲御史袍服朴素借騎
一牝馬以君無官而自任風紀之重彈劾不避權貴
乞歸終養躬自治畦妻子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
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
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二月　哈密人
逐陝巴而以真帖木兒守哈密　三月　太皇太后
周氏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睿
皇后立廟別祭初成化戊子孝莊錢太后崩大學士
彭時等議合葬裕陵時已有周太后他日祔葬祔廟
之説矣至是周太后崩遺上尊謚同孝莊之制矣旣
而大學士劉健等乃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

姑爲委曲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詔禮部會多官詳議以聞　上御便殿召劉健等出示裕陵圖一紙言此錢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相去數丈間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當發正健等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今欲發正仰見皇上聖孝盛德高出前古臣等不勝忻服　上曰卿等如何得知此事都是內臣所爲內臣有幾人識道理者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爲國因論祔廟之禮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故事爲證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謝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李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爲法　上曰然宗廟事關繫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母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　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

殿朕意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東陽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意又違羣臣議違議猶可奈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詳議之健等奏曰容臣等且出計議奏聞時吳寬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衆推寬言寬對衆議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自漢唐來亦然至宋始有並祔祭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所生之比惟宋李宸妃以仁宗悲慟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寔爲非禮不足爲法衆皆從之會議疏上　上喜曰大義深恩並行不悖改稱孝肅太皇太后祀之奉慈殿殿在奉先殿西上初建以祀孝穆太后至是令展其制中室奉孝肅左奉孝穆於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南國子祭酒章懋疏奏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故人材盛而風俗美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敦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爲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

列廢伍待人為多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行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取其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監誘雖勤不無扞格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今多不肯依期坐監習肄雖嚴於違限彼亦視為泛常是歲貢之入監既由挨次而舉人之坐監又曠後時是人才常患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雖今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不貽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為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以成積分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脩政教有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將官

使克稱厥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逭尸素之愆也命下所司議行　夏四月　授何瑭為翰林編脩　閏四月　曲阜重建孔廟落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東陽以所經過天災民瘼上奏詔議行之　五月　加秦紘太子少保　勅吏部都察院比年考察朝覲官員率多撫按官考語多不得實爾等詢訪亦欠周詳以致賢否倒置明年正旦適當朝覲之期宜預行各撫按官從公開報爾等備細參詳精白一心秉持公道庶幾澤被生民上回天意其欽承之　六月　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糧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花鎮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寄養似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偉往各關各預整理糧餉以待出師　以秦紘為戶部尚書尋致仕　秋七月　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　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綏游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

尚先委將領即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亦于
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整點但未宜輕動邇緣
奏曰邊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
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
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
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
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
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
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
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力言京

軍不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
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
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少
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徒費財
物有損無益　上納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
將所拒亦引去　左都御史戴珊累以疾求退不得
言于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京師如何爲
處公受知于　上獨不爲我一言未幾上召大夏議
事畢因問戴珊近來何如大夏言珊有病累疏乞休
出于至情伏望憐允　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

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進見時爲
彼申達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
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而歸大夏以告珊
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改督理茶馬都御史楊一清
巡撫陝西兼經理邊務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
寬卒寬字原博長洲人爲諸生時有文行即負重望
歲貢入太學舉鄉試第三會試殿試皆第一歷官尚
書忠信宏厚廉靖方嚴衆皆屬望柄用而忌者沮之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
致仕　八月　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禁服

色　上諭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
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
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
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
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
紫皂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姜黃等色皆須禁之又
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
許用耳皆諾而退　陝巴還哈密真帖木兒居甘州
虜被環慶平鳳　九月　上屢御煖閣召輔臣議
政事一日　上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本授劉健曰

吳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
易啓妄殺之漸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陣用
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效死何
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勑
書內方有軍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禦大敵官
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從重處治如此
方可李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
明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
復申前論健奏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講常小
節或偏裨損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

部所擬恐妨總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
不爲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
乃爲重耳謝遷曰今遵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爲宜
且軍法亦不專爲殺輕重各有法決打亦軍法也上
曰然可去整理停當皆諾而退　是月晦日復召輔
臣入見上曰令李榮來說日講時劉機講陳善閉邪
陳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敷陳其說乃可耳皆應曰
諾劉健曰昨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他字不是上
微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要明白透徹直言
無諱道理皆是書上原有的不是餘出若不說盡也

無進益且先生輩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
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則其餘百官無敢言者矣上
曰然謝遷曰聖明如此講官愈好盡心李東陽曰今
年聖學緝熙中外臣民無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聖
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
昨所講以有顧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話偶及
此意以爲不若啓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
而出是日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未的恐講官因此
有所觀望故特示詳悉如此盖經筵講章自數歲以
來始去舊時諛頌之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嚮云　戶部尚書侣鍾致仕　冬
十月　劉山伏誅　十一月　十二月
乙丑
十八年春正月　上召劉大夏戴珊面議政事既畢
令中使出白金二錠以賜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
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
敢以賄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且命曰勿朝謝恐公
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以韓文爲戶部尚書
廣西官軍討思恩府土官知府岑濬先是濬謀叛襲
破田州府逐其知府岑猛總督兩廣都御史潘蕃等
奏討詔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苗兵一萬合兩廣

兵征瀘沭之滌等上言宜照馬湖府例改設流官知
府以變其俗從之　二月　陞太僕寺少卿儲瓘爲
本寺卿瓘疏上馬政便民者四事悉見施行語在太
僕寺誌中　以邵寶爲浙江按察使　三月　廷試
賜進士三百人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疏大畧謂今
天下爲病者二爲害者三爲漸者六而終之曰水防
惟土國防惟禮禮不決則潰禮決則陵昔者　高皇帝
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伏讀歎息以爲聖
主不易之論是所謂禮之防也此固保全而使之安
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

莫如壽寧侯今其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顧不嚴禮以
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中外側目而視切齒而
談皆飲恨于壽寧者上陵下逼勢將必潰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
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疏入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痛恨之日在　上前泣
訴不平　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官交章論救金
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加重刑上不聽旣而鎭撫司
具獄辭以請上徑批李夢陽著復職罰俸三月他日
上游南宮二張夜入侍酒皇后金夫人亦預上獨召

大張膝語左右咸莫聞知第遙見大張免冠觸地蓋
因夢陽之言而罪壽寧也旣而劉大夏被召便殿奏
事畢上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
懽呼上曰夢陽本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
朕不得已下之獄及鎭撫司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
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以釋之朕揣
知此輩欲重其夢陽致死以快宮中之忿朕所以即
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
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張元禎上疏勸經筵講太極
圖西銘及性理諸書東宮兼講孝經小學　上嘉納

之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尋命元
禎管內閣誥勑　夏四月　命兵部將兩京五府各
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事并在外鎭守分守守備方
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按季開寫進呈以備觀覽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袖出數疏指一揭帖
曰此廣東巡按御史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鎭
巡官劉健對曰昨所擬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
事務當與當事者皆責在鎭巡令都不見奏報更須
加緊皆應曰諾上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
堂上官作何處置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

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
有道士掌印者但不多耳健對曰固然上又曰彼言
周季麟喪師失律失律者非止一人健等對曰季麟
亦是好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
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李東
陽曰好處亦多　上曰彼言中許大臣要剛正有氣
節若果有此語之行當退但亦無指實難遽退耳健
曰　皇上每催科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若大臣
有贓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者須
是留辦事耳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竊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槩云留着辦事即係該
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
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辦事
可耳上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許有
旨查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
別爲處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
如賞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
通行且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
行誠非道理謝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
不禁則官錢決不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

二十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
有司不行不至上曰今須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
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
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
是此意　上曰然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
蓄儲空乏行償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
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
也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
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
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
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
誠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
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
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
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
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
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
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

費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兩買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宵勵精思治如此是日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寄書一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若干名陸偁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祖制何得擅減李東陽對曰觀奏詞恐所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對曰均徭事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為不奏健曰然則罪之乎上曰令日陸偁已見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曰諾　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部侍郎何鑑查已服滿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對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職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對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答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五月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劉健李東陽謝遷入乾清宮至寢殿　上便服坐榻中健等叩頭上令近前健等直叩榻下上曰朕承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健等曰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掌御藥事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劉健手若將永訣者上又曰朕蒙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亟令禮部舉行皆應曰諾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外　上曰授遺旨太監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前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勤請他出來讀書輔他做好人健等皆叩頭曰臣等敢不盡力健等遂出詔旨傳禮部行之　初七日　上崩　十八日皇太子即

位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大赦天下　六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廟號孝宗　奉安太陵頒繳號詔于天下咸使聞知　北虜冠大同宣府邊將失利命保國公朱暉師師禦之右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暉等出師分駐大同宣府虜引去斬獲百餘級加暉太保琳太子少保琳尋卒　秋七月　加少師大學士劉健左柱國太子太保大學士李東陽謝遷並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起致仕戶部侍郎許進爲兵部尚書提督團營　八月　上皇祖母王太后尊號曰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尊母后張爲皇太后　差承運庫太監王瓚崔果往南京浙江織造瓚等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言于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劉健等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箇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箇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以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　致仕尚書秦紘卒年八十紘字世纓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及卒家無餘貲贈少保諡襄毅　冬十月　建立皇莊七處　更易各處鎮守等內臣　上初即位將東宮內侍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日々近侍與上同所起宴游謀議時稱爲八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尤甚惡文臣專權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及內閣所掌金銀盡入其手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上信之新差者盡數收回於是內臣欲出分守者隨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任肆意誅求無忌甚至取于官庫莫敢不從者　北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乜亭驛會總兵曹雄議方畧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遂發火砲吶喊響應如數十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　十一月　十二月　左都御史戴珊卒諡恭簡珊江西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祿仕四十餘年家無

餘貲數歷中外所至有聲而學政則尤著云　召南
京刑部尚書張敷華爲左都御史南都稱四君子
並指敷華與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云
翰林編脩何塘上疏臣以菲濟待罪史官伏覩内外
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
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錢日
支廩給旣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每念及兹不
勝惶愧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我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臣俾司紀録法古
意也謹按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問　上悉以付

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凡聖
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録之以備纂述由是推之史官
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廢墜始於何時沿
襲至今未克脩舉方今山陵旣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脩史職於久廢勅令脩撰編脩檢討番
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
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録止用據事
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
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旣脩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
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僉夫小人懼遺萬世

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
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
閣之地所以儲養其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
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
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
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録之間得練習政事之體他日
任用不至疎脫是於脩職之中寓養才之意　上
命所司知之

憲宗實録卷第四十二

憲章録卷第四十三

正德元年丙寅至四年己巳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春正月　上耕籍田　命都御史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軍務　天鳴地震　大學士劉健等上疏言臣等遭遇　先帝簡任内閣臨終顧命以陛下爲托即位詔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旋致廢格不行變易殆盡以建言爲多言以幹事爲生事以執奏爲瀆擾以革弊爲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干近幸貴戚則率皆承順以一二人之私恩而壞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而違公議臣等

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若該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乞賜罷黜　上慰留之　二月　勅大學士劉健等脩孝宗實録　三月　隕星如雨　以儲瓘爲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　夏四月　吏部尚書馬文升罷先是御用監太監王瑞以大昏禮奏書篆儒士鈌人吏部已奉旨考選復有旨令韋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文升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瑞憤懟奏文升抗拒科道皆上疏力辨事乃寢文升素與劉大夏不協文升與許進劉宇皆河南人在先帝時文升嘗薦進提督團營宇總制宣大大夏見先帝因言宇之過宇幾不免戶部侍郎王儼兵部侍郎熊繡皆湖廣人儼與大夏姻親繡以廉著文升欲抑儼等乃乘兩廣缺總督都御史文升薦繡往補之繡不樂于外詣吏部辭之不允繡憾之與李東陽謀去文升以大夏代其任至是乃諷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文升遂力求致仕章疏前後至二十　上乃允　以吏部左侍郎焦芳爲吏部尚書芳河南泌

陽人時司禮太監李榮亦河南人爲芳内援故李東陽輩之謀不行　以林瀚爲南京兵部尚書　五月　以彭澤爲眞定知府　以王瓊爲副都御史總督鹽法　六月　辛酉雷震郊壇門太廟奉天殿　以孔彥繩爲翰林五經博士　秋七月　彗星見參井掃太微垣太白經天　八月　冊皇后夏氏及德妃沈氏賢妃吳氏后父授都督同知尋封慶陽伯妃父並授錦衣衛千戶尋進指揮僉事並給莊田　南京國子祭酒章懋上疏乞致仕先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昏重部令敬天戒再疏乞休

未允至是以任滿三載年踰七十上疏不待報而歸
歸復三疏始獲允命　九月　兵部尚書劉大夏乞
致仕章四上從之　以許進爲兵書提督團營王瓊
戶右侍郎　召總制宣大右都御史劉宇爲兵部尚
書　冬十月　命太監劉瑾掌司禮監事兼提督團
營大學士劉健謝遷罷初　上即位內臣馬永成及
劉瑾等八人以青宮舊恩日導　上弓馬鷹犬歌舞
角觝爲樂舊內臣段敏黃偉端慎斥不用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官言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曰公
爲國大臣義同休戚徒泣何益文曰柰何曰比諫官

行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閣三老持諫官章甚力
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持
之吏易爲力事或可濟也文毅然改容曰是也汝爲
我草疏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夢陽具疏草文讀而
芟之曰是不可文文恐　上弗省不可多多恐覽弗
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言人主以辨姦爲明人
臣以犯顏爲忠臣等伏覩近來朝政日非視朝漸晚
仰窺聖容日漸清癯[illegible]永成谷大用張永羅
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或擊毬走
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
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
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休占咸非吉兆切緣此等
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
大業皆在陛下一身今大昏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游
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何補於事乞
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潛銷禍亂之萌
先是科道交章請除群姦　上命司禮監至內閣傳
諭已皆當黜罰修改所劾太監馬永成等姑示涵容
劉健令東陽謝遷上言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

極得罪祖宗非　皇上所得而赦再疏乞誅永成等
上不允於是健等以去就決之各上疏求退初閣議
持言官章不下諸閹業已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
又入於是　上遣司禮監八人齎詣閣議一日而遣
者三健等卒持不下內司禮太監王岳者亦東宮舊
臣惡儕輩所爲獨是閣議明日召韓文等諸大臣至
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諭曰諸先生
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之心但各奴儕事上久不忍
即置之法幸少寬之待上自處耳衆皆惴愕莫對惟
韓文述羣小導非之罪榮曰疏備矣　上非不知今

第欲寬之耳是日諸閣老皆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
議猶持不從特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亦助文
等密奏於上言外朝多官論劾不可不從上不得已
允之明發詔捕劉瑾等下獄瑾等趨至上前環跪伏
哭以首觸地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奴輩上爲之動
瑾因進曰狗馬鷹犬何損於萬機今左班官敢譁而
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
矣上怒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兼提督團營收王岳
等繫獄設內行官校太監丘聚提督東廠谷大用提
督西廠張永等並司營務分據要地各遣官校巡察

先是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權納賄行私及言文官
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于戲劇　上久信之至是
遂准令劉健謝遷致仕惟獨留李東陽蓋前閣議時
健嘗推案哭遷亦訾瑾等罔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
得獨留既而王岳李榮范亨徐智並發南京充淨軍
仍遣人縊殺王岳于途由是大權一歸瑾等勢傾中
外莫敢誰何文臣慘禍自此始矣初舉朝共攻瑾等
欲誅之閣議堅持期在必克兵部尚書許進謂同事
者曰此屬得罪斥足矣若峻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既
而果貽縉紳數年之禍識者恨之　李東陽乞致仕

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
辭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　劉健謝遷既罷瀕行
東陽祖餞歔欷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
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無以應　下
戶科給事中劉菃獄菃上疏極陳時政且略曰近日
權姦預政專勢異常聰明漸蔽弊端日滋各處地方
太監及各省鎮守內臣何必數數更換用新人尚不
若用舊人養饑虎固不如養飽虎蓋舊人猶或知事
飽虎猶或易饜也又云方今備邊無良策只增年例
之銀兩理財無良謀賣及廣東之庫藏浙江既奏軍

士無糧餉者已累數月山西又奏歲入不敷歲出者
幾五十萬小民困苦而征歛益急帑藏窘乏而用度
日奢今日之財用如此何所恃而不動心哉菃疏數
千言言皆剴切遂下詔獄　刑科給事中呂翀上疏
乞留劉健謝遷亦下獄　以吏部侍郎王鏊爲戶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十一月　命吏
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
尋加太子太保兼謹身殿大學士解部事專在內閣
　按詞林記稱芳性陰𢤱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
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

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類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亂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充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不忿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先是七月中源奏占候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璣天權星不明因勸上安居深宮絶嬉戲禁游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至是復奏言十月末占候連日霾霧交作爲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揑旨楊源假以天象妄言禍

福廷杖三十　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上疏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托大臣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揑旨差官校俱逮繫錦衣衛獄　調提督團營兵部尚書許進爲吏部尚書特劉瑾與進同提督團營故用之　罷戶部尚書韓文劉瑾恨文令人日伺其過會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僞以文不能防姦矯詔令落職閑住瀕歸復陰遣邏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騾宿野店而去戶科給事中徐昂上言文率九卿上疏忠憤所激不應勒停昂坐除名爲民於是文子高唐州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坐爲民　以顧佐爲戶部尚書　罷左都御史張敷華數華凝重端介不爲詭隨瑾惡之揑旨令致仕以兵部尚書劉宇攝之　降李夢陽山西布政司經歷罷之劉瑾知韓文等奏疏寔夢陽贊成之也　十二月召前吏部尚書屠滽爲左都御史　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焦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劉瑾既入司禮監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後瑾自於私宅票旨批出專用松江人張文冕者紀錄謄寫府部等衙門官稟公事日候其門

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察院一日審錄重囚內寫劉瑾傳奉字樣重復數多瑾大怒罵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瑾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爲常惟瑾自建白本則送內閣票李東陽輩必爲温旨有曰爾剛明正直爲國除弊等語　吏部侍郎兼學士張元禎卒元禎字廷祥南昌人以進士庶吉士入翰林歷前職平生論議慷慨立名好佞無與陳選羅倫陳獻章以理學相箴警天下之士皆想望風采晚年以纂脩再出務爲取抑

言官氏其後未克發于京邸未免齎恨云　以中書李憲改選給事中憲與劉瑾同鄉瑾謂中書由進士出身者當與博士行人一體選科道遂以憲選科而中書得預科道之選自此始

三年春正月　逮尚寶卿崔璿按察副使姚祥主事張偉下獄時劉瑾方張威勢適璿以冊封回祥以御史問出俱以公差各馳驛乘轎爲邏卒所緝瑾奏拿下獄璿祥枷于長安門偉枷于張家灣內閣部院大臣連上章乞寬宥始釋獄各充邊衛軍　謫兵部主事王守仁爲貴州龍場驛丞守仁以戴銑薄彥徽等

繫獄抗疏言銑等以言爲責如其言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今逮至拘囚恐中外以言爲諱自是而後雖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伏願宥銑等仍舊供職疏入瑾怒廷杖五十絕而復甦因謫龍場　閏正月　劉瑾揑旨將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并呂翀劉菃各廷杖三十發爲民時南都御史陳壽抗疏救諸言官併奪職　謫南京兵部尚書林瀚浙江右布政勸致仕先是戴銑等言事被逮瀚連疏論救瑾怒揑旨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罷其官　二月　勅諭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宇御史凡有章奏必先呈稟爾等仍令南京都察院一體遵行前此所未有也　以詹事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右侍郎學士劉忠爲南京禮部右侍郎時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書畢因致諷諫語是日廷和忠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說話瑾因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遷南京侍郎[illegible]若遠之實陞之也蓋瑾與廷和等昔[illegible]東宮[illegible]廷和等見事勢難處亦欲南官以爲自全[illegible]爲辭以托於瑾因得是擢未幾罷南京戶部尚書秦民悅復陞廷和爲本部尚書　南國子

祭酒章懋准回養病　三月　劉瑾傳勅譴責奸黨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槃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陶諧劉菃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弘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鏜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鈺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遞相交

通彼此穿鑿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敕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　夏四月

王守仁被謫在途瑾遣人隨偵將置之死行至錢塘度不免遂乘夜佯投于江冠履浮于水上遺詩有百年臣子悲何極夜夜濤聲泣子胥之句浙二司及杭守楊孟瑛皆信之命漁人索尸不得祭于江上家人亦成服守仁乃潛附商舟浮海至閩中入武夷山且將遠遁或謂之曰汝有親在未免為累遂旋赴龍場

時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令內閣撰敕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剝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鎮守廖堂剝取民財輦送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後請敕自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司莫敢言者

逮巡撫南畿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獄發海南為民先是勳戚徐備受無錫奸徒投獻田地民訟之朝璞承勘悉以還民備賂劉瑾別差官覆勘承瑾風旨乃悉以其田歸備且劾璞前勘非是瑾捏旨逮赴詔獄訊之璞不屈曰實民田也瑾怒箠之幾死數日方蘇全家流徙海南瓊州

罷禮部尚書李傑時晉府鎮國將軍表櫟賂劉瑾求封郡王傑不與瑾銜之竟以是罷去復起前禮部尚書張昇代之尋亦以忤瑾罷

劉瑾矯詔以大學士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都御史張敷華為朋黨頒示天下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野　世宗生于興邸　加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追贈故工部尚書謝一夔謚文莊錫之誥命

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先是一清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脩濬墻塹以固

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清遂興築邊墻剋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清遂乞休工亦停罷

按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城不可以墻城則厚廣可以堆積而成墻則薄版築解而隨頹矣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為平壤矧墻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黃河橫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塹城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墻者恐不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脩築邊墻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清又踵為

上劉瑾逆豎則減一清未可知要之邊墻之築在後
人須當核實爲之不得承訛襲舛以滋無窮之費傾
江海以實漏巵也　杖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謫戍
肅州死于道時源復奏自今年以來一向占候得火
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　上
思患預防意在劉瑾也瑾將源疏留中不出召源面
斥之曰你何等官要學做忠臣遂揑旨令送錦衣衛
杖背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差官押送至河
南河陽驛因傷重死焉妻度氏斬蘆荻覆尸瘞于驛
後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之子瑄以劾曹石謫戍嶺

外猶幸生還源累疏獻忠不愧其父而身遂不免朝
野悲之　九月　以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尚
書　冬十月　賜皇親沈傳吳讓靜海縣莊田六千
五百餘頃讓妻厲氏奏稱河間靜海莊田一處原係
河淤退灘田土乞比照皇親夏儒事例給與管業蓋
家人李良等捏稱投獻也事下戶部查河間府莊田
間並無靜海河淤退灘地及差官勘前地頃畝數多
見有軍民管業難便定撥覆奏　上不從卒賜二家
爲莊田永業　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爲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南京戶部尚書雍

泰罷泰陝西咸寧人由進士爲知縣御史按察使都
御史所至紀綱肅然人不敢干以私按察山西時以
事捶太原知府伊珍爲珍所訐奏繫詔獄左遷湖廣
參政尋擢都御史巡撫宣府參將李傑不法部下訴
于泰將劾奏之傑庭參謝罪泰按軍法呼左右縛而
杖之二十三軍股栗傑有內援遂以泰擅打將官劾
罷既而尚書馬文升劉大夏交薦之給事中潘鐸等
復疏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許進素善泰薦于劉
瑾瑾原籍陝西與平人以同鄉故起爲南京操江副
都御史時瑾專國卿佐遷除皆厚賂行謝鄉人以諭

泰泰曰進退在天君奈我何未幾遷尚書又不謝瑾
怒遂揑旨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文升
大夏并潘鐸等數十人皆以舉泰罰米有差　十一
月　劉瑾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票旨將各省巡撫
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
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　逮各邊巡撫都御史及
管糧郎中下獄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
因戶部奏差科道官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
粃草浥爛者票旨逮繫各巡撫及各管糧官下獄既
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

猾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邊儲愈乏　十二月　以劉忠為南京吏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　天下諸司官員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皆借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　李夢陽下錦衣獄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讁出之猶不快前怒離以他事械至京遂下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脩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闞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能今臨死生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為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救我唯對山為能救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為良友一碎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為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為之援柰何欲為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褰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當斡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　罷吏部尚書許進尋除名為民調兵部尚書劉宇為吏部尚書進不媚劉瑾然亦不與抗宇以編修侍[illegible]灑者每為宇謀欲傾進乘間言于瑾曰許尚書[illegible][illegible]譎詐外示亢直如雍泰平昔剛暴朝廷輿論不用因其老虛名乃欺公舉用卻又揚言于外曰公雖與泰同鄉不阿于公乃吏部委曲用之耳瑾方怒泰不置及聞此言大怒屢票旨責進欺罔進乞歸遂落職以宇代之　以曹元為兵部尚書　以王瓊為吏部右侍郎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傅大學士王鏊掌詹事府吏部尚書兼學士梁儲為考試官取邵銳等三百五十人　養病南祭酒章懋奏乞致仕許之　三月　廷試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改翰林院編脩顧清等為部屬官先是焦芳子焦黃中會試中式芳意欲為殿魁既而取呂柟為第一黃中居二甲首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

子劉瑾改清等官授黃中檢討及劉宇之子劉仁等
六七人俱爲庶吉士數月黃中與仁等皆擢編脩
下御史涂禎獄謫戍邊未行死於獄禎江西新淦人
初知江陰縣政蹟顯著適朝覲吏部奏禎天下治行
第一徵爲御史差巡長蘆鹽課劉瑾欲令劉送該年
鹽銀兩禎用從瑾深銜之後禎復命俟於朝門適
遇瑾又不行跪禮即捏旨拿送錦衣衛獄二次各杖
三十發肅州衛未遠充軍禎傷重死於獄仍行原籍
杳取禎男涂朴起解補伍　以浙江右布政邵寶爲
湖廣右布政　召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改戶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　逮
前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至京下獄劉瑾惡其築
邊太費王鏊言于瑾曰一清有高才重望爲國脩邊
乃可以爲罪乎李東陽亦救之乃得釋還　夏四月
南京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　致仕吏部尚書王
恕卒年九十四贈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字宗貫陝
西三原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寺副知揚州歷江西
河南布政巡撫荊襄河南雲南進南兵書巡撫南畿
復兵書以至冢宰隨在著稱好學則至老不倦所著
有漕河通志介菴奏議玩易意見石渠意見經籍格

言等官　五月　南京右都御史熊繡致仕　六月
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以盤糧報數不明枷于東
西長安門外都御史劉孟以到任遲枷于吏部門外
時劉瑾益務嚴刻動以一百五十斤大枷枷號威衆
者雨晝夜不輟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　既朝官
三百餘人下詔獄時早朝有遺匿名書于丹墀者
上見之命拾以進乃備言劉瑾等亂政瑾下殿入班
詰問無肯承者瑾疑羣臣所爲乃分五品以下官三
百餘人出午門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酷暑暴于
烈日中仆地死者十餘人至晚悉械送錦衣衛獄追
究竟無踪跡李東陽奏此事必一人陰謀所爲同朝
諸臣倉卒拜起豈能知之乃得釋　逮前戶部尚書
韓文瑾已勒文落職猶啣恨未已乃以戶部廣東司
遺失簿籍差官校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考訊欲置
之死監禁數月罰米一千石押赴大同親納續以他
事數次罰米二千餘石家產不能償皆稱貸以給
秋七月　八月　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先是大夏
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無名供饋歲
省官府浮費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大夏既歸有激
怒于　上者太監寧瑾素重大夏叩頭諫曰此先帝

意非劉大夏建白乃免時劉瑾日誅求臣僚劉宇與大夏有怨言于瑾謂抄沒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焦芳亦忌大夏共譖之瑾因廣西土官岑濬獄辭連大夏遂逮繫至京下錦衣衛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集大臣議都御史屠滽謂大夏不宜深罪瑾怒乃與劉宇謀謫大夏輕議夾人遷徙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大夏即徹縣車出都城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有焚香祭禱願大夏生還者　進大學士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大學士王鏊致仕鏊見劉瑾兇悖不能沮遏居

常戚然不樂遂累疏乞休歸　南畿提學御史陳琳以劉瑾陰掠大臣顯挫臺諫上言老成不可不惜狂直不可不容言甚切至疏入忤旨謫廣東揭陽縣丞
以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為南京戶部尚書令致仕泰成化中為御史嘗言宮闈預政被捶幾死累遷長南京所至有聲至是泰表入賀聖節惟以土葛布遺劉瑾瑾知其清苦然猶嘅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姓名以請瑾令陞職致仕　九月　冬十月　調翰林學士張芮為鎮江府同知芮見瑾長揖不拜遂坐事謫之　下陝西舉人郝序獄序戶部侍郎郝志義之子志義卒序援例乞祭葬劉瑾以為無此例遂下錦衣衛獄問發充軍瑾自擅政大率抑文右武尤崇重內臣馬永成等八黨皆封父為都督造墳塋祭所命祭文皆李東陽撰嘗歎不敢言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祖宗時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報以天順前無此送銀例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罪不能送銀之例　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綏撫余子俊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

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弘治間戶部尚書葉淇奏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遂阻一時俱壞商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盡以各鈔關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屯地皆為商人佃種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

借頗佐不曾言於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
年例銀兩終不可能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
屯田盡皆荒蕪國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遂堅猶知
年例之爲害邊境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四川盜起召服闋家居右副都御史林俊巡撫四川
兼督理軍務督兵討之　十一月　禮部侍郎掌國
子祭酒事謝鐸致仕　十二月　起前江西提學副
使蔡清爲國子祭酒未至卒清福建晉江人平生好
學至老不倦家極貧雖位至四品恒借貸於人　自
給云

四年春正月　以邵寶爲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尋
罷時劉瑾擅權公卿多出入其門寶一無所通瑾銜
之數令人以危言撼之不爲動乃勸令致仕　廣東
盜起陞松江同知吳廷舉爲廣東兵備僉事征十三
村池水盜平之時天下鎮守恣橫廷舉劾廣東鎮守
太監潘忠二十罪忠亦列上廷舉罪逮鞫之無狀止
以枉道回枷于吏部門外十有二日尚書張綵心服
廷舉言于劉瑾釋之發鴈門充軍　二月　三月
以席書爲貴州提學副使　以儲瓘爲戶部左侍郎
夏四月　以王雲鳳爲國子祭酒　降吏部尚書

兼學士梁儲爲右侍郎劉瑾以儲等在弘治中纂脩
大明會典壞祖宗制書雜以新例悉毀之儲因降爲
侍郎左庶子毛澄左諭德傅珪等皆降職大學士王
鏊致仕免究惟李東陽如故　五月　孝宗實錄成進焦
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爲吏部尚
書兼學士　按王鏊撰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
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皆有以從
隨其言動皆親見而在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
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
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
爲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
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于數十年之
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
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僞或奪于衆不得書或
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
勳業汨沒不傳而姦憸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
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
史矣　改翰林侍讀徐穆編脩汪俊等爲南京部屬
先是劉瑾惡諸翰林不行跪禮及脩孝廟實錄成例
進秩瑾謂文士不習世故擿所忌者十餘人陞調南

京員外郎主事等官俾擴充政務　六月　以石珤
為南京國子祭酒　南國子司業羅欽順除名右都
御史熊繡致仕　秋七月　日本南海商遣使來貢
八月　榮王之國常德　劉瑾既止各邊年例銀
兩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課邊儲遂大匱乏因詢
國初如何充足議者以為國初屯田修備故軍食自
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修舉屯
田分遣御史胡汝礪周東楊武顏頤壽等往各邊丈
量屯田以清出地畝數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
罪之於是各邊增屯田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

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
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
以誅瑾等為名瑾禍始於此矣　按鹽法復舊令商
人上納本色則商人佃種邊地不致荒蕪鹽課有資
屯糧自辦苟不復鹽法止清屯田則邊人無力耕種
子粒仍無從出適擾貧軍以釀亂也　九月　遣御
史甯杲啟教薛鳳鳴督捕盜賊于真定等處京師之
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地方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
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號為響馬盜至是褒
賞益熾劉瑾遣御史甯杲于真定啟教于天津薛鳳

鳴于徐淮專一捕盜舊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口隨
至是許杲等令攜家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
備指揮石璽會飲歌舞為樂瑾遣邏卒緝知之傳旨
降鳳鳴為徐州弓手教在天津稍收斂惟杲奏立什
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無虛日每械繫盜賊入真定
城用鼓吹前導金鼓之聲彌月不絕出是姦人無所
容盜賊多內官張忠姪張茂為窩主杲親往捕斬之
咲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齊彥名因是聚眾為亂瑾
以杲教捕盜有功皆陞為僉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改梁儲為南京吏部尚書劉瑾惡其不附己也　閏

九月　陞龍場驛丞王守仁為廬陵知縣　奪平江
伯陳熊爵　起吳廷舉為雲南副使尋陞江西參政
冬十月　虜寇寧夏殺總制尚書才寬　四川保
寧賊劉烈聚眾作亂僭號稱王侵掠陝西漢中等處
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僭稱王眾至十萬侵
入湖廣鄖陽等處　大學士焦芳以老病致仕命吏
部尚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吏部
左侍郎張綵為吏部尚書綵陝西人弘治中任文選
郎中養病歸劉瑾查京官養病久者悉革為民綵赴
京焦芳薦于瑾復補舊任已而楊一清薦綵諂曉諂

畧𡻕任邊方巡撫陞都御史尋陞侍郎劉宇入閣進
以綵代之綵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禮物者
非取于官庫則歛于小民取怨貽患不可瑾納其言
遂禁察饋遺者適巡按山東御史胡節回歛銀欲行
饋送瑾偵知之捕下獄死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
指揮趙良若往福建回歛銀二萬兩饋瑾瑾奏收其
銀於承運庫宣等皆降黜其餘因饋送得罪者甚多
刑罰之獘一時少息綵又嘗言于瑾謂其左右用事
者多驕財壞法瑾悉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
少戢然綵在吏部惟知敬瑾諸宦者以爲瑾之諫同
類皆綵敎之　十一月　亦不剌阿爾禿厮掠西寧
諸番　十二月

憲章録卷第四十四

正德五年庚午
至九年甲戌

五年春正月　儲瓘以疾乞致仕許之　命刑部尚
書洪鐘兼左都御史總制軍務督陝西川湖三省兵
征勦四川流賊　二月　擢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皆入閣辦事元瑾之黨也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
三人惟楊一清以才望劉宇與元皆以阿附瑾得之
致仕禮部侍郎國子祭酒謝鐸卒鐸字鳴治浙江
黃巖人以進士庶吉士歷官前職孤介廉直取與進
退一斷於義雖未究其素志而激貪立懦蓋大有足
尚云　以劉忠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
劉瑾專政欲盡除舊已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謂張
永于南京旨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
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召
瑾至語不合永耶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
臣皆置酒和解　三月　禮部尚書致仕周經卒經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初以庶吉士徊翔翰林者幾三
十年一旦昇以政務久掌國計以身任事秉正執法
罔恤利害有古大臣風　脩撰何瑭以長揖忤劉瑾

乞致仕歸　夏四月　慶府安化王寘鐇與寧夏都
指揮何錦周昂丁廣等集衆反殺總兵江漢巡撫都
御史安惟學僞鑄印章封拜賊黨傳檄以誅劉瑾爲
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五月　命涇陽伯神英充
總兵官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
爲提督帥中外兵討寘鐇　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
執寘鐇父子賊黨悉平時神英兵猶未至陝西諸路
兵已先約進勤鉞爲内應遂手斬周昂執安化王父
子械繫之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於是令神
英帥師還張永及楊一清仍往寧夏撫安地方　六

月　京師旱霾　秋七月　四川威州茂州等處地
震有聲如雷既而潼川州樂至縣皆地震　四川賊
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四川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
儸回石砫等處土兵討敗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
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會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
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
重走　八月　太監張永還京獻俘寘鐇等伏誅
以楊一清總制陝西三邊諸軍事初一清之起征寧
夏也實張綵薦之劉瑾不得已從之事平瑾不欲一
清還京師遂留總制　劉瑾謀不軌伏誅瑾擅政五

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既憾瑾征寧
夏平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既回京獻俘與素所厚
官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于　上言瑾流毒海内
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擒之
因跪具大罪十七事　上猶豫未決永等曰少遲我
曹皆齏粉矣陛下安所之乎　上乃允其奏即命禁
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
熟寢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遂出戶遂被
執詔多官赴鞫皆錯錯索索莫敢先發言衆促刑書
何鑑乃問瑾胡爲引用鄉人瑾笑且罵曰汝文武大

官皆由我進何得言鄉人駙馬蔡震將瑾拷掠具獄
刑部主事王宗哲亢朗讀瑾要詞坐以謀反凌遲三
日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啖之悉誅其家屬抄沒財產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
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金甲蟒衣衮
龍袍金龍盔甲玉印玉琴玉帶數多皆籍内帑　下
吏部尚書張綵獄初綵在吏部尊敬劉瑾故事吏部
推用大臣必關白内閣綵以爲事在劉瑾内閣不得
預每忽之及瑾被繫捕綵下都察院獄病死仍暴其
屍家屬流嶺南　大學士劉宇曹元罷　前大學士

兮及子侍讀焦黃中並除名爲民先是黃中爲檢
討數月即陞編脩踰年復陞侍讀任恣無耻時土官
岑濬沒入家口內有殊色芳聞求謀得之後卧病黃
中淫烝天下嗤之瑾誅言官交章劾其罪遂並褫職
論平寘鐇功封仇鉞爲咸寧伯　召楊一清爲戶
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東陽等奏言旬月之間二
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等之功於是封張永
兄張富爲泰安伯弟張容爲安定伯魏彬弟魏英爲
鎮安伯馬永成弟馬山爲平涼伯谷大用弟谷大玘
爲永清伯封義子朱德爲永壽伯給誥券世襲　復

四　汸

廢李東陽楊廷和子爲尚寶司丞楊一清子爲中書
舍人　命太監魏彬掌司禮監印時劉瑾誅部凡瑾
所行各衙門逐一裁革但又云百官緘默順從皆非
得已事干人衆都不查究於是逆瑾流毒尚在而魏
彬馬永成等仍濁亂朝綱賞罰失當山東河南北江
西四川諸處盜賊蠭起而天下不勝煩擾矣　罷工
部尚書畢亨時亨請拆毀劉瑾原籍陝西祖塋且云
內官脩墳不係舊例宜悉革罷魏彬等大怒曰洪武
禮制豈有文官脩墳例耶遂票旨劉瑾祖塋不必拆
毀勒亨致仕　起邵寶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左侍郎

辛未

兼左僉都御史督理漕運乞歸養不許　九月　以
誅逆鐇逆瑾詔天下　以梁儲劉忠並爲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傅珪爲翰林學士
掌院吏部右侍郎　以國子祭酒王雲鳳爲南京右
通政石珤爲國子祭酒王瓚爲南京國子祭酒　以
羅玘爲南京吏部侍郎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大
學士劉忠少傅梁儲少保並武英殿大學士　冬十
月　南道御史張芹疏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
之時阿諛依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
變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廕乞賜罷黜不聽　以羅

五　貞

欽順爲南京國子司業　前吏部尚書許進卒贈太
子太保謚襄毅　十一月　以章懋爲南京太常卿
辭不赴　十二月　陞廬陵知縣王守仁爲南京刑
部主事　致仕參議賀欽卒欽字克恭世居定海其
先戍廣寧後屯遂爲遼西人欽不務博覽惟讀五經
四書舉進士爲給事中上疏解官游于陳憲章之門
反身實踐薦授參議尋以母老疏辭晚更好易究心
象數手不釋卷既卒鄉人祠之學者稱爲醫閭先生
六年春正月朔四川江津賊曹甫復起僭稱順天王
攻剽縣治僉事吳景被殺巡撫林俊聞報馳赴乘元

且賊方醉酒不設備乃夜半蓐食嚼枚而往圍而燒
之甫伏誅前後所得賊級千數百人　改兵部尚書
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召南京吏部尚書孫交為戶部
尚書　起李夢陽為江西提學副使　調南京刑部
主事王守仁為吏部驗封主事　二月　召編脩何
瑭復任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劉忠學士靳貴
為考試官取鄒守益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廷試
賜楊慎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慎輔臣楊廷和子也
慎頗博習綜羅京師人猶稱為面皮狀元　按餘冬
序錄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舉

禮部高第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
之仁宗朝韓億為叅知政事子維舉禮部不與廷試
受廕入官宋制嚴之　宰相子弟如此惟秦檜柄國而
子熺孫塤南省廷試皆冠多士我朝景泰間大學士
陳循王文子鄉試不第許訟考官特賜舉人弘治乙
丑科謝遷子丕至是廷和子慎其父引嫌不與讀卷
其子並得及第前此戊辰焦芳以子黃中不得狀元
及第降調翰林諸執事官故是科不得不爾於此見
我朝法制視宋為稍寬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夏四月　大學士劉忠省墓還先是忠有疾累疏

乞歸未允强出為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即乞省墓時
費宏為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錄所刻文字指摘其
疵謬以白紙粟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　上召
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錄授之曰
不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東
陽等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陛辭聞之抱怏而
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起章懋為南京禮部右侍郎疏乞致仕許之　江西
盜起召守備右都御史陳金總制軍務以右副都御
史俞諫提督軍務發兵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

起贛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碼
瑙寨華林戍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
等處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狼兵
共征之　五月　兵部尚書致仕劉大夏卒逆瑾誅
大夏自甘肅放還詔復職致仕還家遘疾卒年八十
一謚忠宣君子謂劉忠宣公之為人明識治理如賈
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質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
包拯忠誠懇切如司馬光是固先民之遺軌云　六
月　總制尚書洪鐘巡撫四川都御史林俊陝西都
御史藍章會兵討藍廷瑞鄢本恕等賊擒之加鐘太

子少保陞俊右都御史章右副都御史　日本遣學
波叛民朱素卿來貢　秋七月　流賊劉六劉七齊
彥名等刼掠畿內州縣劉六等皆霸州文安響馬盜
時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霸州文安人劉六等
嘗因諸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縱觀　上游幸
之所久爲都御史甯杲所逼遂聚衆拒捕劉瑾誅杲
亦罷兵部尚書王敞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繫安
肅縣劉七等帥衆刼獄奪去旬日間聚衆數百到處
窮民響應皆至數千遂橫行北方殘破州縣屢敗官
軍　八月　流賊劉七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

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
固安甚急　上召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問
曰賊在東師乃西出恐緩不及事適令兵部追還陸
完令東出東陽等對曰甚當但恐官軍在北賊若南
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東陽
復奏曰願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有成功上慰
諭令退　四川巡撫林俊乞致仕許之時宦官用事
每各邊征勦必以其子弟私人寄名兵籍冒報功次
陞賞俊一切拒絕不許權幸惡之且與總制洪鍾議
多不合因乞致仕疏上忌者謂盗已衰內批即允之

比時蜀賊尚有餘黨科道保留不從俊歸蜀人號哭
追送未幾而兩川逋寇方四任勍子及麻六兒等復
熾殘破蜀土人民益遭荼毒矣　改兵部尚書王敞
掌通政司事調刑部尚書何鑑爲兵部尚書時流賊
勢日熾敞束手無策言官論敞不職遂改敞而以鑑
代之　以惠安伯張偉充總兵官右副都御史馬中
錫提督軍務統京營兵征流賊　流賊劉六趙風子
等分夥寇掠河南山東州縣風子名璲初爲霸州文
安縣生員有勇力好任俠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
楊虎等衆萬餘攻掠文安璲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

刼其妻將汚之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
擒因降爲盜又之劉六等欲分夥爲寇於是璲與楊
虎邢老虎合爲一夥轉掠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
一夥寇掠山東其勢愈熾　南京吏部尚書張潔等
會疏言儲位久虛請選立太子不報　擢巡撫陝西
右都御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尚書乞致仕壽卒壽字
本仁新淦人貫遼東籍登仕四十年其建明樹立
多可述而廉名尤著居常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
爲斂親舊共資助之諸子旅寓南京環堵蕭然　九
月　遣總兵官惠安伯張偉提督軍務都御史馬中

錫下獄先是二人受命征劉六等所領京營人馬皆未經簡閱中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招撫解散張偉統祿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循檄諸路凡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擒捉仍與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駐兵劉六等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主國事馬都堂豈能自成其事乎遂使人至京師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中所掠金銀輦載至京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

劫馬都堂家房屋財物由是謗騰謂中錫玩寇殃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及偉下獄論死後中錫竟死獄中宥偉革爵閑住　冬十月　大發兵討流賊命伏羌伯毛銳充總兵官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先是馬中錫等既無功中官因以爲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命谷大用總督令與陸完在臨清駐劄調宣府游擊許泰郤永大同副總兵張俊游擊江彬各領邊兵入征內地俱聽谷大用陸完節制調遣　逮巡撫山東都御史邊憲巡撫真定都御史蕭翀下獄除名爲民時兵部奏二人撫馭無方調賊失機故也又著爲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守邊將帥例抵死　擢山東樂陵知縣許逵爲山東按察僉事備兵于武定州逵河南固始人由進士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執刃伏于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軍法從事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遂超擢是職既而劉七楊寡婦

以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高苑斬首四十餘級復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　十一月　大學士劉忠致仕　京師地震　流賊攻徐州掠淮西

十二月　流賊趙風子攻破裕州同知郁采死之贈采光祿寺少卿廕其一子時又有上蔡縣知縣霍恩城破被執不屈而死真定知縣王佐棗強知縣段豸與賊戰死朝廷憫之咸贈官賜廕　趙風子與劉六等分夥爲寇衆至數萬漸引而南河南北山東兩淮地方俱被其害所破州縣數十間有以金幣遺賂求免攻城者則斂兵而過官軍追討拒戰亦互有勝負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提督軍務節制寧夏延綏諸
路軍馬討河南流賊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
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芳衣
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斮之曰使吾手誅此賊
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聲言欲屠城趙風子
以馬文升尚書家在閣中引衆去之　命　吏部尚書
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以蔣冕為吏部
右侍郎　以孫需為南京工部尚書　以楊廉為順
天府尹　以吏部左侍郎傅珪為禮部尚書時　上
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

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大慶
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執奏曰孰為大慶法王者
敢並至尊書之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
問田亦竟止優人臧賢者有寵能軒輊縈辱人縉紳
或趨附之因請改牙牌製如印文為方者珪不可召
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果為
此爾倘無既矣優兀戢而聽命
七年春正月　起傅珪為南京戶部左侍郎　黃河清
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　伏羌伯毛銳帥
師與流賊劉七等戰敗績銳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

萬餘皆未嘗經戰陣谷大用擁衆觀望銳帥師至真
定地方遇劉七等與戰大敗適宣府游擊許泰兵至
救援銳僅以身免失去所佩將軍印徵回京師以與
谷大用同事不問失律喪師之罪但罷歸第而已
以王守仁為考功郎中　陞提督軍務陸完右都御
史先是內閣票旨從楊一清之議有能擒斬盜賊三
名顆者陞一級時劉六劉七齊彥名等雖擁衆數萬
然多擄掠脅從之徒其親信驍勇善騎射者不及千
人官軍每追及賊首驅脅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并棄
所掠財帛奔逸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脅從首

級屢報捷音降勅獎勵論功陞賞谷大用陸完得獎
勅十餘次前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甚至賊
已過而官軍邀平民亦殺之以報功大同游擊江彬
過薊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谷大用陸完
皆不問大用等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
級日費廩餼自出師勞犒賞至費太倉銀二百餘
萬兩府庫為之虛耗　前少師吏部尚書馬文升卒
年八十五贈太傅諡端肅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性介
特不尚華侈立朝五十餘年重名節勵廉隅雖位極
人臣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則屹然不

可否云　遣太監陸誾監鎗督諸軍討流賊罷禮部尚書傅珪時誾以陸完等討賊未有成功乃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下多官議可否衆懼忤中貴意觀望依違不決珪奮然曰今兵老民疲賊方日熾以冒功者多僨事者漏罰失將士心今賊在郊圻民譁然思亂禍且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首鼠唯唯將何待乎議罷疏上明日竟遣誾監鎗傳旨令珪致仕　江西華林賊殺按察副使周憲總制陳金檄按察使王秩與南昌知府李承勛討敗之斬首三千餘級　二月　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歿　三月

彭澤遣兵擊賊於西平大破之　夏四月　賊轉掠畿內　五月　流賊趙風子伏誅風子寇掠河南州縣爲延綏寧夏官軍所敗轉寇至六安州官軍復追擊之其衆多道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先後俱死走至商城風子知事不濟遇一僧奪其度牒削髮詐爲僧欲渡江投江西賊尋船將渡過武昌軍人趙成等執而誅之超授成正千戶　閏五月　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爲官軍所敗遁走至黃州府團風鎮奪船入楊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揚州官軍所拒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　秋七月　流賊又下過南京凡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　八月　劉六等舟至江陰海濱遇颶風大作舟覆登狼山陸完兵至因而平之生擒齊彥名招稱劉六劉七投江溺死　按山東羣盜不過狗鼠之雄烏合而起攘臂相聯乃釀此大患朝廷命將出師散中帑銀帛不下數百萬而卒借邊徼之兵然而山東西兩畿河淮南北城陷者十三死者十五僵尸成丘流血成川使天不悔禍有隱憂矣　九月　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誾弟陸永

爲鎮平伯咸寧伯仇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券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召入掌院事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其餘權勢所托奏帶之人以首級論功陞授都督錦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者千餘人又以盜賊平定由內閣官運籌定議之功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東陽等固辭之　邵寶乞歸省抵家再疏乞終養許之　冬十月　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費宏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調邊軍入衛京師時近幸有寄獻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大同

宣府邊軍各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衛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耶欲行之遣司禮監與谷大用同至內閣議李東陽等力辯以爲不可府部科道皆交章以爲不可不聽復遣司禮監文書房官至閣促令擬票旨　上坐乾清宮必欲是夜批出東陽等復陳其十不便狀翌日乃以內降傳旨行之大同游擊江彬因此得入京尋致寵幸　十一月以監察御史陳金總制江西軍務　以王鴻儒爲南京戶部侍郎　少師大學士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既致仕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

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十二月　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尚相繼作亂皆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佐佑之及劉石敗李掞重貲遁走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府地方坐卧一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人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置水一盆令其自照果見各樣冠服于是人皆尊信不疑凡來照者置立簿籍記其姓名約各出財共舉大事愚民被其誑惑遠近爭附所獻金帛隨其貧富以爲多寡至有千餘金者雖傾家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踵而至

所得輜重隣縣潛移他所惟留孽身鼓衆刼縣殺人及守兵敵敗五先逋走　江西總制陳金等督率官軍狼兵征討華林碼碯諸寨盜賊　罷總制軍務尚書洪鍾逮按四川御史王綸劾其縱寇殃民也　以吏部考功郎中王守仁爲南京太僕寺少卿　是年致仕南京御史沈[illegible]持正晚值逆瑾比勢家中禍瀕死擠遷及瑾誅且復用之而遽以訃聞君子爲之深惜云

八年春正月　河南布政楊一器脩元許文正公祠堂成元時祠在河內者已毀子器捐俸屬懷慶府脩

之　命右都御史彭澤總制四川軍務征勦盜賊　以儲瓘爲吏部左侍郎未赴而卒年五十七瓘字靜夫先世毘陵人元末徙泰州瓘少貧無資勤苦嗜學舉成化癸卯甲辰鄉會試皆第一狷介清脩與物無忤推引名士振起阨窮逆瑾專權時公卿奔走瓘愧憤引疾去既而起用亦遂乞休至是再起云　諡文懿

江西姚源洞賊作亂總制等官歷年征討費以萬計參政吳廷舉欲設奇取勝不用甲胄單騎入賊巢諭令解散爲賊所留羅武刼威廷舉畧不爲動久之因得以識其左右之有謀勇者重犒賞之使執其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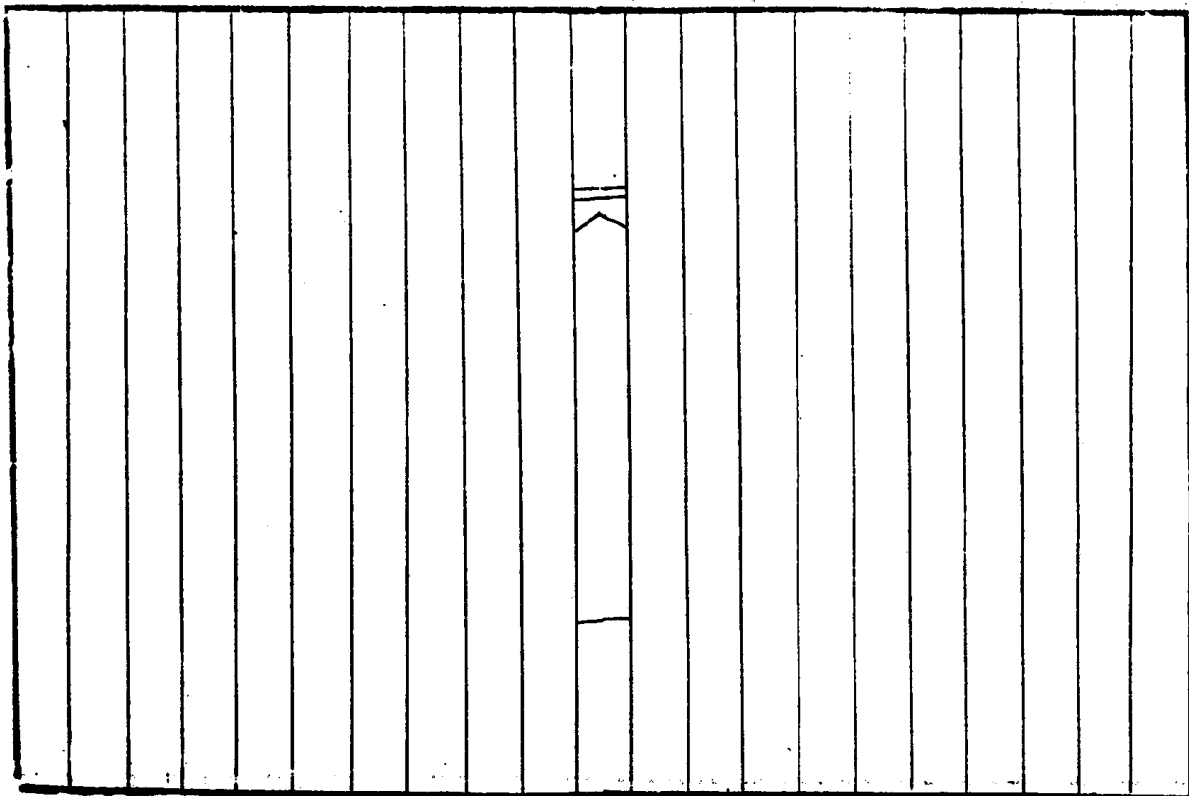
送陝巴還哈密復立殺阿孛剌等陝巴尋死子速壇拜牙即立淫酗不道屬夷謀害之至是走歸土魯番其王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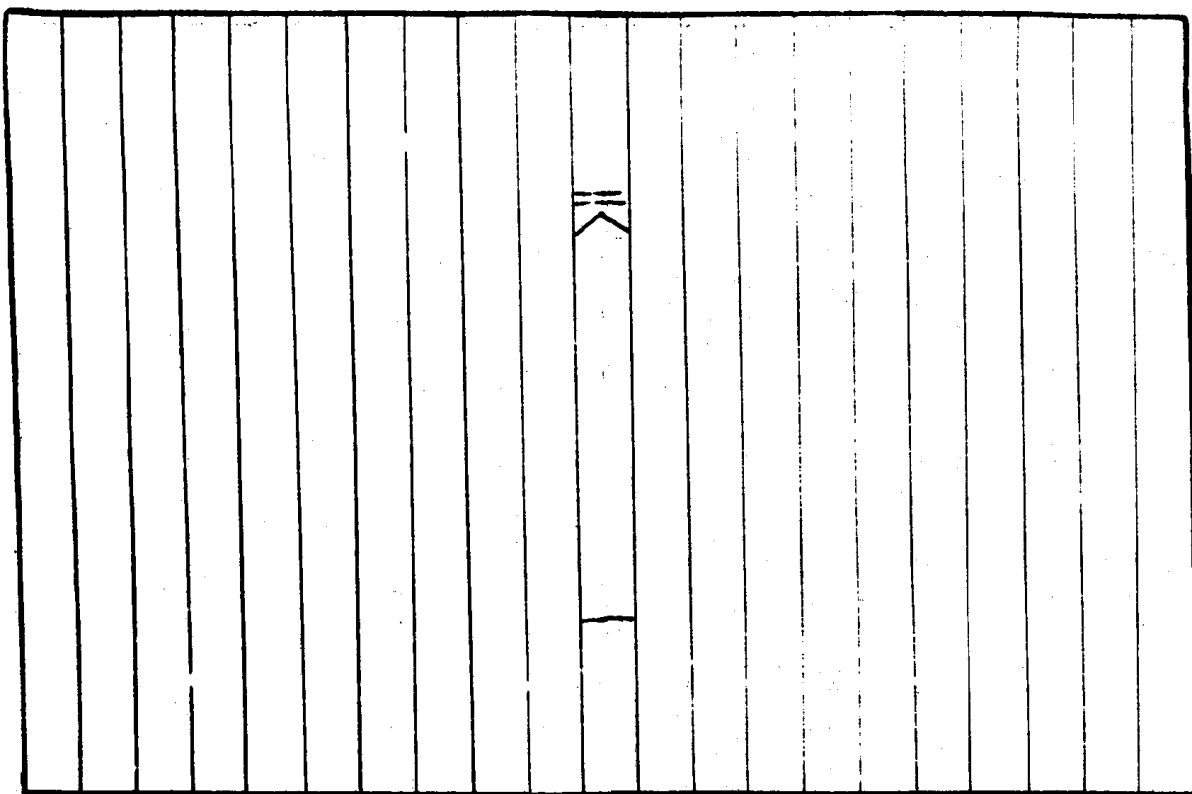
賜終養御史陳茂烈月米先是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教諭俾得資其祿以便養茂烈辭至是福建守臣復上其孝行貧苦吏部援侍郎㳂禮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茂烈仍具疏辭不允　立皇莊五處一在昌平州樓子村一在靜海縣衛河兩岸一在青縣孫兒莊一在安州騍馬廟一在清苑縣閻莊社　九

月　以王瓚爲國子祭酒　冬十月　以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寧本內臣家人有寵于　上賜姓朱

十一月　十二月　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卒子器字名父慈谿人初舉進士歷知崑山常熟二縣即稱循良有異政歷官所至以賢能著聞　贈誠意伯劉基太師

甲戌

九年春正月　乾清宮災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一謂視朝太遲二謂郊祀太慢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不報御史張士隆上疏曰陛下

南昌護衛及屯田劉瑾用事宸濠賂瑾復得之瑾誅
護衛屯田復革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與宸濠通至
是完為兵部尚書宸濠喜曰完為大司馬護衛可復
得矣遂遣完書諷乞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時
伶人臧賢有寵於　上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內
閣部院大臣皆陰結之以求固寵宸濠因賢之壻司
鉞以通於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
字也及是乞復護衛輦載金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
餽諸權要大學士費宏知之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
以金寶鉅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為吾江西無噍

類矣陸完知宏必為梗乃密謀于朱寧楊廷和時三
月既望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
卷先於十四日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
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楊師傅到閣諸公不必
動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
都准與王管業言官交論護衛不可與不聽　夏四
月　復興府護衛屯田　五月　大學士費宏罷先
是准復寧王護衛出諸近幸意票旨出於楊廷和宏
以讀卷不預知既而旨出宏言納重賄許護衛者何
人也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諸近幸以為宏嚮

同洽寄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印

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難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責乎乃復另差大臣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為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畧重為煩擾也卒之彭澤亦無奇謀深策惟點以利啗番夷而已夫但以利啗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右布政使鄭岳坐事為民提學副使李夢陽閑住時寧王宸濠恣橫虐害軍民岳先為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遂致

根濠以夢陽有文名募之每托以詩文交懽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訐奏行都御史陳金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因遁宸濠遂執岳門子拷掠逼供無名贓私數多奏差大理卿燕忠勘問岳因為民時以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不為士論所與冠帶閑住　九月　冬十月　十一月　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給事中王昂以違法不公劾之部下諭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而保留昂朝廷不聽謫昂為休寧縣丞到任期月轉應天推官昂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

賢也　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王昂一疏人所傳誦
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即
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即不獲還之責瓚推薦超陞
亦在乾事筆端耳每悵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
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坷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
峻擢今之立當若其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天
下指示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
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
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
有志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
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古聖賢之言進于執事者人
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李孟暘奏陝西延綏慶
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自是邊用益耗遂
有米珠草桂之謠矣　按成化中兼淇既變中鹽本
色爲納銀茲馮清又改陝西糧草爲折色邊境既以
市糴爲艱而官司又有侵尅之弊不免請發内帑而
虧國損民二人寔爲之作俑也　十二月　以都御
史附瑾總督漕運　南戶書致仕雍泰卒

憲章録卷第四十四

憲章録卷第四十五

正德十年乙亥
至十三年戊寅

十年春正月　二月　以楊廉爲南禮部侍郎　三
月　大學士楊廷和丁憂　夏四月　土魯番歸哈
密大印金帛　閏四月　命少傅吏部尚書楊
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　陞開州同知何
聘爲東昌府同知　調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書
兵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　慶陽伯夏儒卒
按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可美中
伯鄧漢而降日寖廣博顧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
顚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
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禄位不失令名若慶
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
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
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閴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
矣　召總制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
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事火信齎段幣往土魯番
贖取哈密城金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
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京時巡
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首長尚爾驕悍

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兀良哈寇馬蘭谷參將陳乾戰死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任不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

未久何由積事程功況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獎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五月　以石珤為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為南京吏部右侍郎　六月　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陳玉都督桂勇帥師討兀良哈　秋七月　北虜大寇固原平涼等處　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劾奏朱寧鬻鈔害人時寧驟貴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餘兩良永上言今四方羣盜甫息孽殘未殄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為災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

也臣苟隱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動搖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饋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將已斂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倘不以臣言為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軍民貽無厭之求有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

所發鈔而以償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致仕　八月　以毛紀為禮部尚書　虜寇固原平華　以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　九月　東昌府同知何珊奏乞致仕吏部不允　冬十月　以孫燧為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謫胡世寧戍遼東瀋陽衛時寧王宸濠蓄異志誘聚亡命謀反威脅有司守令賄結朝中權貴在位者皆觀望畏憚莫敢發世寧為江西副使上疏言寧王自因劉瑾討護衛兵以來威勢日盛荊害遍及於閭閻三司多被

其鈐束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盡有可憂乞簡命威望重臣假以便宜之權俾兼提督巡撫之任以弭變于未形勅王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勿干撓有司庶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於是宸濠恨甚賂用事者中以危法逮捕之時世寧已遷福建按察使過家宸濠又囑其黨巡按浙江御史潘鵬發卒捜捕其家世寧乃間道赴京投繫詔獄繫再經冬榜掠備至幾瘦死獄中御史徐文華蕭鳴鳳等咸訟其冤乃得減死謫戍遼東　十一月　十二月癸丑朔日食　以王鴻儒爲吏部侍郎　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虜寇楡林　三月　東昌府同知何珫再乞致仕允歸　夏四月　安南國王黎晭爲其臣陳暠所弑無子國人共推立其兄子黎譓管國事年號光紹陳暠子陳昇占據諒山府等處稱十年號天應　五月　風霾大旱　六月　加王瓊太子太保　虜寇大同提督軍務兵部侍郎丁鳳都督劉暉率師禦之　秋七月　虜入宣府　大學士致仕李東陽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與楊一清素相善初劉瑾欲害一清東陽力救之至是東陽病劇一清借粱儲斬貴就問之一清等知其不起無以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謚公東陽俯枕頓首遂卒　加大學士粱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八月　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李充嗣撤河內脩韓文公廟復許文正公祀田　九月　土魯番復占據哈密縱兵犯肅州游擊將軍芮寧禦之敗沒　陞王守仁爲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贑汀漳等處　冬十月　兵備副使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

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撤者兒同來送印取賞甘肅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貽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留虎都六及撤者兒於甘肅爲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思等來貽番書訏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疇以哈密回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并進貢頭目拜失煙答及斬巴思等凡秉甲者皆收繫捶死令內附夷兵刼其營外結死刺使據哈密

九疇自搏戰敗其兵土魯番懼乃引去所總制彭澤
經略哈密諭火者他只丁速還哈密城印土魯番許
論陝遣間使寫亦虎仙以祕術干進得預養子之列
知兵書王瓊與彭澤有隙即論奏澤九疇激變番夷
以啓邊釁瓊爲覆奏下九疇獄論死澤削籍爲民
[illegible]寶入白羊口大掠而去　大學士楊一清罷一
清入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且
[illegible]錦衣官府與體賞功大濫刑罰失中弊政日
滋諸大學士張璁等徧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
[illegible]中[illegible]疏罷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
交侵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
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
宜因請而遽允詔吏部知之　十一月　以黃珂爲
南京工部尚書　十二月　虜入宛平清水社殺掠
人畜
丁丑
十二年春正月　上獵于南海子　王守仁至贛行
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共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
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查察遇面生可疑人
即報之官如或隱匿則十家同坐且諭所屬無遠近
其務實行之告諭其父老子弟務要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
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鬬爭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
懲戒父老子弟曾見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
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
乎人間詐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
卜爭祖父下累子孫亦何苦而爲此也言教懇懇其
敬聽之又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盤據三
之　竊[illegible]剽掠大爲民患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達
土軍動經歲年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
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
出衆者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
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
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有出衆者
優其廩餼署爲將領除南贛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
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二委該縣賢能官統練專
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
著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
各兵備官屯劄別選官分隊統押教習之如此則各
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

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服矣　兵科給事中
毛憲上疏臣於去年十月奉命往湖廣逾歲冊封今
始入境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偃卧呻吟死者
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督征部使方且絡繹
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亟憫
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征使臣暫取回京採木
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賚以惠
困窮不報　二月　會試天下舉人命大學士靳貴
少詹事顧清爲考試官取倫以訓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　殿試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加兵
部尚書王瓊少保尋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瓊素精
權幸故遷兵部不二年三進公孤　夏四月　大學
士靳貴罷先是辛未春貴主考會試言事者誣其家
人受賄鬻題至是春貴方以疾在告艴然稱疾復出
典會試益致羣疑於是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命
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五月
攝吏部侍郎毛澄爲禮部尚書　六月己巳朔日食
令都御史彭澤爲民兵部尚書王瓊劾其擅命遣
使[illegible]幣土魯番復許增幣失信致起邊釁故也澤剛
毅遇事敢爲累征盜賊有功至是[illegible][illegible]大臣及言官

多救之者命下多官會議戶部尚書石玠禮部尚書
毛澄等議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
可也奏上朱寧嘗有憾于澤內批褫職爲民都御史
李昆降參政副使陳九疇亦爲民先是澤嘗與言官
論及朱寧輒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王瓊因以語寧
且曰吾爲君致彼來君私察之於是招澤過瓊所縱
屏後瓊激怒之澤復大罵寧由是銜之　南贛巡撫
王守仁請疏通鹽法初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立
廠於贛州抽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起正德
六年至九年止至是守仁以勅諭有便宜處置語疏
請暫行待地方平定之日停止從之　秋七月　加
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毛紀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　召大學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
制不出梁儲力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爲首相　秦
府三上疏請關中田爲牧地朱寧江彬及宦官張忠
輩皆受其賂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請
太祖高皇帝有令禁並土[illegible]封　上曰朕念
親親與之勿[illegible]奇引奏不
[illegible]　上震怒令內
臣督促草制儲[illegible]　太祖皇帝著令

瀋封不當盜以土地土地既廣將多畜士馬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已上北頁之毋忽 上覽御疏曰若是可處其勿與事遂寢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咸嘉其善諫

南贛巡撫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 以許逵爲江西按察副使 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等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先是彬與邊將許泰劉暉等皆有寵于 上賜姓朱氏號外四家與 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而彬寵尤盛屢導 上出宮游戲近郊至居庸關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末年之事未遠可爲明鑒不聽 九月 雨雹星隕 上幸大同徙陽和虜以衆數萬掠應州 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 冬十月 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上疏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爲所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憸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游衍馳驅或聲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流聞四方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使當時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蹈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故議者皆曰留一江彬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疏上不省 改都御史王縝撫治鄖陽縝先巡撫南畿諸郡上疏乞省內臣以慰民望數事不報至是改撫治鄖陽 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之 十一月 楊廷和起復仍入閣辦事

王守仁督兵攻桶岡賊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流亡復業 十二月 上還京封左都督江彬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冒應州功也

十三年春正月郊祀畢 上復出關游幸 二月二日 太皇太后王氏崩 上還京謚大行太后曰孝貞純皇后 三月 王守仁平江西諸賊數開縣置官司明示約束畫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祀之

夏四月朔 上以大行太后[illegible]親詣天壽山祭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游獵 五月巳

亥朔日食 是月末旬 上還京 六月 虜入寧夏衆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萬乘不宜輕出上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大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疏畧曰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乃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屨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邇者皇上時出巡游天下人心無不疑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之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 時 上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而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敢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勅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臣又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和草之既而禮部尚書毛紀遜學等亦議欲止儲君乃時求寧除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諸藩各除有所上梁儲蔣冕曰 皇上春秋尚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宜并伏斧鑕矣邪謀由是可聽得王瓊王鴻儒亦助之事竟寢 秋七月 虜酋擁衆深入陝西固原莊浪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弒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 按許論曰北虜自永樂犂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既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即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曬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即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

既連得利心益歆豔而言事者後疏環其間最稱桀驁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窺知內地虛實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久徹之鎮不免外憂供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　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　九月　上在大同　冬十月　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　南贛巡撫王守仁再請疏通鹽法初廣鹽止行於南贛而淮鹽行於袁臨吉以灘高三府之民長苦乏鹽守仁乃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況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得俞旨　十一月　上在榆林　十二月　上在榆林　以僉都御史張淵巡撫順天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廣軍務

憲章錄卷第四十五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正德十四年己卯至十六年辛巳

十四年春正月　上在榆林　二月初旬　上自榆林還京師　以劉瑞爲浙江提學副使　三月　上欲巡視泰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擾諸處都下人情洶洶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從襲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脩撰舒芬等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完遍諭諸上疏者曰上聞直諫輒引刀爲刎狀今日撤賴矣其容色詞氣盡歸咎於　上以沮言者一時言官又多其黨遂爲所沮芬乃邀吏部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各疏連入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又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禮部郎中姜龍兵部郎中黃鞏孫鳳員外陸震刑部郎中陸俸等率部僚合疏入又明日工部郎中林大輅等大理寺正周叙等行人司副余廷瓚等並連名疏入於是　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于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有七人跪于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叙余廷瓚等二十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跪五日於是數

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洶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損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　夏四月　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其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主事劉校何遵評事林公黼照磨劉珏行人孟陽李紹賢劉平甫李翰臣詹軾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姦謀少沮而國體亦少損矣　五月　福建福州左右中三行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千餘人因月糧缺少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維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六等名號餘各分爲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刼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　勑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戒諭寧王宸濠革其護衛先是寧藩世蓄異志逆濠奸惡尤甚至是因　上巡遊無已儲貳未建外議籍籍遂興異圖陰養盜賊閔念四凌十一吳十三等肆行刼掠以佐妄費濠與民爭田不得必使盜屠其家官司莫敢問既而巡撫孫燧調使守備捕賊甚急吳十三等已獲繫南康府獄濠恐泄謀陰令賊黨刼獄奪去且謀去孫燧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呈舉孝行由燧及巡按御史王金等保奏乞朝廷褒獎以張聲譽以惑衆心差人戴金寶於臧賢處分饋權要密與司禮監蕭敬及吏部陸完書必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湯沐可梁宸可王守仁亦可吳廷舉不可不可時江彬寵倖日盛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朱寧及孫燧等保奏寧王疏至　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且將置我何地邪張忠聞是言乃密言于　上曰朱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奏內稱王孝行譏爺爺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　上頷之東廠太監張銳初亦黨濠助楊廷和爲濠復護衛已而知其有反謀且知　上入忠言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交爲內主　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illegible]

陛下寵彬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疏畧曰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窺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于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黜布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贊義欲內閣

降勅切責鎮巡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俱連章廷和恐禍及將勸濠上護衛自贖適駙馬崔元聞遣詰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府嘗命駙馬袁泰往覓得釋或此意也明日元等行勅諭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其護衛蓋用廷和意也元等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王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瓚建議選兵爲江西備留中日久第請如議行之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匿臧賢家有旨大索賢家多複壁

外鑰木廚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華以是得脱歸　六月　寧王宸濠反殺巡撫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逵遂遣兵攻破南康九江先是朝廷差賴義崔元顏頤壽等行京師諠傳以爲必擒治寧王不知止革護衛寧府偵卒林華在京即兼程飛報以六月十三日至江西値濠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濠聞大驚竊以爲詔使此來必用昔日縶擒荆府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蓋不記廷和所云趙府事也宴畢密召李士實劉養正及承奉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

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閔念四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待及旦諸司入謝左右帶甲露刃侍衛者數百人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誤抱養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於玆矣太后有旨令起兵討賊共伸大義汝等知否燧曰請旨看濠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戟手怒曰爾既說我孝行又遣人奏我如此反覆豈知大義令縛之副使許逵大呼曰孫都御史朝廷所命大臣汝反賊敢擅殺邪反覆辨諭斥其爲賊且顧燧曰我欲先

發不聽令制於人尚何言罵賊不絕口且曰今日賊殺我明日朝廷殺賊濠遂喝校尉火信并縛逵同燧曳出惠民門外殺之時烈日中忽陰曀慘淡遂執鎮巡諸司奪其印於是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賴鳳都指揮許清白昻並械繫下獄思聰黃宏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為太監迎士實為太師養正為國師閔念四等各為都指揮等官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甘聽役使持檄諭降諸郡縣布政

梁宸廉使楊璋副使唐錦復為所脅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正德年號指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　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勅勘處福建叛軍自贛啓行至豐城知縣顧佖迎告濠反遂易小舟轉至吉安上疏告變因推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才識復薦驛丞李忠王思當擢用以勸忠貞守仁以未奉討濠成命乃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傳檄四方暴濠罪惡張疑兵設詐牒以緩賊勢仍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以紀驗軍功濠初欲徑襲南京以圖北向至是亦為步沮猶據南昌集亡命括丁壯

命凌十一等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穎及衛縣官屬俱遁走濠令師夔守之　參政季斆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濠偽檄榜諭吉安至墨潭王守仁領哨官縛送軍門守仁即固封以進疏畧曰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

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福建叛軍進貴葉元保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處

秋七月朔宸濠屬宗支拱樤與尚銃等留兵萬餘守南昌自與栱栟李士實劉養正并閔念四等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舳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經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安慶衛指揮崔文集衆誓死固守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濠怒遂駐師督衆運土填塹攻城城

上矢石如雨賊多死傷數日不能克濠乃令僉事潘
鵬語其宗人持書入城諭降鋭手斬之支解其屍投
城下以殉賊勢遂怯　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飛
章告變兵書王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尚不敢斥
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造亂豈足爲
慮有王守仁在彼必成擒矣頃刻覆十三疏首詔削
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京勅伯安壽祥
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京戶書王鴻儒上給
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
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

儀真蔡防瓜洲蠟傳檄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
旅擒反者封侯如此則賊如釜中魚何能爲乎且令
南京守備操江諸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即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詔悉從之　南京戶部尚
書王鴻儒卒鴻儒南陽人少穎悟書過目成誦家貧
爲府吏佐書知府段堅見而奇之命讀書府中續食
授衣俾專志於學提學副使陳選試之謂爲經世之
文尋發解河南第一舉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歷山西
提學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以至南戶書學有體要明
習國家故事處已待物開誠布公人亦不敢干以私

[illegible]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未深然之乃參
[illegible]由爲卒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illegible]
[illegible]撫以事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
萬[illegible]其[illegible]行激[illegible]小之忿無救於天下大計矣
於是守仁得其無他以濠付之 提督[illegible]府伍文
定爲江西[illegible]府贛州知府那[illegible]爲右[illegible] 以王
守仁巡撫江西 冬十月 上在南京 [illegible]人民
不許畜猪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充軍以猪
[illegible]也遠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
居民將所畜猪盡行減價賤賣 十一月 上在南

京[illegible]守仁至京口將從趨行在致仕大學士楊一清
[illegible]之會奉巡撫之命遂從湖口赴江西守仁旣還
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
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
會肆爲飛語北軍晚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啓釁
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古人移家
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
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
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
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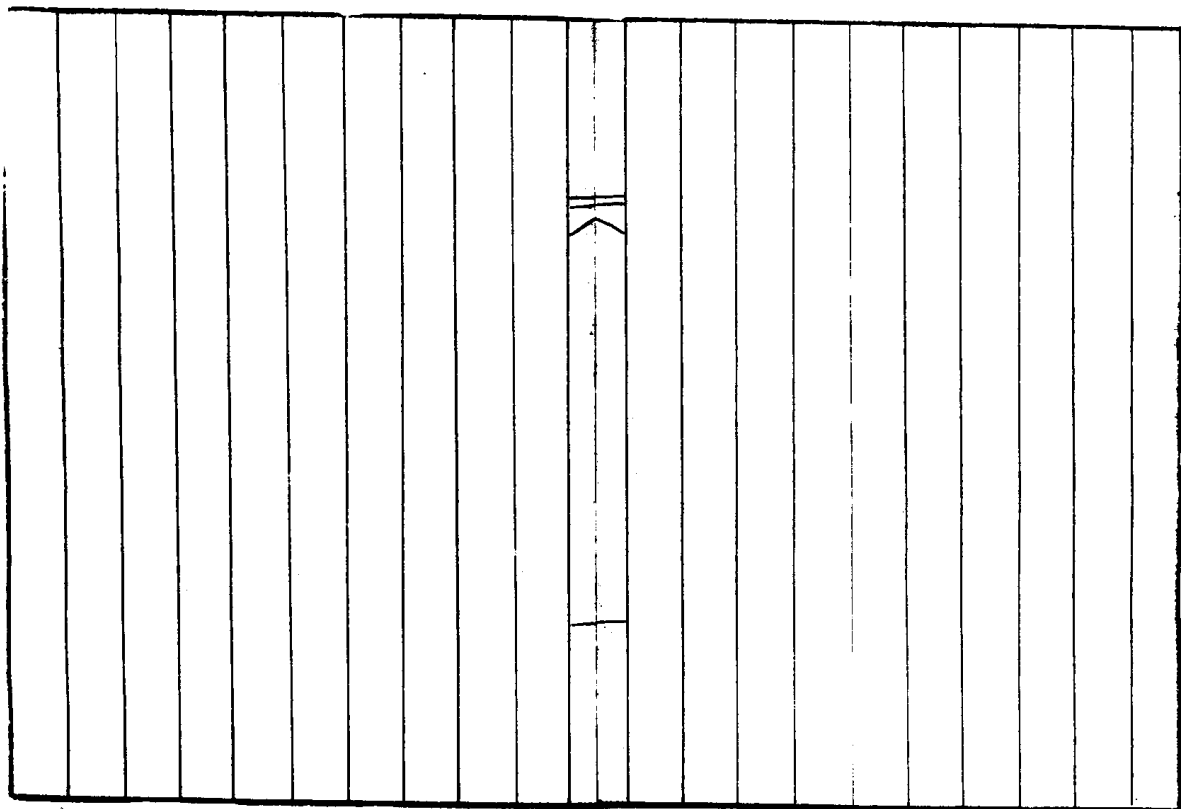
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
亡斷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守仁與
忠等[illegible]不稍側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
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
勉應之忠泰合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
旁[illegible]噪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
其附於彼矣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
將賜姓朱 十二月 上在南京
十五年春正月 彗星見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
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

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驕蹇
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喬宇爲南京兵
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鎭之以
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
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上驚駭督府遣人謀于宇宇曰
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
天子詔亦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
有所求索日或數事宇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
行 張忠朱泰屢矯僞命召王守仁不赴乃譖于
上前謂守仁必反 上問曰何以驗其必反對曰試

召之必不至張永聞之乃密遣人報守仁既而召守
仁守仁即行忠等復拒之蕪湖守仁入九華山宴坐
上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
乎仍命還江西從湖口過南康過開先寺刻山石紀
擒宸濠事于讀書臺後　二月　上在南京　命吏
部左侍郎兼學士石珤侍讀學士李廷相爲會試考
官取張治等三百五十人以　上南巡未廷試
月　上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迴鑾謂大祀之
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　孝貞皇后大祥
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

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
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
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旋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
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
虞不報　夏四月　上在南京　五月　上在南京
江西大水　王守仁上疏自劾　六月　上在南
京　秋七月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蘇杭泛江
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
冕自執章奏懇請迴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至酉

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
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目下便要迴鑾儲等乃起
八月　上在南京　致仕大學士靳貴卒　兀刺
諒上曾番　閏八月　上至鎮江　幸楊一清宅
又幸靳貴宅撫柩哭悼者久之　九月　上在南京
彬黨欲自獻俘冀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
來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
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　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　上自
南京班師凱旋　十一月　十二月　駐蹕通州宸

濠及逆黨宗室拱樤等皆伏誅濠賜自盡乃燔屍揚
之　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　按崔銑曰自閹人
谷大用八人思蠱君以極其欲而燕游啓入又進
劉瑾使僭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劉大夏爲冢宰
以攻馬文升而黨與分自瑾逐劉健而相權失自杖
言官而言路塞自遷秩免罪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
而閹寵衰江彬入而巡幸興官輕而賴民窮而盜桀
夫思亂驕藩侯隙而生心矣胡世寧曹璣之持法孫
燧許逵之死義嗟乎懿哉若人致奚底于壞哉
十六年春正月　上還京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

餘人所過約束不擾至河南濮河有父老今亦老者曰
昔我　聖天子初生之年此河清三百里者三日當
時謂黃河清聖人出今果然矣　丁亥禮部員外郎
楊應奎具合行禮儀述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令儀
制郎中余才所擬請　上至京由東安門入居文華
殿次日文武百官于文華殿朝畢三上箋勸請即位
俟令旨俞允擇日具儀　壬寅駕至良鄉　上覽禮
部具儀謂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為皇子
也此所具儀何謂也　癸卯　上至京城外御行殿楊
廷和請　上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上箋勸進擇日

登極　上遂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登極詔
天下以明年為嘉靖元年凡所開列一洗正德間敝
政薄海內外無不鼓舞快覩　丙午遣太監秦文等
詣藩府奉迎聖母　戊申命禮部會多官議興獻王
主祀稱號毛澄請之內閣楊廷和出文獻通考檢漢
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是足為據異論者即奸邪
當斬　會試中式舉人張璁詣同鄉禮侍王瓚曰今
上繼統非為人後與漢哀帝宋英宗事體不同瓚倡
之遂形諸言楊廷和令言官論瓚改調南京以侍讀
學士汪俊代之　五月　癸丑禮部尚書毛澄會同

興獻王雖有罔極恩斷不可以瀆諸孝廟者獨之因
復錄錦衣衛明部上之留中　召王守仁尋中止陞為
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守仁疏乞省葬　勅尊本
生父母及邵貴妃稱號　勅脩武宗實錄　召彭澤
為兵部尚書　詔正德十四年各官諫止巡游跪門
責打致死者追贈論祭廕子其降調充軍為民者起
取復職陞用　命給事中夏言御史鄭本公查革濫
受武職言等上疏謂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
有二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
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今則領兵奏帶至三四百

名者有之往往安居京師寄名邊方故有一人而數
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其不在斬馘之列又復巧
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曰齎執旗牌或曰衝鋒破
敵或曰三次當先或曰軍前効勞紀驗之地既無審
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其改正重陞併功
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枚舉　秋七月
　庚戌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上疏其畧曰朝議擬
尊聖考為皇叔父聖母為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
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
夫孝宗誠不可忘使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

懋建厥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
人至我　文皇帝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滿十餘
人列聖相承益加慎重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
賞之極如先朝者寔錫背逆實與璽結憤所致仇鉞
一舉平定張永攘為已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
陸誾魏彬等竝受褒崇於是張富張容谷大寬谷大
亮馬山陸永魏英俱各封伯其他俱加陞都督都指
揮者又不下數十人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合行該
部追奪誥劵削為編民又凡正德年間巧立別名陞
授職級者三千一百九十九員名兵部尚書彭澤覆
奏盡行革退積年宿蠧一旦頓清　九月　毛澄等
復上請謂大禮未定給事中史于光歷數張璁建議
之偏誠懼其上搖聖志下起羣疑還宜將張璁戒諭
不聽　大學士袁宗臯卒　上命備駕奉迎聖母禮
部奏請用王妃儀仗　上命錦衣衛治母后駕儀聖
母不入　上涕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躬奉聖母
歸藩羣臣惶怖　召大學士費宏復入內閣　冬十
月　已卯張璁齎疏至左順門楊廷和令脩撰楊維
聰偕庶吉士十餘人沮之璁不聽遂上疏及大禮或
問以進　上覽之留中　辛巳勅禮部曰聖母慈壽

當時貽議後世陛下何忍襲爲之奏入留中　起敎

俊爲工部尚書疏辭不允　庚寅御批加興獻帝興

獻后尊號皇字楊廷和等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掃萬

世公論敢封還御批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

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

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罔情不必拘於史志

可勉錄皇號　內閣九卿翰林科道連章累疏皆言

張璁倡爲邪說願罷斥之　甘州等衛軍人因巡撫

都御史許銘折減糧價聚衆作亂將銘打死焚尸并

燒燬各衙門劫出軍器獄囚

憲章錄卷第四十六

刻憲章録跋

吾師武進薛先生恭集我
祖宗列聖寶訓實録次第編年凡纂緝之[illegible]者悉爲
裁約其有事關體要逸在諸儒臣別撰者亦量爲
采入書成題曰憲章録盖以成憲典章萬世所當
遵守且追宗夫子憲章文武之意以寓從周之義
也見於自序者備矣將圖鋟梓而力稍不逮張中
丞施郡守各助一金僅足購木先生節供省費漸
次圖之因循二年尚未訖工今年春宅下第歸自
京師過先生山居謁焉先生年七十有五瘻瘻老
矣平生著作垂成而未脫稿者多謝去矣唯於此
書語次猶及之宅重有感焉遂不分其已未即工
盡携以歸謀諸同志博集梓人日夜校刻四越月
而工告成庶不負先生編述之初心而鑒觀者由
者咸獲徵信謂法而寡忽忘之過矣豈曰小補之
哉宅不佞敬附數語于簡末以識歲月云
萬曆二年甲戌秋七月望門人平湖陸光宅頓首
跋

憲章録四十七卷内府藏本

明薛應旂撰所載上起洪武下迄正德用編年之
體葢以續所作宋元通鑑然採摭雜書頗失甄別
如惠帝遜國事本傳疑應旂乃於正統五年十二
月書思恩州土知州岑瑛送建文入京號爲老佛
豈史氏闕文之義耶